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六〇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六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3.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 100

ISBN 7 5333 0580 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一六〇册目次

經部・四書類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三）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言枝指一百卷》提要

海錄所載據謂出論語注疏而注疏無有也豈今本削于刊時代之手者耶[illegible]

[illegible]

人物概卷之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門人呂用賓　校

論語

公冶長

仲尼弟子列傳云公冶長齊人字子長　家語云魯人名萇范寗云字子芝　弟子解云公冶長為人能忍耻　海録云公冶長辨鳥雀語云唶唶嘖嘖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啄人驗之果然留青日札云世傳公冶長能通鳥語或言冶長貧而閒居無以給食有雀飛鳴其舍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箇虎馱羊爾食肉我食腸當亟取之勿彷徨子長如其言

往山中果得肰羊食之有餘及亡羊氏跡之得其角乃以為偷訟之魯君魯君不信鳥語逮繫之獄孔子素知之為之白於魯君亦不解也於是嘆曰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未幾子長在獄舍雀復飛鳴其上呼之曰公冶長公冶長齊人出師侵我疆沂水上嶧山旁當亟禦之勿彷徨子長介獄吏白之魯君魯君亦弗信也姑如其言往跡之則齊師果將及矣急發兵應敵遂獲大勝因釋公冶長而厚賜之欲爵為大夫冶辭不受蓋耻因禽語以得禄也後世遂廢其學　唐沈佺期燕詩云不知黃雀語能免冶長災　白樂天烏鶴詩序云余非冶長不能通其意　論語摘輔象曰公冶長手握輔是謂習道　張華曰公冶長墓在

丘都享獲並葬於吳何也曾從言氏焉使遊倘居不泥柳川彼堂釜于此城新邑間者與歷塚耳

城陽姑幕城東南　大明一統志云公冶長墓存今青州府諸城縣

南容

仲尼弟子列傳南宮括字子容　索隱曰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蓋居南宮因姓焉　弟子解云南容以智自將世清不廢世濁不汚　弟子行云獨居思仁公言仁義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是南宮縚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　讀史訂疑云南宮适之為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适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注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

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縚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容皦然二人矣　檀弓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髽曰爾毋從從爾爾毋扈扈爾蓋榛以為笄長尺而總八寸禮疏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者之並是語辭也南宮縚妻姑喪謂夫之毋也以是夫子兄之女故夫子誨之作髽法集注云從從高也扈扈廣也言爾髽莊華反不可太高不可太廣又教以笄總之法笄即簪也

子賤

仲尼弟子列傳云宓不齊字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子賤為單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國有賢不齊者五人教不齊所以治者孔子曰惜哉不齊所治者小所治者大則庶幾矣　正義曰顏氏家訓云兗州永郡城舊單父縣地也東有子賤碑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即子賤之後是處之與伏古來通字誤為宓明矣　弟子解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仕為單父宰有才智仁愛百姓不忍欺孔子大之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悦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語丘所以為之者對曰不齊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舉善矣中節也中人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之道孔子嘆曰其大者乃如此乎有矣　説苑孔子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僾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事

楊升菴集云陽橋魚名不釣而來喻士之不招而至者也其魚之形則未詳按荀子曰鯈者浮陽之魚也宓文釋宓子戒祠碑云豈意陽鱎化而為鮒魯以魚為鯈宗義乃全

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又云宓子賤為單父宰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楊晝之所謂楊喬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賈太傅新書云宓子治亶父於是齊人攻魯過亶父始父老請曰麥已熟矣今迫齊寇民不及刈穫請令民人出自刈附郭者歸可以益食且不資寇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於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弗知猶可聞或以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

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宓子哉

漢志儒家宓子十六篇名不齊字子賤又景子三篇説宓子語似其弟子　瑯琊漫抄云子賤墓在壽州南　賈至處子賤碑頌云先生宣慈在躬精義入神德順乎天性根於仁啟其如雷暖然如春始受業於仲尼終委質於魯君覩夫為政之大體元之要恤孤哀喪舉事閒弔訓之以悌加之以孝借五更而悟君賢三老而稟教然後燕居以佚其體張樂以和其人夜漁不戒而信欺吏不威而息是以宣尼惜君之理小子期閒君之政暇何其遠哉　遂作頌曰嗚琴湯湯處子之堂清靜無為邑人以康洗風化渟薊俗致王誰謂陽鱎革而為鮒鯈鰷黃髮或師或友芃芃麥苗不稂不莠齊師已卻魯俗斯阜

仲弓

史記弟子傳冉雍字仲弓鄭玄曰魯人也　弟子行云在貧如客使其臣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之君子也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　論語摘輔象曰仲弓鉤文在手是謂知

漆雕開

史記弟子傳漆雕開字子開鄭玄曰魯人也　弟子解云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說焉　韓非子儒分為八

有漆雕氏之儒　漢志儒家有漆子十三篇孔子弟子漆雕啟後　孔叢子曰漆雕開形殘非行已之致何傷於德哉

姓源珠璣云漆南昌宮音漆雕開之後其先居雍州漆水故氏後漆沈為魯相世為青州河北人　通志氏族略云古有漆沈為魯相或云即漆雕開　李滄溟天中書院碑頌云仲尼還於蔡者三歲而於是邦也才得弟子三人亦六藝微辭道統大業其人如此之難也乃漆雕氏卒以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至今稱焉孔家語序列曾邸泰開之徒亦聞於世乃獨使開也仕何哉前斯未信又何說乎余悲孔子之意去魯十有四年從不得一仕此主得漆雕氏効大業無窮時何不說乎由此觀之漆雕氏所

信在此不在彼明矣漆雕氏之議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獲行直則怒於諸侯雖世主以為廉即所事若夫子者不得一仕於世主矣則有傳禮為道哉吾黨小子耳是漆雕氏之裔也

公西赤

史記弟子傳云公西赤字子華鄭玄曰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云有容儀可使為行人者　弟子解公西赤少孔子四十二歲閑賓主之儀　弟子行云齊莊而能肅志通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子曰經禮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公西赤問曰何謂也子曰貌以擯禮禮以擯辭是謂難焉衆人聞之以為成也孔

子語人曰當賓客之事則達矣謂門人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　淮南子齊俗訓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事嚴主烈君其養一也

禮記云孔子之喪公西赤為志焉飾棺牆置翣設披周也設崇殷也綢練設旐夏也孔疏云孔子之喪公西赤以飾棺榮夫子故為盛禮備三王之法以章明志識焉於是以素為褚褚外加牆車邊置翣恐柩車傾虧而以繩左右維持之此皆周之法也其送葬乘車所建旌旗刻繒為崇牙之飾此則殷法又韜盛旌旗之竿以素錦於杠首設長尋之旐此則夏禮也亦既尊崇夫子故兼用三代之飾也

申棖

包咸曰申棖魯人　困學紀聞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宋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李士龍曰棠字非音棠棣之棠蓋與根即一字而兩書耳觀古字滕亦作縢樣亦作樣錄亦作錄六字並音錄皆諧聲字也根亦音棖本作穀亦諧聲字可見棠亦音棖史記有申黨無申棠信譌也

孔文子

孔安國曰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謚也　左傳哀公十一年冬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子產

不辭而爽其奴大叔虞不辭而蒙其號八道而為舒數矣又私諱焉

史記列傳云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君以子產為相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班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三年門不夜關道不拾遺四年田器不歸五年士無尺籍喪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鄭世家云子產者鄭成公少子也（按謂子產公子發之子非成公少子也）為人仁愛人事君忠厚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　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受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記異耳　左傳子產使都鄙有章（注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上下有服（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田有封洫（注封疆也洫溝也）廬井有伍（注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大人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眾給而已子張怒退而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年輿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　家語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施惠哉孔子曰夫子產者猶眾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　韓非子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說苑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也國家之不治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　汲冢別傳云子產治鄭蒺蔾不生[illegible]不至　晉書郭誦傳鄭子產詞云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胸息翔何得過庭　天中記云鄭子產善事母奉命謂晉道中心痛遣人還家起居問母母曰吾忽身體不調憶想汝耳更無他也　唐高僧傳云昔子產初生執拳而出啟手觀之文成相里其後因氏焉　韓詩稱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人損其佩玦　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鄭城外大冢是也　冥報記云唐蒲州普救寺釋道積俗姓相里其先蓋鄭大夫子產之苗裔　文苑英華李華子產贊荊王晉侯虐我小邦南則荊侵北則晉攻棘首掖尾踊不能起嘗炎獲濯國氏之子孤明內斷頌興謗止入陳事周權禮並理諸侯漸服霸主悅喜遺愛不忘我行溱水　西山真氏曰鄭子產以鄭簡公十二年為卿明年得政簡公在位三十六年乃卒又歷事定公獻公聲公合凡四

書子產為相人不其所居不為相累蓋其後因以為氏高僭傳云世居耳

十餘年方其始也内則有諸大夫之争權互相誅殺外則晉楚之兵無歲不至城下國之危且弱幾不可為矣子産於此從容田幹皆有次第其於内也務息諸大夫之争而去其猶不可令者然根之難拔者不輕動以激其變惡之既稔若不緩治以失其機有懲之公而無忿疾之過故自子南逐子皙死豪宗大姓弭然聽順無復有梗其政者其於外也事大國以禮而不苟徇其求故終其身免於諸侯之討而鄭能以弱為強考其所為惟作丘賦鑄刑書見譏當世自餘鮮不合於理者然大人格心之業則未之聞焉豈其所事四公皆凡庸之主不足與有進邪不然何其無有以一善著者至於用人各以所長蓋得聖門所謂器使之道春秋卿大夫未有能及之者後之以權衡人物為職者當觀法焉

晏平仲 諡法治而無眚曰平

古今姓纂云晏桓子名弱齊公族也生嬰字平仲晏父戎晏父釐並其族也 劉向晏子春秋序云晏子名嬰諡平仲萊人萊者今東萊地也晏子博聞彊記通於古今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盡忠極諫道齊國君得以正行百姓得以附親不用則退耕于野用則必不詘義不可脅以邪白刃雖交胸終不受崔杼之劫諫齊君懸而至順而刻及使諸侯莫能詘其辭其博通如此蓋次管仲内能親親外能厚賢居相國之位受萬鍾之禄故親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餘家處士待而舉火者亦甚衆晏子衣苴布之衣麋鹿之裘駕敝車疲馬盡以禄給親戚朋友齊人以此重之 家語曰君雖不量於其身臣不可以不忠於其君是故君擇臣而任之臣亦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 史記孔子世家魯亂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將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産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 說苑晏子侍於

景公朝寒請進熱食對曰嬰非君之廚養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田澤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於寡人奚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也公曰何謂社稷之臣對曰社稷之臣能立社稷辨上下之宜使得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宜作為辭令可分布於四方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也 晏子春秋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萬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禄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

小異

鹿之衆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
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
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
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
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困族則過之臨
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
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有播棄在
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
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
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
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

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景公欲更
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囂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
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竊利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
賤是時也公繁於刑有鬻踴者故對曰踴貴而屨賤公愀
然改容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晏子
一言而齊侯省刑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
晏氏齊記云齊城三百有夷安即晏平仲之邑漢為夷
安縣屬高密國　括地志云齊晏嬰塚在齊子城北門外
晏子云吾生近市死豈易吾志乃葬故宅後人名曰清節

孔叢子闕下大臣以過而不□其為令尹

里
臧文仲〔諡法道德博聞曰文〕
包咸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文諡也　邢昺疏案世本
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達達生伯氏瓶瓶生文仲辰則
辰是公子彄曾孫也彄字子臧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故姓曰臧也　家語冉求曰昔臧文仲知魯國之政立言
垂法於今不亡可謂知矣孔子曰若臧文仲安知禮夏父
弗綦逆祀而不止燔柴於竈以祀焉夫竈者老婦之所祭
盛於甕尊於瓶非所祭也故曰禮也者由體也體不備謂
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　左傳仲尼曰臧文仲其
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塞關陽之屬凡六關〕妾織蒲三

不仁也作虛器〔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縱逆祀〔夏父弗忌躋僖公〕祀爰居三不
知也孔疏曰魯臣多矣而獨譏文仲者以文仲執國之政
有大知之名為不知之事故特譏之

令尹子文

左傳初若敖娶於䢵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䢵淫
於䢵子之女生子文焉䢵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䢵子
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
菟故命之曰鬬穀於菟以其女妻伯比實為令尹子文
家語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
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廷理者將以司
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

淮南子說林訓曰湯放其上而有榮名崔杼弑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

今棄法背令而釋犯法者是為理不端懷心不公也吾在
上位以率士民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法
甚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明著於
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以義不若吾死也
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
族人成王聞之不及屨而至於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
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內
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乃相與作歌
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
正公平　楚策莫敖子華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
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

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
潛夫論楚鬬文子三為令尹而有饑色妻子凍餒朝不及
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餼粟妾不衣帛子罕歸玉晏子歸
宅此皆能棄利約身故無怨于人世厚天禄令問不止
白帖云辱且不驚老氏之戒已而無慍于文之賢

崔子

新序崔杼者齊之相也弑莊公止太史無書君弑反賊太
史不聽遂書賊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又嗣書之
崔子又殺之死者二人其弟又嗣復書之乃舍之南史氏
是其族也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將復書之聞既書矣乃
還君子曰古之良史　國策齊崔杼之妻美莊公通之崔

崇自古以臣大夫有不皆是民愛昔崇首朝粥豈許夕焚與崔子之尸市其非子秋水繼氏

杼師其君黨而攻莊公莊公請與分國崔杼不許欲自刃
於廟崔杼不許莊公走出踰於外墻射中其股遂殺之而
立其弟景公　左傳崔氏之亂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
叔孫穆子曰必得之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璧吾獻其
柩於是得之以其棺尸崔杼於市國人猶知之皆曰崔子
也

陳文子

春秋列傳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
文子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
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文子
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

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公卒伐晉而還　盧蒲癸王
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
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已

季文子 謚法道德博聞曰文

鄭玄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謚也　左傳曰季文
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
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杜預
云所謂文子三思　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
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
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
子曰知懼如是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檟以自為櫬

朱氏曰宣公以
襄仲弑而行父
不討賊乃從一
莒僕盟賊其罪
而不少假借是
於宮僕以弑行
宣公也使宣公
果人也固宜竟
隱討下無罪於
之所矣　真氏
曰行父歷數莒
僕之罪雖矣而
不知襄仲之惡
近在目前而不
能正天與之去
使如齊以求
與會為是陋乎
於其端之實而
不自知也且其
言曰見無禮於
君者誅之如鷹
鸇之逐鳥雀也如
仲者其可保乎
其無禮乎其君
在前而不能討
則道其以去莒
僕為使而曰此
舜功二十之一
之重不可曉也
哉

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
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季孫於是為不哲矣　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
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
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
子行父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
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
旋罔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
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
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
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

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
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
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
焉不度居于善而皆在于凶德是以去之昔舜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
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國語季文子相宣成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仲孫它諫曰子為魯上卿相二君矣
妾不衣帛馬不食粟人其以子為愛且不華國乎文子曰
吾亦願之然吾觀國人其父兄之食麤而衣惡者猶多矣
吾是以不敢人之父兄食麤衣惡而我美妾與馬無乃非

相人者乎且吾聞以德榮為國華不聞以妾與馬文子以
告孟獻子獻子囚之七日自是子服之妾衣不過七升之
布馬餼不過稂莠文子聞之曰過而能改者民之上也使
為上大夫　說苑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
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
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
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
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
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仁山
金氏曰季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於是暱宣公之短黜莒
僕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已位其後宣公患其

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父而恨宣公
又假立庶之罪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
甯武子（謚法剛彊直理曰武）
邢疏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
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
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杜元凱注云此其愚不可
及也　左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
榮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室囚）甯子職納橐饘焉注甯
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橐衣囊饘糜也言其
忠至所慮者深疏甯俞親以衣食為己職者慮君饑渴且

防酖毒也　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不死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注曰於瑴王　唐子西愚溪記曰顏子之愚老子所謂盛德者也高柴之愚中庸所謂不及者也甯武子之愚則詩所謂亦維斯戾者也

伯夷叔齊

邢昺疏案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諡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諡也孤竹北方之遠國名地里志遼西令支有孤竹城應劭曰故伯夷國　論語讖云伯夷叔齊莪遯龍舉　家語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怨盖伯夷叔齊之行也　莊子曰若伯夷叔齊者其

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呂氏春秋曰昔周之將興也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偏伯焉似將有道者今吾奚為處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陽則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觀周德則王使叔旦就膠鬲於次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為三書同辭血之以牲埋一於共頭之下皆以一歸伯夷叔齊聞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氏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正與為正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衆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矣與其並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陽之下而餓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輕有所重則欲全之有所輕則以養所重伯夷叔齊此二士者皆出身棄生以立其意輕重先定也　韓非子曰伯夷以將軍葬於首陽山之下而天下曰夫以伯夷之賢與其稱仁而以將軍葬是手足不掩也

文選注曰伯夷叔齊隱於首陽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有婦人謂之曰子不食周粟何食周之草木遂餓而死　文

粹柳識弔夷齊文初先生鴻逸中州鸞伏西山顧薇蕨之離離歌唐虞之不還謂易暴兮又武謂墨縗兮胡類一吒兮忘饑若有誚兮於巖之闕足以知先生所恤者偏矣嘗昔夷羊在牧殷綱解結乾道息坤維絕鯨吞蛭兮鬼孽王奮厥武天意若曰覆昏暴資濬哲於是二老歸而八百會一戎衣而九有截况乎旗錫黃鳥珪命赤烏俾荷鉅橋之施俾申羑里之辜故能山立雨集雷掃風驅及下車也五刃不礪於武庫九駿伏輗於文途雖二士不食而兆人其蘇既而溥天周土率土周人于嗟先生逃將奚臻雖忤時而過周終臣心而惻殷所以不食其食求仁得仁　路史云西伯戡黎武急伐商夷齊叩諫不及義棄祿北之首陽上

俾摩子難之逮聞淑媛之言遂摘薇終焉　譙史攷云夷齊采薇有婦人難之故劉孝標有夷齊艷媛之言而黃庭堅謂無餓死之事　列士傳云夷齊之諫周公曰義士王欲以為左相去之王摩子往難之遂不食　類林以為棄薇不食有白鹿乳之　留青日札云孤竹君墨台音眉台見孔叢子注一作默台見路史名初字子朝見韓詩外傳孤竹國名即觚竹北海之孤山是也太史公伯夷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而不知孤竹君有三子曰伯夷名允一名元字公信乃元子曰伯遼名憑乃中子曰叔齊名致字公遠一作智字公達乃嫡子或曰夷齊謚也畧見春秋少陽篇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見吾衍閒

居錄初欲立夷不可初竟夷齊偕巽去之北海之瀕於是立憑或曰憑夷齊之弟一曰異母弟見烈士傳漢光和元年柳城峄壞遼守廩翻夢人曰予伯夷之弟孤竹君之子遼海見漂曰往視之有浮棺尸絳衣露冠者葬之宋元符三年封伯夷為清惠侯叔齊為仁惠侯而仲遼則無傳故世罕知之後墨台氏辟難改為墨氏又改為怡氏故其後有怡寬從漢縱陽侯竹晏報怨不改姓加二作竺以存夷齊是也又齊太公之祖亦名伯夷　王肅喪服要記云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不食周粟而餓死首陽山恐魂之餓故作五穀囊　滄螺集伯夷叔齊贊曰嗚呼士難取者義也難全者仁也難執者信也捨千乘之國去為匹夫好名之人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仁棠秩輯屨不食嗟來仁者能之然不能必其彼此之信伯夷叔齊吾於讓國得其義於諫伐得其仁於同死得其信世稱伯夷多不及叔齊猶稱太伯而不及仲雍余以謂非也為伯夷易為叔齊難夷之為齊不能從顧且奈何夷能使齊同已齊能使夷同志吁難矣哉吾悲二人兄弟之為真異氣而同心者與故為贊以明之棄家如遺棄國如屣併棄其身如蛻泥滓孤竹之生首陽之死萬古清風噫二人耳

微生高

孔注曰微生姓名高魯人也　漢古今人表作尾生高徐幹中論云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水暴至不去而死欲

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

左丘明

孔注曰左丘明魯太史　班固曰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春秋所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　劉歆曰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穀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

史臣撰其譜牒遺決又元成治錄云以助撰左丘明非孔門左氏非一人身當至如此

其詳畧不同也　盧植奏事云丘明之傳本模春秋博物盡變囊括古今表裏人事　魏畧云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以左氏為太官廚公羊為賣餅家　北堂書鈔云左氏之傳史之極也文采若雲月高深若山淵　桓譚新論曰左氏傳於經猶衣之表裏　新唐書啖助傳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門人且論語孔子所引率前世人老彭伯夷等類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丘明者蓋如史佚遲任者又左氏傳國語屬綴不倫序事乖剌非一人所為蓋左氏集諸國史以釋春秋後人謂左氏便傅著丘明非也　劉知幾曰蓋左氏之義有三長按春秋昭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於太史氏見魯春秋曰周

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然春秋之作始自姬旦成諸仲尼丘明之傳所有筆削及發凡例皆得周典傳孔子教故能成不刊之書著將來之法其長一也又按哀三年魯司鐸火南宮敬叔命周人出御書之時於魯文籍最備丘明既躬為太史博總羣書至如檮杌紀年之流鄭書晉志之類凡此諸籍莫不畢覩其傳廣包它國每事皆詳其長二也論語子曰左丘明恥之夫以同聖之才而膺授經之托加以達者七十弟子三千遠自四方同在一國於是上詢夫子下訪其徒凡所採摭實廣聞見其長三也　呂大圭曰宗左氏者以為丘明受經于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者非丘明蓋有證矣或以為六國時人或以為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是語秦人以十二月為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亦一證也　陳傅良曰丘明夫子以前賢人如史佚遲任之流其書之後學者見傳及國語俱題左氏遂引以為丘明且左傳國語文體不倫定非一人所為也蓋左氏廣集諸國之史以解春秋弟子門人見事迹多不入傳或後不同故各隨國編之以廣異聞自古豈止一丘明姓左乎　成平集田誄議錫尺木營序曰龍之興也階於木也君之起也人為階也抑有無位之聖韜光之賢以名迹相參以材能相濟如丘

明之才乃仲尼之尺木乎故能發揮春秋以垂聖教也尹喜之賢乃老聃之尺木乎故能詢謀道德以貽後世也

枝指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論語

子桑伯子

王肅注曰伯子書傳無見焉　邢昺疏云子桑伯子當是一人故此注及下包氏皆唯言伯子而已鄭以左傳秦有公孫枝字子桑則以此為秦大夫恐非　離騷曰桑扈裸行　王逸曰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袒效夷也　莊子子輿與子桑為友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往食之　說苑曰可也簡簡者易野也易野者無禮文也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弟子曰夫子何為

見此人乎曰其質美而無文吾欲說而文之孔子去子桑伯子門人不說曰何為見孔子乎曰其質美而文繁吾欲說而去其文故曰文質修者謂之君子有質而無文謂之易野子桑伯子易野欲同人道於牛馬故仲尼曰太簡子曰雍之言然仲弓通於化術孔子明於王道而無以加仲弓之言

原思

高士傳云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琴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縱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為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頌云原生圓盈室侵風雨薄炊絰旬彫來歷紀友勝榮華驂騑華止聞剖病貧終身含恥　弟子解云原憲清靜守節貧而樂道孔子為魯司寇原憲嘗為孔子宰孔子卒後原憲退隱於衛　孫綽原憲讚云原憲玄默冰清玉粹志逆九霄身安陋術

閔子騫

史記弟子列傳云閔損字子騫不仕大夫不食汙君之祿　弟子解云子騫少孔子五十歲以德行著名夫子稱其

孝焉　孝子傳云閔子騫為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代絮父知之欲出後母子騫曰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遂止　淮南子齊俗訓曰閔子騫三年之喪畢援琴而彈其絃是也其聲切切而哀　家語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　尸子云閔子騫肥子貢曰何肥也子騫曰吾出見美車馬則欲之入聞先生之言則又欲之兩心相與戰今先王之言勝故肥　韓詩外傳云閔子騫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切磋以孝

俞琰席上腐談云有自中原來者云北方有牛王廟畫百牛於壁而牛王居其中間為何人乃冉伯牛也呵亦清甚矣

外為之陳王法心牖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衆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夘中而不能任是以有菜色也今被夫子之教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相隨視之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　漢桓寬曰曾參閔子無卿相之養而有孝子之名　新唐書世系表騫氏出自孔子弟子閔損字子騫其孫文以王父字為氏後漢質帝時有騫宏字弘伯避地允吾為金城別駕封金城侯子孫因家焉

伯牛

史記弟子傳曰冉耕字伯牛鄭玄曰魯人　弟子解云冉耕以德行著名有惡疾孔子曰命也夫　白虎通曰冉伯

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　淮南子曰顔淵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顔淵夭死季路葅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　劉孝標曰顔回敗其叢蘭冉耕歌其芣苢濟注曰叢蘭欲茂秋風敗之冉耕謂伯牛也有德行而有惡疾韓詩曰采芣苢傷夫有惡疾也詩云采采芣苢薄言采之芣苢臭惡草傷君子有惡疾道不通也　班孟堅幽通賦曰踔治裹而外凋兮張脩禬而內逼聿中和為庶幾兮顔與冉又不得銑注曰尼死不壽終而死曰不得也　廣弘明集云箕稱享用五福身抱夷滅之痛孔云慶鍾積善躬事旅人之悲顔冠七十之上有不秀之咨冉在四科之初致斯人之歎

澹臺滅明

左傳吳伐魯從武城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注王犯吳大夫故嘗奔魯為武城宰子羽父與犯善國人懼其為內應既與吳人盟而還　史記弟子傳云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是亦弟子也　弟子行云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廉於行已其事上也以佑其下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孔子曰獨貴獨富君子恥之天也中之矣　弟子解云澹臺滅明有君子之姿孔子嘗以容貌望其才其才不充孔子之望然其為人公正無私

韓非子曰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　論語摘輔象曰澹臺滅明岐掌是謂正直　抱朴子曰尼父遠得崇替於未兆近失澹臺於形骸　博物志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鮫挾船子羽左操璧右操劍擊鮫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伯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又澹臺子羽子溺水死欲葬之滅明曰此命也與螻蟻何親焉饞何讎遂使葬　大明一統志云景州故城縣有澹臺故居鄒縣有澹臺滅明墓　長洲縣志云周澹臺滅明宅在

賫帶橋之西相傳宅陷爲湖因名澹臺湖　又云澹臺滅明墓在澹臺湖傍　藝苑巵言云入水戮蛟人知有周處而不知有澹臺子羽荆佽飛葘丘訢　李滄溟子游祠堂記云子羽渡江吴多劍術之士

孟之反

杜預曰之側孟氏族字反　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師及齊師戰於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子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

祝鮀　宋朝

邢昺疏鄭玄注曰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時世貴之者春秋定四年會於召陵盟於臯鼬左傳曰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鮀從公曰善乃使子魚是祝鮀即子魚也傳又曰及臯鼬將盟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鮀私於萇弘文多不載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是時世貴之也云宋朝宋之美人而善淫者按定十四年左傳曰衛侯爲夫人南子召宋朝杜注云南子宋女也朝宋公子舊通於南子在宋呼之是朝爲宋之美人而善淫也

南子

杜預曰南子宋女也　左傳曰太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杜注曰婁豬求子豬以喻南子艾豭喻宋朝艾老也　典畧曰孔子返衛衛夫人南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者必見寡小君孔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列女傳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聵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聵蒯聵奔宋靈公薨蒯聵之子輙立是爲出公衛伯姬者蒯聵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文子卒姬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二女爲亂五世至悼公而後定

老彭

大戴禮云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綴以德行不任以言　邢昺疏云老彭即莊子所謂彭祖也李云名鏗堯臣封於彭城歷虞夏至商年七百歲故以久壽見聞世本云姓籛名鏗在商爲守藏史在周爲柱下史年八百歲籛音翦一云即老子也崔云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百年王弼云老是老聃彭是彭祖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楊雄蜀本紀云魚鳧津在彭山縣彭祖生於此鄉　太平廣記云彭祖者姓籛諱

鏗帝顓頊之玄孫也殷末已七百六十七歲而不衰老少
好恬靜不卹世務不營名譽不飾車服唯以養生治身為
事王聞之以為大夫常稱疾閒居不與政事善於補導之
術服水桂雲母粉麋角散常有少容然性沈重終不自言
有道亦不作詭惑變化鬼怪之事窈然無為　姓源珠璣
云彭祖歷夏殷八百餘年號武夷君孔子謂老彭　列仙
傳云彭祖姓錢名鏗帝顓頊之孫陸終氏之中子歷夏至
殷末八百餘歲常食桂芝善導引行氣歷陽有彭祖仙室
前世禱請風雨莫不輒應　仙苑編珠莊子疏云堯封於
彭城其道可祖故謂之彭祖列仙傳云歷夏經殷七百六
十歲而不衰老後西遊之流沙不知其終也故羅隱碑大

云水運降靈始分輝於玄帝仙源啟祚乃誕慶於彭墟星
辰浮濮渚之陽雲鶴度游沙之境也　真仙通鑑趙次公
云徐州彭城縣以彭祖得名寰宇記云今墓此故邑號大
彭廬山名賢傳云彭鏗曾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
是也　升菴集宰我問五帝德篇云堯舉舜彭祖而任之
王逸楚辭注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莊子注
彭祖八百猶悔不壽杖晚而唾遠又曰彭祖餌雲母御女
凡數十晚取鄭氏妖淫敗道而死非壽終也東坡詩空食
雲母連山盡不見蟠桃結子時　龜山集或問曰說者謂
老彭乃老氏與彭鏗非謂彭之壽而謂之老彭也然老氏
之書果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乎答曰老氏以自然為宗謂

之不作可也　賴鄉記曰老子祠在賴鄉曲仁里譙城西
出五十里老子平生時敎化學仙故處也　漢桓帝修建
屋宇為老子廟廟北二里李夫人祠是老子舊生宅也
杜道堅老子註云老子五千文引用墳典古語為多如經
中凡稱是以聖人稱古之所謂稱建言有之稱故聖人云
稱用兵有言是皆明述古聖遺言故孔子述而不作竊有
比焉惟信而好古者可與言此道

衛君

鄭玄曰衛君者謂輒也　史記衛世家云靈公遊於郊令
子郢僕郢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奔謂郢曰
我將立若為後郢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夏靈

公卒夫人命子郢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郢曰亡人太子
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
左傳哀二年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為太子君命
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
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於戚
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經偽自
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　經三年春齊國夏衛石
曼姑帥師圍戚杜注曰曼姑為子圍父知其不義故推齊
使為兵首孔疏曰如公羊之言則輒義可以距父圍戚不
為不義而杜言曼姑知其不義則輒不合距父意與公羊
異者據左傳公子郢讓國不受然後立輒然則輒之立也

以周禮無適子則立適孫緣是以得立非有靈公之命使立之也為輒之義自可讓而不受以已是適孫緣有可立之勢貪國以距父耳非有靈公之命天子之勑使之距蒯聵也論語說此事云夫子不為也孔子意不助輒明是輒為不義　左傳哀公二十六年衛出公自城鉏使以弓問子贛且曰吾其入乎子貢稽首受弓對曰臣不識也私於使者曰昔成公孫於陳甯武子孫莊子為宛濮之盟而君入獻公孫於衛子鮮子展為夷儀之盟而君入今君再在孫矣內不聞獻之親外不聞成之卿則賜不識所由入也詩曰無競惟人四方其順之若得其人四方以為主而國於何有　穀梁傳曰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

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

葉公

古今姓纂云楚沈尹戌生諸梁字子高食菜於葉因氏焉　姓源珠璣云沈諸梁字子高食邑於葉僭稱公不知孔子聖人故問子路子路不對後知乃自責有責沈文　氏族略云葉氏舊音攝後世與木葉同音　楚策云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于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于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　荀子曰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葉公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　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恩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子西子期叔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冑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冑乃冑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冑國人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艾也人知不死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掩面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冑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及惠王褻蕭官司退而老於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

而立祠　大駕北還錄云昆陽蓋古葉地又舊縣基有葉公問政遺跡　子由古史云葉公子高於白公之未亂也知其不可近及其既亂也舉兵而入罪人斯得而楚國以定可以言知矣使葉公因惠王之復而身為令尹以行楚國之政楚豈有間言者哉然葉公追念子西子期之功以其子為令尹司馬而身老於葉有存國之勞而不享存國之利於是可以言仁矣昔孔子去衛磐桓陳蔡之間六年陳蔡之君無足取也意在楚葉耳當是之時葉公未有白公之功也而孔子知其仁可謂明矣然葉公終不能用孔子使聖人之効不見於當世傳曰葉公好龍室屋雕文無非龍者天龍下之懼而還走喪其魂魄此言蓋謂孔子非

以向禮弓小匡

謂龍也

桓魋

世本向戌生東鄰叔子超超生左師眇眇即向巢也魋是巢之弟故云向戌孫也　古今姓纂云宋桓公子向父肸肸孫向戌為左師子孫氏馬向魋宋司馬向戌之曾孫

家語孔子在宋見桓魋自為石槨三年而不成工匠皆病夫子愀然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冉子僕曰禮凶事不豫此何謂也夫子曰既死而議謚謚定而卜葬既葬而立廟皆臣子之事非所豫爲也況自為之哉　左傳曰衛太叔疾出奔臣於宋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　蘇子瞻游桓山記云元豐二

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為可得而害也且死為石槨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為飛塵蕩為冷風矣而況於槨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

愈益(?)圖登桓山云山不甚峻有(?)巔而下中有石室可容數十人蓋桓司馬所為石槨處也其色黛(?)蔚然隱起之形今不可辨矣豈歲久消滅故耶

去　留青日札云宋桓魋石槨在彭城北六里山下山臨泗水槨乃青石有龜龍麟鳳隱起之形三年不成故孔子曰葬欲速朽

昭公

左傳注昭公名稠襄公子毋齊歸在位二十五年遜於齊在外八年凡三十三年薨於乾侯謚法威儀恭明曰昭

左傳公如晉自郊勞至於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郊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

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韓非子曾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遂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偪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乎叔孫氏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　晏子春秋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

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
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
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
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
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
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矣　雜記
云夫人之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注吳太伯之後魯
同姓昭公取於吳謂之吳孟子不告於天子自此後取者
遂不告於天子天子亦不命之　感精符云魯昭公時白
雉啣環入注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弟為季氏入為君也
家語云魯昭公夫人吳孟子卒不訃於諸侯孔子既致

仕而往弔馬遣於季氏季氏不經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
問曰禮與孔子曰主人未成服則弔者不經焉禮也　世
本云魯昭公作弁

巫馬期

史記云巫馬施字子旗少孔子三十歲　弟子解云巫馬
期少孔子三十歲孔子將近行命從者皆持蓋已而果雨
巫馬期問曰旦無雲既日出而夫子命持雨具敢問何以
知之孔子曰昨暮月宿畢詩不云乎月離于畢俾滂沱矣
以此知之史以為有若事　說苑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
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
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賤宓子
賤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固勞任人者固佚
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肢全耳目平心氣而百官治
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情勞煩教詔雖治
猶未至也

泰伯

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
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
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故
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
為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
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　范甯解論語

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
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
先闕爾　符子曰太伯將讓其國於季歷謂其傳曰太王
欲以一國之事而以嗣我我其屬之吾聞至人也不君一
世而萬世以之君不貴一代而萬代以之貴吾焉能貴乎
一國而賤乎萬代哉　梁陸雲公太伯碑畧曰志輕天下
慈深萬物脫屣岐周克讓之風斯舉端委揚越衣冠之俗
載成重以仲雍揚波延陵蹈節民習敦厚俗懷忠信憂深
思遠千載遺風美哉洋洋致足觀也昔蒼州遁迹箕山辭
位猶以稱首高節標名往代豈若吾君之子義結民心而
能舍玉輿之貴永襲皮冠之迹悠然獨往信無得而稱焉

陸長源辯疑志云吳閶門外有泰伯廟往來舟船求賽者常溢廟側東又有一宅中有塑像云是泰伯三郎至祝云若得福請為伯買牛造華蓋其如泰伯輕天下以讓而實句吳豈有欲一牛一盖而為人致福哉又已為伯傳太伯無嗣立弟仲雍太伯三郎不知何也邪

晋孫盛周泰伯三讓論曰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為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為得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太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太伯玄覽叢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徵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為己後是其深思遠防令

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其常讓者藏札之倫者也　長洲縣志云吳自泰伯築城于梅里城周三里二百步外廓三百餘里號為句吳

孟敬子

檀弓云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曰為君何食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勉而為瘠則吾能毋乃使人疑夫不以情居瘠者乎哉我則食食注敬子武伯之子名捷言我三家不能居公室而以臣禮事君者四方皆知之矣勉強食粥而為毀瘠之貌我雖能之然豈不使人疑我非以哀戚之真情而廢此瘠乎不若違禮而食食也應氏曰季子之問有君子補過之心而孟氏之對可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

師摯

李善文選注鄭玄曰師摯魯太師也以其工琴謂之琴摯猶京房善易謂之易京　年表太史公讀春秋曆譜諜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嗚呼師摯見之矣紂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

禹

帝王世紀云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於石紐虎鼻大口兩耳參漏首戴鉤鈐胷有玉斗足文履己故名文命字高密

身長九尺二寸長於西羌其父既放降在疋庶有聖德夢自洗於河四嶽師舉之舜進之堯堯命以為司空繼鯀治水乃勞身涉勤不重徑尺之璧而愛日之寸陰手足胼胝故世傳禹病偏枯足不相過至今巫稱禹步是也又納禮賢人一沐三握髮一食三起堯美其績乃賜姓姒氏封為夏伯故謂之伯禹天下宗之謂之大禹年百歲崩于會稽因葬會稽山陰縣之南今山上有禹冢井祠下有群鳥芸田　孝經鉤命訣云命星貫昴脩紀夢接生禹　開山圖榮氏注云女狄莫及石紐上下泉中得月精如鷄子愛而吞之遂孕十四月生夏禹　元和郡縣志云禹汶山廣柔人生於石紐村其地名刳兒坪　留青日札云禹六月六

日生今以是日祭祀　青城記云禹生於石紐起於龍冢
龍冢江源岷山也有禹廟山上廟平八十畝每朔望池自
漏繼有水給千口禹所遺也　春秋繁露云足胝疾行先
左隨以右上易林云舜升大禹石夷之野徵詣王進拜治
水土　尚書中候云禹自臨河河精授河圖注云謂括地
象也　王子晋云封崇九山決汩九川陂澤九澤豐殖九
藪汩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　禮含文嘉曰禹卑宮
室垂意於溝洫百穀用成神龍至靈龜服　春秋元命苞
曰禹之時民大樂其騈三聖相繼故夏者大也　尚書璇
璣鈐云禹開龍門導積石玄圭出刻曰延喜玉受德天賜
佩　初學記云河圖曰禹既治水功大天帝以寶文大字

賜禹佩渡北海弱水之難　呂氏春秋曰禹東至榑木之
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攢樹之所捫天之山鳥谷青丘之
鄉黑齒之國南至交阯孫樸續樠之國丹粟漆樹沸水漂
漂九陽之山羽人裸民之處不死之鄉西至三危之國巫
山之下飲露吸氣之民積金之山共肱一臂三面之鄉北
至人正之國夏海之窮衡山之上犬戎之國夸父之野禺
彊之所積水積石之山不有懈墮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
藏不通步不相過以求賢人欲盡地利至勞也得陶化益
真窺橫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績銘乎金石著於盤盂
新書曰夫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朝會禹親服之是以禹
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禹親見之是以禹一皆知其體

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諸侯曰諸侯以寡
人為驕乎朔日士朝則問於士曰諸大夫以寡人為汰乎
其聞寡人之驕之汰耶而不以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
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拾遺記云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
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
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
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迹代代鑄鼎焉禹盡力溝洫
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
使者也龜頷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
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

為界此之遺象也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
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
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
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着玄衣又
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
板之上　隨巢子曰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禹受於玄
宮有大神人面鳥身降而輔之司祿益食而民不飢司金
益富而國家實司命益年而民不夭禹乃克三苗而神民
不違四方歸之闢地以王　又云禹生崐石　吳越春秋
云禹案黃帝中經曆蓋聖人所記曰在於九山東南天柱
號曰宛委其巖之巔承以文玉覆以磐石其書金簡青玉

為字編以白銀皆瑑其文禹乃東巡登衡嶽血白馬以祭
不幸所求禹乃登山仰天而嘯因夢見赤繡衣男子自稱
玄夷蒼水使者倚歌覆釜之山東顧謂禹曰欲得我山神
書者齋於黃帝巖嶽之下三月庚子登山發石金簡之書
存矣禹退又齋三月庚子登宛委山發金簡之書按金簡
玉字得通水之理復返歸嶽乘四載以行川行到名山大
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脉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
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
曰山海經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
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證也因娶塗山謂之
女嬌禹行使大章步東西豎亥度南北暢八極之廣旋天

地之數禹濟江南省水理黃龍負舟舟中人怖駭禹乃啞
然而笑曰我受命於天竭力以勞萬民生性也死命也爾
何為者顏色不變謂舟人曰此天所以為我用龍曳尾舍
舟而去南到計于蒼梧而見縛人禹拊其背而哭益曰斯
人犯法自合如此哭之何也禹曰吾為帝統治水土調民
安居使得其所今乃罹法如斯此吾德薄不能化民證也
故哭之悲耳於是周行寓內東造絕迹西延積石南踰赤
岸北過寒谷循統州伯以巡十二部舜崩禪位命禹禹讓
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阿之北萬民不附商均追就禹
之所狀若驚鳥揚天駭魚入淵晝歌夜吟登高號呼曰禹
棄我何之禹三年服畢哀民不得已即天子之位三載考

功五年政定周行天下歸還大越登茅山（史記註禹到大越上苗山十道志會稽山本名茅山一名苗山）以朝四方群臣觀示中州諸侯防風後至
斬以示眾

五人

留青日札云舜有臣五人曰禹稷契皐陶伯益是也荀子
曰禹得益皐陶橫革直成為輔呂氏春秋曰禹得陶化益
真成橫革之交五人化益世本宋衷注伯益也真成即直
成也

十人

書疏云先儒鄭玄等皆以十人為文母周公太公召公畢
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括是也

婦人（或曰文母或曰邑姜）

（案婦人一作歸人一作駁人並措邪滿）

列女傳曰大姒者武王之母禹後有莘姒之女仁而明道
文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為梁及入大姒思媚太姜大任
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姒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而治外
文母理陰道以治內大姒生有十男長伯邑考次則武王
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度次則曹叔振鐸
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叔封次則聃季載太姒
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邪辟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
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帝王世紀云武王妃太公之
女曰邑姜脩教於內生太子誦

遊巷黨人

董仲舒曰此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孟康云項橐也　新序云秦項橐七歲為聖人師　國策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為孔子師　圖經云橐魯人十歲而亡時人尸而祝之號小兒神

太宰

鄭注曰太宰是吳太宰嚭也　邢疏云當時惟吳宋二國上大夫稱太宰諸國雖有太宰非上大夫故曰或吳或宋未可分也鄭云是吳太宰嚭也以左傳知之　左傳公會吳于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

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衛侯會吳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子貢曰子合諸侯而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說苑子貢見太宰嚭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唯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太山林也百姓各足其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為不知太宰嚭曰然則子有所酌也對曰天下有大樽而子獨不酌焉不識誰之罪也

越絕書曰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以其不忠信斷絕吳之世

琴牢

弟子解云琴牢與宗魯友聞宗魯死欲往弔焉孔子弗許曰非義也　左傳云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弔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女何弔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　玉海云三友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　通志氏族略云牢氏仲尼弟子琴牢之後以王父名為氏漢中書僕射牢梁石顯前漢儒林傳有牢丘後漢有牢慎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論語

十哲

舊唐書禮儀志西京國子監夫子南面而坐十哲等東西列侍開元二十七年八月制曰門人三千見稱十哲包夫衆美實越等夷暢玄聖之風規發人倫之耳目並宜褒贈以寵賢明顏子淵可贈兗公閔子騫可贈費侯冉伯牛鄆侯冉仲弓薛侯冉子有徐侯仲子路衛侯宰子我齊侯端木子貢黎侯言子游吳侯卜子夏魏侯　白氏長慶集云曾參不列四科者非為德行才業不及諸人也蓋繫於一

時之事耳請為始終言之昔者仲尼有聖人之德無聖人之位棲棲應聘七十餘國與時竟不偶知道終不行感鳳泣麟慨然有吾已矣夫之歎然後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立一王之法為萬代之教其次則叙十哲倫四科以垂示將來當此之時顏閔游夏之徒適在左右前後目擊指顧列入四科亦一時也孝經云仲尼居曾子侍此言仲尼閒居之時曾參則多侍從曾參至孝不忍一日離其親及仲尼旅遊歷聘自衛反魯之時曾參或歸養於家不從門人之列倫擬之際偶獨見遺由此明之非曾參德行才業不及諸門人也所以不列四科者蓋一時之闕耳因一時之闕為萬代之疑從此辨之又可無疑矣　李覯辨曾參不為孔門十哲論客有言曰仲尼區別四科前後十哲曾參不及者何也主人對之曰噫非仲尼於此異也四科十哲之名乃一時之言也非燕居之時門人盡在而言也於時仲尼圍於陳畏於匡曾參不在從行之中故仲尼言在左右者揚其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皆可激時之遇行已之材不得者是以美而類之傷而嘆之非曾參不嘗此數子也客於是稱謝而退或者止之曰客之問知其一未知其二主人對得其細未得其大且仲尼抱至聖之德值多難之代周遊棲遲不遇天下仕魯不終聘過宋伐樹之衛不用適楚逢患而四科之徒未嘗離其起居闕其絃誦不以師道窮而曰妨己之進不以身之私而越去終日

溫溫孜孜提攜負荷從其行止如手足羽翼時仲尼有仁思德慮未言者顏回輙發之故謂之德行仲尼言有所陳未達而端木賜輙達之故謂之言語子路勇毅果正之士也侍仲尼而不善之道不得入焉故謂之政事子游子夏之文春秋之外得與仲尼論之故謂之文學數子居則講仲尼之道行役則任仲尼之事而曾參安則在焉患難則未嘗有用且夫孝者人性常然也不至者非人也參茍至之乃得為人矣夫何異也且十哲之徒孰有非孝乎而參獨以有孝之名加其數子之長故不得與之同日也何謂不在從行之中而遺之也歟　范祖禹曰夫子之門人顏閔伯牛可以為輔相仲弓可以為諸侯宰我子貢可以使

四方冉有可以治兵賦子路可以為將帥子游子夏可以
立制度而不免厄於陳蔡此則天也　野客叢書云四科
者夫子言陳蔡一時所從之徒非謂七十二弟子中止有
此十人而已後人錯認夫子之意遂以四科目為十哲而
學宮中塑坐于夫子殿上其餘弟子繪立兩廡之下雖曾
參之賢亦不預殿上之列謂參非十哲數也至州縣每歲
春秋釋奠亦以此為升降之等失夫子意甚矣考其制自
唐已然承襲至今而莫革也又推而上之觀東漢末徐幹
中論有曰人之行莫大于孝莫顯於清曾參之孝原憲之
清不得與游夏列在四行之科者以其才不如也則知此
說自漢已然不止於唐也　漢鄭炎詩曰安得孔仲尼為

世陳四科　魏史李彪曰魯之三卿孰若四科

顏路

顏氏家譜云無繇字路為魯卿士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
學焉娶齊姜氏生子回　家語顏淵之喪既祥顏路饋祥
肉於孔子孔子自出而受之入彈琴以散情而後乃食之
史記顏路者顏回父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

孔鯉

闕里誌云鯉字伯魚生於周景王十二年魯昭公之九年
也既長魯哀公以幣召鯉稱疾不行年五十以哀公十二
年卒時孔子已六十九矣墓葬在孔子東生子伋　本姓
解云孔子三歲而叔梁紇卒葬於防至十九娶於宋之亓
官氏一歲而生伯魚魚之生也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
榮君之貺故因以名曰鯉而字伯魚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高柴

弟子解云高柴長不過六尺狀貌甚惡為人篤孝而有法
正少居魯知名於孔子之門仕為武城宰　弟子行孔子
曰柴於親喪則難能也啟蟄不殺則順人道方長不折則
恕人也　檀弓云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
見齒君子以為難　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為衰者聞子皐
將為成宰遂為衰成人曰蠶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
有緌兄則死而子皐為之衰　雜記哀公問子羔曰子之
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 問其先人始仕食祿當何君時文公至哀公七君

說苑子羔為衛政刖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門
郭門閉刖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曰於彼
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
將去謂刖者曰吾不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吾在
難中此乃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斷足固我罪
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倒法令先後臣以法欲臣之
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樂見於
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
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為吏者樹德不善為吏
者樹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白帖曰高柴甚惡推
至葬於孔門　幽通賦注云衛蒯聵亂子羔滅髭衣婦

人之衣逃得出曰父子爭國吾何為其間乎　古今姓纂云齊文公子高孫奚以王父字為氏十代孫柴仲尼弟子孫舉又以王父名為柴氏　大明一統志云高柴墓在兗州府沂州

曾皙

史記弟子列傳曾蒧音點字皙孔安國曰皙曾參父　弟子解云點疾時禮教不行欲脩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檀弓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衰季武子世為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illegible]大俗也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曾點慕蟜固之直乃倚武子之門而歌明己不與武子故無哀戚　韓詩外傳曰曾子有過曾皙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無病乎夫子罪曾子曰汝不聞昔舜為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去索而使之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

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雩壇壇高三丈曾點所欲風舞處也高門一里餘道西有道兒君碑是魯相陳君立昔曾參居此

司馬牛

史記弟子傳司馬耕字子牛孔安國曰宋人　弟子解云牛為性躁好言語見兄桓魋行惡牛常憂之　左傳向魋叛宋司馬牛致其邑與圭焉而適齊向魋奔齊司馬牛又致其邑焉

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趙簡子召之陳成子亦召之卒於魯郭門之外阬氏又葬諸與丘杜預註以為閔賢者失所故特詳其卒葬之所牛亦庶幾君子矣　博物策會云司馬耕脫身絕桓魋之見非薄也避兄之污也

棘子成

萬姓統譜云棘子成之後改為棘

齊景公

史記齊世家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是為景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之四十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犂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萊人為樂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犂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去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

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少子荼為太子遂群公子遷之萊景公卒太子荼立是為晏孺子　晏子春秋云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酒日夜相継晏子請發粟于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栢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之不說遂分家粟于氓致任器於陌徒行見公曰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饑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君之爰以隨百官之吏民饑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卹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出公從之曰寡人有罪夫子倍棄不援寡人不足以有約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之令遂拜于途晏子

乃返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帯曰夫子何為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晏願有復也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支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晏聞之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

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囹怨者滿朝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夫獄國之重官也願託之夫子晏子曰今夫胡貉戎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余寡者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鷄豚妄投之其折骨決皮可立待也且夫上正其治下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鍾爵祿而妄投之于左右左右爭之甚于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畊女子織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彫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終不知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鍾鼓成肆干戚成舞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也

且夫飾民之欲而嚴其聽禁其心聖人所難也而況奪其財而饑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而嚴聽其獄痛誅其罪非嬰所知也　說苑齊景公游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謀將不納之　獨異志齊景公時有一人犯衆怒令支解曰有敢救者誅晏子遂左手捉犯者頭右手執刀仰問曰自古聖主明君支解人從何而始公遽曰捨之寡人過也

左傳　五年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杜注曰師

衆也黨所也之徃也稱謚㝠葬後而為此歌哀群公子失所　酉陽雜俎云身丘縣東北有齊景公墓近世有人開之下入三丈石函中得一鵝鵞廻轉翅以撥石復下入一丈便有青氣上騰望之如陶煙飛鳥過之輒墮死遂不敢入

臯陶

鄭玄云臯陶為士師號曰庭堅　杜預云庭堅臯陶字泰本紀稱臯陶是顓頊之後伯益則臯陶之子番之所出淮南子云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于言者也　史記曰臯陶為大理平民各伏得其實　又曰帝禹立而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而臯陶卒封臯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許　帝王世紀云臯陶生於曲阜偃地故帝因之而以賜姓曰偃堯禪舜命之作士舜禪禹禹即帝位以咎陶取賢薦之於天將有禪之意未及禪會臯陶卒　荀子云臯陶之状色如削瓜　晋書皇甫謐云臯陶振禍不仁者遠　皇覽曰臯陶冢在廬江六縣　括地志云咎繇墓在壽州安豐縣南一百三十里故六城東都陂内大冢也又云光州固始縣本春秋時蓼國偃姓臯陶之後也

伊尹

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事湯舉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劉向別録曰九主者有去君專君授君勞君寄君等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索隱曰孫子兵書伊尹名摯孔安國亦曰伊摯然解者以阿衡為官名按阿倚也衡平也言依倚而取平又按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九主三皇五帝及夏禹也或曰九主謂九皇也　呂氏春秋有侁氏女子採桑得嬰兒於空桑之中獻之其君其君令烰人養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東走毋明日視臼出水告其隣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長而賢湯聞伊尹使人請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歸湯湯于是請取婦為婚有侁氏喜以

伊尹為媵送女　韓非子曰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　帝王世紀云伊尹年百歲卒天霧三日沃丁以天子禮葬之又云湯思賢夢見有人負鼎抗俎對已而咲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截天下豈有人為我宰者扎褆力牧之後曰伊摯耕于有莘之野湯聞以幣聘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求婚于有莘之君遂嫁女於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負鼎抱俎見湯也　魯連子曰伊尹負鼎佩刀以干湯得意故尊宰舍路史曰伊贄帝之酒保也醜夏而耕於商陜（贄一作摯）　拾遺記云伊贄將應湯命夢乘船過日月之傍　太平御覽卮

勝之奏曰昔湯有旱災伊尹為區田教民糞種負水澆稼收至畝百石勝之試為之收至畝四十石　讀書記區田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　鶴林玉露云伊尹墓在空桑北一里相傳墓傍生棘皆直如矢　楊升菴云汲冢瑣語其文極古然多誣而不信如謂舜囚堯太甲殺伊尹又謂伊尹與桀妃末喜交其誣若此必伊尹在相位日被其黜僇者為之也

公子荊

左傳季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衛公子南楚公叔發公叔文子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　衛侯在平壽聞齊豹之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于公公載寶以出褚師子申遇公于馬路之衢遂從過齊氏使華寅肉袒執蓋以當其闕齊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閉郭門踰而從公公如死鳥衛地齊氏之宰渠子召北宮子北宮氏之宰不與聞謀殺渠子遂伐齊氏滅之

直躬

呂氏春秋曰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　韓非子曰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執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　淮南子氾論訓曰直躬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尾生於婦人期而死之直而證父信而溺死雖有直信孰能貴之

南人

緇衣疏云南人殷掌卜之人有遺餘之言稱云人而性行無恒不可為卜筮龜筮猶不能知無恒之人而況於凡人乎

楊升菴云古傳言羿射日落九烏々最難射一一日落九烏言射之捷也而後世不得其說者遂謂爲射九日矣流俗以訛而傳怪又傳訛而[illegible]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羿奡

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淫於原獸用寒浞爲相浞行媚於內而施賂于外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奔有鬲氏浞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康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　左傳疏說文曰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彃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彃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之嚳時有羿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不知此羿名爲何也　離騷經曰羿淫遊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彊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　淮南子云王子慶忌死于劍羿死于桃棓棓大杖以桃木爲之以擊殺羿是以鬼畏桃　隋巢子曰奚祿山壞天賜王玦於羿遂殘其身以此爲福而至於禍　括地象曰羿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蟬鳴還欲取之而群蟬俱鳴遂捐而去羿爲山間所養年二十習于弓矢仰天嘆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捍弓射矢徑至羿之門乃隨矢去　路史云羿左臂修五歲得射法於山中傳楚狐父之道以善射著嘗從吳賀北遊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乎其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趾之繇是每進中高出天下九域志云亳州有羿廟　論衡曰桀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　潛夫論云澆才力益衆驅其勇武而卒以亡

稷

周本紀云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爲帝嚳元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蹟心欣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爲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適會多人遷之而棄渠中冰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爲神遂收養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爲兒時佗如巨人之志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帝舜封棄於邰號曰后稷別姓姬氏　呂氏春秋后稷曰子能以窐爲突乎窐汙下也突聳高也子能藏其惡而揖之以陰乎陰猶潤也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土乎子能使保溼安地而處乎子能使雚夷

毋游乎澔延生也子能使子之野盡為冷風乎子能使萗數節
而莖堅乎子能使穗大而堅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
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彊乎無之若何　淮南子先命稷
為大田師　文子后稷為田疇　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
閒有廣都之野后稷葬焉

裨諶

左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裨諶曰是盟也其與幾何詩曰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今是長亂之道也禍未歇也必三年
而後能紓然明曰政將焉往裨諶曰善之代不善天命也
其焉辟子產舉不踰等則位班也擇善而舉則世隆也天
又奪伯有魄子西即世將焉辟之天禍鄭久矣其必使子

產息之乃猶可以戾也戾定不然將亡矣　淮南子曰裨諶
出郭而知以成子產之事

世叔

春秋列傳子太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子
產治游楚之罪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
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
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定公八年子產卒
太叔為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
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
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
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
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
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簡子曰甚哉禮
之大也子太叔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夫
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
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鞅敢忘之　韓非子子
產相鄭病將死謂游吉曰我死後子必用鄭必以嚴莅人
夫火形嚴故人鮮灼水形懦人多溺子必嚴子之刑無令
溺子之懦故子產死游吉不肯嚴刑鄭少年相率為盜處
於萑澤將遂以為鄭禍游吉率車騎與戰一日一夜僅能
尅之游吉喟然嘆曰吾蚤行夫子之教必不悔至于此矣

子羽

春秋列傳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十七年聘於晉
二十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曰子
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四年衛侯如楚過鄭北宮
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
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揮能知四國之
為而辯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
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
諶乘之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
子太叔以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劉向曰鄭

符子曰周人有
愛裘而好珍羞

僖公富有千乘之國貴為諸侯治義不順人心而取弑於臣者不先得賢也至簡公用子產裨諶世叔行人子羽賊臣除正臣進去強楚合中國國家安寧二十餘年無強楚之患故虞有宮之奇晉獻公為之終夜不寐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為之側席而坐遠乎賢者之厭難折衝也

子西

馬註子西鄭大夫　邢疏案左傳子駟之子公孫夏也或曰楚令尹子西者案左傳公子申也楚襄疣為令尹為白公勝所殺者也　家語楚王將遊荊臺司馬子祺諫王怒之令尹子西賀於殿下諫曰荊臺之觀不可失也王喜拊子西之背曰與子共樂之矣子西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

臣願言有道王肯聽之乎王曰子其言之子西曰臣聞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夫子祺者忠臣也而臣者諛臣也願王賞忠而誅諛焉王曰今我聽司馬之諫是獨能禁我耳若後世遊之何子西曰禁後世易耳大王萬歲之後起山陵於荊臺之上則子孫必不忍遊於父母之墓以為歡樂也王曰善乃還孔子聞之曰至哉子西之諫也入之於十里之上抑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韓非子孔子謂弟子曰孰能導子西之釣名也子貢曰賜也能乃導之不復疑也孔子曰寬哉不被於利絜哉民性有恒曲為曲直為直孔子曰子西不免白公之難子西死焉　說苑楚昭王召孔子將使執政而封以

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膳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于重丘之下羊相呼藏于深林之中故周人十年不制一裘五年不具一牢何則周人之謀失之矣[illegible]

書社七百子西謂楚王曰王之臣用兵有如子路者乎使諸侯有如宰予者乎長官五官有子貢者乎昔文王處酆武王處鎬酆鎬之間百乘之地伐上殺主立為天子世皆曰聖王今以孔子之賢而有書社七百里之地而三子佐之非楚之利也楚王遂止夫善惡之難分也聖人猶見疑而況於賢者乎是以賢聖罕合諂諛常興也故有千歲之亂而無百歲之治孔子之見疑豈不痛哉　說郛云安吉縣西有孔子井云仲尼聘楚為令尹子西所譖欲如吳未定逍遙此境嘗居井側因以名焉

孟公綽

孔註公綽魯大夫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

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　文選曹大家東北賦云清靜少欲師公綽兮　後漢紀韋彪曰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綽優於趙魏老云云　牟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公綽為趙魏老云云

臧武仲

春秋列傳臧武仲紇宣叔子短小多智時號為聖人　左傳襄公四年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使我敗於邾　季孫

愛臧孫孟孫惡之及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
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
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齊
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
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故也今
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仲
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從於魯國抑有由也
作不順而施不恕也　說苑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
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為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
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為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為

二兆焉孺子容立三年為三兆焉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
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
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
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卞莊子

周註曰卞邑大夫　古今姓纂云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
菜於卞因以氏焉魯有卞莊子楚有卞和　新序云卞莊
子好勇養母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及母死三年
冬與魯戰卞莊子請從見於魯將軍曰初與母處是以三
北今母歿請塞責而神有所歸遂赴敵獲一甲首而獻之
曰此塞一北又入獲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再北又入獲
一甲首而獻之曰此塞三北將軍曰毋沒爾家宜止莊子
曰三北以養母也是子道也今士節小具而塞責矣吾聞
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反敵殺十人而死君子曰三北又塞
滅世斷家於孝不終也　春秋後語曰昔卞莊子方刺虎
而下竪子止之曰兩虎方食牛牛甘必爭爭必鬪鬪則大
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
為然立而顧之有頃兩虎果鬪大者傷小者死一舉果有
雙虎之功　荀子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
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

公叔文子

孔註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文諡　世本云獻公生成

子當當生文子枝枝生朱為公叔氏諡法慈惠愛民曰文
　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
矣請所以易其名者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為粥與國
之餓者是不亦惠乎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
不亦貞乎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隣交衛國
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故謂夫子貞惠文子鄭註不言貞
惠者文足以兼之　左傳初衛公叔文子因朝而請享靈
公退見史鰌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
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我矣其若
之何史鰌曰無害子猶可以免富而能臣必免於難成也
驕其亡乎富而不驕者鮮吾唯子之見驕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戍必與焉　說苑公叔文子問於史叓曰武子勝事
趙簡子久矣其寵不解奚也史叓曰武子勝博聞多能而
位賤君親而近之致敏以慈窮而聮之則恭而無怨色入
與謀國家出不見其寵君賜之祿知足而辭故能久也
又案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拔也吳氏程曰拔皮八反俗
本作枝誤即公孫發仁山金氏曰按左氏及註當作公孫
發俗本傳寫之誤

齊桓公　晋文公

左傳叔向曰齊桓公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有鮑叔牙賓
須無隰朋以為輔佐有莒衛以為外主有國高為內主從
善如流下善齊肅不藏賄不從欲施舍不倦求善不厭是

以有國不亦宜乎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
好學而不貳生十七年有士五人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
為腹心有魏犨賈佗以為股肱有齊宋秦楚以為外主有
欒郤狐先以為內主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民從
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天方相晋將何以代文　淮
南子齊俗訓曰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于國以斧
鉞晋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
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
審於勢之變也　又繆稱訓曰齊桓舉而不容晋文容而
不舉晋文公得之乎閨內失之乎境外齊桓失之乎閨內
而得之本朝　墨子曰昔者齊桓公高冠博帶金劍木盾
以治其國其國治昔者晋文公大布之衣牂羊之裘韋以
帶劍以治其國其國治　唐子咸問齊桓晋文優劣荅曰
論功則桓兄而文弟論德則文兄而桓弟　穀梁傳曰桓
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
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
有大戰也愛民也　春秋繁露曰齊桓挾賢相之功用大
國之資即位五年不能致一諸侯于柯之盟見其大信一
年而近國之君畢至鄄幽之會是也其後二十年之間亦
久矣尚未能大合諸侯也至于救邢衛之事見存亡繼絕
之義而明年遠國之君畢至貫澤陽穀之會是也故曰親
近者不以言召遠者不以使此其效也其後矜功振而自

足而不脩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江黃伐陳而不往救
功未成而志已滿矣　說苑或曰將謂桓公仁義乎殺兄
而立非仁義也將謂桓公恭儉乎與婦人同輿馳於邑中
非恭儉也將謂桓公清潔乎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
也此三者亡國失君之行也然而桓公兼有之以得管仲
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畢朝周室為五霸長以其得賢
佐也失管仲隰朋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蟲流出戶一人
之身榮辱俱施者何哉其所任異也由此觀之則任佐急
也　述異記齊桓公北征孤竹見人長尺具衣冠左袪而
走於馬前管仲曰此山之神也名曰俞兒霸王去声之君興
則見也　史記曰晋侯會諸侯於溫欲率之朝周力未能

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
朝王於踐土孔子讀史記至文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
陽者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曹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
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之後晉唐
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　說苑晉
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
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
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
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
是子哉夫高明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浣
我行昭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

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數引我而請於賢人之門
我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難在後則居後
免我于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
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
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輿聞之
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其當之矣

子糾　召忽

左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
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註魯地）　越絕書云齊大夫
無知弒其君諸兒其子二人出奔公子糾奔魯魯者公子
糾母之邦小白奔莒莒者小白母之邦也齊大臣鮑叔牙
為報仇殺無知故興師之魯聘公子糾以為君魯莊公不
與莊公魯君也曰使齊以國事魯吾與汝君不以國事魯
我不與汝君於是鮑叔牙還師之莒取小白立為齊君（桓）
史記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
仲讐也請得而甘心醢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
糾于笙瀆召忽自殺　索隱曰按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
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盖後代聲轉而字異
故諸文不同也　韓非子曰公子糾將為亂桓公使使者
視之使者報曰笑不樂視不見必為亂乃使魯人殺之
呂氏春秋曰鮑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與定齊國以
公子糾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齊國也譬之若鼎之

有足去一焉則不成且小白則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
子糾也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公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
公子小白無母而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
子小白夫有齊國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傅公子小白
管子召忽居公子糾所　管子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
忽曰何懼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今既定矣令子相
齊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
也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
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
者成行生者成名名不兩立行不虛至子其勉之死生有
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曰召忽

之死也賢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衛靈公
史記衛世家云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令若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成子曰康叔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　司馬遷曰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向註曰雍渠閹人載謂同車而行靈公與此閹人同車孔子為次車孔子耻之去衛之陳也　王孫子新書曰衛靈公坐重華之臺侍御數百隨珠照日羅衣從風仲叔敖入諫曰昔桀紂行此而亡今四境內侵諸侯加兵土地日削百姓離散

令君內寵無乃太盛數靈公再拜曰寡人過矣微子之言社稷幾傾於是出宮女之不進者數百人百姓大悦　家語哀公問于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丘未之見也抑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之內無別而子次之賢何也孔子曰臣語其朝廷行事不論其私家之際也公曰其事何如孔子對曰靈公之弟曰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而退與分其祿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衛國有大事則必起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悦而敬之又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郊舍三日琴瑟不御必待史鰌之入而後敢入雖次之賢不亦可乎

韓詩外傳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召勇士公孫悁道遇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我召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劍疾呼曰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內劍吾將與若言勇于是君令內劍而上子夏曰所貴為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不侵擾內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于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

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于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　莊子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　拾遺記云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

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朱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沉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湎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趍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沉湎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美其化焉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跡蘧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逵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亦見寶櫝記

簡公

史記世家鮑牧與齊悼公有郄弒悼公齊人共立其子壬是為簡公　說苑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

與宰予此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顧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朝簡公喟焉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韓非子曰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

陳恒

史記田齊世家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　田常成子與監止俱為左右相相簡公田常心害監止監止幸于

呂吉甫註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是而卒詘之以非與孔子同然知或未止乎且所不知則所謂是者固未定也安知今之所是

簡公椎弗去云乎是田常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田常既殺簡公懼諸侯共誅巳乃盡歸魯衛侵地西約晉韓魏趙氏南通吳越之使脩功行賞親于百姓以故齊復定田常言于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于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琊自為封邑封邑大于平公之所食　新序陳恒弒簡公而盟者皆完其家不盟者殺之后他人曰昔之事其君者皆得其君而事之今謂他人曰舍而君而事我他人不能雖然不盟則殺父母也從而盟是無君臣之禮也乃自殺　又陳

恒弒君使勇士六人刼子淵棲子淵棲曰子之欲與我以我為知乎臣殺君非知也以我為仁乎見利而背君非仁也以我為勇乎刼我以兵懼而與子非勇也使我無此三者與何補於子若吾有此三者終不從子矣

蘧伯玉

孔注曰伯玉衛大夫蘧瑗　韓詩外傳曰外寛而內直自設於隱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人善廢而不悒悒蘧伯之行也　莊子曰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

非五十九年非知者乃萬物之所由生出也而人皆所其知之所知至其知之所不知則常恐其虛而安之情無至留屬而反其為使由豈不大哉已乎已乎且無所逃言若此者終不可與有全而其身之不能保也則今所言為然未知其果然而使人忘言以契也

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淮南子主術訓曰蘧伯玉為相子貢往觀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　簡子欲伐衛使史黯往覿焉還報曰蘧伯玉為相未可以加兵　原道訓曰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　說苑蘧伯玉使至楚逢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接草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蘧伯玉為之軾車公子晳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蘧伯玉曰謹受命蘧伯玉見楚王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於士楚王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楚王大悅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

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釁蚠黃生於楚走之晉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安得城郭不閉國無盜賊蚠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公子晳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耶又不知公子晳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駟副使二乘追公子晳濮水之上子晳還重於楚蘧伯玉之力也　仲尼弟子傳云孔子之所嚴事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　魏志中山恭王袞曰昔衛大夫蘧瑗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　曹大家東征賦曰蘧氏在城之東南兮民

蔡公伯寮列代從所忠民國朔鮑叔收矣哉之所與以家所不見為語日弟子路以且仲尼乃聖門之嫁籐言列於

亦嚮其丘墳唯令德之不朽兮身既沒而名存　陳留風俗傳曰長垣縣有蘧伯鄉一名新鄉有蘧亭伯玉祠伯玉冢

微生畝

通志氏族略曰微生氏猶今人曰某生也微生畝魯武城人

公伯寮

馬注曰伯寮魯人弟子也　正義曰家語有申繚字子周古史考云疑公伯寮是讒愬之人孔子不責而云命非弟子之流也

子服景伯

孔注曰魯大夫子服何忌也　疏案左傳哀公十二年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杜注云何景伯名然則景伯單名何而此註云何忌誤也　世本獻子蔑生孝伯孝伯生惠伯惠伯生昭伯昭伯生景伯　家語吳王夫差將與哀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今諸侯會而君與寡君見晉成為伯矣且執事以伯名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遂囚景伯景伯謂太宰嚭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也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其不會則祝

宗將曰吳實然語言於夫差歸之子貢聞之見於孔子曰子服氏之子拙於說矣以實獲囚以詐得免孔子曰吳子為夷德可欺而不可以實是聽者之蔽非說者之拙也

七人

小學紺珠經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一作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一作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　正蒙曰作者七人伏羲神農皇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通義云作書契開稼穡作甲子禪賢在璿璣平水土弔伐之類皆開端作始文供臣職式述湯跡故不列於作名義人品端的然疑朱子謂起而隱去因上下章而云然也不思

作不可以言隱隱不當以光起也豈謂先隱於本出復走出外竟為起去乎禮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論語曰述而不作二作不足為證易傳曰昔者伏羲氏作神農氏作黃帝氏作堯舜氏作孟子曰開文王作膺與此作義同

石門守

皇甫謐高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亦避世不仕自隱姓名為魯守石門主晨夜開閉頌曰石門門者閽闕是尸仲路宵投迴詢其師魯尼入耳強仕致譏閟光韜彩百世所希

荷蕢

皇甫謐高士傳荷蕢者衛人也避亂不仕自匿姓名頌曰荷蕢者何逃名衛地宣尼鳴樂聞音知意硜然出諷比之厲揭斯行斯言果於忘世

高宗

禮記云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于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　史記殷本紀云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治　說苑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

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己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夷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原壤

檀弓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託於音也歌曰貍首之班然執女手之卷然夫子為弗聞也者而過之從者曰子未可以已乎夫子曰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為親也故者毋失其為故也疏云貍首之斑然者言斵椁材文采似貍之首執女手之

攷家語云史魚以尸諫衛靈公

卷然者言孔子手執斤斧如女子之手卷卷然而柔弱以
此歎說仲尼　夫子聖人誨人不倦寧我請喪親一期終
助陳恒之亂互鄉童子許其求進之情故志在攜獎不簡
善惡原壤為舊何足怪也而皇氏云原壤是上聖之人或
云是方外之士離文棄本不拘禮節妄為流宕非但敗於
名教亦是誤於學者義不可用其云原壤中庸下愚義貿
得矣　弘明集云原壤喪親登木而歌孔子過而不非者
此亦是名教之一方耳　魏書李業興傳梁武帝問原壤
何處人業興對曰鄭注云原壤孔子幼少之舊故是魯人
又問孔子聖人所存必可法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
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業興對曰原壤所行事在彰

著幼少之交非是今始既然大故何容棄之孔子深敦故
舊之義於理無失又問孔子聖人何以書原壤之事垂之
後世業興對曰此是後人所錄非孔子自制

闞黨童子

氏族略云闞氏風俗通闞黨董子之後

史魚

孔注曰衛大夫史鰌　說苑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
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鬼直能曲於人　賈太傅新書衛
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史鰌數
言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
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

此與左傳小異

不當成禮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以父言聞靈公戚然易
容而寤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徙喪於堂
成禮而後去衛國以治史鰌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
死且未止又以屍諫可謂忠不衰矣　家語孔子曰古之
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死諫忠感其君者也可
不謂直乎

柳下惠

古今姓纂云周公孫魯孝公子展展孫無駭以王父字為
展氏至展禽食采於柳下遂遷於河東河水解縣秦末有
柳下惠裔孫也（新唐書世系表同）　魯語齊孝公來伐臧文仲
欲以辭告（謝也）病焉（病不能為辭也）問於展禽對曰獲（展禽名）聞之

處大教小處小事大所以禦亂也不聞以辭若為小而崇
以怒大國使加己亂亂在前矣辭其何益文仲曰國急矣
百物唯其可者將無不趨也願以子之辭行賂焉其可乎
展禽使乙喜以膏沐犒師曰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埸之司
使君盛怒以暴露於敝邑之野敢犒輿師齊侯見使者曰
魯國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不公曰室如縣罄野無
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二先君之所職業昔者成王命
我先君周文公及齊先君大公曰女股肱周室以夾輔先
王賜女土地質之以犧牲世世子孫無相害也今君來討
敝邑之罪其亦使聽從而釋之必不泯其社稷豈其貪壤
地而棄先王之命其何以鎮撫諸侯恃此以不恐齊侯乃

許為平而還　說苑云昔者齊無故起兵攻魯魯君患之召其相曰為之柰何相對曰夫柳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曰吾千乘主也身自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聞之乞火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袪衣不趨魯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餓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君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戴屋代木以救城郭子曰不

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其罪若此刳羊矣臣之君固以此不懼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衣韋帶之士至解齊兵釋魯之難柰何無賢士聖人乎　家語孔子曰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約貨去怨輕財不匱蓋柳下惠之行也　淮南子注曰展禽之家有柳樹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邑名　符子曰隣人謂展禽曰魯聘夫子夫子三黜無憂色何禽曰春風鼓百草敷蔚吾不知其茂秋霜降百草零落吾不知其枯枯茂非四時之悲欣榮辱豈吾心之憂喜　列女傳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恥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以乎且彼為彼我為我彼雖裸裎安能污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下位柳下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不強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畢三黜材不蔽兮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乎惜哉乃下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為惠兮門人從之以為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光其夫矣

周任

千姓編云周任商太史　家語周任有言曰民悅其愛者弗可敵　左傳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又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荑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文選潘安仁曰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奉周任之格言敢勞力而就列舊唐書李蔚曰孔丘聖者也言則引周任之言

人物概卷之八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論語

陽貨

春秋定公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左傳注曰盜謂陽虎也家臣賤名氏不見故曰盜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　家語陽虎既奔齊自齊奔晉適趙氏孔子聞之謂子路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子路曰權本不在焉豈能為亂孔子曰非女所知夫陽虎親富而不親仁有寵於季孫又將殺之不克而奔求容於齊齊人囚之乃亡歸晉是齊魯二國已去其疾趙簡子好利而多信必溺其說而從其謀禍

敗所終非一世可知也　韓非子陽貨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臣居魯樹三人皆為令尹及虎抵罪於魯皆捜索於虎也臣居齊薦三人一人得近王一人為縣令一人為候吏及臣得罪近王者不見臣縣令者迎臣執縛候吏者追臣至境上不及而止虎不善樹人主俛而笑曰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枳棘者成而刺人故君子慎所樹　淮南子人間訓曰陽虎為亂于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袪薄腋出之者怨之曰我非

故與子反也為之嘗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

公山弗擾（即不狃）

春秋列傳公山不狃字子洩季氏家臣　左傳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後復奔吳）　吳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讐

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叔輒）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讐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illegible]）　史記世家曰公山不狃不得意於季氏因陽虎為亂欲廢三桓之適更立其庶孽陽虎素所善者遂執季桓子桓子詐之得脫定公九年陽虎不勝奔於齊是時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已用曰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

呂祖謙氏曰不狃有全宗國之志而不免為叛人是以知小節之不足恃

案田基似田卑恐是一人說苑作
案此事戰中而見之疑耳

儻庶幾乎欲往子路不說止孔子然亦卒不行

佛肸

說苑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袪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袪衣將入鼎佛肸播而止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恥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馬　新序佛肸以中牟叛置鼎於庭致士大夫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烹大夫皆從之至於田卑（田卑中牟邑人也）曰義死不避斧鉞之罪義窮不

受軒冕之服無義而生不仁而富不如烹褰衣將就鼎佛肸脫屨而生之趙氏聞其叛也攻而取之聞田卑不肯與也求而賞之田卑曰不可也一人舉而萬夫俛首智者不為也賞一人以慙萬夫義者不取也我受賞使中牟之士懷恥不義辭賞從處曰以行歸人不道吾去矣遂南之楚

列女傳趙佛肸母者趙之中牟宰佛肸之母也佛肸以中牟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肸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為之言於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為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反母何為不當死也母曰吁以主君殺妾為有說也乃以母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母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為子長則為友夫死從子妾能為君長子君自擇以為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肸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肸之母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

冊按錄曰史記宋世家武王克殷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乙弟膝行史至此謂子曰微子有四子兄知大下子曰甚傳未聞見笑曰賢無四子[illegible]以

微子　箕子　比干

史記宋世家云紂使為象箸箕子嘆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桮為玉桮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

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紂為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為也乃被髮佯狂而為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　徐幹中論曰殷有三仁微子介於石不終日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比干諫而剖心君子以微子為上箕子次之比干為下

既面縛而又有在手牽羊右手把茅乎[illegible]見[illegible]之行必無之事而但面縛出手左氏乃楚人以淮北王[illegible]鄭伯之降備名於武王而謂微子也史云微子見祭器而入周以入周矣又其詩周師至而[illegible]面縛于又[illegible]而[illegible]於[illegible]入周亦以與之[illegible]故曰古者[illegible]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封鄉也則去不蹈國斯

仁也　緯略[illegible]采瑞尸子者邪何云書傳所不載也疑即尸

[illegible]閒集云[illegible]有心而[illegible]然[illegible]有[illegible]而無心奈何人也[illegible]抑故[illegible]天下[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言者也

故春秋大夫見殺皆譏其不能以智自免也　夏侯玄曰
微子仁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而止或盡
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之事矣是以三仁不同而
其歸一揆也　宋世家云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帝
紂之庶兄周武王克商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
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
復其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　殷本
紀曰帝乙長子曰微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
正后辛為嗣　梁書紀曰王馬駿奔表微子之去金板出
地告龍逸之冤　大明一統志云微子城在今潞州府潞
城縣　尸子曰箕子胥餘漆體而為厲被髮佯狂以此免

也　緯略司馬彪曰箕子名胥餘書傳所不載　楚辭天
問曰梅伯受醢箕子佯狂　前漢書梅福曰箕子佯狂於
殷而為周陳洪範箕子非䟽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為言也
　舊唐書曰遼東之地周為箕子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
　楚辭天問曰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
服比干何逆而抑沈之雷開何順而賜封之　括地志云
比干見微子去箕子狂乃歎曰主過不諫非忠也畏死不
言非勇也過則諫不用則死忠之至也進諫不去者三日
紂問何以自持比干曰脩善行仁以義自持紂怒曰吾聞
聖人心有竅信諸遂殺比干刳視其心也　姓源珠璣云
殷比干子堅逃難長林山因氏林　淮南子曰王子比干

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
死節故不為也　又曰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
視箕子則卑矣　賈至微子廟碑云觀其進思盡忠則忤
主以竭諫退將保祀則全身以逃難去就生死之塗沈吟
出處之域有以見聖達之情也免身離戮之郊解縛膺揚
之帥卒能纘復前物統承先祀於戲國之興亡不獨天命
而使帝乙捨受而立啟前箕子而後少師則文王未可專
征於諸侯武王未可誓師於牧野雖周公之聖不過子產
晏相矣太公之賢不過穰苴之法矣是太王立季歷而昌
帝乙捨微子而亡成敗繫本不其昭彰

接輿

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楚昭
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時人謂之楚狂楚王
聞陸通賢遣使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
治江南通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為義
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非禮不動妾事
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為衣食飽衣煖其樂自足矣不
如去之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遊諸名山食
桂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眉山壽數百年俗傳以為仙云
頌曰接輿厭濁放隱佯狂徵羅上士徙適遐方歌衰鳳德
卑下道旁洞天周涉妙樂為糧　離騷云接輿髡首　莊
子有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返

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徑庭不近人情焉連
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邈)姑射(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
若冰雪淖(綽)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
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熟吾以
是狂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
無以與乎鍾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
其言也猶時女(汝)也之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薄)萬物以為
一世蘄(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
大浸稽(至)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
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宋人資章甫
而適諸越越人斷(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

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焚)水之陽窅(杳)然喪
其天下焉(范無隱云山以喻身藐射言其幽眇神人即身中之至虛者人能求於幽眇之中而得其靈者則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御龍遊於四海非漫論也或者求之於外不亦遠乎)肩吾見狂接輿
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
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
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也治
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
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
之無知(郭注然者以己制物則物失其真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而任不勝也故聖人之治也全其分內各正性命而已不為其所不能也且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成也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存而不待教乎)

長沮　桀溺　丈人

漢應劭曰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塗一致
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
禽不去於所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　聖
賢冢墓記云黃城山即沮溺耕處下有東流子路問津處
也(括地志云黃城山在許州葉縣)　地理志云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
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蓋
於此也　大明一統志南陽府葉縣其人長沮桀溺丈人
高士傳頌曰悠悠沮溺並耜荒墟敬詢渡濟暫駐浮車
飄然無吝獨口致譏物情不足隱德有餘　丈人絕軌倨
接洙賢天涯日暮鷄黍是延載陳夫子尋逐客轍先幾掃

跡虛室依然　晉釋道恒曰昔伯成躬耕以壑殖沮溺耦
作以脩農此等直是遣俗遁世之人耳　文選班孟堅曰
溺招路以從己兮謂孔氏猶未可　曹大家曰溺桀溺也謂
孔子為避人之士未可與安身自謂避世者招子路從己
隱也

虞仲

潛夫論曰太伯君吳端垂衣裳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
文身倮以為飾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　系本曰吳孰
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
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　左氏疏云虞姬姓也周太
王之子太伯之弟仲雍是為虞仲嗣太伯之後武王克商

封虞仲之庶孫以為虞仲之後處中國為西吳後世謂之
虞公僖五年晉滅之地理志河東大陽縣周武王封太伯
後於此是為虞公志太伯後者以仲雍嗣太伯故也　陸
氏吳地記雍冢在常熟虞山上與言偃冢並　常熟志仲
雍祠在虞山東北嶺上山下有清權坊成化中提學裴御
史謨建弘治七年御史劉廷瓚重建于乾元宮右前為門
餘以周垣中為饗堂主曰商逸民虞仲有司歲時以少牢
行祀　又云虞仲泉發源虞山伏流出于倉巷井清而味
淡　弘明集云昔泰伯虞仲斷髮文身夫子兩稱至德中
排以俗內之賢宜修世禮斷髮讓國聖哲美談

夷逸

薛氏人物攷云夷氏逸名夷詭諸之裔也族人夷仲年為
齊大夫夷射姑為邾大夫獨逸隱居不仕　地理志謂虞
仲夷逸師古曰夷逸言竄於蠻夷而遁逃也

朱張

王弼云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荀子曰總方略齊
言行壹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
順奧窔之間簟席之上歛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讀為勃）然
平世之俗起焉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一
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成名況（況比也）
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勢者也仲尼子弓
是也

少連

萬姓統譜云少少昊氏之後　家語子貢問曰聞諸晏子
少連大連善居喪其有異稱乎孔子曰父母之喪三日不
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達於禮者也

大師摯　亞飯　三飯　四飯

通志氏族畧云太師氏商有太師摯周有太師疵亞飯氏
商末賢人亞飯干之後也三飯氏三飯繚之後也四飯氏
四飯缺之後也

鼓方叔

世本云方叔氏鼓方叔之後也漢功臣新壽侯方叔無咎

少師陽

通志氏族畧云少師氏英賢傳魯有少師疆又有少師慶

師襄

家語孔子學琴於師襄子師襄子曰子琴已習可以益矣
孔子曰丘未得其數又問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曰丘未
得其志也又問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曰丘未得其為人
也又問曰子有所繆然深思焉有所皇然高望而遠眺曰
丘殆得其人矣黮然黑頎然長曠然如望羊奄有四方非
文王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揖拱而對曰君子聖人也其
傳曰文王操

魯公

古今姓篹云周公子伯禽封魯至頃公三十四代九百餘

年為楚所滅子孫以國為氏　說苑云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魯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飯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

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又云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撙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書大傳云伯禽與康叔見周公三見而三笞康叔有駭色謂伯禽曰有商子者賢人也與子見之乃見商子而問焉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焉名曰橋二三子往觀之見橋實高高然而上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橋者父道也南山之陰有木焉名曰梓二三子復往觀焉見梓實晉晉然而俯反以告商子商子曰梓者子道也二三子明日見周公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拂其首勞而食之曰爾安見君子乎

藝文周庾信周公伯禽贊曰伯禽居魯鳴玉來朝周公問政治國風謠北山有梓南山有橋禮容雖備俯仰無驕

八士

周之興也以四乳八子而紛紛及其衰也以一母四十子而秋 [illegible] 三年秀容郎婦人一產仰男四

產十大男秀容今太原之忻州

周書武寤解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和寤解王乃厲翼于尹氏八士注武王賢臣　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賈逵云周八士皆在虞官　春秋繁露云四產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　古今人表八士在中上等

譚苑醍醐云八士他無所考汲冢周書克殷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即伯适也則八士者南宮氏也以為成王時人近之　宋人小說周有八士姓名八人而叶四韻伯達伯适一韻也仲突仲忽一韻也叔夜叔夏夜音亞一韻也季隨季騧隨音馱騧音窩一韻也周人尚文於命子之間亦緻密不苟如此　通志氏族略曰叔夜氏周八士叔夜之後也楚康王時有叔夜子莊見國語　世本云季騧氏周八士季騧之後晉有祁邑大夫季騧息季隨氏周八士季隨之後宋有季隨逵　蕭穎士蒙山詩子尚損俗紛季隨曠遐軌季隨即周八士中一

說文騧馬淺黑色也北地傳說使有騧馬注作騧又作䯄即騧字宋明帝以騧字象禍字乃改

騊為騋牝大宛有馬拳毛騧

人也敷山有季随隠迹事未知所出亦奇聞也　薛氏人物考云予至咸陽縣東北五十里有八士墓稱南宮氏及觀雍大記亦載其墓而父老尚傳誦云

孟莊子

左傳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成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孟孺子即莊子名速　春秋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秋仲孫速帥師伐邾　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於向督揚之盟故也　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古史云孟莊子作鍚鑒　黃震氏曰祝柯之會晉已為魯執邾子取邾田矣澶淵之會魯又方與邾同盟矣不宜更伐之也孟莊子父喪方新而盟莒伐邾專横如此急於擅魯爾

人物槪　卷之九　十三

叔孫武叔

昭案春秋定十年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左傳曰武叔懿子圍郈是知叔孫武叔即州仇也諡法云剛彊直理曰武　世本桓公生僖叔牙牙生戴伯茲茲生莊叔得臣臣生穆叔豹豹生昭子婼婼生成子不敢敢生武叔州仇仇是公子牙六世孫　檀弓云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歛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子游曰知禮庾澔曰武叔待尸出戶然後袒而■冠括髮失禮節矣故註以子游知禮之言為嗤之也　雜記云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輠輪者于是有爵而後杖也注此記庶人廢禮之由也

人物槪卷之九

人物槪　卷之九　十四

弇州劄記曰六國之白王則梁惠王也故留其若骯髒而浮誇者也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篡

孟子

梁惠王

邪爲跡惠王是武侯之子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　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厚幣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　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

魏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爲弗能聽勿使出境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

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強魏果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爲悖　呂氏春秋魏惠王謂惠子曰上世之有國必賢者也今寡人實不若先生願得傳國惠子辭王又固請曰寡人莫有之國於此者也而傳之賢者民之貪爭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聽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則施不可而聽矣王固萬乘之主也以國與人猶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萬乘之國而辭之此其止貪爭之心愈甚也惠王謂惠子曰古之有國者必賢者也夫受而賢者舜也是欲惠子之爲舜也夫辭而賢者許由也是惠子欲爲許由也傳而賢者堯也是惠王欲爲堯也堯舜許由之作非獨傳舜而由辭也他行稱此今無其他而欲爲堯舜許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齊威王幾弗受惠子易衣變冠乘輿而走幾不出乎魏境　惠子之治魏也當惠王之時五十戰而二十敗所殺者不可勝數大將愛子有禽者也大術之愚爲天下笑得舉其諱乃請令周太史更著其名（言惠王比惠子於管夷吾欲更曾其名名仲父之名）圍邯鄲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罷潞（潞羸也）國家空虛天下之兵四至衆庶誹謗諸侯不譽謝於翟翦而更聽其謀社稷乃存（但謝言惠子之法善而不可行）名寶散出土地四削魏國從此衰矣　韓非子魏惠王謂卜皮曰子聞寡人之聲聞亦何如焉對曰臣聞王之慈惠王欣然喜曰然則功且安至對曰王之功至於亡王曰慈惠行

善也行之而亡何也卜皮對曰夫慈者不忍而惠者好與也不忍則不誅有過好予則不待有功而賞有過不罪無功受賞雖亡不亦可乎

長子（太子申）

魏策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客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爲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則禽公子爭之于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爲王也　魏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能聽臣乎太子曰願聞之客曰固願効之今太子自將

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
則萬世無魏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
公之言而還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利太子之戰攻
而欲滿其意者衆太子雖欲還恐不得矣太子上車請還
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不如遂行遂行與齊人戰而死
卒不得魏　呂氏春秋曰鑽荼龐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
敗莫大於不自知高誘曰鑽荼龐涓魏惠王之將

梁襄王

邢昺疏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為襄
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謚曰襄謚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
辟土有德曰襄　魏策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

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群臣多諫太子者曰雪甚
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日太
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
義也子勿復言群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未
有以言之也是唯其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曰諾駕而見
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歷葬於楚山
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見
群臣百姓也夫故使欒水見之于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
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
甚及牛目難以行太子為及日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
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

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而弗為意者羞
法文王乎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擇日　蘇秦說魏襄王
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陳汝南許鄢昆陽召陵舞陽新都
新郪東有淮潁煮棗無胥西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
酸棗地方千里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所芻牧
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絶輷輷殷殷若有三軍之
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　西京雜記廣川王非發魏
襄王冢皆以文石為槨高八尺許廣狹容四十人以手捫
槨滑液如新中有石牀石屏風宛然周正不見棺柩明器
蹤跡但牀上有玉唾壺一枚銅劍二枚金玉雜具皆如新
物

齊宣王

邢昺疏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卒子辟彊立是為
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曰宣謚法云善問周達曰宣
說苑齊宣王坐淳于髡侍宣王曰先生論寡人何好淳于
髡曰古者所好四而王所好三焉宣王曰古者所好何與
寡人所好淳于髡曰古者好馬王亦好馬古者好味王亦
好味古者好色王亦好色古者好士王獨不好士宣王曰
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說之矣淳于髡曰古者驊騮騏驥
今無有王選於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象之胎今無有王
選於衆王好味矣古者有毛廧西施今無有王選于衆王
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

亦不好王矣宣王嘿然無以應　呂氏春秋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衆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　韓非子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逃　史記世家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孝公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於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

子曰不如勿救田忌曰弗救則韓且折而入於魏不如蚤救之孫子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韓受魏之兵顧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愬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可重利而得尊名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師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七年與魏王會平阿南明年復會甄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十年楚圍我徐州十一年與魏伐趙趙決河水灌齊趙兵罷十八年秦惠王稱王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十九年宣王卒子湣王地立

句踐

韋昭曰句踐祝融之後允常之子芈姓也鄭語曰芈姓夔越世本亦云越芈姓也　國語吳王夫差起師伐越越王句踐起師逆之江大夫種乃獻謀曰夫吳之與越唯天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登簡服吳國之士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戎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之於天天若棄吳必

許吾成而不吾足也將必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弊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下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玉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君王之於越也繄起死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于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獻貢之邑也君王不以鞭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介嫡女執箕箒以晐姓於王宮一介嫡男奉槃

臣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于王府大王豈辱裁之亦征
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搰之是以無成功今天
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于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
成勞也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
天王秉利度義焉　淮南子曰越王勾踐卑下吳王夫差
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
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然而甲
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　呂氏春秋越王苦會稽之
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吳身不安枕席口不嘗甘味
目不視靡曼耳不聽鍾鼓三年苦身勞力焦唇乾肺內親
群臣下養百姓以來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

之江與民同之身親耕而食妻親織而衣味禁珍衣禁襲
色禁二時出行路從車載食以視孤寡老弱之漬病困窮
顏色愁悴不贍者必身自食之于是屬諸大夫而告之曰
願一與吳徼天之衷今吳越之國相與俱殘士大夫履肝
肺同日而死孤與吳王接頸交臂而僨此孤之大願也若
此而不可得也內量吾國不足以傷吳外事之諸侯不能
害之則孤將棄國家釋群臣服劍臂刄變容貌易名姓執
箕帚而臣事之以與吳王爭一旦之死孤雖知要領不屬
首足異處四肢布裂為天下戮孤之志必將出焉於是異
日果與吳戰于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擒
夫差戮吳相殘吳二年而霸此先順民心也　韓非子越
王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鼃乃為之式從者曰奚
敬於此王曰為其有氣故也明年請以頭獻王者歲十餘人
由此觀之譽之足以殺人矣一曰越王勾踐見怒鼃而式
之御者曰何為式王曰鼃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人聞
之曰鼃有氣王猶為式況士人有勇者乎是歲人有自剄
死以其頭獻者故越王將復吳而試其教燔臺而鼓之使
民赴火者賞在火也臨江而鼓之使人赴水者賞在水也
臨戰而使人絕頭刳腹而無顧心者賞在兵也又況據法
而進賢其助甚此矣　拾遺記云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
王而飛故勾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鳥之異也

公劉

史記周本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
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
其官而犇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
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度
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
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　班
叔皮北征賦云慕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瀕註曰邠
公劉所居邑公劉周之遠祖德及草木故詩云敦彼行葦
牛羊勿踐履　吳越春秋范蠡曰昔公劉去邰而德彰於
夏亶父讓地而名發於岐

鄒繆公

賈大傅新書云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秕毋敢以粟
於是倉無秕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吏以請曰
秕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秕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秕以秕
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
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
人之上食也奈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
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
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
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
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又云穆公食不衆味衣不雜采
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

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
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
之隣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售其
酒屠者罷列而歸傲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抉珠
瑱丈夫釋玦靬琴瑟無音朞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
福往者福來

魯平公

鄒偃謚法云法治而清省曰平　史記魯世家云景公
二十九年卒子叔立是為平公是時六國皆稱王二十二
年平公卒　索隱曰系本叔作旅　皇甫謐云元乙巳終
于子

樂正子

文選劉熙曰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　廣文選平公與
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于平公曰孟子私
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孟子

公孫丑

三遷志云公孫丑葬鄒境内城西北十里公孫社　大明一統志云兗州府鄒縣北有公孫丑墓　宋史程振傳振請立廟于鄒祀孟軻以公孫丑萬章樂正克等配食從之

曾西

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微仲

檀弓云微子舍其孫腯而立衍也鄭玄注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是爲微仲

賢聖之君六七作

疏索史記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伊尹放之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脩德諸侯咸歸百姓以寧稱爲太宗太宗崩子沃丁立丁崩弟太庚立庚崩子小甲立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己崩弟太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丁遷於囂丁崩弟外壬立壬崩弟河亶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子帝祖乙立乙立殷道復興乙崩子祖辛立辛崩弟沃甲立甲崩兄祖辛之子祖丁立丁崩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庚崩祖丁之子陽甲立殷道復衰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庚崩弟小辛立殷道復衰辛崩弟小乙立乙崩子武丁立殷道復興故號爲高宗是也

膠鬲

韓非子曰周有玉版紂令膠鬲索之文王不予費仲來求因予之是膠鬲賢而費仲無道也　國語史蘇曰妲己有寵與膠鬲比而亡殷　呂氏春秋曰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比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朅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　武王曰

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因戰大克之

孟賁

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　尸子人謂孟賁曰生乎勇乎曰勇貴乎勇乎曰勇二者人之所難而皆不足以易勇此其所以能攝三軍服猛獸也　呂覽云孟賁過河先其伍船人怒而以楫虓其頭顧不知其孟賁也中河孟賁瞋目而視船人髮

植目裂畫揚播入於河

北宮黝

通志氏族畧云北宮氏姬姓衛之公族也

七十子

案家語弟子解顔回魯人字子淵　閔損魯人字子騫　冉耕魯人字伯牛　冉雍字仲弓　宰予字子我魯人　端木賜字子貢衛人　冉求字子有仲弓之族　仲由弁人字子路　言偃魯人字子游　卜商衛人（鄭玄曰温國人）字子夏　顓孫師陳人字子張　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　澹臺滅明武城人字子羽　高柴齊人高氏之別族字子羔　宓不齊魯人字子賤　樊須魯人字子　有若魯人字子有（若一子）　公西赤魯人字子華　原憲宋人字子思　公冶長魯人字子長　南宮韜魯人字子容　公晳哀齊人字季沉（一作次）　曾點（史記作蔵）曾參父字子晳　顔繇（史記作顔無繇）顔回父字季路（史記作字路）　商瞿魯人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歳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　漆雕開蔡人字子若　公良儒（當作孺）陳人字子正賢而有勇孔子周行常以家車五乘從　秦商魯人（鄭玄曰楚人）字不慈（按左傳及史記正義引家語皆曰丕茲）是少孔子四十歳其父菫父與孔子父叔梁紇倶以力聞　顔刻（史記作高）字子驕　司馬黎耕（一作犂無宋）人字子牛　巫馬期（史記作施）陳人字子期　梁鱣（一作鯉）齊人字叔魚少孔子三十九歳年三十未有子欲出其妻商瞿謂曰子未也昔吾年三十八無子吾母為吾更取室夫子使吾之齊母欲請留吾孔子曰無憂也瞿過四十當有五丈夫今（一作而已）果然吾恐子自晩生耳未必妻之過從之二年而有子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　冉儒（史記作孺）魯人字子魚　顔幸（一作辛）魯人字子柳　伯虔字楷（一字子析）少孔子五十歳　公孫寵（一作龍）衛人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歳　曹卹（一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歳　陳亢陳人字子亢一字子禽　叔仲會魯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歳與孔璇（史記作孺）年相比毎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迭侍左右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於學豈能識於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若性也習慣若自然也　秦祖（鄭玄曰秦人）字子南　奚蔵字子偕（史記作皙字子晳衛人）（作奚容蔵）　公祖茲（一作公祖句茲魯人）字子之　廉絜字子曹（史記作庸衛人）　公西輿（史記作輿如）字子上（一作子上）　宰父黒字（一作罕）字子黒（史記作子索）　公西蔵字子尚　穰駟赤字子從（史記作穰赤秦人從作徒）　冉季字子産（魯人）　薛邦字子從（史記作鄭國避漢高祖諱作鄭字乃之誤今祀鄭国）　石處字里之（史記作后處字子里齊人）　縣亶（一作豐作豊）字子象　左郢（史記作左人郢）字子行　狄黒字晳之（一作子晳衛人）　商澤字子秀（史記作季）　任不齊字子選（楚人）　榮祈字子祺　顔噲字子聲魯人　原桃字子籍（史記作原亢引家語正義桃作元亢又作亢）　公肩（一作有）（史記作公堅）字子仲（史記作史）　秦非字子之（魯人）　漆雕從（史記作徒父）字子文　燕級（史記作伋）字子思（魯人）　公夏守（史記作首）字子乘（魯人）　句井疆（一作彊衛人）字子　步叔乘字子車（齊人）

續博物志云孔子……此圖……

石子蜀字子明史記為石作蜀成紀人　邽選字子斂史記斂作歛魯人
樂欬字子聲魯人　顏之僕字子叔魯人　孔弗史記弗作忠字子蔑
孔子兄孟皮之子　漆雕侈史記作哆魯人字子斂　懸成字子橫史記橫作祺
魯人　顏相史記作祖魯人字子襄　王文恪公云按史記仲尼
弟子列傳載顏回以下題有季名及受業聞見於書傳者
三十五人而公伯寮與焉其無季有名不見書傳者冉季
以下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六藝
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亦謂家語數同
今按家語得七十五人中間姓氏亦復差異史記有公伯
寮秦冉鄡單家語不載而載薛邦申續又史記所無又索
隱云文翁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棖申棠今石室圖七十二

人亦無所謂棖與棠者考之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顏
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元中
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始並從祀杜佑通典載開
元贈典自史記七十七人外有蘧瑗林放陳亢申棖琴牢
琴張六人宋祥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
縣亶今家語作縣亶字子象而祀典不及焉家語薛邦字
子徒申續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
也續即黨也琴牢琴張自是一人而傳者之誤耳論語釋
文申棖孔子弟子鄭康成云申續而續即續字之誤文翁
圖有申棖石室圖有黨無棖是以黨為棖也後漢王政云
有棖羊之潔無申棖之欲是以棖為棠也則黨固為棠而

子七十二人劉向傳列仙亦七十二人皇甫士安撰高士亦七十二人陳長文撰耆舊亦七十二人

棠又為棖也二申猶二琴本一人而二祀薛邦即鄭國而
亦為二人以之並祀不已瀆乎明嘉靖十年改正文廟祀
典已補祀鄡單而申黨琴牢薛邦皆已除祀而前古之繆
為之一正云　玉海祥符二年五月乙卯朔詔追封孔子
弟子七十二人顏回兗國公至卜商河東公曾參瑕丘侯
至琴張原本缺一字丘侯詔曰四科鉅賢並超五等七十達者
俱黜列侯令中書門下及兩制館閣分撰贊初帝覽崇文
院檢定七十二弟子　案史記唐會要凡七十七人今曲
阜廟準國學畫像

東郭氏

通志氏族略云東郭氏姜姓齊公族桓公之後也齊大夫

左傳又有東郭偃

東郭書見左傳又大陸子方號東郭賈齊人莊子有東郭
子魏文侯時有東郭子方東郭惠見說苑

孟仲子

邢昺疏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軻共事子思後學
于孟軻著書論詩毛氏取以為說　毛詩傳維天之命於
穆不已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魯頌閟宮箋疏孟仲子曰是謂禖宮蓋以姜嫄祈郊禖而
生后稷故名姜嫄之廟為禖宮　孟氏譜云孟仲子名睪
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
孫子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
公孫丑者朱子注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為孟子之從昆弟

與譜不同　三遷志云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三代畢
序錄徐整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
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趙人孫卿子孫卿子傳
魯人毛文公

充虞

萬姓統譜云充贊皇宮音周有充虞漢有充申

子噲　子之

韓非子曰燕君子噲召公奭之後也地方數千里持戟數
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鍾石之聲内不堙汚池臺榭外
不畢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脩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
如此其甚也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
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奪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
其故何也不明乎所以任臣也　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
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
有子之以此知左右之不誠信　燕策燕王噲既立蘇秦
死於齊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
交及蘇秦死而齊閔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攻
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燕王
問之曰齊王何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
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厚任子之也故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曰不如以
國讓子之人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由必不受有

子之問馬將爲指鹿奸雄盜國事若合符良可鏡也

鹿毛壽韓子作潘壽

讓天下之名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相子之子之必不
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舉國屬子之子之大重或
曰禹授益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傳
之益也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
也其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
者是名屬子之而太子用事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而效
之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
決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齊閔王因令人謂太子平曰
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父子之
位寡人之國小不足先後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
因數黨聚衆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
百姓乃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國構難數月死者
數萬衆燕人恫怨百姓離意孟軻謂齊閔王曰今伐燕此
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
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
之亡二年而燕人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索隱曰按上
文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
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為燕
昭王則年表紀年為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
公子職于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駰亦以此系家
無趙送公子職之事當是遥立職而送之事竟不就則昭
王名平非職明矣進退參詳是年表既誤而紀年因之而

妄訛耳

管叔

書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孔穎達疏曰武王既死成王幼弱故周公攝政攝政者雖以成王為主政令自公出不復關成王也蔡仲之命云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鄰降霍叔於庶人則知群弟是蔡叔霍叔也周語云獸三為群則滿三乃稱群蔡霍二人而言群者并管故稱群也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為周公之兄孔安國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可孔以其弟謂武王之弟與史記亦不

違也流言者實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乃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王亦未敢誚公是王心惑也鄭玄云流公將不利于孺子之言於京師於時管蔡在東蓋遣人流傳此言於民間也　又云發法多兄亡弟立三叔以周公大聖又是武王之弟有次立之勢今復秉國之權恐其因即篡奪遂生流言不識大聖之度謂其實有異心非是故誣之也但啓商共叛為罪重耳　合璧事類云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鮮受封於管以國為氏焉今鄭州管城是也

時子

國名紀云傳昌有時水春秋之乾時元凱云旱則涸故曰乾時齊大夫時子　古今姓纂云齊有賢人時子著書見孟子新論

魯穆公

魯世家曰元公二十一年卒子顯立是為穆公穆公三十三年卒子奮立是為共公　皇甫謐云元壬申終甲辰

檀弓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弗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于國中雖欲弗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吾欲暴尪而奚若鄭注尪者面鄉天覬天哀而雨之

曰天則不雨而暴人之疾子虐毋乃不可與然則吾欲暴巫而奚若鄭玄注巫主接神亦覬天哀而雨之曰天則不雨而望之愚婦人謂女巫於以求之毋乃已疏乎徙市則奚若曰天子崩巷市七日諸侯薨巷市三日為之徙市不亦可乎語見檀弓　孔叢子繆公問於子思曰寡人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子思曰君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乎公曰諾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聞君子

猶烏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
謂言之過也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
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
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
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
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亦所宜貴矣事既不
然又何疑焉 韓非子魯穆公使衆公子或宦於晉或宦
於荊犁鉏曰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越人雖善遊子必不生
矣失火而取水於海海水火必不滅矣今晉與荊雖
強而齊近魯患其不救乎

泄柳

檀弓泄柳之母死相者由左泄柳死其徒由左相由左相
泄柳之徒為之也註亦記失禮所由始也泄柳魯穆公時
賢人也相相主人之禮 又云子柳之母死子碩請具子
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如之何其粥
人之母以葬其母也不可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
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
貧者

申詳

檀弓曾子曰小功不為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子思之哭
嫂也為位婦人倡踊申詳之哭言思也亦然 鄭注禮嫂
叔無服言思子游之子申詳妻之昆弟亦無服 孔叢子
公叔木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
詳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答曰義也申詳
曰請聞之答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
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
人口而疏慢吾矣申詳曰其不知賢柰何答曰有龍穆者
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
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脩實而不脩名為善不求人
知不擅不欲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
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申詳曰吾
乃今知公叔子同而不和誠小人之驕者也遂謝之

高子

詩小序絲衣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詩疏云高
子者不知何人孟軻弟子有公孫丑者稱高子之言以問
孟子則高子與孟子同時趙岐以為齊人此言高子蓋彼
是也靈星者不知何星漢書郊祀志云高祖詔御史令天
下立靈星祠張晏曰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
祭之史傳之說靈星唯有此耳未知高子所言是此否
序錄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
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 玉海云今案詩序高子
即高行子 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
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
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於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

伊尹之志則慕夫道二常之謂經變之謂權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文行中孝慮中聖權如之何詩曰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我不臧我思不遠

人物概卷之十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滕文公　定公

趙岐注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邢昺曰案春秋彖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来朝爭長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注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即滕侯之後也諡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伯小國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借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

成覸

邢昺曰以意推之則成覸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　博物策會叙青州府人物云杞梁以忠義自許而左傳紀其事成覸以丈夫自期而輒書述其言

公明儀

家語子張有父之喪公明儀相焉問啓顙於孔子孔子曰拜而後啓顙頹乎其順啟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三年之喪吾從其至也　牟子曰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耳矣轉為蚊虻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蹀躞而聽

龍子
孔叢子有龍穆注云孟子稱龍子趙岐謂古之賢人疑即
穆也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
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爲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
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爲書也
神農
詩疏神農始造田法典田大夫以其法教民始教造田謂
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
實同也　藝文志農家神農二十篇六國時諸子疾時怠
於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雜占有神農教田相土耕種
十四卷　管子神農作樹五穀淇山之陽九州之民乃知

穀食揆度篇神農之數曰一穀不登減一穀穀之法十倍
淮南子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爲道者必託之於
神農黃帝而後能入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
爲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
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　又曰神農之播穀因苗以爲教
賈誼雜說曰神農嘗百草之實教民食穀　帝王世紀
曰神農起列山爲列山氏今隨厲鄉是也　又曰神農之
王天下地東西九十萬里南北八十五萬里　史記索隱
曰淮陽有神農井　呂氏春秋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
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
受其寒矣故身親耕妻親績　國史志曰潞州長子縣有

神農州　說原曰神農姜姓代伏羲而王在位一百四十
年都魯曲阜　周書曰神農之時天雨粟帝乃耕而種之
黃帝內傳曰帝爲天子地神獻五穀之種乃耕地而播
種之　春秋元命包曰神農世白阜圖地形脉道注白阜
爲神農圖畫地形通水道之脉　藝文類聚引神農書曰
湛濁爲地　氾勝之書曰神農之教無粟者弗能守也又
曰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之輒藺之此
謂一耕而五獲　尸子神農氏治天下欲雨則雨五日爲
行雨旬爲穀雨旬五日爲時雨正四時之制萬物咸利故
謂之神　又曰有虞氏身有南畝妻有桑田神農並耕而
王所以勸耕也　盛弘之荊州記曰隨縣北有厲鄉村重

山有一穴相傳云神農所生又有周回一頃二十畝地外
有兩重塹中有九井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每汲一井則衆
井水動即以此地爲神農社歲祠之水經注　述異記太原
神金岡中有神農嘗藥之鼎存焉　成陽山中有神農鞭
藥處一名神農原藥草山山上紫陽觀世傳神農於此辨
百藥中有千年龍腦　搜神記云黃帝楷鞭鞭百草盡知
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號神農皇帝
楊炯藥圖序云神農摭赤鞭而敺毒
益
書疏曰益是皋陶之子皋陶即庭堅也益在八凱之內
史記秦本紀曰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

玄鳥隕卵女脩呑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皁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　索隱曰嬴姓之先一名伯翳尚書謂之伯益系本漢書謂之伯益是也尋檢史記上下諸文伯翳與伯益是一人不疑而陳杞系家即敘伯翳與伯益為二未知太史公疑而未決邪抑亦謬誤爾　史記曰益主虞山澤辟　路史發揮云伯翳者少昊之後皋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第三子隤敳也然世俱以伯翳為即伯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

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為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　稗編金履祥曰伯益即伯翳也秦聲以入為去故謂益為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為翳契之為禼皋之為咎君牙之為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為繇弃之為倕鯀之為鮌虺之為偪紂之為受冏之為羿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為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未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

契

史記殷本紀曰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呑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　譙周云契生堯代舜始舉之必非嚳子以其父微故不著名其母娀氏女與宗婦三人浴于川玄鳥遺卵簡狄呑之則簡狄非帝嚳次妃明也

呂氏春秋曰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九成之臺飲食必鼓帝命燕往視之鳴若謚隘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選發而視之燕遺卵而北飛遂不反高誘曰帝天也天命燕降卵於有娀氏女呑之生契　宋符瑞志云高辛氏之世

妃曰簡狄以春分玄鳥至之日從帝祀郊禖與其妹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而墜之五色甚好二人競取覆以玉筐簡狄先得而呑之遂孕胸剖而生契受封於商　書中候云玄鳥翔水遺卵於流娀簡拾呑生契封商

虞人

左傳曰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韙之　孔疏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尊故麾旃以招之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古者聘士以弓故弓以招士也諸侯服皮冠以田虞人掌田獵故皮冠以招虞人也

趙簡子

史記世家云趙鞅是為簡子為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

新序昔者周舍事趙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夫子將何以令我周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之後與諸大夫飲酒酣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吾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諤諤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諤諤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

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呂覽趙簡子曰厥也愛我鐸也不愛我厥之諫我也必於無人之所鐸之諫我也喜質我於人中必使我醜尹鐸對曰厥也愛君之醜也而不愛君之過也鐸也愛君之過也而不愛君之醜也臣嘗聞相人於師敦顏而土色者忍醜不質君於人中恐君之不變也此簡子之賢也人主賢則人臣之言刻簡子不賢鐸也卒不居趙地又況乎在簡子之側哉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胥渠欺吾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兵與而攻翟廣門之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王孫子云趙簡子獵於晉山之陽撫轡而嘆董安于曰敢問何嘆簡子曰吾有食穀之馬數千多力之士數百欲以獵獸也吾恐鄰國養賢以獵吾也 張華云簡子冢在臨水界冢上氣成樓閣

王良

呂氏春秋曰王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高誘注王良晉大夫郵無正 文選王子淵曰王良執靶韓哀附輿縱騁馳騖忽如景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追奔電逐遺風周流八極萬里一息何其遼哉

人馬相得也銑注曰王良韓哀古善御者靶轡也 淮南子覽冥訓曰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整齊而斂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道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 覩象賦云仰見造父爰及王良注造父五星在傳舍河中造父周穆王御死精上為星王良五星在奎北王良者晉大夫善御九方歎之子一名郵無正為趙簡子御死精託於星為天帝之馭官

星經云漢中四星天駟旁一星名王良策一星在王良前為天子僕 楊子卮言韓非子曰王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良為郵無卹未知孰是然韓非去王良時近或得真

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

公孫衍

史記列傳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已卒之後犀首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韓非子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閒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一曰犀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已穴聽之矣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于是日也境內盡知之王召樗里疾曰是何匈匈也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覊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嫁於衆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矣　犀首與張壽為怨陳需新入不善犀首因使人微殺張壽魏王以為犀首也乃誅之　子由古史云蘇秦欲連諸侯以拒秦此一時良算也公孫衍一說齊魏而蘇秦之約不能期年以壞衆志之不一其勢固難成哉

張儀

史記列傳云張儀者魏人也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成其衡道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士哉　荀子曰人臣之論內不足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用態臣者亡齊之蘇秦楚之州侯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　淮南子泰族訓曰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衆弱或輔富強此異行而歸於醜者也　鬼谷先生曰蘇秦張儀一體也然其觜尾屬角含吐縱橫張儀不如蘇秦是能分人主之地也　玉海東萊呂氏曰戰國游說之風蘇秦張儀公孫衍實倡之秦周人也儀與衍皆魏人也故言權變辯智之士必曰三晉兩周云

周霄

趙注曰周霄魏人也　國策云文子（田文）田需周霄相善欲罪犀首犀首患之謂魏王曰今所患者齊也嬰子言行于齊王王欲得齊則胡不名文子而相之彼必務以齊事王

王曰善因名文子而相之厚首以倍田需周胥 周胥疑
即胥謂官他曰子為肖謂齊王曰肖願為外臣令齊資我於
魏官他曰不可是示齊輕也夫齊不以無魏者以害有魏
者故公不如示有魏公曰王之所求於魏者臣請以魏聽
齊必資公矣是公有齊以齊有魏也

滕更

萬姓統譜云滕南陽宮音周文王第十四子滕侯之後後
失國子孫以國為氏

萬章

通志氏族略云萬氏亦作娩姬姓畢萬之後一云芮伯萬
之後孟軻門人萬章漢有萬攀又有吐萬氏改萬氏 三

遷志云萬章墓鄒縣城西南十里萬村坊郭社

宋王偃

國策宋王之時有雀生鸇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
巨必霸天下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
信欲霸之速成故射天笞地斬社稷而焚滅之曰威服天
下鬼神罵國老諫臣為無顏之冠以示勇剖傴之背鍥朝
涉之脛而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倪
侯之館遂得而死見祥而不為祥反為禍 蘇子謂齊閔
王曰臣聞當世之舉王必誅暴正亂舉無道攻不義今宋
王射天笞地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匽展其臂彈其鼻此天
下之無道不義而王不伐王名終不成 呂氏春秋齊攻

宋宋王使人候齊冠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冠近矣國人恐
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蟲者也以宋之強齊
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詘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冠
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
視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其弟曰為君視齊
冠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冠
者皆以冠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
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
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冠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
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冠至王自投車上馳
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 搜神記云宋時大夫韓馮娶

妻而美康王奪之馮怨王囚之論為城旦妻密遺馮書繆
其辭曰其雨淫淫河大水深日出當心既而王得其書以
示左右左右莫解其意臣賀對曰其雨淫淫言愁且思也
河大水深不得往來也日出當心心有死志也俄而馮乃
自殺其妻陰腐其衣王與之登臺妻遂自投臺下左右攬
之衣不中手而死遺書于帯曰王利其生妾利其死願以
屍骨賜馮合葬王怒弗聽使兩人之冢相望也曰爾夫婦
相愛不已若能使冢合則吾弗阻也宿昔之間便有交梓
木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體以相就根交於下枝
錯於上又有鴛鴦雌雄各一恒栖樹上晨夜不去交頸悲
鳴音聲感人宋人哀之遂號其木曰相思樹相思之名起

錄三輔決錄云段氏干木之子隱如入關居于平陵文帝時段卬爲北地都尉成帝時段會宗爲西域都護後漢桓帝世段熲爲太尉皆其裔也

於此也今睢陽有韓馮城其歌謠至今存焉

葛伯

楊升菴云班史古今人表衆隱列於下下而葛伯反於上中若以讓桓爲行善而未畫彼廢祀仇餉者惡未極乎

戴不勝

萬姓統譜云戴熊國徵音宋戴公之後以謚爲氏

段干木

說苑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黄踞堂而與之言翟黄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肎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實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皇甫謐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居於魏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移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勢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肎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頌曰干木自晉萍寓西河群賢分組樹介巖阿千乘登門跳躍逃徂騰光韋素耿照弗磨　白帖段干木富於義故千乘爲之軾廬諸侯爲之止戈　齊東野語云唐書宗室

世系表叙云李耳字伯陽一字聃其後有李宗者魏封于段爲干木大夫按史記老聃之子宗爲魏將封於段干抱朴子亦云伯陽有子名宗仕魏有功封于段干審此段干乃邑名耳然孟子有段干木列子有段干生史記魏世家有段干子田敬仲世家有段干明戰國策有段干綸段干崇段干越人意者因邑以爲姓耳風俗通姓氏註以爲姓段名干木恐失之蓋戰國時自有段規疑段與段干自別若如唐史之說則段干木姓李名宗若如史遷葛洪之言則段干木之賢魏文侯所以師而敬之者豈别一人耶書其說以俟博識者

飛廉

既云飛廉紂諛臣乃顓頊之苗裔也　史記云中僑生蜚廉蜚廉生惡來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紂　拾遺記云紂之昏亂欲殺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於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怨

楊朱

列子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

應禽子出語孟孫陽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陽曰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　說苑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王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楊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堯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　楊子曰事之可

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

墨翟

太平廣記云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為大夫外治經典內脩道術著書十篇號為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墨子年八十有二乃嘆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

墨子曰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亂何自起起不相愛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其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皆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

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　又云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以其所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於四方於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即此文王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王取法焉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以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

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禹求焉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于湯取法焉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古者文武為正均分賞賢罰暴勿有親戚弟兄之所阿即此文武兼也雖子墨子之所謂兼者於文武取法焉　韓非子墨子為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為車輗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于歲數今我為鳶三年成蜚一日而敗

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輗拙為鳶　史記云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為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曰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在七十子之後　容齋續筆云墨翟以兼愛無父之故孟子辭而闢之至比於禽獸然一時之論迨于漢世往往以配孔子列子載惠盎見宋康王曰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鄒陽上書於梁孝王曰魯聽季孫之說逐孔子宋任子冉之計囚墨翟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賈誼過秦云非有仲尼墨翟之知徐樂云非有孔曾墨子之賢是皆以孔墨為一等列鄒之書不足議而誼亦如此韓文公最為發明孟子之學以為功不在禹下者正以闢楊墨耳而著讀墨子一篇云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脩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此又何也魏鄭公南史梁論亦有抑揚孔墨之語

匡章

齊策秦假道韓魏以攻齊齊威王使章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章子為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候者言章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閒候者復言章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而此者三有司請曰言章子之敗者異人而同辭王何不發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

為而擊之頃閒言齊兵大勝秦軍大敗於是秦王稱西藩之臣而謝於齊左右曰何以知之曰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强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欺生君哉　鮑彪曰君父一也雖無父命而以君命更葬何損于義凡章子之孝皆過所謂過孝　呂氏春秋齊令章子將而與韓魏攻荊荊令唐蔑將而拒之軍相當六月而不戰齊令周最趣章子急戰其辭甚刻章子對周最曰殺之免之殘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戰

而戰可以戰而不戰王不能得此於臣與荊人夾泚水而軍章子令人視水可絶者荊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芻水旁者告齊侯者曰水淺深易知荊人所盛守盡其淺者也所簡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載芻者與見章子章子甚喜因練卒以夜掩荊人之所盛守果殺唐蔑章子可謂知將分矣　又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去尊位也）今又王齊王何其到（逆倒）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公取之代乎其不與施匡章曰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惠子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匡章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惠子曰今王齊王可以壽

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　又匡章謂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農夫得而殺之奚故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數百乘步者數百人少者數十乘步者數十人此無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

陳仲子

通志氏族畧云於陵氏姜姓風俗通陳仲子齊世家辭爵灌園于於陵子孫氏焉　高士傳云陳仲子字子終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為相仲子曰僕有箕箒之妻請妻計之乃謂妻曰今日為相明月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左琴右書樂在其中矣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

宋田仲即陳仲子

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仲子夫妻逃去為人灌園　齊策齊王使使者問趙威后威后謂使者曰於陵子仲尚存乎是其為人也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諸侯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　韓非子齊有居士田仲者宋人屈穀見之曰穀聞先生之義不恃仰人而食今穀有樹瓠之道堅如石厚而無竅獻之仲曰夫瓠所貴者謂其可以盛也今厚而無竅則不可剖以盛物而任重堅如石則不可以剖而以斟吾無以瓠為也曰然穀將以欲棄之今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亦堅瓠之類也　前漢書鄒陽曰於陵子仲辭三公而為人灌園　水經注泉口山即陳仲子夫妻之所隠也　楊升

菴云班史古今人表擧毒列于中下而於陵仲子與之同等柰以好名者誠非中道彼謡讖叛逆者尚可齒乎

盜跖

莊子云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徒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　呂氏春秋跖之徒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關開也）中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　史記云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　正義曰按跖者黃帝時

大盜之名以柳下惠弟為天下大盜　淮南子說林訓曰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牡見物同而用之異　皇覽曰盜跖冢在河東大陽臨曲直弘農華陰山潼鄉　括地志云盜跖冢在陝州河北縣西二十里河北縣本漢大陽縣也又今齊州平陵縣有盜跖冢　申鑒云投百金於前白刃加其身雖巨跖弗敢掇也善立法者若茲則終身不掇矣故跖可使與伯夷同功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況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於野也則為私者寡矣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孟子

離婁

註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　楊子雲長楊賦曰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千里之隅　纆子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

公輸子

註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　宋策公輸般為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

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王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王墨子曰聞公為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　呂氏春秋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　墨子曰公輸子削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于人謂之拙　酉陽雜俎云魯般燉煌人未詳年代巧侔造化嘗作木鳶其父乘之至吳會吳人以為妖殺之般怨吳人殺其父于肅州城南作一木仙人舉手指東南吳地大旱三

年卜曰般所為也于是齎物巨千謝之般為斷其一手其月吳中大雨唐初工人尚祈禱其术仙　世本云公輸般作石磑　容座新聞云天順辛巳河南大雨潁上縣去治四十里地裂出一石棺上題魯般云公盖中虛無人云

師曠

春秋列傳云師曠字子野晉樂師時稱多聞凡國之疑議必諮稟之平公立問人君之道師曠曰人君之道清靜無為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于流俗不拘繫于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他日公問于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就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而

達不知其賢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信也三年楚公子午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役徒幾盡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師涓以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靡之樂後而自沈于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之上乎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于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于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循詩以詠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今君說新聲欲無衰得乎自是晉政在大夫而公室遂衰焉　呂氏春秋晉平公鑄為大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為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　淮南子冥覽訓曰昔者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公癃病晉國赤地　主術訓曰師曠瞽而為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也　齊民要術云師曠晉樂官耳清知音知歲時豐則甘艸先生薺也若苦則苦草先生葶藶也若惡則惡艸先生水藻也若旱則旱艸先生蒺藜也若雨則雨艸先生藕也若病則病草先生艾也若流則流艸先生蓬也　王子年拾遺錄云

師曠者或云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辯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乃薰目為瞽以絕塞衆慮專心於星筭音律於鐘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於何帝之旹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至戰國分爭其書滅絕矣　隋志師曠書三卷後漢蘇竟傳云猥以師曠雜事輕自眩惑注雜占之書也方術傳序師曠之書注今書七志有師曠六篇占灾異　孫子何氏註曰離朱百步覩纖芥之物為明師曠聽蚊行螘步為聰　文選班孟堅曰牙曠清目于管絃離婁眇目於毫分逢蒙絕技於弧矢般輸榷巧於斧斤　風俗通云曠氏師曠之後　文粹袁皓師曠

嘲文吟篁怨桐天其聲乎鮮石鏗金天其文乎孳華鳴綠
天其暢乎艴土之韻天其和乎天有至音寄斯八物先生
不生斯音譜轉先生既生斯音在律　樂書云天五與地
十合而生土於中其聲為宮地四與天九合而生金於右
其聲為商天三與地八合而生木於左其聲為角地二與
天七合而生火于上其聲為徵天一與地六合而生水于
下其聲為羽天數五奇地數五偶奇偶相資而五聲成焉
蓋五聲之變不可勝窮也而師曠能精之故天下之語樂
者以聲必期於師曠云　升菴云師曠鼓琴以東方西方
之聲而知室之朔夕師曠吹律以南風死風之聲而知軍
之勝敗藝之精也通乎天人今之藝師有此乎

齊景公女

越絕書云闔廬伐齊大克取齊王女為質子為造齊門齊
女思其國死葬虞西山　藝苑巵言孟子所稱齊景公涕
出而女於吳按所嫁乃闔閭長子名終纍俱早亡葬常縣
北二里海虞山東南嶺葬畢化為白龍而逝又齊女日夜
思其家哭因名其門曰齊門化龍事雖怪誕第夫差不聞
齊女為夫人則終纍為得之意是闔閭破楚後景公畏而
女其子也

太公

呂覽註太公望炎帝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錫姓為姜
氏曰有呂故曰呂望書遭紂之亂聞西伯善養老者遂奔于周釣
于渭濵文王出田而見之曰吾望公久矣乃載與俱歸號
為太公望使為大師文王薨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於齊
故傳曰齊大岳之胤　六韜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
渭陽將大得焉非龍非彲非虎非羆兆得公侯天遺汝師
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之太祖
史疇為禹占得皐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日乘田車駕
田馬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文王勞而問之曰子樂
漁邪太公曰君子樂得其志小人樂得其事今吾漁甚有
似也文王曰何謂其有似也太公曰釣有三權祿等以權
死等以權官等以權夫釣以求得也其情深可以觀大矣
文王曰願聞其情太公曰源深而水流水流而魚生之情

也根深而木長木長而實生之情也君子情同而親合親
合而事生之情也言語應對者情之飾也言至情者事之
極也今臣言至情不諱君其惡之乎文王曰唯仁人能受
正諫不惡至情何為其然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
綢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
於緡人食其祿乃服於君故以餌取魚魚可以殺以祿取
人人可竭以家取國國可拔以國取天下天下可畢嗚呼
曼曼綿綿其聚必散嘿嘿昧昧其光必遠微哉聖人之德
誘乎獨見樂哉聖人之慮各歸其次而立斂焉文王曰立
斂何若而天下歸之太公曰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
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天有時地有財能與人共之者仁

也仁之所在天下歸之免人之死解人之難救人之患濟
人之急者德也德之所在天下歸之與人同憂同樂同好
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凡人惡死而樂生好德
而歸利能生利者道也道之所在天下歸之文王再拜曰
允哉敢不受天下之詔命乎乃載與俱歸立為師　尚書
中候曰王至磻溪之水呂尚釣於崖王下拜曰切望公七
年乃今見光景於斯尚立變名荅曰望　秦策姚賈對秦
王曰太公望齊之逐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津之
讐不庸文王用之而王　說苑呂望年七十釣於渭渚三
十三夜魚無食者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
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

鮒次得鯉刺魚腹得書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楚辭天問
云師望在肆昌何識鼓刀揚聲后何喜王逸曰言太公鼓
刀在市肆文王親往問之對曰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
喜載而歸　宋玉九辨云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遇其
匹合　貨殖傳曰太公望封于營丘地瀉鹵人民寡於是
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鹽則人物歸之繦至而輻輳
故齊冠帶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歛袂而往朝焉　水經注
云汲縣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
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城西北有石夾水
飛湍迅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常釣於此　玉海石林
葉氏曰墨翟以太公於文王為忤合而孫武謂之用間且

以嘗為文武將兵故尚權詐者多並緣自見吾意六韜所
傳雜出春秋戰國以來兵家漢魏間好事者始擬為書而
名之故獨晚出且後世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以為
本謀司馬遷亦嘗言之矣而不知是正還真多愛而好奇
者哉　常熟志尚湖在縣西南四里太公釣處也長十五
里廣九里旁邑水溢而出亦匯于湖虞山臨于湖上其濱
饒葭葦蒲荷魚鳥翔遊民廬櫛比率業魚稻柳港映帶景
最佳勝又名西湖以擬餘杭之西湖

淳于髡

萬姓統譜云淳于河內羽音春秋時小國也子孫以國為
氏　滑稽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

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
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
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
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
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於是乃朝諸
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
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
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
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
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
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

佻池筆記云淳于髡一斗亦醉一石亦醉至於州閭之間男女[illegible]

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䠊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

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齊策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衆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足者而俱行今求柴胡桔梗於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睪黍梁父之陰則郄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

宴尹記小異

[illegible]相同

賢者之疇也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　新序昔者鄒忌以鼓琴見齊宣王宣王善之鄒忌曰夫琴所以象政也遂為王言琴之象政狀及霸王之事宣王大悅與語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喜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設以辭鄒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倨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諾請不敢雜賢以不肖淳于髡曰方內而員釭如何鄒忌曰敬諾請謹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牧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諾減吏省員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

三稱鄒忌三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倨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干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驥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乎絲氂猶能挈石駑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　淮南子道應訓曰齊人淳于髡以從說魏王魏王辯之約車十乘將使荊辭而行又以為從未足也復以衡說其辭若然魏王乃止其行而疏其身失從之志而有不能成衡之事是其所以困也夫言有宗事有本失其宗本技能雖多不若其寡也　白帖淳于髡以承意觀色為務再見梁惠王終無言惠王問之曰前見王王志在音王曰誠聖人也　玉海注齊威宣養士稷門之下自淳于髡以下七十餘人

高者為列大夫為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寵之
類賦注史記曰淳于髠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然而承意
觀色為務故齊人謂之炙輠輠者車之盛膏者炙之不盡
猶有餘流言髠之智如此

曾元

說苑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
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
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為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為
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
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于少愈禍生於懈惰孝
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　韓詩外傳云曾參喪妻

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如淳曰華與
元參之二子也

瞽瞍

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
時人謂之瞽　鄭司農云無目眹謂之瞽有目眹而無見
謂之矇有目無眸子謂之瞍　劉向孝子傳云舜父夜卧
夢見一鳳凰自名為鷄口御米以食己言鷄為子孫視之
是鳳凰以黃帝夢書占之此子孫當有貴者舜占猶之比
年羅稻穀中有錢舜也乃三日三夜仰天自告過舜前舐
之目霍然開　類林云舜耕歷山歲不熟舜糶其母諸糴
無還錢與米問之子也因相抱歸拭其父目尋自明究聞

案荀子則逢蒙又為蠭門作此南子則逢蒙門子又作兩人矣

而妻之　真源賦云舜糶于平陽中父認之乃拭其目目
以光明

逢蒙

吳越春秋范蠡進善射者陳音越王問射所起音曰黃帝
作弓以備四方後有楚狐父以其道傳羿羿傳逢蒙蒙傳
楚琴氏琴氏傳大魏大魏傳楚三侯麋侯翼侯魏侯也
荀子羿蠭門者善服射　淮南子童以逢蒙門子之巧
國策傳羿名吾射不如雄渠蠭門注引七略有逢門射法
呂氏春秋逢蒙始習于甘蠅　楊子雲羽獵賦云逢蒙
列皆羿氏控弦　列子逢蒙弟子曰鴻超引烏號之弓綦
衛之箭

庾公之斯　尹公之他

吹劍錄案左氏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
旰公不召而射鴻於囿及文子如戚公飲之酒使大師歌
巧言之卒章文子懼弃挐於戚公使子蟜子伯與之盟文
子皆殺之公出奔齊初尹他學射于庾公差庾公差學
射于公孫丁二子為孫氏追公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
為背師不射為戮射兩鉤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
矣乃反射公孫丁觀此則尹公他豈端人哉　左傳孔穎
達疏曰孟子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
身有此二行孟子辯士之說或當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
也

西子

踈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勾踐以獻之吳王夫差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　寰宇記曰西施施其姓也會稽諸暨縣有東施家西施家越王於苧蘿山得採薪之女西施飾以羅縠教以行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吳王吳得西施為築姑蘇臺　吳越春秋云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大夫種乃使相於國中得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土城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于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　拾遺記云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二名脩明（即西施鄭旦之別名）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矣乃嗟而目之若雙鸞之在輕霧沚水之漾芙蕖吳王妖惑忘於國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　吳地記云嘉興縣南有語兒亭勾踐令范蠡取西施以獻夫差西施於路與范蠡潛通三年始達於吳遂生一子止此亭其子一歲能言因名語兒亭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國後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　蘇州圖經曰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楩楠板藉其地西子行有聲因名云　楊升菴云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

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予竊疑之未有可證以折其是非一日讀墨子曰吳起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西施不從范蠡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修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嗟曰此事正與墨子合蓋吳既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譖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也　聽雨紀談云西子事昔人文辭往往及之而其說不一吳越春秋云吳亡西子被殺則西子之在當時固已死矣唐宋之問詩云一朝還舊都靚妝尋若耶鳥驚入松網魚畏沉荷花則西子嘗復還會稽矣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則西子嘗甘心於隨蠡矣及觀東坡范蠡詩云誰遣姑蘇有麋鹿更憐夫子得西施則又以為蠡竊西子而隨蠡者或非其本心也姑識之俟博識者　淮南子曰曼容皓齒形夸骨佳不待傅粉芳澤而美者西施陽文也　又曰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人銜腐鼠蒙蝟（胃）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揄步雜芝若籠蒙目視冶由笑目流眺口曾撓奇牙出䵷（業）酺（付）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

行者無不憚（標）悇（㨾）癢心而悅其色矣　管子云毛嬙西
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怒氣於面不能以為可好　愼子曰
毛嬙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以皮褐則見者走易以玄緆
則行者皆止

沈猶行

姓觿云沈猶行太山人　國名紀云沈猶行古附庸後魯
沈猶氏漢劉䄅為沈猶矦地在千乘

儲子

國名紀曰齊大夫有儲子姓源云儲人後繆　國策云子
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恫怨將軍市被太子平謀將攻子
之儲子謂齊閔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　鮑彪注儲子見

離婁下

人物概卷之十三

人物概卷之十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孟子

九男二女

趙注曰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　路史云堯之子長監明
蚤死不得立監明之嗣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
丹朱傳鑄唐冀隨卯樔函皆云堯後之國不可悉考　又
云妃以盲娙以螢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嬪
嬀汭蔿盂道九子尊虞服勤靡懈　路史注盲即娥皇螢
女英見世本　列女傳云二女承事舜于畎畝中不以天
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使舜

塗廩舜歸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叟焚
廩舜往飛出復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
井格其出入從掩舜潛出時既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
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汪遂往舜終日
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舜為天子娥皇為
后女英為妃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江湘間俗謂之湘君
文粹韓愈黃陵廟碑云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
祠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碑斷裂分散在地其文剝缺
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
文乃晉太康元年又題其額曰虞舜二妃之碑非景升立
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

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返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君為其夫人因以二妃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楚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為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　夢溪筆談云舊傳黃陵二女堯子舜妃以二帝道化之盛始于閨房則二女當具任姒之德考其年歲帝舜陟方之時二妃之齒已百歲矣後人詩騷所賦皆以女子待之語多瀆慢皆禮義之罪人也

象

史記云自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母與弟日以篤謹　中論曰舜之在鄉黨也非家饋而戶贈之也人莫不稱善焉象之在鄉黨也非家奪而戶掠之也人莫不稱惡焉

共工

左傳少皥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言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杜預云即共工　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髮蛇身人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

驩兜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杜預云即驩兜也帝鴻黃帝也　國名紀云以擊良狐攻專權古國今弘農有地名兜志為驩鼠之都

三苗

書傳云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　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猒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念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杜預云縉雲黃帝時官名非帝子孫故以比三凶也貪財曰饕貪食曰餮　金匱言三苗之時三月不見日　墨子云三苗亂天命殛之雨血三朝

隋巢子曰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　論衡云三苗之亡五穀變種鬼哭于郊　山海經云大荒北經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氏

鯀

左傳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即鯀也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　皇甫謐曰鯀帝顓頊之子字熙又連山易云鯀封於崇故國語謂之崇伯鯀系本亦以鯀為顓頊子漢書律曆志則云顓頊五代而生鯀　呂禮記疏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反於朝

氏眷秋鯀為諸侯怒於堯曰得天之道者為帝得地之道者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得三公怒甚猛獸欲以為亂比獸之角能以為城舉其尾能以為旌召之不來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吳刀　竹書紀年云堯欲禅舜共工鯀諫以為不可舜即位殛鯀于羽山流共工于幽州　離騷經曰鯀婞直以方身兮終然夭乎羽山之野　海內經云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羽郊　神異經云東方有人焉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知通塞為人自用欲為欲息名曰鯀　述異記云堯使鯀治洪水不勝其任遂誅鯀于羽山化為黃熊入于羽泉今會稽祭禹廟不用熊曰黃能即黃熊也陸居曰熊水居曰能　物類相感志云朐山有羽淵即殛鯀于此其水常清牛羊不敢飲之　螢雪叢說云人皆知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為四凶而不知所以謂之四凶者果何意邪蓋當舜之時見其罪惡如此而例以兇徒目之辟猶獸也據山海經載渾敦窮奇檮杌饕餮皆獸名杜預解經不知出此妄以義理釋之無怪他人之不識也

咸丘蒙

䟽案春秋威公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以此推之則此所謂咸丘蒙丘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　通志氏族略云齊有隱士咸丘

丹朱

通志氏族略云陶丘氏帝堯子丹朱居陶丘因氏焉　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　世本云堯娶散宜氏子謂之女皇又謂之女瑩生丹朱　太平御覽尚書逸篇云丹朱不肖堯使居丹淵為諸侯號曰丹朱　路史云帝初娶散宜氏曰皇生朱鷙佷媢克兄弟為閱鬩訟嫚游而朋淫帝悲之為制奕棋以閑其情使出就丹帝崩虞氏國之於房為房侯　相圖經引孟子注舜封丹朱於白水白水乃今清河盈夏封之在鎮西南三里有丹朱陵八里有帝子夜游臺周二百步相臺志云丹朱嫚游之地

舜之子

路史云舜二妃娥育亡子女瑩生義鈞及季𨑳季𨑳封緡為桀所克義鈞封於商是為商均是喜歌舞　水經注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

啟

案帝啟曰會(見紀年山作余)一曰建(見年代曆明數曰夏后)

仟于天山海經其乱半引作頁后開遊漢津也故云啟之守開塗山氏能明訓敎而致其化其列女傳云及長化以故啟知王事遵君臣義持禹

之功而不殖　列女傳　吳越春秋云啟即天子之位治國于夏
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使以
歲時春秋而祭禹于越立宗廟于南山之上　越絕書云
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
牲以祠之經曰夏啟善犧於益此之謂也　潛夫論云禹
字子啟者啟開之字也誤作啟後人變之則又作開　楚
辭辨證云啟代益作后卒然離蠥王逸以益失位為離蠥
固非文義補以有扈不服為離蠥文義粗通然亦未安或
恐當時傳聞別有事實也史記燕人說禹崩益行天子事
而啟率其徒攻益奪之汲冢書至云益為啟所殺此事要
當質以孟子之言齊東鄙論不足信也　古今刀劒録云

夏禹子帝啟在位十年以庚戌八年鑄一銅劒長三尺九
寸後藏之秦望山腹上刻二十八宿文有背面面文為星
辰背記山川日月

太丁　外丙　仲壬　太甲

案竹書紀年外丙名勝不書陟年仲壬名庸四年陟而外
丙遁至仲壬其間又有小庚小甲雍巳大戊四君絕與孟
子不合　史記云外丙即位三年　帝王世紀云湯生太
子丁外丙仲壬太子早卒外丙代立　孔叢子公西赤曰
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
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而除
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
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難
四於三不亦可乎　陳越石太甲論曰殷甲不惠于天下
其臣放之後能改過亦為臣之所立或曰社稷之臣必當
如是蔑於國者之為論也至若承湯之教全殷之統立臣
之節豈如是邪君上之不肖與賢智豈臣下之有不知邪
擇其嗣當求賢而立之不知其非賢以為不明因而放之
令其自新如日蝕不吐河清難俟中原之麻將軼時乘之
龍待駕於臣掌何如哉況乎體非金石而冒霧露如懸失
國之詬以損其身則弒君之謗消無日矣陳子曰臣之忠
有幸而忠者也君之立有幸而立者也知殷之君臣皆幸
而成者噫浞浞接踵羿羿比肩君可放乎哉其後新取于

而魏成乎東司馬氏之有天下其始也未嘗不伊周其終
也未嘗不羿浞皆取伊周以為嚆矢也孟子曰無伊尹之
心則篡也有旨哉

雍疽　彌子

衛蒙衛靈公近雍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
復塗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
以為君也君忿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子
曰夢見竈君而言君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
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
人無從見也今臣疑人之有煬于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
君曰善于是因廢雍疽彌子瑕而立司空狗　說苑彌子

閻若璩云孔子在陳行爲主司子貞子時爲陳侯周臣也且云若志其事稱頌侍人之僞也哉謂臣孔子爲之爲仁論語孔子離於陳侯館者他國未嘗臣而

嘗愛於衛君衛國之法竊駕君車罪刖彌子瑕之母疾人聞夜往告之彌子瑕擅駕君車而出君聞之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犯刖罪哉君遊果園彌子瑕食桃而甘不盡而奉君君曰愛我而忘其口味及彌子瑕色衰而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故嘗矯吾車又嘗食我以餘桃故子瑕之行未必變初也前見賢後獲罪者愛憎之生變也　左傳昭六年二月公侯鄭往不假道於衛及還舍于豚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　淮南子泰族訓曰孔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

顏讐由 一名顏濁鄒

孔叢子顏讐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讐以非罪執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于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于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恐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非汝之所知也　史記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司城貞子　陳辰周

邢疏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遂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推之則司城貞子爲陳國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謬誤云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湣公又案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湣公是爲懷公之子湣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於魯案孔子世家云孔子在陳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然則孔子湣公六年來至居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于司城是爲湣公之臣矣今孟子乃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湣也

百里奚

楚國先賢傳曰百里奚字井伯楚國人少仕于虞爲大夫晉欲假道於虞以伐虢諫而不聽奚乃去之　秦本紀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爲秦繆公夫人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其囚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　史記趙良曰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　呂氏春秋曰百里奚之未遇時飯牛于秦公孫枝得之獻諸繆公三日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爲天下笑乎枝曰信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讓賢而下之臣之志也境內將服夫誰暇笑哉遂用之謀無不當舉必有功　前漢書鄒陽曰百里奚乞食於道路繆公委之以政　又韓信曰百里奚居虞

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于虞而智于秦也用與不用聽
與不聽耳　說苑曰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
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之秦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
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
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令
有司具沐浴為衣冠與坐異日與公孫支論政公孫支大
不寧曰君耳目聰明思慮審察君其得聖人乎公曰然吾
悅夫奚之言彼類聖人也公孫支遂歸取鴈以賀曰君得
社稷之聖臣敢賀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明日公孫
支乃致上卿以讓百里奚　風俗通曰百里奚為秦相堂
上作樂所賃浣婦自言知音呼之搏髀援琴撫絃而歌曰

百里奚初娶我兮五羊皮臨當別行烹乳鷄今適富貴忘
我為吾問之乃其妻也　張溫自理表云昔百里奚賢秦
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僨官以養牛蹄上秉肉三寸公
使甯息視牛息入言之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吏曰
再怒其主罪當刖使守門公出甯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
者頎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
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則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甯息息
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客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
北齊書頌之推曰井伯飲牛于秦中子卿牧羊於海上

秦穆公

秦本紀曰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穆公名任好

繆公聞百里傒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
吾媵臣百里傒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
當是時百里傒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謝曰
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
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傒
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常游困于齊
而乞食銍人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
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頹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
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
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
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

上大夫　戎王使由余於秦由余其先晉人也亡入戎能
晉言聞繆公賢故使由余觀秦秦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
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繆公怪之
問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戎夷無此
何以為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
上聖黃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
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
望于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弒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
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
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於是繆
公退而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

余賢寡人之害將柰之何内史廖曰戎王處辟匿未聞中
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䟽其間留
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
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
傳器而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詧而後令内史廖以女
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説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
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
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形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
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
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葬雍　説苑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
穆公其國小處僻而霸何也對曰其國小而志大雖處僻

而其政中其舉果其謀和其令不偷親舉五羖大夫於係
縲之中與之語三日而授之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霸則
小矣　尚書中候云秦穆公出狩至于咸陽日稷庚午天
震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籙丹書集于公車公俯取其
書言繆公之霸也訖胡亥秦家世事　呂氏春秋曰昔者
秦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失而埜人取之見埜人方將
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肉而不還飲酒余
恐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年為韓原之戰晋人已
環繆公之車矣晋梁由靡已扣繆公之左驂矣晋惠公之
右路石奮投而擊繆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扎矣埜人之嘗
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鬬於

車下遂大克晋反獲惠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
正以行其德君賤人則寛以盡其力者也　皇覽曰秦穆
公冢在橐泉宮祈年觀下　皮日休秦穆謚繆論云聖人
務安民不先置不仁以見其仁焉不先用不德以見其德
焉苟如是是見危者已墜而欲援覩鬬者將死而方救噫
其亦不仁矣當晋獻驪姬之亂後奚齊卓子已死餘重耳
在翟夷吾居秦重耳之賢天下知之又其從者皆足以相
人國如先立之必能誅亂公子去暴大夫翼德於成周宣
化於汾晋而穆公乃先置夷吾夷吾之入也背内外之賂
烝其父之室卒身獲于秦而子殺于晋嗚呼致是者非晋
人之罪秦人之罪也夫摯立八年不善而去鯀用三載弗
續而誅况晋惠公之在位作宗廟之蠹蝎為社稷之稂莠
一立十五年其為害也大矣可以謚繆為定粹唐文　程氏
攷古云古今罪秦穆公以人從死非也此自其國俗嘗有
願狥者而三良亦在願中耳田横死其二臣亦穿冢以從
是時横已失國豈能強之使狥乎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
身者傷其自欲從狥不可救止更代恐非繆公遺命使狥
也秦獻公元年下令止從死者然則自繆公以至康公其
國俗既以願狥為義國亦不立法禁惟獻公知非令典始
以國法絶之

宮之奇　虞公

杜預春秋傳云宮之奇虞之忠臣也　國語伐虢之役師

出於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出謂其子曰虞將亡矣唯忠信者能留外寇而不害除闇以應外謂之忠定身以行事謂之信今君施其所惡於人闇不除矣以賄滅親身不定矣夫國非忠不立非信不固既不忠信而留外寇寇知其釁而歸圖焉已自拔其本矣何以能久吾不去懼及焉以其孥適西山三月虞乃亡　呂氏春秋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

著之外皁也君奚患焉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進寶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濫于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　秦策云夫晉獻公欲伐郭而憚舟之僑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女破舌乃遺之女樂以亂其政舟之僑諫而不聽遂去因而伐郭遂破之又欲伐虞而憚宮之奇存荀息曰周書有言美男破老乃遺之美男教之惡宮之奇宮之奇以諫而不

聽遂亡因而伐虞遂取之　魏策曰昔者晉人欲亡虞而先伐虢伐虢者亡虞之始也故荀息以馬與璧假道于虞宮之奇諫而不聽卒假晉道晉人伐虢反而取虞故春秋書之以罪虞公　陸賈新語曰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珍怪之寶也　前漢書何武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千亡形　後漢書審忠曰虞公抱寶牽馬魯昭見逐乾侯以不用宮之奇子家駒以至滅辱　文選陳孔璋曰宮奇在虞晉不加戎　古今姓纂云虞大夫宮之奇後唐殿中侍御史宮志惲居河東今河南有宮氏　春秋繁露云楚王髡托其

國於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虞公託其國於宮之奇晉獻患之乃髡殺得臣天下輕之虞公不用宮之奇晉獻亡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　韓非子曰虞公之兵殆而地削者何也愛小利而不慮其害故曰顧小利則大利之殘也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孟子

五人

國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鬬臣（折難之士）五人我無一何也叔向曰子不欲也若欲之肸也待交捽可也

樂正

道忘氏族略云樂正氏周禮樂正因官氏焉

裘牧仲

古今姓纂云本仇氏避難改焉後漢有求仲　姓苑云衛大夫食菜於裘氏因以為氏今會稽有裘氏

晉平公

史記晉世家曰悼公卒子平公彪立　十四年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　說苑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隰朋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善斷割之隰朋善煎熬之賓胥無善齊和之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晉太史屠餘見晉國之亂見晉平公之驕而無德義也以其國法歸周周威公見而問焉曰天下之國其孰先亡對曰晉先亡威公問其說對曰臣不敢直言示晉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不當曰是何能然示以人事多不義百姓多怨曰是何傷示以鄰國不服賢良不與曰是何害是不知所以存所以亡故臣曰晉先亡居三年晉果亡　國語平公說新聲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以耀德於廣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修詩以詠之修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而邇不遷　韓非子平公問師曠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徵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南方來集於郎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鎋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騰蛇伏地鳳皇覆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聽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而有玄雲從西

易牙名巫見孔詡述跋

北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間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　瑣語云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敗于顓頊自沒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為天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近臣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公如其言而疾閒

亥唐

嵇康高士傳云亥唐晉人也高恪寡素晉國憚之雖蔬食菜羹平公每為之欣飽公與亥唐坐有閒亥唐出拚向入

平公伸一足曰吾向時與亥子坐髀痛足痹不敢伸叔向勃然作色不悅公曰子欲貴乎吾爵子欲富乎吾祿子夫亥先生乃無欲也吾非正坐無以養之子何不悅乎

易牙

淮南子曰史兒易牙淄澠之水合者嘗一哈水知甘苦知矣　又曰桓公甘易牙之和而不以時葬　呂氏春秋曰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將何以教寡人管仲對曰願君之遠易牙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猶尚可疑邪管仲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韓非子管仲曰夫易牙為君主味君之所未嘗食唯人肉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君所知也人之情莫不愛其子今蒸其子以為膳於君其子弗愛又安能愛君乎　桓公南遊堂阜豎刁率易牙衛公子開方及大臣為亂桓公渴餒而死三月不收蟲出于尸　論語隱義曰齊桓公北伐中山還倚柱嘆曰天下珍物悉易得未得人肉食易牙歸斷其兒兩手以啖君

子都

鄭風云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毛傳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　鄭箋云人之好美色不往覩子都乃反往覩狂醜之人　左傳隱公十一年夏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閼（鄭卿子）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

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　莊公十六年秋鄭伯治與於雍糾之亂者九月殺公子閼

弈秋

文選沈休文云弈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良注曰儲謂著精思也　漢張衡傳云弈秋以碁局取譽　劉子新論弈秋通國之善弈也當弈之思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以弈道則不知也非弈道暴深情有暫閑笙猾之也

逢孟

參左傳國語並以趙武爲趙孟而漢註未嘗推云晉卿不詳名氏且白叔帶以下盡可稱趙孟邪說之趙世家獨稱治字孟耳然不得趙孟也當以左國爲據

左傳季武子曰晉未可媮也有趙孟以爲大夫有伯瑕以爲佐有史趙師曠而咨度焉有叔向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媮乎勉事之而後可　天王使劉定公勞趙孟於潁館於雒汭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吾與子弁冕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盍亦遠續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戾是懼焉能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趙孟之謂乎爲晉正卿以主諸侯而儕於隸人朝不謀夕棄神人矣神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歆其祀民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　國語秦后子來奔趙文子見之問曰秦君道

人物典　卷之十五　五

乎對曰不識文子曰公子辱於敝邑必避不道也對曰有焉文子曰猶可以久乎對曰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龢孰鮮不五稔文子視日曰朝夕不相及誰能俟五文子出后子謂其徒曰趙孟將死矣夫君子寬惠以恤後猶恐不濟今趙孟相晉國以主諸侯之盟思長世之德歷遠年之數猶懼不終其身今忨日而漱歲怠偷甚矣

屋廬子

通志氏族略云屋廬氏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㮊之法

烏獲

疏宗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　御覽云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龍文之鼎絕臏而死　韓非子曰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　呂氏春秋曰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　燕策云烏獲舉千鈞之重行年八十而求扶持　蒲疑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注千鈞三爲斤也　文選班孟堅曰良樂軼能于相馭烏獲抗力千鈞　蔡邕危言云秦烏獲又夏育俱能舉移千鈞

宋牼

荀子云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又云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又引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鬬又云子宋

人物典　卷之十五　六

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注云宋鈃宋人也與　子同時蓋尹文弟子　莊子天下篇曰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悅之作爲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爲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爲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爲人太多其自爲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

之士我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益於天下
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
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公儀子

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為魯相奉法循
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
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曰聞君嗜魚遺君
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為相能自給魚
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
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
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韓非子曰公儀休相魯而

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
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
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于法枉于法則免于相免于相
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兩即無受魚
而不免于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
自恃也明于人之為己者不如己之自為也　唐張仲素
公儀休焚機賦云言念魯相溫其如玉覽下妾之獻藝將
自家而室欲克勤克儉誠君子之息機焚如棄如示小人
以止足文苑英華　說苑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
儀休曰止池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閑
心矣何閉於門哉

王豹　緜駒

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巢門　張衡傳王豹以清謳流聲
文選陳孔璋曰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游睢渙者學緜
續之餘　善注曰按此文當過高唐者效緜駒之歌但文
人用之誤　翰注曰高唐齊邑也善歌者緜駒居是焉而
齊右之人皆善為歌者言風俗染人王豹亦善歌者居沂

華周杞梁華周一作華舟

疏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　說苑齊莊公且伐莒為車
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
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
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

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鬭獲甲
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周曰君為
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
利是汚我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
知也遂進鬭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
置地二人立有閒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
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
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
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
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
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

淮南子曰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懸以利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爲而不可以死亡恐也

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闘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死而哭城爲之弛而隅爲之崩　列女傳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内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内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爲之揮涕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子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内無所依以見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

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　頌曰杞梁戰死其妻收喪齊莊道弔避不敢當哭夫於城城爲之崩自以無親赴淄而薨　贊曰嗟哉杞梁有妻貞禮郊弔不受枕屍哭死路涕城崩自病無倚赴淄絶命同歸可紀　古今注杞殖戰死妻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殖字也　琴操曰芭杞梁妻嘆者齊邑芭梁殖之妻所作也　藝文類聚杞梁妻贊曰遣命不改逢時險也夫卒莒場郊弔不賓哀崩高城訴情昊穹遂赴淄川託軀清津　湘川記云杞梁死其妻無子乃求夫屍于城下聞之者皆揮涕十日而城崩而死

五覇

左傳孔疏曰夏有昆吾商有豕韋大彭周有齊桓晉文此最盛者也故書傳通謂彼五人為五覇　風俗通曰齊桓九合一匡卒成王室責彊楚之罪復苞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修朝聘之禮納襄冠帯翼戴天子繆公受鄭甘言置戍而去違黄髮之計而遇殽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黄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名而不綜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車殘身終為僇矣莊王僭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軽重皆無興微繼絶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覇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　諸侯王表哀則五覇扶

其弱師古曰此五覇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呉夫差　地理志春秋時五伯迭興師古曰此五伯謂齊桓宋襄晉文秦穆楚荘　兗州劉記曰齊桓之覇也不以戰勝其猶有湯武之遺乎覇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荘之憯志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豕韋幾然哉

楊升菴集云世儒多稱五伯濫矣夫予見其二矣未見其五也五伯并稱桓文之意荒矣夫伯何為者也中國陵四夷競有能聯諸侯同會盟以役社稷以固維城是之取爾由此其選者桓其首也伯之雄也文其繼者桓之匹也未有三此者也彼秦宋楚何為者哉秦伯之繆也宋伯之虜也楚伯之冦也繆虜冦何伯之有焉自以為伯不明也又

案漢志十卷隋志今佚五篇非全書也

從而伯之遂辭也

三王

風俗通曰禹者輔也輔續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塵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蓋三統者天地人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鐶順興耳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慎子

史記慎到趙人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　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二篇

人物攷　卷之十三　十二

周氏涉筆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為屏去繆妄黃削枝葉本道而附於情主法而責於上非田駢尹文之徒所能及五篇雖簡約而明白純正統本貫末如云天下無一貫則理無由通又云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令通指慎子為刑名家亦未然也　荀子曰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　又曰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先　荀子注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

白圭

史記云白圭周人也嘗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能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　國策白圭謂新城君曰夜行者能無為奸不能禁狗使無吠己也故臣能無議君於王不能禁人議臣於君也鮑彪注魏人趙岐以為周人非也　韓非子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塗其隙是以白圭無水難丈人無火患　呂氏春秋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辭乘輿而去又之齊齊王欲留之仕又辭而去人問其故曰之二國者皆將亡所學有五盡何謂五盡曰莫之必則信盡矣莫之譽則名盡矣莫之愛則親盡矣行者無糧居者無食則財盡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則功盡矣國有此五者必亡中山齊皆當此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洎肉汁）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然而視之蝺焉美無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飢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宜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　鄒陽曰白圭戰亡六城為魏取中山　良注曰白圭為中山將為亡六城中山君將誅之亡入魏魏文侯厚之還拔中山也

人物攷　卷之十三　十二

荀子曰卿兒齊學之人伐而受天下之人號大將渴用之曾論刑為宗知者蓋之賢欲要之代天取其辛論主使償於百將

傅說

說命說築傅巖之野注傅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　離騷經曰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韓非子曰傅說轉鬻注云轉次而鬻故曰轉鬻　史記

云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得說
于傅巖中 莊子曰夫道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
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于列
星 淮南鴻烈解注言殷王武丁夢得賢人使工寫其像
旁求之得傅說於傅巖遂以為相為高宗成八十一符致
中興也死託精于辰尾星一名天策 尸子曰傅巖在北
海之洲 帝王世紀云高宗夢天賜賢人胥靡之衣蒙而
來曰我徒也姓傅名說武丁寤而推之曰傅者相也說者
歡說也天下豈有傅我而悅民者哉明日以夢視百官百
官皆非也乃使百工寫其形象求諸天下果見築者胥靡
衣褐帶索執役于虞虢之間傅巖之野名說以其得之傅

巖謂之傅說 觀象賦曰傅說登天而乘尾注傅說一星
在尾後乘尾在龍駟之間 石氏云傅說一名太祝鄭樵
通志云謂之傅說者古有傅母有保母傅而說者謂傅母
喜之也偶商之傅說與此同耳諸子家不詳審其義則曰
說騎箕尾殊不知箕尾專主後宮之事故有傅說之佐焉
按在天為星辰在人為聖賢于理固有然者乃變古而曲
為之說則造父奚仲王良亦皆古人也又將何說乎 拾
遺記云傅說賃為赭衣者舂于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
而行遂得利建侯之封歲餘殷以玉帛聘為阿衡也 拾
遺錄云傅說去其舂築釋彼傭賃應翹旌而來相可謂知
幾其神矣同磻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命道會

則通 地理志云傅險即傅說版築之處所隱之巖窟名
聖人窟在今陝州河北縣北七里即虞國虢國之界又有
傅說祠 水經注云沙澗水北虞山南經傅巖傅說隱室
前俗名聖人窟 古今姓纂云北地傅氏殷相說之後說
築於傅巖因以為姓漢末居南陽 說苑云夫遇亦有時
昔傅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秋傅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
王也甯戚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
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

孫叔敖

古文苑孫叔敖碑文略曰楚相孫君諱饒字叔敖期思縣
人也君受純靈之精懷絕世之才有大賢次聖之質少見

枝首蛇固埋掩其形母曰君無憂焉其陰德玄善遠為必
富人喜優嚐樂叢拭序在朝野無頗傚其憂國忘私乘馬
毋九族所異及其為相收九罪古匡字之利以懸潤國家家
三季不別牝牡至於殘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王玦不以寶
財遺子孫終始若失去不善如絕絃徹節高義敦良奇介
自曹臧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騑也王來其子而加封
馬子辭父有命如楚不忘亡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磽
國下溫墝埆人所不貪遂封潘鄉即固始也 呂氏春秋
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數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
王則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
利而名甚惡荊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長有者其唯此也

君子曰最云令尹之善某在今尹則與我無循我之可貴者在於我則與今尹無涉以其來彼耶亡乎我其在我耶亡乎彼躊躇以顧蹐爲恨思于天地之間安知人之所謂貴與賤哉

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故至今不失孫叔敖之知知不以利爲利矣知以人之所惡爲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也　又云孫叔敖三爲令尹而不喜（法叔敖遺賢伯嬰之子）三去令尹而不憂有所逆也有所遠則物弗能感　莊子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耶亡乎我在我耶亡乎彼方將躊躇方將四顧何暇至乎人貴人賤哉　史記曰孫叔敖三得相而不

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韓非子孫叔敖相楚棧車牝馬糲餅菜羹枯魚之膳冬羔裘夏葛衣面有饑色則良大夫也其儉偪下　楚史檮杌令尹虞丘子復于莊王曰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羸而多能其性無欲君擧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從之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于王曰孫叔敖奉國法不黨可謂公矣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皇覽曰叔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陂後當爲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三十里所或曰孫叔敖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桃應

萬姓統譜云桃應孟子時人桃望出山陽見姓苑

盆成括

按晏子春秋云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齊豈有兩盆成适耶

說苑虞君謂盆成子曰今工者久而巧色者老而衰今人不及壯之時益積心技之術以備將衰之色色者必盡乎老之前知謀無以異乎幼之時可好之色彬彬乎且盡洋洋乎安託無能之軀哉故有技者不累身而未嘗滅而色不得以常茂　通志略云盆氏齊邑也盆成子之後漢盆論爲中郎將望出齊郡

牧皮

萬姓統譜云牧氏黃帝臣力牧之後見風俗通

萊朱

萊朱即仲虺一作仲傀一作中蘬

左傳仲虺爲湯左相正義以諸侯相天子　晉志成湯居亳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爲之　荀子引中蘬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己若者亡　墨子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憎用爽厥師彼用無爲有故謂矯若有而謂有夫豈謂矯哉昔者桀執有命而行湯爲仲虺之告以非之　唐宰相世系表仲虺爲湯左相臣扈祖己皆其胄裔也　困學紀聞云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

散宜生

尚書孔注散氏宜生名　尚書大傳散宜生之犬戎氏取

美馬駁身朱鬣雞目者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吾西蕃之臣昌之使者注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為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為相　又曰散宜生閎夭南宮括三子俱學乎太公太公見三子之為賢人遂酌酒切脯約為朋友　太公六韜云商王拘周伯昌于姜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鎰求天下珍物以免君之罪于是得犬戎氏文馬駁身朱鬣目如黃金項如雞尾名曰鷄斯之乘以獻商王　淮南子道應訓文王砥德脩政紂乃拘文王於姜里于是散宜生乃以千金求天下之珍怪得騶虞鷄斯之乘玄玉百工注二玉為一工也大貝百朋玄豹黃羆青犴白虎文皮千合以獻

於紂因費仲而通紂見而說之乃免其身殺牛而賜之　說苑武王伐紂過隧斬岍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嗇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非也天洒兵也卜而龜熸散宜生又諫曰此其妖與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以擊衆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人物概卷之十五

名物攷叙

經之難明非一日矣旨哉鄭樵氏之言曰為非經之難明而所載事物之難明也非古之言難明而古之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迺嚬經之士病於談通談理之家馮其臆見古今名物置而不講固無以詮隱賾而涣凝結矣不有鴻裁孰成來俊余師陳先生殫見洽聞留心著述於是研究六籍旁貫百家窮討祕文冥搜恠牒蓋自朝章國制之鉅以至蟲魚艸木之微四籍遺言煥然臚分書

成而命之曰名物攷凡若干篇蓋
解經之陸澄而明經之答歸已而或
者執精神為聖賊心為師欲推此
相難余謂不然昔顏淵殆庶功好博
文子與大賢亦資詳說夫不以精神
有寄而吾心無外邪故以耳目為有

二

漏者異教之所守也以聞見為障道
者竊啟之所託也是以執道以外器
則礙而非通道亦器矣冥器以為道
則通而不礙器亦道矣先生蓋是之
攷夫豈係於經學之末乎京也學非
半豹見止一斑爰當奉質之命蓋
亦執攷之義爾
門人馮復京頓首百拜識

名物攷目録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二 中庸

卷之三 中庸

卷之四 中庸

卷之五 上論

韶 武
卷之六上論
罝見罝附 鄹 縲絏 瑚
璉 桴 賦 千室
帶 百乘 牆 杇
居蔡 山節藻梲 令尹 十乘
醯 裘 粟 釜
便 秉 黨 犂牛
騂 費 簞 鄙
武城 毀 策 門見戶附
祝 瘀 鱠 觚
井
卷之七上論
夢 藝 束修 三軍
執鞭 齊 戰 疾
飯食 枕 易 詩
書 禮 釣弋 互鄉
歌 檮 遵豆 六尺之孤
唐虞 黻 冕 溝洫
卷之八上論
執御 麻冕 純 拜
匡 鳳鳥 河圖 美玉

九夷 雅頌 晝夜 縕袍
寒 唐棣
卷之九上論
上大夫 下大夫 擯 趨
中門 閾 位 息
圭 享禮 私覿 紺緅
紅紫 暑 絺綌 羔裘
麑裘 狐貉 寢衣 路
佩 帷裳 予 明衣
布 精 膾 饐
餲 餒 敗 失飪
醬 肉 食酒 沽酒
脯 薑食 菜 羹
瓜祭 席 杖者 儺
藥 廄 賜食 侍食
東首 負版 雷 風
升車 綏 雉
卷之十下論
陳 蔡 長府 瑟
社 稷 饑 饉
哂 會 同 端
章甫 小相 莫春 沂

雩 虎 豹 羊
正名 衆圃 衛 僕
苢父 宗族 斗筲 箕
巫 醫 為命 行人
東里 久要 防
九合 匹夫匹婦 騑 石門
磬 厲 諒陰 冢宰
杖 闕黨
卷之十一 下論
陳 俎 紳 夏時
殷輅 周冕 鄭聲 史

相師
卷之十二 下論
顓臾 東蒙 兕 干戈
蕭牆 千駟 首陽 邦君之妻
豚 烝豚附 歲 莞爾 刀
中牟 磷緇 匏瓜 周南召南
三年 鐘鼓 朱 錯燧
稻 博奕 徹 箕
女樂 耦耕 律 耰
丈人 逸民 亞飯 三飯
四飯 播鼗 灑掃 應對

進退 日月之食 陵 曆數
權量
卷之十三 上孟
梁 萬乘 鴻 鴈
麋鹿 靈臺 靈囿 靈沼
河內河東 鼓 甲兵 穀 穀五 附穀百
呂 湯池 斧 斤
山 林 宋 桑
雞 道路 梃 俑
晉 秦 楚 耕耨
旱 雲 雨 王

賁鍾 觳觫 庖廚 秋毫
析枝 度 緣木求魚 鄒
商賈 鼓樂 管籥 蹙頞
田獵 附羽毛 附旄 囿 附苑囿 兔 郊關
齊 猶蘄 吳 莒
雪宮 轉附 朝儛 琅邪
東海 巡狩 述職 遊豫
徵招 角招 明堂 岐
澤 梁 鰥 寡
孤 獨 橐 囊
士師 喬木 室 工師

葛鑪　王人　燕　壺
榮　霓　旄倪　滕
鐸　岐山　皮幣　卯
梁山　乘輿　兕　衣衾
媵人
卷之十四上孟
霸　鎡基　疾池　置
郵　稻　揠苗　麒麟
垤　行潦　綢繆　俊
傑　市　廛　關
氓　矢人　函人　弓
名物鈔　七
舜耕　陶　漁　天時
地利　城郭　米粟　封疆
谿　金　大夫　戟
牧　靈丘　蓋　蠡
棺槨　龍斷　晝　几
休　崇
卷之十五上孟
瞑眩　飦粥　居廬　民事
茅　索綯　貢助徹　庠序學校
經界　穀祿　圭田　餘夫
守望　方里　井田　屨

耒耜　饔飧　倉　廩
冠　素　釜甑　鐵
陶　冶　九河　濟
漯　汝　漢　淮
泗　江　后稷　稼穡
司徒　治任　秋陽　鴃
荊舒　帛　麻　縷
絲　絮　蓰　匍匐
狐狸　蠅　蚋
卷之十六上孟
尺　尋　丈夫　婦
名物鈔　八
女　冠禮　嫁　贄
耕助　粢盛　蠶繅　牲殺
器皿　衣服　室家　媒妁
梓　匠　輪　輿
丸　莖　篚厥玄黃　莊嶽
脅肩　哇　辯　蛇
菹　沛澤　奄　庳
豕　春秋　於陵　李
螬　巨擘　蚓　辟纑
鶃
卷之十七下孟

六律 五音 規 矩
準 繩 孺子 滄浪
衡 爵 鷁 艾
養老 辟草萊 任土地 胖子
豺狼 舍館 諸馮 負夏
鳴條 畢 郢 符
節 鄭 溱 洧
杠 梁 畜君有服 原泉
檮杌 侵 鐵 上帝
日至 右師 纓

卷之十八 下孟

昊天 百官 少艾 舜井
琴 弤 棲 牀
忸怩 幽州 崇山 三危
羽山 有庳 徂落 考妣
八音 南河 陽城 箕山
桐 割烹 有莘 司城
虞 虢 垂棘之璧 屈產之乘
接淅 爵 祿 公
侯 伯 子 男
卿 大夫 元士 上士
中士 下士 府史胥徒 附庸 庶人在官

祭器 擊柝 委吏 乘田
市井 [illegible]人贄 皮冠 旃
旂 旌

卷之十九 下孟

杞柳 附桮棬 湍水 雪 炙
尸 冬日 夏日 性情
麰麥 芻豢 牛山 鵠
熊掌 桐 梓 梧
檟 樲棘 狼疾 荑稗
親迎 樓 曹 四
凱風 任 淇 謳歌

司寇 燔肉 葵丘 歃血
樹子 妻妾 防 糴
南陽 黍 版築 鹽

卷之二十 下孟

韓 狭提 登泰山 觀海
瀾 容光 軔 蹠
緦小功 放飯流歠 齒決 革車
虎賁 袗衣 古關 丘民
徑蹊 追蠡 軌 笠
布縷 粟米 力役 琢
上宮 餂 棖題 食前方丈

名物攷卷之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同邑陳以敬仲孺校

大學

盤

宋史田錫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　孫奕示兒編云壎壘屢出盤銘又日新賦及盤銘詩學者往往多曰方氏誤指為燕器故國學詩有食息不遑安之句殊昧經旨按正義曰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必於沐浴云者蓋取其澡身浴德之意故云日新又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則盤非沐浴之器而何　通義新定邵氏曰日盥瓶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瓶之盤歟　張氏叔輿曰沐浴之盤本鄭氏注沐謂滌髮浴謂盥手盤即內則少者所奉之盤語云浴乎沂亦謂盥濯而已古者浴有二義浴而盥手則與沐同此是也浴而澡身則更用杅玉藻所謂浴出杅履蒯席是也或問率以潔身言者髮與手亦身也　仁山金氏曰盤沐浴之器也頭曰沐身曰浴禮沐用盤盥漱亦以槃則盤沐器也浴器亦曰盤古有盤盂之戒盂即杅亦浴器也銘字从名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為名釋文曰刻金曰銘古人之有訓戒勲業

者多刺之於金器若鐘鼎之類猶後世刻之於碑碣也然則刻字書於金敢曰銘古者凡器必有銘蓋器為常用之物而銘以自警之辭欲目睹之常用而得以常警也　陸文裕公沐齋記云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屋木為槩準以規矩挹水貯之時其寒煖以湔滌人身之汚垢一新舊槩用享上帝夫私欲猶垢汚也顧可無沐浴之功哉

邦畿

詩傳云畿疆也　詩疏云畿者為之幾限疆畔故為疆也

白虎通云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千里

世紀云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内曰京師　禮書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為甸服王制曰

千里之内曰甸則天子冡内五百里中為王城百里為郊二百里為邦甸三百里為邦削四百里為邦縣五百里為邦都

黃鳥

方言云驪黃自關而東謂之創鶊自關而西謂之驪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　爾雅翼云荆州每至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輙取以黄破之則鸎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

說文云離黃倉庚也鳴則蠶生　通志略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椹熟不故又名黃栗留　格物摠論云鶯大勝鴝鵒黑尾嘴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鸝鶹一名鸝庚或謂黃栗留或謂之楚雀或謂之黃袍或謂之摶黍或謂之黃鳥皆此物也當椹熟時來在桑樹鳴則蠶蘇

千与浮切

丘隅

八沂為丘則田之丘也

爾雅釋丘云非人為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為自然生為丘也　又云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廣雅云小陵曰丘　風俗通曰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　詩箋云丘隅丘角也

淇澳　竹

詩地理攷云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奥

水流入於淇漢武帝塞决河用淇園之竹寇恂為河内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芻篇草不異毛興　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　竹譜云淇園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　演繁露云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陸璣草木疏援爾雅云菉王芻也郭璞云即菉蓐草也予謂不然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於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為河楗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為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已說嘗試館職有以綠竹為題者試人賦竹以為釣淇之竹而莅試咎其不從訓故黜之不取富鄭公嘗辨有司之誤矣

簬簵同

埤雅傳曰淇衛箘簬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為棣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為矢盖淇之產竹土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瞻彼淇澳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盛也且曰如簀則又以明其為竹矣　齊民要術云竹性愛向西南引故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為滋蔓而來生也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茂故須取西南引少根也　竹譜云竹曰青士類有六十一焉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有箭竹節間三尺堅勁中為矢筒簵亦堪為矢箭大者為筆　又云竹根曰鞭以鞭行

時八月為春二三月為秋　又云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根幹將枯花復乃縣　華陽國志云哀牢夷有竹其節相去一丈名僕竹南荒有菵竹長百丈圍三丈餘可以為大舟笋味甚美成都有竹名對青半青半紫二色相映可愛南垂界有百葉竹一枝百葉故名又名篣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即斃錦江心磻石上產桃竹可為杖竹性中虛此竹獨實類木　異苑云吳郡桐廬人嘗伐竹見一竹雉頭蛇身變猶未盡此盖竹為蛇蛇為雉也　謝莊詩云直而不介弱而不斷杳裊人圃蕭瑟雲煙推名斐韡美質梁池　江逌賦云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於自然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像天託宗爽塏列族圃

田

切磋琢磨

爾雅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周禮百工飭化八材鄭玄註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苗

公羊註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　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欲得其孤特疏數適中則茂好也）長也欲相與居（相依不偃仆）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為族乃多粟

桃

埤雅云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南以

興女之年時俱當桃生三歲便華果故首雖已白其華予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劃其皮故周南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者灼灼其華之紅而麗也言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蕡其實蕡大貌盖桃性更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蕡其實言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二章曰其葉蓁蓁蓁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以比其所賴也且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蕡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序如此　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桃符著門以厭邪　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也　化書云李接桃而本強者

其實乇　西京雜記云漢武帝上林苑有緗核紫紋核金
城核霜桃　玄中記云木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核實焉大
如十斛籠

矩

周髀筭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
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卧矩以知遠環矩
以為圓合矩以為方夫矩之於数其裁制萬物唯所為耳

山　石

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所以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
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　又曰山大而高曰
崧山小而高曰岑多草木曰屺無草木曰岵石戴土謂之

崔嵬土戴石為砠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
七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天地之
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八千里受
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
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　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為
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　又云陰含陽故石凝為山
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釋名云山産也言産萬物
尚書大傳曰夫山生材用無私為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
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
百姓以饗　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東北方曰方
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門東南方曰波
母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
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
周之山曰幽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釋名云山體曰石石硌硌也硌音落堅捍硌也山多大石曰
礐礐學也大石之形學學然山多小石曰磝磝尭也每石
尭尭獨處而出見也磦音豆小石也磊衆石也碣文石也琅
玕石似珠也碔砆石似玉也　春秋說題辭云周易艮為
山為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輔陽故山含石石
之為言託也　博物志云地以石為之骨　物理論云土
精為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而生爪牙也

中國四夷

晉書云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受
制地而疏疆辨冠帶以辮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
外其來尚矣　玉海云禹貢甸侯綏服謂之中國要荒謂
之夷蠻　國策曰中國者聰明睿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
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
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
行也　後漢東夷傳序云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猶公侯
伯子男皆號諸侯　王制疏云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
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
夷傳九種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
鳧史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

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為簡慢㒹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月穿胷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脊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非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府庫

玉海云周官有大府內外天王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曲禮在府言府在庫言庫　禮記云季春之月審

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　周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左傳疏鄭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為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庫亦藏財貨非獨車馬甲兵也　易林云武庫軍府甲兵所聚　說文云庫兵器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

春秋𤔣鉤云軫南衆星曰天庫天庫者天子藏府　又云離珠五星在須女非為藏府　又云咸池天潢五帝車舍也　韓詩外傳云晉平公藏寶之臺禁公子宴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櫝昔桀紂聚歛為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君之

福也　唐書裴延齡建言左藏天下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別列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為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為賸庫羡物三十萬緡為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為月庫　五代史後唐明宗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　大明會典云內府庫各庫掌最大者金花銀即　國初所折粮者俱解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有緩急間亦取足其中　正統元年始自南京改解內庫歲以百萬為額嗣後除折放武俸之外皆為御用其粟帛茶鐵顏料以需　上供雖本折不一皆有規條外有乙字庫屬兵部戊字庫廣積庫俱屬工部其屬户部者有內承運庫承運庫供用庫甲字庫丙字庫丁字庫廣惠庫天財庫贓罰庫

馬乘

疏案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此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

（謂四馬曰乘　歛皆所也）

伐冰

疏按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　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三倍其冰）春始治鑑（鑑如甀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啟冰）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

秋刷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氷室當更內新氷　左傳申豊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氷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氷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氷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氷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氷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七月之卒章藏氷之道也　大明會典云凡藏氷　洪武二十六年定每歲氷結之時禮部預奏開錦衣衛差撥力士或工部差撥脚夫各備器具赴正陽門外打掃氷窨就令戶部關撥新鮮稻草并蘆席襯墊完備伺候凍㨂擇潔凈去處取氷節次挑赴氷窨內如法收藏仍移付祠部照例祭祀着軍人看守以備應用凡　內府氷窨收藏氷雪係內官監官自行提調

百乘

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

名物攷卷之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同邑陳以敬仲孺校

中庸

須史

升菴集云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史焉注須史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史　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為一念一怛刹那翻為一瞬六十怛刹那為一息一息為一羅婆三十羅婆為一摩睺羅翻為一須史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為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史一日一夜有三十須史

喜怒哀樂

白虎通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清煖寒暑其實一類也喜氣為煖而當春怒氣為清而當秋樂氣為太陽而當夏哀氣為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蓄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　喜怒之戚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天無喜氣亦何以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清而秋殺天無樂氣亦何以疏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

天地

三五歷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始牙濛鴻滋分歲起攝提元氣啟肇　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未見氣也太初氣之始也太始形之始也太素質之始也）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淮南子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　洛書甄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　考靈耀曰從上臨下八萬里　三清三天正法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為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為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蝕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劫天運九千九百周

為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為陰勃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劫 杜疑說云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炁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嶽成形既定形響彼召 關令內傳曰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地相去四十萬里 廣雅云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

說文云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 春秋說題辭云天之言顛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此天之名義也天之為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偏焉 楊泉物理論云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純剛其體迴旋群生之所大仰又曰水土之氣升而為天 晉書云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

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仁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于一者為地 長廬子曰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 居業録云朱子謂天以剛風旋滾得地在內不陷伯岐曰大氣舉之邵子云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精當

罟 擭 陷阱

周禮小宰獸人掌罟畋獸辨其名物 又冥人為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毆之又雍人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為穽擭秋塞穽杜擭 丹鉛總録云罟擭以罟為擭而掛之陷穽為陷如穽以陷罟擭以扃羂禽獸令之扣網也陷阱以陷墜禽獸令之聽坑也

白刃

淮南子氾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高誘注云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 原道訓曰刃犯難而鐔無患者何也

以其託于後位也注云鐔矛戈之鐔刃矛戈之刃刃在前故犯難鐔在後故無患 說林訓曰鐔之與刃孰先弊也 司馬法曰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衽金革

中庸管窺曰衽衣衿也論語被髮左衽之衽金銅鐵之屬革皮也以皮為縄穿金葉以為甲也

鳶

埤雅釋鳥云鳶鳥飄其飛也翔高飛曰翱布翼不動曰翔鳶鴟也摩風迴翔故其飛也翔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禽經曰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

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鳶鴟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
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詩以况君
子作人之盛 昔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今人乘風放紙
鳶鳶緣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内熱蓋放於此
舊說觀魚翼而創櫓視鳶尾而製柁 陶隱居曰鳶飛騰
江湖間捕魚食之 劉禹錫飛鳶操云鳶飛杳杳青雲裏
鳶鳴蕭蕭風四起旗尾飄揚勢漸高箭頭砉劃聲相似長
空悠悠霽日懸六翮不動凝非煙游鯤翔鴈出其下慶雲
清景相迴旋忽聞饑烏噪相聚瞥下雲中爭腐鼠騰音厲
吻相喧呼仰天大嚇疑鵷雛畏人避犬投高處俛啄無聲
猶屢顧青鳥自愛玉山禾仙禽徒貴華亭露樸樕危巢向

暮時毰毸飽腹蹲枯枝遊童挾彈一麾肘臆碎羽分人不
悲天生衆禽各有類威鳳文章在仁義鷹隼儀形螻蟻心
雖能戾天何足貴

魚

合璧事類云魚鱗物之總名也其種族尤繁名言所不可
既也然其大者為鯨鯢小者瑣瑣不足論鯨雄鯢雌鯨大
者長數千里小者亦數千尺眼睛為明月珠鼓浪成雷噴
沫成雨水族皆驚畏而逃匿莫敢當者鯢大者亦長千里
海中所有也其他如鱗鱘鰋鯉鱒魷鱧鮪詩人所述豈容
一二數哉 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
丙 又云魚屬連行 又云魚有力者徽 疏云凡魚之強

案爾雅之釋[illegible]

大多力異於群輩者名徽 又云鯤魚子 疏凡魚之子總
名鯤 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
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 是亦以鯤為魚子也 埤雅
云魚無耳聽 淮南子云鳥生於木魚生於水木上尋水
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 又云月者陰之宗是以月
虧則魚腦減月盈則魚腦盈 家語云魚之大者名為鱄
鮪其小者名鯢 嶺南異物志云海中有二島如黛相去
各六百里有大魚出其間因鳴吼吹沫觸掛一山巔海中
暴風雷霧腥雜以泥涎七日山為之圻 物類相感
志云魚始雷向下未驚蟄頭皆向上 芝田錄云門鑰必
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淵

李蕭遠運命論云水通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 管子云
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 荀勸學云積水成淵而蛟
龍生焉 陸士衡賦云停堲淵以育鱗

柯

疏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 汲冢周書曰欲
伐而不得生斧柯

射正 鵠

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
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
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

參攷周禮儀禮注疏始知正鵠皆類鳥也別立聽裁耳

築五節二正　周禮司裘鄭注云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為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為儁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　儀禮大射之儀鄭注正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為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　留青日札張布曰侯侯中者曰鵠鵠中者曰正正中者曰槷侯四尺鵠二尺正四寸質二寸射義注曰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正平尺直曲尺木工器名

帑

跡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為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汝於人則妻子為帑於鳥則鳥尾為帑左傳云以害鳥帑是也

祭祀

尚書大傳曰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

天子

說文云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　公羊注云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云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

子　獨斷云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　蔡王畧論王肅云王者雖號稱帝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乃天之子子之與父尊卑相去遠矣金光明經云以天護故復稱天子

四海

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　山海經云大荒中有山曰天臺海水入焉　又云扶桑在碧海之中有天帝宮東王所居有蓬萊山周迴五十里別有玄海繞山其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　又云有岐海幼海少海　關令內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為脈　初學記云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海曰百谷王海神曰海若海一云朝夕池一云天池亦云大壑巨壑　尸子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留青日札云東海南海易窮漢使東道極於黑齒國南道極於烏弋山離國此亦當是西南也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illegible]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

晉書阮嗣宗云禽獸知母而不知父並本子夏喪服傳

可二十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禹貢東漸於
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班固賦西盪河源東
澹海漘北動幽崖南趨朱垠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
海　法苑云大海為八維之漫日月為四方之燭　禘旅
記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南部新書云天寶
十載始封四海神為王　隋煬帝詩云委輸百谷歸朝宗
萬川溢

宗廟

釋名云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白虎通曰祭
宗廟所以祇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　說文云宀者
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　鞶
虞決疑要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

名宗祏

追王

禮記大傳云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
也註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為
諸侯於是著焉疏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
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
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為天子
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　儀禮子夏
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
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
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物原云周武王始制追王之禮晉
文公始制追封之禮　舊唐書王彥威曰據禮經三代之
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
夏后氏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所革不一子孫
以推美為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
法也

祖廟　宗器　裳衣　時食

中庸輯略曰夫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修除之祧
則守祧黝堊之犧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
訓天球河圖之數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則陳之示能守

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
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
類以生事之也

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
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
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
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
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
曰考廟庶人無廟

禮緯含嘉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
日齋思親志意想見所好喜然後入廟

周禮膳夫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賈公彥疏云春用羔豚者草物始生羔豚食而肥膳膏香者謂牛膏春木王大相土死羔豚為其太盛牛屬中央土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夏行腒鱐膳膏臊者腒謂乾雉鱐謂乾魚膏臊犬膏腒鱐夏之暵熱而乾故食之為其太盛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云秋行犢麛膳膏腥者秋時草物有實犢麛食之而肥故秋用犢麛膏腥謂雞膏雞屬東方木時木死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云冬行鱻羽膳膏羶者鮮謂魚羽謂雁冬魚之性定鴈又新來故用食之膏羶謂羊膏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魚雁食之太盛故用死之

脂膏煎和之冬行不言北方豕之脂膏者以其中央土王分於四時土賦水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之脂膏也　獨斷云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春秋繁露云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　古薦禮文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　事物類考沿革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而七謂三昭三穆與祖之廟七也周兼文武二祧故九廟　洪武九年於南京闕左始建太廟其制前為正殿後為寢殿俱翼以兩廡寢殿九間一間為一室中一室奉安德祖東一室懿祖西一室熙祖東二室仁祖西二室為廟　永樂遷都北京建廟東三室奉安文廟西三室仁廟東四室宣廟西四室英廟而九廟已備其後以次遞為祧祔　嘉靖十五年詔曰朕乃創昭穆群廟以祀祖宗彰太祖為當崇尊之主復作太宗廟於群廟之外表祖功宗德之不遷以享百世之祀更皇考廟曰獻皇帝廟別擇吉區以避渠道大功悉成遂定五歲大舉禘祭之禮于太廟以祀皇初祖而奉太祖配焉每特享祖宗以立春於本廟夏秋冬皆合享於太廟循時祫之典季冬仍修大祫禮於太廟皇考止修四時之祀以避豐禰之嫌

昭穆

次疑要錄云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　程公泰曰先儒

謂祫祭之日群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群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此特在室事若然耳至于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深遠之義矣況廟制定規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向北而得名左為陽而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為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　漢舊儀曰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穆東面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冢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喪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

凡賜爵昭為一穆為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

序爵

中庸輯略曰祭禮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群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

序事

中庸輯略曰玉幣交神明也祼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祼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量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

中庸輯略曰饋食之終酳尸之獻下逮群有司更為獻酬此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大祇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群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荅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不徧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為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徧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筭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郊社

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爾雅云圜丘泰壇祭天也方澤泰折祭地也　周書作洛篇曰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周禮大宗伯之職曰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通典曰黃帝封禪天地則郊丘之始矣又黃帝內傳曰王母既會帝於蓬萊帝歸乃築圜壇以祀天方壇以祀地此則圜丘方澤之始也　事物紀原云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禮也漢平帝元始王莽專政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合別者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祭天地於南郊南郊之合祀自王莽始也　大戴禮郊止天子社止諸侯　禮記外傳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諸侯不祭天王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星辰之位列於

壇下燔牲玉於壇上　又曰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澤配以后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配以后稷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丁寧辛者當自刻辛也　春秋繁露云為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為可今為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為地行子禮也　事物類考云國朝於鍾山之陽建圜丘陰建方丘以冬夏至祀之泰仁元年十二年正月乃合祀於大祀殿丹墀內壘石為臺東西相向為日月星辰四壇又於內壝之外以次為壇二十　相向為五嶽五鎮四海四瀆風雲雷雨山川太歲天下神祇歷代帝王諸壇後奉太祖配享　永樂十八年北京天地壇成洪熙元年奉太祖太宗並配享　嘉靖九年詔建圜丘於南郊以每歲冬至行大報禮方澤於北郊以每歲夏至行祭地禮仍於孟春行祈穀禮於上帝二郊俱奉我太祖配神祈穀仍奉太祖太宗同配

禘嘗

禮記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

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是故君子之祭也必身視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雖使人也君不失其義者君明其義故也　疏云禘者陽之盛也者以禘祭在夏夏為炎暑故為陽盛嘗者陰之盛也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戒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

禘

名物攷卷之二

亦謂是共其故而以曰必以刀刻字也今之文也今謂之字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門人姚宗儀　校

中庸

方　策

演繁露云張蒼傳注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方策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為方聯簡為策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策賦試者皆謂策為今之書策不知今之書策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　西溪叢語云正義謂方牘簡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為之為之辭也以方出之謂以方版書而出之　困學紀聞云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嘗為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削為良　揚子巵言云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方小而策大也簡是一片版簡眾簡相連也

蒲盧

文苑英華蒲盧賦云究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見負幺麼之異族能放誨而知變大鈞所播各異稟而殊方二氣相生遂改形而革面初其穿土取彼蜾蠃負以蜎飛之翼寘諸幅舍之中以氣相感以類相通觜帶鼓翅咽咽傳意本乃與吾同物孰云所畜非類蠆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詠末同而本異俱為化育別感生成已改其狀復移其情躡叢土而股戰美清風而翅輕游能羽化永別蚑行謂我自然莫知所以化形如蝶況以息於神還委蛇若蟬信難窮於天理　埤雅云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蠃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葉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蠃也傳曰在地為蓏在木為果許門不流水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取諸薸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演繁露云政猶蒲盧真是蒲與盧耳以蒲盧為螟蛉誤始說文　留青日札云鄭玄以蜾蠃為蒲盧今按揚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蜾蠃蓋蜾蠃凡細蟲皆可負去必齧死之而寄生一子於其上積四五蟲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必食其蟲俱盡則可以啟封而出戶矣又大戴禮雉入海為蜃曰蜃蒲盧也謂蚌也沈子曰蒲葦也解頤新語曰郄之細腰者曰蒲盧其說各異　捫蝨新話沈存中曰蒲葦不擇地而生蓺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似好然予嘗辯其非是案細腰曰蒲盧乾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疑於地道

紛政遂以為蒲葦其實未知螺蠃蒲盧之義　楊升庵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䖝之細腰者曰蒲盧故䗉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奕青黑之鳩皆名以雉也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即螺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此訛處義之說也

君臣　父子　夫婦　昆弟　朋友

白虎通曰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下之所歸心臣者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兄弟者何謂也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百工

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埶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為刃凝土以為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

行按曰槀人等矢餘名物見考工記三卷謂弭弓中二等安未傳所引馮槀人以見數

既廩

周禮槀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送往　迎來

周禮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㰻有任器則令環之凡門關無幾送逆及疆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令而賓相之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㰻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朝

罷音皮

禮書曰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號通者不數不號者不至於懈不數者不至於罷矣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

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
歲朝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則侯服見六見甸
服更四見男采各二見矣

聘

周禮云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鄭注特來曰
聘衆來曰覜聘有圭覜有璋盡覜為除慝而已故其儀物
殺也　禮書曰輕財重義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
事也三帥人說輕財曰聘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小聘
曰問大聘曰殷

禎祥

疏云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胤云國本有雀

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

妖孽

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
五行志云貌之不恭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言之不從
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視之不明時則有草妖時
則有羸蟲之孽聽之不聰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思心
之不容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皇之不極時則有
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

蓍龜

禮記曰龜曰卜蓍曰筮　左傳曰蓍短龜長不如從長
白虎通曰蓍龜者天地之間壽考物也故問之龜象也天
施也蓍數也地施也　管子云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
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
埤雅云蓍老龜精故占以龜卜蓍筮　龜策傳曰蓍生
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
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八十
莖已上長八尺者即難得六十莖已上長滿六尺者可用
矣龜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
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
在腹下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
論衡曰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
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子路問孔子

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
孔子曰不然盖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
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周禮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
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
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
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禹
穴碑云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　禮書曰蓋大衍之數五
十天地自然之數也虛其一以為本實其四十有九以為
用分而為二以象兩陰陽也掛一以象三陰陽與陰陽之

中也陰陽變而為四時四時歸奇而為閏天道之變不過
四而易之所營亦如之以至十有八變而後成卦則毋文
各三變矣　古者占筮之工謂之筮世本曰巫咸作筮筮
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卜筮故
舜禪禹武文伐紂而卜筮兼用此所謂大事大疑者也降
於此則卜筮不相襲或卜若筮而已然太卜凡小事涖卜
則小事亦卜矣記曰大事有時日月卜小事無時日月有
筮蓋此所謂大事者小事之大者也小事非不用卜以用
筮為主耳禮先筮而卜春秋之時魯桓公卜成季之生晉
文公卜逆襄王獻公卜娶驪姬皆先卜而後筮何也物生
自幽之乎明故有象而後有數卜筮自明求乎幽故先筮

而後卜後世先卜後筮失之矣
雒書云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　禮統云神龜之
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玄文交錯以成
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二寸　逸禮云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
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周禮大卜掌三
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邦事作龜之八
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
八曰瘳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
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
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龜人掌六

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
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
其體辨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
八故以眡吉凶凡占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
坼　說苑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
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
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
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郭璞云涪陵
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蝳蝐俗呼為靈龜即今觜
蠵龜一名靈蠵能鳴　古今注云龜一名玄衣督郵一名
元緒一名僂句龜寶一名昭兆龜靈其甲名神屋　白孔六帖

云龜百歲一尾千歲十尾二百歲為一總龜千歲曰五總
龜千歲一聚問無不知　鄭玄曰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
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龜經云龜一千二
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三千四十二占於天地
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
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　抱朴子云千
年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華之上或
在叢蓍之下其上或時有白雲蟠蛇龜蛇潛蟄則食氣夏
恣口而甚瘦冬月蟄而大肥　五代史云龜互物也汙泥
川澤不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
以其在宮沼為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

以多矣　玉海云筮瀆不告易以為忌龜厭不告詩以為刺　唐尹釋策有問馬知關廉立言不疑何卜

日

禮統云日者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　春秋元命苞曰日尊故曰滿滿故仁仁故明明故精在外注曰滿者常盛無虧也　春秋內事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故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又云日者陽德之母　五行傳云日者照明之太表光景之太紀群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此其效也故日者君丈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　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晝居晝而為明處照而有光　淮南子天

文訓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至於衡陽是謂禺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　廣雅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

月氣曰晛日初出為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曰反景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煦日溫也晧日晝貌也暉日光也旰日晚也翌日明也晚日白也　又云日名朱明一名耀靈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一名陽烏日御曰羲和　帝王世紀云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正崐崘西鳥鼠山西南曰崦嵫又云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　前漢書云陰陽往來日夏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以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舒而漸益以至秋分又及中而益急　物理論云日者太陽之精也夏則

陽盛陰衰故晝長夜短冬則陰盛陽衰故晝短夜長氣引之也行陽之道長故出於卯酉之北行陰之道短故出於卯酉之南春秋陽陰等故日行中平晝夜等也　五經通義曰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　尚書考靈曜曰日光照四十萬六千里地說書曰日照四十五萬里也　周髀曰日光外照徑八十一萬里　起世經云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一由旬上下亦爾日有一千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一俱盧舍未曾暫時離於日道六月南行亦一日漸移南向六俱盧舍不差日道日天宮殿六月行時月

天官殿十五日中亦行爾許　雜寶藏經難陀王問那伽
斯那云日之在上其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
則日長冬則日短斯那云須彌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
於上道路遠行遲照於金山故長而暑熱冬時行於下道
路近行速照大海水故短而極寒　雲笈七籤玄門輪及
太洞經云九天真人呼日為濯曜羅三天真人呼日為圓
光蔚太素天中呼日為眇景皇上清真人呼日為九曜生
太清天中仙人呼日為太明太極天中呼日為圓明王賢
天中呼日為機玄東華真人呼日為紫曜明亦名圓珠亦
謂使暉亦謂太明

月

乾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月魄始明
春秋元命苞曰陰精為月日行十三度常朏任而受明精
在內故金水內景　孝經援神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
者地之理月上屬為使婦從夫放月紀　尚書大傳曰晦
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禮斗威
儀云政太平則月圓而多輝政昇平則月清而明　五經
通義云月中有兎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與兎並明陰
係陽也　呂氏春秋曰月群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群陰
盈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夫月形於天而群陰化於川
皇甫謐年歷曰月群陰之宗光內日影以宵曜名曰夜光
張衡靈憲云月者陰中之宗積而成獸象蜍兎　釋名
云月闕也滿則缺也晦灰也火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朔
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
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遙相望若也　論衡云
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鳧飛相類　物理論云京
房說月與星至陰也日照之乃光如以鏡照日而有影見
又云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虧盈　隋書云月若陰
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
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
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
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也　乙巳占云月者
太陰之精積而成象魄質含影稟日之光以明照夜以之

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也列之朝廷諸侯
大臣之類也是以近日則光斂猶臣近君卑而屈也遠日
則光滿為其守道循法蒙君榮華而體勢伸也當日則蝕
猶臣僭君道而禍至於覆滅也盈極必缺亦不可久盈也
月闕也陰道臣道妻道不可使盈理當恒缺也其行速臣
下之道也行有弦望晦朔遲疾陰陽政刑之等威也　徐
整長曆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起世經
云月天子宮殿縱廣正等四十九由旬四面垣墻七寶所
成純以天銀天青琉璃而相間錯二分天銀清淨無垢光
甚明曜餘之一分天青琉璃亦甚清淨表裏映徹光明遠
照亦為五風攝持而行月有五百光向下而照有五百光

傍行而照是故月天名千光明亦復名為涼冷光明此月三因緣一背相轉二青身諸天形服瓔珞一切悉青常半月中隱覆其宮以隱覆故月漸而現三從日天宮殿有六十光明一時流出障彼月輪以是因緣漸漸而現復何因緣是月宮殿圓淨滿足亦三因緣故令如是一爾時月天宮殿面相轉出二青色諸天一切皆青常半月中隱於十五日時形最圓滿光明熾盛譬如於多油中燃火熾炬諸小燈明皆悉隱翳如是月宮十五日時能覆諸光三復次日宮殿六十光明一時流出障月輪者此月宮殿十五日時圓滿具足於一切處皆離翳障是時日光不能隱覆復何因緣月天宮殿於黒月分第十五日一切不現此月宮

殿于黒月分十五日最近日宮由彼日光所覆翳故一切不現復何因緣名為月邪此月宮殿於黒月分一日已去乃至月盡光明威德漸漸減少以此因緣名之為月復何因緣月宮殿中有諸影現此大洲中有閻浮樹因此樹故名閻浮洲其樹高大影現月輪　又云西方一月分為黒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為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於月盡名為黒月此方通攝黒月合為一月也　瑜珈論云由大海中有魚鼈等影入月輪故其内有黒相現　舊曆說曰日猶火也月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故朏生於向日魄生於背日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滅　范子計然云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寸者制萬物陰陽之

大洞經云日赤名鬱儀月赤名結璘玉京山經云左佩鬱儀右[illegible]結璘

短長　漢書云三十斤成鈞一月之象又云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七聖記曰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璘黄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璘月精也

星辰

春秋說題辭曰星之為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為日日分為星故其字日生為星　京房易傳云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耀在天百官之命各曰其原　感精符云地為山川山川之精上為星各應其州城分野為國作精符驗也　又云兗翼之精星在南方舜斗之精星在中央禹參之精星在西方湯虛之精星在北方

文房之精星在東方　三五曆云星者元氣之英也　說文云萬物之精上為列星　博雅云歳星木宿謂之重星或謂應星熒惑火宿謂之罰星或謂執法鎮星土宿謂之地候太白金宿謂之長庚或謂太囂辰星謂之鈎星太角謂之棟星天宿謂之參旗紫宮參伐謂之大辰太微房謂之明堂須頊音女謂之婺女參謂之實沉昴謂之旄頭東井謂之鶉首張謂之鶉尾軫謂之鳥帑營室謂之豕韋北辰謂之太堂天淵謂之紐茲妃星亦謂之太堂天淵亦謂之三淵軒轅謂之路寝輿鬼謂之天廟　靈憲云地有山嶽川谷井泉江河洞湖池沼陂澤溝瀆以宣吐其氣也天有列宿星辰三百四十八座亦天之精氣所結成凝瑩以為

逌伩問

星也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適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為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為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　增一阿含經云大星一由旬小星二百步　樓炭經云大星閒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十里星是諸天宮宅　瑜伽論云諸星宿中其星大者十八拘盧舍其中者十拘盧舍最小者四拘盧舍　法苑珠林云若依內經此諸星宿並是諸天宮宅內有大住依報所感福力光現若依俗書即云是石故宋時星落如石或云非星是天河石落故俗書云天河

共地河相連故河內時有石落如循彌象圖山經云天空有河名耶摩羅於虛空中行亦有大石小砂時有漏失即執為星此非正經是俗所造妄述流行

六經天文編云五行散之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謂之辰其實一也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為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為辰一歲十二會故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　入關語錄云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為辰則辰上恐不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非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

土

說文云土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上地之中吐物出形也　書鄭注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土　聖證論云孔鼂曰能吐生百穀謂之土

華嶽

山海經云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千里　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　辛氏三秦記曰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幾千仞如半天之雲　水經注云華山古之敦物山也　唐玄宗太華山碑

銘曰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石壁碟既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爾其威振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illegible]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謫少昊之下都即蓐收之別館也下有方氏真人金罌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俛覿銘曰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峰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進昏降災玉池神杷石室仙開海絶瀛洲天遙玄圃偉哉此鎮崢嶸中土鬼神作遊風雲

五涯有太華山掌护

忽衆高標赫日半壁飛雨　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故掌迹存焉西京賦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　文苑英華楊敬之華山賦曰嶽之殊巧詭不可窮見於中天漭漭而掌巖峩峩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坳者似池洼者似臼欹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距翼者似抱　呂令問掌上蓮峰賦曰衆山邐迤曾何足仰未若太華崒為之掌削成三峰壁立千丈伊昔太虛結而為山伊昔巨靈拓而為掌擘開元象崛起原壤當少陰而德合秋成據丁酉而氣涵金奧深沉其色蒼蒼其狀雲霞不映而其勢獨雄塵露狩稗而其高靡謀掌形仙蹟石容天壯雖造次於自然若鑱磨於

意匠晦夕霧而群峰下隱煦朝陽而衆壑相向繇是考圖籍高為四嶽之先聆靈奇欻出九天之上　昭文館記云上有三峰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旋於幽草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為大帝之別宮栖神仙之窟宅也一稱太上山　摭首集李白登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矣　李白詩云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山峰却立如玉摧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　續古叢編云韓昌黎太華峰詩始意退之自為豪偉之詞後見真人關令尹喜傳老子曰真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輙徑十

昌黎詩云太華峰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

丈香聞三千里又北齊修文御覽有花生香一門專載此事諸家集注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　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險絕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山以下遺書為訣時譏其好奇之過　沈佺期云西鎮何穹崇壯哉信靈造諸類皆峻秀中峰特美好傍見巨掌在勢如拓東倒頗聞首陽去開折此河道磅礴壑洪源嵬峩戴青㚖靈泉紛亂瀑天蹙硊横拖　唐語林云東突人有識山者偏拜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閿西門拜禮至山下仰望咤曰京師衣冠文物之盛由此而致　唐柳公權龕闕記云茲山峭拔若削自非馭風憑雲亦無有去理　張旭序云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

居其中若廣猷奇岳山經有紀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所以宗山川而報功也　大明一統志云太華在今華州華陰縣　李滄溟太華山記云余既達削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若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嘗不爽然自失也

河 詳見九河

釋名云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海晦也主引穢濁其水黑而晦　山海經曰河源出崑崙之墟崑崙山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白黑赤四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角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河百里一曲

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率常然　春秋說題辭云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　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潤千里　乾鑿度云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變為白白為赤赤變為玄玄變為黃各三日　河圖云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為權勢星東流千里至規期山名地契上為距樓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為别符星邠南千里入龍首山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龍門上為王良星為天橋神馬出河躍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

維會名地神上為紀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為輔星東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幹上為虛星　慎子曰河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不可及　淮南子曰河以透迤故能遠

名物攷卷之三

名物攷卷之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中庸

水

南齊書張融賦曰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為山為川　孝經援神契曰計校九州之別土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周語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污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沉滯而亦不散越　元命苞曰水之為言演也陰

化淖濡流施潛行也　又云水者天地之苞幕　尚書大傳云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之重任　子華子云風含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水含太乙之中精故能動化萬物而行乎地中　列子云鯢旋之潘為淵止水流水濫水沃水氿水雍水汧水肥水之潘皆為淵是為九淵（潘作蟠水之盤回處）　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群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清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　文子云水之道上天為雨露下地為江河　白帖云水冠五行之始居六府之先至柔之性善利之功　玄中記云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萬物無不潤

草木　禽獸

說原云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故草木無知禽獸知而不全人則無不知也　動物本諸天故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故根順地而升降以津蓋動物取氣于大而秉載以地植物取津于地而生養以天本諸天者其性溫本諸地者其體冷　又云草木一荄之細一核之微其香色葩葉相傳而生千載不變蓋根幹有生死而其神未嘗死也木植三百六十松為之長草植三百六十蓍為之長　爾雅云草卉也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　又云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　爾雅疏云草說文作艸

隸變作艹百卉也又曰象野草莽蒼之形　尚書中候云文命成得後乂在官則朱草生郊　大戴禮孟春冰泮百草權輿　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　元命苞云木者陽精生于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為言觸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為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

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邢昺爾雅疏云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為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曲禮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鄭玄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禽作六摯卿羔大夫雁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禽也　淮南子曰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　說文云鳥者羽禽之總名獸守備也　說原云飛者棲木食木故鷹鸇之毛猶木走者栖草食草故虎豹之毛猶草飛之類喜風走之類喜土在水者不腹在風在地者腹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睫接上鳥雄者以左翼掩右雌者以右掩左故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寶藏　貨財

說川藏氏曰寶藏如五金之鑛貨財如菽粟佳菓珍珠珊瑚之屬　爾雅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東

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　又云鉅之寶山銀有精光如燭　大戴禮云玉居山而木能潤　管子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綠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又云玉起於禺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先王為其遠至之難故托用於其重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又云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人無饘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泉以贖之禹以歷山之金

酉陽雜俎云山上有葱下有銀上有薤下有金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

泉錢同

羣花木考云珊瑚初生色白漸長文黃初得軋理於風見風則取硬變紅色者為貴若失時不墨則紅敗

錫泉救人之困　後魏書云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礦入石得銀七兩宣武帝並置銀礦每令採鑄　梁書云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始興記云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處光耀若星辰居人往觀皆是銀鍊鑄得銀也　湘州記云曲江縣有銀山山多雲霧　廣州記云廣州任山銀穴有銀砂　水經云若水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　神異經云西南有銀山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萬餘丈皆悉白金不雜土山　漢武內傳云五百歲天下名山一開開時金玉之精湧出　鹽鐵論云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傍以

玉璞抵烏雀　玉贊云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紅霞君子是佩象德開邪　陸士衡云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山海經云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沉水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　珍玩考云琅玕樹生海底丹柯碧葉與珊瑚畧同出水紅潤旋變為青擊之作金石聲五音相節　大戴禮云川生枝而岸不枯　禮斗威儀云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尹文子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　任子云丹淵之珠沉于黃泥　南越志云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異物志云合浦民善遊採珠兒年十歲餘便教入水採珠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而出　靈異記云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故曰泉客慷慨以泣珠　幽明錄云巴丘縣自金岡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鎖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貌莽壯釣人被駭牛因奮躍還潭鎖將盡釣人以刀斫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　韓子云荊南麗水之中生金　文子云水之為物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　又云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碧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

江水肥仁而宜稻

黿　鼉　蛟　龍　鼇

拾遺記云禹濟巨海黿鼉以為梁　埤雅云黿大鼈也淵一夫鼈以為雄黿鳴而鼈應所謂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即此類也　廣雅云海黿大一畝重千鈞　淮南子曰燒黿致鼈此以其類求之舊說鼈亦思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一曰黿亦卵生而影伏　古今注云黿一名河伯使者　異物志云屠黿解其肌肉唯腹連於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烏往食之則為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雀　錄異記云黿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為黿白者為鼈俗云黿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雖支分臠解隨其巨細未

按淵鑑者皆能跳走鼉與黿雖至大者如蚊蚋嗜之一夕乃死　搜神記云千歲黿鼉能與人語　顏籀稽聖賦曰鼉鼈伏乎其陰鸛鵲孕乎其口

夏小正月剝鼉以為鼓也　埤雅云鼉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鼉識風以鼉識雨　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為鼉鼓亦或謂鼉更以其聲逢逢然如鼓而又善夜鳴其數應更故也　續博物志云鼉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　本草云鼉口內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形如龍大極難死沸湯沃口入腹良久乃剝老者多能變化為邪魅　物類相感志云狀若龍五色形長丈餘介冑脩爲其類長者

能吐霧致雨鼉甚可畏入穴中掘之如百人掘之須百人取之一人掘即一人牽取不然終不可出梁周興嗣嘗食其肉後為鼉噴成惡瘡此物靈不可食或能為妖患害於人也　說原云鼉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背尾皆有鱗甲能吐霧致雨善攻碕岸性嗜睡目常閉皮堅可冒鼓

禮記曰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有兵衛也龜言登尊之黿鼉言取賤之　說文曰蛟龍屬也無角曰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笱水中即蛟去　埤雅云蛟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蛟　郭璞云蛟似蛇四脚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子生一二斛瓮能吞人　述異記云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而為角龍又五百年為應龍蟒蛇目圓蛟眉連生　大明一統志云大江中有鰁磯南有一石穴廣一丈深叵測蓋鰁居也鰁即老蛟也此磯在今蕪湖江口有廟俗訛為喬姬廟

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

說文云龍鱗虫之長黃龍神靈之精四靈之長能幽能明能大能小春躍秋潛（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埤雅云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　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　管子云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蚕蠋欲大則函天地欲上則凌雲欲

下則伏泉　淮南子曰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足也　又曰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　論衡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木中升天也蓋當雷電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從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　楚國先賢傳宋玉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于孟津超騰雲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裡夫尺津之鯢豈能與之料江海之大　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驪龍之目見百里纖芥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　抱朴子云有自然之龍有蛇蝎化成之龍

大唐西域記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力乘雲馭

（酉陽雜俎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蓋此撰也雅翼引之似誤）

或云龍無耳故以角聴

風蹈虚駁水非人力所制　南部新書云龍之性麁猛而畏蠟愛竹及空青而嗜焼燕食燕肉人不可渡海　説原云龍有三停九似之説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今漁人往々見鼈交則大腰純雌服説也　拄子云沉江鼈中九肋者稀

爾雅云鼈三足能　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　養魚經云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為之長而引飛出水内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神守天地之性細腰純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鼈之屬以蛇為雄　易注云鼈九肋者勝　易林云龜鳴岐野鼈應於泉　淮南子云青泥殺鼈得莧復生　埤雅云鼈以眼聴竊脊連脅甲虫也水居陸生　古今注云

今莫鼈中常有鼈卵

鼈一名河伯從事　博物志云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皆卵生而影伏　酉陽雜俎云鼈目白腹下有三易注天字者卜十一作字者不可食　野記云鼈伏随日朝首東向夕首西向　又云鼈之所在其上必有沫水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得之　燕山録云煑羊以䭾煑鼈以蚊　内典云鶴影生鼈思生

禮儀　威儀

禮記疏周官為體儀禮為履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説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説云禮經三百四也禮説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為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云三百故知倶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别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經説春秋及中庸並云儀禮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三千三則禮説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為儀禮五則漢書藝文志謂儀禮為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般行周官五禮之别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别有三千條耳

制度

賈氏日抄云愚意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度者言制為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

車

周禮云一器而工聚者車為多　又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隼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風俗通云黄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車因作華蓋　又云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為曲蓋　又云車一兩謂箱裝及輪兩兩相耦故稱兩　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徳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虞舜徳盛于山陵故山車出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知為車　釋名云黄帝造車故號軒轅氏　山海經

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為車　司馬彪續
漢書輿服志曰奚仲為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譙周
古史考云黃帝作車少皡時駕加牛堯彤車乘白馬有虞
氏因彤車而制鸞車夏禹時奚仲駕馬廣車之制度　玉
海云車之制前軾而後戶前軌而後軫旁輢而首以較下
軸而銜以轐對人者謂之輂如舟者謂之輈揉而相逆者
謂之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軛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
衡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輢之下木
皆曰軹以其窮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
以名部軫前橫木可以名輅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也其為
車者有長轂有短轂有杼輪有侔輪有反揉有仄揉有兩

輪有四輪有有輻有無輻有曲輈有直輈輂曲有一輈有
兩轅有直輿有曲輿曲輿輈車有廣箱有方箱有重較有單較
者或駕馬或駕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漆或素皆因宜
為制稱事為文然論其任重則同稱為車論其等威則禮
有屈伸名有揚也　韋玄成傳云四方同軌師古曰同軌
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　文苑英華白行簡車同軌賦
云雅善御於有截被至治於無譁殊途同歸方見域中之
大引重致遠是賭天下為家然則將利於時必徵所措既
同轍而異履爰發軔而循度罔流勿越誠轊蓬之足施轄
轢非逾將挂轊而可布至若偈兮無外隱爾如斯念做至
而必繼轍大同而在茲固將混區宇會華夷始曳輪而寧
騁逑遒終推轂而不失毫釐

書

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垂萌
畫字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蒼頡視龜而
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惟通矣　淮南子曰蒼頡造
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偽萌生去本趨
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為雨粟鬼
恐為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恐有取毫作管之害及之
故哭　說文序云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
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
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

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于泰山
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漢書注曰八體一曰大篆書
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
隸書八曰行書　魏書江式傳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
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
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
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至
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其後七國殊軌文
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
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
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官獄繁多

以遞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　事詞類竒云八分者六分篆法二分隸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中所作也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草書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也　江式論書表云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竒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　困學紀聞云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爲二十圖夾漈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　又云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夾漈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

書尚義諧聲尚聲釋文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始爲反語考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　文苑英華王起書同文賦曰四方有謚九區如一或簡牒而異制或草隸而殊質莫不採摭其文錯綜其術由是日月所燭舟車所通布八體而咸若合六書而大同飛繆成規既由近而及遠崩雲殊象亦自西而徂東流離翰墨之場粹映詩書之閫或蟲形而惟錯或鳥跡以相混匪來規於孚土將作範於後王巧者莫能革其故暴者無能易其常則帝義龍圖寧務其八卦史籀蒙篆徒列於三苍學擬作敍

禮樂此條不見此存此以見制作之原

禮樂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　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

夏

玉海云帝王世紀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周書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居即河南是也

杞 杞今河南杞縣

夏杞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

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蓋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後　宋殷一作商字義並同

殷

玉海孔氏曰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後爲殷　海錄碎事云湯伐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者以契封商湯居殷受命故二號　曹氏曰盤庚復治亳之殷地湯之故居故兼稱殷商　朱氏曰商言其國殷言其地

宋 今河南歸德府

宋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

案應天是宋之應天

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舊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周 成周今河南洛陽縣

案周黃帝之留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太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

四時

爾雅曰春爲青陽一曰發生夏爲朱明一曰長嬴秋爲白藏一曰收成冬爲玄英一曰安寧　鶡冠子曰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釋名云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　時則訓曰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贏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脩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蠻貊

留青日札云南方之人曰蠻从虫䜌聲蛇種也禮夏官疏蠻縻也以爲夷狄縻繫之以政教書三百里蠻注蠻慢也風俗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貊說文北方國豸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也或作狢史記胡狢月氏師古曰東北方三朝之屬南中志云貊大如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云貊色蒼白其皮温煖皆似未明余嘗因蠻貊之義而推四夷之名莫非禽獸取義也

舟

山海經曰番禺始作舟　墨子曰巧倕作舟　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　淮南子曰古人見竅木浮而知爲舟　東皙發蒙記云伯益作舟　物理論云化狐作舟　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　又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　爾雅云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舟　說文云舟言周流也船言循也循水而行也其上屋曰廬重室曰飛廬又在其上曰雀室言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總名船曰舣　方言云吳曰艑晉曰艄海船曰艆　即艒䑿曰艅艎江船曰艬檻自關而西謂舟爲船自關而東謂之舟　釋名云上下重版曰艦外狹而長曰艨衝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　廣雅云艦大船也舫艕船也艤

衍艑船也　集韻云鷁首天子船也船舡也艭海大船也
李尤銘云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
風䬔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慎終無不可

霜　露

大戴禮云陰氣勝陽則凝而為霜雪陽氣勝陰則散為雨露　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　春秋考異郵云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為言亡也物以終也　釋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　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援神契云霜以挫物　詩含神霧云陽氣終白露

為霜　京房易傳云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上　國語云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駟房星也　淮南子曰青女出以降霜　唐張鷟朝野僉載曰春雷始鳴記其日計其數滿一百八十日霜不降又曰雁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日霜必降

月令章句云露者陰液也釋為露結為霜　列星圖曰天乳在氐北主降甘露占明潤則甘露降　五經通義云和氣津液凝為露露從地出　說文云露潤澤也從雨路聲

白虎通云露者霜之始寒則變為霜　春秋瑞應圖曰露氣濃甘者為甘露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　晉中興書云露之異者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

經綸

秋林伐山云經引之即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即今之織刷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刷之使之不亂也

錦

釋名云錦金也作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左傳曰歸夫人重錦三十兩注言錦細熟者以二丈雙行故曰兩蓋三十疋　國史補云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采煥發　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官也號錦里城墉猶在　陳留風俗傳云襄邑睢渙之水出文章故曰藻錦　鄴中記云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

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綈或黃綈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　白帖云翻鴻走龍迴鸞舞鳳蓋古錦之文　孔帖吐蕃其所貢波斯錦　唐酉陽編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水香麻以為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　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綵尤異入水不濡濕云有魚油故也　五代室韋其人工巧善織毛錦　五代阿保機以朝霞錦聘梁　唐樂府錄米蠶絲所織錦暑月陳于座滿室清涼　吳淑錦賦曰伊織文之重錦炳爛兮之纖麗

紬

禮書云乘車而加之以景猶衣錦而加之以褧也景以禦塵褧以晦其文玉藻曰禪為絅則景衣蓋亦禪歟衣錦尚褧夫人始嫁之服也

屋漏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　犍為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隈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漏也　孫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　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煑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令撤毀之示不復用也　梁書紀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　適旃璅言云古人宮室門東偏南向故謂西

南為奥西北曰屋漏不愧屋漏猶曰不愧暗室也

鈇　鉞

說原云鈇莝斫刀也鉞大柄斧也黃鉞以金飾之　劉存事始輿服志曰黃帝制以銅為鳳首銜刃古今注云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己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為之

名物攷卷之四

名物攷卷之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淳安曹夢日　校

論語

學而第一

千乘

司馬法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包咸曰古者井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時使

疏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榦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修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啟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

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
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為政第二

北辰 附衆星

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 郭璞云北極天中以正四時
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物
也 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 史記天官
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漢馬融云北
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 列星圖云北極五星一名
天極一名北極 荊州星占云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
北極者紫宮天座也 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

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
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限極也 文選謝
靈運詩曰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向注曰環繞也北辰
北極星也百川以海為尊故赴之衆星以北辰為主故繞
之萬民歸君亦猶是焉 晉志云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
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其紐星天之樞也第一星主月
太子也第二星主日帝王也亦太一之坐第三星主五星
庶子也鉤陳後宮也北四星曰女御宮鉤陳口中一星曰
天皇太帝其神曰耀魄寶又北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
極出度授政也 宋史天文志云極星之在紫垣為七曜
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是謂北極為天之正中而自唐

以来曆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寔去極星之
北一度有半 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 王汾云北辰之
為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
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
不動之處則在夫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
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隱不見
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回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
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
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
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
帝坐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之中故有

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
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
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
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
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
數仰而觀之蓋無頃刻之或停也 林子谷曰北辰者天
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轉坤者亦心也心能旋轉不
謂之北辰乎 河圖云坤德布精上為衆星 書正義云
北辰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
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于四方猶諸侯為天子
守土也 鹽鐵論云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

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劉向云天官列宿在
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　漢天文志云凡天文在
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
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國官宮物類之象　李程衆星拱
北賦為章于天惟彼辰極環衆星於厥位標帝座於有北
故昭回之設象俾聖哲而取則鈎陳就列羣營衛於宸宮
閶闔當運類游屏於王國煥乎布彩儼若受職　趙蕃賦
云統太一而為衆守中心而攝極故能總懸象之綱作垂
光之則明夫援含者靜而處輔相者動而順靜乃常德不
爲動惟遵道無吝然後衆星熠熠外辨方而不迷一極煌
煌中居所而作鎮是以仲尼譬為政之德義和時敬授之

信文苑英華

詩三百

玉海云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
於禮義者三百十二篇已其辟者六篇攷之義禮皆笙詩
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漢世毛
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貍首
之類　楊升菴風雅逸篇序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
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今
所存十一千百耳　宋史王柏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
於聖人者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
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而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

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　陽明子
曰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
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之
音哉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耳

犬

爾雅釋畜云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此與獅子義同名亦相出入）未成豪
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絶有力狣尨狗也　說文云犬狗之
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叩也叩氣吠
以守也　猥犬多毛也獟犬火不止也猋犬知人心可使
也犷從犬也狄赤犬也狁小獫也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
黑身　儯俊南越名犬也　呂忱字林云獹韓良犬也㹶宋

良犬也犴逐虎犬也　何承天纂文云守犬為猘隴西以
犬為猶猲獢皆多毛犬也獟猘也猲屈尾犬也　廣雅云
殷虞晉獒楚獳韓盧宋鵲皆犬屬　春秋考異郵云犬斗
精所生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狗三月而生高三尺　白
澤圖云黑犬白頭長耳捲尾龍也

馬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馵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
歲曰馴八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騋八尺曰龍驚駿馬也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
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春秋考
異郵云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二為地地主月

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

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為馬頭　風俗說曰馬一疋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說馬死賣得一疋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疋與馬之相疋耳　說卦云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足拆陽病則陰勝故馬病而卧陰病則陽勝故牛病而立馬陽也故起先前足卧先後足牛陰也故起先後足卧先前足　伯樂相馬經云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明脊為將軍欲得強腹為城郭欲得張四下為令欲得長眼欲得高巨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膝骨負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竪小而厚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脛大蹄三羸其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胳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

酒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為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酌有事者）二曰昔酒（久釀）三曰清酒（冬釀夏成者也）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　又曰醴酒一宿熟也醪酒不去滓而飲也酎三重釀之酒也醨薄酒也醑酒至美者也酒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故清者曰醥而甘曰酏濁者曰醨而厚曰醇紅者曰醍綠者曰醁白者曰醝　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懌而味美也亦言踧也皆強相踧待飲之也

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秋酒　禮記月令曰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有差忒

白孔六帖云糯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　春秋緯曰凡黍為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麴釀黍為酒（黍陰也麴陽也先漬麴黍後入以曰陽陰也相得而沸是其也凡物陰陽相感非唯作酒）　酒經曰空桑穢飯醞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麯甜醹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　漢書云酒者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病百福之會非酒不行　西京雜記云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　晉庾闡斷酒戒曰蓋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屋好惡安於自然吾固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真也於是椎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損觚瓚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榼家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屛神州之竹葉絕縹醪乎華都

食

說文云滌食飾也　周書云黃帝始烹穀為飯烹穀為粥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穄

南海之秬　內則曰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脂膏以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注饘厚粥酏薄粥也芼羹以菜雜肉為羹也蕡大麻子飴餳也堇菜名荁似堇而葉大榆之白者名枌免新鮮者薧乾陳者言堇荁枌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也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滫之滑者也凝者為脂釋者為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飯食之味也

輗軏

禮書曰先儒以大車為牛車小車為羊車羊車轄端曰軏牛車轅端曰輗理或然也　後漢李尤車銘曰圓蓋象天

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合之讓虗蹈達關通兩轄軥邪尊卑是從軏輗之用信義所同

八佾第三

八佾

白虎通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　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

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舞

帗舞全羽也羽舞析羽也皇舞以羽覆冒頭也旄舞犛牛尾也干舞干兵也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為威儀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人氣壅閼故為作舞以宣導之

樂記曰理人勞者其舞行綴遠理人逸者其綴長故觀其

舞知其德

山海經曰帝后八子始為舞　樂苑云羽調有柘枝曲商調有掘柘枝此舞因曲為名

周禮樂師曰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魏名臣奏曰凡音樂以舞為主　又曰樂所以表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三巴記云巴中有渝水賨民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使樂人倣之故名巴渝舞

拾遺記云廣延國以善舞者二人獻於燕昭王一名旋波一名提謨並綽妐妙絕曠古無倫又云舞者樂之容也自

淮南曰陳常于諸夏河東賊曰孟夏之大陵山皆諸夏之別名也

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鶩鴻或如飛鶯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
尚書注干楯羽翳皆舞者所執

雍徹
疏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云徹者歌雍又小師云徹歌鄭玄于有司徹而歌徹是知天子祭于宗廟歌之以徹祭也

諸夏
刑法志內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諸夏中國諸侯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
左傳曰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旅
爾雅云旅陳也 又云祭山曰庪縣郭氏曰或庪或縣置之於山李氏曰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遥遥而眂之若縣故曰庪縣孫氏曰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是也
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群神而祭之則刑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器眡瞭之廞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若夫旅四望山川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則兩圭有邸而已

事物紀考曰宋眞宗封泰山禪天貺王宋眞宗加號東嶽天齊仁聖帝 國朝改革帝號止稱曰東嶽泰山之神立廟泰安州每歲春秋仲月遣官擇日致祭

泰山
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始交代之處又群嶽之長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者唯泰山乎
漢書云五嶽皆三祠獨泰山五祠
風俗通云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之壽脩短
論衡云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
博物志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為天帝孫也主召人魂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福地記云泰山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迴三千里鬼神之府
唐文粹張說封禪頌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言天孫揔人靈之府
茅君內傳云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宗之洞周迴三千里名之三宮空洞之天
大明一統志云泰山在泰安州三峰東曰日觀雞鳴可見日西曰秦觀可望長安又西越觀可望會稽有東西二天門望秦獨秀雞籠老鴉獅子蓮花懸石諸峰百丈馬棚鵓鴿諸崖石經石壁鄆都桃花諸峪迴馬雁飛黃峴思鄉諸嶺斗心龍口試劍龍紋虎阜諸石迎陽呂公諸洞玉女王

術書錄云元君女隗蓋后土神祇也世俗遂以女流祈傳以起恐氏之信向

說者稅脫也

毋白鶴白龍諸池又有明月峰登仙臺下有東西中三溪

揖讓

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也

繪事

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禘

鄭氏禘祫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王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北面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昭主也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奧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祼鐏用雞彝鳥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兩象鐏其迎尸出在堂之時其后校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如室中之左右也合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康成注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降

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以四代

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彼蓋溺於祫大禘小之說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過繭栗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脊是禘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如指諸掌則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為廟祭之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為禘而公羊穀梁以大事於太廟為祫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制皆以言祫而不該禘則祫非小於禘矣

後漢張純曰禘之為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

杜預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
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孔疏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
於廟爲禘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人答穆叔
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也
公羊傳曰禘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乎
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舊唐書禮儀志云古者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已後五
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祭昭公十年齊歸薨
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八年祫

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
於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祫已後隔二
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
困學紀聞云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群廟之主
昭南穆北合食于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
配之
稗編馬端臨曰按以禘祫爲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爲合祭
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爲然
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而即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
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

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
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
君許之祫則可干祫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
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
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王海陳氏
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於諸侯
作西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
焉則平王以前未之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
禮書云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
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非逆僭於莊公廟
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其禮物耳

不追配文王也
大明會典大禘禮嘉靖十年定前期　上告　廟如常儀
太常寺奏致齋三日備香帛牲醴如時享儀錦衣衛設儀
衛侍從太常寺卿奉請　皇初祖神牌　太祖神位于
太廟正殿安設是日早　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天門太
常卿跪奏請　聖駕詣　太廟　上至　太廟門外降輿
導引官導　上入御幄具祭服出由殿左門入典儀唱樂
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樂
作奏上香導　上至　皇初祖　太廟前俱三上香訖奏
復位樂止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前奠帛獻爵復還至　太祖前典儀唱讀祝讀訖

樂作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樂作樂止復唱行終獻禮樂
作樂止太常卿進立于　皇初祖前西向唱賜福祚　上
飲福受胙典儀唱徹饌唱送神典儀唱捧帛詣燎位唱望
燎俱如儀太常卿捧　皇初祖神牌詣燎所内贊奏禮畢
樂止　上由殿左門出至　太廟門外導引官導　上入
御幄易常服還宮　祝文曰仰惟　先祖肇我厥初發祥
鍾靈啟我　列聖追慕　德源敬兹報祭願　來格斯奉
皇祖太祖高皇帝配侑今罷

灌

禮記曰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祼　周禮肆師祼築鬻
注築煮謂築香草以為鬯也　鬱人凡祭祀賓客之祼加

鬱鬯　注祼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
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義
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灌乃後
薦腥薦孰

奥

釋名云室中西南隅曰奥不見戶明所在秘奥也
爾雅疏孫炎云室中奥隱奥之處也古者為室戶不當中
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為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及尊者常
處焉曲禮云凡為人子者居不主奥是也

竈

說原古人制祀典如五祀之神曰中霤井灶門戶之類皆
自陰陽之動處言之中霤取陽光井取水竈取火門戶取
闔闢皆陰陽之動處也若不動則為純陰純陰則神明不
居矣
釋名曰竈造也創造食物也
曾連子曰竈五突分煙者衆也
禮器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
於盆尊於瓶 鄭玄曰竈神祝融是老婦
白虎通曰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一說祀竈以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為竈神　又曰有虞氏祀中霤夏
后氏祀戶殷人祀門周人祀竈

漢書曰李少君言祀竈可致神物天子親祀焉
後漢陰識傳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
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自是巳後
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輿馬僕隸比於邦君子方常言
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故後常以臘日祀
竈而薦黃羊焉
藝文類聚云作竈法當辰巳閒隙地取土先掘去上五寸
以水美酒一升合和泥之以癸亥日脩之卯日安竈自如
也作竈法廣四尺長五尺欲安兩釜長七尺子孫富貴作
竈餘泥不可泥井井餘土不可泥竈大凶勿以壬癸庚辛
及支九空血忌破危閉建寅日皆凶竈君名禪字子郭衣

案已上數則皆與祖竈之說相近故并錄焉

黃衣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得除凶惡宜市不知其名見之死猪肝泥竈令婦孝竈君以壬子日死不用此日治竈常以五月辰日猪頭祭竈令人治生萬倍用人故竈凶敗雞毛入竈中致非禍犬骨入竈出狂子正月巳丑日白雞祠竈宜蠶五月巳丑卯祠竈吉四月丁巳日祠竈百倍

酉陽雜俎云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祭一作洽常以月晦日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筭筭者一百日故為天帝督使下為地精巳丑日日出卯時上天禺中下行署此日祭得福其屬神有天帝嬌孫天帝大夫天帝都尉天帝

長兄硎上董子突上紫官君太和君玉池夫人等一曰竈神名壤子也

孔帖云竈鬼以時錄人功過雖出漢武時方士之言室暗不欺屋漏不愧雖歲不一祀其誣我乎

事物類考云　國朝孟春宮內祭司戶之神孟夏光祿寺祭司竈之神俱內官行禮季夏土旺後戊日奉天殿外文樓前西向祭中霤之神司禮監官行禮孟秋午門前祭司門之神孟冬宮內祭司井之神俱內官行禮歲暮太廟西廡下東向合祭五祀太常寺官行禮

太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為周公也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群公不毛

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聊

史記注孔安國曰陬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索隱曰陬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也

左傳疏云孔子父為鄹邑大夫謂之鄹人

路史國名紀曰鄹魯下邑今兖之魯縣孔子之生處與孟軻之鄒異

主皮

禮書曰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

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釋周禮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釋鄉射曰禮射大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備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大傳曰戰鬭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蓋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和與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

告朔

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

歲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左傳疏王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　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于天下此云班朔者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時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故下傳云以公爲厭政以甚矣范云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也

宋志魏楊偉表曰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少昊則玄鳥司分

顓頊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掌日三代因之世有日官日官司曆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内周室既衰戰國横鶩告朔之羊廢而不紹閏分乖次而不識蓋厥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虫之不藏也是時天子不協時司曆不書日諸侯不受職曰御不分朔仲尼于春秋司曆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

舊序書云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摠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寔一也

張齊賢傳時太常博士議經無天子月告朔請罷齊賢不題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王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載天子諸侯告朔事當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寶謂吉爲朔故世人繆吉爲告摠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王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

之忽也

餼羊

疏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肉未煮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註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爲生也

牀藥箋云腥曰餼

關雎

詩疏云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邊沚中亦食魚陸機疏云雎鳩大小如鴟深

目目上骨露幽州人謂之鷘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鷹似鷹
尾上白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雌雄情意至厚而猶
能有別故以興后妃

社

祭法云王為群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諸侯
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為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
群立社曰置社

周禮大司徒鄭註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
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栢周居鎬京宜栗

白虎通曰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
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

尚書亡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
社唯槐

容齋五筆云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
求異而取義于彼也哀公問周人以栗之言遂曰使民戰
栗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于社所以威民其寔則非也孔
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献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為可說又非
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宰即時正救以杜其
始而者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
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盖在于此

松

說文云松木也從木公聲葉如針多節皮粗厚監根叅枝

四時常青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

淮南子曰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兎絲

抱朴子曰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
飛節芝

博物志云松曰蒼官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茯苓千
年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松有茯苓而無琥珀
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　廬山記云西嶺松如馬鬣

又葉五粒者服之長生

嵩山記云嵩高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其精變為青
牛為伏龜採食其寔得長生

玉策記曰千歲松樹四邊披趿上杪不長望而視之有如
偃盖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壽萬歲

廣志云千歲老松子色黃白味似栗可食

李德裕云三鬣松與鳳尾松別

栢

爾雅云栢椈也　埤雅曰栢一名椈雜記所謂暢臼以椈
者是也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暢臼用以擣鬱

史記曰松栢為百木長而守宮閭　廣志曰栢有續栢
有計栢　崔寔月令曰七月收栢實　漢武內傳曰藥有
松栢之膏服之可以延年　抱朴子曰天陵偃盖之松大
谷倒生之栢　庾肅之松讃曰流潤飛律沉精幽結真𥾽
含芳仰拂飛雪　齊晉江夏王鋒脩栢賦曰既殊群而抗

立亦含負而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必霜下而爲慼烈風不
能摧其枝積雪不能改其性

栗

詩義疏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楊特饒唯漁陽范陽栗甜
美長味他方不及也東夷韓國出大栗如梨小如雞子味
不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杼

禮記云練主用栗

埤雅曰栗味酸北方之果也有莍蝟自裹故先賢云皂者
柞栗之屬青者楊柳之屬數者李梅之屬國語曰婦贄以
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爲棗取早敬栗取恂栗　又云榛
似梓實小栗屬也　又云江南小栗謂之芧栗今讀芧爲

芋誤也

東觀書曰栗駭蓬轉盖今栗房秋罅實躍如爆去根　幹
甚遠所謂栗駭其質縝密故稱玉縝密以栗黄玉謂之栗
玉又戰栗敬謹也栗至罅發之時將墜不墜尤有戰栗之
象　從容録云凡門以栗木爲閑夜可遠盜　地里志曰
諸暨産如拳之栗　西京雜記曰上林苑有候栗瑰栗榛
栗嶧陽栗

三婦

周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
三婦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鮑彪注云婦人謂
嫁曰婦大家曰家仲蓋三取女也　一云韓非曰桓公使
管仲有三婦之家蓋一妻二妾也非如諸侯娶國媵姪娣
一娶九女之制故或人疑其知禮　韓非子管仲相齊曰
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
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
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一曰管仲父出朱蓋
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
侈偪上　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

樹塞門

爾雅云屏謂之樹疏屏蔽也樹立也立牆當門以自蔽也
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璞云小牆當門中禮緯云
天子外屏諸侯内屏卿特牲云旅樹鄭注云旅道也屏謂

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内屏在路門之内
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　禮書云爾雅曰
屏謂之樹語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墻之内則屏謂之樹
又謂之蕭墻鄭康成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思則屏又謂
之浮思故孔子以管仲樹塞門爲不知禮禮記以旅樹爲
大夫之僭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内近右執法然則先王
設屏非苟然也　風俗通曰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
第以自障蔽也

反坫

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坫外向室也）　禮書
曰盂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

南故曰出尊又於其南為之崇坫以安玉爵故曰康圭庋
食之坫在房室隅之坫在北隅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
坫端也北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尊爵於篚則
反爵於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　演繁露云論語反坫也
者乃是措爵之器兩邦君酧酢飲已而反置爵其上是名
為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為屏者沈以為誤為
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
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　册鉛餘録云燕禮燕其臣尊
于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于兩楹間有坫管仲
反坫故孔子譏之　一說據郊特牲臺門反坫汲冢書四
阿反坫並對舉此復與樹塞門言之恐均為官室僭侈之

事　一說坫以木為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封人

左傳疏周禮封人掌為畿封而樹之　鄭玄云畿上有封
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則諸侯封人亦然也傳
言考叔為潁谷封人祭仲足為祭封人宋高哀為蕭封人
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
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木鐸

周禮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
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　禮書鄭康成許愼皆曰鐸大鈴
也蓋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
武事若司馬之抓鐸撓鐸黃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
振文事若書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　樂書云小宰正歲
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歲帥其屬而觀教象之
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
宮正司烜以之脩火禁於中國鄉師凡四時之名以之徇
於市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之徇於朝是木鐸以木為舌
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
在玄聖素王則言而為教天將以夫子為木鐸豈非言而
教之之事歟　文苑英華王起振木鐸賦曰以金為鈴且
嘗巧於鍛匠刻木為舌將托音於下人色耀星彌映遲遲
而日麗聲搖巘陌隨獵獵而風遒貽彰有儀掌握成韻因

木德之將盛懷金聲而載振處其中而不屈圓其外而合
度可以揚天之聲可以導王之路　羅立言賦曰始脩貫
以遐遠終激揚而廣施發千門以瀏亮儆三條而逶迤將
警乎群心斯乃有倫有要言提乎衆耳孰可不識不知

韶

樂記云韶繼也註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
元命包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　漢志堯作大章舜作招
招繼堯也帝舜命夔典樂又以外賞諸侯至春秋時陳公
子犇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文始舞本
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樂緯
動聲儀曰孔子曰簫韶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

至樂書曰簫韶九成蓋帝王功成作樂所以象成者也故大道至九變然後賞罰可行王道至九變然後淳氣可洽然則韶樂九變有不可以儀鳳歟哉舜之庸績咸熙在九官寅亮天功之後則九韶之舞不過象成以形容乎此而已司馬遷謂禹乃興九韶之樂晉傳玄謂韶夏大變考之於經舜命夔典樂未嘗命禹也言簫韶九成未嘗言六變也二子之言不亦誣乎

大明會典有中和韶樂凡四等天地九奏神祇太歲八奏太明太社稷帝王七奏夜明帝社稷宗廟先師六奏舞皆八佾有文有武先師舞六佾用文

武

樂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註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為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為武樂樂為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樂苑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為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義如此而已蓋樂之一變為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人始作備樂而合乎祖大武是已其成於變蓋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則二王之後戾止而觀厥成者得非所以崇天子之意歟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　文選班孟堅曰武稱未盡護有慙德　蔡邕曰武周樂也護商樂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　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名物攷卷之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武林許仲譽　校

論語

里仁第四

里 鄉附見

周禮云五家為鄰五鄰為里　合璧事類云鄉之為言向也衆所向也里之為言止也衆所止也古者二十五家為一里萬二千五百家為一鄉鄉二十五十里之積也漢因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迨至李唐亦以百戶為里五里為鄉里必繫於鄉今古然也然唐以計租庸調之所出漢以考戶口之稀稠周人亦以制軍賦之所從入而風教未嘗不與焉故敬敏任恤之書於閭孝弟睦婣之書於族德行道執之書於黨攷於州而後興於鄉此周人之教法也鄉置三老以職教化之事此漢之教法也若夫唐則食祿之家無得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其所以崇仁義而抑貪利教法又如何也是知里以仁為美而鄉井莫不以親睦之為貴從來久矣此里名勝母曾子不之入互鄉難與言則雖童子見焉而不能以無惑　鼂錯傳製里割宅　後漢書云荀淑舊里名西豪潁陰以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改其里曰高陽里　唐郭子儀所居曰親仁里　宋史云趙清獻公之里表曰孝弟里

鄰

周禮云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它邑則從而授之　通鑑外紀云黃帝以井一為鄰鄰二為朋　晉書云堯制八家為鄰三鄰為朋　合璧事類云予讀周禮至大司徒有曰五家為比遂人又曰五家為鄰是何實同而名之異耶考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鄰文皆訓為近而鄭玄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此則比鄰之無異義也古者比鄰之制必使相保相受而又相和親或有罪奇衺則不無相及也故宅之卜不如鄰之卜百萬買屋千萬買鄰非故輕此而重彼也誠以鄰有不善則所居雖華美非所以為安且利也然則士君子之將定其居其可不先定其鄰乎

公冶長第五

縲絏

縲紲並同絏

何註縲黑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　賈誼傳束縛之繫緤之師古曰緤謂以長繩繫之也　司馬遷傳幽於縲紲師古曰縲繫也紲長繩也　舊唐書韋處厚曰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冶長縲絏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可滌蕩無辜豈可終累　管子曰不恥縲絏恥天下之不治

瑚璉

疏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者按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

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王海註陳氏曰瑚以玉簋以竹為之　世說新語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接神之器　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制度如簠而平下璉受一升漆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簋而兌音銳下

桴

疏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爾雅云舫泭也郭璞云水中簰筏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

也方舫泭桴音義同也

賦

疏蔡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三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

千室

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帶

大戴禮曰黃帝黼黻衣大帶　詩曰其帶伊絲又曰垂帶而厲　晉語曰內子為大帶　荀子曰逢衣淺帶　傳不疑傳曰褒衣博帶　釋名曰帶蔕也　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　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　禮書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為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或盡素泮於仍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襍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以朱綠諸侯雖

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上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率而已無刺繡之功也　事物類考云自古有革帶及插垂頭秦二世始名腰帶唐高祖令向下插垂頭取順下之義名鉈尾一品至三品金銙四品六品花犀為銙七品九品銀銙庶人鐵銙

大明諸司職掌云

皇帝袞冕革帶長三尺三寸弁服革帶玉鉤䚢東宮親王袞冕革帶金鉤䚢文武官朝服革帶一品用玉二品用犀

鏝孟子作墁

三四品用金五品用銀釵花六七品用銀八九品用烏角
公服腰帶一品用玉或花或素二品用犀三品四品用金
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鞓用青華仍垂撻尾於下鞓用皁
常服腰帶一品玉二品花犀三品金釵花四品素金五品
銀釵花六七品素銀八九品烏角

牆

釋名云牆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周禮牆厚三尺崇之注
云高卑為率足以相稱　尚書大傳云天子賁墉諸侯疏
杼注賁大也墉牆也疏衆也杼亦牆也　淮南子曰舜作
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家室此其始也　漢
書牆藩勿仍　漢官典儀云諸侯垣墻有黝堊之色無冊

青之彩　北征記云鄴城避雷室西南石濡北有華林墻
高九丈方圓一里　漢官典職云漢省中皆以胡粉塗壁
紫素界之畫古烈士　神異經云西北裔外大夏山有宮
以黃金為墻南方裔外空明山有官以赤石為墻西南方
裔外老壽山有宮以黃銅為墻東南裔外閒清山有宮以
青石為墻西方裔外西明山有宮以白石為墻　異物志
云大秦國以琉璃為墻

杇

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塗土
之作具也然則杇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為杇　白帖云
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人塗者塓亦塗也　前漢書

案校同

顏師古註曰圬所以泥飾牆也不可杇言内質獘壞不可
脩治也　韓昌黎圬者王承福傳手鏝衣食

居蔡

疏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居蔡
僭也　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
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漢書食貨志元龜為蔡家語稱漆
彫平對孔子云臧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
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

山節　藻梲

疏釋宮文云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釋宮云杗廇謂之梁
其上楹謂之梲栭謂之楶郭璞曰櫨侏儒柱也楶即櫨也

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為斗栱形如山也藻梲者謂畫
梁上短柱為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而文仲僭為之故言
其奢侈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
禮記鄭注云邊栭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士
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畫山藻
之禮也
埤雅云說者以為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
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
海亦或謂之罳頂
漢官解詁曰梲梁上柱也諸侯藻梲為藻文也

今尹

既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
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年左傳云
蔿敖為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
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十乘

既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為乘經言十乘故知四
十匹也

醯

周禮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
醬之物賓客亦如之（注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王舉則共齊菹醯
物六十罋共后及臣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罋

凡事共醯

食品須知云醯酸味亦曰醋釀米糟為之也食品中用之
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萁而柔之者也以滌百味

裘

禮記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充美也　周禮云中
秋獻良裘乃行羽物又云季秋獻功裘以待班賜　又云
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合璧事類云裘皮衣亦曰製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良裘
有功裘又有褻裘大裘黑羔裘為之示質也黼裘以羔與
狐白雜為黼文為之良裘以鳥獸毨毛而為之功裘以狐
青麛虎狼犬羊等皮為之大裘天子祭上帝之服也黼裘
國君誓獮田之服也良裘用功最善惟王之服也功裘用
功微處卿大夫士之服也
說文云上古衣毛冒皮蓋裘乃遺象也
拾遺記云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為二裘一曰燠質一曰暄
肌常以禦寒
黃帝出軍決云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服并玄
狐之裘以符授帝然則是時已有裘之名矣

雍也第六

粟

說文曰粟嘉穀實也粟之為言續也　春秋說題辭曰粟
五變生為苗秀為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

蒸飯可食（粟變五行而成故五變乃成可食）　春秋佐助期云粟神名許
給姓天慶　淮南子云蒼頡作書而天雨粟　白帖云東
夷派鬼粟似莠而小　尚書歸藏云剝良人滑其玉小人
滑其粟　杜陽編云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蠶桑絲滿囊
得之不以道用之橫

釜　庾　秉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登於釜杜註云四豆為區區十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
升
左傳疏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為十六斗五千庾凡八千
斛考工記陶人為庾實二㪺其下文旊人云豆實三而成

觳與斛同

觳則觳受斗二升庾實二觳則受二斗四升也彼陶人所作庾自甑器令甗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而實異

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閒量名以為籔者今文籔為逾

黨鄉里鄉已前見

大司徒云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

牛

說文云牛赤色曰犉又曰犅黃曰犡白曰㸰又曰㹅黑曰犚又曰犐黃白色曰犥黃牛黑脣曰犉黃牛虎文曰㹁白脊牛曰犄又曰犈純色牛曰犧雜色牛曰犡黑眼曰牰牝牛曰牸牡牛曰特又曰犆又曰牯又曰犊又曰犕水牛曰犺牛子曰犢　又云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　曲禮云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赤

寧戚相牛經云牛岐胡壽去角近行駛眼欲得大眼中有白脈貫瞳子最快頸骨長且大駃壁堂欲得闊倚欲得如絆馬聚而正也肩庭欲得廣天關欲得成脊骨欲得麻蘭株欲得大尾株欲得大豁株捶頭欲得高百脉欲得竪垂星欲得有怒肉蹄上也肉護力柱欲得大而成前脚當車懸蹄欲得如八字陰虹屬頭陰虹者有雙筋自尾骨屬頸　陽鹽欲得廣陽鹽者夾尾上常有似鳴者有黃也洞胡無壽珠淵無壽在兩腋下也口上池有亂毛妨主凶上池角中也　身欲得促形欲得如卷

黝讀為幽黑也

大膔脾肋難飾龍頭突目好跳豪筋欲得成就脚後橫筋也毛欲得短密若長踈不耐寒氣尾不用至地尾毛少骨多者有力膝上肉欲得堅角欲得細鼻如鏡則難牽口方易飼㶁府方易飴　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驊騮騏驥牛譽郭椒丁櫟　大明會典凡牲四等曰犢曰牛曰太牢曰少牢色尚騂或黝大祀入滌九旬中祀三旬小祀一旬洪武初定神牲所設官二人牧養神牲前三月付廩犧令滌治如法　三年改立犧牲所設武職并軍人專管牧養其牲房中三間以養　郊祀牲左三間養　宗廟牲右三間養　社稷牲餘屋養　山川百神之牲

騂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疏騂牲知是赤色者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貫

地理志云貫東海之屬縣也為魯季孫之邑

大明一統志云貫縣屬兖州府八十一里

汶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 詩地理攷曹氏曰汶水許氏以為出琅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為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說者主桑欽義以為汶在齊南魯北 魯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

大明一統志汶水三源一自太山旁仙臺嶺一自萊蕪源山一自萊蕪寨子村至太安合曰㪷汶與徂徠小汶河合入濟水經五汶北汶嬴汶柴汶浯汶淳汶其流同

簞

士冠禮曰櫛實於簞疏鄭註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共為一物舉其類也 禮書曰簞笥飯器也然書曰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矣

瓢

本草云瓠之小者曰瓢瓢取諸藻 詩曰酌之用匏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毛傳以為儉且質已 韓愈詩舉瓢酌天漿

巷

詩傳巷里塗也正義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之塗道也 莊子云子貢遭衛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

武城

左傳疏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冢

隋區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今武城北十里有故城

病逸漫記云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西獲麟之地

殿

左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杜預注曰殿鎮也

疏云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者案司馬法謀帥篇曰夫

前驅啟乘車大震俾車屬馬大震即大殿也音相似襄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啟也

門戶

說文云門從二戶象形也門上環飾謂之鋪首又云楚人名門曰閶闔 李尤云門之翕張為宅表會納善閑邪禦非防害 釋名曰門捫也在外為人所捫摸也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

策

說文曰鞭所以驅馳者也古用革以為之後世代之以竹故或謂之策蓋策之以箠馬

梁夫子曾因祝鮀之佞矣以佞於數乃當時衞今典祝直喬業以祭耳少孔所[illegible]奉信者顧矣子又嘗曰祝鮀治宗廟則爰取焉[illegible]遂取其有治術材論拙他[illegible]長[illegible]可

祝

周禮云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小祝掌小祭示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烖兵遠辠疾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左傳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肆行

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

齊（皆古今山東青州濟南二府）

前漢書地理志云齊地虛危之分墅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分也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脩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殺之臣

案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侯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

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侯得征五侯九伯其後桓公小白能相管仲爲王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祿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絶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又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憚傳憚還琅琊齊部舒緩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寰宇記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急與舒緩正相反　眞味

魯 今為山東曲阜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澌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迺脩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

齗斷宋書作齗齗

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

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為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留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禪侯於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為魯公傳考公酋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為春秋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蔣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讎為楚考烈王所滅遷為家人

觚

禮器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合璧事類云飲必有器其來尚矣鴻荒之世鑿池為樽杯而飲之自是而降樽罍醆斝之器不一式以玉或以金或以綠或以鏤鳥獸之形或做雲雷之象觚圜有別大小有制備矣

演繁露云觚者削木為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学故之讀也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與衆異奇觚好觚也班固兩都賦曰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稜觚而棲金爵金爵者金為鳳凰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稜之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為鳳闕也

玉海云今俗循呼小兒學書簡為木觚章蓋古之遺語也

楊升菴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特古圖載其制云觚只容一爵是容二爵韓詩外傳所

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為圜故史記云破觚而為圜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為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為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為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歎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圜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馬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為圜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

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歟
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井

淮南子云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

釋名云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

易傳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

初學記云久不渫滌為井泥不停污曰井渫𤀹滌井曰浚井水清曰冽井甃聚塼脩井也　李尤銘云多取不損少取不盈執寵若斯何有推傾　江逌賦云惟大朴之既判

兮聖人務以表靈演八卦以及用兮運五材以贊生鑽冊暉于金石兮引黃泉乎杳冥與下木而鼎立兮水上水而井成　柳宗元祭井文惟神蓄是玄德以為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湩惟昔亟后今則順道發自玄冥汲於富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

名物攷卷之六終

名物攷卷之七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門人孫　林　校

論語

述而第七

夢

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　注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杜子春云觭讀為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為奇玄謂觭讀如諸戎掎之掎掎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

焉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愕驚而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潛夫論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為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類之夢也孔子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為

榮小人夢之即爲辟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盬其腦是大悪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斂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疾病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悪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此謂性情之夢也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

列子曰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林希逸註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　又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藝

周禮大司徒鄭註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　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案彼註云五禮者玄謂吉凶賓軍嘉六樂者玄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者先鄭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者先鄭云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者先鄭云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先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　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竝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註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註故名轉註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六曰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

下形圓圖之類是外形內聲關閒衛御之類是外聲內形
此聲形之昔有六也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筭術
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
為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筭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
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

束脩

禮記疏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
人不敢與主人伉禮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其摯悉
用束脩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是謂童子也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脩一案為束脩
之禮

開元禮載皇子束脩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
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
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
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
子拜訖乃出州縣學生亦然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
束脩一犬賜人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

晉書虞喜曰束脩立德皓首不倦

稽中散集云全束脩無玷之稱又云不須行小小束脩之
意氣

吳曾漫錄曰前輩多以束脩為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
延篤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脩飾之意乃知以束脩為束
脯者非是

筆乘曰孟言自行束帶脩飾之禮以上梁商曰王公束脩
厲節賈堅曰吾束脩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証

野容叢書曰觀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脩得宿衛此
漢人以束脩為束帶脩飾在馬援諸人之先已然矣然壯
吏劉焯不行束脩未嘗有所教誨此即程門諸先生之說
也要之二說皆通

孫奕示兒編云觀鄭玄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
詩薦伏湛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

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闕黨童子所不
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為人臣不陷於
不忠為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謂束帶脩飾此說稍通然
以脩為脩飾則是以束為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脩飾為
正如鄭均傳曰均束脩安貧太守劉般束脩至行皆同一
意方性夫解禮記束脩之問以為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
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真得所謂人潔已以進與其
潔也之意

三軍

白虎通云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五人為伍五伍為
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為一

軍大師一萬五千人也

禮書云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蓋天子六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為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又舍也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為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以起於禮又書以正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云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一小國半大國其制於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莊十六年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襲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執鞭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疏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齋

禮記曰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又曰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又曰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唐禮樂志凡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清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戰

左傳皆陳曰戰疏戰者共鬬之辭彼此成列雖無所施故為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

司馬法曰凡戰敬則慊　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六韜曰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先王之所重也　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出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

疾

四氣調神大論篇云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是故聖人不治已病

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
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不亦晚乎
孫思邈曰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
章為氣色發為音聲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
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
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
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
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
焦槁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
振之災
公孫尼子云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

如子曰丘之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
餉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

號食

禮書鄭氏曰號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
章算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
一言粟五斗為米二斗四升細者窮於御也

枕

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亦有其形
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晉楊方枕銘曰順神靖魄須以寧眠寢貴無想氣和
體平禦心以道閑邪以誠色空無著故能忘情
張紘瓌材枕箴曰冠御于晝枕式于昏代作克用榮已寧
身興寢有節適性和神

易

初學記云易者案釋名言變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
八卦神農重之為六十四卦黃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為二
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文王廣六
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
作上下篇孔子為彖象繫詞又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
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
左傳孔疏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為之辭故易繫辭云八
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

卦下總辭謂之為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為象以其無所分
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為辭故
二者俱為象也
乾鑿度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為道
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日月星辰布設張
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
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
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
者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
說原易之彖象二字假以名之也蓋彖為大豕行則俯
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六牙故取以

喻六爻之象也
又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七九八六故生天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
又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
乾鑿度云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上經象天下經叶歷文言立符象出期節彖言變化繫設類迹
藝文志易類七十六家六百六十五卷

詩

初學記云詩者案卜商序曰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魯申魯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文章流別論云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喩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辞也
太平御覽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喩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
詩含神霧云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

案習泰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天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

書

初學記云書者案釋名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

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固晁錯就其家傳受之其後魯恭王壞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爲五十八篇
書大傳云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參星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

禮

初學記禮者案釋名云体也言得事之体也周禮儀禮並

周公所作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
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
制其餘諸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
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
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
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
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賈太傅曰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令人緣之以自成也
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
人覩馬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禮者體德理
而為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

釣　弋

尸子曰漁之為事也有釣網罟筌罛罾罩椮笱罾梁罨箕
籗銛之類

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
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脩竹右縱飛綸金鉤厲鉅甘餌
垂芬衆鯢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鉤被執長繳繽紛
輕竿翕熠雲往飈馳光飛電入曜靈未及驚策蓋以獲其
數十

列子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
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
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者下
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

淮南子曰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
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
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
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又曰射
若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

張衡傳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注周禮曰矰
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

文苑英華弋不射宿賦云禽之生兮撣其翔集弋為繫兮
脩其央拾飛則騁伎或雕俎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戢

無欺其處闇必濟其不及豈憚殺而為心將好生而是急
當其白日既曛皎月纔分歛翮爭萃來巢有群同在籠之
無見雖驚弦而不聞豈不知剪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
肉成炮炙之紛紛蓋以忘機為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
宿奚恃太平之君四鍭既藏六鈞遂弨物則咸若德用不
攖三驅之禮未弛五犯之仁為小蒲且希伎自貫于青雲
指簇設官爰射乎妖鳥豈以窺城上之烏棲傾月中之鵲
純至道在茲懷仁有歸思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我思古
人聿求夫子蓄翼相之藝不發於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資
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

互鄉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五鄉城邑人相傳謂五鄉壹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五鄉縣其城猶存（鹿縣屬亳縣）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五鄉之地

博物策會云常考兗州之域東盡琅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固南馳五鄉

歌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兗冀言歌聲如柯也

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為歌

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咢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語

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

有清歌高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怨歌勞歌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咸黑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綿駒瓠梁魯人虞公李延年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偶辨淥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入關南歌南風御雲晨露

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七略善歌者有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襄陽記昔有善歌者含商吐角之音

禱

說文曰除惡之祭為祓會福之祭曰禬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為禓潔意以享為禋以類祭神為禷類祭司命為祧祭承先為禮月祭為祥禱雨為雩禱晴為禜

泰伯第八

籩　豆

周禮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

事物紀原曰籩以竹為之以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為之以薦菹醢亦容四升又有尾者謂之登皆始於夏后氏也

禮圖云豆口圓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豆高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竪者名校校徑二寸總而言之名豆

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孔疏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為疏刻之

六尺之孤

鄭玄曰孔云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三十又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唐　虞

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

張晏曰堯始為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

皇甫謐曰舜嬪于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太陽西山上虞城是也

黻　冕　冕見衛宏篇紼黻一作芾一作紱一作紼一作韍又名韠

白虎通云紼者蔽也行以蔽前又云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

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鄭康注曰冕服之韠也

孔安國曰黻為兩己相戾今之刺黻猶然也

蘇氏演義曰昔先王衣羽皮韍字遂從韋韋皮也

案詩有黻黹黑繡之色不畢音與黻矣

左傳云衮冕黻珽昭其度也鄭康成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

家語曰黃帝與炎帝戰克之始垂衣裳作黼黻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春秋正義云魏晉以遂易以絳紗字遂從系蓋太古蔽膝之法象冕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

禮書云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采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紕合五寸則其中餘

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　又云黻之色青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觀易陰陽之相代歸於復小而辨於物卦象之相推終於未濟之辨物居方舜命九官終於黜陟分比周官六計終於廉辨皆六服終黻之意也　又云冕服之作尚矣書稱舜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則黼黻而上象服也象服有冕禮記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則皇收而下皆冕也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書稱伊尹以冕服奉嗣

王誅孫罰之孫子常服黼冔則夏商服章蓋與古同矣

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黄帝臣也蓋冕服起於黄帝

加飾起自唐虞

釋名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郊特牲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卷以祭是王之袞冕十有二旒也典命曰上公以九為節則上公之袞冕九旒九玉也

漢輿服志曰上居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世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成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角頓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凡十二章至周九章秦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

大明諸司職掌云皇帝袞冕紅羅蔽膝上廣一尺下廣一尺長三尺織火龍山三章弁服絳紗衣蔽膝隨衣色東宮親王袞冕蔽膝隨裳色織火山二章弁服絳紗袍紅裳蔽膝隨裳色世子郡王袞冕襈赤韍弁服同文武官朝服赤羅蔽膝

溝洫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

考工記曰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

又云凡溝洫逆地防謂之不行注防猶脉理也不行謂決溢也

名物攷卷之七終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雲間何三畏　校

論語

子罕第九

執御

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顔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於顔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於顔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故御馬有法矣法得則馬和而

歡　顔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上顔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俄而廐之以東野畢馬敗聞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顔淵顔淵至定公曰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顔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

韓詩子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遲致遠

淮南子曰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麻冕

白虎通曰麻冕者何用周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反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

陳澔室木鐘集云一升是八十縷一冕箴用兩縷千二百冕箴極細布如禮三月之服十五升去其半世俗從為七升半不知乃是一冕箴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

純

案儀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

拜

周禮眡瞭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拜六曰凶拜七曰奇拜八曰褒拜九曰肅拜以享右祭祀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

相襞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
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
賈疏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
手曰撎　蔵一話腴云拜亦多儀矣晋元帝與王導帖皆
稱頓首蓋尊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
答拜非也俱稽首也惟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
或曰有父母答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益古人皆席地
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
欲自尊更而為跪樂府曰長跪問夫君又曰伸腰拜手跪
如今樂舞逸妝有似之也惟蠻俠之拜曰膜拜仰兩掌以
受翻是也夫尊君之禮不過曰誠惶誠恐稽手頓首今祈

簡平交必皇恐百拜曰皇懼端拜又曰皇恐端肅百拜申
禀何也

匡

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
路史云匡邱也本衛邑中屬晋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
匡故城在焉

鳳鳥

論語摘衰聖曰鳳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
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詘
伸色光彩冠短周距銳鈎音激揚腹文户宋均注緯五緯
也度天度也

韓詩外傳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而魚尾龍文龜背
燕頷鷄喙五色備擧出東方君子之國翱翔四海之外過
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
說文云鳳字從鳥凡聲也鳳飛則群鳥從以萬數也
毛詩草虫経曰雄曰鳳雌曰皇其雛為鸑鷟
春秋孔演圖云鳳鶉火之禽陽之精惟德能至神鳥也羽
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為之長
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齋於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
鷄頭燕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備五色三文成
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虫不履
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

簫笙
淮南子三鳳皇至於庭三代鳳至於門周室鳳至於澤德
彌淺所止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尚書中候握河紀曰堯即位七十年鳳皇止庭伯禹拜曰
昔帝軒提象鳳皇巢阿閣
春秋合誠圖云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皇負圖授堯
赤玉為柙黃玉檢白玉繩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
春秋元命包云火離為鳳皇銜書游文王之都故武王受
鳳書之紀
晋帝命驗云赤鳳来儀服虔云貌恭性仁則鳳皇来儀
山海経云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凰自歌自舞見則天子

大安寧

荀子解蔽篇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注逸詩也帝盖謂堯也堯時鳳皇巢於阿閣

楚詞云獨不見鳳皇之高翔于大皇之野循四極而周迴覽德盛而後下　又云鳧鴈皆唼夫梁藻兮鳳逾飄而高舉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皇皇而無所集

樂叶圖徵云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孽者四其四皆似鳳並為妖一曰鷫鸘鳩喙圜目身義戴信嬰禮膺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翼大頸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長喙疏翼圓尾身義

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頸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

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鸘北方曰幽昌中央曰鳳皇

禽經云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

人鏡經云凡五方之鳥皆似鳳而非也東方發明全身總青西方鷫鸘全身總白南方焦明全身總赤北方幽昌亦曰退居全身總黑中央鳥名玉雀亦曰鳳皇全身總黃

王子年拾遺記云成王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于京師育以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爛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冲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云鳳鳥不至可為悲矣

物類相感志云鳳狀類易知世謂之鳥王弗虛也漢宣帝地節中有鳳集魯群鳥從而飛又鳳鳥見新蔡群鳥四面行列皆向鳳皇立以萬數也

郭璞贊鸑鷟翔女床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

河圖

書注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

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

尚書中候云堯沈璧於河龍馬銜甲赤文綠色臨壇吐圖

河圖玉板曰倉頡為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元扈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　隋巢子曰姬氏之興也河出綠圖　古三墳伏羲氏皇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草生月天雨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　子華子論河圖云二與四抱九而上蹐六與八蹈一而下沈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

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巢燧

以來皆有之迹映乎瑶鈐事傳乎金冊及包羲發於榮河而典籍圖書萌矣　宋史王柏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　程大昌易原曰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易于圖書固所兼法周之寶藏河圖孔子嘆河不出圖是河圖也者古盛世寔有之非後世傅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書神龜負文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

範是也又叙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之所謂文者數著乎象而錯綜可覩焉爾非謂後世文籍之文也歆謂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夫二子在漢皆號精博而違異如此予於是疑此時圖書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無定證也惟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也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為十五即此圖也然則昔之作為乾鑿度者實嘗親見是圖矣其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為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栢者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為九曰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為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耶　文心雕龍云河不出圖夫子有歎陳於東序歷代寶傳

美玉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為穀五穀為區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瓊瑜美玉也琳玉采也玲瓏琤瑣瑝鎗玉聲也璬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

飾以水藻也　管子曰夫玉之所為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智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摶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為寶剖以為符瑞　說苑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說文曰玉石之美者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

自外可以知中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
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劌絜之方也　玉符云赤
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　山
海經曰珏二玉相合琄珧夷璧係耳玉也稷翼之山及鹿
臺山其中多白玉瑜次之山多罌垣之玉泰冒之山多藻
玉崟山之上多玉胥龍首之山多美玉放皐之山多蒼玉
半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京兆記曰藍田出美玉如藍
故曰藍田　楊升菴云古篆三畫均為玉二畫近上為王
王加二山於旁為両音彔治玉之工周礼玉人是也呂氏
本伏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為隷後人皆不
識玉字矣

九夷

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
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
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
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又玄菟樂浪高驪滿節鳧
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illegible]　白虎通云夷者僔狄無礼
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　說原東方曰夷从大从
弓舊稱俗仁而壽　初學記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宋均
曰鳳皇亂則潛居九夷　馬端臨曰按倭人自後漢始通
中國史稱從帶方至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
渡三海歷七國凡一萬二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
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
其地去遼東甚遠而去閩浙甚邇　皇朝志雍熙中僧奝
然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叙其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
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何
其遠也叙其歸則曰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国之郊
又何其近也　元志於水路沿海万户府新附三分取一
與陸路蘄縣万户府漢軍相参鎮守　大明会典云：
祖訓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奸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絶
之按日本古倭奴国世以王為姓其国有五畿七道及屬
國百餘時寇海上洪武五年始令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
七年其國王良懷遣僧朝貢以無表文却之其臣亦遣僧

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以其私貢却之又以頻年為寇令
中書省移文詰責自後屢却其貢并安置所遣僧於川陝
番寺十四年從其請遣還十六年築登萊至浙並海五十
九城二十年築福建並海十六城各置衛所永樂初復来
朝貢　賜龜鈕金印誥命封為日本國王名其國鎮山曰
壽安鎮國之山　御製碑文賜之給勘合百道始令十年
一貢貢道由浙江寧波府每貢正副使等毋過二百人若
貢非期人船踰數夾帶刀鎗並以寇論宣德初遣貢不如
約　諭使臣自今貢毋過三船人毋過三百刀劔毋過三
十嘉靖六年奏准凡貢非期及人過百船過三多挾兵器
皆阻回二十九年定日本貢船每船水夫七十名三船共

案大唐西域記五牟呼栗多為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與此所異而意同

許水夫二百一十名正副使二負居坐六負土官五負從僧士負從商不過六十人三十年後時入寇掠自是朝貢未有至者

雅頌

文選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傅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近尋之若遠浩乎文章之淵府也

晝夜

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年呼栗多三十年呼栗多成一晝夜

緼袍

玉篇云纊為襺緼為袍注云衣有著(音貯)之異名也緼謂今纊并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身章撮要云袍長襦也雖著有襺緼異名其制度則一至唐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庶人以白然則今之有襴袍自唐始然襖與襦亦袍也不袝襯裘或曰周公抱成王晏居故施袍　漢年續傳續舉緼袍以示使人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注緼故絮也　鹽鐵論曰原憲之緼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寒

釋名曰寒捍也捍格也　說文曰霰寒也從雨執蔣凜清寒也　運行論注云凝慘冰雪寒之化也凜冽霜雪寒之用也柔爽之物遇寒則堅寒之化也太虛澄淨黑氣浮空天色黯然高空之寒氣也氣似散麻木末皆黑川澤之寒氣也空齊雪快遐邇一色山谷之寒氣也太虛白昏火明不耀如霧雨氣遐邇肅然北望色玄凝雰夜落山水氣所生寒之化也太虛凝陰白埃昏翳天地一色遠視不分此寒還凝結雪之將至也地裂水冰河渠乾涸枯澤浮鹹木斂土堅是土勝水冰不得自清水所生寒之用也　文選張茂先云重衾無煖氣挾纊如懷冰　庾肩吾云勁氣方凝酒寒威正折綿　酉陽雜俎云魏使崔劼曰今歲奇寒江淮亦冰

孟郊苦寒吟云天色寒青蒼北風叫枯桑厚冰無裂文短日有冷光敲石不得火壯陰正奪陽調苦竟何言凍吟成此章

唐棣

埤雅云唐棣一名移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悞　詩臆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箋云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柎華下有萼萼下有柎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詩紅萼青柎之鮮用此義

物類相感志云棠棣生江南出谷中樹潤無風葉自動花

反汲合鄭玄云棠棣栘也崔豹古今注云栘楊葉圓弱蒂微風大搖也

名物攷卷之八終

名物攷卷之九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友人黃汝亨　校

論語

鄉黨第十

上大夫　下大夫

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三卿五大夫言上大夫是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擯

禮記曰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疏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鄉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軛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

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已恐為他事而至故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其来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

趨

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疏堂中名時時然後動堂上曰行謂平行也堂下曰步白虎通云人跬三尺法天地人

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門外曰趨鄭玄云行而張拱曰趨中庭曰走走疾趨也大路曰奔奔大走也

釋名曰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

中門 閾

疏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楔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

馬鍾陽云中門謂棖闑之間考註疏門中有闑兩旁有棖則似非左右門之中乃左右各有中也三註言闔門左扉立於其中豈君之左右門不並開耶

爾雅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疏經傳諸註皆以閾為門限謂門下横木為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柣一名閫

位

禮記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爾雅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注云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周禮云司士正朝儀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恪位著以敬其官又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也過位則下典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此必加敬焉

息

物類相感志云鼻者肺之門通華蓋之氣人或閉口候鼻之息一緩一急若直而急則陽時也若緩而散則陰時也候之法以子為陽以丑為陰寅陽卯陰依此例以率之則候正也

班倢伃賦每寤寐而絫息兮師古曰絫息言懼而喘息也

長楊賦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

叙傳吏民竦息　嚴延平傳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歛也

舊唐書丘悟劾李昭德膽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雲漢

圭

儀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注爭爭闘之爭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疏授謂就東楹受玉於主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云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者以上文次言之此下如送者止謂聘享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然故云下如送也君廻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　及門正焉注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注跡亦謂方聘執圭入廟門　及享發氣焉盈容注發氣舍氣也　衆介北面蹌焉注容貌舒揚　私覿愉愉焉注容貌和敬　出如舒鴈注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鵞也　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　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剡上象天圜地方也九寸上公之圭　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注三采再降于天子也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　皆玄纁繫長尺絢組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四器圭璋璧琮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

凡執玉無藉者襲注藉謂繅也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圜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

禮書曰聘禮受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東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使者歸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私幣不告聘遭喪不賄不禮玉不賵

又云大圭不琢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釋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珽杼殺也終葵椎也為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蓋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典瑞曰搢大圭玉藻曰搢珽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搢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曰史進象笏諸侯之禮也

大明會典云皇帝圭長一尺二寸東宮圭長九寸五分親王圭長九寸二分五釐世子郡王圭長九寸

唐會要曰笏周制也周禮諸侯象大夫魚鬚士以竹晉宋以來謂之手板西魏以後五品以上通用象舊制三品以上前挫後直五品以上前挫後屈唐高祖詔五品以上象

笏六品以下竹木笏

國朝文武官笏五品以上象牙六品以下用槐木

享禮

白帖云享以成禮是敦恭儉　享頫有璋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 言份付禮 享以訓恭儉

私覿

吴志駱統曰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既脩君好因叙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鄭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

禮記曰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

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illegible]私覿何為乎諸侯之[illegible]庭為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註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則有私見

緋緅　紅紫

釋名云緋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因學紀聞云孔註一入曰緅石林云考工記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為縓禮練衣黄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為縓則緅不可謂近喪服集註謂緅絳色以飾練服亦用孔注

釋名曰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　紫疵也非正色五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禮書曰青赤玄黄白黒正色也緑紅碧紫纁緅緇間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剋者相生為正色相剋為間色故甲巳合而為緑則緑者青黄之雜以木剋土故也丙辛合而為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剋金故也乙庚合而為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剋木故也丁壬合而為紫則紫者赤黒之雜以水剋火故也禮文緅或作爵說文緅為青赤色緋為深青色則緋黒於緅矣鄭賈之徒謂纁入黒則為紺紺入黒則為緅不可考也

暑

荀爽傳云夏則火旺其火在天温暖之氣養生百木　說文云月令土潤溽暑溽濕暑也

竹室記云方大暑火烘爆實赤埃若墜于爐君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自運　梅聖俞苦熱詩云大熱暍萬物萬物不可逃燥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鳥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畏絺綌况乃服冠袍

絺綌

周禮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疏曰以其葛出于山故也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云絺綌

曲禮云為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

說苑云綿綿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綌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風俗通云細葛謂之[illegible]趐

禮書云羔裘豹飾裘以錫先儒作

口黑羔裘也

文選王子淵曰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合璧事類云絺綌皆葛絺粗而絺精他如麻紵蕉葛等物皆可為衣故禹貢篇謂卉服釋之者曰草服葛越斯之謂也

墨子云古者聖王制為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煖夏服絺綌

李白云葛由生洛溪黄花自綠羅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緝作絺綌

羔裘　麑裘　狐裘

埤雅曰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群而不黨又跪乳知禮其

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為朝服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言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也

說文云鹿子曰麛又曰麑鹿一歲曰麑二歲曰麚三歲曰麠

禮書云鹿之為物善騰其斷而麛狐尤出於天性故先王服焉聘禮曰麛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麛裘素色以裼之則絞衣素衣也袒而見裘曰裼掩而充裘曰襲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黄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　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鶡鶖雉頭鶴氅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古者緇衣羔裘黄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禮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

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縉衣覆之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為飾也

寢衣

孔註曰今之被也

合璧事類云被寢衣大被曰衾單被曰裯世之人或以錦繡或以布素或以楮皮為之

貉　狐詳見上孟

埤雅云狐性好疑貈即貉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

字林曰貉似狸其營窟與貍皆為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貉為導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為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為裘　困學紀聞云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儒以汶為魯之汶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岷同謂汶江也今江邊人云狐不渡江說文狐貉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佩

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珮玉有衡牙 注居中央以前觸也 君

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註故謂喪與[illegible]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又云君在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朝於君亦結左　又云齊則綪結佩鄭氏曰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微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徑三寸衝牙以蒼珠為瑀　案禮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象言其有文理也環可循而無窮也　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亦隨之以異也

蓋玉之貴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文也瑜與瓀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士佩瓀則世子而上佩珉矣瓀或作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作珉以其賤故也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循道無窮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其所佩即知其能

楚辭王逸註曰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

左傳吳申叔儀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

毛詩疑字議云以為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禮書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以左陽而奇右陰而偶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強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

博物志云漢末喪亂絕無玉佩魏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於王粲

大明諸司職掌云皇帝袞冕佩玉長三尺三寸弁服白玉佩東宮親王世子郡王袞弁俱玉佩文武官朝服一品佩用玉二品用犀三品至九品用藥玉

帷裳

[illegible]云削縫六幅深衣之裳[illegible]衣服裳亦削[illegible]不削幅者[illegible]裳而已

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要見春秋正義

白虎通云所以名為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

合璧事類云裳下飾以羅為表絹為裏其色天子諸侯朱大夫素士玄黃裳之雜色也凡七幅殊其前後前三幅後四幅繡四重藻粉米黼黻於其上裙即裳按釋名群也謂連接群幅而為之

禮書案周禮云巾車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詩曰漸車帷裳鄭司農曰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其上方蓋旁垂而下謂之襜故士昏禮婦車有裧雜記曰

䊷有裓鄭康成謂裓縿甲邊緣也然容裓幨皆幃裳之異名也

弔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于人是日不樂

酉陽雜俎云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而弔以助烏獸之害

明衣

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明衣裳用布　又曰明衣不在筭

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屬幅不削幅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轂足跗也）縓綼緆（一染曰縓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飾衣領袂曰純衣以緇裳以緅象天地也）

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裳之長也及足跗與無見膚者異矣

事物類考云三代以來襲有明衣唐䟦用生絹單衣今但新衣而已

酉陽雜俎曰明衣起于左伯桃

布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　又曰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廣狹不中量不粥於市　又曰大祭以疏布為尚反女功之始

史記云羲皇造布孔子作緇布冠　又云張騫在大夏時見蜀桐華布　漢書太公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　又云曳阿錫（細布也）如浮　潛夫論曰筒中女布　左思吳都賦云蕉葛升越弱於羅紈注蕉葛升越皆草布也　唐書云貞觀時南蠻王獻朝霞布　地理志云高昌有草名曰白疊擷花可織為布

精

六書精蘊曰精粹字皆从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色黴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糠去而白穀矣未也檗矣未也舂而近心矣色黴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也始而礱米㲉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鑿米去翳也乃後瑩然玉粹

冊鉛摭錄曰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毇得四斗為鑿得三斗為精精之字从米為義从青為聲古文作[illegible]象三米之形尤見意義

膾

禮大傳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麕為辟雞兔為宛脾皆聶而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內則云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肉腥細者為膾大者為軒　西征賦華魴躍鱗素鱮揚鬐饔人縷切鸞刀若飛應刃落俎靃靃霏霏紅鮮紛其

初戴賓客聳而遵邅

七命曰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七發曰累如疊穀離若散雪輕隨風飛刃不轉切

隋唐嘉話煬帝曰金虀玉鱠東南佳味

揚巢膳夫録膾莫先於鯽魚鯿魴鯛鱸次之鱭鯩黃竹五種為下其他皆強為

酉陽雜俎云南孝廉善斫鱠穀薄絲縷輕可吹起操刀響捷若合節奏

饐 餲 餒 敗 失飪

爾雅云餀謂之餘食饐謂之餲摶者謂之糷米者謂之檗

肉謂之敗臭壞魚謂之餒肉爛 疏李巡云餀餘皆穢臭也食飯也饐飯臭也一名餲飯摶相着者名糷李巡云糷飯淖糜相着也飯中有腥米者名檗李巡曰米飯半腥半熟名檗即論語云失飪不食肉臭壞曰敗魚肉爛曰餒即論語云魚餒而肉敗不食是也一云飯餲臭者說文云餲飯傷熱蒼頡篇云食臭敗也魚爛從内發故云内爛是郭用公羊為說今本内作肉恐誤 餀呼蓋反餘許穢切饐意 餲遏糷爛檗柏餒奴罪切

釋常談云飲食過熟謂之失飪

方言曰徐揚之閒曰飪

醬

内則 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白虎通云榆莢醬曰醆未

漢書云南越食唐蒙蒟醬蒟如桑椹取實為醬

嶺表録異云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蟻卵淘滌令淨鹵以為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 案此即古之蚳醬也

宋昔孝武作四時詩曰匏醬調秋菜

漢武内傳云西王母謂帝曰神藥上有連珠之醬玉津金醬中有元靈之醬 晉文遺語云唐世風俗重葫蘆醬

祿山事跡云祿山進鹿尾醬

肉

說文曰肴雜肉也腌漬肉也膰宗廟熟肉也

釋文曰熟肉有骨曰殽大臠曰胾

穀梁曰脤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蓋社肉也

爾雅曰肉曰脫之剝其皮也

揚雄方言曰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及牛羊五臟謂之膊

禮記曰熬捶之去其皽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典論曰凡宗廟三歲大祫每大牢分之左辨上帝右辨上后俎餘肉積于前數千斤名雜俎

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燕之髀迷

湯之脘施象之白　桓譚新論云關東鄙語曰人聞長安樂出門向西笑不知肉味美則對屠門而大嚼

食酒

野客叢書云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妄正與鄙見同不復辯矣所未辯者其訝乎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真也僕觀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何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

物與人謂之餉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闕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通以餉為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王藥太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沽酒

聽雨紀談云鄭康成訓沽為榷沽之沽朱子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註詩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為是

詩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率為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箕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為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酤酒故亦云酤買也

前漢書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樂府歌云市肉取肥酤酒取醇交觴接杯以致殷勤

脯

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脩縮也乾燥而縮也

說文曰脯乾肉也脩脯也搏薄脯搏之屋上也脘胃脯也朐脯脡也

周禮曰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事注乾肉大腊也小

腊小者也有骨曰腊無骨曰薄曰膴胖之脯脯斥也捶而施薑桂曰腶脩膴胖皆謂夾瘠肉也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盧諶祭法春祠用脯夏用臨脯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脯曰尸祭

禮書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邊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

漢書云蜀氏以賣脯而連騎　論衡云儒者言太平時蓮脯於廚中　杜陽編云同昌公主上賜御饌有紅虯脯

雜斑集云武夷君食河祗脯䱋　洛陽記云洛陽人家重陽則製迎涼脯

薑食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終身不食薑史臣論曰孔稱不撤薑
乃不嘗
百川學海王荊公嘗問不撤姜食之義於劉貢甫貢甫善
諧隨對曰案本草姜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
孔子方以道教人故勸民食姜以愚其智耳末以戲介甫
之鍳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又晦菴詠姜
詩而聯曰豈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論去穢功神明肴
朝飫自註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
不可多食若非

菜

爾雅曰菜謂之蔌

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蓄菜
說原云蔬植三百六十葵為之長
莊子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韓愈文云野蔬拾新柔
豫章記云宋宇種菜三千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
此徒助予鼎俎
齊書王儉謂周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
紫蓼惠文太子問顒食何味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古今合璧云黃山谷曰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
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羹

儀禮曰羹定定熟也　又云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
周禮天官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羹不致五味
鉶羹則加鹽菜　廣雅曰羹謂之湆　左傳云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梅以烹魚肉　春秋佐助期云八月雨夜燕菜
生於濠下地作羹臛甚美　禮記曰羹食自諸侯以下至
于庶人無等士不貳羹胾子卯稷食菜羹凡居人之右無
迷羹謂爊疾也無絮羹謂調和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烹
劉柏毛註義問曰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
食因以鉶為名　繆襲祭儀曰夏祠和羹芼以葵秋祠和
羹芼以葱冬祠和羹芼以韭　世説陸士衡詣王武子武
子有數斛羊酪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

羹未下鹽豉耳　仇池筆記頴老取凡飲食雜烹之名曰
谷董羹

瓜祭

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疏云瓜祭上環者食瓜
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
近閒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食中者用上
環將祭而食中也棄所操者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
盧諶祭法曰夏祀秋祠皆用瓜
廣雅云地芝瓜也其子謂之瓤龍蹏虎掌羊骹兔頭桂支
蜜筩膃瓝貍頭白瓝無餘縑皆瓜屬也
大戴禮曰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也八月剥瓜蓄瓜時也

原缺第二十、二十一葉

送疫出端門投之水中北齊因之以戲射魏帝因之以閱
武至唐季冬大儺及郡邑儺開元禮載之詳矣蓋以晦日
於紫宸殿前設宮架之樂前朝先閱儺并樂是日大宴三
府朝臣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預焉觀孔子有鄉人儺之
說未嘗用樂也然則驅儺用宮架之樂其後世之制歟
禮緯曰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瘧
鬼魅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
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盾
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驅疫也
張衡東京賦云卒歲大儺驅除群厲方相秉鉞巫覡操茢
孔帖唐百官志云太卜署令一人丞二人卜正博士各
二人季冬帥侲子堂贈大儺天子六隊太子二隊方相氏
右執戈左執楯而導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惡鬼儺者出雄
雞於宮門城門
唐禮志云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為侲子
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為一隊六人為列執事十二人
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
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人為唱師假面皮衣執
棒鼓角隊別鼓吹令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
逐惡鬼於禁中
文苑英華孫頠儺賦命方相氏出儺百神冊首纓裳舞髮
文身縱金鼓以騰躍執戈矛以逡巡驅亦疲於四裔保皇

名物珠 卷之九 廿

家於萬人
建康實錄云京師每歲除日行儺令所謂逐除也結黨連
群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嘗着假面戲為
儺至桓宣武家溫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乃興公
天中記云儺亦呼為野雩戲俗訛儺為野胡 野雩出洪邁

藥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草木之味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艸
素問之書咸出焉 醫略云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
和一君二臣三佐五使
素問云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
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又云東方宜砭石西方宜毒藥
北方宜灸焫南方宜微鍼中央宜導引按蹻聖人雜合以
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
之大體也 又云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
之所謂同病異治也
新唐書孫思邈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
為不平

廄

左傳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功始
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廄此周典之制也
星經云天廄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廄苑之官也
事物紀原云廄馬舍也周禮校人掌頒良馬而養乘之注

名物珠 卷之九 廿一

云四馬為乘三乘為皁三皁為繫六繫為廐六廐成校此
蓋名廐之始也按校人天子十二閑邦國六閑然則閑廐
之制自周始也

賜食

周禮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供之注好賜王所善而賜
之

漢萬石君曰賜食於家如在上前

孔帖云推食之賜用勸勳勞置醴之恩以待賢彥

侍食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
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

醬用百有二十罋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
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鄭註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
也

儀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
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猶進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

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註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先飯辯嘗羞飲而俟君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
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
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
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注食于尊者之前當親徹
也

東首

喪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
於北牖下

白帖注云禮君子寢恒東首東首生氣

負版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圖注
版戶籍圖地圖也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

宮伯掌王宮士庶子凡在版者注版名籍也以版為之今

鄉戶籍謂之戶版

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數以聽會計

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都
鄙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
數詔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而
受之登於天府

白帖註云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而人之齒生而
備体也

帝王世紀曰文景與民休息民衆大增至於孝平元始二
年民戶千三百一作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一作六十八
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一作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多周

成王四千五百四十八萬五十五人漢之極盛也
臣孝爾公奏議云偏考諸史盡見歷代本末竊以三代雖
盛其戶口記籍莫得而詳　國史所起惟兩漢最備謹按
前漢元始二年人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及後漢光武
兵革漸息之後戶四百二十七萬六百三十永壽二年增
至一千六十七萬九百六十此兩漢極盛之數也三國鼎
峙干戈日尋版籍減蹙當時纔百四十餘萬耳晉武帝
平吳之後編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自後南北幅裂
戶無常數少者不盈百萬多者不過三倍隋文帝平一天
下至大業二年戶八百九十萬七千五百三十六及乎唐
之初年人戶不滿三百萬至高宗永徽元年漸增至三百

八十萬明皇天寶十三載已前戶為全盛只及九百六萬
九千一百五十四自安史構亂之後屠戮生靈殆盡乾元
已後僅滿一百至二百萬耳至武宗會昌年中其間相距
百餘歲總增至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降及五
代戰伐相躡日益耗散是時四分竊據之地逐處戶口各
有數十萬　太祖皇帝建隆之初有戶九十六萬七千三
百五十三自後取劒南平嶺表下江左關湖湘所得戶口
方逾百萬至開寶九年漸加至三百九萬五百四戶　太
宗皇帝至道二年已增至四百五十一萬四千二百五十
七　真宗皇帝天禧五年又增至八百六十七萬七千六
百七十七至天聖七年凡計編戶一千一十六萬二千
百八十九至慶曆二年增至一千三十萬七千六百四十
八戶八年又增至一千九十六萬四千四百三十四臣以
為前代戶口之目三代以降跨唐越漢未有若今之盛者
也臣聞蚩蚩生聚蕃息耗一出於時政之所陶化是故
明王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
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閼之傷無虐訓之苦若遂
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駒陰冗記云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
承平日久則登矣禹分九州時民戶一千三百五十五萬
三千九百二十三民口三千九百二十二萬周公相成王
時民戶一千三百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二十三民口四千

九百二十三萬二千一百五十一春秋時民口一千一百
八十四萬七千元世祖混一之初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
六千三百六口五千八百八十三萬四千七百一十一至
其永年以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八千九百六十四此元之
極盛也哉
朝洪武之興當元亂殘毀之後戶口尚耗至嘉靖中戶九
百三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七千七
百三十八亦可謂盛矣然今制軍匠等戶不分析民間口
之入籍者十漏六七況自茲以往日丁盈成之運將來戶
口之登豈止漢唐宋元之所謂盛者而已哉
雷

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雷潛藏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雷者火也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懼天怒也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為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違也

洪範論曰雷於天地為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雌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

物害

京房易傳曰五星占雲雷霆殺人何雷天捉離折衝之臣也召水用節度即雷以節暴人威福則雷霆殺人

五行傳云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河圖始開圖曰激陽為雷　河圖帝通紀云雷天之鼓　春秋元命苞云旋冰以時則雷出不震　爾雅云疾雷為霆蜺　大戴禮云雷震雉鳴雊鼓其翼也正月必雷人不開雉雊之　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　穀梁傳云陰陽相成薄而爲雷激而爲霆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啟發而已　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洛洛[illegible]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謂之雌雷水氣也　揚雄云霹靂列鈌吐火施鞭　鄺炎對事或曰雷震動百里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為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為八其數三十二一陽動二陰從故曰百里

物理論云積風成雷　起世經云有三因緣更相觸故雲聚空中有音聲出何者為三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着故便有聲出二於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着故即便聲出三于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着故即便聲出所以

者何譬如樹枝相揩即有火出此亦如是　法苑珠林云依經雷亦多種或有雷車鼓鬼神桴打千聲故俗云稱為天鼓于中亦有罪惡多者霹靂而死見受報也　王樞經云雷部鬼神晝勞夕役動有捶楚大則考戮[illegible]雷無有已時　檄龍命鴉以息彼作　國史補云雷州春夏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其狀如彘人皆取食　南部新書云雷州之西有雷公廟百姓每年配納雷鼓車

風

禮記曰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　河圖通紀云風者天地之使也　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曰風

楊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飛沙

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揺枝動草順物布氣 呂氏春秋云飛廉風伯也亦曰風師 子華子云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風陰也而其發為陽 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頽從下上曰飈亦曰扶揺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風而雨土曰霾 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 風俗通曰猛風曰颲利涼風曰瀏微風曰颸小風曰颸小風從孔來曰颸 歲時廣記云自初春至初夏其間二十四風始于梅花終于楝花謂之花信 乙巳占云發木折屋曰怒風揚沙轉石曰狂風四轉五復曰亂風卒起卒歇曰暴風獨鹿蓬勃曰勃風扶揺羊角曰飄風清涼温和塵埃不動曰和風 山海經云大荒之

中有山曰鞠陵有神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 又云瀛岳之山有獸曰山𤟤渾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水經注云屈縣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不止當其衝所略無生草蓋衆風之門也 黄帝風經云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揺條開甲破萌而已

升車

留青日札云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白虎通曰制車以歩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蓋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共深高九尺五寸故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列女傳立輜無軿是婦女亦立也

綏

禮記疏云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綏擬僕右之升 禮書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釆章其等有貴賤詩曰淑旂綏章此綏之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乞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立焉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

雉

説文曰雉有十四種又曰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蔡邕月令以為雷在地中雉性堅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

月令孟冬雉入水為蜃 春秋運斗樞云機星散為雉 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釆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釆皆備成章曰鷂雉長尾走且鳴曰鷮雉黄色自呼曰鳴雉似山鷄而冠小曰鷩雉 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脩不過三丈 禽經云雉介鳥也 又云雀交不一雉交不再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蘄畜乎樊中 陸佃曰雉兒耿介始甓護疆善鬪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内以一雉為長餘者雖傶莫敢鳴雊 劉禹錫明贄論云耿介而一志者雉也 呂氏春秋曰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為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

之月為茅障以白鷂用雉矢以射之日逮百數　晉書云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也開視之雉側有蛇蛻焉　潘安仁射雉賦云涉清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群飛厲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映介之專心兮傍邪覽之嫵姿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識

名物攷九卷終

名物攷卷之十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論語

陳 今河南陳州 蔡 今為河南上蔡新蔡二縣

宋陳媯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為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伯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為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麟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王元之厄臺銘曰巍巍聖人生而道迍歷聘求合絕糧於陳其山之士可齊其仁我來舊國荒臺磷磷拂石勒銘德聲益振　鷄肋篇云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王字而釋子附會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並不可勝數

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

厲山氏左傳作烈山氏　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琴

世本庖羲氏作琴琴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

白虎通曰琴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須琴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五十五絃其常者十九絃雅琴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三十三絃或云晏尤始為之　風俗通云案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　漢書黃帝命素女鼓琴帝悲不止故破五十絃為二十五絃也　白帖云君子之近琴琴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士無故不徹琴琴　韓詩外傳云昔者孔子鼓琴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琴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

諫過之色釋琴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參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琴有鼠出遊貍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琴淳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山海經帝俊子晏龍為之

社稷

疏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為社立五穀之神祀以為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是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時然也　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　周禮大司徒賈疏云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也　又云社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為后土官有功於土死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偏舉稷者五穀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為堯時稷官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為田正也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為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為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

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　獨斷云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三禮義宗云王者諸侯所以為社為萬民求福拜功之道也無土不立無穀不生故立社稷則祭之春則求之秋則拜之故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孝經援神契云仲秋穫禾拜祭社稷祭日用甲牲用大牢夏用黝秋冬用騂　古今事物類考云國初大社大稷異壇同壝　洪武十年改建於午門外之右同壇同壝每歲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始罷句龍后稷奉仁祖配後更奉太祖配　永樂中北京壇成洪熙後始奉太祖太宗同配

饑饉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
謂之饑三穀不升為之饉
爾雅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果不熟為荒
仍饑為荐

哂

海錄碎事云齒本曰哂大笑開口則見故哂謂之笑也

會　同

疏云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職文
但彼作殷見此作殷頫頫則見也鄭玄註云此禮以諸侯
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
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

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始不
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
所命之政如王巡狩殷見四方四時分來終歲則徧是也
通義曰集註衆頫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即衆也改殷
為衆避宋諱也但周禮有殷頫曰視又一禮也

端　章甫

通義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
朝曰諸侯玄端以祭是巳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
是巳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巳有玄端而委貌
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巳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
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毋追音牟難商曰章甫周
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為之　白雲許氏曰端衣名
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
寸而屬幅謂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則其色
也　疏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　禮書曰玄端齊
服也諸侯與士以為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
也大夫士以為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
以為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內則事父母端韠是
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　儒行曰孔子冠章甫之冠
莊子曰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即章甫也　劉熙
釋名云章甫殷冠名也甫丈夫也服之所以表章丈夫也

小相

疏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儐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
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
凡諸公相為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
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為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
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
者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
也是相謂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
為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
拂棖則卿為上介大夫為次介士為末介也此云願為小
相者謙不敢為上擯上介之卿願為承擯紹擯次介末介
之大夫士耳

莫春

晉閭丘冲三月三日應詔詩曰暮春之月春服既成升陽土潤氷渙川盈餘萌達壤嘉木敷榮　晉褚爽禊賦曰伊暮春之令月将解禊于通川凌元巳之清晨邀微風之泠然川廻瀾以澄映嶺摛崿以霏烟輕霞舒於翠崖白雲映乎青天　晉夏侯湛禊賦曰羙暮春之嘉辰羙靈氣之和柔結方軌之凑絡數令節而宣遊　梁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曰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時将禊於九門節方郊于七里扇習習之和風照遲遲之華景飛玄翮之上鶯奮丹胸之山雉聊結新而濯故式東流之前軌　晉陸機詩曰遲遲暮春日天氣柔且嘉　晉阮脩上巳會詩曰三春之季歲

惟嘉時靈雨既零風以散之英華扇耀翔鳥群嬉澄澄綠水澹澹其波脩岸逶迤長川相過聊且逍遥其樂如何

沂

疏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水經注云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即顏毋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毋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即爰居所止處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中有溫泉冬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溫泉云　文選云潔清華之流豈同褉洛救痾瘵之疾寧比浴沂　注沂水南有孔子舊廟

雩

疏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為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則舞雩因謂其處為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　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舞皇舞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　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注旱祭崇陰也鄭此謂五月已後脩雩

虎　豹

爾雅釋獸云虎竊竊淺毛謂之虦貓貘白豹甝含白虎虪虪六黑虎　周禮曰孤執皮帛注云束帛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　論衡曰夫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虫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　埤雅曰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卜食類從曰虎行以爪坼地觀奇耦而行今人畫地觀奇耦者謂之虎卜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君子曰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踈朗煥散盖亦養而成之　春秋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七主陽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

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　易林云登山履谷與虎相觸猬為功曹斑如奔北又云虎卧山林鹿過後胸猬為功曹逐全其軀　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此甚驗　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自關東西謂之伯都虎食物遇耳即止以觸諱故也　漢紀揚賜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很戾之獸也　張均曰白虎者西方之獸為禽剛猛強梁之物也　酉陽雜俎云虎交而月暈　玉谿編事云南詔謂虎為波羅　述異記云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　周書云夾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参于身食虎

豹太傅謂之侄獸

山海經云太山多赤豹陸機疏云尾赤而文黑謂之赤豹

穆天子傳云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　楚辭云乘赤豹兮從文貍　洞冥記云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榖之為脯食之不愚　廣志云豹有赤豹玄豹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　莊子云豐狐文豹棲於山林處於石穴靜也不免於羅網之患其皮為之災也

文子云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　列女傳曰陶荅子妻云妾聞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毛羽而成其文章也　後秦記云狄伯奇少曾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歎始學書藝　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　漢書云乘輿最後一屬車懸豹尾

羊

爾雅釋畜云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黑羝也）牝羖（古人侯以牂羖）（為白黑羊名）角不齊觤角三觠羷羳羊黄腹未成羊羜絕有力奮

說文云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羊大則美故从大羸瘦也羊以瘦為病羔羊子也咩羊鳴也羴羊臭也

又云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䍪六月生羔也羍七月生羔也羝羊未卒歲也羠羖羊也羥羊名也

尸子云大羊為羬六尺

埤雅云羊性善群故於文羊為群犬為獨也羊每成群則要以一雄為主舉群聽之今俗所謂壓群者是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

合璧事類云羊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南人所罕見牡一歲曰䍫三歲曰羝牝一歲曰特三歲曰牂吳羊牾曰羳羖羊牾曰羯羖羊毛長尺餘北人牧羊以此為群首

悍物志云羊而不角曰羖羊一名胡髯郎又名青烏蛟羊似羊而無角啖之毒

玄中記云䍽胡羊也羫羊腊也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

又云千歲之樹精化為青羊　譙周法訓曰羊有跪乳之

禮鷄有識時之候雁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鄭氏綖禮謁
文讃曰群而不黨懿有敬禮以為贄吉事之宜　漢書廣
陵王荊曰當為秋霜無為檻羊

正名

禮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又曰自仁率親等
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
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賈太傅新書昔者衛侯朝於周
周行問其名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
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
上下之陛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礼天子葬用隧諸
縣下晉文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

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即宛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
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
以地為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
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林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縣
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叔于奚
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
曲縣繁纓以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
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
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
與之邑　案此皆正名事
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
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孫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
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
由言名正也　公孫龍子曰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注
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
方希古曰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煥然矣公孫龍述為白
馬指物通變堅白之論枝蔓繁複累数千言而其意不越
乎正名以此知有德者之言自別

農圃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
草木鄭註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

小麥賈疏此圃即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樹菜
蔬果蓏者故云毓草木也應劭曰木曰果草曰蓏張晏曰
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蓏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場人掌場圃植果蓏
鼂璞篇云古者人各有業周禮斂職事曰任農任圃是各
有職老農老圃孟則耕植之理者也今所傳齊民要術亦
可想農圃之概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悉
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
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
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宰氏十七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

篇汜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祭癸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例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洪邁老圃賦云織女耀而瓜薦（春秋元命苞云織女星主瓜果）大卯中而芋食（孝經援神契云仲冬昴星中收芋菖）　洪舜俞老圃賦云嗟余生之刺乖甘佪容而即踈痛匙隤其倦游藏盤薄乎閑居老既怯於山橋窮莫備乎渾卑坐玩相牛之徑間抄種樹之書五十步兮野圃數百步兮破廬一禿翁以自樂群癡兒而共汲水雖來往靡聞日舒泥濯我畦瀏瀏我渠狎角怒長鮮莢蔚扶涉熟成趣雖然忘劬　秋林伐山云春葱秋芥夏苽冬苣（苽蔬）董仲舒讀書下帷三年未嘗窺園圃　後漢書云法真隱大澤講論術藝歷年不窺園圃

衛（古朝歌地今河南淇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埜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　案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軍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路靖茷旃旌大呂之樂而封于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為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

僕

禮記疏曰僕即御車者也古者僕用好人為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

禮書云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為賢孔子以執馭為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為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為之僕者有以降等為之僕者有以弟子為師之僕者有以貴者為賤人之僕者禮曰若

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為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為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為師之僕也

莒父

大明一統志青州之州一為莒二百七十里

宗族

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為始祖後者為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為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

於下宗其為曾祖後者為曾祖宗宗其為祖後者為祖宗
宗其為父後者為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為小宗以其轉
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為其子孫為祖繼別也各自為
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　韻
會云漢書顏注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
者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又流派所出
為宗

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
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
九何九之為言究也親踈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
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

為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為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
子為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
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
族二者妻之父為一族妻之母為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
各一族也　海録云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
族母族妻族者非也　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
釋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
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　左傳云隨季
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
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
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斗筲

文選班叔皮曰楶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
帝王之重　向注曰斗筲小器也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
斗　良注曰筲竹器容二升袁宏後漢紀郜林宗曰大丈
夫焉能久處斗筲之役乎　谷永傳永斗筲之材師古曰
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　留青日札云斗筲斗十
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筲本作籍陳留曰飯帚宋魏曰箸
筲一曰飯器以竹為之今俗名竹飯器曰筲箕是也即簞
食之類筭籌也或作算通作筭長六寸計數者从竹弄言
常弄乃不誤也今漢律歷志筭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
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為一握所以為筭法之用也景帝

謂訾筭十以上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十
筭十萬也似多七字

筭

九章筭法云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畛域二曰粟米以御交
質變易三曰衰分以御物價貴賤四曰少廣以御積冪方
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御遠近勞費七
曰盈朒以御隱襍互見八曰方程以御錯揉正負九曰勾
股以御高深廣遠　筭經云易稱太極是生兩儀數之先
也自隸首作術容成造曆筭法斯興　筭經問云度之起
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者神蚕口中吐絲名也十
忽為絲十絲為毫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于粟是

陰陽所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圭十圭為抄秤之起起於何答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稷草子也十黍為絫十絫為銖

巫

周禮司巫掌群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　註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巫于造之當按視所施為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號望祀者類造禬禜遥望而祝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說之禮遥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詛祝授以神號云旁招以茅者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謂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國語在男曰覡女曰巫

醫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　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為下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脈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理原疾量藥貫微達幽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脈理而合輕重醫有名而不良者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必而知而隱括　淮南子說山訓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

為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　註鄭司農云祠當為辭辭令也命為裨諶艸創之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胥命于蒲主為其命禱如衛太子禱誄如哀公誄孔子此皆有文雅辭令難為者也

行人

馬融註云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行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官謂掌其為使之官也　周禮云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覲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国之功夏宗以

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
同以施天下之攻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国之
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
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裁　小行人賞邦国賔客之禮
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東里

国名紀云東里子諸侯也　夏后臣有東里槐

夂要

野客叢書云夂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
適詩憶昔相逢論夂要晒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夂
要不忘吾輩事交人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
韻作平聲收謬矣

防（今單州有古西防城）

國名紀云臧氏邑魯東鄙昭公五年莒牟夷以來（以防茲來）即
寐泉會處

九合

䟽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
裳之會十有一范寧註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
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
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寗毋九年會
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　史記注服虔
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城棣救陳三會于鄢四會于邢
立五同盟于戚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
九會于蕭魚

匹夫匹婦

風俗通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室按古人男
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单衣故言疋

騏

東方朔傳曰騏驥騄耳飛兎驊騮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
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　荀子曰驊騮騏驥纖離騄
耳古之良馬也　宋劉義恭馬賦云周稱踰輪漢則天駟
體自乾維衍生次位伊赭白之為俊超絕世而稱驥爾其
為狀也騋身軽足高顙露精氣猛聲烈步遠視明飾金鍐

之㬋爍揚玉鑾之玲瓏發鳴鏑於懸月駈永埒於脩坰舉
蘙閑而赤衛考前迅而較名　宋顏延之馬賦曰昔帝軒
涉位飛黃服皂后唐膺籙赤文侯日漢道亨而天驥呈身
䫉德懋而渥馬效質觀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
兩權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騰絕夫塵轍駈騖迅於
滅没　劉禹錫說驥篇云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
予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秕飲之污池厩椸也上痺而下
蒸羈絡也綴索而續韋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
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剩矣有裴氏
子贏其二以求謂善價也卒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
于馬也觀之周體眙然視听然笑既而抃隨之且曰久矣

吾之不覯於是也是何異心動骨奇精妍態宛如鉶如璧
如翔如之儔耶今夫馬之德也全矣然顧其為駒蔽銳于
内且秣之垂方是用不說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衆
以獻帝闕決可以當千金裝也聞言竦焉遂
其僕蹴其皁錐其惡廢其溲櫪以美薦秣以薌粒起之
居之渠之拒雜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馬之至分也居
無何果以驥徒闕客有唁予以喪其寶且識其所貿也微
予洒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斃是馬也彼
寶馬畜之寶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也謂將蹄將
齧抵以過策不知其籋雲也昔之噓吸也謂為疵為瘵授
以藥石不知其噴玉也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至頓踣
曾何寶之有焉繇是而責方之貢士則八十其婚也不猶
愈于五羖乎客謖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
可以自取然猶違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嘆
予不敢嘆　崔洪十六國春秋驍騎將軍呂光封西域王
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國
見天驥龍騄騕褭丹騠萬計盈廄雖伯樂更生衛賜復出
不能辨也　田紀傳唐太宗肆東骨利幹國産良馬首似
橐它筋骼壯大日中馳數百里太宗時來其大酋俟斤因
使者獻之帝取其異者號十驥皆為美名白騰霜白曰皎
雪驄曰凝露驄曰懸光驄曰決波騟曰飛霞驃曰發電赤
曰流金駖曰翔麟紫曰奔虹赤厚禮其使騰霜會要作騰

霜凝露作凝霜　曹操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　文章叙録杜摯與毋丘儉詩云騏驥馬不
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伸坎坷多辛酸　文選夫騄驥
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為園囿之凡
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眄千
里豈可謂其借翰于晨風假足於六駮哉

石門

左傳註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趙普
[illegible]輿地攷云石門在東平之境

磬

禮記云凡樂八音一曰石為大磬編磬歌磬石又云石聲磬
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又云
垂之和鍾叔之離磬　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
之盛　樂經云黃鍾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
尺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鍾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編
磬　通禮義纂曰黃帝使伶倫造磬　世本曰無句作磬
無句堯臣也　樂録曰磬叔所造　五經要義磬立秋
之樂也　爾雅曰大磬謂之毊徒擊磬謂之蹇　三禮圖
曰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笋簴謂之編磬
周禮注曰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頌磬笙生也頌作庸
庸功也　樂書云昔王子為重泉令擊磬而鸞舞則夔之
擊磬而獸舞豈無是論哉　呂牧子擊磬賦知禮文之述

作繫王道之衰盛將有託於知音故先擎其浮磬翕如始奏冷然激揚旁達草木獨調宮商律中乃節而信清引而越以長噫斯道之行如磬之聲合于制度發以清英伊物情之滯隔莫不由此而發明固非繫而不食豈止吾之如墜曾見訪於萇弖反受嗤於荷蕢彼徃而不返欲潔其身如樂之無節則可奪倫何沒沒於隱者亦硜硜於小人必也審音居然太辨動應而渾暢居中而獨善使石聲無定則戒心可轉初未明乎弛張庸詎議乎深淺 文苑英華

厲

後漢書班超傳焉耆國有葦橋之險王廣乃絕橋不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 章懷太子注曰由帶以上為厲由膝以下為揭見爾雅 韓詩曰至心曰厲 說文厲作砅云履石渡水也 詩正義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上文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淺耳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為厲則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

諒陰

疏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為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 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 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

冢宰

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大宰也變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杖

禮記云獻杖者執末 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杖步而信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 王粲云荔枝靈木以介眉壽奇幹直正不待矯揉據斯直杖杖之爰茂 殷允云植德扶者捨杖焉資 羅袞云身之疾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圓之

闕黨

新序曰孔子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

名物攷卷之十終

桑史記季康子謂冉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孔子然則孔子未嘗不習[illegible]

[illegible]

海虞陳禹謨錫玄父輯
門人閔師真　校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陳

顏氏家訓云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為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為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六韜曰凡用兵為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唐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李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臣按黃帝始立井田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為陳法四為閑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為一者也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

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脩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吳子云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慤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云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　尉繚子伍制令曰軍中之制五人為伍伍相保也十人為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為屬屬相保也百人為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

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
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
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
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
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夫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
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
其弟而况國人聚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握奇
經曰四為正四為奇餘奇為握奇後人解云天地風雲為
四正龍虎鳥蛇為四奇　裴緒陣法云五陣之法一鼓舉
黑旗則為曲陣二鼓舉朱旗則為銳陣三鼓舉青旗則為
直陣四鼓舉白旗則為方陣五鼓舉黃旗則為圓陣陣之
疎密卒一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為一閭二隊凡十列
廣縱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
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鴈行長以
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為先以前為後進無奔迸
退無伏走五陣乃理凡百人曰隊二隊曰官三官曰曲二
曲曰部綱陣法兵之形勢也靁動飈舉後發而先至離合
向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者也自春秋戰國出奇設伏
變詐之兵並作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著定三十五家而
孫武書凡八十二篇圖九卷孫臏八十九篇圖四卷復有
蚩尤二篇李左車韓信等篇目並亡今之秘府所存孫武
譔作十二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誣為精密太公六

韜黃石公三略穰苴法吳子書皆遠古所存可覩者唐李
靖兵法於近世最為詳練可舉而行杜佑采其條目著于
通典其書亡處數十家悉淺近無取而陣圖所存者唯唐
人李筌有八陣圖裴緒有九陣圖參引太公孫子諸葛亮
之法為證舍是無有焉惜哉蓋陣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
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
無不如意可與之俱生可與之俱死升天險赴深谿莫有
違其命者猝為遇寇莫有錯亂然後可以從事於勍敵驅
馳於絕域同乎禍福存亡則能決勝計矣故平居則訓齊
遇敵則擇將此其義也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
形而求勝者愚將也夫便擊刺之利習廣縱之勢見敵而
無奔北撓亂之禍拱揖指揮無不服從者是豈不由素所
習哉素習之法非形勢不可是以孫武云紛紛紜紜鬪亂
而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破不用陣法其孰能與於
此乎　虎鈐經云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
則難用首欲捷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捷者不可使過輕
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機正者不可使不知便變即
今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臨時增減此非可執蓋此十
萬人為率則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為常準但四陣更
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
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陣制兵之法若敵為
變陣我以飛鴉陣應之敵為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為

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　兵略訓曰何謂隱之人藏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陳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揜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足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脩行陳者也　李德裕曰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縱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捍患苟筋骸之散而脈絡不能相運持則亦無所事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進退動靜疾徐緩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犯無赦故

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頭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　孔帖貞半千唐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貞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為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為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為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高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潜乎伏羲氏之道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為六十四陣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十九正有六奇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為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軸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案其後弛張則二廣迭舉掎角則四奇皆出圖成鑄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

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容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體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及乃以為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俎

禮記云取俎進俎不坐　又云凡為俎者以骨為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賤不虛示均也　又云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又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

有似於堂序奠顏曰遵豆大房　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爲

雕其俎

紳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績繒為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以有鞶帶者示有事也　漢郊祀志云紳大帶搢謂插笏於大帶革帶之間　合璧事類云紳大帶所以搢笏垂三尺天子素帶朱裏以繒采飾其側諸侯不朱裏大夫飾其紐及末士但飾其末而已處士緇帶並細約用組組之廣三寸長齊於帶麻者不紳此古之制也今按深衣用大帶以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繚之為兩耳乃垂其餘為紳下與裳齊以

黑繒飾其紳復以五綵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所謂紳者所以自紳約也　鮑菴家藏集云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為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至於失容失容反隔於不謹矣故禮又曰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腰之有帶帶之有紳固所以謹其身而於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

夏時

史禹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為正平旦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夜半為朔　春秋元命苞樂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　左傳云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　獨斷云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太簇言萬物始簇而生故以為正也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曰夏小正雖頗疏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戴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子夜半合朔雨水為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　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

室之末昏東井二度　楊泉物理論云神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為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晉志云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史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徵陰陽生殺之數啟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與天地　夏小正序云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入辭大氏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為有夏氏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當卿若寒暑日風水雪雨旱之節草木榮秀之候羽毛鱗介蟄動之屬[illegible]與羽伏鄉遭陟降雖隕

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
周書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宋書志云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為得天故黄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此聖人集群代之美事為後王制法也　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　晋武帝太始二年九月群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于湯武各推行數宣尼荅為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路冕之制通為百代之言蓋期于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　大明會典
國家治曆明時以　賜百官頒行天下屬欽天監官推算而事隸於祠部每歲二月朔欽天監奏進明年曆式預行各布政司刋布例以九月朔進呈頒　賜　嘉靖十九年改用十月朔　稗編我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為曆元其實因之而未嘗改也迄今百五十餘年行之而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為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史李謙曆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地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

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統有年遠數盈歲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是固當改者也非謂氣朔也氣朔不可改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久而方覺則其要又在乎測驗而已今許衡郭守敬所造簡儀仰儀及諸儀表之制具載於史或可倣而行之否乎

殷輅　周冕

晋書輿服志曰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黄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周因於殷其来已舊六服之冕五時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逮禮業彫訛人情馳爽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棄六冕以袀玄為祭服　宋史輿服志曰昔者聖人之創輿服也圓蓋方軫象諸天地上衣下裳取諸乾坤至於成周設官佈巾車典路司常司服司裘弁師節服之别可謂大備矣夫子之因時以更制然殷輅周冕雖隔世弗可易也　禮謂周人上輿而孔子獨取殷輅是殷之質勝於周也又言禹致美乎黻冕而論冕以周為貴是周之文勝於夏也蓋不能無損益於其間焉　郊特牲䟽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對次故稱先也大路一先路三次路五就禮器無先路之文云次路七就為誤

也　史記殷紀云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後漢
志殷瑞山車金根之色　崔豹古今註曰秦并天下閱三
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焉
宋書禮志云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
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舊亦為乘輿所謂乘殷之輅者也
南齊書志云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天
車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木路殷之大路
也　循青曰札云秦始皇閱三代之車獨有取于殷輅南
史齊志曰殷有瑞因乘鉤而制車因桑根而為色古所謂
器車也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黄如金也漢儀天子
法駕曰金根車不學之子誤改為金銀車孝經援神契曰

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萬物也　大明會典云
洪武二十六年定凡正旦冬至　聖節會同錦衣衛陳
鹵簿大駕於殿之東西玉輅一乘大輅一乘九龍車一乘
步輦一乘　永樂三年增定板轎一乘步輦一乘大涼步
輦一乘大馬輦一乘小馬輦一乘玉輅一乘大輅一乘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
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
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之皮弁會五采
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而加環絰諸侯及孤卿大夫之
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為之而掌其禁令注五冕衮
冕至玄冕是也其為制玄在上朱在下延版之覆上者紐
綴于冕傍者以五采為繅繩垂於前後以五色玉貫於繅
繩而垂之就成也玉笄以玉為笄而横貫朱紘以組為紘
而下垂諸侯當作諸公繅斿九就如其命數也瑉玉三采
朱白蒼也其餘制度皆與王同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總言
侯伯子男之冕也侯伯七命則七就子男三命則三就以
玉為瑱所以塞耳也王之皮弁其縫中飾以五采之玉玉
璂以玉為璂象邸以象骨為柢弁絰王之弔服也各以其
等各依其命數也掌其禁令不得僭踰也　宋書禮志云
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者也太古布冠齊則緇
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之祭冠繅采備飾故
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　宋史李育奏曰冕以周

官為本凡十二旒間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衮則以
黄帝為始凡十二章肖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綉之采東漢
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何則鷸羽
蜯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
采章之内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衮戴璪象天則
數義哉自大裘之廢專用衮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
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間衮冕
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右之用翡翠
後靡衰播之餘豈足為聖朝道哉　大明會典云凡祭天
地宗廟及正旦冬至　聖節則服衮冕覲職祭　社稷先
農冊拜亦如之遺覲集　洪武十六年定冕前方後圓玄表

纁裏前後十二旒每旒五采玉十二珠五采繅十有二就
就相去一寸紅絲組為纓黈纊充耳玉簪導二十六年定
冕版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冠上有覆玄表朱裏前後
各有十二旒旒五采玉珠十二玉簪導朱纓　永樂三年
定冕冠十有二旒冠以皂紗為之上覆曰綖桐板為質衣
之以綺玄表朱裏前圓後方廣一尺二寸長二尺四寸周圍
尺　前後各有十二旒每旒各五采繅有十二就貫五采玉
珠十二赤白青黃黑相次以玉衡維冠玉簪貫紐紐與冠
武并繫纓處皆飾以金綖左右垂黈纊充耳用黃玉繫以玄
紞承以白玉瑱朱紘　嘉靖八年定冠制以圓匡烏紗冒
之冠上有覆板長二尺四寸廣二尺二寸玄表朱裏前圓

後方前後各有采玉珠十二旒以黃黑青白黑紅綠為之
玉珩玉簪導朱纓青纊充耳綴以玉珠二凡尺皆以周尺
為度　大明諸司職掌云東宮冕九旒旒九玉金簪導紅
組纓兩玉瑱親王冕五采玉珠九旒紅組纓青纊充耳金
簪導世子冕三采玉珠七旒紅組纓青纊充耳金簪導郡
王冕同世子　皇帝皮弁朔望視朝降詔降香進表四夷
朝貢朝覲用之東宮親王皮弁九縫綴玉九金簪朱纓世
子八縫郡王七縫綴簪同

鄭聲

禮記疏義云命論說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
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鄭詩
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今案鄭詩說婦人
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　樂記子夏對曰鄭音好
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
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疏鄭音好
濫淫志者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
竊是淫邪之志也　前漢書哀帝詔曰鄭聲淫而亂樂聖
王所放　東漢書宋弘薦桓譚光武令鼓琴愛其繁聲弘
曰薦譚者望能忠正導王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白虎通云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
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為鄭聲以
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　尸子載孔子曰若鄭

簡公之好樂雖抱鐘而朝可也王應麟曰為邦必放鄭聲
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鐘而朝之言哉　樂書云凡作樂
者所以節樂故情乘風俗惕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
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
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
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
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
與齊優遂容于魯雖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
之化　丹鉛總錄云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
平曰淫水雨過于節曰淫雨聲濫于樂曰淫聲一也鄭聲
[illegible]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淫詩皆淫也後世失之

辯鄭風皆為淫詩謬矣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也衛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史

史通云古者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

職而不敢為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六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並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　梁劉勰云開闢草昧歲紀綿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倉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使之記已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典謨商夏被于誥誓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夫子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脩春秋丘明同時剝為傳體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叙故節簡而為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之甄序帝勣取式呂覽通號曰紀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辯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于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至于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踈謬少信司馬彪之

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踈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荀張比之于遷固非譽也原夫漢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國體也閱石室啟金匱抽裂帛檢殘竹欲其博練于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踈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傳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

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于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於勛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吹霜噴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嘆息者也欲述遠則矯誣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　史通會要史記一百三十卷司馬遷采左氏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

家七十列傳謂之史記藏諸名山副在京師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　西漢書一百卷漢司徒掾班彪以太初後史記未著於是采舊事傲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其子固以所續未詳乃起元高皇終乎新莽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為十二紀八表十志七十列傳其事未畢會有訟其私作史記者有詔收繫固弟超詣闕自陳固續父舊書明帝意解乃詔固詣校書丞業至章帝建初中乃成後坐竇氏事卒於洛陽獄書頗散亂其妹曹大家博學能屬文奉詔緝校又選高才郎馬融等十人從大

家授讀其八表天文志或云是待詔馬續所作而古今人物表頗不類本書云　後漢書一百三十卷宋宣城太守范曄作凡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合百篇闕賢注集刪煩補略會以罪收十志未成而死梁劉昭因舊本補注三十卷

三国志晉著作陳壽集三国史撰為国志凡六十五篇宋文帝命中書郎裴松之補注　晉書一百三十卷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序例一目錄一唐房玄齡等奉詔脩時太宗與焉故又總之曰御撰云　宋書一百卷紀十志三十列傳六十梁沈約撰河東裴子野又刪為略二十卷宋治平中南豐曾鞏等奉詔校定政和中頒之學官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八紀十一志四十列

傳宋曾鞏等校定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五十列傳思廉名簡以字行梁史官察之子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六本紀三十列傳察在陳嘗刪撰梁陳事未成且死屬思廉繼其業唐貞觀中與梁書同時上之宋曾鞏等校定　後魏書一百三十卷齊魏收撰本紀十二列傳九十二志十宋劉恕等校正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初李德林在齊嘗撰著紀傳貞觀初百藥續成父書獻之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本紀八列傳四十二宋仁宗時出太清樓本令史館秘閣本又取夏竦李巽家本校定其後林希王安国上之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本紀五列傳五十長孫無

忌等撰志三十　南史八十卷　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南起宋盡陳百七十年北起魏盡隋二百四十年　唐書一百三十卷唐韋述撰初吳兢撰唐史止于開元凡一百十卷述因兢本刊去酷吏傳為紀志列傳一百十二卷至德乾元以後史官于休烈增肅宗紀二卷令狐峘等復隨紀志傳後增緝成之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嘉佑中曾公亮等奉詔刪定歐陽脩撰紀志宋祁撰列傳　五代史七十五卷宋歐陽脩撰梁唐晉漢周事　宋史本紀四十七卷志一百六十二卷表三十二卷列傳世家二百五十五卷　遼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表八卷列傳四十六卷　金史本紀十九卷志三十九卷表四卷列傳

七十三卷已上三史元至正間中書右丞相脫脫等奉命脩元史本紀三十七卷志五十二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目錄二卷通計一百六十一卷洪武二年翰林學士宋濂等奉　勑脩　世稱二十一史蓋猶是勝国時語在昭代則已益其一當稱二十二史矣

相師

周禮眡瞭凡樂事相瞽 注相謂扶 疏釋名曰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是以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言工相者以眡瞭有目瞽人無目須人扶持故也

名物攷卷之十一

名物攷卷之十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門人陳九經　校

論語

季氏第十六

顓臾

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皡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皡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　路史云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故漢顓臾縣　寰宇記沂水西北八十里今在費縣西　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為顓臾正觀元年省入費

東蒙

地里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　路史姓纂云高陽後封於蒙　杜預云東莞蒙陰有蒙陰城

兕

山海經曰禱過山多兕埤雅曰兕善抵觸又曰兕有水兕有山兕猶犀有二種也　說文云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　交州記曰兕出九真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本草陳藏器云兕是犀之雌者而形不同韓非子云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　山經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

傾自焚以革皮克武備角助文德

干戈

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戟楚謂之干吳楊之間謂之戈　釋名曰盾遯也大而平者曰吳魁隆者曰須盾出於羌者曰羌盾約脅而鋭者曰陷虜狹而長者曰步盾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持者也以縫編板謂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木作之曰木盾戈句矛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　周禮戈柲六尺六寸　白帖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下刃也]　禮書云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矣盾則夫人而有之書曰比爾干干欲其比則夫人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柲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椿可以斬可以擊可以鉤觀富父終男以戈椿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秦囚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於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祋書曰稱爾戈周官有司兵又有司戈盾司戈盾祭祀授於賁殳故士戈盾軍旅會同授貳車戈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而戎武戡伐戰戮皆從戈則戈奚遼而不用哉

蕭墻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　釋名云蕭牆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也

千駟

禮書曰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乘馬十二匹二皁為繫三十六匹六繫為廄二百一十六匹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廄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種各一廄廄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三良馬一種之數則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諸侯及大夫廄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廄合六百四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廄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廄二百一十六匹駑五之居三廄為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違禮者也　孔帖云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萬於赤岸澤陡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

大明會典云国朝馬政有太僕苑馬寺專理而統於兵部

按諸司職掌其目有四曰廄牧曰開換曰折糧曰收買而廄牧中有孳牧有寄牧有放牧孳放之處各有草場類列其事則開換外如趨解印俵買補禁約比較以及收買皆

馬政之大凡也今折糧不行畧附收買條下又種馬例多不
同註存其概以備參考若內廐馬匹則領於御馬監部寺
不得與云　凡廐牧洪武七年初設群牧監十三年增滁
陽等五牧監二十三年定為十四牧監二十六年定凡太
僕寺所屬十四牧監九十八群專一提調牧養孳生馬騾
驢牛其養户俱係近京民人或五户十户共養一匹每課
馬歲該生駒一匹若人户不行用心孳牧致有虧欠倒死
就便著令買補還官每歲將上年所生馬駒起解赴京調
撥本寺每遇年終比較或群監官員怠惰或人户姦頑致
有馬匹瘦損虧欠數多依例坐罪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
民間孳牧三十年設北平及遼東山西陝西甘肅行太僕

寺永樂四年始設苑馬寺凡苑視其地廣狹為三等上苑
牧馬萬匹中苑七千匹下苑四千匹苑有圉長一圉長率
五十夫每夫牧馬十匹

首陽

闞駰十三州志曰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
有古冢陵栢蔚然攢茂俗謂之夷齊墓　水經注河水南
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歌所上有夷齊廟　王
滎朱氏曰首陽首山之南也　孔氏曰首陽在山河東蒲
坂縣南　馬融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水經注雷首山
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　輿地廣記在永平縣北三十
里　拾遺書曰首陽之二子豈斬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

馬　地記云山在蒲州南四十五里上有二賢祠今河南
府亦有首陽山非二賢所隱處二賢祠象宋元祐中所塑
其前塑一白鹿土人曰二賢食薇兼飲鹿乳故塑之此說
不見經傳　路史曰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
馬融顏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為洛東南去二十里之
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為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
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載延之竊以為疑
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為中條一曰薄
山一山九名即首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云城東北十里
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黄太史猶以或者指武
師庚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為是夫首山之名所

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
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
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
得徧為據邪石曼卿云死蒲阪者耻周之事而死於堯舜
之區庶幾見揖巽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三秦記謂夷齊
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而爾雅云芑
白苗倢為舍人以為伯夷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以不食
為飽以失仁為餒餓乃其飽死乃其生而李德裕且以采
薇為不智棄國為不仁伊川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禄非
餓不食聖言皦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大明一統志首
陽在今蒲州即禹貢雷首上有夷齊墓　漢杜篤首陽山

賦曰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槃曲面河源而抗岩隴塢
隈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漠而上覆穴溜滴
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岩側洞房隱于雲中忽吾覩乎二老
時采薇以從容于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脩州域鄉黨
親戚先儔何務何樂而並茲遊矣其二老乃答余曰吾殷
之遺民也厥胤孤竹作蕃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
伯昌之善教育年艾于胡耇遂相攜而隨之奠寄命乎餘
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子忽遘
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
不步于其鄉余開口而不食並卒命於山傍　皮日休首
陽山碑云天必從道道不由天其曰人乎哉大聖應千百

年之運上聖帝也次素王也莫不應乎天地也或有守道
以介死秉志以窮生確然金石不足以為貞澹然水玉不
足以為潔非上古聖人不以動其心斯其自信乎道則天
地不可得而應也嗚呼夷齊之志嘗以神農虞夏形于言
由是觀之無意於文武明矣太史公以其餓死責天道嗚
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
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平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
有首陽之阨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
天尚不可應况于人乎况於鬼神乎

邦君之妻

說原云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后不敢以副也諸侯之配曰
夫人言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內子言在閨門之內以治
家也大夫之配曰命婦言受命於朝以治家也士庶曰妻
妻齊也齊等也

陽貨第十七

豚　豕彘附

爾雅云豕豬也䝐豶幺豚大者曰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
四蹢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豟牝豝彘五尺為豛豟　春
秋說題辭云斗星時散精為彘四月生應天時　說文云
豕彘也牡豕曰豭豕母曰豯又曰豝老母豕曰豵小母豕
曰豯小豕曰豚豕一歲曰豣豕生三月曰豯豕高五尺曰
豟又作豝老豕曰豛豬求子曰豰豕齧地曰豤豕怒毛豎

曰豪豕走悅曰豕豕鳴曰豞呼豬聲曰豨豕息曰豷養豕
曰豢良豬曰豨豕壯大曰豧長毛曰豲兩豕曰豩豕生三
子曰豵　埤雅云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　方
言云猪燕朝鮮之間謂之豭關東謂之彘或謂之豕南楚
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之豬子嶺
南謂之黑面郎　古今注云猪一名長喙將軍一名參軍
梁州以豕為豨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豨漁陽以大猪為
豝齊徐以小豬為豯豶白豕黑頭也豱豕奏毛也　本草
會編云凡豬骨細少筋多膏大者有重百餘斤食物至寡
故人畜養之甚易生息　養生要集云白豕白蹄青爪不
可食

歲

大唐西域記云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為一月六月合為一行日遊在內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揔此二行合為一歲 爾雅注郭璞曰歲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歲更始也 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事

莞爾 李善作莧字

文選註莧爾舒張面目之貌也

刀

莊子庖丁曰臣之刀已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賈誼策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剥割皆衆理解也 淮南子云屠牛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禮器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正義割刀今之刀鸞刀古之刀也今刀便利可以為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為難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脩古也 釋名云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其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鞞巨刀曰拍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後之刀也容刀為刀形而無刃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刻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太公兵法云刀之神明曰脫光

中牟

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

磷緇

野客叢書論語磷字多作去聲緇字多作平聲而古來文人以磷字為平聲如摯虞傳咸以至李杜元白之流皆然緇字作去聲協見沈約高士贊今禮部押韻緇字只平聲一音蓋當時未分四聲故爾

匏瓜

埤雅曰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誤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繫而不食以苦故也 揚子卮言云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草木子云匏瓜牛践苗則子苦 王仲宣賦云惧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翰注曰匏瓜為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惧無寸祿之給 黃氏日抄云臨川吳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又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 大象賦云匏瓜薦果於震閨注云五星在離珠北天子之果園占大光潤則歲豐不爾則瓜果

之實不登　星經云瓜匏五星在離珠北入女一度去北辰七斗一度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　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樛天兎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蟲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為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之所

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間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為差　左傳孔疏曰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為作聖賢之風此詩体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　儀禮注昔太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鄭樵與論云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北一區尚染紂惡惟西南皆從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間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為樂章用之為燕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為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周召南之為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鍾鼓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為有衆舞箾南籥者詩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衆舞頌之維清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

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則南之為樂古矣　路史曰初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倘姬曰候人兮猗而南音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是為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註云南樂名衆箾南籥是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也豈周公召公哉周自大王爰及姜女王季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二南之首實取效於塗山

玉帛

孔穎達禮疏曰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德

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又孔安國注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為瑞信又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其五等諸侯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麁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盖皆徑五寸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小大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其諸侯

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說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玉帛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其餘謂堯舜之諸侯　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煩藻凡諸侯朝天子皆行三享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云四享者鄭注云四當為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龜金丹漆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若其臣出聘唯行一享

大明會典凡玉三等曰蒼璧曰黄琮曰玉惟祀天地日月則用之　凡帛五等曰郊祀制帛曰奉先制帛曰禮神制帛曰展親制帛曰報功制帛洪武十一年議定　大祀中祀用制帛在外　王國及府州縣亦用帛

鐘　鼓

爾雅云大鐘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釋名云鐘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世本云倕作鐘　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　白虎通云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　周禮曰鳧氏為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鍾帶謂之篆篆

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注于鼓鉦舞四者皆鐘體甬衡二者則鍾柄也旋者鍾柄有孔繫之可旋轉也旋蟲以蟲為飾謂之幹者言其強而能屬鐘也鐘有四帶紋如篆緒故謂之篆篆間有鐘乳可以枚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攠受擊處也窪而生光有如陽燧故名爲隧山海經云豐山有鐘九耳霜降即鳴　風俗通云鐘者兌音秋分之音也　萬花谷云鐘有九乳撞以四時驗君得失鐘調則君道得　三禮圖云凡鐘十六枚同為一簴為編鐘特懸者謂之鎛　古今樂録云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曰鎛曰錞曰鐲曰鐃曰鐸　又云古鐘名有大林之鐘景鍾九龍之鐘十龍之鐘千石之鐘

爾雅云小鼓謂之應　又云大鼓謂之鼖大鼗謂之麻小
者謂之料　加樂謂之節徒擊鼓謂之咢　易通卦驗云冬
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
寸　通禮義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為衆鼓之節
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柱貫謂之楹鼓周懸之謂之懸鼓
近代相承謂之建鼓　風俗通曰鼓者郭也　春分之音
萬物皆郭甲而出故謂之鼓　三禮曰夏后足鼓殷人置
鼓周人懸鼓　周禮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
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晋鼓鼓金
奏　又云篇章氏掌土鼓　又云凡胄鼓必以啟蟄之日
衆雷之發聲也　正樂云腰鼓大者瓦尾全大者皆廣首而

纖腹　古今樂録云齊鼓如漆桶大而有臍語其鼓面如
麝臍故曰臍鼓　又云馬上之鼓曰提鼓施于朝則登聞
之鼓告于府寺曰朝鼓在村墅曰抱鼓有踝鼓有警鼓有
毛員鼓有鼉鼓有羯鼓有荅臘鼓有鷄婁鼓

朱

朱子語類云蒨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為蒨再入為纁
三入為絳四入為朱

鑽燧

河圖挺佐輔云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周禮司爟掌
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其疾　禮含文嘉曰燧人
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使人無腹疾以遂人之情性故名
燧人氏　淮南子曰燧人望星辰鑽木生火　拾遺記云
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遊於日月之外
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鶚啄其枝則火出
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之前盖火山國也　東漢
書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　尸子曰燧
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　隋書王劭以古有鑽燧
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
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
然哉在晋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
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晋平公使視之果然
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

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
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　李涪刊誤論
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
自秦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
適當改火之時是為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
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
季春出火為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
因皆以介推為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之　禮書曰古
者燧人取火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
明水於月内則左佩金燧右佩木燧鄭康成謂夫遂陽遂
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然則鑒金為之則夫遂亦金矣内

則以夫遂為金燧是也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然文子曰木中有火不鑽不發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燧有間於陰晴耶　王起鑽燧改火賦云其始也命工徒寀林欌選槐檀之棶榆柳之木斬而取也期克順於陰陽鑽而改之序不愆於寒燠青煙生而陽氣作丹焰發而炎精吐影旁射而曜威氣上騰而作若飛五行以斯用當四時而是取文苑英華　程氏外書云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為患常少火之為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蓋訛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

據時之所宜不必盡考也　丹鉛餘錄云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為木榆柳色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為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火生土季夏行為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行為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為水柞楢色玄象水也　留青日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榆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柞楢金之火也槐檀水之火也周禮又曰季夏出火民咸從之季秋内火民亦如之注季春則火星見于建辰之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則火星伏于建戌之月因内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薙不為也又淮南子曰夏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其說頗異然人但知

改火而不知其烟亦隨所改而不同故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煙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　又云不獨燧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為火而竹亦可以取火石亦可以取火又以堅木鑽石亦可以生火古人以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亦不必用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下一點透明紙焦烟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可以取火也一統

志名曰朝霞大火珠在占城國出大如鷄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火出是也可見陰陽一理日月一氣水火一原

稻

孝經援神契云汚泉宜稻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濟水通河而宜麥河水中調而宜菽　又云稻生於水而不生於湍漱之流　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

漢書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隋書云婆登國有月熟之稻每月一熟　廣志云有虎掌稻紫芒稻南方有蟬鳴

稻七月熟有青芋稻六月熟有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
左思賦云國䆉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　禮記稻曰嘉
跡　抱朴子曰南海有九熟之稻　又云交趾有一歲再
熟之稻　西域記云摩揭陀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天
竺稻歲四熟

博　奕

說原尹文子曰博盡閑塞之宜得周通之三路蓋博以五
木為子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梟幺也六博得幺㝡勝
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即樗蒲也堯以子之愚迺斷木為
棊梡華爲鞠作圍棊以教之　顏氏家訓家語曰君子不
博為其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

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奕為教但以學者不能常精有時
疲倦則儻為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
以為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觀手
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為佳古為大博則六箸小博則
二𦩎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𦩎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
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為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
多不可常也　中興書曰陶侃嘗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
奕之具投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
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為此若王事之暇
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韓非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
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
者以為害義故不博也　樗蒲經曰凡近閑及忘一子謂
之塹迫閑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
打一馬如遇迟六踏馬則一馬可踏三馬故世不循時者
謂之踏坑塹云

方言曰圍棊者自關東齊魯之閒謂之奕　班固奕旨曰
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
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
朱或曰舜造也世說王中郎以圍棊為坐隱支公以圍棊
為手談王積新棊勢譜圖曰王郎號為坐隱祖納稱為手
談　吳志韋昭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廢

事棄業忘寢與食窮日盡明繼以脂燭當其臨局交爭雌
雄未決專精銳意心勞體倦人事曠而不脩賓旅闕而不
接雖有太牢之饌韶夏之樂不暇存也至或賭及衣物徙
棊易行廉恥之意弛而忿戾之色發然其所志不出一枰
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閒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
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
其道求之於戰陣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
氏之門也以變詐為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為名則
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
擊之置石而投之哉且君子之居室也勤身以致養其在
朝也竭命以納忠臨事且猶旰食而何博奕之足耽假令

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顔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貨賄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新論曰世言圍棊頗類兵法上者張置疎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絶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趣作罫目猶薛公三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成皋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隅趣作罫目者也 晉書祖納好奕棊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棊 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善奕棊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皮日休原奕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偽則亂是奕之必然也雖奕秋再

出必用吾意焉 胡旦曰以棊為易則聰明者或不能以為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絶 邊韶為塞賦曰可以代博奕者曰塞其次也試習其術以驚睡救寐免晝寢之誚而已

微子第十八

微

路史曰微子爵本扶風郿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紂徙畿內則在聊城今故城在潞東北或云在魯今徐沛東南微山有微子冢非也

箕

路史曰箕子之先箕伯之封小国也春秋猶有箕崇之国姓纂云蔚之靳街今太原晉敗狄於箕者預謂太原陽邑有箕城陽邑隨之夫谷後為胥打都今遼之榆社東南三十里古箕城在遼山與聊邶盂都襄邑異

女樂

事物類考云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作爛漫之樂 呂温齊人歸女樂賦昔齊人饋魯傾城八人魏艷絶代綺羅嬌春洞横波于曼瞼回流風於媚首蓋以仲尼宅魯禮樂制齊君臣斬偕優于夾谷之會復土田於汶水之濱故遏雲與迴雪實內圖而外親將敗魯之政弱齊之隣魯君臣果不端操迷不先覺聞進溪哇之聲皆忘聖人之學城南于是考雷鼓黜雲幄結齊魯之歡

受鄭衛之樂感頌言之怠滥成正聲之睹敗夫子則不可救其失復其迷望龜山以命操觀鳳凰而銜悽夫任權臣之傾国納文馬與美女薦神祇之所歆誘耳目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溺衣裳之楚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隣国之侵地聞志士之沾衣 來鵠女樂論隋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窕淑女鍾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得言無隋文悅憶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諸妓則女樂者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以所

樂器雜鼓本女官人樂后妃耳非后妃所得樂也此說迂本不誤

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辭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之說暉遠引詩臆對頗昧二南之旨淑女為后妃也安有后妃執樂也荇菜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樂耶文苑英華

耦耕

詩箋云耜廣五寸三耜為耦一川之間萬夫有萬耦耕

津

事苑云渡水處曰津亦曰濟又水會處謂之津　青箱雜錄云嶺南謂水津為步故船步即渡船處揚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為溪步　鮑防問津臺賦云惟歲晚乎甲午會經蔡以遊陳見歸然之故臺淡路隅之荒榛側聞

夫子於此問津敢問夫子何負於人凄凄夫子曾不容身進皆鳥獸之群退異沮溺之徒霜雪昏其大澤荊棘穢其通衢撫川陸之嶮難憫人世之崎嶇方太公迷殷遇文王伊尹迷革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處昏濁而遂亡永追想於遺跡遂投吊於寒荒

耰

師古曰耰摩田器也亦見說文　秇林伐山賈思勰曰古曰耰今曰劳劳即到切　危言云今之壓田也

丈人

疏廣傳師古注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稱焉

逸民

後漢逸民傳云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恥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晉陸雲逸民賦曰富貴者是人之所欲而古之逸民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懽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

重于宇宙而恬貴於芬華哉乃為賦曰世有逸人棲遲於一丘委天形以外心淡浩然其何求曾丘翳薈穹谷重深岩木振穎葛藟垂陰潛魚泳沚嚶鳥來吟仍疏圃於茲薄即蘭堂於芳林靡飛飄以赴節揮天籟以興音假樂土於神造詠幽人於鳴琴　宋謝靈運逸民賦曰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隱鳳來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晦不昧不顏蕭條秋首容與春中美琴明月酌酒和風御清風以遠路拂白雲而峻舉指寰中以為期望系外而延佇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壠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遊魚魚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亞飯三飯四飯

周禮賈公彥疏引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尚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有舉食之樂可知　白虎通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大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

播鼗

呂氏春秋曰帝嚳使倕作鼗　通曆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鼗鼓　禮書曰鼗之播也有瞽瞭者有眂瞭者而其制鄭氏以為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書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記曰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子男以鼗將之蓋柷以合樂鼗則鼓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孔穎達曰柷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其豈然哉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燕皆有鼗無柷諸侯之樂非無柷也文不備爾　周禮眂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瞽矇播鼗又擊磬

子張第十九

灑埽應對進退

曲禮曰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則掩口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前日拚席）執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汎拚謂沃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色毋作受業之紀必由長始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

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反坐復業

日月之食

春秋正義曰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云日有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　五經通義凡日食皆於晦朔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　春秋緯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而蝕　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日月之交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　南齊志漢

柴術家又謂計星與日月相值則日月為之蝕汎然亦近爛熳王是島之說故不得當

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無上下中央者
新唐書曆志云日君道也無朏魄之變月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又徙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壅君明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干君明則陽為之蝕矣　乙巳占裴子曰夫日者君也月者臣也一歲十二會君臣相見之象君有失德臣下專之故有日蝕之咎故伐鼓用幣責上御是其禮退臣道也　玉海云古歷緯及周髀言日月皆右行於天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月行天一周退及於日與之會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裡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　仇池筆記云玉

川子月蝕詩以食月者月中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因俚說以寓意也戰國策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內則俚說亦當矣　稗編史伯璿論日月食云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為之食按月掩日而日食之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曉先儒有謂日之質本陰陰則中有闇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為日中闇處所射故食此橫渠之意即詩傳之所本也其說尤可疑天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內亦但自暗于內而已又安能出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曆家望月行黃道則值闇虛矣值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則恐大不止此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大地之影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為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而不得為無影既曰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矣蓋地正當天之中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為光若行值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為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

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

陵

爾雅云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　爾雅𨁝丘形如大阜者名陵

堯曰第二十

曆數

史記曆書堯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孔稚珪云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　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前人　天曆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周禪隋册　皇靈有睠遷移天曆陳書　宸曆御寓弘華典憲沈休文

屬當曆宸詠詔太祗從鴻曆慶泰皇符紀南齊革文祖而禪正
運昇上天而躬寶曆齊書樂禪咸承景曆肅御金科史

權量

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忖為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為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復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殊異也兩者兩黃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

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均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四鈞為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于子黃鍾之象也千九百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鈞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權鈞矣是為五則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合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為斛其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鍾始于黃鍾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鍾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

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名物攷卷之十二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友人 陳以敬仲濟甫校

上孟

梁惠王上

梁今陝西郃陽縣

國名紀云魏惠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今開封祥符昔之浚儀而汴城所有故魏城魏惠所築張儀所謂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阻者東魏爲梁州　九域志古梁城畢公高築謬　詩含神霧云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

萬乘

司馬法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新唐書段秀實曰千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

鴻　雁

博物志曰鴻鵠千歲者皆胎產鴻雁大略相類以仲秋而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鵞二同也進有漸而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雁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表三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又曰鴻毛爲裘可以渡江不漏　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雁來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雁北鄉雁不北鄉民不懷至

禽經云鴻雁愛力遇風迅舉　格物論曰鴻似雁而大羽毛純白疑世所稱曰白雁者即鴻也

埤雅曰雁大者曰鴻雁愛陽而惡陰夜泊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　爾雅云鳧雁醜其足蹼其踵企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音卜

古今注云雁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躰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物類相感志云雁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　楚志云衡州有回雁峰雁至此不過遇春而回　說郛云常言謂雁爲孤而不及雙謂燕爲雙而不及孤者蓋雁屬乎陽而燕麗乎陰陽數奇陰數偶如斯而已遯齋　墨客揮犀云北方有白雁秋深則來來則霜降故曰霜信杜詩曰故國霜前白雁來　魏書曰衛侯好鶴曹伯愛雁　成公綏賦云辰火西流秋風厲起軒翥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投淮泗而俗憩豈頋眄以候遠夜警循而相衛　宋書謝靈運山居賦海鳥違風朔禽避涼荑生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

麋　鹿

爾雅曰麋牡曰麔牝曰麎其子曰麇　埤雅曰麋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麋目下有竅夜即能視是也故淮南子曰孕婦見麋而子四目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方氏注曰鹿好羣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

麟麖多慾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陰氣而角觧
說文曰牡鹿曰麚牝鹿曰麀又作麔鹿迹曰𨓞牝鹿曰麜
又曰麌　埤雅曰鹿性驚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
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
鳴相召志不忘也　述異記云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
遊雲泉至六十年必懷瓊于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
或有涎出於口不復能急走矣　西京雜記云公孫詭為
文鹿賦其詞曰麀鹿濯濯來我槐庭食我槐葉懷我德聲
質如細縟文如素綦呦呦相召小雅之詩歎丘山之比歲
逢梁王於一時　山川記云蚺蛇呑鹿生角乃止　祖庭
事苑云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唯其所往麈尾旋轉為

準於文從鹿主古之談者揮焉取諸此也　翻譯名義云
佛書謂鹿為伊尼山谷詩照溪行鄗索焚對得伊尼　胡
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良草食九草餘則不嘗九草者
一曰葛葉及花鹿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山耳蒼芜也
蟫史曰鹿一千年為蒼鹿又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為
玄鹿牡有角無齒牝有齒而無角無齒謂上齶無齒有齒
謂上齶有齒若下齶則牡牝俱有齒也

靈臺　靈囿　靈沼

三輔黃圖曰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
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
十步　長安志曰文王宮在鄠縣靈臺靈囿靈沼皆屬其
地也臺沼囿詩人嘗頌其靈矣而不載其制今無可考獨
靈臺遺址至正觀尚在　玉海云鄭康成曰大雅靈臺一
篇之詩有靈臺囿沼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矣囿
沼同言靈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辟廱即天子太學也王
制言太學在郊乃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
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不可在國中也鄭以
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　魏王恭拮
地志曰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　左氏說天
子靈臺在大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
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　易乾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伐崇
作靈臺　易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雀丹書　詩含神霧云

作邑于豐起靈臺　孝經援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
　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大廟也天子太廟上可望氣故
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辟故
謂之辟廱　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
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
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氛祥謂之
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大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
　公羊傳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
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
六韜文王既出羑里周公旦築為靈臺　說苑云積恩為
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

者天地之本而為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
天下莫不仁焉文王之至也　新序周王作靈臺及為池
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
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
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
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于人乎或得寶以
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淮南子曰
文王為玉門築靈臺　三輔故事滇作靈臺于城東周作
靈臺在豐水東常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玉海呂氏曰
文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踈瀹
精神宣節勞逸一弛一張無非事也　大明一統志云靈

臺在今西安府鄠縣　文苑英華徐元孫靈囿賦云代閒
秦餘地仍周舊俯皇都之近域有文王之古囿逕紫林麓
之表遠枹川原之秀沼莫辨於窮流臺靡遺於層構徃徃
歸鳥依依顧獸逢時之慶雖鍾思古之懷亦疚當昔周德
資始靈臺是新繚以斯囿洽其至仁使芻牧畢入而猶彼
皆馴遂天性於物性即人心於已心白鳥不驚匪覩於狎
物非熊已兆奚事於從禽

河內河東

疏秦魏地觜觿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
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幾內為三國詩風邶
鄘衛是也　七國形勢考云按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
河東也晉以河東為河外魏以河南為河外　戰國策春
申君說秦王曰王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注
屬司隸　七國形勢考注周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　魏
世家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述異記云魏世河內冬
雨棗

鼓

樂記云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
聲則思將帥之臣鄭註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或為歡動
或為勳　左傳云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彼竭我盈故克之　又曰金鼓以聲氣也　孔疏云言金
鼓以聲氣謂金鼓佐士衆之聲氣下文聲盛致志者謂士

衆由聞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擊前敵注不言
金者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
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
鐲節鼓以金鐃止鼓以金鐸通鼓是錞鐲鐸皆助鼓以聲
氣其鐃則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刺之後乃
鼓退鳴鐃且卻哀十一年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
聞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虎鈐經戰候篇云臨
戰之時鼙鼓之音鳴于常者勝候也鼙鼓之音重濁不徹
者敗候也　纍鼓文年月日其鐘纍于鼓裨三軍之威職
在鼓旗之用靈為鬼神釁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為廢兵
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　楊升菴云王粲英雄記楚

案史記秦始皇收天下兵銷以為金人十二則古之五兵銅為之也

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龍用其字

甲兵

帝王世本云杼（少康之子）作甲　管子曰蚩尤以金為鎧　釋名云甲以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重之名　說文曰首鎧謂之兜鍪亦曰冑䫌鎧謂之釺頸鎧謂之錏鍜　禮書曰甲之制腰以上為上旅腰以下為下旅革堅者札長故其屬少其次札短故其屬多札其葉也屬其續也會衆札謂之旅上旅為衣下旅為裳　萬花谷云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鎖子甲

十三曰馬甲　孫卿子云楚人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　漢書云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禮書夫兵之原發于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要之各適其用而已先儒者以矛屬春戟屬夏戈屬秋鉞屬冬有以弓助夏鉞助秋盾助冬有以兵助秋甲鍪助冬不可考也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

鼓（五鼓百鼓附）

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溉種之總名也菽者衆荳之總名也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合璧事類云穀之種不一攷之前載有言三穀者粱稻菽是也有言五穀者麻黍稷麥豆是也有言六穀者稻黍稷粱麥苽是也有言九穀者稷秫黍稻麻大小荳大小麥是也有言百穀者又包衆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是也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荳平而陰者多五穀　又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

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月令云五時食穀春麥夏菽季夏稷秋麻冬黍　楚辭大招五穀注稻稷麥荳麻　漢食貨志五種注麻金黍火稷土麥木荳水　教乘法數云黍（粟稷）菽（衆豆）麥（大麥小麥）麻　稻（粳糯）

罟

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鱉以為夏犒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麌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

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剔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

洿池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　廣雅云沼池也　圓曰池曲曰沼
風俗通云孫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為池以
養魚鼈　古今事物類考云黃帝破蚩尤而為池沼蓋始
於此　韓昌黎池記云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

斧斤

古今事物類考云神農作斤斧　汲冢周書云欲伐而不
得生斧柯　又云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
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
長

山林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
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斬
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
禁　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
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
堅濡調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
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宅

釋名云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　尉繚子云天子宅
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　周禮云國宅無

征注云城中之宅無稅也　風俗通云宅不西益俗說西
者為上上益宅者妨家長也南向北向西方為上　前漢
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井方一里是為九夫（一夫百畝）八家
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畮是為八百八十畮餘二十
畮以為廬舍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於疆場在
埜曰廬在邑曰里　禮書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選
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為里正民
春夏出田秋冬入保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
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田器者不得入五穀畢入
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男女同巷相從夜績　呂才卜宅篇
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之

大壯殷周時有卜宅之文詩稱相其陰陽書曰卜洛食沈
約賦云編茨緝寒葉構鳴噪之所集築町畦之所交因犯
檐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

桑

爾雅云桑柳醜條　典術曰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蟲食
葉為文章人食椹老翁為小童　氾勝之書曰種桑五月
取椹著水中濯灑取子陰乾之肥田十畝荒久不耕者善
好耕治之黍椹子各三升三合和種之黍桑俱生鋤之令
稀疏調適黍熟穫之桑生正與黍高下平因以利鐮歷地
刈黍曝令燥放火燒之桑至春生一畝食三箔蠶　范子
計然曰桑葉出三輔　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

佐苛 穆天子傳曰天子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
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民注桑虞主桑者 山海經云宣
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名曰帝女之桑郭璞云婦
人主蠶故以名也 齊書曰沈瑀為建德令教人一丁種
十五株桑女丁半之人咸歡悅頃之成林 隋書曰齊河
清中定令丁給永業二十畝為桑田其中種桑五十根榆
三根棗五根 載記曰北燕馮跋下書曰桑柘之益有生
之本此土少桑可令百姓人植桑百二十株 王盤農書
云桑種甚多不可偏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
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幹條葉堅勁
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

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
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為地桑然荊之條葉不
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
魯為地桑而有壓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荊
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禹貢稱厥篚檿絲注曰魯
桑之類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齊民要術曰收椹之黑
者剪去兩頭惟取中間一截蓋兩頭者其子差細種則成
雞桑花桑中間一截其子堅栗則枝幹堅強而葉肥厚將
種之時先以柴灰淹揉次日水淘去輕秕不實者曬令水
脈才乾種乃易生 凡桑果以接博為妙一年後便可獲
利倍人以之譬螟子者取其速肖之義也凡接枝條必擇

其美根株各從其類接工必有用具細齒截鋸一連厚脊
利刃小刀一枚要當心手凝穩又必趁時接博其法有六
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靨接六曰
搭接今夫種植之功其利既博又加之以接博猶變恨莠
而為嘉禾易碔砆而為美玉也既接博矣復須剔其虫蠹
柳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者所當視傚
也

雞

爾雅曰雞之大者曰蜀蜀子曰雜未成雞者曰僆三尺曰
鶤 九家易曰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
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二

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 月令云季冬之月雉雊雞
乳馬氏注云雉火畜也感于陽而後有聲雞木畜也麗于
陽而後有形 汲冢周書云大寒雞始乳 古今注云雞
一名燭夜 物類相感志云警畜能知時雖風雨陰霾而
戒時不忒時至則啼人以為候故周書緯云雞陽鳥也所
以為人候四時也又云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
陽先鼓翼而後鳴 白澤圖云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
之震死 交廣志云雞有胡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
蜀小者荊白雞金骹者美駝雞昂首高可七尺出忽魯謨
斯國長尾雞尾細而長長三尺者出朝鮮國長五尺餘者
出東夷馬韓國九真郡出長鳴雞緬甸出應時雞晝夜依

時而鳴並不爽失　風俗通云俗傳雞本朱氏翁化而成之故呼雞皆曰朱朱　博物志云祝雞翁雒陽人善養雞今世人呼雞曰祝祝起此也　玄中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神異經云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而潮水應之矣　洞冥記云影娥池北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一曰五時雞又云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外朝往夕還　異物記云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異物志云狼育（地名）之雞特稟異聲

道路

釋名云道蹈也路露也人所踐蹈而露見也　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岐道旁出也）三達謂之劇旁（道多脩治所劇也）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史記所謂康莊之衢）大達謂之莊（左傳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七達謂之劇驂（三道交復有一歧出者今北海劇縣有此道）八達謂之崇期（崇多也道多所期于此）九達謂之逵　說文云馗九達道也似龜背故謂之馗（馗即逵）　禮記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又云季春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挺

釋文云挺木片

俑

梁孔帖文韶公主葬冶金為俑　帝悼賀千計　中

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　檀弓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揚雄去偶哉偶我哉傷食而已哉　淮南子曰紂為象箸而箕子嘰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　文苑英華云被髮而祭於野者夫有知其必戎作俑者其無後乎仲尼惧其徇葬蓋知防其漸之自也

晉（絳今山西翼城縣）

案晉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字子于成王滅唐剪桐葉為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臣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墟參之分野謂之太原晉陽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為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霸諸侯其子孫為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晉為霸主王室賴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至定公午自三十一年西狩獲麐又六世其臣韓衛趙氏三分晉地遷其君為家人

秦（今陝西鞏昌等府）

案秦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脩子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易姓嬴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閒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續嬴氏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

王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覇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至二世而亡

楚（湖廣荊州後改今江陵縣）

楚羋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為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為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為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卒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耕　耨

王氏農書云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巳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　齊民要術云秋耕欲深夏耕欲淺秋耕掩青為上　氾勝之農書云秋耕宜早春耕宜遲　又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壚土輒平磨其塊以殺草草生復耜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耕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輒蔺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蔺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　管子

尸子曰商湯救旱素車白馬布衣身嬰白茅以身為牲

云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一農不耕民有飢者　清異錄云汾晋村野閒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多稼厚畜耕所致也

汲冢周書曰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　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為秕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養大殺小）　漢書云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旱

春秋考異郵云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春秋繁露云水干土則大旱　洪範五行傳云旱之為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上持亢陽之節暴虐於下故旱災應也

山海經云泰華之上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旱　黃帝占書曰日中三足烏見者大旱赤地　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　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狢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也

雲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聚為雲　春秋說題辭云雲之為言運也觸石而出含陽而起以精運也　又云雲師曰豐隆

說文云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霒（一金反）雲覆日也霓雲久陰也淒雨雲起也渰（掩）雨雲貌也　易通卦

驗云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
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
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
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　呂氏
春秋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無不比
類其所生以示人　仲長統云春雲為輿秋雲為駟　西
京雜記云瑞雲曰慶雲曰景雲慶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內
青謂之矞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雲師曰屏翳雲將
亦雲之師　邵康節曰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黄石雲白
兵書云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
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

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京房易飛候云視四方常有大
雲五色具其下聖人隱　又云黑雲奔如羣羊當有雨
金楼子曰星懸玉李雲屍金翅　京房易傳云青白黑雲
東見西南北名曰四塞之雲見即有雨　國史補云暴風
之候有炮車雲　廣成子云黄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
雨　相雨書曰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少雨　天
文集要曰河有雲黑似船若一疋布維河不出十日大雨
又曰北斗者不欲黑雲覆之是日大雨又候雨法有黑雲
如一疋帛在日中即日大雨二疋為二日雨三疋為三日
雨　華嚴經云妒羅雲雲如羅也妙鬘雲雲如美人髮也
樓閣雲雲如樓臺殿閣也

雨

爾雅云小雨曰霡霂雨三日已上曰霖久雨為霪暴雨曰
涷雨時雨曰澍雨雨與雪雜下曰霰　河圖帝通紀云雨
者天地之施也　春秋說題辭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
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春秋
潛潭巴曰陽制于陰故為雨　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
者輔也言輔時生養　說文云雨霡霂小雨也霰微雨
也霙雨猝也溟小雨也澍時雨也湒雨下也　埤雅云天
地之氣怒而為風和而為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
曰有渰萋萋興雨祈祈渰陰雲也亦或作弇渰水氣之雲
也傳曰雨雲水氣也萋萋盛貌祈祈徐貌蓋雲欲盛盛則

雨足雨欲徐徐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
之和也故詩雲以萋萋雨以祈祈為善　京房易飛候云
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師曠占曰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即有雨至矣
范子計然曰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
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　周處風
土記云夏至有梅雨沾衣皆黦　搜神記云雨師一曰屏
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　荊楚歲時記云春曰榆莢雨夏
至前曰梅雨五月雨曰隔轍雨六月雨曰濯枝雨七月六
日雨曰洗車雨八月雨曰荳花雨九月雨曰黄雀雨又云
六月有三時雨田家為甘澤　金楼子曰旦日雨為月額

雨如織垂絲 纂要云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雨久曰
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霽雨而晝晴曰啓雨水滌 王鄉
曰雨者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為雨此說
非也何者夫陰陽二氣生于黄泉氤氳交結出地為雲二
氣力均則能為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
少皆不能為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小過不雨者陽
氣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孔子曰天
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於炊或
在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後
氣生氣生本於釜中非結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
于地中陰陽相將而出非陰先而後陽尚不能為雲豈能

為雨乎 司馬長卿云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陸士衡云
谷風垂條必降彌天之潤 唐玄宗喜雨賦云重泉蒸潤
觸石吐滋平雲黯而鋪幕密雨森其散絲匪疾匪徐乍合
乍離泛草泊樹垂珠點露或噴薄而攢集或淋滴而灌注
流積水之圓文拂微風之斜度寰海浹而康樂畎畝欣而
相頌 張說和聖製喜雨賦樂雲雨之平施齊品物之流
形舒四溟之清潤卷六合之煩囂 李嶠晚秋喜雨詩騰
雲八際滿飛雨四溟周 白居易上賀雨詩人變愁為喜
歲易儉為豐又表云發於若厲之忱散作如膏之澤 權
德輿表雲觸石而興潤月離畢以呈祥 分別功德論云
雨有三種天及龍皆能降雨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甚麁

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鬬亦能降雨麁細不定又有二種
喜雨瞋雨若雨調和者是歡喜雨若與雷霆霹靂者瞋恚
雨 法苑珠林云雨亦多種或有無雲而雨或有先雲而
雨或有因龍而雨或有不依龍而雨寔由衆生自業所感
具如經說也

王

論語摘輔象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
先正尚武力 說文云一貫三為王 桓譚新論云無制
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
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王者往也言
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

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圖王
不成亦可以霸 風俗通云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
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
三皇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黥巧此言步驟稍有
優劣也 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
勝者霸 董子曰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者謂
之王三畫天地與人也連其中通其道也取其天地與人
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若是乎 晁錯新書云帝王
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 雜寶藏經云夫為王者率土
歸仰王當如橋濟渡萬民王當如平親踈皆平王當如道
下達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清涼王者

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為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

釁鐘

周禮大祝隋釁逆牲逆尸令鐘鼓　鄭司農云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变怪禦妖釁鼓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天府云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者寶鐘寶器玉瑞玉器之美也上春孟春也又言釁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釁之法其来有自矣周之所釁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雞人於雞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所釁也　禮書曰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為釁也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非一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為牲而有司不預有可爵弁而不冕牲騩而不純則釁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奠以衈社此先王之所弃也　揚子巵言云孟子將以釁鐘禮雜記宗廟之寶器有名者成則釁之以豭豚周官春官天府釁寶器鄭司農皆音徽

觳觫

丹鉛摠録曰孟子吾不忍其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殼省觳而角之是斛也觳字義兼聲角字聲無義合為斛字乃正字非借也觳食也俗作餗牛之恐懼字當作竦觫餗从豕尾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鍒人作竦悚竦寒戰病也俱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庖厨

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厨此厨之始也　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令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注以法授之書其所獻之禽與所當共之數以授獸人也出謂出以獻賓入謂受以待用　梁書何胤欲減侈味門人鍾岏議止食䱇脯糖蟹云宜長充庖厨永為口實　長安記云韋陟厨中飲食珍異香甘錯雜人曰欲得不飯筋骨舒覓緣須入郇公厨　清異録云段文昌丞相精飲食事第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曰行珍館開見録曰韓玉如平生喜飾厨傳

秋毫

漢高帝紀秋毫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擧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諭小非言其盛

折枝

傳疑録云為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蓋言為長者揖拜耳

庡

釋文云度者分寸尺丈也所以度長短　禮書家語曰布
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
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
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
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
之度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
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
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於
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
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
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

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
玉海程迥謨三器圖義叙曰天地肇判陰陽依分六位時
成萬物形著是故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
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准之上黨羊頭
山之秬黍烏歷改往古如虞舜垂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
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用捡叙於萬類合是則何
以哉

緣木求魚

僰槐歲抄云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輙
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候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
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汗如白汗乃無毒納魚出四

不全孟子之言尤信

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
啼蜀人食之

鄒

通鑑地理通釋云鄒曹姓國春秋邾子陸終之後今襲慶
府鄒縣

商　賈

漢書云通財鬻貨曰商　白虎通曰商之為言商其遠近
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賈之為言固固有其用
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史記云以
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
業貧者之資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國語云越大夫種

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
以待之也　韓子云多錢善賈　淮南子云賈多端則貧
工多伎則窮

梁惠王下

鼓樂

疏蓋鐘以止為體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所以謂之鼓樂
也云音與聲者蓋鐘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
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
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

管　籥

疏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　宋禮圖云笙長

案舜有籥樂下
有籥此言竹竽
之音則樂器也

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郭璞爾雅注曰二十三管為肅　風俗通曰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　宋書樂志云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者曰簥簥音驕中者曰篞小者曰篎篎音妙古者以玉為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玉琯是也籥不知誰所造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今凱容宣烈舞所執羽籥是也　爾雅曰大籥謂之產中謂之仲小謂之箹

盛頌

毓頌鼻頸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若楚皆感其鼻莖而愁悶也

田獵羽毛附見

毓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周禮云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畋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禮記云國君春日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　又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畋無事而不畋曰不敬畋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殺則下大綏天子旗名諸侯殺則下小綏諸侯旗名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　鄭玄詩箋云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詩正義釋天云冬獵為狩宵田為獠李巡曰冬圍守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江東亦呼獵為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為獵之別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為宵田此對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無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云秦伯出狩駟職雲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又云火田為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獨冬獵之名也　通志禮略曰周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行蒐苗獮狩之禮漢晉以來有閱兵之制而史闕田獵之儀宋元嘉二十五年二月大蒐于宣武場其法置行軍殿於幕府山南岡幷設王公百官幕先獵一日遣馬騎布圍右領軍將軍督右左領軍將軍督左大司馬董正諸軍獵日侍

中奏一奏搥一鼓為一嚴三嚴訖引仗為小駕鹵簿皇帝乘馬戎服從者悉絳衫幘黃麾警蹕鼓吹如常儀獵訖宴會賞勞比校多少獲一人以懲亂法會畢還宮梁陳因之北齊春蒐禮有司規大防建獲旗以表獲車前一日命布圍領軍將軍一人督左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右甄大司馬一人居中節制諸軍天子陳小駕服通天冠乘木輅詣行宮將親禽服戎服鈒戟者皆嚴武衛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常開一方以令三驅圍合吏奔騎令曰鳥獸之肉不登於俎者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者不射甄合大司馬鳴鼓促圍衆軍鼓譟鳴角至圍處而止大司馬屯北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天子乘馬從南旌

門外親射禽謁者以獲車收禽載還陳於獲旗之北王公
以下以次射禽皆送旗下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屯殿
中郎中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天子還行宮命有司每禽
取擇三十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其餘即於
圍下量犒將士禮畢改服鈒者韜刃而還夏苗秋獮冬狩
禮皆同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馬建大麾於萊田之所鄉
稍之官以旗物鼓鐸鉦鐃各帥其人而至誅其後至者建
麾於後表之軍中集衆庶質明偃麾誅其不及者乃陳徒
騎如戰之陣大司馬北面誓之軍中皆聽鼓角以為進止
之節田之日於萊之北建旗為和門諸將帥徒騎序入其
門有司居門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險野則徒前而騎

後易野則騎前而徒後既陣皆坐乃設驅逆騎有司表禡
於陣前以太牢祭黃帝於狩地為墠建二旗列五兵於坐
側行三獻禮遂蒐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遂苗田仲
秋練兵遂獮田仲冬大閱遂狩田其致禽礿祀享烝教習
之儀並如古周法隋大業三年煬帝在榆林突厥啓民及
西域東胡君長並來朝貢帝欲示以甲兵之盛乃命有司
陳冬狩之禮詔虞部量拔延山南北周二百並立表記
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濵列卒滿澤罘網彌
山掩兔轔鹿射麋腳麟騖於鹽浦割鮮染輪　駕馴駮之
駟乘彫玉之輿靡魚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
雄戟左烏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纖阿為御

案節未舒即陵狡獸蹵蛩蛩轔距虛軼野馬轊騊駼乘遺
風射游騏倏眒倩浰雷動猋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
決眥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揜草蔽地　上林賦
乘鏤象六玉虯拖蜺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
衛公參乘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車騎雷起殷天動地
先後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羽
獵賦荷垂天之畢張竟壄之罘靡日月之朱竿曳彗星之
飛旗濺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
欃槍為闉明月為候熒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衍
佖路徽車輕武鴻絧捷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冥極遠
者相與列乎高原之上羽騎營營昈分殊事繽紛往來轠

轤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　長楊賦事罔隆而
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乃時以有年
出兵整輿竦戎簡力狡獸校武彯禽乃萃然登南山瞰烏
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
為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軔日
未靡旃從者髣髴委屬而還亦所以復三王之田反五帝
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
役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之和建碣磍之虞戛擊鳴球
掉八列之舞酌允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
祜歌投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神之所勞也豈徒欲淫
覽浮觀馳騁秔稻之地周流梨栗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

庶獻狝獮之收多麋鹿之獲哉　疏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旌為王者游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

囿　苑附見

說文曰苑有囿曰囿囿猶有也　又曰植木為苑築土為囿養禽獸為囿樹菓穀為苑　周禮曰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囿御苑也游離宮也　淮南子曰湯始作囿以奉宗廟犧鮮之具　詩正義有蕃曰園有牆曰囿　左傳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囿　穀梁傳疏徐邈何休皆曰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案毛詩傳曰囿者天子百里

諸侯三十里與徐何二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耳未審徐何二家據何為說也　漢書注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種植謂之園　古今合璧云古之創苑囿必於東方蓋東方乃物所生之地所以養萬物　楊雄疏曰二帝三王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故麟臻其囿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民之時勞民之力矣　拾遺記云黃帝為泰龍之囿　三輔黃圖云甘泉苑中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八右扶風凡周匝五百四十里　又云武帝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千乘萬騎方三百四十里　隋天文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　隋書云煬帝大業初築西苑周三百里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麟渠縈紆流注海內緣渠十六院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為荷芰菱芡乘輿游幸從宮女數千騎作清游曲於馬上奏之　京邦記云建康縣北漢朝為桂林苑　又云洛陽有平樂鹿子乘梓諸苑　南朝宮苑記云樂遊苑在秣陵覆舟山南長洲苑在吳郡東

兔

埤雅曰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舊說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辭曰顧兔在腹言顧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禮曰兔曰明視其以此歟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書曰兔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里俗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今孔雀亦合而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一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　木蘭歌雄兔腳朴朔雌兔眼迷離一本又作扑握　元和郡縣志中山出兔毫為筆精妙　廣志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寰宇記溧水中山古老相傳中有白兔世稱為

筆最精　漢梁孝王有兎園　廣志云兎大者曰㲚　地理記云北極有濆陽之山有兎如鼠能飛毛色如漆　古今注云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兎其目赤如朱

郊關

距周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人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葛 今河南寧陵縣

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隣

獯鬻

前漢書匈奴傳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薫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於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利則進不利則退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臣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精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亡于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大明會典北狄韃靼最大自胡元遁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東兀良哈西哈密北瓦剌強數敗韃靼其後兀良哈哈密皆內附而兀良哈遂分為朶顏等三衛瓦剌酋馬哈木封順寧王韃靼酋阿魯台乞降封和寧王皆使入貢自後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貢貢無常期隆慶中俺答封順義王每歲貢馬互市至今不絕

吳

○吳越春秋曰吳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古公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為句吳

吳人或問何像而為句吳太伯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為句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百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卒葬於梅里平墟仲雍立是吳仲雍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　闔閭委計於子胥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迴四十七里陸門八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

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欲東并大越越在
東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
反羽為兩鯢鱙以象龍角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
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於吳也　立射臺於安里華
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於城中
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鮔山晝游蘇臺射於鷗
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越絕書曰闔廬宮在
高平里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陸門八其
二有樓水門八南面十里四十二步五尺西面七里百一
十二步三尺北面八里二百二十六步三尺東面十一里
七十九步一尺闔廬所造也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吳

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闔廬冢下池廣六十步
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魚腸之劍在
焉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為虎丘　楊升菴云越曰於
越吳曰句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為二字古聲雙疊也或
以句吳於越為方言夷音謬矣

莒

路史莒曹姓周滅以封少昊之後實為紀姓為齊所滅

雪宮

文選謝惠連曰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元和郡
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亦
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大明一統志青州府城內城隍
廟西有雪宮遺址　爾雅曰宮謂之室　疏釋名云宮穹
言屋見於垣上穹崇然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
漢以來乃定為至尊所居之稱　周禮云王門宮阿棟也之
制五雉隅之制七雉　史記云鄒子之燕昭王擁篲先驅
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漢宮闕名
云長門永光宜春鼓簧黃山集靈長楊望遠昭臺夜光扶
荔祈年通天鼎湖谷口駘蕩馺娑南宮北宮　又云栘詣
宮栘詣大名宮中美木茂盛也天梁宮梁木至於天言宮
之高也　三輔故事云桂宮漢武帝造周迴十餘里　吳
地記云吳地館娃之宮吳王夫差造

轉附　朝儛

疏轉附朝儛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濰水名出南陽恐濰

為儛地並未詳云

琅邪　東海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銑註曰言齊
以大海為渚琅邪臺名在渤海間也　呂氏春秋辛寬曰
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　大明一統志海在今青
州府樂安縣　疏琅邪為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
地東有琅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　水經注云琅邪
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并吳欲霸中國徙都琅
邪秦始王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即秦王之所築也遂
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於其上謂琅邪臺臺在城東南

十里孤立特顯出於衆山上下周二十里餘傍濱臣秦王樂之因留三月乃徙黔首二萬户於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主靈馬人汙之則竭齊祭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　大明一統志琅邪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白帖注云齊景公遊海十月而不歸　明陸釴渤海圖論云夫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為界稱渤海云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稱渤海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即莊生所謂尾閭

也初學記曰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有渤鞮海則北海亦通稱渤海矣夫東方之極自碣石道朝鮮之國直抵扶桑一望汪洋浩瀚溟涬無際外控夷落內衛中夏則山東形勢寔稱險絕昔人謂齊得十二又豈直為兵車乘卒之富邪博物志曰海中有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謂東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縱其侈心求之而不得也顧其說荒唐不經然觀登萊海市樓臺城郭人物旌旗之狀成於瞬息千態萬像而不可摹寫則海中靈蹟之氣洩而為奇怪瑰瑋之物固亦理之所宜有也至於禽鳥木石之產金錫鹽鐵之利珠璣鮮甲之珍民實資之則海於東土其利固甚博哉

巡

黃帝太乙祭推曰欲先知巡之年當視太一與太白在四維之歲為狩　疏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為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是也

述職

疏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巳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游豫

疏統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游者有所

縱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游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游也　管子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　文選森遊以發生啓蟄於潛户秋豫以收成覲豐年之多稌

徵招　角招

疏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音以其最濁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詖其宮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徵清事之象也亂

則哀其事勞也羽水音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為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也

明堂

䟽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此山皇帝之所常游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也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廵狩朝諸侯之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成王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盖魯封内有泰山後嘗為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註云泰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步以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而畢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註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堂中有五天帝五神之座皆法五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為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　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員下方八窓四闥在國之陽　大戴禮曰明堂凡有九室二室而有四戶八牖總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盖屋　漢書郊祀志曰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有古時明堂趾處險下敞上欲治之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四殿四面無壁以茅盖通水圜宮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員下方以象天地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稱明故曰明堂　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宮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齊書禮志云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　三輔黃圖曰明堂者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　釋名云明堂者猶堂堂高明貌也　魏書云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而月令王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

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於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　宋書禮志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个戶牖　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　舊唐書太常少卿王仁忠等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

簷之規上負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大微上帝之宮乎　宋史李覯上明堂定制圖序略曰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窗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若其建置之所則湻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王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牕共三十六戶七

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為一門門夾兩窗是為八窗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文苑英華謝觀明堂賦云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巍特立鎮壓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所以朝萬國之侯王面室有三總數惟九間大廟於正位處大室於中靈啟閉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為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洞八闥以臨八極闢四門而來萬有所司備班品於庭除執事肅文物於前後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羣臣而不同諸侯東階之東西面而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

子應門之東而鵠立諸男應門之西而鶴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四塞外屏之左而還對朱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旗豹韜抑揚而相術術俯沉沉巒崇嶅深烟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負斧扆而南面知萬國歸心　馬端臨曰黃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特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

謬誕者多假託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辭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户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于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升鉛總錄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而世之論者合以為一體非其理也袁子之論卓矣蔡邕名儒不知何以臆撰如此果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殆北虜之穹廬南戎之碉房先王豈為之乎

岐

雍錄云太王都岐周岐周在鳳翔府西五十里鳳翔府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是岐州之地在唐都西三百六十里也　路史云岐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趾後魏為岐州以山之岐而名（即箭括嶺）文王初為岐侯（據舉）在郃西北不百里而豳又在岐西北四百里南有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為豳地　故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以此

澤梁

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周禮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注川奠籩豆之實魚鱻蜃蛤之屬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生二曰川澤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　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謂蜃蛤蒲葦之屬）　唐文粹漢有少府水衡筦榷山澤之利　詩敝笱在梁鄭箋梁石絕水之梁朱傳解敝笱句云乘梁之空以取魚　漢書董卓傳築梁捕魚

鰥　寡　孤　獨

釋名云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　寡寡踝也踝踝單獨之言也　獨獨隻也言無所依也　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　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　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也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

故鴻雁傳偏喪曰寡　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

橐　囊

疏橐囊者大曰囊小曰橐也　孫奕示兒編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橐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曰橐無底囊二說不同並存之

士師

疏即周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皆以士為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為獄官之吏者也　周禮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

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註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註詐稱以有為者）六曰為邦盜七曰為邦朋（註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八曰為邦誣（註誣罔君臣使事失實）

喬木

踈詩伐木篇註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木　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

室

釋名曰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爾雅云室謂之宮

禮記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

董子云禮天子之宮右清廟左涼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止　楊子云震風陵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

漢宮殿名云神明臺武帝造高五丈上有九室洛陽宮室名云洛陽有望舒涼室含章鞠室清暑涼室　事詞類奇

風俗論云平屋曰室平室曰屠蘇（庵也）

工師

玉人之事音彔漢有玉况玉人之後也

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註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孟冬命工師効功陳祭器案度程毋作淫巧以蕩上心注工師工官之長

萬鎰

疏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illegible]二十兩　戰國策趙與蘇秦黃金百鎰注二十兩為一鎰　通義吳氏曰按鎰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二十兩金之溢蓋亦如之眾米之法一溢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註遂誤謂二十四兩為鎰

玉人

考工記云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尺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上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上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燕（今北直隸順天府）

容齋四筆云北燕在春秋時最為僻小能自見于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為齊所取後賴五國

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
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
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強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
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
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振齊蘇代曰齊之彊燕猶不能支
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越　案北燕姬姓
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召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為
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自陝以西諸侯
封其子為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
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公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
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

為秦所破滅

壺　漿

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
腹方口圓曰壺漿水也飲也或曰漿酒也　禮圖云酒壺
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　周禮秋嘗冬烝其饋獻用兩
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　聘
禮陳恋或八壺或六壺士旅兩壺鄉大夫方壺士旅圓壺
禮書爾雅曰康瓠謂之甈賈誼弔屈原賦曰斡弃周鼎而
寶康瓠郭璞曰康瓠壺也盖壺之為器其體有小大其制
有方圓非必皆瓠為之特取名於瓠壺而已
釋名云漿將也飲之寒温多少與體相將順也　周禮漿
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　賈公彥疏
云鄭注漿今之酨漿也者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从載
从酒省酨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為酨漿　列子之齊
中道而反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唐史食貨志中
官為官市使每出沽漿賣餅之家皆徹肆閉門　白帖注
姜子牙少貧賣漿　杜甫詩氷漿椀碧碼碯寒

霓

疏爾雅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
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埤
雅云蔡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一曰赤白色謂
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說文解霓以為屈虹青赤

亦或白色陰氣也一名蝃蝀爾雅曰蝃蝀謂之雩蝃蝀虹
也蜺為挈貳貳盖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
淫氣也然不當于日不成也故今兩氣成虹朝陽射之則
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為虹
常依陰雲而出于日衡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
見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東蝀之文从東以此故也蜺則常
依蒙濁見于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
有之唯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
信然常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
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
澗之東西望則為日光所爍　春秋孔演圖曰霓者斗之

亂精也失度枝霓　尚書考靈耀曰日旁白者為虹日旁青赤者為霓○春秋元命苞曰虹霓者陰陽之精雄者為虹雌者為霓　玉曆通政經云旦見于西則為雨暮見于東則雨止旦見于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于東而色黄者則雨止　離騷云雌蜺嬛嬛以曾撓　莊子云陽炙陰為虹　尸子云虹霓為析翳　易是類謀云晝視無日虹霓煌煌夜視無月彗孛將將又曰天旱地高雷讙公行星墮奔蜺夜光　春秋潛潭巴曰虹五色迭至照于宮殿則有兵革之事　夢溪筆談孫彦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　丹鉛總錄莊子曰陽炙陰成虹蜺䗈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蓋雲心漏日　暎微雲則虹特明晳異常或

能吸水或能吸酒朱子云既能吸亦必有形質詩謂之蝃蝀其字从虫俗謂之鬢其字俗魚俗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　留青日札云一名天弓又曰帝弓或曰有質其首如驢故能入溪飲水吐瓮成金又似妖物也

旄倪

孫虢曰案爾雅黄髮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中之弱小耳

滕 今山東滕縣

左傳孔疏案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今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公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為君而云齊景公亡滕為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　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

薛 今山東滕縣有薛城

左傳孔疏案譜云薛任姓黄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為薛侯齊桓霸諸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工正奚仲所國後還於邳湯相仲虺居之

岐山

案周公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illegible]

顔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　玉海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亦名天柱山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太王所邑文王始亦治焉西京賦注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故因以名焉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成王有岐山之蒐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韋應物詩謂宣王大獵岐陽韓愈歌亦云蒐岐陽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

皮幣

案皮幣謂以皮為幣也

疏後人以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孔子曰狐衣黄裘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

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以和諸侯之好　鄭注云合同也

六幣所以享也

邠

詩攷鄭氏譜云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　韋昭云豳西近戎北近狄公劉始邑　通典曰邠州古豳國　郡縣志云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都之處　又云寧州城即公劉邑地後魏為邠州改為豳後改為寧州

梁山

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于詩傳注云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夏陽縣西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　玉海云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秦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漢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詩韓奕所謂奕奕梁山也爾雅以為晉望

乘輿

曲禮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軨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　正義曰秦始皇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為人君之乘輿之始也　蔡邕獨斷曰乘輿出于律文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于乘輿也　魏志王朗曰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戰塤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　參穀子曰車駕行羽儀導護謂之鹵簿自秦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皆着之簿儀具五兵獨以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　五兵精義曰大府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迨至　國朝凡正旦冬至聖節三大朝會兵部車駕司會同錦衣錦陳鹵簿大駕于殿之東西凡郊祀耕耤田幸大學供用鹵簿大駕若祭社稷太廟山川鹵簿內去白澤旗以下至玄武豹尾大涼步輦至大輅不設餘同出會典　古今事物類考云陶唐氏始乘彤車白馬則車駕之始也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為鼎象析木以炊也籀文以鼎為貞字　主父偃傳云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周禮云亨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齊　左傳楚遠啓疆曰聖曰廟禮有珪享頫有章宴有好貨食有陪鼎　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釴　三禮鼎品圖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有鼻目以銅為之三足　世本云黃帝作寶鼎三天地人象三才　拾遺記云禹鑄九鼎

揮雄金為陽鼎雌金為陰鼎　鼎錄云漢景帝鑄食鼎以金銀銅雜為之若瓶無足文曰五熟是資君王之饍　又云太公於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李尤云玉鼎大和滋味荒具雖快其口損之為務

衣衾

疏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五幅鄭注云衾單被也

嬖人

疏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親幸也釋名云賤而得幸曰嬖

名物攷卷之十二

名物攷卷之十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孟子

公孫丑上

霸

左傳孔疏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　鄭玄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　風俗通曰霸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　楊升菴集云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黄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為天下所歸則王聲平轉聲而為王聲去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聲入轉聲而為伯聲去皆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聲為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霸上伯字入聲下霸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霸字為別體故上用伯下用霸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鎡基

釋名云鎡基大鋤也

齊地

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瑯琊西有清河

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絶清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户臣竊度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鬪雞走犬六博蹹鞠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殷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為大王羞之

置郵

釋名云郵境上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　說文

云郵境上書舍從邑垂垂邊也徐曰郵之言過使所過也　廣雅云郵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閒置之也　增韻曰馬傳曰置步傳曰郵　田僑傳云尸鄉廐置臣瓚曰案廐置謂置馬以傳驛者　李陵傳云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文紀以給傳云置師古曰傳音張戀反置者置驛之所因名置也

黄霸傳云郵亭鄉官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　五行志云河南街郵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　光武紀因郵奏注郵境上行書舍也　丹鉛總録云注置驛也郵馹也驛與馹何別乎按說文驛置騎也从馬睪聲馹驛傳也从馬日聲合而觀之驛主於騎言馬也馹主於傳言車也許白雲曰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謂之乘傳如淳曰漢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二馬為軺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窘也徐鉉曰傳馹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尚速故又為窘迫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筆談曰驛傳舊有馬步急遞三等最遽曰行四百里唯軍行用之熙寧中又有金字牌急腳遞古羽檄也日行五百里　大明會典云洪武二十五年令急遞鋪接送公文二十六年定凡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長一名鋪兵要路十名僻路或五名或四名每鋪設十二時日晷以驗時刻一晝夜通一百

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須行三百里

褐

釋名云褐編枲襪也一曰短衣　左傳云肯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注云褐寒賤之人　始皇紀云寒者利短褐　貢禹傳云短褐不完　後漢黄瓊傳云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　文選云被褐出閶闔註隱服也　六朝詩云眷然顧幽褐　嘉話録云有朝士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他日曰公好毳褐之夫吾但覺其臭爾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之臭吾視毳褐愈于朱紫遠矣

揠苗

小爾雅云拔心曰揠拔根曰擢　楊濤揠苗賦云苗生有

漸兮時不可踰揠而求長兮是謂甚愚謂巫致其滋茂翻立見其萎枯附麗無所同伐木而歷根援引雅辭似拔茅之連茹方握蘭而勢並比秤草而功異徇躁求之性始望如雲乘馴致之方終貽委地欲益為謀豈有秋之獮疚過求生害嗟不日而已萎是以君子明於休咎每因緣於根本不苟且於華茂推於命俟於時無若宋人之大謬文苑英華

麒麟

爾雅云麟麕身牛尾一角　孔演圖云麟木精也宋均曰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　說苑云擇土而後踐位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　蔡邕月令云

天官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麟生於火游於上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臻　京房云麟有五采腹黃高丈二金獸之瑞　鶡冠子云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宋書符瑞志云麒麟牡曰麒牝曰麟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鍾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不入坑穽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　春秋運斗樞云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春秋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瑞應圖云麟王者嘉祥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又云六合同歸則至　春秋繁露云恩至蟲羽則麒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去　三五暦紀云黃帝之世以麟為畜　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　抱朴子云麟壽三千歲　廣雅云壽一千歲　淮南子云麒麟鬬而日月食　薛綜云懿哉麒麟惟獸之伯德以衛身不布牙角　郭璞云麟惟靈獸與麕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　論衡夫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麕戴角則謂之騏驎相與鳳凰象合者謂之鳳凰如何　子華子曰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麒麟為之長羽蟲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雀為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宇宙之間人為之長　任子云鳳羽族之美麟為毛類之俊龜龍

為介蟲之長梗柟為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路史云嗟乎鈕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章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郡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間至十獻于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司虞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于犬鼠不知果何物耶

垤

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也　埤雅詩云鸛鳴於垤垤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成峯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謂之垤垤从至蟻之微而能為垤用其至故也今蟻取小蟲入穴掫

壤垤堂穴蓋防其逆亦以堂雨易占所謂蟻封其垤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　東觀漢紀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為山坎為水山出雲為雨蟻穴居大雨將至故蟻封其居　韓非子曰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蟻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

行潦

爾雅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詩泂酌彼行潦毛傳云行潦流潦也鄭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　左傳云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丹鉛總錄云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勞謂水潦之年大道上積水也如淮南子所謂牛跡之涔無尺寸之鯉是也

綢繆

西溪叢語云綢繆二字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注云纏綿也王粲云綢繆清燕娛五臣云綢繆親重貌吳質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慇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慇懃之意也

俊　傑

文子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為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市

世本云祝融作市　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脩祝融脩市　纂要云市恃也恃以不匱也古者二十畝為井因井為市故曰市井市巷曰闠市門曰闤市中空地曰廛又曰市宅市樓曰旗亭　古今注云闠者市之垣闤者市之門肆所以陳貨鬻之物居所以置貨鬻之物　隋書云天弁九星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闤闠若市籍之事

白帖云京師九市以致九州之貨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辟市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亡者使有利者使

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偽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一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賈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質劑焉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攷之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詐偽飾行價慝而誅罰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天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實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注爾亦近也俱是物也惡者皆遠善自相近鄭司農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為珠俱名為玉而賈或百萬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得雜亂以欺人

其總布掌其戒令　揚子云一閧之市必立之平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鬭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北史云市者交利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　左太冲蜀都賦云市廛所會萬商之川列隧百重列肆巨千　張平子賦云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懷貨方至鳥集鱗萃　大明會典云凡一應收稅衙門有都稅有宣課有司有局有分司其收稅有本色有折鈔其起解收貯有入　內府有留各處亦有添設除免其差官有巡視監收例各不一

廛

揚子卮言鄭司農周禮注云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即今之墟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浮舖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廛蓋辰為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可證　禮書曰夫一廛者國中之居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所謂在邑曰里是也蓋廛里所以奠居而廬舍特其宿息之地而已詩又曰胡取禾三百廛兮揚子曰有田一廛田亦謂之廛者據一夫所受而統言之也

關

物原云湯始設關　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

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內之　月令章句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　漢書置關都尉以察偽游用傳出入　左傳曰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邊鄙既入服正役又為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　鄭玄云古者竟上為關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關然則禮之正法國之竟界之上乃有關耳自竟至國更無關也　大明會典云國初止有商稅未嘗有船鈔至宣德間始設鈔關凡七所若臨清杭州蕪椎商稅其所椎本色錢鈔則歸內庫以備賞賜折色銀兩則歸太倉以

備邊儲每歲或本折輸收或折色居七分之二其收鈔有
輕重差官有專攝亦有設而復罷者　設關處所河西務
臨清九江滸墅俱戶部差淮安揚州杭州俱南京戶部差

氓

楊升菴云氓之為字从亡从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
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昬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
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
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
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凝癡抱布貿絲來即我謀送
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
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為氓此蓋去其本土而
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者是

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矢人

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鍭(音侯)關西曰
箭又云凡箭鏃三鐮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鐮謂之錍
或謂鈀　太公兵法云箭之神名續長　太公六韜云陷
堅陣敗強敵大黃(弩名)參連(弓名)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為首)
(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為首皆箭名)　唐六典曰箭本曰鏑體曰幹其旁曰
羽其矢末曰栝又曰骨鏃曰骲鐵鏃曰鏑鳴箭曰骹霹業
曰鈚皆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為笴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
為笴唯利射獵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甲弩箭皮羽而短
用之陷堅也　合璧事類云箭竹高一丈節間三尺可為
矢故亦名篙矢之為言直也矯而使之直也然必栝而羽
之栝謂受弦處鏃而礪之鏃謂箭末乃掤所以發矢者箙
所以箙矢者　考工記矢人為矢鍭矢叁分一在前
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茀矢七分三在前
四在後叁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
厚為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
比以設其羽叁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
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
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
眡其豐殺之節也橈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笴欲生而

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注鍭矢殺矢皆三分
其矢之長以衛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以鍭在笴首差
重也兵矢絜矢以五分均之二分在前三分在後其鏃小
輕故也茀矢以七分均之三分在前四分在後其鏃又差
短小故也殺其一者笴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
其一者羽者六寸也以笴之厚為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
也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辨竹之陰陽也比者笴之兩
旁也夾其左右而設其比使輕重适均也夾其比而設其
羽者置羽於四角也羽有三分刃居一分用之以射則雖
疾風之中亦無所驚動也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卽
冶氏殺矢之制也矢之笴其強弱欲适中矢之羽其豐殺

欲遣節紆者去不直也趮者去太急也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者也羽太多則矢行緩羽太少則矢行疾此豐殺之失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搖之則知羽之豐殺以指撓其幹而曲之則知笴之強弱故相笴之法欲生而摶取其體之圜也竹之圜既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既同則擇其節之疏者用之節之疏既同則擇其縝栗者用之如此其材美而其矢善矣　趙氏兵書云鵠尾金僕石砮忘歸信往笞矢　三箭略記云富平城有蒲臺臺下縈蒲似水楊而勁堪為箭　司馬相如云夏服之勁箭　左思云其竹則篔簹箖箊於音吟桂箭射筒由梧有篁篻簩有叢

函人

釋名云甲以物有孚甲以自衛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重之名　考工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為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甲之道眡其鑽空孔欲其窓也眡其裏欲其易也眡其朕欲其直也櫜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窓究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櫜之而約則周也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注屬者甲之札葉相續也一葉為一札合甲削去皮裏之肉但取其表合之為甲容者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觀人身然後制革鍛煉革也摯至也煉之不熟則不堅煉之太熟則撓曲也鑽空穿而為孔也窓孔小貌朕縫處也着之於身無齘齧之病是於人便利也　大明會典云

凡盔甲　洪武七年令線穿甲悉易以皮十六年令造甲每副領葉三十片身葉二百九片分心葉十七片肢窩葉二十片俱用石灰淹裹軟熟皮穿浙江沿海并廣東衛所用黑漆鐵葉綿索穿其餘俱造明甲二十六年令造柳葉甲鎖子頭盔六千副給守衛皇城軍士　弘治九年令甲面用厚密青白綿布釘甲用火漆小丁又定青布鐵甲每副用鐵四十斤八兩造甲每副重二十四斤至二十五斤

十六年令南方衛所鐵甲改用水牛皮造綿繩穿吊　嘉靖二十二年令盔甲廠改鹿皮韃帶為透甲牛脂皮韃帶改直領對襟擺錫丁甲為圓領大襟二十九年題准各處歲辦斬馬刀折造盔甲四十三年題准行各衛所將六瓣明盔盡改造八瓣帽兒盔其大甲一半改紫花布長身大甲新式一半照舊式惟布身加長二寸共脩造甲一萬一千三百一十二副即用二十九年以後停脩長牌圓牌工料補添免行加派所造盔甲每年限七月以裏解部　萬曆十年令在京兩廠造明盔甲五千副給京營軍士以五年為期每年千副

弓

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黃帝臣　古今註卷云黃帝弟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張氏　山海經云少皞生般始為弓矢　荀子云倕作弓浮游作矢　方言云弓謂之鞬或謂之韇　釋名云弓穹也其末曰弰又謂之弭中央曰弣撫弣之間曰淵　說文云弴畫弓也弰角弓也弧木弓也弨弓反也彃弓曲也彌弓便利也張弛弓弦也彏弓急張也弸弓強貌也弘弓聲也　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之銑弓藏謂之韣　魚龍河圖云弓之神名曰曲張　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為深也膠也者

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以為受霜露也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材既具必有巧匠然後能調遠而用之也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注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矢鍭矢茀矢痺矢弩所用也　潤子云宋景公謂弓人曰為弓何遲也對曰臣不得見公矣公曰何也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日而死公張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大明會典云凡弓箭弦條　洪武二十三年以天下歲造弓箭擾民令工匠輪班赴京成造　永樂元年奏准造弓式而濶三指其力自七十斤至四十斤分為四等造箭尖銳如錐　弘治九年令弓用絲綿寸扎於川漆十七年令兵器局將先年降去各處式樣弓

箭弦送戊字庫監收內外官處俱歲輸送工科掌管遇各處解到日取出比驗收進　嘉靖元年奏准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布政司并南直隸蘇州等府歲額民弓箭弦徵價解部於軍器局府匠團造四年奏准仍解本色三十年奏准南方民弓箭弦通行折價解京分發附近各省府山東山西河南三布政司各五千副真定等七府各一千副委官如式成造其有不堪追陪究治　隆慶元年題京營請油大弓及小鐵頭紅翎線弦式樣令各省有司每歲如式造解三年題准各處弓箭弦條俱徵解物料

耕稼　耕稼事詳梁惠王上章

史記舜耕歷山　郡國志云河東蒲坂有雷首山注縣南

二十里有歷山舜所耕處　括地志云蒲州府河東縣雷
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井又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
州雷澤縣有歷山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媯州外城
中有舜井城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　南豐曾氏曰鄭
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
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跡不考其實矣孟子謂舜東夷
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衛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
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
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今濟南府　文粹陸龜蒙云世謂
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吾得于農家
請試辯之吾覩耕者行端而徐起墢欲深獸之形魁者無

出于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
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
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符於象
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
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

陶　陶書評賸文本

皇甫謐云舜陶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今在廣
濟軍　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
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何必定陶

漁　左傳作魚周禮作𩺰

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　文子云堯使
水處者漁山處者牧　墨子曰舜漁於濩澤通典澤州陽
城縣有濩澤水一作雷澤　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
郭外西北　鄭康成云在濟陰　地理志云禹貢雷澤在
濟陰成陽縣西北　管子曰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
取其利以教百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
者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
河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
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非舜官
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
而民從之　尸子曰舜之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
與四海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

獵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淮南子曰
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封壤肥饒相讓
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當此
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宋
事文類聚云陶侃少時漁於雷澤網一織梭以挂於壁有
頃雷雨梭化龍而昇

公孫丑下

天時

既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甲
乙丙丁戊巳庚辛壬癸是爲干支干所以配時日而用之
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火土是也金旺

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為孤無畫為虛二畫為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即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曹操注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杜牧注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慎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與察其指歸皆本人事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

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甲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天道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為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為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眾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制勝一日豈得變易天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為一搖一馬則必賤人退志非以天道暴詐能制止故孫子叙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止也周瑜為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

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叙之也　劉子新論明兵旨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

地利

孫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注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　張預注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敗之勢也　兵術訓曰硤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結却笠居羊腸道發笱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

勢　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煙火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

城郭

管子曰内為之城外為之郭　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又云墉城垣也方城上垣謂之睥睨言于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裨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　吳越春秋云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博物志云城郭自禹始　輿地提綱云城為保民為之也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之長三丈而高一丈也城上垣曰堞樓曰麗譙下門曰譙門無覆屋曰櫓城外河曰池池無水曰隍然城之小者曰堡或曰鄣曰壘有軍屯處曰壁　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　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　月令每歲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　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穀梁曰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輙益城是無極也　玉海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為宮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也内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内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内城一里于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於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言内城則公侯内城可知一里之城以城為宮則其宮府在中城之内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　又云昔之人以大師為垣得道為助在德者險苟得民心雖畫地而守效死者莫肯去不然崇城到天厳扉重閉金鋪銅環鐵扇石樞無以結民心至於櫓敗不免析柳之拱圍也　淮南子原道訓曰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　風俗通曰郭或謂之郛郛者亦大也　焦贛易林云金城鐵郭上下同力寇不敢賊　王肅表云夫城之有郭猶衷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裏各異則保障不完皮骨分離則一體不具

米粟

通義仁山金氏曰呂氏書說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米粟即所謂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備後世軍備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封疆　鄈

通義仁山金氏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為界爾雅釋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金

張衡傳注云蕪金價倍於惡者故曰蕪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餅金謂之鈑絕澤謂之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為長久埋不餘百陶不輕西方之行也　後漢書曰益州金銀之所出　王隱晉書曰鄱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沙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後魏書曰枝豆國出金銀河鉤羌國出金珠　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礦　齊書曰金單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於浦　林邑記曰上金為紫磨金又曰揚邁金　溪蠻叢笑云沙中鍊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視沙色為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土綠金　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生黃頊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為黃龍注玦石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一化頊音胡貢反頊黃金水銀也秦以一鎰為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為一金　格物要論曰南番爪子金麩皮金皆生金也雲南葉子金西番回回金皆熟金也其性柔而重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為足色也　丹房鏡源云凡金有二十件雄黃金雌黃金曾青金硫黃金土中金生鐵金生銅金鍮石金砂子金土綠砂子金毋砂子金白錫金黑鉛金朱砂金已上十五件惟祇有還丹金水中金爪子金青麩金草砂金等五件是真金餘皆是假　說郛云黃金生天下爭黃金如土天下古

大夫

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　冊府元龜云魯謂之宰仲尼為中都宰是也齊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為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

戟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戟長丈六尺讀若棘又云鏔鄉大戟也　廣雅云匽謂之雄戟　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三刃枝南楚宛郢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或謂之殳　考工記戟廣寸有半其刃三之四寸半胡四之六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劣音　禮書曰孟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下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　又曰戟或作棘春秋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周禮言棘門則戟棘一也　後世有殳戟

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戟施於公門或設於私第故漢秦彭唐李晟皆得設棨戟以代斧鉞　漢書云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司馬相如云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　左思云吳鉤越戟　又云周廬千列陛戟百重　傅玄云羽林虎旅長戟櫹蕭音槮參音

牧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　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列子云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矣　史記云卜式入山牧羊累致千金上召之曰吾有羊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悉肥上過見其羊喜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以式為奇拜為郎

靈丘

地理志云代郡有靈丘縣

蓋

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嬴

疏案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注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是也

棺槨

禮記云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諸侯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庶人四寸大棺棺之在表者屬椑小棺也大夫無椑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諸侯裹棺用朱綠雜金錯大夫裹棺用玄綠牛骨錯士不綠諸侯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三衽二束士蓋不漆二衽二束　杜祐通典云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其棺槨不得雕鏤彩畫

戶牖欄檻槨內不得有金寶珠玉

龍斷

孫奕示兒編云龍音壟斷如字龍斷者岡壟斷而崛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可左右望而見其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　九經補韻龍音壟合于上聲二腫壟字下添入

晝

齊東野語云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　水經注云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為宿留水以孟

子三宿出灒　路史國名紀云畫故畫城在西安城南有灒水耿弇進軍畫中者胡麥切　又曰畫齊大夫之封見風俗通有畫氏孟子宿畫者

几

演繁露云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棒抱釋名曰几庋也所以庋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宗漢武内傳帝受王母真經庋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雕畫為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馮翊往見任元褒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狐蹯鵠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象可想大率如今之胡床項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為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几板為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真草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臥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王几漆几用材設飾則有別若其形制無二也　詩云授几有緝御　周禮云春官司几筵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又云太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書云王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西京雜記云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罽為橐憑之不得加綈錦　張華云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休

國名紀云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

崇

國名紀云崇縣國伯爵昔文王伐崇命無煞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　又云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侵崇者非崇侯國

名物攷卷之十四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門人王道焜　校

孟子

滕文公上

瞑眩

書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　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

飦粥（附餰）

廣雅曰粥糜饘也　釋名曰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粥粥然也　周書曰黃帝始烹穀為粥　風土記曰天正日南黃鍾踐長是日始牙動為饘粥以養幼微尚以赤豆為糜所象色也　說文云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　天文要集云玉井主粥厨　楊雄方言云又粥稠者曰饘稀者曰酏

居廬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禮書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　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若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是也庶子而下廬于東南是也　廬立於既殯毀于既練寢苫枕塊不說帶絰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民事

魏志司馬芝曰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墐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為農事也　說苑云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　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曰高以下為基民以食為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慎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稸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衰皆此物也今聖上昧旦丕顯夕惕若慄圖匱於豐防儉於逸欽哉欽哉惟穀之恤展三時之弘務致倉廩於盈溢固堯湯之用心而存救之要術也　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為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為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偕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

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秋穫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　梁書范雲傳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唯唯雲獨曰夫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册鉛揔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二年正月親耕耤田詔見之農天下之大本又於是年九月賜天下今年田租之半見之農天下之本又於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見之可謂三致意于農矣三年正月賜天下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賜農民今年半租十三年六月除田之租稅除者永除之也始也再賜半租于是遂除之非帝之躬儉國有餘蓄能若是乎帝之言曰勤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為本末無以異也夫其本其重在農則其末其輕在商賈矣文帝之致民敦篤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二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故三見文帝之詔四見景帝後三年詔五見武帝元朔六年詔成帝陽朔四年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彿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　梁書紀曰稼穡為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晉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　玉海云治生於敬畏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后妃不忘織紝

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公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

茅

合璧事類云茅說文謂之菅叢生根茹相連葉長三四尺生於荒野閒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閒生者一莖三脊有茅刺者曰菁茅

索綯

小爾雅曰綯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為紖　物原云遂人作紖軒轅因作綿索

貢助徹

禮書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耡粟許慎釋耡為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藉而不稅此周之助法藉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畮而以五畮貢商之民耕七十畮而以七畮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畮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為正孔穎達之徒申之

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為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于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泌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

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鄭樵曰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之助籍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透徹而耕謂之徹孟子曰助者籍也徹者徹也呼為車轍之轍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為通徹之徹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為通侯是也橫渠曰百畝而徹是透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畝公田百畝八家皆私百畝盡一井九百畝之田合八家通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哀分以哀分之數先取什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歛法公劉居邠徹田為糧宣王之時召申伯徹土田春秋之時有若對哀公以盍徹之語皆徹也如此則井田易制不必如棊局然也王畿千里東西長南北短相覆為千里亦猶是也鄭氏謂周制畿內用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夫如此則公鄉菜地及九服之內盡是助法惟六鄉六遂公邑二百里地用貢法與商制亦何異豈有天子自稅民田而令諸侯但為公田而不稅哉予謂周之畿內以及天下諸侯一用徹法田皆為井井

名物考　卷之十四

中為公田外為八家之內透徹而耕及其出稅依公田之法而稅之凡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為商諸侯武王初得天下純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為徹凡言周為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已變之矣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蓋疑之之辭耳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而以為成王乎傳稱穀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宋

民頑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一委之民制其賦税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庠序學校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商學也判宮周學也　尚書大傳云耰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　禮書曰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　又云校庠序者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者耆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于州序黨正會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

曰庠記言黨有庠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古之致仕者教子弟于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　又曰爾雅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本此

陳書沈不害上書曰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壁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啟導心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軌理自基曾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　馬端臨曰古之教者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為比長閭胥上之為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為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為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為民教之則為士官之則為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之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

相為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日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後之為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國家之學宮皆芻狗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宋遼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始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大明會典云　國初兩京及中都俱設國子監天下府州縣俱設儒學其後裁中都國子監而各都司衛所亦有設學者

經界

疏云鄭注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

案宋志云周自卿以下有圭田不復言有職分田後魏宰人之官有公田北齊一品以下公田有差唐制內外官各給職田五代以來遂廢

之字因取名焉　虛齋蔡氏曰溝水界也洫※之類也如曰澮曰川皆是塗陸界也如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皆是封土堠也植種木也直音曰五里一堠　鶴林王露云朱考亭守漳將行經界王子合疑其擾公答書以經界一事固知不能無小擾但以為不若此則貧民受害無有了時故忍而為之庶幾一勞永逸紹興間正施行時人人嗟怨如在湯火中但訖事後田稅均齊田里安靜公私皆享其利凡事亦要其久遠如何耳

穀祿

疏云穀所以為祿故云穀祿

圭田

禮書云言卿大夫德行絜白乃與之田此商禮也商政寬綏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故周禮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後魏有公田隋文帝時有公廨田唐凡京諸司有公廨田諸京官諸州有職分田　又云士虞礼曰圭為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絜白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藉也　又云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達於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礼意也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注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　讀礼疑圖云按圭田卿大夫既死

案惟士死則亦不祭而失位則无里圭田當在有之身明矣

案萊謂休其地力而不耕者所謂一易再易之田也

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當卿大夫士之身則三品五品之制不同不可一槩施之且其祿田亦足以供祭祀何必更與圭田耶既死而田祿已收則與圭田供祭忠厚之道也然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當必有差雖恩礼厚者亦俟親盡祭絕則歸於官無永世借據之理也

餘夫

周禮遂人以疆予任甿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班固曰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

賈公彥以先儒之說與孟子不同謂比餘夫是年二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畮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畮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　禮書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百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田百畮而又以百畮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礼言上地田百畮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夫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

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畮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畮是附會之論也　鄭樵曰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士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

守望

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方里

皆青日札云王制疏步百為畝是長一百步濶一步畝百為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為屋是三頃也屋三為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闊一里也若夫路程則六尺為步三百

步為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為一里若夫居止則五家為鄰五鄰為里或曰五家為軌十軌為里　魏書高允傳曰古人云方一里為田三頃七十畝百里則田三萬七千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之率為粟一百二十萬斛

井田

甫田正義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其言取孟子為證殊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為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為廬舍也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為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詩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咸取為稅歛之言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于一成之稅其數正允　玉海　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　穀梁傳曰古者三百畝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

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小荀子曰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　通典曰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為井井間為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于太禹備于周壞于秦也　潜虛曰井田之行何富何貧萬國之均　路史曰井田之義居則為鄰出則為伍壟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脩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圖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作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耦於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

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　夾漈鄭氏曰井田
之法所以為良者以田與賦不相離雖暴君不能違田而
取賦汙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
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於
收太半焉　困學紀聞云遂人治野經鄉遂公邑之制匠
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
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
溝洫以十為數井田以九為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
嘉諸儒欲混為一康成注分為二是也　老泉蘇氏曰井
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
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

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
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
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
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
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
三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
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塞溪壑
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為也
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
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
大備周公承之因遂申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

遍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
便於今今誠有能為近井田者而用之則亦可以蘇民矣
乎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
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
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為變也孔光
何武曰吏民名田毋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官
夫三十頃之田周民三十夫之田也縱不能盡如周制一
人而兼三十夫之田亦已過矣而期之三年是又迫蹙平
民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為之限而不奪其田
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要
之數世富者之子孫或不能保其地以復于貧而彼嘗已

過吾限者散而入於它人矣或者子孫出而分之以無幾
矣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為業
不為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官
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
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馬端
臨曰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
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於是取其田疇
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逞力以違
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
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為世
卿強大夫所制如魯則季氏之貴孟氏之成晉則欒氏之

曲沃趙氏之晉陽亦皆世有其地又如邾莒滕薛之類亦皆數百年之國而土地不過五七十里小國寡民法制易立竊意當時有國者授其民以百畝之田壯而畀老而歸不過如後世大富之家以其祖父所世有之田授之佃客程其勤惰以為予奪校其豐凶以為收貸其東阡西陌之利病皆其少壯之所習聞雖無俟乎攷覈而奸敝自無所容矣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幺麼之能自存者無幾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三代井田之法

何也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是以晉太康時雖有男子一人占田七十畝之制而史不詳言其還受之法未幾五胡雲擾則已無所究詰直至魏孝文始行均田然其立法之大槩亦不過因田之在民者而均之不能盡如三代之制一傳而後政已圯亂齊周隋因之得失無以大相遠唐太宗口分世業之制亦多踵後魏之法且聽其買賣而為之限至永徽而後則兼并如故矣蓋自秦至　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隳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予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冊鈆總錄劉既云井牧始于黃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臯隰也葦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為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則井田始于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

屨

方言云屝屨麤屨也徐兖之郊謂之屝(音翡)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舃自關而東複屨其庳者謂之鞮(音婉)

下禪者謂之鞮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麤者謂之屨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鞅角南楚江沔之間總謂之麤(沔水今在襄陽)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屩或謂之扉屨其通語也徐土邳圻之間大麤謂之鞅角(今漆履有齒者)　釋名云屨拘也所以拘足也齊人謂韋屨曰屝屝皮也以皮作之曰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　周禮屨舃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舃黑舃赤繶黃繶青句素屨葛屨(鄭司農云赤繶黃繶以赤黃之絲為下緣)　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屝也

實錄云始皇二年始以蒲為履宋衷曰黃帝臣于則作屝屨又釋名曰屩草屨也出行著之屩輕便因以為名

記郛云不借草屨也　世本云於則作屝屨　賈子云天

乎黑方屨諸侯素方屨大夫素圜屨　又云士卒百工屨
色無過緑青白奴婢屨色無過純青古繪貴者一足白屨
一足黑屨　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麄屝草屨今之富者革
沓絲屨

耒耜

考工記匠人耜廣五寸二耜為耦　又云車人為耒庛（刺音）
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謂耒
艸耒庛木下歧）謂自其庛緣其外以至於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
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
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
手耕曲木也𡚁作耒耜以振民　耒耜經曰耒耜農書之

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為之者曰犂鑱（本作鑱說）曰犂
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頟曰犂箭曰犂轅
曰犂梢曰犂評（去聲）曰犂建曰犂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

饔　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餼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饔即將
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饔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饔如
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宴必以早為
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饔然飧字从夕食今作飧訛矣（楊子
危言）

倉　廩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
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
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
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
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
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
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
共其接盛（以嗜）　注儲粟曰倉藏米曰廩　釋名曰倉藏也
藏穀物也廩矜也實物可矜惜者投之其中也　韓詩外
傳云楚莊王賑廩同食　管子云不務地利倉不盈

冠

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

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冠也玄冠縞武
不齒之服也　說文云冠首服弁冕之緫名冠貫也所以
貫韜髮也　白虎通曰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其髮　三禮
圖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以為冠冠之始也今武冠則
其遺象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
皮後代聖人易之見鳥獸有冠角䫌胡之制遂作冠冕纓
緌　後漢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
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貌以
皂絹為之皮弁以鹿皮為之進賢冠古緇布冠也公侯三
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至小史私學

弟子皆一染　唐志緇布冠天子五染三品以上三染五
品以上二染九品以上一染

素

雜記釋以素鄭注曰素生帛也　古詩新人工織縑故人
工織素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又新裂齊紈素皎潔
如霜雪　又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柳宗元云染毫
東園素

釜　甑

詩傳云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又曰鬲釜屬　說文曰江淮
之間謂釜曰錡　方言云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
鍑甑自關而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　孫炎曰

關東謂甑為鬵涼州謂甑為鉹　古史考云黃帝始造釜
甑火食之道就矣　合璧事類云甑所以炊飪之具古者
瓶實二鬴厚半寸脣寸底七穿瓶其無底者字從瓦二器
陶者為之今以木後世之製也其下捧挈尤輕且便　韓
詩外傳云舜甑盆無膻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劉向曰食
穀衣絲而非耕織載於船車服而安之而非工匠食於釜
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皆不知本也

鐵

詩峙乃錢鎛　周禮鍛氏為鎛器　家語云鑄劒戟為農
器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
銍然後成為農　韓文李惟簡誌益市耕牛鑄錢鉏劚以
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陶冶

䟽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　周書曰神農作陶
呂氏春秋曰夏桀之臣昆吾作陶　黃帝之時有寗封
人為陶正　周禮考工記云摶埴之工陶旊有虞氏上陶
又云陶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
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　又云凡陶旊之事髻墾
薜暴不入市　注髻墾薄也墾頓傷也如鄭墾之傷物也薜破裂
也暴墳起也此皆器不中用者　又云攻金之工築氏執
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為鍾㮚氏為量鍛氏為鎛桃氏為
劒　尸子云蚩尤造冶　莊子云大冶鑄金　古史考曰

燧人氏鑄金作刀鑄金即冶也而周書亦謂神農作冶
淮南子云陶人埏埴也其取之地而為盆盎無離於地其
已成器而破碎漫爛後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無以異也

九河

䟽九河在東北案爾雅云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
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
鬲津是也　爾雅䟽李巡曰徒駭者禹䟽九河以徒衆起
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
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
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
水派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

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為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簡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馬頰覆釜鬲津鉤盤之名同李巡簡云水多約絜餘名皆云其義未詳許禹疏九河云復其故道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此郭氏所以未詳也或九河雖舊有至禹治水更別立名即此所云是也　漢書溝洫志云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枝也許商

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此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　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填塞時有故道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為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　水經注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為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鄭玄蓋據此文為齊桓公塞之也言閼八流拓境則塞其東流八枝并使歸於徒駭也此九河之名義也案胡蘇東光本即東莞莞當作光字之誤也　穆天子傳云升于盟門九河之隥注尸子曰河出於盟門之上（盟一作孟）　水經注穆天子傳曰北登盟門九

河之隥東入般縣為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　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　楚詞云與女遊兮九河　續博物錄云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治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財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為之匯故河嘗橫潰為患斯言也尤為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於不能達溢生於無所容徙潰者決之小也泛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

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為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瀦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為溝渠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黃河水異凡立春後凍解候水初至凡一寸則夏秋當至一尺謂之水信二月三月曰桃花水春末曰菜花水四月末曰麥黃水五月曰瓜蔓水六月中旬後曰礬山水七月曰荳花水八月曰荻苗水九月曰登高水十月曰復漕水十一月十二月曰蹙凌水非時泛漲曰客水其勢移徙橫注岸如刺毀曰劄岸漲溢踰防曰抹岸掃

岸故朽潛流其下曰掃岸浪勢旋激岸土上隤曰淪捲逆漲曰上展順漲曰下展直流中屈曲橫射曰陘窜水猛驟移其將澄處望之明白曰拽白又曰明灘水退汙澱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爲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後皆沙也　大明一統志云九河故道徒駭在滄州廢清池縣太史在南皮縣治北馬頰在東光縣界胡蘇在慶雲西南簡絜在南皮城外十餘步鉤盤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鬲津在慶雲又在樂陵西三十里考書與此多不合又程氏以九河已淪於海酈道元亦云此蓋後世新河傳以舊名今亦堙塞又覆鬴枯河自慶雲經海豐南入海　大明會典云黃河發源詳載元史其流合陝西山西諸水而

始大至河南始散漫泛溢至山東勢益峻急衝決無常洪武二十四年決原武淤安山　正統十三年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二州陽穀縣以入運河至兖州府沙灣之東決大洪口諸水從之入海　景泰四年命官塞之乃更作九堰八閘以制水勢復於開封府金龍口（鄆淜隆口）筒瓦廂等處開渠二十里引河水東北入運河　弘治二年復決金龍口東北至張秋鎮入運河而紅荊口并陳留通許二縣俱淤淺命官治之五年復決未幾又決張秋運河水從以入海運舟甚艱命內臣及文武官往治發夫數萬於黃陵岡南濬賈魯河一帶分殺水勢下由梁靖口至丁家道口會黃河出徐州流入運河又從黃河南濬孫家渡口別開新河一道導水南行由中牟至潁川東入於淮又濬四府營淤河由陳留縣至歸德州分爲二派一由宿遷縣小河口一由亳縣渦河會於淮又從黃陵岡至楊家口築堿堰十餘并築大名府三尖口等處長堤二百餘里及脩南岸千家店筒瓦廂等處堤一百六十里始塞張秋決口更名曰安平鎮又於河東置減水石壩分五洞以洩水勢令管河官隨時脩治　正德四年溢皮狐營決曹縣之温家口馮家口等處又北徙至儀封縣小宋集而決衝黃陵岡埽壩溢入賈魯河敗張家口等處縷水小堤循運河大堤東南行而賈魯河下流淤塞亦出張家口合而南注遂決楊家口道曹單二縣城下直趨豐沛命官塞之

十二年溢武城縣壞城郭田廬命官修濬　嘉靖五年上流驟溢東北至沛縣廟道口截運河注鷄鳴臺口入昭陽湖汶泗南下之水從而東而河之出飛雲橋者漫而北泥沙填淤亘數十里管河官力濬之僅通舟楫六年復塞老和尚寺八里屯張家莊等處命官發丁夫數萬於昭陽湖東北起汪家口南抵留城口改鑿新河以避黃河衝塞之患尋以災異罷役命官卽故道濬之脩築單縣林臺至沛縣舊城隄百四十餘里以塞入湖之道又濬趙皮寨孫家渡口殺上流之勢沛漕復通　九年自沛北徙橫流金鄉魚臺出穀亭口命官濬趙皮寨抵寧陵故道及築睢州張見口至歸德州長隄百餘里以禦泛漲尋以河流改遷罷役

十四年築岔河口縷水隄一道長三里又於曹縣八里灣抵單縣侯家林築長隄八十里十六年鑿泇丘店野雞岡等上流支河四十餘里十九年濬睢州孫繼口至丁家道口淤河五十里二十一年又鑿野雞岡上流李景高等口支河三導河東注以濟二洪二十四年由野雞岡決而南至泗州合淮入海遂溢蒙城五河臨淮等縣二十五年又决曹縣溢入武城金鄉魚臺單縣漂溺甚衆命總理河道都御史命同南北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議築曹縣等處不果三十一年又決房村至曲頭集凡決四處淤四十餘里命官濬之役夫五萬餘三閱月而成三十七年淤新集趨段家口析為六支入運河又由碭山趨郭貫樓析為五

名物攷　卷之十四　廿五

支出小浮橋會徐州洪四十四年郭貫樓淤遂決華山出飛雲橋截沛以入昭陽湖北泛胡陵城孟陽泊至穀亭南溢於徐命官往治乃捺六年所鑿故跡役夫濬之為南陽新河又疏舊河自留城至境山又堤馬家橋遏河流之出飛雲橋者使盡歸秦溝曹沛橫流始絶惟茶城時有淺阻　隆慶四年又決邳州注睢寧出小河口自曹家口至直河淤百餘里命官濬之復故渠盡塞諸決口六年築堤自徐沛至宿遷三百七十里　萬曆元年茶城復淤修建境山閘并護房村等處堤岸及築遥堤四年開草灣導河自安東縣後至金城五港入海然汎溢如故曹豐徐沛之間隨塞隨決五年秦溝復淤自崔家口歷北陳店門集等處

至九里山出小浮橋其一支自九里溝誼安山歷符離出小河口而崔鎮失決散漫澗泊間桃源以下故渠多淤六年命官脩治乃議塞崔鎮口因築遥堤東水衝北南岸自三山頭至李字舖長二萬八千五百五十八丈又自歸仁集築橫堤至孫家灣長七千六百八十餘丈又于桃源縣馬廠坡築堤長七百四十丈以遏南奔入淮之勢北岸自谷山至直河長九千四百六十四丈又自古城至清河長一萬八千四百十丈還崔鎮等滾水石壩四座以緩泛溢之水使不能潰堤而出河流乃安　李滄溟集云昔乎開新河不盡棄舊河引安流不盡排黃流之為言乎所謂善用河者因而利之之道也豈嫌固自持議與衆相難極

名物攷　卷之十四　廿六

也苟得其狀彊直自用安所血哉　元潘昂霄河源志曰河源在土蕃朶甘思西鄙有泉百餘泓或泉或潦水沮洳散渙方可七八十里且泥淖弱不勝人跡旁履高山下瞰燦若列星以故名火敦腦兒火敦譯言星宿也群流奔輳近五七里匯二巨澤名阿剌腦兒馬行一日程迤邐東騖成川號赤賓河二三日程水西南來名亦里出合赤賓三四日程南來名忽蘭又水東南來名也里木合流入赤賓其流浸大始名黃河然水清人可涉又一二日程岐裂八九股名也孫斡論譯言九度通廣五七里馬亦可度又四五日程水渾濁土人抱革囊乘騎過之民亦斜木幹象舟傅髹革以濟僅容兩人繼是兩山峽束廣可一二里深叵

測矣朶甘思東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
高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山腹至頂皆雪冬夏不消時
六月見之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程河行崑崙南
半日程地又四五日程至地名潤即提潤提二地相屬又
三日程地名哈剌別里赤兒四達之衝也崑崙迤西人簡
少多山處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獸有髦牛野馬狼狍獂
羊之類其東山益高地漸下岸狹隘有狐可一躍越之者
行五六日程有水西南来名納鄰哈剌譯言細黃河也又
兩日程水南来名乞兒馬出二水合流入河河北行轉西
至崑崙二日程地水過之北流少東又北流約行半月程

至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官府州縣河州置司土蕃等
處宣慰司所轄又四五日程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
程至河州安鄉關一日程至打羅坑東北行一日程洮河
水南来入河又一日程至鳴沙州過應吉州正東行至寧
夏府南東行即東勝州隸西京大同路自發源至漢地南
北澗溪細流傍貫莫知紀極山皆草山石山至積石方林
木暢茂世言河九折彼地有二折蓋乞兒馬出及貴德州
必赤里也漢張騫使絶域覊縻枸執艱厄百羅歷大宛月
氏等數國以為窮河源烏能覩所謂河源哉史稱河有兩
源一出于闐一出葱嶺于闐水地行合葱嶺河河注蒲類
海不流洑至臨洮出馬今洮水南来非蒲類明矣詢之士
人言于闐葱嶺水共下流散入沙磧又有言河與天河通

尋源得織女支機石以歸亦妄也　柯九思序河源志山
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
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
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
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西域稱阿耨達太
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
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終莫能有究之者
逮世祖命臣都實置即河源故昂霄得究其詳實披源析
派而作斯志乃知東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云

濟

釋名曰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　晋地道志曰

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為榮澤　大明會典云濟
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
出於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
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即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漯

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

汝

水經注曰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

漢

周禮荆州其川江漢疏案水經 山海經云漢水出隴氐道
縣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入漢水東南至

陂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周
昭王溺于此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屈原過漁父之處
又東過三澨水大別山入江　盛弘云荊蘊玉以潤其區
漢含珠而清其域　楊雄蜀都賦云流漢湯湯驚浪雷奔
望之天廻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
璧玉　蔡邕賦云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
乎嶓冢引瀁澧而東征　鄭玄云漢與江鬭轉東成澤

淮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東逕
義陽縣及義陽縣故城南又東得獅口水東過江夏平春
縣北又東油水注之又東北與大木水合又東北流左會

湖水又東逕安陽縣故城南又東逕新息縣南又東逕浮
光山北又東合壑水又東北申陂枝水注之又東逕淮陰
亭北又東逕白城南又東逕長陵戍南青陂水注之又東
北合黃水又東過期思縣北泹（渒一作）水注之東過原鹿縣南
汝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過廬江安豐縣東北決水從北
來注之又東谷水入焉又東北左會潤水淮水又東北窮
水入焉又東北至九江壽春縣西泚水洪水合北注之又
東潁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流與潁口會東南逕倉陵
北又東北逕壽春縣故城西又北左合椒水又東過壽春
縣北肥水從縣東北流注之又北逕山硤中謂之硤石又
北逕莫耶山西又東過當塗縣北渦水從西北來注之又

東北濠水注之又北沙水注之又東過鍾離縣北又東逕
夏丘縣南又東逕浮山又東逕徐縣南歷澗水注之又東
池水注之又東蘄水注之又東歷客山逕盱眙縣故城西
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西泗水從西北來流注之又東過
淮陰縣北中瀆水出白馬湖東北注之又東兩小水流注
之又東至廣陵淮浦縣入于海○大明會典云自漢以來
郎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　永樂間通淮河為運道築
堤堰上以防淮水東侵又自淮安府北盤河蓄諸湖水南
接清口凡六十里曰清江浦乃運船由江入淮之道建清
江等閘遞互啟閉又築土壩以遏水勢後閘壩禁弛河渠
淤塞　嘉靖八年疏治復舊　隆慶中高家堰廢淮水由

黃浦口決入浸衍民田　萬曆四年開草灣河渠長六十
二里分殺黃河以緩清口之衝七年復築高堰起新莊至
越城長一萬八百七十餘丈堰成淮水復由清口會黃河
入海而黃浦不復衝決又以通濟閘逼近淮河舊址塌損
改建於甘羅城北仍改濬河口斜向西南使黃水不得直
射因廢拆新莊閘又改福興閘於壽州廠適中處所其清
江板閘照舊增脩又議脩復五壩惟信字壩久廢不用禮
智二壩加築仍留車盤船隻仁義二壩與清江閘相鄰恐
有衝浸移築天妃閘內八年用石砌高堰九年又於府城
南運河之旁自窯灣楊家澗歷武家墩開新河一道長四
十五里曰永濟河因置三閘以備清浦之險十一年建清

江浦外河石堤長二里礮背七座又增西橋石堤長九十
八丈以保淮黃之衝○宋時事蹟云淮水發源桐柏繞
泗州東北趨清河縣而與黃河會并流入海前此未聞有
淮患也惟邇年海口沙壅河身泥結下流既塞漫衍灌
蕪之髙堰一築而淮益無所洩以故日積月累衍溢而爲
祖陵之患矣　祖陵係根本重地急挑濬而護衛宫萬
萬不可緩者然運道關京師之命脉疏瀹係數郡之利病
艮亦非細事無兩利勢多掣肘大率治河之策當治下流
下流一通則上流自安今日之河工淮黃並治其大較也
先黃後淮其機宜也何者欲安　祖陵則不得不洩淮水
欲洩淮水則不得不濬黃河下流以殺其奪淮之勢既令

黃不奪淮然後酌髙堰周家橋清口等處量加疏通則淮
有所洩黃無所漲兩就下而兩不相侵國家萬利之策計
或無逾此矣　一云淮之壅爲　陵泗患也由于河身日
髙河之髙爲淮壅也由於海口不深則夫導淮以出積壅
分黃以縱淮水而又別濬海口以通黃流誠今日之急務
而不容緩爲者爲今之計宜先將髙良澗武家墩建閘急
濬周家橋等處以洩淮水而黃家壩分黃之役亦漸次興
舉此所謂標本並治　國家永賴計也

泗

地理志云泗出濟明乘氏縣又云出下縣北○水經云泗
水出魯下縣北山西南過魯縣北又西過瑕丘縣東屈從
縣東南流鄒水從東來注之又南過平陽縣西又南過髙
平縣西洸水從北西來流注之又南過方與縣東菏水從
西來注之又屈東南過湖陸縣南涓　水從東北來流注
之又南過沛縣東又東過山陽郡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
又東南過呂縣南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入于海○
大明會典云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
兗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兗州東門
外五里金口作壩逼泗之南趨　国朝因而脩築每
夏秋水長則啟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埠里河出師家莊
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黑風口東經兗城入濟又南流
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宋時事蹟云陵泗受患委因

壅滯所致然淮之壅非盡由髙堰所障以黃强倒灌淮口
淤沙自積使淮不能縱之而出耳若黃流既分清口淤沙
盡闢則淮稍得由故道雖周橋等處建設閘壩等工似亦
在可緩矣又何必以閉髙堰爲哉　一云若治泗水之標
則又議開老子山北析而入之江者老子山爲禹所排淮
泗注江之路則以禹之治淮泗者治之可也須又考昔之
河惟恐其不南今之河惟恐其不北何也北髙南下勢若
建瓴則以黃沖淮勢如奔馬故有開張福隄口一百三十
丈以疏淮流而淮水落二三尺者此往事之明驗也夫張
福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相對故知隄張福則水勢向南
而淮病隄清口則水勢向北而淮不病爲今時計宜盡折

去張福隄而於清口造隄以東之亦一舉而兩利也　又
開禮臣建　祖陵脩築之議謂　陵垣外隄之內橫為四
隄衝射　殿寢薄水者三大塘也而衝射尤非所宜故凡
水浸處皆宜實之以土而實土之法一如掌平勿令空闊
低窪以為水壑大都後欲高而前稍下近　陵處欲高而
近外隄處稍下即有雨水亦就下而無所積其外金水溝
止準內溝之廣狹俾氣翕聚而開溝之法亦宜屈曲而至
閘口不令直射言南北二隄可盡拆卸隄岸須另用石砌
一溝而砌溝之法深六七尺廣四五尺沿隄逶迤而繚遶
庶內水可以消納而無浸漬之害至慮取土之難也則詢
之州人僉謂近　陵地脈土不敢動自遠崎嶇而至冊畏

風浪叵測詎不難之但開溝取土足填大半所不足者即
索之遠地不堪勞費剏為　祖宗根本地計又豈因憚小
勞而輙中止郎其論議鑿鑿無非欲培萬年　國脈以慰
九重孝思孰非今時所當舉行者哉

江

釋名云江者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出物不私所公共也
風俗通云江者貢也為其出珍物可貢獻也　河圖括地
象云岷山之地上為井絡乃江源也　荀子孔子曰江出
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
楫不避風不可以涉　水經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在
益州遐寧滿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為
南江初犍為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
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澧水沅水湘水合
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注九道曰九江（一白烏江二白蚌江三烏土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菌州江八沙堤江九廪江）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為
中江東北至南徐州（今鎮江）名為北江而入海　郭璞江賦
云咨五材之並用嘉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
于濫觴聿經始于洛沫攏萬川于巴梁源三分于峿峽流
九派乎潯陽

后稷

通典云堯時棄為后稷兼掌司馬

稼　穡

疏云稼穡者說文曰種曰稼斂曰穡也

司徒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
曰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　左傳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
注云祝鳩鷦也鷦鳩孝故為司徒主教民　詩玄鳥箋契
為堯司徒有功封商錫其姓焉　說苑云堯之時舜為司
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　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禹為堯
司空卨為堯司徒　張鷟曰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
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

治任

楊升菴云壬担也字亦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孔叢注云

伯奇吉甫[illegible]而死遂[illegible]感故傷歎[illegible]

說苑[illegible]記云王介甫[illegible]封[illegible]公[illegible]荊[illegible]是懲[illegible]

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

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秋陽

秦母邃曰周之秋於夏為盛陽也

鴃 一作鵙

趙註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後動者也　埤雅鵙伯勞也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為仁義陰氣為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曰鵙始鳴是也釋鳥云鶪鵙醜其飛也㚇言其飛不能翶翔竦翅上下而已許慎說文以為㚇歛足也今鵲鵙醜飛亦皆歛足腹下詩曰七月鳴鵙

八月載績蓋倉庚知分鳴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鵙鳴可績之候也蔡邕云鵙善制蛇為則蛇結類從曰鵙鳴在上蛇盤不動鵲鳴在上蝟反不行　酉陽雜俎云百勞博勞也相傳伯奇所化取其所踏枝鞭小兒能令速語南人云毋有娠乳兒兒病如瘧唯鵙毛治之　物類相感志云五月五日中捕伯勞鳥陰乾置金上金為石也又云以血塗金上即如石物人見惑之必棄於路上

荊舒

穀梁傳曰荊者楚也何為謂之荊狄之也何為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　左傳楚大饑

言事相不堂之道也

群舒叛之

帛

劉存事始曰昔先王未有絲後世聖人治絲麻以為布帛

合璧事類云帛繒也繒帛之總名素繳繒練熟之也縞又繒之精者然事宜各有不同焉

麻　縷　絲　絮

爾雅曰枲麻𪎊枲實𪎊子麻母　廣雅曰𪎊麻也　晉郭璞麻賛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不加至物在通求之好遐　唐百官志云織染署麻三斤為緵　又云織染者絲五兩為絇　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注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　㡆氏涷絲以

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涷注涚水以灰涷水者漚之宿諸井懸井中　典枲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及獻功受苦功以其賈揭而藏之以待時頒　白帖云當既蠶之時且徵繭税及載績之日爰成婦功　西京雜記云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一綫為書以遺之曰五絲為䌰倍䌰為升倍升為緎倍緎為紀倍紀為緵倍緵為襚此自少之多自微之著也　士緯云絲俱生於蠶為絲則賤為錦則貴　正部云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黄得泥則黑　合璧事類云案釋文絲蠶所吐也一蠶為忽十忽為絲蠶眠成繭二繰成絲綿細絲亦

曰繐字亦作絖絜敝綿也

蓰

演繁露云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周本紀其罰倍灑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曰倍百為二鍰也

匍匐

釋名曰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言也匐伏也伏地行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盡力之勤猶亦稱之

狐　狸

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　山海經云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

武都之山有玄狐蓬尾　酉陽雜俎云舊說野狐夜擊尾火出將為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　名山記云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玄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爾雅曰貍子隸（今或呼為狐狸）　埤雅曰貍从豸从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薶焉故貍又通於薶字　論衡曰小盜貍步鼠竊貍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者似貙而小文彩班然異於貓貉故法言曰辨人貍別其文萃也性善擬度故大射以貍步張三侯　異物志云靈貍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

封禪書注徐廣曰貍一名不來　淮南子繆稱訓曰今謂狐貍則必不知狐又不知貍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貍者　玉策記曰狐及貍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玄中記云鼦鼯之精為狐貍　鄭氏云貍善搏者也伺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詩曰取彼狐貍為公子裘言狐善疑貍善擬不可以有為故古者以為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是也　合璧事類云狐形似黃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捕之者多用罝陶隱居云江東無狐出北方及益州今江南亦時有京洛尤多貍似虎班亦有似貓斑者又一種香貍微有麝氣又一種似兔而短多棲息高木候風吹之而過他木謂之

風貍又一種面白而尾似牛故名玉面又名牛尾專食百菓人多啖食之或又言貍形似貓其文有如連錢者如虎紋者肉味與狐不相遠皆可作裘臛貒肥矮毛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黑嘴尖尾短闊蒸食之極美貉形如小狐毛黃褐色皆狐之類

蠅

方言云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　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繩之象故繩之為字从蠅省準生於準繩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搓翅自扇　論衡云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色　爾雅曰蠅醜扇也青蠅者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　又云

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雞鳴曰匪
雞則鳴蒼蠅之聲也　類從曰蠅生於灰蓋蠅位水溺死
以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為爛灰生蠅正謂此也
酉陽雜俎云或曰大麻蠅茅根所化　又云蠅類有蒼者
聲雄壯負金者聲清脆巨者首如火一名景跡　易林云
腐肉所在青蠅集聚擾亂白黑敗亂邦國　東觀漢記光
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四步託驥之尾得以絶
群

蚋

說文曰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蓋蜹喜亂飛似蚊而小望
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蜹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
一名晉腐　又云蠶人飛蟲从䖵民聲亦或从昬以昬時
出也俗云蚊有昏市蒼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莫傳曰聚
蟁成雷謂其市之時也蟁民蟲虻齧田牧者病馬一曰
虻盲故謂之虻　緯略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
存其屬西煙為黨所捫臣朔愚慮名之曰民作詞古今注
云河内有人嘗見人馬滿地如黍米火燒皆作蚊蚋飛去
因號蚊蚋為黍民　潘子真詩話載紫姑神蚊賦曰其來
繽繽紛紛如烟如雲嘗聞之秦謂之蚋楚謂之民用方朔
賦中字也　嶺南異物志云嶺表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
形如枇杷子每熟即折裂蚊子群飛唯皮殻而已土人謂
之蚊子樹　嶺表録異云蚊母鳥形如青鷀嘴大而長於

池塘捕魚而食每吽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
翎為扇可辟蚊子亦呼為吐蚊鳥　酉陽雜俎云蓮草有獅
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揚子或問貨殖曰蚊注
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挟令人通夕不寐故雄以此託況

名物攷卷之十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孟子

滕文公下

尺　尋

疏云十寸為尺十丈為尋　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

丈夫　婦　女

霏雪録云世稱丈夫者葢周制以八寸為尺十尺為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白虎通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　子夏云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白虎通云女者如也從如人也

穀梁傳君子謂其姪女而不婦則女婦義別也

冠禮

士冠禮云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冠義曰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孔穎達疏云言適子必加冠於阼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三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彌漸而尊故云三加彌尊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

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　說苑云冠者所以別成人也修德束躬以自申飭君子始冠必祝成禮加冠以厲其心故君子成人必冠帶以行事棄幼少嬉戲惰慢之心而衎衎於進德修業之志所以成顯令之名也　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　漢昭帝冠辭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嘉祿欽順仲夏之吉日秉集萬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免猶弱也)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

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大明會典云按冠禮天子止一加用袞冕太尉設纚太師受冕太子皇孫年十二或十五始冠天子自為主擇三公太常為賓賛凡三加冠一祝醴成化間始定祝詞醮詞勅戒詞其諸王冠祝醮詞皆洪武間定下及官民莫不有禮　皇太子冠禮初加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再加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式三加祝曰章服咸加飭敬有虔永固皇圖於千萬年賓執爵請席祝曰旨酒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福萬世其昌畢宣勅戒曰孝事君親友于兄弟親賢愛民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

嫁

士冠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京房易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下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義禮　釋名云男任也典任事也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　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為況不善乎

此全其天器者

贄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其也願見無由達其子以命命其見(注士贄用雉者取其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為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贄下容而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為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春秋繁露曰凡執贄天子用暢公

矦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戚必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為言猶祥與故卿以為贄玉有似君子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污是仁而至潔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磬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玉類備者故公矦以為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為德音發於事者盡為潤澤積美陽芬以通之天暢亦取百香之心合之為一而達其臭氣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為贄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說苑曰天子以鬯為贄鬯者百一作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為贄諸矦以圭為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矦以玉為贄卿以羔為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為贄大夫以鴈為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為贄士以雉為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為贄庶人以鶩為贄鶩者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為贄贄者所以質也　鄭玄曲禮注云贄之言至也當謂執之見人以表至誠也　禮書曰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瀆也故贄至于邦君賤至於

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為禮依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為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脩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于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於嘗為臣者亦然士贄授受於進貴者授受於堂大夫士於君皆於勇則奠摯士嘗臣於大夫亦奠摯童子於所貴則委摯此禮之殺也　白虎通曰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為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矦以玉為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矦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為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為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為贄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匹謂鶩也卿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為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顧右贄執麑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為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腒也臣之事君以義合

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己之意故有贄也

耕助

月令云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乃擇元辰（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
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
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
曰勞酒孔穎達疏云天子親載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
親載耕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措置也保介
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主參乘於時天
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
御者之間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籍田也　周

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
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
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庬
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為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
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先時
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
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
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王乃
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籍命農大夫咸
戒農用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
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
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籍后稷監之膳夫農正
陳籍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
千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夫
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
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籍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
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
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
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之大師七之大史
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
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
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

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
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漢舊儀
云春始東耕於籍田官祠先農以一太牢百官皆從賜三
輔二百里內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籍田倉
置令丞穀皆以給天地宗廟群神之祀以為粢盛　晋武
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于東郊詔曰近代以
來籍田止於數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無供祀訓農之
實而有百官車徒之費今循千畝之制當與群公卿士躬
稼穡以師先天下於東郊之南洛水之北乘輿御木輅以
耕以太牢祀先農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
千畝為壇行籍田之禮播植九穀納于神倉以擬粢盛穰

粢以餉犧牲　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
農藉于千畝之甸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于東郊
勾芒配禮畢躬御耒耜于千畝之甸時有司進儀注天子
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終畝明皇欲重勸耕藉遂進耕五十
餘步盡壠乃止耕畢輦還齋宮大赦侍耕執牛官皆加級
賜帛其儀備開元禮　元經傳宋元嘉欲行耤田以祈農
福炎也藉之言借民力耕獲以奉神報先勸農務本非徼
福也今宋因水旱代脩此禮失古義矣　大明會典云
嘉靖九年續定每歲仲春上戊祭　社稷及先農先二日
子順天府官以耒耜及種稑種進呈少頃內官捧耒耜及
種稑種授順天府官由午門左門出置綵輿中鼓樂送至

耤田所至日祭　社稷畢昧爽　上具翼善冠黃袍御奉
天門太常寺官奏請詣先農壇　上陞輦由御導從詣壇
所具服殿更衣致祭祭畢　上還具服殿更翼善冠黃袍
百官易便服太常卿入奏請詣耕籍位導駕官同太常卿
導引　上至耕籍位南向立三公以下從耕者各就耕位
戶部尚書進耒耜順天府官進鞭導駕官同太常卿導引
上秉耒三推訖戶部尚書受耒耜順天府官受鞭太常
卿奏請復位順天府尹捧青箱隨以種播而覆之　上御
觀耕臺觀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太常卿奏耕畢從
耕官各就班導駕官同太常卿引導上詣齋宮從耕陪祭
官頓首順天府縣官老人頓首訖順天府率庶人終畝鴻
臚寺官贊入班百官序列慶賀各賜坐并宴勞耆宿于壇
傍教坊司承應用大樂隊舞村田樂雜戲跪奏致語宴畢
駕輿還宮　弘治元年奏准順天府率兩縣官耆老謝
恩之後引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著本等衣鞋各執農
家器具朝見令其終畝耕畢人賜布一疋　嘉靖九年令
以耤田舊地六頃三十五畝餘撥與壇丁耕種歲出黍稷
稻粱芹韭等項餘地四頃八十七畝餘除建神祇壇外其
餘九十四畝餘亦撥與壇丁耕種上納子粒俱輸於　南
郊神廩以供　大祀等項粢盛

粢盛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黍稷稻粱麥苽太祝五曰齍號曲禮稷曰明粢盛用薌合粢曰薌萁粱曰嘉蔬禮書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或
言盛或言齍盛太宗伯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逆齍太祝
齍號之類此言齍而不及盛也閭師不耕者無盛廩人共
接盛饎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齍也甸師共齍盛舂
人共齍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兼言齍盛也其言各有
所當非有異耳齍盛共之以甸師舂之以舂人饎之以饎
人實之以舍人奉之以太宗伯逆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
以表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氏曰表為徽識蓋各書其號
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王齍者王敦也太宗伯奉玉齍者王
與齍也廩人之接盛施於大祭祀而已接循曾子問接祭

之接也鄭氏改以為扱非是

蠶繅

博物志云蚕陽物也惡水濕　癸辛雜志云世傳蚕乃馬化故蛻殼時頭如馬今人祭馬頭娘即其神也　又云蚕為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令人以塩水沃其種謂之淹蚕其蚕為上不浴者名火蚕其蚕次之　又云紅蚕緣於枯桑其繭不黄蓋蚕足于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蚕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蚕以繭自衣亦謂之室　淮南子云蚕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　韻會云養蚕者欲其溫早成為密室蓄之腐刑人畏風入密室乃全故呼蚕漢書曰下蚕室是也　通志略曰周制仲春天官内宰詔后帥外内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皇后蠶於東郊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祠先蚕以少牢魏文帝黄初七年皇后蠶于北郊依周典也晉武帝太康六年蚕於西郊與籍田對隋置先蚕壇於宫北三里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内外命婦以一太牢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禮祭訖就桑位於壇東面尚功進金鉤奉筐皇后採三條反鉤命婦各依班採五條九嬪訖婦於蚕母受切桑灑訖皇后乃還唐世皇后並有事於先蚕其儀備開元禮　淮南王蠶經云黄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黄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　又云周禮忌原蚕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蚕最不宜多育　士農必用云繅絲之訣惟在細圓勻緊使無褊慢節核麤惡不勻也繅絲有熱釜冷盆之異然皆必有繅車絲軠然後可用熱釜欲大水須當熱旋旋下繭多下則繅不及腐損此可繅麤絲単繳者雙繳者亦可但不如冷盆所繅絜淨光瑩也冷盆欲大先泥其外用時添水八九分水宜溫暖長勻無令乍寒乍熱可繅全繳細絲中等繭可繅雙比熱釜者又堅韌也

牲殺　衅血　衣服

禮記云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　左傳云奉牲以告曰牲牷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辨六盛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注六牲牛馬羊犬豕雞也毛擇其毛色也五官謂司徒宗伯司馬司冠司空各有所主牲也六盛黍稷稲梁麥苽也六宮謂嬪御之屬職當供粢盛也六彝雞鳥斝黄虎蜼之彝所以盛鬱鬯以待祼將也六尊犧象壺著大山之尊所以待祭祀賓客也辨其名物者名既不同所用亦異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詔相其

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𥂴盛告潔展器陳告備注求
福曰祈止災曰禳色之純者為犧牲之全者為牷展省閱
也省閱可共祭祀者須于職人以待用也卜祭日之吉凶
則前夕為期重其事也盛六粢於簠簋必表而識之乃告
潔淨陳祭器於堂東必展而眡之乃告備具矣　禮記大
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
士也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
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
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
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名物謂冕弁求
服之名用事謂祭祀朝覲之事大裘無章元冠無旒祀天

與希用之尚乎質也享先王則袞冕謂袞衣而冕十二旒
其服自龍而下衣五章裳四章享先公享射則鷩冕謂鷩
衣而冕九旒其服自華虫而下衣三章裳四章祀四望山
川則毳冕謂毳衣而冕七旒其服自宗彝而下衣三章裳
二章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謂絺衣而冕五旒其服自粉米
而下衣一章裳二章祭羣小祀則玄衣而冕三旒其服衣
無文裳則黻而已

室家

家語魯哀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
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
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
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於此以往則自昏矣
尚書大傳曰孔子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
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
而下無以事夫養子　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
丈夫三十而娶　尹更始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許
嫁笄二十而嫁

媒妁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
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會男女
禮記子云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為民紀
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

風俗通曰周禮媒氏因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氷泮鳴鴈於
是乎合　國策云周地賤媒為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
之女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為取妻且夫處女無媒
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敝者
唯媒而已矣

梓　匠　輪　輿

考工記梓人為筍虡㠯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羽
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為牲臝者羽者鱗者以為
筍虡外骨內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者以注鳴
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胷鳴者謂小虫之屬
以為雕琢　厚脣弇口出目短耳大胷燿後大體短脰若

是者謂之贏屬恒有力而不能走其聲大而宏有力而不
能走則於任重宜聲大而宏則於鍾宜若是者以為鍾虡
是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銳喙決吻數目顧脰小體騫
腹若是者謂之羽屬恒無力而輕其聲清揚而遠聞無力
而輕則於任輕宜其聲清揚而遠聞於磬宜若是者以為
磬虡故擊其所縣而由其虡鳴小首而長摶身而鴻若是
者謂之鱗屬以為筍　凡攫閷援簭之類必深其爪出其
目作其鱗之而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則於眡必撥
爾而怒苟撥爾而怒則於任重宜且其匪色必似鳴矣爪
不深目不出鱗之而不作則必頹爾如委矣苟頹爾如委
則加任焉則必如將廢措其匪色必似不鳴矣　梓人為

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
酬則一豆矣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盡梓人罪注鄉衡
而實不盡謂平爵鄉口而酒不盡是梓人制器之不善也
故梓師治其罪　梓人為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
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
縜寸焉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
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
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飲
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
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左祖
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四
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九階四旁兩夾窗白盛門堂三
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宮中度以尋野
度以步涂度以軌廟門容大扃七个闈門容小扃三个路
門不容乘車之五个應門二徹三个內有九室九嬪居之
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國以為九分九卿治之　王
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經涂九
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為都城之制宮隅之

制以為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為諸侯經涂野涂以為都經
涂　匠人為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為耦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為井井
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
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專達
於川各載其名　凡天下之地勢兩山之間必有川焉大
川之上必有涂焉凡溝逆地阞謂之不行水屬注不理孫
謂之不行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凡行奠水磬折以參
五欲為淵則句於矩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
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凡為防廣與崇方其閷參分去
一大防外閷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里為式然後

汲引也 以繩約板木汲大引也 其屋以茅覆也 三分四分謂[illegible]分數也 [illegible]水道也 三材輻轂牙也

幎均致貌

掣纖削也

眼出貌 [illegible]

水之謂置輪[illegible]於水中 [illegible]

可以傅衆力凡任索約大汲其版謂之無任葺屋参分瓦
屋四分囷窌倉城逆墻六分堂涂十有二分竇其崇三
尺牆三尺崇三之
輪人為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轂也者
以為利轉也輻也者以為直指也牙也者以為固抱也輪
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
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
掣爾而纖也進而眡之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
也望其轂欲其眼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
取之急也眡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
敝不匡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

以眡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
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可水
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為蓋達常圍三寸桯
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為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
長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
四枚鑿上二枚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弓
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三分弓
長而揉其一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為蚤圍三分弓長以其
一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則吐水疾而霤
遠蓋已崇則難為門也蓋已卑是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
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隊謂之國工

以揉[illegible]之[illegible]橫[illegible]也

輿人為車輪崇車廣衡長参如一謂之参稱参分車廣去
一以為隧参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以其廣之
半為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為之較崇六分其廣以一為之
軫圍参分軫圍去一以為式圍参分式圍去一以為較圍
参分較圍去一以為軹圍参分軹圍去一以為轛圍圜者
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
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併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絶棧車欲
弇飾車欲侈

瓦

物原云伏羲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墼[illegible]桀臣昆吾作瓴
瓦舜作墻周公作壁 古史云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

磚

亳

水經注闞駰曰亳湯都在河南偃師城西皇甫謐以為失
昔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
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今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
北亳在蒙非偃師也 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亳故
城即湯都也 大明一統志云亳城在歸德州

匪服玄黄

疏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為之
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 又天地之
玄黄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黄武王伐紂[illegible]而

黍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民者也　禮書曰儀禮昰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餞君爵而已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茅可以代所俎可以實黍稷肆師大朝覲佐儐共設篚甕此篚之實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于甕筥實實于筐而篚者筐類也其用以實筥實宜矣鄭氏曰筥其筐字之誤歟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笭說文曰篚如竹篋篋有蓋是以昏圖篚亦有蓋

莊嶽

大明一統志云青州府有莊嶽里

脅肩

楊雄傳云翕有蹈背師古曰翕斂也　吳王傳云脅肩累足師古曰脅翕也謂斂之也

哇

說文云哇菜哇也　老圃賦云濯濯我哇

辯

中論曰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為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為言別也為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陵蓋人也

蛇

爾雅云蛇屬紆行　埤雅云蛇盤向壬　又云蛇以眼聽　又云蛇暁方禁鴆暁禁呪　內典云辨蛇雄雌以細軟物停着上其躁娩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如雜寶藏經律云白氈試蛇去住不同也　合璧事類云案本草山海經爾雅等書蛇腹行數種或青或赤或黃或白或黑或白黑相間或金色或銀色或黑質白章或方勝白花紋又有頭班而身赤者有青黑色者有大僅如指者有兩頭有人面者有當中有約頭毒尾良者有形似鱧魚頭若

鼉頭尾圓血鱗者有逕三二圍長十許丈而能吞鹿者有博三寸首大如擘有牙最毒者又有細頸大頭色如文綬紋紋間有毛如猪鬣鼻上有針者邊數之不能終其物也然本毒蟲有無毒者本鱗蟲有無鱗者鼻本皆向下而有鼻向上生者猶未也有所謂蝮有所謂虺有所謂帶有所謂蟒有所謂螣蛇螣蛇龍類能興雲霧蟒蛇中最大者故曰蟒王帶小蛇也虺與蝮又自異種蝮黃黑色黃頷尖口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不減於蝮今一種形亦類於蛇浮游水上不傷人其名曰蛇婆此蛇之大畧也

葅

疏云葅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為葅

沛澤

風俗通曰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　說原曰沛者蓋地上水少於山上置閘蓄水遇開灌田取沛然之義

左氏傳齊景公田於沛招虞人以弓　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　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

奄

疏業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駰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從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　路史注伏書周公二年踐奄奄君勸祿父叛也皆以為魯奄然與祿父封相遠或此足

犀　象

爾雅云犀狀如牛頭似豕二角一在額上為兕犀牡犀也一在鼻上差小為胡帽犀牝犀也　埤雅曰犀性絕躁似豕一管三毛有鵕廄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前足直常倚木而息木仆則不能起　異物志云犀體兼五種肉又曰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啖莖葉也　耆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裹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入角即此也可以破水駭雞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　又云犀有特神者角有光耀白日視之如角夜暗之中理皆粹然光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異置之艸野飛鳥走獸過皆驚　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紋或如桑椹或如狗鼻者上點犀無紋螺犀紋旋粉犀紋細粘犀紋大而勻周官函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輩差劣於兕故兕甲大屬減一犀中七屬增一也　又云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　抱朴子云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卻

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為叉導者湯毒藥以此叉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勢則無沐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者為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刺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掀復解

南越志云海中出駭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

酉陽雜俎云犀牛一名奴角　說郛嶺表錄異記驚罘有墮羅犀犀中最大辟塵犀為婦人簪梳塵埃不著髮物類相感志云響角犀絕域之貫人語物鳴其角內則響應之唐文宗朝得吳元濟女伎進白玉方響一架犀槌是也又同昌公主有蠲忿犀犀狀如彈丸入土不爛帶之令

人獨去忿怒　林邑國記云犀行過叢林不適便門口噬
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春秋運斗樞云搖光之星散而為象　山海經曰巴蛇食
象三歲而出其骨　交州記云象南越大獸長鼻牙望前
如後三年一乳肉兼十牛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
之蓋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
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象同字且今服馴巨象以小斧刃
斵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又若與垂象冥應其理抑有不
可推者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久識能浮水
出沒體具十二肉唯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
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其虎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或

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秋在後左冬在後
右其牙生花必因雷聲　吳錄地理經云九真郡多象日
南亦餘之　北户錄云凡象白者西天有之又伏衛陀國
有青象皆中夏所無也　嶺表錄異云廣之屬郡潮循州
多野象牙小而紅楚越之間象皆青黑唯西方拂林大食
國即多白象雲南豪族各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
馬蠻王宴漢使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繡韜身
隨拍騰蹋皆合節奏　視聽抄云聞之潮州人南方最苦
象之患不問蔬穀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酒聞酒
香輙破室壁入飲之人皆架高木若望火樓然時有人直
爲獨畏煙火先用長竿接茅把於其杪望見其來然火持

竿以指之即去隨之三数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北獨行
者最喜傷人蓋勢孤恐人害之也土人設機壓之既陷猶
能以牙傷人数日後稍困則衆鎗攢殺之而分其肉　安
南志云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鬪人人登樹取衣掛樹
枝綠它樹而走象見衣以為人存以鼻汲水灌樹樹倒不
見人怒踐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而死肉麄連皮煑
易熟牙筋足掌肉稍佳　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
之曲直有鬪訟者行立而嗅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
捲之擲空中数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　異物志云象之
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数牛目不踰豕鼻為口役望頭若尾
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形如

丘徙　南越志云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
代之可得不爾窮其主得乃已　物類相感志云象胃小
橫骨令人浮水燒灰酒服之其身必浮不沒若食其肉令
人體重其牙每雷震必倉卒間似花暴出逡巡隱沒　寰
宇記象被傷則群黨相扶將去則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
覆之　孔平仲談苑云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往
奔逸傷人牧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　天中記
云象之大者曰豫　法句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
幾答曰有三何謂為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羈靽二者減
食常令飢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以制強
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獷由加捶杖故以服其心　宋

史劉珙傳安南貢象所過徵夫除道騷然珙
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于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
與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

春秋

初學記云春秋者案杜預序魯史記之名也釋名云言春
秋冬夏終以成歲春秋則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約魯史以
修春秋書有襃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各安其意以失
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
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
公羊穀梁二傳是也　感精符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
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

九月經立　春秋孔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
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
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春秋行在孝經　玉海云春秋孔
子約史記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
陰中萬物以成故錯舉之以爲名也　藝文
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
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
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
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
以正禮樂有所襃諱貶損大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勢力其
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

世口說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鄒夾四傳公穀立於學官鄒
氏無師夾氏未有書

於陵

路史云書大傳散宜生生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李

爾雅曰休無實李一名趙李座接慮李今之麥李駁赤李子赤　埤雅
素問曰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也其字从木从子性難老
雖將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最爲下
春秋運斗樞曰瀨鄉老子祠有紅標李一李二色　又云
玉衡星散爲李　傅玄李賦曰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
未變形隨運成　西京雜記云漢武初修上林苑群臣遠

方各獻名果樹有朱李黃李紫李綠李青李綺李青房李
同心李車下李顏回李合枝李羌李燕李蠻李猴李　鄭
義恭廣志云有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　本草云李根治
瘡服其花令人好顏色凡李實熟食之皆好除痼熱調中
不可合雀肉同食不可臨水上啖之其皮水煎含之治齒
痛

蠐

爾雅曰蟦蠐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腳　宣室志蠐
人曹氏子乃蠐螬　造化權輿云蛇豸腹竄蠐螬背行今
俗謂之蟦蠐　方言曰蟦螬謂之蟦自關而東謂之蝤蠐
蠶云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蓋蟬之去復育猶之

解甲蛻之脫皮可謂尸解矣　通志畧云蟪[illegible]大
白虫也　本草云一名蟦蠐一名蛋蠐一名勃蠐　三教
珠英曰蔦成蠐螬

巨擘

野老記聞云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蟮擘地以
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
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為大指非也

蚓

埤雅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穴而
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無足蚓無
胏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阜螽交有一種白項是其

老者也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不息
　通志畧云蚯蚓爾雅曰螼蚓蜸蚕亦謂之蜸螼江東呼
寒蚓　古今注云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
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之鳴砌　考工記注云[illegible]行
蚓土精也其為物引而後伸蟓善緣蚓善引　劉[illegible]
詁云瑕州地名朐腮朐腮是蚯蚓也土多此蟲常至夜江
畔出其身半跳於空中而鳴其形朐腮　郭璞贊云蚯蚓
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于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雌
　蟬史云夏月夜鳴於草底與阜螽同穴為雌雄阜螽即
蛞也　物類相感志云阜螽如蝗虫江東人呼為蛞與蚯
蚓雖異類而為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五月五日伺其

偶合收而佩之令人相愛　席上輔談云按月令螻蟈鳴
蚯蚓出蓋蚯蚓與螻蟈同處鳴者螻蟈非蚯蚓也吳人呼
螻蟈為螻蛄故諺云螻蟈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聲　文
莊英華東方虬蚯蚓賦云惟陰陽之播氣齊萬類以呈形
有微蟲之稟質應甲子而滋生雨欲垂而乃見暑既至而
先鳴乍逶迤而鱔屈或宛轉而蛇行上食塵埃下飲淵泉
應軒轅土德之王入蔡邕勸學之篇其體[illegible]其用在專
塡泥塗以自保觸鹽滋而困全豈造化之[illegible]命信歸之於
自然

辟纑

疏釋名云辟分辟也纑布纑也

鵝

爾雅云鵝一名家雁一名駕鵞江東人謂之鴚　[illegible]
鵞伏隨日鴨伏隨月　又云鴿頸如瘦鵞額如瘤今鵞江
東呼鴚長脰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
羲之之好鵝者以此亦取其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用出如
舒鴈古者兵有鵝鸛之陳也　又云鵝飛則域沉賜鳴則
蛇結　禽獸録云鵞性頑而傲　禽經云鵝見異類差翅
鳴鷄見同類附翅鳴　又云短脚善啄鵞雁之類是也長
脚善啄鸛鶴之類是也　物類相感志云漢武帝得鶩日
鶩於池苑中其鶩至日出時則自御翅而舞一名舞鶴南
土　[illegible]細毛夾布為褥俗云鵝毛柔暖而性冷[illegible]

唐李愬入蔡州夜半至懸瓠城城[illegible]皆鵝鶩池愬令擊以亂軍聲 [illegible]

宜覆嬰兒熏辟鷲瘖也　蘇轍咏鵞詩有又江淹承帝遥

李愬亂軍聲

名物攷卷之十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門人殷之礪　校

孟子

離婁上

六律　五音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𮟏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大簇寅

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𮟏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周禮鄭玄注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為管轉而相生黃鍾為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公彥疏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巳東

為上生子午巳酉為下生上生為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
下生為陰陰主減三分去一　又云黃鍾為天統律長九
寸林鍾為地統律長六寸大蔟為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
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
而左旋八八為位蓋象八風也　賈太傅曰聲音之道以
六為首以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為為陰陽
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
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
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
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
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

故曰六律　續漢志注月令章句蔡邕曰律率也聲之管
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于
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
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為制　律
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黃帝之所作也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竅厚均者斷兩
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
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為律本黃鍾黃者
中之色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為聲聲上宮五聲莫
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為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
故陽施種於黃泉滋萌萬物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

者著宮聲也始于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
黃鍾宣氣而芽物也位于丑在十二月大簇簇奏也言陽
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氣夾助大
簇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潔也
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彼注云辜必也位於辰在三月仲
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
於巳在四月蕤賓繼也賓導也言陽氣始導陰氣使繼養
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
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
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
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無

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
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
雜陽閡種也彼注云外閉曰閡位於亥在十月　居業錄
云黃鍾之律容秬黍一千二百是聖人先以聲定律之管
後以秬黍積之知其然然程子謂止有秬黍彼時適當此
數故以定律管非律由秬黍制也
律歷志曰商之為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物觸
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生為四聲
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聚宇而覆之也
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商宇於羽故四聲為
宮紀也聲之清濁凡有五品自然之理也聖人配於五方

宮居其中商角徵羽分配四方四時之物春生夏長秋成冬聚取其事而為之名也志又云五聲之本生黃鍾之律九寸為宮或益或損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傳疑録云旋相為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鍾為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皆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主之義十二管更迭為主自黃鍾始當其為宮五聲皆備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大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上生姑洗為角餘倣此　林鍾第二宮　大簇三　南呂四　姑洗五　應鍾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少者下生　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數是為下生林鍾為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為上生大簇為商　三分大簇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為下生南呂為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四數是為上生姑洗為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凡三零一數不行隔八相生之法如子為黃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為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為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為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五聲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　黃鍾為宮八十一濁君復子　大簇為商七十二次濁臣泰寅　姑洗為角六十四次濁民夬辰　林鍾為徵五十四次清事遯未　南呂為羽四十八清物觀酉　數之多少聲之尊卑分焉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角居四者之中

規　矩　準　繩

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為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圓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孺子

釋名曰兒始能行曰孺孺濡也言濡弱也

滄浪

荊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有滄浪州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稱漢水東為滄浪水疑此州是也　永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為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鄲城北界山北蓋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　大明一統志滄浪淵在今嶧縣北即濯纓處也

獺

說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㺑屬也　淮南子云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　埤雅云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獺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而弗食世謂之祭魚　又曰養池魚者不畜猵獺

俗傳獺祭魚將魚羅列於前取黃頰魚一枚以爪按其頭作聲如人之有巫祝也故俗呼黃頰魚為魚師祭畢獺食諸魚而縱魚師於水　蟫史云獺又能捕鳥梁上鳥驚飛則仰卧於水離水面尺許吐沫引之鳥見沫浮羣飛啄之獺乃以四足抱鳥如烏賊之捕魚也獺肝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間又有退葉　合璧事類云獺形類犬頭如馬身如蝙蝠鼻尖尾大四足俱短毛色若故紫帛大者身與尾長三尺餘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能休於大木上世謂之木獺海獺差大着水不濡海人亦食其肉皆獺之屬也　齊諧記魏明帝遊洛水水中白獺可愛見之輒去顧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用以此候之乃畫板作兩鯔魚懸岸於是群獺競赴盡獲之

爵

春秋運斗樞曰瑶光星散為雀註雀一名嘉賓言接宿人家如賓客許高註云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　禮曰季秋雀入水化為蛤　說文曰雀依人小鳥也　格物總論云雀小鳥也常依人嘴頷皆黑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黃白者一名嘉賓　爾雅云桃蟲即桃雀也似黃雀形微小即鷦鷯又名為巧婦鳥　風土記云六月東南颶風海魚化為黃雀雀目多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昏　白孔六帖云燕悪艾雀欲奪其巢先啣一艾致其巢輒避去因而有之

古今注云雀性多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荒淫之飲

家語云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　戰國策云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與人無爭自以為無患不知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攝丸以加其頸晝栖茂樹夕調酸鹹矣　廣志云安息國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文餘食大麥卵如甕

鸇

爾雅曰晨風鸇也郭璞註曰鷂屬　列子曰鷂化為鸇鸇化為布谷布谷為部公部公為鷂鸇一名晨風　陸佃曰鸇似鷂黃色燕頷向風搖翅因風飛急擊鳩鴿燕雀食之

通志略曰似鷂而小青黃色燕頷　禽經云骨曰鶻瞭曰鷂鷁曰鸇奪曰鵽　灼艾劇談云養鷹鸇法有味㽞以上

陸切下　書三卷出三館書目

艾

埤雅曰艾一名灸草可以療疾又曰燕蕁惡艾字說曰艾可乂疾久而彌善故爾雅曰艾長也歷也疢以乂灾為名艾以乂疾為義皆以所歷長所閱衆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為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圖經三月三日五月五日採葉暴乾經陳久方可用　荊楚歲時記端午民踏百草採艾以為人懸之戶上禳毒氣又宗士炳之孫常以端午日雞未鳴時採似人者縛用灸有驗　侯鯖録云一名氷臺一名醫草　離騷是蕭艾於重笥謂蘭芷之不香又曰扈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而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令草兮今直為此蕭艾其意有所寓矣孔璠之艾賦乃云真性與邪爐迭御芳烟與蕙蘭競薰是以艾正而賤蘭妖而珍雖與騷相反其亦不為無意也璠之又有艾贊曰藹藹靈艾瞢彼修坂泯區羣卉理深用遠何其拳拳于艾如此邪

養老

王制正義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　三禮義宗簡民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之於朝之賢者但養於太學不養于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進先養於鄉然後養于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老有四皆用天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故養老之法亦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　書大傳宣王問於子春曰寡人欲行孝悌之義為之有道乎子春曰昔者衛聞之樂正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五十者杖於家六十者杖於鄉七十者杖於國見君揖八十者杖於朝見君揖君曰趣見客毋俟朝以朝乘車輭輪御為僕送至於家而孝弟之義達於諸侯九十杖而朝見君建杖君曰趣見毋俟朝以朝送之舍卜筮巫醫御于前祝饐祝鯁以食乘車輭輪胥與就膳徹送至於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食從而孝弟之義達於四海　禮書曰禮言虞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玄衣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賓客者養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辟廱禮殿御坐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已羣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又曰漢文武具為養老令年八十以上賜米絮帛酒肉東漢明帝賜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賜天下三老酒肉人四[illegible]　大明會典云國初養

老令貧者給米肉富者賜爵惟及於編民天順以後始令
致仕官七十以上者皆得給酒肉布帛或進階其大臣八
十九十者　特賜存問蓋古者尊高年養國老之遺意

辟草萊　任土地

商子墾令篇云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以其
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于食民無
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糴農無得糶農
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則多歲不加樂多歲
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
之農勉疾而欲農則草必墾矣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
作不顧休居不聽休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

一意一而氣不淫則草又墾矣廢逆旅則姦偽躁心私交
疑農之民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即必農農則草必墾矣
壹山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
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很剛
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惡心之民
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草必墾矣重關市之賦則
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惰則草必墾矣
算地篇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度地
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地勝其民
民勝其地務開地地勝其民者事來民夫棄天物遂民淫
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衆而兵弱地大而力

小故為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
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此四者先王之正律也故為國分
田數小畝五百足待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
萬人者數小也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
其民山林谿谷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利故兵
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積長足此所謂任地待
役之律也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

眸子

靈樞經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
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
其窠氣之精為白眼目者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

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釋名云瞳子
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
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　新書曰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
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在人者莫精於目目精而潤澤若
濡無毳纖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
澤矣　論衡曰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
炇瞭也人心慧而目多采　人物志云徵神見貌則情發
於目（劉昞注目為心候故心而發）故仁目之精慤然以端勇膽之精曄
然以彊　孫卿子云堯舜參眸子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
四目是謂並明大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楊雄謂目瞳子
曰清盧　譚子化書云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

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傍視者
怒細視者佞遠視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長故載
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豺狼

埤雅云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
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候之以田漢
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千　狼大如狗青色作
聲諸竅皆沸蓋今訓狐鳴則亦後竅應之豺與狼皆獸之
有才智者故豺從才狼從良里語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
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觸獸
之所在也　毛詩疏云狼能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捷者

人不能制其膏可以煎和其皮可以為裘　野史云狼惡
臥道戲多藉草草皆撩亂故曰狼藉　酉陽雜俎云狼腟
中筋大如鴨卵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
織絡小囊虫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
兩物狽前足絕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
事乖者稱狼狽　物類相感志云狼貪殘之獸也取皮挂
羊欄羊不出門

舍館

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　桂苑云館
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　開元文字云館者賓客之舍也
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
為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為　周禮云凡國野
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
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左傳云晉師三日
館穀　國語云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
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為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
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
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
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
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　荊州圖經云
長陽縣南有桃林館　南部新書云荊南有花館待客之
上地也

離婁下

諸馮　負夏　鳴條

疏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
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
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
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
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
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
東夷之人者案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
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媯水之汭今姚丘山在
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桃丘又始寧界有舜所

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　郡國志云上虞東有姚
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
於此而嘉禾降之　顧野王云舜姚姓故云餘姚西七十
里有漢上虞故縣　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
有姚丘即舜所生也　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
十三里　尚書太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　括地志云
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即古鳴條陌鳴
條戰地在安邑西　路史曰帝死以瓦棺葬於紀是為鳴
條註云鳴條在安邑西北　又曰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
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紀言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
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
鳴條為南夷之地不已騃乎　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
從　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葬于陽丹朱葬于陰　皇覽曰
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
葬蒼梧象為之耕　羅含湘中記曰衡山九疑皆有舜廟
太守至郡遣官屬致祀則聞絃歌之聲　王歆之神境記
曰九疑是舜之葬處也有青澗中有黃色蓮花芳氣竟谷
此山之表復有二峯望之乃似人形映出雲端如玉積高
于諸山頂有飛泉如帶舜廟在山之陽人有入廟中者常
聞絃歌之聲　困學紀聞云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
為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于紀蒼梧山在海洲界近莒
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

有蒼梧山　拾遺記云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
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土成
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為禽行地
則為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
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
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
帶者身輕　大明一統志舜陵在今道州寧遠縣九疑山
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
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
畢　郢
疏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
雍錄云岐州既為一地則畢郢之名設嘗兩出亦當同
在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
郢也畢之為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主渭北
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于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
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
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為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為渭
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又
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為周
文王冢非也周文冢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
東于唐長安縣為東南二十里此說果不謬則畢又在渭
南也　雲谷雜記云史記周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云畢

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索隱曰按上文畢字當作畢星予按後漢蘇竟傳畢為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以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為畢星甚曉然馬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為証

符節

彙苑云文心雕龍云符者孚之義也證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繻矣文帝紀云關無用傳注傳信也或用棨或用繒棨者刻木為合符漢書云漢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又云漢文武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云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合乃受之竹使符謂以符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與郡守為符者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朝野僉載云唐高祖時初頒銀菟符後改為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西京北都留守給麟符東方青龍符南方朱雀符西騶虞符北玄武符注唐初銀菟符以菟為瑞也銅魚符以鯉為瑞也後以玄武為瑞乃以銅為龜符鳥龍魚河圖云玄女出兵符與黃帝制蚩尤　器物叢談云符契也代古之珪璋剖而相合長短有度用以證召兼防欺詐者也古者以竹為之故字從竹及後世詐偽蠭起以竹易得之物又不足為之防于是有以銅鐵金銀[illegible]為物象而用之者皆剖而為兩留在內[illegible]給付外今之世又至于從省代以書翰毋乃實是而名非與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為行道之信亦以竹為之或以金玉為之其長也亦有度有使則給之入則歸之　禮書曰節之為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八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也旌節也小行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王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為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析竹為符節全竹為管節　漢高紀封皇帝璽符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為信　說原符者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節亦以竹為之柄長二尺有旌蓋出使於外執以為信也

（眉批：案諸符節類是二者周官所掌符節乃八節之一也且是單言節耳）

鄭

今河南新鄭縣

案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滎陽宛陵西南密通王畿泰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于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之新鄭友子諡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為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二年卒厲公即位

春秋作聲公二十年西狩獲麐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溱　洧 說文溱作潧

左傳曰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　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溱水在鄭國南入于洧　曲洧舊關云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為溱洧　水經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東流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　詩地理攷傳云三月桃華水下之時執蘭拂除薛君注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秉蘭草祓除不祥　十道志曰鄭俗以三月舍于溱洧之上以自祓除　大明一統志開封府洧水縣有雙洎河即溱洧二下流

杠　梁

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公共也　爾雅云隄謂之梁 注即石橋也 石杠謂之徛 聚石水中以為步渡彴也 又云梁莫大於溴梁　廣雅云徛步橋也一云今之石橋一石絕水者為梁　說文云石矼石橋也俗作杠從木十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衆輿梁　又云橋水梁也東楚謂梁橋為圯　詩云造舟為梁疏孫炎曰造舟比舟為梁也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為梁則河橋之謂也　廣志云獨木橋曰榷亦曰彴水上橫木為渡彴亦謂略彴　事始云橋上級謂之雁齒　雜志云橋梁下橫水入沙者謂之蹲鴟　玉海云古者辰角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梁者造舟為之未有橋之名也　彭城橋梁鄭亭不修薛宣知其不能陳道第不可行單襄公知其必亡

地里志云吳有朱雀橋枝橋羅落橋張侯橋赤闌橋白虎橋雞鳴橋蜀有忡里橋市橋江橋萬橋夷里橋笮橋長升橋雁橋漢安橋陰平橋升仙橋襄陽有水蘭橋一名睹蘭橋雀鼠谷有魯班橋上方有兕橋陝城有鴨橋青河有呂丹橋上虞有百究橋仇池有博山橋覆津橋鹿角橋泗水有石橋東海有石橋後涼有通順橋燕有五大橋

舊君有服

疏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謂也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原泉

爾雅云泉一見一否為瀸濫泉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下出也氿泉仄出仄出旁出也　合璧事類云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二出曰檻泉從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濆泉側出曰氿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

宋韓拙純全集言泉源者平出之流水也其水混混不絕即孟子所謂不舍晝夜者是也

檮杌

頭杜預云檮杌嚚凶無疇匹之貌也　神異經云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三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狠一名難訓　絕青日扎云檮杌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杌樹無枝也从木从壽从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从犭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檮杌師古漢書注縣崇伯之名即檮杌也惟周禮外史以檮杌為惡獸春秋直史不避君之善惡故謂春秋為檮杌也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藝文志公檮生師古曰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侵

左傳曰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穀曰侵者加陵之意寖其鍾鼓潛入其竟往侵陵之

鍭

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　郭璞曰金鏃今鉀箭也骨鏃今骨骲也　禮書曰鍭之材有三金石骨是也鍭之名非一　鍭鏑鉀鈀砮是也

上帝

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　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大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

日至

史記黃帝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　易乾鑿度堯以甲子天元為推術注甲子為蔀首起十月朔曆元名握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為一紀二十紀為一蔀首　草木子云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楊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于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朔復同于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于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于甲子日之先期夜

半但非甲子歲首耳捴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于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捴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僧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魏李業興曰上筭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趙歐何承天祖冲之參校甲子元曆長於三曆一倍造曆者節之與朔貫穿千年閏餘斗分推之毫釐盈縮得衷間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陰曆陽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曆元可求　曆志古曆有章蔀有元紀有日分度分參差不齊李淳風為捴法千三百四十以一之損益中晷術以攷日至為木渾圖以測黃道餘因劉焯皇極曆法增損所宜當時以為密　張說開元正曆握乾符頌序云以數推氣以氣定朔以星正時以閏成歲考星閒而革躔度置歲差而拼誤日立大衍之紀參大渾之器合鐘律之聲極鬼神之情是謂聖人握符之大曆也自堯帝典命羲和理顓帝之曆上元甲子千五百餘歲得孔聖而春秋之曆序暨開元十二年甲子凡三千四十歲而大衍之曆與上德入生數之元天命當出符之會　周琮言古之造曆必使千百年間星度交食若繩準　玉海云自黃帝迄三代之末凡二千四十四年歷凡七變漢四百年曆凡四變自魏晉迄隋又十六變而後魏後周六曆不與焉唐三百年曆凡九變自五代之調元欽天而曆法始與大朝自建隆迄慶元二百五十年間曆凡四變上距黃帝之曆凡五十八變矣

彙苑云自堯甲辰至　大明洪武元年戊申共三千七百二十六年計六十三甲子　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日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為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本起于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歲差也既有歲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率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右師

按左傳宋亦有右師之官

疏右者天子之卿尊者謂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纓

說文曰紘冠卷也纓冠系也　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之齊冠也　禮書曰二組屬於笄順頤而下結之謂之纓纓之垂者謂之緌

名物攷卷之十五

名物攷卷之十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孟子

萬章上

旻天

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百官

唐虞改論云太昊設九庖之官後有龍瑞則以龍紀官蓋設官自伏羲至唐虞建官惟百故歷代稱百官

少艾

方言云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傻或謂之艾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孫奭示兒編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遍攷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卑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為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為幼而美殆因流俗承誤為此說陳晉之又改艾字為女不經亦甚矣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仁山金氏曰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謂少年方半也戰國策高誘注幼艾美女也

舜井

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曰陶墟舜所處也井曰舜井　水經注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　留青日札云瞽叟繼母及象盖都君之井云在今襄陽均州土陂窑子鋪即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田中石盖井即舜所浚者脩真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皆好事者傳會之說也　宋真宗祀汾陰賜河中府舜井名曰廣孝泉御製贊　封氏見聞記云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井

琴

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　琴操曰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陳於宗廟列于簨虡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而感發善心也　又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文上曰池下曰濱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大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　風俗通曰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　爾雅曰大琴謂之離　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鳴廉脩況籃

齊號鍾自鳴空中 號鍾齊桓公琴 繞梁 楚莊王琴 緑綺 司馬相如琴 燋尾 蔡邕琴
鳳凰 趙飛燕琴 古之善鼓琴者有匏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
方子春鍾子期漢有劒海趙定梁國龍德　陳暘樂書曰
堯之神人暢為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操為孝思而作也
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佃之類商人之操也離
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関雎引衛有思歸引
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
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自黄帝之清角以至
王牀響泉韻磬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别也吟木沉散抑
林别操槩擘倫歠綽櫟之類聲音之法也暢則和暢操則
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

理之其為聲之法十有三先儒之説詳矣由是觀之琴之
於天下合雅之正樂治世之和音也得其粗者足以感神
明故六馬仰秣者伯牙也鬼舞于夜者賀韶也得其妙者
幾于造化俱矣故能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幽
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奪造化然則琴之為用豈不至矣哉
俾疑録楊雄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
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文武各加一弦五弦第一為宮
次商角徵羽餘二弦為少宮少商按此豈即二變為七聲
耶一説商以前但有五音　琴書類集云思操耕歷山操
五老彈並舜製又云舜為五絃琴歌南風之詩即是此曲
亦謂之南薫也

笫音姊
垗當作兆

弤

趙註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

棲

疏云床曰棲者蓋取類於禽棲也

牀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楊雄方言曰齊魯之間
謂之簀陳楚之間或謂之笫其杠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
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間謂之趙東齊海岱
之間謂之樺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廣雅
曰棲謂之牀浴牀謂之柖音昭　説文曰牀若身之安也簀
牀棧也笫牀簀也杠牀前木也　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

五曰榻板獨生曰枰八尺曰牀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
天牀六星

忸怩

方言云忸怩慙歰也楚郢江湘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𡖝
咨

幽州

爾雅曰燕曰幽州　李氏云燕其意氣惡厥性慓故曰幽
幽惡也　孫氏郭氏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也　蘇子瞻
曰幽州北裔州水中可居者

崇山

路史云今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嶺外驩州圖經記以

為其窟所樂史亦記驩州為所放處則去崇山遠矣　升
菴集云驩兜崇山今以為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
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真圖崇山越裳四十
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来至崇山北二十五里有
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僊窟宅在焉其詩云朝發崇
下莫坐越裳陰西崇山谷度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
谷古崇岑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為是

三危

路史曰今戎雰爪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峰山峪日升雨山
在惇煌南三十里地道記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
所處是也

羽山

左傳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杜注熊獸名亦作能如字一奴来
反三足鱉也　寰宇記俗呼懲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
清半濁半人不敢飲曰羽淵淵上多細柳鳥獸不敢踐
漢志羽山在不其縣南　蘇子瞻曰羽山東裔在海中
王子年拾遺記云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
淵化為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
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脩立鯀廟四時以
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云至舜
命禹疏川眞岳濟巨海則黿鼉而為梁踰翠岑則神龍而

宋道州有象祠至唐毀之今廣西博陵山像有象祠王伯安為作記

為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

有庳

大明一統志有鼻墟在今永州零陵縣即有鼻地　輿地
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王隱晉書云零陵
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　幽明錄云始興有鼻
天子冢鼻天子城即南康記南康縣鼻天子城者亦見實
賔錄盖地湲貫南康昔人不明為何人乃象冢也　國名
紀曰象國今道州孟子作庳　路史云象城漢縣屬鉅鹿
今趙之臨城昭慶鎮西北古象城趙記舜弟象居九域圖經同
故仁壽以廣阿為象城樂史引左傳舜弟所封　帝王紀
云舜弟象封于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
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為鼻亭神

徂落

書疏云殂落盖殂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木葉落
也

考妣

疏鄭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
故也

八音

書傳云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簫笛也匏笙
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樂志八音一曰金鎛鍾為
𦁏鍾為歌鍾為鎛為鐃為鐲為鐸二曰石為磬為編磬為歌

磬三曰土為壎為嘂嘂大壎也四曰革為雷鼓為靈鼓為路鼗皆有之為建鼓為鼗鼓為縣鼓為節鼓五曰絲為琴為瑟為頌瑟頌瑟箏也為阮咸為筑六曰木為柷為敔為雅為應七曰匏為笙為竽為巢巢大笙也為和和小生也八曰竹為簫為管為篪為笛為舂牘此其樂器也

案竹書類多於以記

南河

疏案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　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為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即舜避丹朱於河南處也

案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恥之而逃隱巢父許由于箕山蓋後遂以巢許之迹乎

陽城　箕山

疏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　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啟母祀漢元鼎元年武帝東巡中岳見啟母為百姓尊之至今猶存也　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誤本是嵩字因相似而誤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嵩山之陽也

桐

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人離宮焉　晉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　按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案劉同

割烹

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為乎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之為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膑 古肯切其中適　西溪叢語曰伊尹負鼎干

湯莊子成玄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劉孝標樓山志云故有忽白璧而樂爵祿負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王逸云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獨孟子以為不然也

案華或作莘

有莘

疏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曰莘虢地又云虢國今滎陽縣是也　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也　括地志云古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也　路史曰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有伊

尹村　宋周煇北轅錄云葵丘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
生之地也又里許即伊尹墓地名三冢

寺人

物原云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總群
閹魏文帝更中車府為殿中監北齊高洋置典御即隋之
奉御令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為內侍省以監為太監
加置少監監丞　鶴林玉露曰張子韶對策至廟未罪貂
璫促之子韶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策曰閹寺開名國
之不祥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
豎刁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司城

䟽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上右師左師
司馬司徒下其位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
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
司空遂廢為司城

虞 今河南 虞城縣

案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
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已
為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在河東太陽縣
自虞仲列為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貪而無謀晉獻公用
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虢 今河南 陝州

案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叔為
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二虢
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周室東遷虢公
忌父虢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焉僖公五年晉獻公假道
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於晉　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
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其城南有虢公臺　春秋繁露
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假晉師道還以自滅貪
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來寶不虛出自內出
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此其應也　晉國語獻
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之曰丙之晨龍
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火中成

軍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十月之交乎

垂棘之璧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
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
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屈産之乘

寰宇記曰晉石樓有屈産泉相傳昔有白馬毋飲茲泉生
得龍駒春秋曰晉屈産之乘蓋此地所生良馬也

萬章下

接淅

詩釋之叟叟傳云釋淅米也　詩疏云釋之既在淅之下

烝之上故知為淅米也說文云淅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淅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　西溪叢語云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棱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行滰音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　孫奕示兒編生民詩曰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毛曰釋淅米也孔曰淅米謂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又曰釋訓云溞溞淅也浮浮氣也樊光遠引此詩孫炎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傳以淅米則有聲炊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為說也淅星歷反溞蘇刀反烰音浮孟子曰接淅而行趙曰淅漬米不及炊也淅先歷反考異二說皆讀

曰淅今之好事者凡稱士大夫家淅米飯多作析聲呼之良可怪矣然退之城南聯句云淅玉炊香粳淅亦作淅又何耶

爵

通志曰黃帝方制萬里為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公侯伯子男五等(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攝改制大其封(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秦爵二十等(最高徹侯乃得食縣其次關內侯食租稅大關內侯十八等大庶長以下則如史職)漢國王國侯亭侯三等(王皆裂地為君以戶數為君彳民自代始漢初論功封侯者凡百四十三人食邑稍時租每戶一歲更輸錢一百)後漢亦三等(皇子封王其郡為國其列侯[illegible]元勳不過四縣)魏王公侯伯子男次縣侯次鄉侯次亭侯次關內侯凡九等(關內侯為虛封自此始)晉亦有王公侯伯子男又有開國郡公縣公郡縣侯伯子男及鄉亭關內等侯凡十五等(王大國二萬戶三軍兵五千次國一萬戶二軍兵三千下國五千戶一軍兵千五百其公之制如五千戶國侯如不滿五千戶國並置一軍兵千人其伯子男以下各有差不置軍)宋皆因晉制惟大小國皆三軍(至孝建中凡國官屬不得稱臣於其主改稱下官)齊梁因之(定制諸王言曰令境內稱之曰殿下公侯言曰教境內稱之曰節下皆自稱曰寡人相以下表疏如臣而不得稱臣文書下群官皆口告)陳有郡王嗣王藩王開國郡公開國縣公侯伯子男沐食侯鄉亭侯開國中關外侯凡十二等後魏有王開國郡公散公侯散侯伯散伯子散子男散男凡十一等(王食半公三分食一侯伯四分食一子男五分食一)北齊有王公侯伯子男六等後周有公侯伯子男五等隋有國王郡王國公郡公縣公侯伯子

男凡九等唐國王郡王國公開國郡公開國縣公開國侯伯子男凡九等(並無其土加實封者乃給租庸自武德至天寶實封者百餘家自至德至大曆三年實封者二百六十五家)

祿

通志曰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食九人庶人在官者謂未命為士者)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凡十二等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二千石(百二十斛)比二千石(百斛)千石(八十斛)六百石(七十斛)比六百石(六十斛)四百石(五十斛)比四百石(四十五斛)三百石(四十斛)比三百石(三十七斛)二百石(三十斛)比二百石(二十七斛)百石

十六斛後漢大將軍三公俸各三百五十斛凡諸受俸皆半錢半穀延平中定制中二千石月俸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真二千石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錢五千米三十四斛千石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錢一千米九斛百石錢八百米四斛八斗臘及立春更班賜有差宋制州郡秩俸多隨土所出無有定準有父母祖父母年登七十者並給見錢其郡縣田祿以芒種為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秩入後人梁制一品秩萬石二品三品秩為中二千石四品五品秩為二千石後魏其祿每一季一請諸宰人之官各隨近給公田刺史十五頃太守十頃治中別駕各八頃縣令郡丞六頃更代相付北齊官秩一品每歲給八百疋從

一品七百疋二品六百疋從二品五百疋三品四百疋從三品三百疋四品二百四十疋從四品二百疋五品一百六十疋從五品一百二十疋六品一百疋從六品八十疋七品六十疋從七品四十疋八品三十六疋從八品三十二疋九品二十八疋從九品二十四疋執事官一品以下給公田各有差後周制祿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以上至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數為一萬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於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俱為四十石隋京官一品祿九百石其下每以百石為差至正四品是為三百石從四品二百五十石其下每以五十石為差至正六品是為一百石從六品九十石以下每以十石為差至從八品是為五十石其給皆以春秋二季刺史太守縣令則計戶而給祿各以戶數為九等之差貳佐及郡守縣令京官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至五品則為田三頃其下每品以五十畝為差至九品為一頃外官亦各有職分田又給公廨田唐定給祿之制京官正一品米七百石錢九千八百從一品米六百石正二品米五百石錢八千從二品米四百六十石正三品米四百石錢六千一百從三品米三百六十石正四品米三百石錢四千二百從四品米二百六十石正五品米二百石錢三千六百從五品米一百六十石正六品米一百石錢二千四百從六品米九十石正七品米八十石錢二千一百從七品米七十石正八品米六十七石錢一千六百從八品米六十二石正九品米五十七石錢一千二百從九品米五十二石

從品同外官各降一等其幹力及防閤庶僕並別給內外文武官自一品以下給職田京官諸司及郡縣又給公廨田並有差

公　侯　伯　子　男

環齋要畧云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背私為公　周書云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　韋昭辯釋名云公貢也才德兼於人人咸貢薦于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也字從八從厶八音背厶古私字背厶則為公　說文云八猶背也厶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私背私為公　孟子正義云爵位最大以無私為德者公也　謚法云立制及衆曰公

周書云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
孝經援神契云侯侯也所以守蕃也　白虎通云侯者
候也候順逆也　謚法云執應八方曰侯　正義云斥候
於外以德君人德者侯也
周書云胄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
伯　要畧云伯把也持政事也　風俗通云伯者長也白
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　正義云體仁足以長人
者伯也
要畧云子者孳也孳孳恤下之稱也　正義云子字也字
養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要畧云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為君也　正義云男任

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　黄恭十四州記云
縣萬户以上為令則子國也千户為長男國也今人呼縣
為百里子男本方百里也故言今之百里古之諸侯　周
禮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其國
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為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
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為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
旗禮儀皆以五為節
卿　大夫　元士
玉海卿章也章善明理也又卿嚮也言為人所歸嚮也
釋名云卿慶也言萬物皆慶賴之又卿章也言貴盛章著
也　漢官云卿彰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有道德也

白虎通曰卿之為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為言大扶進人
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
也　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尊卑者多也爵皆一字也大夫
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為大夫職在之適四
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
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
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
士也　春秋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
公象五岳九卿法四時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合為帝佐以
匡綱紀　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
有三名公卿大夫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

故文命決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論語撰考云黄帝受地
形象天文立官職黄帝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
黄帝名位乃具　說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
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
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所以參
大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内若一
上士　中士　下士府史胥徒
周禮上士宰夫八至掌客二共一千一百三十三人　中
士宰夫十六至家士二共四千五百三十六人　下士太
宰旅三十二至家士四共一萬九千二百零九人　鄭玄
註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長自辟除若今衛士胥

案春秋繁露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讀如謌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附庸

左傳疏鄭玄周禮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　朱氏曰猶屬城也　玉海云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謂周公封魯地方百里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舉魯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與守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

庶人在官

玉海陳氏曰有爵者必有禄有禄不必有爵庶人在官者非爵也而其禄有差

祭器

周禮簡不供祭器注器謂簠簋籩豆俎也　月令孟冬命有司效功陳祭器案度程無作淫巧以蕩上心效功考其器也度大小也程所容也　唐六典云凡祭器簠簋籩爲前豋鉶次之籩豆爲後　崔沔議曰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甄甄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交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　柳元宗監察使記云樽罍盤洗俎豆酰盆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　唐史韋叔夏傳云許敬宗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乃踰於天請以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甄俎皆一小祀無甄詔可

擊柝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易繫辭鄭注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爲門震曰所出亦爲門重門象艮又爲手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爻爲甲冑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逾是也　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

壺以序聚欜　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　說文云欜夜行所擊今艸木爲櫟以代更籌者是俗曰擊柝即柝　漢舊儀曰城門擊刁斗周廬擊木柝　新刻漏木銘曰木乎方擊刁外次注打更木也　崔琪擊柝賦云嚴城簇分絕人蹤君門深兮開九重清夷擊柝出彼高墉候銅壺而發箭雜鳧氏之鳴鐘響以應聲校更籌而宜九陌內以遮外禁姦慝而清四封聲赤梭壞之擊知甚挈餅之守衛尉奉職金吾克勤蓋欲懲冦暴亦以戒昏昕

委吏　乘田

趙註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也

一云古人陳百物於井傍因汲汲市易故曰市井偏北方之處集也

宗山界諸侯之禮皮冠以出田見

市井

留青日札云後漢循吏傳注因井爲市故稱市井風俗通乃言人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令潔非也蓋古市中之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輳集之便以相交易或曰在國曰市在野曰井

庶人贄

禮書云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庶人執之可畜而不遷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師友

賈太傅曰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礲礪行足以爲輔助仁足以訪

議內相造正外相揚美謂之友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

皮冠　旃　旍　旌

左傳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　柳宗元守道論曰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準也守其物由其準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也　禮書曰蓋田獵用皮冠斿車載旌諸侯建旃孤卿建旃虞人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旍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春秋之時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不同者王制曰上大夫卿則孤卿上大夫也弓聘士之物也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招大夫以旍士以弓以其所嘗用者招之而已非必先王之禮然也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旜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釋名曰旍精也言有精光也旗期也言與衆期于下也按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鷹鳶爲旗幟蓋旌旗之始也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孤旌枉矢以象弧也釋名曰九旗之名日月爲常畫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通帛爲旃旃戰也戰戰恭己而已三孤所建象無事也熊虎爲旗旗期也言與衆期乎下軍將所建象其猛如熊虎也鳥隼爲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雜帛爲物一作旆以雜色綴其邊爲燕尾將帥所建象物雜也龜蛇爲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于後察度事宜之形兆全羽爲旞旞順滑貌析羽爲旌注旌竿首又廣雅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

夫五仞士三仞則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九仞十二旒曳
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七旒齊較士三仞五
旒齊首是也又牙旗者將軍所建也黃帝出軍決曰有所
攻伐作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
引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此其義也　世本
曰黃帝作旃　說文曰旃曲柄也所以招士衆

名物攷卷之十六

案今江南有一種柳俗名[illegible]柳條大若[illegible]如小指[illegible]而[illegible]人[illegible]以為箸[illegible]云近出此[illegible]

名物攷卷之十九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纂

友人許仲譽　校

孟子

告子上

○杞柳 栝棬附

疏案說文云杞枸杞柳少楊也栝隱也棬屈木盂也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　爾雅云楊蒲柳所謂董澤之蒲是也郭注云蒲柳之木二種一種皮正青一種皮正白葉皆長廣枝可為箭　埤雅曰柳柔脆易空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之皆生大戴禮曰正月柳稊稊者發乎也

初學記曰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麁而白木理微赤故今人以為車轂今洪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杞柳也　齊民要術云楊性勁直堪為屋材柳性耎軟久無不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　古今合璧云樹高二三丈許嫋娜枝條葉細而長者曰柳樹低枝立葉小者曰楊楊花入水經宿化為浮萍柳花漫空如雪　通志云柳曰天棘杞柳亦曰澤柳

○湍水

疏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皆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許慎淮南子注曰湍水行疾也

雪

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凝而為雪　曾子曰陰氣勝則為雪　韓詩外傳云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六出六者陰極之數　埤雅說文曰凝雨說物者从彗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淨埽穢若彗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為義臘雪握之輒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摶亦以微溫摶之故也里語以為春雪不能蠲壓瘴癘其以此乎　夏小正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　文選謝惠連雪賦曰白羽雖白質以輕兮白玉雖白空守貞兮未若茲雪因時興滅　劉璠賦云混二儀而並色覆萬有而皆空　任昉詩云散葩自浮五飛英若總素　晏殊賦云覩盈尺之儲瑞識載塗之兆豐六出嘉貺五精所滋

炙

詩曰或燔或炙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從獻之俎也疏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　國語云祭典庶人有魚炙之薦　釋名云炙炙也炙於火上也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

尸

禮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　又云夫祭

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禮書云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祭勝國之社稷則為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祧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鳧鷖之序言神祇祖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為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為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為尸曾子問曰卿大夫為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大夫士之禮歟蓋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几則一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　通典祭所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心也夏后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　續停驂錄云曾子問尸神象也此言極有意義古人用尸以象神正是欲收斂生者之精神以奉祭與思成羹墻之義合文公謂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合附着他歆享此近於巫覡之說　宇宙大疑詎云謬哉古祭之有尸而以孫為之孫為之其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父之道詎非夷蠻之道哉然則何以誤言於古也尸主也謂

木之為主也祭戍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有尸所以出主也尸必以孫孫抱木主而出也孫幼不能抱及無孫使人抱之所以抱其主也夫婦共尸二主之合抱也始死無尸未立主也神且醉止則非尸所食假如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衆弟繹詔安尸所以安主也故曰尸神象也以木而象其神以有依也若宋大儒反以精神求通於祖宗則信經之習何其過甚哉

○冬日　夏日

左傳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唐薛登冬日可愛賦云冬實窮節日為至陽節窮而栗冽凝慘陽至而熾耀舒光方傷竹彫松之嚴物無不懼靚麗天出地之旭愛何可忘觀其昇聦朗以自東蕩沉陰於有北不赫矣以難向誠温然而可即依巢之鳥感微煦而和鳴帶雪之林假餘光而改色

賈嵩夏日可畏賦云烱勃乎扶桑之津忽沸乎咸池之水八紘疑火井之內六合若炎丘之裏路岐難處傷哉行役之人稼穡堪憂嗟爾耕耘之子始驚出地漸見摩天瞳曨逾盛翕艴彌宣赫曦而光碎波濤血殷江海蓬勃而氣蒸林巒熖起山川　文苑英華

○性情

白虎通曰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禀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

也性生于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　楊升菴性情說云尚書而下孟荀楊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于易也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性生於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執情熾則性亂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觀於濁水迷于清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舉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于易者也述性情說　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性情惟

一名執厥中人心情也道心性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於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於六氣好生于陽惡生于陰善生于風惡生于雨樂生于明哀生于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李槩曰人之性靜欲實汨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柢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蘖數尙生也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荀

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韓子曰性有三品襍性情而為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為義理氣質之分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問吾甚與論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為是也得子之問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萬漚起而後破水之性未嘗亡也萬燈明而後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即詩蒸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于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喚助曰情本性中物韓嬰曰卵之性為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為雛繭之性為絲不淪不繅則不成為絲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異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劉晝曰烟生於火而礙火者烟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又字義云寂然不動為性感而遂通

為情然感有不同通亦有異感而中節則是性其情感而乖戾則是情其性群動息而夜氣清與秋冬歸根復命無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麰麥

疏云麰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　說文曰麥畚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麰麴行受來麰也　廣雅曰秭小麥麰大麥也稻麥麰也廣志曰虎麥似大麥出凉州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小麥肥大出鄭縣又有半夏小麥有秀芒大麥有黑穬麥　蔡邕月令章句云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　野客叢書曰百穀各以初生為春熟為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為麥秋　春秋佐助期云麥

神名稫習　孝經援神契云黒墳宜黍麥　唐書云大軨
國貢碧麥形大於中國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
之體輕多可禦風　西域諸國志云天竺以十一月六日
為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為臘則麥熟　異苑云涼
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為天麥　五代史云
回鶻地宜白麥青麰麥

○芻豢

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　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
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

○牛山

大明一統志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晏子春秋曰景
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雜跖
集云齊威公時虹貫牛山管仲諫無近妃宮　明徐守登
牛山記云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予往而登之泰沂駝稷
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

○鵠

合璧事類云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有丹者善高翔
湖海江漢間有之　莊子曰鵠不浴而白　漢昭帝歌曰
黃鵠高飛兮下建章金為衣兮菊為裳羽肅肅兮行蹡蹡
自顧非德愧爾嘉祥　楚辭曰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
曲再舉兮識天地之圜虛　神異經曰鶴國男女長七寸
畏海鵠鵠遇即吞之　五代莊宗紀曰李克用善騎射能
仰中雙鵠

○熊掌

埤雅熊似豕堅中山居冬　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
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
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冬蟄不食饑
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　爾雅翼猳者云熊是其雄羆
則熊之雌者羆力猶猛　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
為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　詩義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
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玉策記稱
熊壽五百歲五百歲則能化為狐狸　墨客揮犀云熊於

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崖枯木中山民謂
之熊館唯虎出百里外則迷所出道路　瑣碎錄云熊食
少許鹽即宛轉而死（留青日札亦云）　魏志云大秦國出玄熊
穆天子傳云舂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熊羆　傳曰君居
則狐裘坐則熊席　文選注猩猩獸名熊之類也性好酒
醉則不能行乃啼為人所擒俗云猩猩啼而就擒鵲鵲熊
之別名食人者見人則執手而笑人因以筒致臂而與之
則執筒而笑笑則脣上掩其目人因抽臂以釘綴其脣於
額而殺之俗云鵲鵲笑而被格　合璧事類云羆似熊白
紋長頭高脚　左傳晉靈公宰夫胹熊蹯不熟　枚叔七
發云熊蹯之臑注曰臑爛也

桐　梓

詩義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曰梧桐也有白桐有青桐有赤桐雲南牂牁人績以為布　又云桐葉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二種外又有岡桐即油桐生於高岡　埤雅云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曰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　通志略詩云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注疏家不能別椅桐是岡桐桐是梧桐梓似楸別是一物爾雅謂之椅梓誤矣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　王逸云梧桐松栢皆受氣淳矣異於群類者松栢冬茂陰木也梧桐春榮陽木也　古史考云

清明之日桐始華不華則歲有大寒桐木後華故曰於云華陽國志云益州有梧桐木其葉如絲人績以為布名曰華布　齊民要術云梧桐山石間生者為樂器則鳴　又云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為劣　又云白色有角者為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即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同而小別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玄中記云凡梓木為樞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　曹子建云斬泗濱之梓以為箏　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梓為常生　十道志云越人多種豫章樹梓即豫章也

梧　檟　樲棘

疏云梧桐也檟山楸也樲棘小酸棗也梧檟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才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　埤雅云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為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草木狀云梧桐子似乳綴其橐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烏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穴來風桐乳致巢是也　又云棘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　一曰棘實曰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魏風曰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傳曰豫章以木稱郡

酸棗以棘名邪舊說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性燥令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叢上可以辟雀護其華芽也稟范云棘木名小棗也如棗而多刺以其有刺故從兩朿凡有刺者皆曰棘木色白者為白棘酸者為樲棘　古詩曰耳爪抱若帶美棗生棘刺

狼　疾

采狼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戚傾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戾言其專愎則曰狼狠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

蕛稗

孫疏曰蕛稗者即禾中之莛草也　說原云稊稗二物也皆有米而細小水旱無不熟之時擣而炊之亦可備荒又狼茅俱是害稼者蓋苗既似禾實亦類粟　伤蓭云說文稊稗也莊子稊米在太倉郭璞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莊子又云道在稊稗呂氏春秋飯之美者陽山之穄高誘注云關西謂之䵚冀州謂之䵚口弥切皆一物也廣雅解云[illegible]黍黑色稗有二種一黃白一紫黑紫黑者芑有毛北人呼為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合此說辭觀之以稷為穄貴而為五穀之長尊而配大社之神稗相解詁以為烏禾黑稗為孟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不甚珍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姦似忠大詐似信況乎物乎　困學紀聞云子路未熟之五穀莞仲已熟之火稗揚黑害五穀之螟螣

告子下

親迎

郊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　又云壻親御授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說苑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脩拜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為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其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禮書曰將迎則齊戒居外及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主人迎於門外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升階奠雁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先俟于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輩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壻見之儀存焉

樓

釋名曰言牖戶諸射孔慺慺然也　爾雅云狹而脩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樑澤中守草樓也　漢書云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樓一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為麗譙

又云漢武帝時齊南人上黃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崑崙蓋樓之始也其後魏有飛觀越有飛翼漢有井幹 又云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黃帝時爲十二樓以候神人名曰迎年武帝於是作飛廉樓 張衡云神明崛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層崎游極于浮柱結重欒以相承累蜿虹之長梁縈榮雲師之所層

曹 今山東曹州

宗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其地濟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大伯脾脾後九世桓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曹伯陽爲宋所滅 玉海云今興仁府濟陰縣東北三十七里定陶故城是其地

匹

周官庶人執鶩鄭曰鶩取其不飛遷說苑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爲贄曲禮曰庶人之贄匹匹鶩也 癸辛雜識云禮記儀禮以匹爲鶩匹字音作鴨鷗從省作匹 爾雅疏云舒鳧鶩鴨也一名舒鳧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 禮記內則辨鳥之不可食者云舒鳧翠・春秋繁露曰鶩非鳧鳧非鶩也 蔡氏化清經云水戰之鴨何必白纓盈俎之鶩何必長鳴 太元經云素纓之鴨

凱風

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其德泰風言其交

任

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薛任姓也齊列也是知薛與任爲同姓也 路史云任伯爵太昊之姓帝嚳時家是黃帝以封紀子周之微絕也以爲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是也

淇

大明一統志淇水在今衛輝府淇縣四流口昔紂葬此

謳歌

說文曰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謳謳齊歌也 淮南子說山訓曰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于陽阿采菱 汜論訓曰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

司寇

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 杜注云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 通典曰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 韓詩外傳云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爲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爲司寇 魏書李彪曰孔子爲

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　春秋繁露云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燔肉

公羊傳云腥曰脤熟曰燔　左傳曰祀有執燔戎有受脤禮之大節也　禮書曰脤蜃以盛之也燔燔以熟之也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脤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燔

葵丘

左傳孔疏葵丘杜曰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為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為宋地陳留外黄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為葵丘非也　大明一統志葵丘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國名紀云外黄東有葵丘大夫邑食片氏焉莊賢傳有葵丘欣　宋周煇北轅錄云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縣東有葵丘齊威公所會也

歃血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埽不祥）　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為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為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為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

樹子

穀梁傳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韓詩外傳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　白虎通春秋傳曰王世子會於首止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則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又云君在立太子者所以防篡殺壓臣子之亂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遺腹必待其産而立之何尊適重正也立子以貴不以長者塞愛憎也故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　以貴不以長也　晉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尚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

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土地所生山川所有無及父在府皆知之　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云鶴禁也　左傳狐突曰昔辛伯諗周桓公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于難　賈誼疏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　古今注明帝為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曰海重潤漢末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輝如星沾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云重　常袞表國之上嗣古着元良觀象于天應前星之環極取法于地視少海之朝宗　劉禹錫賀表震發

前星之輝黃離表重輪之瑞　梁劉孝威詩前星涵瑞采洊雷揚遠聲　文選正體毓德于少陽注東宮少陽也鄭玄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　周王褒表洊雷居震吞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陽承重膺之業　崔駰表云周儲故事一日三至於寢門晉兩宮儀一月五朝於左閣　稅林咀華云易所謂照于四方禮所謂貞於萬國皇家以中樞壯極清都有天子之宮儲后以大火前星乘震有乳男之位　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素所委伏者使為師傅左右信臣簡在聖心者以充賓友　立子以長從之大經若須待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覬覦堅求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靡不由此　在禮太子朝夕視膳啓定晨省跪問安否于情得盡五日一朝于敬既簡于恩亦疏彭致樽間故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五日之例起漢高祖　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承祧就學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詩訪問對疑丞必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于鄴城前史攸載後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嬴秦短祚誠由少陽雖上年七百有德過歷而二世敦嵩一無德不及而亡　原夫太子宗祧是繫若興之際興亡斯在不勤于始將悔于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前知禮教　傅推

慶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友晨披經史觀成敗于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于當代間以書札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通光群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盾敬于君父異宮而處所以分別于嫌疑　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為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　大明會典　東宮冊立儀　累朝微有同異其尤異者洪武永樂命至殿上受冊寶宣德嘉靖則命使持節至　文華殿授　皇太子　太祖命學士宋濂授　皇太子　諸王經書於大本堂後於　文華後殿及

王改為便殿遂移於殿之東廂房

防一

防 作坊

郊特牲疏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　經解以舊坊為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疏坊謂堤坊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言若有汙下水來之處則豫防障之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　管子桓公問葡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徙隸給大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為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濁水蒙壤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没也春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為敗　大明會典山東南旺湖沛縣昭陽湖獨山湖安山積水湖揚州高寶湖淮安高家堰柳浦灣及徐邳上下濱河一帶各隄岸并阻絶山東泰山等處泉源並有係漕河凡故決盈決者論成其河南等處地方盜決及故決隄防毁害人家漂失財物淹沒田禾者未減

糴

國語魯饑臧文仲請糴于齊公曰誰使之文仲曰卿士告糴古之制也辛備卿公使往遂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敝邑荐饑大懼周公太公之命祀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敢敝邑使脈供職　晉語晉饑乞糴于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君其伐之勿予

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廢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是故汎舟于河歸糴於晉　左傳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明年秦伯伐晉獲晉侯以歸　漢書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中饑則發中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孔帖崔倰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鄰部災荒不恤也倰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無閉糴以重困吾民削其禁

南陽

大明一統志南陽府附郭為南陽縣二十二里

黍

孔子曰黍可以為酒　爾雅云秬黑黍一稃二米　韓子曰黍者五穀之長祭先王以為上盛也　氾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必俟暑先夏至三十日　說文曰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　春秋佐助期云黍神名伻俟蘭郝　春秋説

題詞云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　漢書云高宜牛羊穀
宜黍稷　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
鄒子吹律而陽氣生至今名黍谷　廣志云有牛黍有稻
尾秀成赤黍有馬草大黑或曰秬黍有温屯黄黍有燕亡
燕鴿之名　山海經曰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
稷　博物志云地節三年種蜀黍其後之年多地

版築

縣布傅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鹽

說文云鹵鹽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醝鹹也河内謂
之鹹　世本云宿沙煑鹽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

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
膳羞共飴鹽后及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注
鹽之所産不一有刮地而得者爲苦鹽有煑海而成者爲
散鹽形鹽則築爲虎形者也飴鹽則其味如飴者也祭祀
賓客膳羞之用鹽各有所宜鹽人各因所宜以共之也齊
事和調之事也鬻則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以和五味之
齊也　北魏書云世祖南伐遺李伯陽劉義恭等鹽各九
種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所自食黑鹽治
腹脹氣喘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駮鹽臭鹽馬齒
鹽四種並非食鹽又曰忽吉國水氣鹹凝鹽生樹上　梁
苑海鹽凡六路池鹽則陝西鮮川鮮與安邑兩池井鹽則

川陝四路胡中鹽出于木石廣志云河東有印成鹽西方
石子鹽胡中青鹽五原紫鹽波斯之鹽也西域骨出有四
大鹽山山出烏鹽黑水麩粘有鹽泉氣蒸薄結凝樹顛西
陽雜俎云朐腮縣鹽井有鹽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
傘子鹽白鹽崖有鹽如水精名曰君王鹽昆吾陸鹽周十
餘里無水自生鹽訶陵最富有穴自湧鹽福州舊貢紅鹽
　管子海王篇云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之
國謹正鹽筴（之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也）管
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食鹽終月大
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升少半吾子食鹽
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曆數）鹽百升而釜（當十二兩七銖）

（一黍十分之一爲升當米六合四勺也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七銖二累爲釜當米六斗四升）令鹽
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分彊半彊也令使鹽官稅其鹽之重每一斗加半合爲彊而取）
之則一釜之鹽得五十合而爲之彊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
鍾二千（十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當米六斛四斗是也）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
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開口千萬也（萬乘之國其大數而言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禺筴之商日二百萬（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
乘之國正九百萬也（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今又施其稅數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又變其五千四百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有三千萬人矣）使君施

令曰吾將籍于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宋食貨志云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所謂鹽鹽也鬻海鬻井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云　馬端臨曰按鹽之為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為國者權利日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鬻之其則奪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是立為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散抑配之蓋唐張平叔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駁議之其慮已略及此

矣逮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撥款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守縣分割國自為政而苛斂如出一轍哉〇大明會典　國初鹽法設轉運司者六提舉司者七鹽課司以百計大小引目二百二十餘萬解太倉銀百萬有奇各鎮銀三十萬有奇閩廣二省課額無多其池二鹽撈游亦場產鹽山東價廉課充惟淮鹽居天下之半浙次之而皆銀于徵納額　祖宗立法最善　歷朝紛更盡失初意如常股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割沒倍增其數甚至設工本以妨正額通河鹽以亂正單二者其弊滋甚近年試行鹽法

始通

名物攷卷之十九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孟子

盡心上

韓

史記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為韓氏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縣南十八里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地城也

孩提

賈誼傳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王莽傳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

登泰山

泰族訓曰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　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　宋景文公筆記曰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同　宋洪邁泰山錄應劭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其叙山勢峭險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嘗誦之其畧云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窱如無道境遥望其人或為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復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絙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脣焦五六步一休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見日欲出三丈所泰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嵩山其文之工悉如此而未嘗見稱於昔賢泰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畧惟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觀海

魏王粲游海賦曰乘菌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遥逝翼驚風而長驅集會稽而一覜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旣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　晉木玄虛海賦曰爾其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洒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瓫乾之奧括坤之區唯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　晉潘岳滄海賦曰徒觀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漫形沉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靡幽不通群谿俱息萬流來同含

南齊書張融作海賦文詞詭激以示鎭軍將軍顧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曰漉沙構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三河而納四瀆朝五湖而夕九江　晉孫綽望海賦云五湖同浸九江叢溉抱河含濟呑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渚迤逝以跡屬島嶼綿邈以牢羅　齊張融海賦曰爾其海之狀也則窮區沒渚萬里藏崖控會河濟朝總江漢湍轉則日月似驚浪動則星河如覆展轉縱横揚珠起玉峯勢崇高峋形參錯或如前而未進乍非遷而已却却瞻無後向望何前長尋高眺唯水與天

淵

釋名云風吹水波成文曰淵瀾連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

容光

文選沈休文云明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濟注曰容光

小隙○玉海管輅曰日中為光易凡言光者皆明之所及也坤之化光者含坎離也觀之觀光者四五交也頤之光者四施初也夬之光者離自下升也未濟之光者二五易也需光亨者大壯四之五日西月東四五得位也凡言光明皆兼體用也老子曰用其光復歸於明體用合一光明無盡復剛中正而不倚故離自下升光明不疚言無私照也謙以剛濟柔故坎自上降萬物化光言皆相見也艮行止動靜不失其時故坎離下濟其道光明言久不息也

𨋭

食貨志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

跳

郊祀志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其便易無所顧也○國策云猶釋敝躧　注躧字與蹝屣通

緦小功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緦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為帶　又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放飯流歠

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箸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箸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

會會謂篡蓋也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

齒決

禮記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溼也溼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脯脩也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盡心下

革車　虎賁

疏革車者以皮為餙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

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　周禮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為周衛注虎賁宿衛王宮者也虎士八百人天子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　沈約宋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為賁

袗衣 一作絺衣

子華子云舜游於巖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　史記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

古關

玉海云西河天闕其星為天關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關市五伯時諸大侯國皆有之楚有昭關吳有六關趙

有井陘高陽關魏有漳關秦有榆中臨晉嶢武四關關之大小不同其藩塞岨隘捍衛邦域則一也然長世字甿者以道德為藩不以襲險為屏　漢書云漢興都關中置關都尉以察偽遊用傳出入漢文除關無用傳漢景復置用傳　洛陽記云漢洛陽四關東成皋關南伊闕關西函谷關北孟津關秦有榆中關在邊郡漢有玉門關陽關五原關蕭關在邊郡天井關在太行山居庸關在上谷江關在吳壺關在上黨横浦關湟溪關在越後漢有散關斜谷關在秦西南藍田關在秦南廣城關轘轅關旋門關鄂坂關在洛陽白水關在南鄭爵離關在河西魏有潼關在函谷西金門關在函谷東蜀有陽安關晉有馬瀨關在望都縣井陘關高梁關在趙地延壽關在新城清泥關在秦西南太行關在上黨滿上關在中山白馬關在沙洲銅關鐵關在吳蕭關在盧氏縣衛關在蒲坂南馬耳關皇蘭關在邊郡又邊塞守備之處亦曰關

丘民

踰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是一丘為十六井而一井為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為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

徑蹊

釋名曰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蹊蹊係也射疾則

用之故還係於正道也

追蠡

洞天清錄云趙岐以追為鍾紐於義未安畫家滴粉令隆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欵文追起者漫滅也趙氏釋蠡為絶亦非絶蓋剥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剥落者為蠡○筆乘云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鍾紐者豊氏特據考工記有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為鍾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為槌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脂切音黎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騾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户不出是也

一魯果切音祼即疥病左傳為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啓
切音禮說文蠡齧木中蟲也若此蠡字當從盧啓切為是
蓋禹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推蠡之處率皆摧殘欲
絕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推蠡者其形似也

軌

禮書曰車迹為轍轍廣為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
也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轍廣也又曰應門容二轍三箇
二轍之間八尺而車人轍廣六尺者以貴賤之車不同故
也說文曰轍車迹也則轍亦曰𨏥音蹤

笠

野老記聞云說者以為笠闌也非也杏白芷之類異名脲

之所甘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布縷　粟米　力役

讀禮疑圖按織麻曰布旅絲曰縷帶穀曰粟脫穀曰米布
縷出於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
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
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
其一卒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征役則在
軍賦之中顧役則從工賦之寬責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
別無征焉而取之人各以其亦可以見民之不擾矣
白帖云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一疋綿三斤女及次丁為戶
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也　虛齋蔡
氏曰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三限夏秋盡六月
秋稅盡十一月涉三時也自古中國布縷之征惟絲枲二
者而已未有木綿也中國之有其在宋元之世乎自古中
國所以為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
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為服官未有以為調
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
來自外夷閩廣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
未以為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徧
布天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周禮云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　月令云九月命有司農
事既收藏五穀之要

周禮云小師徒比六鄉之衆寡以歲時入其數時行其徵
令也　又云小師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
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五
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二人任者謂力也有夫婦然後為
家　又云鄉大夫登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
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又云凡均力征
以歲上下豐年公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一日注
旬均也　唐食貨志云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
役者日為絹三尺謂之庸　唐書云帝嘗問創業守文孰
難魏徵曰人欲靜搖役海之世方徵哀刻窮之國繇此衰
而守文為難

珠

管子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　又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　尹子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

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樊文明七經義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常璩華陽國志曰廣陽縣山出青珠永昌郡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　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白蚌

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旁小形似覆釜為第一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為第二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為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為走珠走珠之次為滑珠滑珠之次為磥砢珠磥砢珠之次為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為稅珠稅珠之次為葱符珠　郭義恭廣志曰有珠稱夜光有至圓珠置地終日不停有石珠鑄石為之一名朝珠　山海經曰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為樹如栢葉皆為珠

上宮

演繁露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通鑑漢陳皇后雖廢供奉如法長門無異上宮也

餂

西溪叢語趙岐注餂訓取孫奭音義曰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餂字按方言有餂字郭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以銛為臿屬乃音纖廣韻銛字兼有忝纖二音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又廣韻餂音黏餂麥粥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于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獨廣韻去聲餂音他點反取也其文義正與孟子合孫奭曰本亦作餂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榱題

註榱題屋霤也

食前方丈

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　文選應休璉曰膚寸肴脩味踰方丈　銑註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方丈之食也

羊棗

埤雅云案爾雅棗壺棗郭璞注今江東呼大而銳上者為壺棗壺猶瓠也子細腰者為蹶泄棗又有狗牙雞心羊角獼猴牛尾實小而員紫黑色者曰羊棗河東猗氏大棗如雞卵曰洗大棗味苦者曰蹶泄苦棗廣志云穀城紫棗長

二寸西王母棗三月熟梁國大人棗大白棗名蹙咨又三
皇棗騈白棗灌棗又有岐廉棗桂棗夕棗等名地理志河
中府貢龍骨棗拂林千年棗述異記西王棗出崑崙山北
方有七尺棗六府皆有之東昌屬縣獨多種類不一土人
製之俗名曰膠棗曰牙棗商人先歲冬計其木夏相其實
而直之貨於四方者舊說周秦間河南雨酸棗遂生野棗
今酸棗縣是也　漢武內傳云老子西遊省太貞王母共
食玉門之棗其實如瓶　草木狀云海棗樹身無傍枝直
聳三四十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桒如櫻櫚五年一實
大如盃盌核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味極甘美

姓名

白虎通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
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
為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
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為古者聖人吹
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音宮商角徵羽轉
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
皆殊百也　氏族序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
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
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
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為賤也故姓可
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
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
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則合而為一矣　潛夫論曰或傳本
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
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
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
中行下軍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所謂字也巫氏
匠氏陶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
三烏五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不可勝紀
白虎通曰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三月
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眴亦能笑與人相
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

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則當為宗祖主也一
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質畧故於燕寢
禮書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商恊
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
之氏諸侯以字為謚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
如之蓋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諸侯不可以命姓所
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
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
別於上則氏庶姓一也氏又何以謂之族故羽父為無駭
請族隱公命以為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為氏即氏
則有族族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　太平御覽云古之君

子之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適音内外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貴其名也賤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

野客叢書云古今書籍間其文率多換易往往出於當時避諱而然姑著其大略秦始皇諱政呼正月為征月史記年表又曰端月歷生曰不敢端言其過秦頌曰端平法度曰端直敦忠皆避正字也漢高祖諱邦漢史凡言邦皆曰國呂后諱雉史記封禪書謂野雞夜雊惠帝諱盈史記盈數作萬滿數文帝諱恒以恒山為常山景帝諱啓史記

微子啓作微子開漢書啓母石作開母石武帝諱徹以徹侯為通侯蒯徹為蒯通宣帝諱詢以荀卿為孫卿元帝諱奭以奭氏為盛氏光武諱秀以秀才為茂才明帝諱莊以老莊為老嚴以辦裝為辦嚴或者以為稱人當曰辦嚴自稱曰辦裝不知辦嚴即辦裝也殤帝諱隆以隆慮侯為林慮侯安帝父諱慶以慶氏為賀氏魏武帝諱操以杜操為杜度吳太子諱和以禾興為嘉興蜀後主諱宗以孟宗為孟仁晉景帝諱師以師保為保傅以京師為京都文帝諱昭以昭穆為韶穆昭君為明君三國志韋昭為韋耀愍帝諱業以建業為建康康帝諱岳以鄧岳為鄧岱山岳為山岱簡文鄭后諱阿春以春秋為陽秋晉人為皮裏陽秋是也富春為富陽蘄春為蘄陽齊太祖諱道成薛道淵但言薛淵梁武帝小名阿練子孫皆呼練為絹隋祖諱忠凡言郎中皆去中字侍中為侍内中書為内史殿中侍御為殿内侍御置侍郎不置郎中置御史大夫不置中丞以治書御史代之中盧為次盧至唐又避太子諱忠亦以中書郎將為旅賁郎將中舍人為内舍人煬帝諱廣以廣樂為長樂廣陵但稱江都唐祖諱虎凡言虎率改為武如武賁武丘之類是也高祖諱淵趙淵為趙文深太宗諱世民唐史中凡言世皆曰代凡言民皆曰人所謂治人生人富人侯之類是也民部曰戶部高宗諱治唐史中凡言治皆曰理如東漢注引王吉語而曰至理之主才不代出者章懷太

子避當時諱也武后諱照以詔書為制書鮑照為鮑昭懿德太子重照改曰重潤劉思照改曰思昭睿宗諱旦張仁亶改曰仁愿玄宗諱隆基惠文太子隆範薛王隆業並去隆字君基太一民基太一並作其字隆州為閬中隆康為普康隆龕為崇龕隆山郡更名仁壽郡代宗諱豫以豫章為鍾陵蘇預改名源明以薯蕷為薯藥至本朝避英宗諱曙曰山藥簽署曰簽書德宗諱适改括州為處州憲宗諱淳淳州更名巒州韋純改名貫之韋淳改名處厚王純改名紹陸淳改名質柳淳改名灌嚴純改名休復李行純改名行諶崔純亮改名仁範程純改名弘馮純改名約穆宗諱恒以恒山為平山敬宗諱弘徐弘改名有功文宗諱昆

宋綏會要作宋混鄭涵避文宗舊諱涵改名瀚武宗諱炎
改名嵩宣帝諱忱常諶改名損穆諶改名仁格石晉高祖
諱敬瑭拆敬氏為文氏苟氏至漢而復姓敬本朝避翼祖
諱敬復改姓文或姓苟元后父諱禁以禁中為省中武后
父諱華以華州為太州韋仁約避武后家諱改名元忠審
懐貞避韋后家諱而以字行劉穆之避王后諱以憲祖字
行後又避桓温母諱更稱小字武生虞茂避明穆后母諱
改名預淮南王安避父諱長故淮南子書凡言長悉曰脩
晉以毗陵封東海王世子毗以毗陵為晉陵唐避章懐太
子諱賢以崇賢館為崇文宮王館除會稽内史以犯祖諱
會字以會稽為鄶稽賈曾以父諱至中不肯拜中書舍人

韋聿遷秘書郎以父嫌名換太子司議郎柳公綽遷禮部
尚書以祖諱換左丞李涵為太子少傅呂渭劾涵謂不避
父名少康劉温叟以父諱岳不聽絲竹之音李賀以父名
晉肅不赴進士舉司馬遷以父諱談史記趙談曰趙同張
孟談為孟同范曄以父諱泰後漢郭泰曰郭太李翺祖父
諱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錢王諱鏐以石榴為金櫻改
劉氏為金氏楊行密據揚州揚人呼蜜為蜂糖偽趙避石
勒諱以羅勒為蘭香宋高祖父諱城以武成王為武明王
以武成縣為武義縣古人避諱似此甚多不可勝舉閒見
錄謂德宗立議改栝州遂處士星應栝州分野遂改為處
州處州合上聲呼呼去聲非也容齋隨筆謂嚴州本名睦
州宣和中以方寇改嚴州蓋取嚴陵灘之意子陵乃莊氏
避明帝諱以莊為嚴合為莊州李祭酒浩謂晉諱昭改名
佋案說文自有佋穆字以昭為佋蓋借音耳公之論如此
僕又觀韓退之諱辨謂武帝名徹不聞又諱車轍之轍今
史記天官書謂車通此非諱車轍之轍乎前輩謂馬遷史
記不言談今李斯傳言宦者韓談此非史記言談乎又謂
漢書無莊字今爰盎傳上益莊鄭當時傳鄭莊千里不齎
糧茲非漢書言莊乎漢書注以景字代丙字如景科景令
之類晉書與唐人文字皆然緗素雜記亦莫曉所自僕考
之蓋唐初為世祖諱耳　家訓風操云桓公名白傳有五
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

名物攷卷之二十

原缺

經言枝指後叙

盖追玄象者隸首之算不能窮量蒼祗者豎亥之步不能竟顯示象形猶難測度况夫孔曾思孟四籍芭絡五經轇轕諸子道德崇深是籠盖載而訓釋義俛著察云窾將羣大數寧總名言錫玄陳子質丞行俱下之資具一見不忘之質析義解頤飛辯折角公車負暇回而斐然于是繹其前聞廣以新見紫臺祕簡緑帙奇文集幃殘編鏡山逸迹莫不加以鉛黄登其粹美劑日

弥年𨐌句豐積文成億言列為數種事以例分焉隨理合千門萬户扃鑰洞開妙理精言煥若指掌盖屠比部叙之詳焉竊惟自古經術已歷千載才智之士競有所述而達其該事縣書卒未能使人鉤口

御則九成之奏不悖一音千金之裘非聚腋而為書者師厥成心是其獨智固難以叶夫曹好傳之人矣錫玄鑑識朗衆善靡遺不名一家非立一義是猶中衢置尊惟人所酌列屋居貨任其欲得是書也

經言枝指一百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陳禹謨撰是編於四書集注之外旁搜諸說故取莊子駢拇枝指之意爲名凡漢詁纂十九卷談經菀四十卷引經釋五卷人物概十五卷名物考二十卷其漢詁纂乃剿取註疏之文割裂餖飣全無義例其談經菀則自經史子集以逮二氏之言苟與四書文義彷彿者即摭以相證冗雜尤甚其引經釋則以四書所引經文爲綱而雜采訓釋以附之既非釋四書又非釋五經莫究其何所取義其人物概名物考摭拾舊文亦罕能精核蓋浮慕漢儒之名而不能得其專門授受之奥者也

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

〔明〕陳禹謨撰　錢受益　牛斗星補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末牛斗星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別本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提要

原缺前半葉

謀而廣聞見則天地人物之誌林也彼形而上者難言之矣如家國天下之故鬼神祭祀之說

車書律曆之典兵農禮樂之規文質損益之宜井田學較之法禽獸草木之屬散見互出孰非其犁然可考者哉我朝國家班諸學宮俾士子童而習之以取青紫固欲其循名徵實緣物刺

義凡朝章國制以及纖悉猥瑣靡不博考而周知用至鴻鉅也自學者習爲制藝之文謂翦輪無取糟粕玄珠得之象罔而名物之考闕焉是故標新領異即鑿空杜撰詫以爲奇探賾稽疑

卽淺近細事茫然不辨何怪其以書生貽笑哉噫此余友牛杓司有四書名物考之刻也先是

敘四

海虞陳錫玄氏著名物考書成而未廣其傳余得其敘讀之一似乎爲明經而作者杓司閒緣

其舊更爲輯之沿泝源委貫穿異同旣集百家頗盡六籍裒多益寡厤昔彌備誠足以翼聖眞

敘五

明王道而廣聞見撰述之功于斯爲偉矣昔爾雅一書世傳其三卷以行于時至郭景純所注

孔叢子則有小爾雅凡十餘篇而宋人陸鈿既注爾雅又作埤雅以爲之副今古著作之林或

倡摭于前或繼衍于後然前人之所未傳往往藉後人以竟其緒茲名物考者亦古所稱爾雅

之流歟杓司所撰曷可少哉今

聖明焦勞于上奐得宏才博學之士亮宅百揆

學士家獲是編而引伸之不越童子之書而大人之學巳具知其不徒爲書生矣

古史氏錢受益題

古史氏

四書名物攷叙

經之難明非一日矣旨哉鄭樵氏之言曰非經之難明而所載事物之難明也非古之言難明而古之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難明也迺顓經之士病于博通諱理之家馮其臆見古之名物置而不講固善言詮隱賾而渙凝結矣不有鴻裁孰來俟余師陳先生殫見洽聞

覃心箸述于是研究六籍旁
貫百家窮討秘文冥搜怪牒
並自朝章國制之鉅以至蟲
魚艸木之微四籍遺言煥然
臚列書成而命之曰名物攷凡
錄之
若干卷蓋解經之陸海而明經
之筌蹄已而或者執精神爲
聖然心爲師欲推此相難余
謂不然昔顏淵殆庶功始博文
子輿大賢亦資詳說夫不以精

神以寄而吾心無外耶故以耳
目爲有漏者異教之所實也
以聞見爲障礙者叢穀之所
託也是以執術以外器則礙而
非通道亦器矣冥器以歸道則
錄之
通而不礙器亦道矣先生甚
是之攷夫豈滯于經學之
末乎京也學非半豹見止
一斑爰當弁首之命蓋亦執
覽之義爾

門人馮謖京頓首百拜謨

錢唐後學潘之淙書

梨刻

四書名物考凡例

一考亭註疏止發本文意義其間名物各有歸據多所未詳是考自典墳經史暨秘文與牒以至稗史方言靡勿搜訂堪補註疏大開學士家心胸眼目誠几案間第一種要書

一是考談名理叅孔顏之別解陳經術括晁董諸儒之實諦大叩廟與朝綱細則禽魚草木幽則天苞地符斷則要常门用該悉無遺誠前後璟應制之總持也

一舊刻所考允稱閎博然不無缺畧之憾兹于原集未經研覈者全補之已經研覈而未悉者叅補之俱于目錄下綴一補字以別舊刻

一舊刻皆不標書題隨文衍義殊無段落覺觀者汗漫兹猶本傳逐章標列以便觀覽

一舊刻一涉群書便多難字苟形聲未辨義理奚詳詞意未達勦襲何裨用是確訂海玉正韻諸篇逐字明釋庶免紕漏

一舊刻編連牘累頃有稽疑猝難尋摘兹特歷節

提行燦若列眉

一原板漶漫已甚間多烏焉今精工繕梓竣業經年頓改舊觀

四書名物考目錄

父母補 春秋 祖廟、 宗器、
裳衣、 時食、 昭穆、 序爵、
序事、 旅酬、 郊、 社、
禘、 嘗、

卷三 中庸

方、 策、 蒲盧、 君臣
父子 夫婦 昆弟 朋友
百工、 既廩 送往 迎來
朝補、 聘補、 諸父昆弟補 讒補

從容補 禎祥、 妖孼補、 蓍、
龜、 日、 月、 星辰
土、 華嶽、 河、

卷四 中庸

草木禽獸 水、 寶藏、 貨財、
黿、 鼉、 蛟、 龍、
鼈、 禮儀、 威儀、 制度
車、 書 禮樂補、 夏、
杞、 殷、 宋、 周、

祖補 襲補、 四時、 川補、
壟補 蠻貊、 舟、 霜、
露、 血氣補、 經綸、 錦、
絅、 屋漏、 鈇鉞補、

卷五 上論

千乘、 時使 賢補 北辰附衆星、
詩三百、 孝補、 犬、 馬、
酒、 食、 輗軏、 八佾、
彝、 庭補、 雍徹、 諸夏、

旅、 泰山、 揖讓、 繪事
禘、 灌、 掌補、 奧、
竈、 太廟、 鄹、 主皮、
告朔、 餼羊、 忠補 關雎、
社補、 松、 栢、 栗、
三歸 樹塞門、 反坫、 封人、
木鐸、 韶、 武、

卷六 上論

里鄉附見補 鄰、 刑補 怨補

麋鹿、靈臺、靈囿、靈沼、
河內河東、鼓 甲兵、 穀五穀百穀附、
莒、滂池補、斧、斤、
山 林 宅、桑補、
鷄、梃、阱補、野補、
俑、晉、秦、楚、
耕、耨、旱、雲、
雨、王、獸鐘、穀鞦
庖廚、秋毫 薪補 折枝

度 緣木求魚、鄒、 商賈

卷十四 上孟

鼓樂、管籥、 蹙頞 田獵
羽毛補、囿苑附見、兎、郊關
葛、獯鬻、吳、句補、
莒、雪宮、轉附、朝儛、
琅邪、東海、巡狩、述職、
遊豫、徵招、角招、明堂、
岐 澤、梁、鰥

寡 孤 獨 橐
囊 戚揚補、妃補、士師、
喬木 工師、木補 璞補、
萬鎰、玉人 燕、壺、
漿 簞、 旄倪 竪補、
滕、薛、岐山、皮幣、
邠、梁山、嬖人補 乘輿、
鼎、衣衾、

卷十五 上孟

霸 鎡基、齊地 置
郵 卿相補、 褐、 揠苗
麒麟、垤、行潦、 綢繆
俊 傑 市、廛、
關 坻、矢人、函人、
弓、舜耕 陶、漁
天時、地利 城郭、米粟
封疆 谿、金、大夫、
戟、牧 都補 靈丘、

豺狼、谷館、草補、芥補

卷二十 下孟

諸馮、負夏、鳴條、畢、

郢、符、節、鄭、

溱、洧、杠、梁、

足補、腹補、耆君有服、原泉、

檮杌、溝澮補、倢、鐵、

鼻補、上帝、日至、右師、

纓、

卷二十一 下孟

旻天、百官、少艾、舜井

琴、弤、棲、牀、

忸怩、幽州、崇山、三危、

羽山、有庳、徂落、考妣

八音、南河、天視天聽補、陽城、

箕山、桐、割烹、有莘、

寺人補、司城、虞、虢、

垂棘之璧屈產之乘、吠補、接淅、

爵、祿、公、侯、

伯、子、男、卿、

大夫、元士、上士、中士、

下士、府史胥徒附庸、庶人在官、迭為賓主補

祭器、擊柝、委吏、乘田、

市井、庶人贄、師友補、皮冠、

旃、旂、旌、

卷二十二 下孟

杞柳附栝棬、湍水、雪、炙、

尸、冬日、夏日、性情

麰麥、耳補、芻豢、牛山、

鵠、熊掌、桐、梓、

梧、檟、樲棘、狼疾

文繡補、荑稗莠、

卷二十三 下孟

親迎、樓、曹、匹

凱風、任、淇、謳歌

司寇、燔肉、葵丘、歃血

四書名物考目錄終

四書名物考卷一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虎林　錢受益謙之　補

牛斗星杓司

大學

湯之盤銘章

盤

宋史田錫御屏風序曰。古之帝王。盤盂皆銘。几杖有戒。蓋起居必覩而夙夜不忘也。

孫奕示兒編云。塲屋屢出盤銘又日新賦及盤銘詩。學者往往多因方氏誤指爲瓶罌。故國學詩有食息不遑安之句。殊昧經旨。按正義曰。湯沐浴之盤而刻銘爲戒必於沐浴云者。蓋取其濯身浴德之意。故云日新又新。荀子曰。君者盤也。水者民也。盤圓則水圓。則盤非沐浴之器而何。

通義新定邵氏曰。日日盥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撣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盤頮之盤歟。

張氏叔輿曰沐浴之盤本鄭氏注沐謂滌髮浴謂盥手盤即內則少者所奉之盤語云浴乎沂亦謂盥濯而已古者浴有二義浴而盥手則與沐同此是也浴而澡身則更用杅玉藻所謂浴出杅履蒯席是也或問率以澡身言者奚與乎亦身也

仁山金氏曰盤沐浴之器也頭曰沐身曰浴禮沐用盤盥漱亦以槃則盤沐器也浴器亦曰盤古有盤盂之戒盂即杅亦浴器也銘字從名名者書也古者謂字書爲名釋文曰刻金曰銘古人之有訓戒勳業者

多刻之於金器若鐘鼎之類猶後世刻之於碑碣也然則刻字書於金故曰銘古者凡器必有銘蓋器爲常用之物而銘以自警之辭欲因器之常用而得以常警也

陸文裕公沐齋記云易曰日新之謂盛德屈木爲槃準以規矩挹水貯之時其寒煖以湔澡人身之污垢一新舊染用享上帝夫私欲猶垢污也顧可無沐浴之功哉　頮會　擐貪

邦畿千里章

邦畿

詩傳云畿疆也

詩疏云畿者爲之畿限疆畔故爲疆也

白虎通云京師者千里之邑號也法日月之徑千里

世紀云天子畿方千里曰甸服甸服之內曰京師

禮書春秋傳曰天子一圻周語曰規方千里以爲甸服王制曰千里之內曰甸則天子寰內五百里中爲王城百里爲郊二百里爲邦甸三百里爲邦削四百里爲邦縣五百里爲邦都

黃鳥

方言云驪黃自關而東謂之創鶊自關而西謂之驪黃或謂之黃鳥或謂之楚雀

說文云離黃倉庚也鳴即蠶生

通志略里語曰黃栗留看我麥黃椹熟不故又名黃栗留

格物總論云鶯大勝鴝鵒黑尾觜尖紅脚青遍身甘草黃色羽及尾有黑毛相間三四月鳴聲音圓滑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鶬鶊一名鶊庚或

謂黃栗留或謂之楚雀或謂之黃袍或謂之搏黍或謂之黃鳥皆此物也嘗椹熟時來在桑樹鳴則蠶熟

丘隅

爾雅釋丘云非人爲之丘李巡曰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也又云天下有名丘五其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

廣雅云小陵曰丘

風俗通曰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

詩箋云丘隅丘角也

淇澳　竹

詩地理攷云水經注美溝水東南注淇水博物志謂之與水流入於淇漢武帝塞決可用淇園之竹寇恂爲河内伐竹淇川治矢今通望淇川無復此物唯王蒭篇草不異毛典

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

竹譜云淇園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

演繁露云詩瞻彼淇澳綠竹猗猗陸機草木疏援爾雅云菉王芻也郭璞云即菉蓐草也予謂不然淇水古屬衛地又詩籊籊竹竿以釣于淇亦衛地也夫惟衛竹之大可爲河楗而其竿之長可以垂釣則其不爲王芻之草亦已明矣本朝之初試文必本注疏不得自主已說嘗試館職有以綠竹爲題者試人賦竹以爲釣淇之竹而涖試者共不從訓故黜之不取當鄭公嘗辨有司之誤矣

埤雅傳曰淇衛箘簵又曰淇衛之箭又曰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又曰伐淇園之竹以爲矢蓋淇之產竹土

地所宜故風人以此美武公之德也詩云瞻彼淇澳綠竹猗猗瞻彼淇澳綠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綠長則綠轉而青矣故是詩如此然其卒章又曰如簀如簀言盛也且曰如簀則又以明其爲竹矣

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

禮器云如竹箭之有筠

說文云箭矢竹也

呂氏春秋曰昔黃帝命伶倫爲律伶倫自大夏之西阮隃山之陰取竹之嶰谷斷兩節間長六寸九分而

吹之爲黃鐘之宮律之本也。

竹譜云。竹曰靑士。類有六十一焉。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有箭竹節間三尺堅勁中爲矢。筩簵亦堪爲矢。箭大者爲筆。　又云竹根曰鞭。以鞭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　又云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根榦將枯。花䈏乃縣。

華陽國志云。哀牢夷有竹。其節相去一丈。名僕竹。南荒有𥮉竹長百丈圍三丈。餘可以爲大舟。笋味甚美。成都有竹名對靑。半靑半紫。二色相映可愛。南垂界

有百葉竹。一枝百葉故名。又云篣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卽斃。錦江心礄石上產桃竹可爲杖。竹性中虛此竹獨實類木。

異苑云。吳郡桐廬人嘗伐竹。見一竹雉頭蛇身。變猶未盡。此蓋竹爲蛇。蛇爲雉也。

謝莊詩云。直而不介。弱而不戲。杳裊人圍。蕭瑟雲帳。推名楚潭。美質粱池。

江逌賦云。有嘉生之美竹。挺純姿於自然。含虛中以象道。體圓質以儀天。託宗異䕶。列族圃田。

篴踼　樝然　簣貴　筠匀　箘郡　簬路　䈏復　縣懸同　苄屑

篣逆

切磋琢磨

爾雅云。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

周禮百工飭化八材。鄭玄註八材珠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所謂誠其意章

意

內經曰。心藏神。脾藏意。

靈樞經曰。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在謂之志。

荀子曰。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

肺肝

白虎通云。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

內經云。肺藏魄。疏精氣之匡佐也。靈樞曰。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肝藏魂。疏神氣之輔弼也。靈樞曰。隨神而往來者謂之魂。　又云。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

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黃庭經云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煙字含明。

目 附眼

釋名云。目默也。默而內識也。眼限也。瞳子限限而出也。

春秋元命苞云。目肝之使。

國語單穆公曰。夫目之察度也。不過步武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

韓子曰。臣患知之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

倦游雜錄凡視五色皆損目。惟黑色無損。李氏有江南日中書皆用皂羅糊屏風。所以養目也。

神囘元云。目神名虛監。生字道童。

手

釋名云。手須也。事業之所須也。

眞誥云手爲人闕

韓子曰。名實相須而成。形體相應而生。故一手獨拊。雖疾無聲。故曰左手畫圓右手畫方。則不兩成。

屋

釋名云。屋奧也。其中溫奧也。大屋曰廡。廡幠也。幠覆也。幷冀人謂之房。房正也。屋之正大者也。

論衡云。屋覆人形宅居人體。

楊子曰。震風凌雨。然後知厦屋之爲帡幪。

家語周公居冢宰之尊而猶下白屋之士。日見百七十人。注白蓋之屋以茅覆之。

郡國志秦州俗其居入板爲屋。故詩曰在其板屋。備我甲兵。

體 附形 軀

釋名云。體第也。骨肉毛血表裏大小相次第也。形有形象之異也。軀區也。是衆名之大總若區域也。

眞誥云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

拊弁 廡武 幠呼

所謂修身章

身

釋名云。身伸也。可屈伸也。

內經云。身半巳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

半已下共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

六微旨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中人氣從之

文子曰人受天地變化而生天有四時五行九曜三百六十日人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節天有風雨寒暑人有取與喜怒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人與天地相類而心爲之主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月失行薄蝕無光風雨非時毀

折生災五星失行州國受其殃天地之道尚由愛其神明人之耳目何能久燻而不息精神何能馳騁而不乏是故聖人守內而不失外

孝經援神契云人頭圓像天足方法地五藏像五行四肢法四時九竅法九分目法日月肝仁肺義腎智心禮膽斷脾信膀胱決難髮法星辰節法日歲腸法鈴

心

釋名云心纖也所識纖微無物不貫于心也

元命包云心者火之精成于五故人心長五寸

白虎通云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內外別音語火照有似于禮上下分明　又云目爲心視口爲心譚耳爲心聽鼻爲心嗅是其支體主也

內經云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　又云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管子曰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也

心處其道九竅循理耳目者視聽之官也夫心有欲者物過而目不見聲至而耳不聞也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

淮南子曰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　又云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接而說之不知利害嗜欲也食之不寧于體聽之不合于道視而不便于性三宮交爭以義爲制者心也

荀子曰耳目鼻口形能各有所接而不相能也夫是

之謂天官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聖人
清其天君正其天官
解蔽云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
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故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曲中心不可劫而
使易意
意林云心者衆智之要物皆求於心
老子曰王者國之心也心治則百節皆安心擾則百
節皆亂故其身治者支體相遺也其國治者君臣相

忘也
括地圖云無咸民食土死即埋之其心不朽百年復
生去王關四萬六千里
所謂齊其家章
苗
公羊註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
呂氏春秋曰苗其弱也欲孤（欲得其孤特疏數適中則茂好也）長也
欲相與居（相依助不僵仆）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爲族乃
多粟

所謂治國章
桃
埤雅云桃有華之盛者其性早華又華於仲春故周
南以興女之年時俱當桃生三歲便華果故首雖巳
白其華子之利可待也然皮束莖幹頗急四年以上
宜以刀劃其皮故周南取少桃以興所謂桃之夭夭
是也一章曰灼灼其華者灼灼其華之紅而麗也言
女以盛時而嫁二章曰有蕡其實蕡大貌蓋桃性更
七八年便老老則子細此言少桃故曰有蕡其實言

非但有華色又嫁而有子夫婦之道成焉二章曰其
葉蓁蓁蓁蓁盛也言能成其家又以芘其所賴也且
桃性華葉齊生至於有蕡其實然後其葉蓁蓁故其
序如此
典術云桃者五木之精故厭伏邪氣制百鬼今人作
桃符著門以厭邪
述異記云桃之大者謂之木桃詩云投我以木桃是
也
劃（麗）
所謂平天下章

矩

周髀算經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夫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

少昊乘兌執矩司秋注云。金爲義。義者成。成者方。故爲矩。

山

春秋元命苞曰。山者氣之包。所以含精藏雲。故觸石布山。

爾雅曰。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　又曰。山大而高曰崧。山小而高曰岑。多草木曰屺。無草木曰岵。石戴土謂之崔嵬。土戴石爲砠。

山海經禹曰。天下名山經五千三百七十六萬四千五十六里。其餘小山甚衆不足記。天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二萬六千里。出水之山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銅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樹穀也。

春秋說題辭曰。山之爲言宣也。含澤布氣。調五神也。

又云。陰含陽。故石凝爲山

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

釋名云。山產也。言產萬物

尚書大傳曰。夫山生材用無私。爲焉四方皆伐無私與焉。出雲雨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以饗。

淮南子曰。八紘之外。乃有八極。東北方曰方土之山曰蒼門。東方曰東極之山曰開明門。東南方曰波海

之山曰陽門。南方曰南極之山曰暑門。西南方曰編駒之山曰白門。西方曰西極之山曰閶闔之門。西北方曰不周之山曰幽都門。北方曰北極之山曰寒門。

河圖云。山地之幹也

說苑云。五岳何以視三公。能大布雲雨焉。能大斂雲雨焉。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滿天下。施德溥大。故視三公也。

列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曰岱輿。圓嶠。方壺。瀛洲。蓬萊。五山之根無所連着。帝命禺彊使

巨鰲十五舉首而戴之五山始峙而不動而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鰲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沉於大海

蜀王本記天爲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　砠俎

石

釋名云山體曰石石硌硌也堅捍硌也山多大石曰礐礐學也大石之形學學然山多小石曰墽墽磽也每石堯堯獨處而出見也礫小石也磊衆石也碣文石也琅玕石似珠也碔玞石似玉也

春秋說題辭云周易艮爲山爲小石石陰中之陽陽中之陰陰精輔陽故山含石石之爲言託也託立法也

博物志云地以石爲之骨

物理論云土精爲石石氣之核也氣之生石猶人筋絡而生爪牙也

周禮大司寇以嘉石平罷民有罪者坐諸嘉石以肺石達窮民凡煢獨老幼之欲復於上而未達者立於肺石注曰嘉石文石也肺石赤石也

本紀梁天監初詔于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有一函有龍蛇方懸才高抱歎豪門陵賤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　岩卯　磝敖　碭蕩

貨

說文云古者貨貝而寶龜貝海甲蟲也至周而有泉到秦廢貝行泉

漢書云王莽時八貝四寸八分已上二枚爲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寸六分已上一朋直五十公貝二寸四分已上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已上一朋直

十不盈寸二分不得爲朋每枚直錢三是爲貨貝五品貝不盈六分不得爲貨

歸藏云有人將來遺我貨月以至則徹以求則得有喜將至

郭璞貝贊曰先民有作龜貝爲貨貴以文采賈以小大簡則易資犯而不過

寶

爾雅云琛寶也美寶爲琛

管子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漢珠起于赤野先王

爲其從遠其至之難。故託用于其重以珠玉爲上幣。

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

史記梁惠王曰。寡人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齊威王曰。寡人以爲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盼子黔夫種首者。將以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

淮南子曰。夫夏后氏之璜。不能無考。瑕也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絲結也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今志人所短忘人所長而求得賢乎天下。則難矣。

地境圖云。凡觀金玉寶劒銅鐵。皆以辛之日待雨止。

明日平旦及黃昏夜半觀之所見光白者玉也。赤者金。黃者銅。黑者鐵。

口

說文云。口人之所以言食也。

鬼谷子曰。口者機關也。所以開閉情意也。可以食。不可以言

養生經軍營之中有甘泉。軍營口也。甘泉唾也。

養生要解口爲華池。

傅子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情莫多妄。口莫多言。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

杜如體論束修之業其上在于不言其次在于寡知也故諺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漢書周昌曰臣口不能言心知其不可。

燕書司馬流與蘇峻戰食不知口處

中國 四夷

管書曰考羲軒於往統肇承天而理物訊炎昊於前辟爰制地而疏疆襲冠帶以辨諸華限要荒以殊遐裔區分中外其來尚矣。

玉海云。禹貢甸侯綏服謂之中國。要荒謂之夷蠻。

國策曰中國者聰明脣智之所居也萬物財貨之所聚也。聖賢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藝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

後漢東夷傳序云。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

王制疏云東方謂之夷者。風俗通云東方人好生。萬物觝觸地而出夷者觝也其類有九依東夷傳九種

一曰玄菟二曰樂浪三曰高驪四曰滿飾五曰鳧臾六曰索家七曰東屠八曰倭人九曰天鄙南方曰蠻者風俗通云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蠻者慢也其類有八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天竺二曰咳首三曰僬僥四曰跂踵五曰穿胸六曰儋耳七曰狗軹八曰旁脊西方曰戎者風俗通云斬伐殺生不得其中戎者兇也其類有六李巡注爾雅云一曰僥夷二曰戎夷三曰老白四曰耆羌五曰鼻息六曰天剛北方曰狄者風俗通云父子嫂叔同穴無別狄者辟也其行邪

辟其類有五李巡注爾雅云一曰月支二曰穢貊三曰匈奴四曰單于五曰白屋 胝 𧆞 僬

府庫

玉海云周官有大府內外天王泉府而無掌庫之官蓋府庫通言曲禮作府言府在庫言庫
禮記云季春之月審五庫之量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器庫五曰宴器庫
周禮天子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左傳疏鄭玄云府謂寶藏貨賄之處庫爲車馬兵甲之處又大學云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則庫亦藏財貨非獨車馬甲兵也
易林云武庫軍府甲兵所聚
說文云庫兵器所藏帑金帛所藏府文書所藏
春秋曜鉤云軫南衆星曰天庫天庫者天子藏府
又云離珠五星在須女北爲藏府 又云咸池天潢五帝車舍也
韓詩外傳云晉平公藏寶之臺燹公子宴賀曰臣聞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農夫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櫃昔桀紂聚斂爲天下戮今皇天降災於藏臺君之福也 坐
唐書裴延齡建言左藏天下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別列舍以檢盈虛於是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折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贍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
五代史後唐明宗廢內藏庫四方所上物悉歸之有司 賸 賸

馬乘

疏案書傳上飾車駕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下云伐冰之家百乘之家。此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

伐冰

疏按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喪浴用冰。喪大記注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

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三倍其冰 春始治鑑。鑑如甄大口以盛冰置食物於中以禦溫氣春而始治之為二月將獻羔而啓冰

凡外內饔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夏頒冰。掌事秋刷。刷清也鄭司農云刷除冰室當更內新冰

月令云。仲春之月。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又云。季冬之月。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冰。冰以入。

左傳申豐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 十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豳風

百乘

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

菑害

洪範傳云。凡有所害謂之菑。無所害而異于常謂之異。

四書名物考卷一終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虎林 錢受益謙之 補
牛斗星杓司

中庸

天命之謂性章

須臾

昇菴集云儀禮聘禮速賓辭曰寡君有不腆之酒請吾子與寡君須臾焉注須臾言不敢久古者樂不踰辰燕不移漏故少頃之間皆稱須臾

毗曇論云一刹那者翻爲一念一怛刹那翻爲一瞬六十怛刹那爲一息一息爲一羅婆三十羅婆爲一摩睺羅翻爲一須臾又僧祇律云二十念爲一瞬二十瞬名一彈指二十彈指名一羅預二十羅預名一須臾一日一夜有三十須臾

喜怒哀樂

白虎通云夫喜怒哀樂之發與淸煖寒暑其實一類也喜氣爲煖而當春怒氣爲淸而當秋樂氣爲太陽而當夏哀氣爲太陰而當冬四氣者天與人所同有也非人所當畜也故可節而不可止也明王正喜以當春正怒以當秋正樂以當夏正哀以當冬上下法此以取天之道春氣愛秋氣嚴夏氣樂冬氣哀愛氣以生物嚴氣以成功樂氣以養生哀氣以喪終天之志也　喜怒之感哀樂之義不獨在人亦在於天而春夏之陽秋冬之陰不獨在天亦在於人人無春氣何以博愛而容衆人無秋氣何以立嚴而成功人無夏氣何以盛養而樂生人無冬氣何以哀死而恤喪

天無喜氣亦何以煖而春生育天無怒氣亦何以淸而肅秋殺天無樂氣亦何以踈陽而夏養長天無哀氣亦何以激陰而冬閉藏故曰天乃有喜怒哀樂之行人亦有春夏秋冬之氣者合類之謂也

翼奉傳云西方之情喜東方之情怒下方之情哀上方之情樂

天　地

三五歷紀曰未有天地之時混沌如雞子溟涬始可濛鴻滋分歲起攝提元氣啟肇

列子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張湛注曰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者變之究也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淮南子云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九州之外有八埏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

河圖括地象云天左動起於牽牛地右動起於畢

洛書甄曜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則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

考靈耀曰從上臨下八萬里

三清三天正法經云天圓十二綱地方十二紀天綱運關三百六十輪為一周地紀推機三百三十輪為一度天運三千六百周為陽勃地轉三千三百度為陰蝕天氣極於太陰地氣窮於太陽故陽激則勃陰否則蝕陰陽勃蝕天地氣反天地氣反乃謂之小刼天運九千九百周為陽蝕地轉九千三百度為陰勃

陽蝕則氣窮於太陰陰勃則氣極於太陽故陰否則蝕陽激則勃陰陽蝕勃則天地改易天地改易謂之大刼

祛疑說云自天統開於子輕清之炁一萬八百年升而為天天之晶華凝結而為日月星辰成象既著功用乃行地統開於丑重濁之炁一萬八百年凝而為地地之靈氣融結而為山川河嶽成形既定肸蠁攸召

關令內傳曰天地南午北子相去九千萬里東卯西酉亦九千萬里四隅空相去九千萬里天地相去四十萬里

廣雅云天圜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從地至天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七里半下度地之厚與天高等

說文云天顛也至高無上從一大也

春秋說題辭云天之言顯也居高理下為人經紀故其字一大以鎮之此天之名義也天之為體中包乎地日月星辰屬焉

楊泉物理論云天者旋也均也積陽純剛其體廻旋羣生之所大仰又曰水土之氣升而爲天
晉書云天如雞子白地如雞子黃居於天內天大而地小表裏有水四海之表浮於元氣之上天地者乘元氣載水而行也
元命苞曰地者易也言養物懷仁交易變化含吐應節故其立字土力於一者爲地
長盧子曰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

居業錄云朱子謂天以剛風旋滾得地在內不陷伯岐曰大氣舉之邵子云天依形地附氣天地自相依附三說皆精當 鑾 緗

人皆曰予知章

罟 擭 陷阱

周禮小宰獸人掌罟畋獸辨其名物 又冥人爲阱擭以攻猛獸以靈鼓敺之又雍人凡害於國稼者春令爲穽擭秋塞穽杜擭
丹鉛總錄云罟擭以罟爲襁而掛之陷穽焉臽如穽以陷苦擭以屏翳禽獸今之扣網也陷阱以陷墜禽獸今之賺坑也 羂 絹 賺 洪

天下國家章

白刃

淮南子氾論訓曰未嘗灼而不敢握火者見其有所燒也未嘗傷而不敢握刃者見其有所害也高誘注云刃五刃也刀劍矛戟矢也
原道訓曰刃犯難而鐏無患者何也以其託于後位也注云鐏矛戈之鐏刃矛戈之刃刃在前故犯難鐏

在後故無患
說林訓曰鐏之與刃孰先弊也
司馬法曰夏后氏正其德也未用兵之刃故其兵不雜殷義也始用兵之刃矣周力也盡用兵之刃矣

子路問強章

衽金革

中庸管窺曰衽衣衿也論語被髮左衽之衽金銅鐵之屬革皮也以皮爲繩穿金葉以爲甲也

索隱行怪章

塗

呂子曰。孔子用魯。男子行乎塗右。女子行乎塗左。財物之遺者。民莫之舉

楚辭廻朕車而復路。及迷塗之未遠

陶淵明辭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

李太白詩畏塗巉巖不可攀

君子之道費章

鳶

埤雅釋鳥云。鳶烏醜。其飛也翔。高飛曰翔。布翼不動曰翔。鳶鴟也。摩風廻翔。故其飛也翔。曲禮曰。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禽經曰。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詩曰。鳶飛戾天。魚躍於淵。鳶鈍者也而乘風。以風作之則高飛。魚潛者也而乘氣。以氣作之則深躍。故詩以況君子作人之盛。昔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今人乘風放紙鳶。鳶輒引絲而上。令小兒張口望視。以洩内熱。蓋放於此。昔說覩魚翼而創櫓。視鴟尾而製拖。 拖 舵

魚

合璧事類云。魚鱗物之總名也。其種族尤繁。名言所不可既也。然其大者爲鯨鯢。小者瑣瑣不足論。鯨雄鯢雌。鯨大者長數千里。小者亦數千尺。眼睛爲明月珠。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皆驚畏而逃匿。莫敢當者。鯢大者亦長千里。海中所有也。其他如鰷鰣鰋鯉鱒魴鱧鮪。詩人所述。豈容一二數哉。

爾雅云。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 又云。魚屬連行。 又云。魚有力者徽。疏云。凡魚之强大多力。異於羣輩者名徽。 又云。鯤魚子。疏凡魚之子總名鯤。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

埤雅云。魚無耳聽

淮南子云。鳥生於木。魚生於水。木上蕣。水下流。故鳥飛而高。魚動而下。 又云。月者陰之宗。是以月虧則魚腦減。月盈則魚腦盈。

家語云。魚之大者名爲鱄鯨。其小者名鯫。

嶺南異物志云。海中有二島如黛。相去各六百里。有

大魚出其間因鳴吼吹沫𩺰掛一山巔海中暴風雷
雨露皆雁雜以泥涎七日山爲之圻。
物類相感志云魚始雷向下。未驚聲頭皆向上。
芝田錄云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鰷條 鱨常 鰋彥 鱒遵 魧抗 鮕古 鮠委 徽灰 鮞而 鰲
谷 腦囟

淵

李蕭遠運命論云。水通之斯爲川。塞之斯爲淵。
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流者命之曰淵。

荀勸學云。積水成淵而蛟龍生焉。
陸士衡賦云。佇重淵以育鱗。

道不遠人章

柯

疏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
汲冢周書曰。欲伐而不得生斧柯。

君子素其位章

射 正 鵠

周禮射人以射法治射儀。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
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
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
獲一容。樂以采蘩五節二正。
周禮司裘鄭注云。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
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鄭司農云。鵠鵠毛也。
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謂之鵠
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而難中。是以中之爲儁。亦
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己志。用虎熊豹麋
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

儀禮大射之儀。鄭注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
正。正鵠皆鳥之捷黠者。
留青日札張布曰侯。侯中者曰鵠。鵠中者曰正。正中
者曰槷。侯四尺。鵠二尺。正四寸。質二寸。射儀注曰。正
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也。
正平尺。直曲尺。木工器名。 鳱于 槷臬

辟如行遠章

帑

疏云。帑子也。古者謂子孫爲帑。故甘誓云予則帑戮

及於人則妻子爲祭於鳥則鳥尾爲祭左傳云以害鳥爲祭是也

鬼神之爲德章

鬼神

祭義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之至也衆生必死死必歸土此之謂鬼骨肉斃于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以爲黔首

則百衆以畏萬民以服

祭法云大凡生于天地之間者皆曰命其萬物死皆曰折人死曰鬼 又云山陵川谷丘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怪物皆曰神

祭祀

尚書大傳曰祭之言察也察者至也言人事至於神也

爾雅曰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祭山曰庪縣祭川曰浮沉祭星曰布祭風曰磔是類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 瘞(意) 庪(軌) 磔(翟) 禡(罵)

舜其大孝章

天子

說文云古之神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

公羊注云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

呂氏春秋云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

獨斷云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

帝王略論王肅云王者雖號稱帝不得稱天帝而曰天子乃天之子子之與父尊卑相去遠矣金光明經云以天護故復稱天子

四海

釋名云海晦也主承穢濁其水黑如晦也

列子云渤海之東有大壑焉實惟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無減焉

博物志云天地四方皆海水相通地在其中蓋無幾

也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又云。四海之外皆復有海。東海共稱渤海又謂之滄海。南海之別有漲海。西海之東有青海北海之別有瀚海。

柳文云。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北無北。其南無南日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爲明。其塵霾之穢不處也。必泊之西灘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

山海經云。大荒中有山曰天臺。海水入焉。又云。扶

桑在碧海之中。有天帝宮。太眞東王所居。有蓬萊山周廻五十里。別有玄海繞山。其海水色正黑謂之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又云有岐海。紉海。少海。

關令內傳云。天有五億五萬五千五百五十里。地亦如之。各以四海爲脈。

初學記云。凡四海通謂之裨海。裨海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海曰百谷王。海神曰海若。海一云朝夕池。一云天池。亦云大壑巨壑。

尸子云。海水三歲一周流波相薄故地動。

留青日札云東海南海易窮。漢使東道極於黑齒國。南道極於烏弋山離國。此亦當是西南也。烏弋山離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又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云。于闐水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其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班固賦西濫河源。東濟海漘。北動幽崖。南趯朱垠。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法苑云。大海爲八維之浸。日月爲四方之燭

補齋記晏子曰。吾聞江深五里。海深十里。

支扶 闐田 漘辰 趯踼

宗廟

釋名云。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

白虎通曰。祭宗廟所以祈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

說文云。亡者神無所依據孝子以主繼心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

摯虞決疑要注曰凡廟之主藏於戶外西牖之下有石函故名宗祏。

子孫

哀公問云子也者親之後也身也者親之枝也

西漢杜欽傳云子者父之陰也

史越世家云家有長子曰家督

儀禮云父爲長子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以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史記本傳云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

玄孫

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

無憂章

追王

禮記大傳云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註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文王稱王早矣於殷猶爲諸侯於是著焉疏中庸云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者謂以王禮改葬耳不改葬文王者先以王禮葬故也此大王王季追王者王迹所由興故追王也所以追王者以子爲天子而不以卑臨尊若非王迹所由不必追王也

儀禮子夏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物原云周武王始制追王禮晉文公始制追封禮

舊唐書王彥威曰據禮經三代之制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祖之外又祖有功而宗有德故夏后氏祖顓

頊而宗禹殷人祖契而宗湯周人郊祀后稷祖文王而宗武王自東漢魏晉漸違經意沿革不一子孫以推美爲先自始祖已下並有建祖之制蓋非典訓不可法也

葬

檀弓云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是故衣足以飾身棺周于衣椁周于棺土周于椁反壤樹之哉　又云吾見封之若堂者矣見若坊者矣見若覆夏屋者矣見若斧者矣從若斧者焉馬鬣封之謂

也今一日而三斬板而已封尚行夫子之志乎哉

又云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之幽之故也

祭

祭統云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疏追其不及之養而繼其未盡之孝也

喪

喪服四制云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

父母

表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母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母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

孝經云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左傳云父慈而教

列女傳魯母師魯九子之寡母也穆公賜號母師

稽含傳母訓曰慈

武王周公章

春秋

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　數朔　禘論　樂洛

祖廟　宗器　裳衣　時食

中庸輯略曰夫將祭必思其居處故廟則有司修除之祧則守祧黝堊之嚴祀事也宗器天府所藏是也若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數歷世寶之以傳後嗣祭

則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裳衣守祧所藏是也祭則各以所遺衣服授尸所以依神也時食若四之日獻羔祭韭之類以生事之也

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官師一廟曰考廟庶人無廟

禮稽命潛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日齊思親志意想見所好喜然後入廟

周禮膳夫凡用禽獻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賈公彥疏云春用羔豚者草物始生羔豚食而肥膳膏香者謂牛膏春木王火相土死羔豚爲其太盛牛屬中央土故以死之脂膏殺其氣夏行腒鱐膳膏臊者腒謂乾雉鱐謂乾魚膏臊犬膏腒鱐夏之暵熱而乾故食之爲其太盛夏時金死犬屬西方金故用死之脂膏煎

和之云秋行犢麛膳膏腥者秋時草物有實犢麛食之而肥故秋用犢麛膏腥謂雞膏雞屬東方木時木死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云冬行鱻羽膳膏羶者鮮謂魚羽謂雁冬魚之性定鴈又新來故用食之膏羶謂羊膏羊屬南方火冬時火死魚雁食之太盛故用死之脂膏煎和之冬行不言北方豕之脂膏者以其中央土王分於四時土賊水但無中央食法故不言豕之脂膏也

獨斷云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雁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春秋繁露云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母也

古薦禮文云天子四祭四薦諸侯三祭三薦大夫再祭再薦

事物類考沿革曰唐虞五廟夏后因之至商而七謂三昭三穆與祖之廟七也周兼文武二祧故九廟

腒渠　鱐宿　鱻鮮　沿元

昭穆

決疑要錄云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晉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

程公泰曰先儒謂祫祭之日羣昭向南者取其向明故謂之昭羣穆向北者取其深遠故謂之穆然而此特在室事者然耳至于堂事昭在東而向西則非取向明之義矣穆在西而向東則非取深遠之義矣況廟制定規左昭右穆蓋昭穆不以向南向北而得名左爲陽而有明顯之義故曰昭右爲陰而有深遠之義故曰穆也

漢書儀曰子為昭孫為穆昭西面穆東面春秋傳言大王之昭王季之穆又言文之昭武之穆此世序之昭穆不可易也周官塚人掌公墓之地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此葬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儀禮曰卒哭明日以其班祔禮記曰祔必以其昭穆此祔位之昭穆不可易也司士凡祭祀賜爵呼昭穆而進之祭統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賜爵之昭穆不可易也大傳曰合族以食序以昭穆此合食之昭穆不可易也生而賜爵合食死而葬祔

皆以世序而不可易則廟之昭穆可知矣

序爵

中庸輯略曰案禮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此序爵而尊卑有等所以辨貴賤也

序事

中庸輯略曰玉幣交神明也祼鬯求神於幽也故天地不祼則玉幣尊於鬯也故大宰贊之鬯則大宗伯涖之祼則又卑於鬯也故小宰贊之若此類所謂序事也先王貴德授位因能授職此序事所以辨賢也

旅酬

中庸輯略曰饋食之終酳尸之獻下逮羣有司更爲獻酬此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大抵祭必立尸必擇賓賓一人衆賓無數衆賓者賓之黨也其位在堂下西階之西祭則子姓兄弟皆會小宗祭則兄弟皆來大宗祭則一族皆至兄弟者主人之黨也其位在堂下阼階之東有司羣執事皆北面而立迎尸既入主人初獻主婦

亞獻賓三獻及尸主兄弟各相獻酢畢然後行旅酬凡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答主人者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先自飲謂引導之飲也旅衆也主人舉觶酌酒自西階酬賓主先自飲再酌以進賓受之奠而未飲兄弟弟子舉觶於長兄弟於阼階弟子者兄弟之後生者也長兄弟者兄弟之最尊者也弟子導飲而長兄弟亦奠而未飲賓取所奠觶於阼階酬長兄弟長兄弟西階前酬賓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以及執事者無

不偏卒飲者實爵於篚此旅酬之大略也又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其長亦先自飲如旅酬所謂下為上也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亦交錯以偏無次第之數謂之無筭爵所以逮賤者如此　酧 印

郊　社

郊特牲曰社所以神地之道也地載萬物天垂象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故教民美報焉家主中霤而國主社示本也　郊之祭也迎長日

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於郊故謂之郊牲用騂尚赤也用犢貴誠也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卜郊受命於祖廟作龜於禰宮尊祖親考之義也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爾雅云圜丘泰壇祭天也方澤泰折祭地也

周書作洛篇曰設丘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

周禮大宗伯之職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四圭有邸以祀天以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以旅四望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

通典曰黃帝封禪天地則郊丘之始矣又黃帝內傳曰王母既會帝於蓬萊帝歸迺築圜壇以祀天方壇以祀地此則圜丘方澤之始也

事物紀原云祀天於南郊祭地於北郊禮也漢平帝立王莽專政頗改祭禮云天地有合別著孟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祭天地於南郊南郊之合祀自

王莽始也

大戴禮郊止天子社止諸侯

禮記外傳曰王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於圜丘諸侯不祭天王注云天惟一帝鄭注以天有六帝星辰之位列於壇下燔牲玉於壇上　又曰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澤配以后土立冬之日祭神州地祇於北郊配以后稷

五經通義曰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自

丁寧辛者當自剋辛也。

春秋繁露云爲人子而不事父者天下莫能以爲可今爲天之子而不事天何以異是是故天子每至歲首必先郊祭以享天乃敢爲地行子禮也。

禘嘗

禮記云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

曰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疏云禘者陽之盛也者以禘祭在夏夏爲炎暑故爲陽盛嘗者陰之盛也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爲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成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

四書名物考卷二終

四書名物考卷三

中庸

哀公問政章

方策

演繁露云張蒼傳注柱下方書如淳曰方版也方策云者書之於版亦或書之竹簡也通版爲方聯簡爲策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策賦試者皆謂策爲今之書策不知今之書策乃唐世葉子古未有是也。

西溪叢語云正義謂方版簡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爲之爲之辭也以方出之謂以方版書而出之。

困學紀聞云古未有筆以書刀刻字於方策謂之削魯爲詩書之國故考工記以魯之削爲良。

楊子卮言云聘禮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

方方小而策大也。簡是一片版簡眾簡相連也。
刊削是去其故而更書。非必以刀刻字也。名者文也。
今謂之字。

蒲盧

文苑英華蒲盧賦云。究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可見。負幺麽之異族。能教誨而知變。大鈞所播。各異稟而殊方。二氣相生。遂改形而革面。初其穿土。取彼桑蟲。負以蜎飛之翼。寘諸蝸舍之中。以氣相感。以類相通。翡翡鼓翅。咽咽傳意。本乃與吾同物。孰云所畜非類。

薑尾潛出。蜂腰未備。將革故而就新。諒末同而本異。俱爲化育。別感生成。已革其狀。復移其情。蹋糞土而股戰。弄清風而翅輕。漸能羽化。永別跂行。謂我自然。莫知所以。化形如蝶。既以忘於神遷。委蛻若蟬。信難窮於天理。

埤雅云。細要曰蒲。一曰蒲盧。細要土蜂謂之蒲盧。義取諸此。中庸曰。夫政也者蒲盧也。亦或謂之果臝。今蒲其根著在土。而浮蔓常緣於木。故亦或謂之果蓏也。傳曰。在地爲蓏。在木爲果。詩曰不流束蒲。蒲性輕揚善浮。故此亦或謂之蒲。蒲亦善浮故也。淮南子曰。百人抗浮。說者曰蒲一名浮。蓋是矣。本草云。瓠類小者名瓢。瓢取諸薸。蒲取諸蒲。其義一也。

演繁露云。政猶蒲盧。眞是蒲與盧耳。以蒲盧爲螟蛉。誤始說文。

留青日札云。鄭玄以蜾蠃爲蒲盧。今按揚子曰。螟蛉有子。殪而逢蜾。蓋蜾蠃凡細蟲皆可銜去。必嚙死之。而寄生一子於其上。積四五蟲。乃以泥封之。久之卵得其氣而生。其初生也。必食其蟲俱盡。則可以啟封

而出戶矣。又大戴禮雉入海爲蜃。曰蜃蒲盧也。謂蜂也。沈子曰。蒲葦也。解頤新語曰。瓠之細腰者曰蒲盧。其說各異。

捫蝨新話沈存中曰。蒲葦不擇地而生。蓺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爲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說佀奸。然予嘗辯其非是。案細腰曰蒲盧。匏類也。故細腰土蜂亦謂之蒲盧。予以此方悟爾雅中庸之說。而鄭氏所注蓋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存中疑於地道敏政。遂以爲蒲葦。其實未知蜾蠃蒲盧之義。

楊升庵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匏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正如綬草綬鳥。皆名以鷊。青黑之茭青黑之鳩。皆名以雎也。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即蜾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此范處義之說也。 蛸悄 蠨蕭 蠯蠃並裸 蜾果 蠃螺 殪意 蝨蚤 茭薊 雎波

君臣　父子　夫婦　昆弟　朋友

白虎通曰。君臣者何謂也。君羣也。下之所歸心。臣者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

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兄弟者何謂也。兄者况也。况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百工

考工記云。國有六職。百工與居一焉。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或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或通四方之珍異以資之。或飭力以長地財。或治絲麻以成之。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 知者創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謂之工。百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爍金以爲刃。凝土以爲器。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此皆聖人之所作也。 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搏埴之工二。

既稟

周禮稾人。掌受財於職金。以齎其工。弓六物爲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春獻素。秋獻成。書其等以饗工。乘其事。試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誅賞。

案箭榦曰。稾弓弩矢箙名物見考工記。三等謂强弱中三等。

送往　迎來

周禮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舍則授館。令聚㰕。有任器則命環之。凡門關無幾。送

迎及驪。

象胥掌蠻夷閩貉戎狄之國使掌傳王之言而諭說焉以和親之若以時入賓則協其禮與其辭言傳之。凡其出入送逆之禮節幣帛辭命而賓相之。

掌訝掌邦國之等籍以待賓客若將有賓客至則戒官修委積與士逆賓于疆為前驅而入及宿則令聚欜及委則致積至於國賓入館次於舍門外待事於客及將幣為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

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致遠物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治其委積館舍飲食。 檬朼

朝

禮書周官之制。因地以辨服因服以制朝因朝以入貢則遠者不疏邇者不數不疏者不至於僻不數者不至於罷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則侯服每歲朝甸服二歲朝男服三歲朝采服四歲朝。衛服五歲朝要服六歲朝而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于京師則侯服更六見甸服更四見男采各二見矣。

曲禮云天子當扆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疏於覲只見君其摯與享皆受於廟位於廟門外而序入覲者取於辨分也春朝以行禮受摯於朝受享於廟位於廟門內而序進朝者取於通情也

周禮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時聘曰問殷覜曰視。 罷波

聘

周禮云玉人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鄭注特來曰聘。衆來曰覜聘有圭。覜有璋。蓋覜為除慝而已。故其儀物殺也。

禮書曰。輕財重義交人之道也。聽命達言使者之事也三輔人語輕財曰聘則聘之為義可知矣古者小聘曰問大聘曰殷。

聘義云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三讓而後傳命三讓而後入廟門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主國待客出

入三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　還(旋)積(自)乘(盛)

諸父　昆弟

爾雅云父之昆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

毛詩云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爾雅云男子先生為兄(先生為兄之兄恐當作弟字)後生為弟男兄也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為從父昆弟

南史王琳有子九人並知名長子銓學業雖不及弟

錫而孝行齊焉時人以為銓錫二王可謂玉昆金友

舊唐書述傳趙令儀兄弟六人韋述弟亦六人並詞學登科說曰趙韋昆季今之杞梓也　昆(見)

讒

荀子曰傷良曰讒

左傳云毀信廢忠希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謂之窮奇

風俗通云衆口鑠金俗說有美金衆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以見真偽此為衆口鑠金

從容

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待其從容然後盡其聲從即舂注舂擊也鐘聲必待其擊每一舂而為一容然後盡其聲從容優游不迫之意不急疾擊之則鐘聲之小大長短得以自盡

至誠之道章

禎祥

疏云國本有今異曰禎本無今有曰祥何胤云國本

有雀今有赤雀來是禎也國本無鳳今有鳳來是祥也

妖孽

說文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為妖禽獸蟲蝗之怪為孽

春秋傳申繻曰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　又云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人反德為亂亂則妖生

尚書大傳云貌之不恭厥咎狂厥極惡時則有龜孽

雞禍言之不從厥咎僭厥極憂時則有詩妖介虫之孽時則有犬禍視之不明厥咎豫厥極疾時則有草妖倮虫之孽聽之不聰厥咎急厥極貧時則有鼓妖豕禍思之不㕙厥咎霿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牛禍皇之不極厥咎霿厥極弱時則有射妖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霿蒙

蓍龜

禮記曰龜曰卜蓍曰筮

左傳曰蓍短龜長不如從長

白虎通曰蓍龜者天地之間壽考物也故問之龜象也天產也蓍數也地產也

管子云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龜與龍是也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為萬物先為禍福正

埤雅云蓍老龜舊故占以龜卜蓍筮

龜策傳曰蓍生滿百莖者其下必有神龜守之其上常有青雲覆之傳曰天下和平王道得而蓍莖長丈其叢生滿百莖方今八十莖巳上長八尺者卽難得六十莖巳上長滿六尺者可用矣龜一曰北斗二曰南辰三曰五星四曰八風五曰二十八宿六曰日月七曰九州八曰玉龜凡八名龜龜圖各有文在腹下此龜不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

論衡曰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筮者問地蓍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違可否而信吉凶子路問孔子曰豬肩羊膊可以得兆雚葦藁芼可以得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也夫蓍之為言耆也龜之為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周禮簭人掌三易以辨九簭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九簭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上春相簭凡國事共簭

古史考云庖犧氏作始有筮其後殷時巫咸善筮

禹穴碑云伏羲得神蓍而定皇策

禮書曰蓋大衍之數五十天地自然之數也虛其一以為本實其四十有九以為用分而為二以象兩儀

陽也掛一以象三陰陽與陰陽之中也陰陽變而爲四時四時歸奇而爲閏天道之變不過四而易之所營亦如之以至十有八變而後成卦則毋爻各三變矣

古者占筮之工謂之筮世本曰巫咸作筮筮人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洪範曰汝有大疑謀卜筮故舜禪禹武王伐紂而卜筮兼用此所謂大事大疑者也降於此則卜筮不相襲或卜若筮而已然太卜凡小事涖卜則小事亦卜矣記曰大事有時日月卜小事

無時日月有筮蓋此所謂大事者小事之大者也小事非不用卜以用筮爲主耳禮先筮而卜春秋之時魯桓公卜成季之生晉文公卜逆襄王獻公卜娶驪姬皆先卜而後筮何也物生自幽之乎明故有象而後有數卜筮自明求乎幽故先筮而後卜後世先卜後筮失之矣

雒書云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

禮統云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時長尺二寸

逸禮云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凡卜事眡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靁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占人掌占龜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凡占簭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說苑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郭璞云。涪陵郡出大龜。甲可以卜。緣中文似蝳蝐。俗呼爲靈龜。卽今觜蠵龜。一名靈蠵。能鳴。
古今注云。龜一名玄衣督郵。一名元緒。一名傴句。寶龜
一名昭兆龜寶其甲名神屋。
白孔六帖云。龜百歲一尾。千歲十尾。二百歲爲一總。龜千歲曰五總。龜千歲一聚。問無不知。
鄭玄曰。四體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占後右。
龜經云。龜一千二百歲。可卜天地之終始。何以言之

三千四十二。占於天地。千歲之龜甲黑。龜有五色。依時用之。青靈之龜春宜用之。西坐東向。赤靈之龜夏宜用之。北坐南向。
抱朴子云。千年之龜。五色具焉。其額上兩骨起似角。浮於蓮華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或時有白雲蟠蛇。龜蛇潜蟄則食氣。夏恣口而甚瘦。冬月蟄而大肥。
五代史云。龜。互物也。汙泥川澤不勝數。其死而貴於卜官者。用適有宜爾。而戴氏禮以其在宮沼。爲王者難致之瑞。戴禮雜出於諸家。其失亦以多矣。

玉海云。筮瀆不告。易以爲忌。龜厭不告。詩以爲刺。詹尹釋策。有問焉知。關廉立言。不疑何卜。
翟濯毛帗蕤笠蟜毒蜎脉背岑蛸卓
至誠無息章

日

禮統云。日者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
春秋元命苞曰。日之爲言實也。故日滿。滿故仁。仁故明。明故精在外。注曰。滿者常盛無虧也。
春秋內事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故

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又云。日者陽德之母。
五行傳云。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太紀。羣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冥晦。此其效也。故日者君丈夫兄之類。中國之應也。
范子計然曰。日者火精也。火者外景。主晝。居晝而爲明。處照而有光。
淮南子天文訓曰。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爰始將行。是謂朏明。至於曲阿。是謂旦明。至於曾泉。是謂蚤食。至於桑野。是謂晏食。

至於衡陽是謂隅中至於昆吾是謂正中至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餔時至於女紀是謂大還至於淵虞是謂高舂至於連石是謂下舂至於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馬是謂縣車至於虞淵是謂黃昏至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於虞淵之汜曙於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夏日至則陰乘陽是以萬物就而死冬日至則陽乘陰是以萬物仰而生晝者陽之分夜者陰之分是以陽氣勝則日修而夜短陰氣勝則日短而夜修

廣雅曰日光曰景日景曰晷日氣曰晛日初出爲旭日昕曰晞日溫曰煦日在午曰亭午在未曰昳日晚曰旰日將落曰薄暮日西落光反照於東曰反景景在上曰反景在下曰倒景煦日溫也晧日晝貌也曬日光也旰日晚也翌日明也晄日白也　又云日名朱明一名耀靈一名東君一名大明一名陽烏日御曰羲和

帝王世紀云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處正崑崙西鳥鼠山西南曰崦嵫又云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皆載烏

前漢書云陰陽往來馴積而變日南至其行最急急而漸損以至春分及中而後遲迨日北至其行最舒舒而漸益以至秋分又及中而益急

物理論云日者太陽之精也夏則陽盛陰衰故晝長夜短冬則陰盛陽衰故晝短夜長氣引之也行陽之道長故出於卯酉之北行陰之道短故出於卯酉之南春秋陽陰等故日行中平晝夜等也

五經通義曰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水宿

宿外遠人故寒東井火宿宿內近人故暑

尚書考靈曜曰日光照四十萬六千里地說書曰日照四十五萬里也

周髀曰日光外照徑八十一萬里

起世經云日天宮殿縱廣正等五十一由旬上下亦爾日有一千光明傍行而照五百光明向下而照日天宮殿常行不息六月北行於一日中漸移北向一俱盧舍未曾暫時離於日道六月南行亦一日中漸移南向六俱盧舍不差日道日天宮殿六月行時月

大宮殿十五日中亦行爾許
雜寶藏經難龍王問斯那云日之在上其體是一何以夏時極熱冬時極寒夏則日長冬則日短斯那云須彌山有上下道日於夏時行於上道路遠行遲照於金山故長而暑熱冬時行於下道路近行速照大海水故短而極寒　昕欣　炎灰　晻俞　㬠兹

月

乾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就月魄始明

春秋元命苞曰陰精為月日行十三度常胎任而受明精在内故金水内景

孝經援神契孔子曰日者天之明月者地之理月上屬為使婦從夫放月紀

尚書大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

禮斗威儀云政太平則月圓而多輝政升平則月清而明

五經通義云月中有兎與蟾蜍月陰也蟾蜍陽也與兎並明陰係陽也

呂氏春秋曰月羣陰之本月望則蚌蛤實羣陰盈月晦則蚌蛤虚羣陰虧夫月形於天而羣陰化於川

皇甫謐年歷曰月羣陰之宗光内日影以宵曜名曰夜光

張衡靈憲云月者陰中之宗積而成獸象蜍兎

釋名云月闕也滿則缺也晦灰也火死為灰月光盡似之也朔蘇也月死復蘇生也弦月半之名也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弦也望月滿之名也日月遥

相望者也

論衡云月一日一夜行二萬六千里與鳬飛相類

物理論云京房說月與星至陰也日照之乃光如以鏡照日而有影見　又云月水之精潮有大小月有虧盈

隋書云月者陰之精也其形圓其質清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覩其明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故半明半魄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

在其裏故不見也。

乙巳占云，月者太陰之精，積而成象，魄質含影，稟日之光以明照夜，以之配日，女主之象也。以之比德，刑罰之義也。列之朝廷，諸侯大臣之類也。是以近日則光斂，猶臣近君卑而屈也。遠日則光滿，爲其守道循法，蒙君榮華而體勢伸也。當日則蝕，猶臣僭君道而禍至於覆滅也。盈極必缺，示不可久盈也。月，闕也。陰道臣道妻道，不可使盈，理當恒缺也。其行遲，臣下之道也。行有弦望晦朔遲疾，陰陽政刑之等威也。

徐整長曆，月徑千里，周圍三千里，下於天七千里。

起世經云，西方一月分爲黑白，初月一日至十五日名爲白月，十六日已去至於月盡名爲黑月，此方通攝黑月合爲一月也。

瑜珈論云，由大海中有魚鼈等影入月輪，故其內有黑相現。

舊曆說曰，日猶火也，月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影，故朏生於向日，魄生於背日，當日則光盈，近日則明滅。

范子計然云，日者寸也，月者尺也，尺者紀度而成數，寸者制萬物陰陽之短長

漢書云，三十斤成鈞，一月之象。又云，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

七聖記曰，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隣黃文與月同居。鬱華日精，結隣月精也。

天洞經云，日亦名鬱儀，月亦名結璘。玉京山經云，左顧提鬱儀，右盼攜結璘　蜍余　挈扱　朏菲　朓挑

星辰

春秋說題辭曰，星之爲言精也，陽之榮也，陽精爲日，日分爲星，故其字日生爲星。

京房易傳云，星者陰陽之精，萬物之體，五行之形，其體在下，精耀在天，百官之命，各因其原。

感精符云，地爲山川，山川之精，上爲星，各應其州城分野，爲國作精符驗也。　又云，堯翼之精，星在南方，舜斗之精，星在中央，禹參之精，星在西方，湯虛之精，星在北方，文房之精，星在東方。

三五曆云，星者元氣之英也。

説文云萬物之精上爲列星

博雅云歲星木宿謂之重星或謂應星熒惑火宿謂之罰星或謂執法鎭星土宿謂之地候太白金宿謂之長庚或謂太囂辰星謂之鈎星太角謂之𣖻星天宿謂之參旗紫宮參伐謂之大辰太微房謂之明堂須女謂之婺女參謂之實沈昴謂之旄頭東井謂之鶉首張謂之鶉尾軫謂之鳥鶉營室謂之豕韋北辰謂之太堂天淵謂之紐茲妃星亦謂之太堂天淵亦謂之三淵軒轅謂之路寢輿鬼謂之天廟

靈憲云地有山嶽川谷井泉江河洞湖池沼陂澤溝壑以宣吐其氣也天有列宿星辰三百四十八座亦天之精氣所結成凝瑩以爲星也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居錯峙各有逌屬在野象物在朝象官在人象事其以神著有五列焉一居中央謂之北斗四布於方爲二十八宿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庶物蠢蠢咸得繫命。

增一阿含經云大星一由旬小星二百步。

樓炭經云大星闊七百里中星四百八十里小星二十里星是諸天宮宅。

瑜加論云諸星宿中其星大者十八拘盧舍其中者十拘盧舍最小者四拘盧舍

法苑珠林云若依内經此諸星宿並是諸天宮宅内有大杜依報所感福力光現若依俗書即云是石故宋時星落如石或云井星是天河石落故俗書云天河共地河相連故河内時有石落如須彌象圖山經云天空有河名耶摩羅於虛空中行亦有大石小砂

時有漏失即執爲星此非正經是俗所造妄述流行。

六經天文編云五行散之在陰以配日者謂之辰別之居方以會日月者亦謂之辰其實一也

左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是辰爲日月之會日月俱右行於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此聚會爲辰一歲十二會故爲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

入關語錄云。星辰若以日月之次為辰。則辰上恐本容二十八舍。若謂五星則不可稱辰。或恐只是言北辰。皆星也。何貴乎北辰。北辰自是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類 須 道 攸

土

說文云。土。吐生萬物者也。二象地之土。地之中吐物出形也。

書鄭注云。地當陰陽之中。能吐生萬物者土。

聖證論云。孔鼂曰。能吐生百穀謂之土。

華嶽

山海經云。華山削成而四方。高五千仞。其廣千里。

華山記云。山頂有池。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曰華山。

辛氏三秦記曰。華山在長安東三百里。不知幾千仞。如半天之雲。

水經注云。華山古之敦物山也。

唐玄宗太華山碑銘曰。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嶽鎮其域。西嶽太華山者。當少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華山。踞中土西偏。當七宮正位。是稱西嶽。石壁礫堅而雄竦。衆山奔走而傾附。其氣肅。其威振。其行配金。其辰直酉。前對華陽之國。後壓華陰之郡。左抱桃林之塞。右產藍田之玉。諒少昊之下都。卽蓐收之別館也。下有方氏真人金鼎石室。上有明星玉女仙草瑤池。茅龍一去。毛女千祀。前代帝王。多所佛覲。銘曰。巉巉太華。柱天直上。青崖白谷。仰見靈掌。雄峰峻削。菡萏森爽。是曰靈嶽。衆山之長。白帝西下。黃河北來。陰陽孕育。精氣徘徊。偶聖呈瑞。逢昏降災。玉

池神挹。石室仙開。海絕瀛洲。天遥玄圃。偉哉此鎮。峥嶸中土。鬼神作遊。風雲忽驟。高標赫日。半壁飛雨。

郭緣生述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開以通河流。故掌迹存焉。西京賦。巨靈贔屓。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迹猶存。

文苑英華楊敬之華山賦曰。嶽之殊巧。說不可窮。見於中大。崒崒而掌。峩峩而蓮。起者似人。伏者似獸。坳者似池。洼者似臼。欹者似弁。呀者似口。突者似拒。翼者似抱。

呂令問掌上蓮峰賦曰。衆山邐迤。曾何足仰。未若太華崪爲之掌。側成三峰。壁立千丈。伊昔太虛。結而爲山。伊昔巨靈。拓而爲掌。擘開元象。崛起原壤。當少陰而德合秋成。據丁酉而氣涵金爽。深沉其色。菡萏其狀。雲餞不映而其勢彌雄。塵露將袢而其高彌讓。掌形仙蹤。不容天壯。雖造次於自然。若鏘磨於意匠。晦夕霧而峯峰作隱。煦朝陽而衆壑相向。繇是考圖籍。高爲四嶽之先。聆靈奇。軌出九天之上。

昭文館記云。上有三峰。上接三光。中有石池二十八

所。上應二十八宿。青松綠竹。叢生高岡。白雲翠靄。旋於幽草。懷蘊金玉。蓄藏風雷。爲大帝之別宮。廼神仙之窟宅也。一稱太上山。

搔首集李白登落雁峰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矣。

李白詩云。西嶽崢嶸何壯哉。黃河如絲天際來。巨靈咆哮擘兩山。洪波噴流射東海。山峰却立如玉攢。翠崖丹谷高掌開。白帝金精運元氣。石作蓮花雲作臺。

續古叢編云。韓昌黎大華峰詩。始意退之自爲豪雋之詞。後見眞人關令尹喜傳老子曰。眞人遊時各坐蓮花之上。花輒徑十丈。香聞三千里。又北齊修文御覽有花生香一門專載此事。諸家集注韓詩皆遺而不收。特表出之。

國史補云。韓文公登華山之巔。顧視其險絶。恐慄。度不可下。乃發狂慟哭而欲縋山以下。遺書爲訣。時識其好奇之過。

沈佺期云。西鎭何穹崇。壯哉信靈造。諸嶺皆峻秀。中峰特美好。傍見巨掌在。勢如拓東倒。頗聞首陽去。開

折此河道。礙磚壓洪源。嵬峩戴青昊。靈泉紛亂瀑。天磴屹橫抱。

唐語林云。東夷人有識山者。徧拜五嶽。一拜而退。惟入關望華山。自關西門拜禮至山下。仰望咤曰。京師衣冠文物之盛。出此而致。

唐柳公傳舊聞記云。茲山峭拔若削。自非馭風憑雲。亦無有去理。

張旭序云。布五方則受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若廣獸奇蟲。山經有紀。經有望秩之禮。典有生殖之祀。蓋

所以宗山川而報功也。

大明一統志云。太華在今華州華陰縣。

李滄溟太華山記云。余既達側成四方中。不復知天不可升矣。余夫善載腐肉朽骨者乎。及俯三峰。望中原。見黃河從塞外來。下窺大壑。精氣之所出入。又未肯不爽然自失也。 屭別 屓係 𡺸沙 坳腰 邐邏 崒卒

咆袍 哮囂 磴鄧 砣怡

河 詳見九河

釋名云。河者下也。隨地下流而通也。

山海經曰。河源出崑崙之墟。崑崙山縱廣萬里。高萬一千里。去嵩山五萬里。有青白黑赤四河環其墟。其白水出其東北角。屈向東南流。為中國河。河百里一小曲。千里一大曲。發源及入中國。大率常然。

春秋說題辭云。河之為言荷也。荷精分布。懷陰引度也。

援神契曰。河者水之伯。上應天漢。

考異郵云。河者水之氣。四瀆之精。所以流化。故曰河潤千里。

乾鑿度云。天降嘉應。河水先清。三日清變為白。白變為赤。赤變為玄。玄變為黃。各三日。

河圖云。河導崑崙山。名地首。上為權執星。東流千里至規期山。名地契。上為距樓星。北流千里。至積石山名地肩。上為別符星。邪南千里。入龍首山。間抵龍門首。名地根。上為營室星。龍門上為王良星。為天橋。神馬出河躍。南流千里。抵龍首至卷重山。名地咽。上為卷舌星。東流貫砥柱。觸閼流山。名地喉。上為樞星。以運七政。西距卷重山千里。東至雒會。名地神。上為紀

星。東流至大伾山。名地肱。上為輔星。東流過洚水千里。至大陸。名地腹。上為虛星。

慎子曰。河下龍門。其流駛如竹箭。駟馬追不可及。

淮南子曰。河以逶迤。故能遠。 伾皮 逶威 迤以

名物考卷三終

中庸

水

南齊書張融賦曰分渾始地判氣初天作成萬物爲山爲川

孝經援神契曰計校九州之別土壤山陵之大川澤所注萊沛所生鳥獸所聚凡九百一十萬八千二十四頃

周語太子晉曰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

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爲川谷以導其氣陂唐汚庳以鍾其美是故聚不阤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

元命苞曰水之爲言演也陰化淖濡流施潛行也

又云水者天地之苞幕

尚書大傳云非水無以准萬里之平非水無以通遠道之重任

子華子云風含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水含太乙之中精故能動化萬物而行乎地中

列子云鯢旋之潘爲淵止水流水濫水沃水氿水雍水汧水肥水之潘皆爲淵是爲九淵（潘作瀋水之盤回處）

尸子曰水有四德沐浴羣生通流萬物仁也揚淸激濁蕩去滓穢義也柔而難犯弱而難勝勇也道江疏河惡盈流謙智也

文子云水之道上天爲雨露下地爲江河

白帖云水冠五行之始居六府之先至柔之性善利之功

玄中記云天下之多者水焉浮天載地高下無不至

萬物無不潤 阤致

草木　禽獸

說原云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故草木無知禽獸知而不全人則無不知也　動物本諸天故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故根順地而升降以津蓋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津於地而生養以天本諸天者其性溫本諸地者其體冷　又云草木一荄之細一核之微其香色葩葉相傳而生千載不變蓋根幹有生死而其神未嘗死也木植三百

六十松爲之長草植三百六十蓍爲之長。
爾雅云草。卉也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又云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西曰草。或曰莽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
爾雅疏云草說文作艸。隷變作艹。百卉也。又曰衆野草莽蒼之形。
尚書中候云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生郊。
大戴禮孟春冰泮百草權輿。
說文云木。冒也冒地而生東方之行也

元命苞云木者陽精生於陰故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爲言。觸氣動躍也其字八推十爲木。八者陰合。十者陽數。
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
邢昺爾雅疏云禽者擒也言鳥力小可擒捉而取之獸者守也言其力多不易可擒先須圍守。然後乃獲故曰獸也。通而爲說鳥不可曰獸。獸亦可曰禽。故曲禮鸚鵡不曰獸而猩猩通曰禽也。易曰王用三驅失前禽則驅走者亦曰禽也。又周禮司馬職云。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以此而言則禽未必皆鳥也。又鄭玄注周禮云凡鳥獸未孕曰禽周禮又云禽作六贄卿羔大夫雁。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以其小獸可擒故得通名擒也。
淮南子曰。鳥排虚而飛獸蹠實而走。
說文云鳥者羽禽之總名獸守備也。
說原云。飛者棲木食木。故鷹鸇之毛猶木。走者栖草食草。故虎豹之毛猶草。飛之類喜風。走之類喜土。在水者不瞑在風在地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

下睫接上。鳥雄者以左翼掩右。雌者以右掩左。故燒毛納水中。沉者是雄。浮者是雌。

寶藏　貨財

臨川戴氏曰寶藏如五金之礦貨財如菰蒲雀葦珍珠珊瑚之屬。
爾雅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玉焉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虚之璆琳琅玕

焉、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　又云鍾之寶山、銀有精光如燭。

大戴禮云。玉居山而木能潤。

管子云。上有丹砂者、下有黃金。上有磁石者、下有銅金。上有緑石者、下有鉛錫、上有赭、下有鐵。　又云、禹九年水、湯七年旱。人無饘有賣子者。湯以莊山之金鑄泉以贖之。禹以歷山之金鑄泉救人之困。

酉陽雜俎云、山上有葱下有銀、上有薤下有金、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傍破皆下垂。

後魏書云、銀出始興陽山縣。又出桂陽陽安縣、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白登山亦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宣武帝並置銀礦、每令採鑛。

梁書云、林邑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始興記云。小首山宋元嘉元年夏霖雨、山崩處光耀若星辰、居人往觀皆是銀鑠、鑄得銀也

湘州記云、曲江縣有銀山。山多雲霧。

廣州記云、廣州任山銀穴有銀砂。

水經云、房水山水源有金銀礦、洗取火合之以成金銀、

神異經云、西南有銀山長五十餘里、廣四五里、高萬餘丈、皆悉白金不雜土山

漢武内傳云、五百歲天下名山一開、開時金玉之精湧出

鹽鐵論云、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之傍以玉璞抵烏雀。

玉贊云、鍾山之寶、爰有玉華。光彩流映、氣如紅霞。君子是佩。象德閑邪。

陸士衡云、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

山海經云、珊瑚生海中、欲取之、先作鐵網沉水。珊瑚貫網而生、歲高二三尺、有枝無葉、形如小樹、因絞網出之、

漢花木考云、珊瑚初生色白。漸長變黃、初代肌理軟膩。見風則堅硬、無紅色者爲貴、若失時不堅則蠹敗。

珍玩考云、琅玕樹生海底。丹柯碧葉、與珊瑚略同、出

水紅潤旋變爲青。擊之作金石聲、五音相節。

大戴禮云、川生枝而岸不枯。

禮斗威儀云、德至淵泉、則江海出明珠。

尹文子云、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

任子云、丹淵之珠、沉於黃泥。

南越志云、海中有大珠、明月珠、水精珠

異物志云。合浦民善遊採珠、兒年十歲餘、便教入水採珠。官禁民採珠、巧盜者蹲水底、剖蚌得好珠。吞而出。

靈異記云、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綃、將去從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故曰泉客慷慨以泣珠。

幽明錄云。巴丘縣自金岡上二十里、名黃金潭、莫測其深、有瀨亦名黃金瀨、古有釣於此潭、獲一金鏁、引之遂滿一船、有金牛出、聲貌莽壯、釣人被駭、牛因奮躍還潭、鏁將盡、釣人以刀所得數尺、潭瀨因此取名。

韓子云、荊南麗水之中生金。

文子云、水之爲物、擊之無創、射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利穿金石、功濟天下。　又云、白水宜玉、黑水宜砥、青水宜壁、赤水宜丹、黃水宜金、清水宜龜、汾水濛濁而宜麻、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濁而宜菽、雒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力而宜黍、漢水重安而宜竹、江水肥仁而宜稻。

萑（環）　珣（旬）　玗（于）　琪（其）　琳（林）　泉（錢同）

黿　鼉　蛟　龍　鼈

拾遺記云、禹濟巨海、黿鼉爲梁

埤雅云、黿大鼈也、濶一丈、鼈以爲雄、黿鳴而鼈應、所謂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風化、即此類也。

廣雅云、海黿大一畝、重千鈞、

淮南子曰、燒黿致鼈、此以其類求之、舊說黿亦思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一曰黿亦卵生而影伏。

古今注云、黿一名河伯使者。

博物志云、屠黿解其肌肉、唯腹連於頭而經日不死、猶能齧物、鳥往食之、則爲所得、漁者或以張鳥雀

錄異記云、黿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爲鼃、白者爲鼈、俗

云鼉之身有十二屬肉漁人捕得之雖支分臠解隨
其巨細未投湯鑊者皆能跳走鼈與黿雖至大者如
蚊蚋嚼之一夕乃死
搜神記云千歲龜黿能與人語
顏籀稽聖賦曰黿鼈伏乎其陰鸕鷀孕乎其口
夏小正月剝鼉以爲鼓也
埤雅云䲧將風則踴鼉欲雨則鳴故里俗以䲧識風
以鼉識雨
晉安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

爲鼉鼓亦或謂鼉更則以其聲逢逢然如鼓而又善
夜鳴其數應更故也
續博物志云鼉一名土龍鱗甲黑色能横飛不能上
騰
本草云鼉口内涎有毒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形如
龍大極難死沸湯沃口入腹良久乃就剝老者多能
變化爲邪魅
物類相感志云狀若龍五色形長丈餘介冑備焉其
類長者能吐霧致雨聲甚可畏入穴中掘之如百人
掘之須百人取之一人掘即一人牽取不然終不可
出梁周興嗣背食其肉後爲鼉噴成惡瘡此物靈不
可食或能爲妖患害於人也
說原云鼉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背尾皆有鱗甲
能吐霧致雨善攻碕岸性嗜睡目常閉皮堅可冒鼓
禮記曰伐蛟取鼉登龜取黿鄭氏謂蛟言伐者以其
有兵衛也黿言登尊之黿鼉言取賤之
說文曰蛟龍屬也無角曰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
爲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笱水中即蛟去

埤雅云蛟能交首尾束物故謂之蛟
郭璞云蛟似蛇四脚細頸頸有白嬰大者數圍卵生
子生一二斛甕能吞人
述異記云虺五百年化爲蛟蛟千年化爲龍龍五百
年而爲角龍又五百年爲應龍𧊒蛇目圓蛟眉連生
大明一統志云大江中有蜧磯南有一石穴廣一丈
深叵測蓋蜧居也蜧即老蛟也此磯在今燕湖江口
有廟俗訛爲喬姬廟
春秋元命苞曰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

雲輿。

說文云龍鱗虫之長黃龍神靈之精四靈之長能幽能明能大能小春躍秋潛（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川）

埤雅云龍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

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

管子云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如蠶蠋欲大則函天地欲上則凌雲欲下則伏泉。

淮南子曰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雨奉足也。

又云羽嘉生飛龍毛犢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龍。

論衡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木中升天也蓋當雷電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從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

酉陽雜俎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

楚國先賢傳宋玉曰神龍朝發崑崙之墟暮宿于孟津超勝雲漢之表婉轉四瀆之裡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料江海之大。

陰陽自然變化論云驪龍之目見百里纖芥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

抱朴子云有自然之龍有蛇蝎化成之龍

大唐西域記云夫龍者畜也卑下惡類然有大威力乘雲馭風蹈虛履水非人力所制

南部新書云龍之性麤猛而畏蜈愛竹及空青而嗜

燒燕食燕肉人不可渡海

說原云龍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

或云龍無耳故以角聽

爾雅云鼈三足能

山海經曰從山多三足鼈

養魚經云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出水內鼈則魚不復去故鼈一名神守天地之性細腰純

雄大腰純雌大腰龜鼈之屬以蛇爲雄
易注云鼈九肋者勝
摭言云沅江鱉中九肋者稀
易林云龜鳴岐野鼈應於泉
淮南子云青泥殺鼈得莧復生
埤雅云鼈以眼聽蛸舂連脅甲垂也水居陸生
古今注云鼈一名河伯從事
博物志云九竅者胎化八竅者卵生龜鼈龍皆胎生
而影伏

名物考　卷四　十五

酉陽雜俎云鼈目白腹下有三（易注作天）字者卜（一作字）字
者不可食
野記云鼈伏隨日朝首東向夕首西向　又云鼈之
所在其上必有沫水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得之
燕山錄云羨羊以颮羨鼈以蚊
內典云鵲影生鼈思生
牠（也）笱（苟）蟓（能）蠋（蜀）颸（留）
大哉聖人章
禮儀　威儀

禮記疏周官爲體儀禮爲履周禮見于經籍其名異
者見有七處案孝經說云經禮三百一也禮器云經
禮三百二也中庸云禮儀三百三也春秋說云禮經
三百四也禮說云有正經三百五也周官外題謂爲
周禮六也漢書藝文志云周官經六篇七也七者皆
云三百故知俱是周官周官三百六十舉其大數而
云三百也其儀禮之別亦有七處而有五名一則孝
經說春秋及中庸並云儀禮三千二則禮器云曲禮
三千三則禮說云動儀三千四則謂爲儀禮五則漢

名物考　卷四　十四

書藝文志謂儀禮爲古禮經凡此七處五名稱謂並
承三百之下故知即儀禮也所以三千者其展行周
官五禮之別其事委曲條數繁廣故有三千也非謂
篇有三千但事之殊別有三千條耳
愚而好自用章
制度
黃氏日抄云愚意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度制
度者言制爲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
車

周禮云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　又云軫之方也以象地也蓋之圜也以象天也輪輻三十以象日月也蓋弓二十八以象星也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隼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旂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宮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風俗通云黄帝戰蚩尤於涿鹿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車因作華蓋　又云武王伐紂大風折蓋遂爲曲蓋　又云車一兩謂箱裝及輪兩兩相耦故稱兩

孝經援神契云王者德至山陵則山出木根車應載萬物虞舜德盛于山陵故山車出

淮南子曰見飛蓬轉而知爲車

釋名云黄帝造車故號軒轅氏

山海經云番禺生奚仲奚仲生吉光是始以木爲車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奚仲爲車正具物以時六材皆良

譙周古史考云黄帝作車少皥時略加牛堯形車乘白馬有虞氏因形車而制鸞車夏禹時奚仲駕馬廣

車之制度

玉海云車之制前軾而後戶前輈而後軫旁輢而首以較下軸而衡以軛對人者謂之輦如舟者謂之軿揉而相迎者謂之牙輈之曲中謂之前疾軏之上平謂之衡衡之材與衡之下木皆曰任以其力任於此也轂之端與輢之下木皆曰軹以其旁止於此也軫可以名輿可以名車達常可以名部軫前横木可以名輈此又因一材而通名也其爲車者有長轂有短轂有杼輪有侔輪有反揉有仄揉有兩輪有四輪有

有輻有無輻有曲轅有直轅（輂曲轅）有一轅有兩轅有直輿有曲輿（輈車曲輿）有廣箱有方箱有重較有單較者或駕馬或駕牛或輓以人或飾以物或漆或鞔皆因宜爲制稱事爲文然論其任重則同稱爲車論其等威則禮有屈伸名有揚也

韋玄成傳云四方同軌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法制齊也

文苑英華白行簡車同軌賦云推善御於有截被至治於無譁殊途同歸方見域中之大引重致遠是賭

天下爲家然則將利於時必徵所措旣同轍而異塗爰發軔而徂度周流勿越誠轉蓬之足施構轢非逾將推輻而可布至若假今無外隱爾如斯念徵至而必繼嘉大同而在茲固將混區宇會華夷始曳輪而寧齡遠迴終推轂而不失毫釐

轐（仆）軏（允）輣（冊）輢（倚）軹（止）轄（遂）偈（計）

書

孝經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蒼頡效象洛龜曜書丹青秀萌畫字宋均注曰奎星屈曲相鉤似文字之畫蒼頡視龜而作書則河洛之應與人意所惟通矣

淮南子曰蒼頡造書而天雨粟鬼夜哭高誘曰自書契作詐僞萌生去本趣末棄耕耨之業而務錐刀之利天知其將餓故爲雨粟鬼恐爲文所劾故哭也鬼或作兔恐有取毫作管之害及之故哭

說文序云黃帝之史蒼頡見鳥獸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別異也初作書契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於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

體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漢書注曰八體一曰大篆書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隸書八曰行書

魏書江式傳曰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敎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也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卽謂之籀書至孔子定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

事詞類奇云八分書（六分篆法二分隷）者秦羽人上谷王次中所作也隸書者秦下邽人程邈所作也草書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

江式論書表云漢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小篆也四

曰佐書秦隷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幡信也

困學紀聞云七音三十六字母出於西域豈所謂學在四夷者歟司馬公以三十六字母總三百八十四聲為二十圖次潨謂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華則一音詠一字梵則一字或貫數音　又云諧聲六書之一也聲韻之學尚矣爽潨謂五書有窮諧聲無窮五書尚義諧聲尚聲釋之序錄云古人音書止為譬況之說孫炎始為反語考

古編謂周顒始有翻切非也

文苑英華王起書同文賦曰四方有謐九區如一或簡牒而異制或草隷而殊質莫不揉摭其文錯綜其術由是日月所燭舟車所通布八體而咸若合六書而大同垂露成規既由近而及遠崩雲殊象亦自西而徂東流離輪囷之場輝映詩書之閒或蟲形而惟錯或鳥跡以相混匪來規於率土將作範於後王巧者莫能華其故暴者無能易其常則帝羲龍圖寧務其八卦史籒鸞篆徒列於三犇作墳疑

述九邦謝潨祭

禮樂

白虎通曰王者所以盛禮樂何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以防淫佚節其侈靡也

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

樂記云樂由中出故靜禮自外作故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王者功成作樂治

定制禮其功大者其樂備其治辨者其禮具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又云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別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樂以應天制禮以配地禮樂明備天地官矣

又云樂也者施也禮也者報也樂樂其所自生禮反其所自始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

舜典云脩五禮

周禮大宰六典三曰禮典以和邦國以統百官以諧萬民

小宰六職三曰禮職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事鬼神

大司徒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

大宗伯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同邦國以嘉禮親萬民

漢書云叔孫通爲高祖制漢儀十二篇

經典序錄后蒼東海人說禮萬言號曰后氏曲臺記

禮稽命徵云禮之動搖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

陽爲符日月爲明上下和洽則物獸如其性命

舜典帝曰夔命女典樂敎胄子

樂記云夔始制樂以賞諸侯

述異記南海有軒轅丘鸞歌鳳舞天帝樂也

孝經緯伏義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隋志伊耆有葦籥之音伏羲有網罟之詠葛天八闋神農五絃

帝系譜女媧命娥陵氏制都良管以一天下之音命聖氏爲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

呂氏春秋顓頊作承天之樂以祭上帝乃命鱓告作樂歌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而已

鈞命決伏義樂曰立基神農樂曰下謀祝融樂曰屬續少昊樂曰九淵

漢禮樂志昔黃帝作咸池顓帝作六莖帝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招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武言以武功定天下也濩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招繼堯也大章章也五英

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

史樂書注正義曰天有日月星辰地有山陵河海歲有萬物成熟國有聖賢宮觀周域官僚人有言語衣服體貌端脩咸謂之樂

晉志張六星星明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翼二十三星天之樂府俳倡星明大禮樂興 辯

夏

玉海云帝王世紀禹受封爲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陽翟是也周書武王問太公吾將因有夏之

居今河南是也

杞 今河南杞縣

案杞姒姓伯爵周二王後武王克商求夏禹苗裔得東樓公封杞以奉禹祀其地今開封府雍丘是也東樓公四傳而至武公武公十一年魯隱公立後嘗遷都緣陵又遷淳于淳于莒古之州國至閔公維之六年西狩獲麟後三十二年而國滅於楚

殷

玉海孔氏曰成湯之初以商爲號及盤庚後爲殷

海錄碎事云湯伐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者以契封商湯居殷受命故二號

曹氏曰盤庚復治亳之殷地湯之故居故兼稱殷商

朱氏曰商言其國殷言其地

論衡曰孔子吹律自知殷後

宋 今河南歸德府

案宋子姓公爵周二王後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紂爲不道微子抱祭器以奔周武王誅紂立其子武庚武庚以三監畔成王誅之中分其地封微子爲宋公以奉湯祀禮樂車服悉如商禮作賓王家其地應天府宋北應天是宋世應天睢陽是也其後數世孫穆公和之七年魯隱公立景公三十六年西狩獲麟後六世二百七年而齊魏楚共滅其國

周 成周今河南洛陽縣

案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商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縣是也敬

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

仲尼祖述章

祖

釋名云祖祚也祚先也

方言云鼻祖始祖也獸之初生謂之鼻人之初生謂之首梁益謂鼻爲祖或謂之鼻祖

襲

玉藻云服之襲也充美也是故尸襲執玉龜襲無事則裼弗敢充也

四時

爾雅曰春爲青陽一曰發生夏爲朱明一曰長嬴秋爲白藏一曰收成冬爲玄英一曰安寧

鶡冠子曰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釋名云春蠢也動而生也夏假也寬假萬物使生長也秋緧也緧迫品物使時成也冬終也物終成也四時四方各一時時期也物之生死各應節期而止也

時則訓曰孟春與孟秋爲合仲春與仲秋爲合季春

與季秋爲合孟夏與孟冬爲合仲夏與仲冬爲合季夏與季冬爲合孟春始嬴孟秋始縮仲春始出仲秋始內季春大出季秋大內孟夏始緩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畢季冬刑畢　緧 秋 內 納

川

國語云川氣之導也　又云陽失而在陰川源必塞

周禮云揚州其川三江荊州其川江漢豫州其川滎雒青州其川淮泗兗州幽州其川河泲雍州其川涇汭冀州其川漳并州其川虖池嘔夷　又云兩山之間必有川焉

楊子曰順則便逆則否者其唯川乎

前溝洫志云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

李尋傳王道公正脩明則百川脈理絡通

唯天下至聖章

聖

風俗通云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于天地條暢萬物也

白虎通云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家語云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

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又云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大戴禮哀公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知通乎大道應變而不窮測萬物之情性者也

孫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

五經鈎沉云聖人二儀既判懸象列躔八風有序四

氣錯衡覽日月而達陰陽之數消搖八節俯仰玄黃
彌綸天地之體窮竟有生之機聯天爲隣用醒已心
故曰生知不亦審乎。
淮南子曰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邪過者斟酌多
少不同各得其所宜。
論衡云。上天之心在聖人之胷。其譴告在聖人之口。
世無聖人不能知天。
姚信士緯云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
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以稟于天也。

傅子曰。聖人之道如天地諸子之異如四時四時相
反。聖人合而通焉　又云。聖人蹈機握杼織成天地
使萬物順焉人倫正焉。
筆譚新論云。體道者聖游神者哲體道然後寄意形
骸之外。游神然後窮變化之端。
荀子曰。聖人者道之極也。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郎命
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
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
通一孔不達今聖智爲病者或由此乎
考靈曜云。五百載聖紀符。

蠻貊

留青日札云南方之人曰蠻從虫絲聲。蛇種也。禮夏
官疏蠻縻也。以爲夷狄縻繫之以政教。書三百里蠻
注蠻慢也風俗君臣同川而浴。極爲簡慢。貊說文北
方國豸種。本作貉。孟子大貉小貉也。或作貊。史記胡
貉月氏師古曰東北方三朝之屬。南中志云貊大如
驢狀頗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廣志云貊色蒼

白。其皮温煖皆似未明。余嘗因蠻貊之義而推四夷
之名。莫非禽獸取義也　貉（邪氏文）

舟

山海經曰。番禺始作舟。
墨子曰。巧倕作舟。
呂氏春秋曰。虞姁作舟。
淮南子曰。古人見竅木浮而知爲舟。
東晳發蒙記云。伯益作舟。
物理論云。化狐作舟。

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 又云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

爾雅云舫舟也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庶人乘舟

說文云舟言周流也船言循也循水而行也其上屋曰廬重室曰飛廬又在其上曰雀室言於中候望若鳥雀之驚視也總名船曰艇

方言云吳曰艑晉曰艄海船曰艆艄曰艅艎江船曰艖自關而西謂舟爲船自關而東謂之舟

釋名云上下重版曰艦外狹而長曰艨衝二百斛曰舠三百斛曰艇

廣雅云艦大船也舫艕船也義衡艑船也

集韻云鷁首天子船也船舩也艭海大船也

李尤銘云舟楫之利譬猶輿馬載重歷遠以濟天下相風視波窮究川野安審懼愼終無不可

舸煦 艑便 艆郎 艄鄁 艅余 艎皇 艨禮 舠刀 艕謗

舩船

霜 露

大戴禮云陰氣勝陽則凝而爲霜雪陽氣勝陰則散爲雨露

春秋元命苞曰霜以殺木露以潤草

春秋考異郵云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亡也物以終也

釋名云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

感精符云霜殺伐之表季秋霜始降鷹隼擊王者順天行誅以成肅殺之威若政令苛則夏下霜誅伐不行則冬霜不殺草

援神契云霜以挫物

詩含神霧云陽氣終白露爲霜

京房易傳云誅不原情其霜附木不下地不教而誅其霜反在草上

國語云駟見而隕霜隕霜而冬裘具賈逵曰駟房星也

淮南子曰青女出以霜降

唐張鷟朝野僉載曰春雷始鳴記其日計其數滿一百八十日霜不降又曰雁從北來記其日後十八月

霜必降

月令章句云，露者陰液也，釋爲露，結爲霜。

列星圖曰，天乳在氐北，主降甘露，占明潤則甘露降。

五經通義云，和氣津液凝爲露，露從地出。

說文云，露潤澤也，從雨路聲。

白虎通云，露者霜之始，寒則變爲霜。

春秋瑞應圖曰，露氣濃甘者爲甘露，其凝如脂，其甘如飴，一名膏露，一名天酒。

晉中興書云，露之異者，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

血氣

內經云，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又云，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又云，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人臥則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攝。又云，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思恐。

唯天下至誠章

經綸

秋林伐山云，經引之，郎今之織牽絲也，綸理之，郎今之織倒絲也，牽而引之，使之不斷，理而倒之，使之不亂也。

衣錦尚絅章

錦

釋名云，錦金也，作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左傳曰，歸夫人重錦三十兩，注言錦細緻者，以二丈

雙行，故曰兩，蓋三十疋。

國史補云，蜀人織錦初成，必濯於江水，然後文采煥發。

益州記曰，錦城在益州南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故錦宮也，號錦里，城墉猶在。

陳留風俗傳云，襄邑雎渙之水出文章，故曰瀼錦。

鄴中記云，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班文錦，鳳凰朱雀錦，韜文錦，桃核文錦，或青綈，或白

[illegible]或黃綃或綠綈或紫綈或蜀綈工巧百數不可盡
名也

白帖云翻鴻走龍廻鸞舞鳳蓋古錦之文

孔帖吐蕃其所貢波斯錦

唐酉陽編宣宗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綵水香麻以爲也光耀芬馥著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

女王國貢魚油錦紋綵尤異入水不濡濕云有魚油故也

五代室韋其人工巧善織毛錦

五代阿保機以朝霞錦聘梁

唐樂府錄氷蠶絲所織錦著月陳于座滿室清涼

吳淑錦賦曰伊織文之重錦炳爛兮之纖麗

絅

禮書云乘車而加之以景猶衣錦而加之以褧也景以禦塵褧以晦其文王藻曰禪爲絅則錦衣蓋亦禪歟衣錦尚褧夫人始嫁之服也　褧 絅

屋漏

爾雅云西北隅謂之屋漏

犍爲舍人曰古者徹屋西北隈以炊浴汲者訖而復之故謂之屋漏也

孫炎曰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

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輙撤屋之西北隅薪以爨竈煑沐供諸喪用時若値雨則漏遂以名之也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令撤毀之示不復用也

梁書紀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

道旃璅言云古人宮室門東偏南向故謂西南爲奥西北日屋漏不愧屋漏猶曰不愧暗室也

犍 堅　隈 猥

鈇　鉞

說原云鈇莝斫刀也鉞大柄斧也黃鉞以金飾之

劉存事始案輿服志曰黃帝制以銅爲鳳首銜刃古今注云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　用之武王以黃鉞斬紂太公以玄鉞斬妲巳將軍出征授黃鉞者亦以銅爲之

淮南子曰至精之感無所不通昔武王度孟津而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武王秉黃鉞瞋目而麾之曰予在天下誰敢害吾於是風去而波罷遂得濟

四書名物考卷四終

四書名物考卷五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虎林　錢受益謙之　補
牛斗星杓司

論語

學而第一

道千乘章

千乘

司馬法云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包咸曰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

時使

疏云作事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障不固則敗不脩則壞故雖不臨寇必於農隙備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

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脩之。故僖二十年左傳曰凡啟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奪農務也　塹音

賢賢易色章

賢

物理論云。在金石曰堅。在草木曰緊。在人曰賢。千里一賢。謂之比肩。故語曰黃金累千。不如一賢

春秋繁露云。氣之清者爲神。人之清者爲賢

家語云。所謂賢人者。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以法于天下而不傷于身。道足以化于百姓而不傷于本。

新論云。賢有五品。謹敕于家事。順悌于倫黨。鄉里之士也。作健曉惠。文史無害。縣廷之士也。信誠篤行。廉平公理。下務上者。州郡之士也。通經術。名行高。能達于從政。寬和有固守者。公輔之士也。才高卓絶。疏殊于衆。多籌大略。能圖世建功者。天下之士也。

白虎通云。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爲政第二

爲政以德章

北辰　附衆星

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

郭璞云。北極天中以正四時。

文耀鉤曰。中宮大帝其精北極星。含元出氣流精生物也

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五。在紫微中。

史記天官書曰。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

漢牟融云。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北。

列星圖云。北極五星。一名天極。一名北極。

荆州星占云。北辰一名天關。一名北極。北極者紫宮

天座也

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爲太陽極北爲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爲昏明寒暑之限極也

文選謝靈運詩曰百川赴巨海衆星環北辰向注曰環繞也北辰北極星也百川以海爲尊故赴之衆星以北辰爲主故繞之萬民歸君亦猶是焉

晉志云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北極北辰最尊其紐星天之樞也第一星主月太子也第二星

主日帝王也亦太一之坐第三星主五星庶子也鉤陳後宮也北四星曰女御宮鉤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太帝其神曰耀魄寶又北四星曰四輔所以輔佐北極出度授政也

宋史天文志云極星之在紫垣爲七曜三垣二十八宿衆星所拱是謂北極爲天之正中而自唐以來曆家以儀象考測則中國南北極之正寔去極星之北一度有半此蓋中原地勢之度數也

玉海云北辰之爲天樞何也曰天圓而動包乎地外地方而靜處乎天中故天之形半覆乎地上半繞乎地下而左旋不息其樞紐不動之處則在夫南北之端焉謂之極者猶屋脊之謂極也然南極低入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度常隱不見北極高出地三十六度故周圍七十二度常見不隱北極之星正在常見不隱七十二度之中常居其所而不動其旁則經星隨天左旋日月五緯右轉更迭隱見皆若環繞而歸向之知此則知天樞之說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帝坐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見不隱

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爲之樞如輪之轂如磑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非有意於不動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

林子谷曰北辰者天之心也而人之所以能旋乾轉坤者亦心也心能旋轉不謂之北辰乎

河圖云坤德布精上爲衆星
書正義云北辰環繞北極猶卿士之周衛天子也五星行於列宿猶州牧之省察諸侯也二十八宿布于四方猶諸侯爲天子守土也
鹽鐵論云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
劉向云天官列宿在位之象小星無名者庶民之類
漢天文志云凡天文在圖籍昭昭可知者經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積數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

國官宮物類之象
李程衆星拱北賦爲章于天惟彼辰極環衆星於庶位標帝座於有北故昭回之設象俾聖哲而取則鉤陳就列等營衛於宸宮閶闔旁連類藩屏於王國煥乎布彩儼若受職
趙藩賦云統太一而爲衆守中心而稱極故能總懸象之綱作垂光之則明夫據會者靜而處輔相者動而順靜乃常德不離動惟適道無咎然後衆星熠熠外辨方而不迷一極煌煌中居所而作鎮是以仲尼譬爲政之德義和時敬授之信
案典引云宸居其域劉昶表云宸居失御顏延年曲水詩序云景屬宸居梁詔曰宸極不可久曠梁王僧辨表云紫宸曠位魏孝文詔曰美敷宸宇賈逵曰宸室之奥者後人指帝居曰宸廣韻曰天子之居增韻帝居北辰之宮義昉于此
北斗經引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誤以北辰爲北斗蓋近世依託爲之
松漠紀聞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北辰居所而

衆星拱之道宗曰吾聞北極之下爲中國此豈其地耶
聞之習星官者云無星處是辰中一星最微曰樞星今見謂北辰不動者以此爲識也　礎凱　熠亦

詩三百章

詩三百

玉海云孔子世家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十二篇亡其辭者六篇攷之義禮皆笙詩也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

辭明矣。漢世毛學不行。故云三百五篇。詩有先孔子而亡者。如新宮貍首之類。

楊升菴風雅逸篇序。孔子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墨子曰。誦詩三百。絃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則今所存十一千百耳。

宋史王柏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聖人者。所删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以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襛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

陽明子曰。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易俗。安得有鄭衛之音哉。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耳。　襛濃　麕君

子游問孝章

孝

祭義云。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后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呂覽云。凡為天下。治國家。必務本而後末。務本莫貴于孝。人主孝。則名章榮。下服聽。天下譽。人臣孝。則事君忠。處官廉。臨難死。士民孝。則耕耘疾。守戰固。不罷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夫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從者。其惟孝也。

舊唐志云。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獲安。故曰度也。卿大夫孝曰譽。譽之為言名也。卿大夫言行布滿。能無惡稱。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故曰譽也。士孝曰究。究者以明審為義。士始升朝。辭親入仕。能審資父事君之道。則其親獲安。故曰究也。庶人孝曰畜。畜者含畜為義。庶人含情受朴。躬耕力作。以畜其德。則其親獲安。故曰畜也。

援神契云。元氣混沌。孝在其中。天子孝。天龍負圖。地龜出書。天孽消滅。景雲出游。庶人孝。則澤林茂。浮珍舒。怪草秀。水出神魚。

犬

爾雅釋畜云犬生三猣二師一玂。此與豬生子義同名亦相出入未成毫狗長喙獫短喙猲獢絕有力狣尨狗也

說文云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

龎犬多毛也猥犬吠不止也獒犬知人心可使也犴健犬也狄赤犬也狡小狗也匈奴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猣猣南越名犬也

呂忱字林云猯獋良犬也猔朱良犬也犷逐虎犬也

何承天纂文云守犬為猈隴西以犬為猶猥㹱皆多

毛犬也獟猘也猧猈尾犬也

廣雅云殷虞晉獒楚獷韓盧宋鵲皆犬屬

春秋考異郵云犬斗精所生七九六十三陽氣通故狗三月而生高三尺

白澤圖云黑犬白頭長耳捲尾龍也

玂其 猗音 獫獻 獒敖 犴寅 猣儲 獀搜 獹盧 猔跳 犴

謙 獚黄 獿鐃 㹱能 猘制 獷鑛

馬

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馱

高六尺曰驕七尺曰騋八尺曰龍驁駿馬也

春秋說題辭曰地精為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

春秋考異郵云陰合於八八合陽九八九七十二三為地地主月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為馬頭

風俗說曰馬一匹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

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為匹與馬之相匹耳

韓詩外傳曰顏回望吳門馬見一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馬為一疋

說卦云乾陽也故馬蹄圓坤陰也故牛足折陽病則陰勝故馬病而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病而立馬陽也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

伯樂相馬經云馬頭為王欲得方目為丞相欲得剛

春爲將軍欲得强腹爲城郭欲得張四下爲令欲得長眼欲得高巨鼻孔欲得大鼻頭有王火字口中欲得赤膝骨員而長耳欲得相近而前竪小而厚凡相馬之法先除三羸五駑乃相其餘大頭小頸一羸弱脊大腹二羸小脛大蹄三羸其五駑者大頭緩耳一駑長頸不折二駑短上長下三駑大胳短脅四駑淺髖薄髀五駑

弗怨 駣逃 駅八 駷來 髖寬 髀比

子夏問孝章

酒

周禮酒正掌酒之政令以式法授酒材凡爲公酒者亦如之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事酒醳酒也二曰昔酒久酒三曰清酒冬釀夏成者也

說文曰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　又曰醴酒一宿熟也醁酒不去滓而飲也酎三重醸之酒也醨薄酒也醑酒至美者也酒有清濁厚薄之不同故清者曰醥而甘曰酏濁者曰醨而厚曰醇紅者曰醍綠者曰醁白者曰醝

釋名曰酒酉也釀之米麴酉懌而味美也亦言踧也皆彊相踧待飲之也

世本曰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

禮記月令曰仲冬命大酋秫稻必齊麴糵必時湛饎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無有差忒

白孔六帖云糯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樽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樽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樽

春秋緯曰凡黍爲酒陽據陰乃能動故以麴釀黍爲酒麥陰也黍陽也先漬麴黍後入故曰陽據陰也相得而沸是其動也凡物陰陽相感非唯作酒

酒經曰空桑穢飯醖以稷麥以成醇醪酒之始也烏梅女䴷甜醹九投澄清百品酒之終也

漢書云酒者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病百福之會非酒不行

西京雜記云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一名醇酎

晉庾闡斷酒戒曰蓋神明智慧人之所以靈也好惡

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理。好惡安於自然。
吾固以竊智之害性任欲之喪眞也。於是推金碎
玉。旋破兕觥。捐觚擲遺。舉白廢引滿。使巷無行榼家
無停壺。剖樽折杓。沈炭銷鑪。所神州之竹葉絶縹醪
乎華都。

緹(提)醑(胥)醥(漂)酏(移)醘(榼)醍(提)醁(六)醝(蹉)秋(述)館
(目)旋(渾)酎(紂)榼(渦)柘(椎)罍(雷)碎(醉)觥(昆)

食

說文云。滫食飾也。

周書云黃帝始烝穀爲飯。烹穀爲粥。
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
穄。南海之秬。
內則曰。饘酏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棗
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薨滫瀡以滑之。脂膏以
膏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
注。饘厚粥。酏薄粥也。芼羹以菜雜肉爲羹也。蕡大麻
子。飴餳也。堇菜名。荁似菫而葉大。榆之白者名枌。免
新鮮者。薨乾陳者。言堇荁枌榆四物。或用新。或用舊
也。滫說文久泔也。瀡滑也。滫瀡滫之滑者也。凝者爲
脂。釋者爲膏。甘之滑之膏之。皆謂調和飯食之味也。

穄(祭)秬(具)饘(沾)芼(帽)蕡(焚)飴(移)菫(赤)荁(丸)枌(分)榆
(于)免(問)薨(蒿)滫(修)瀡(髓)餳(堂)泔(甘)

人而無信章

輗軏

禮書曰。彴以大車爲牛車。小車爲羊車。羊車轄耑
曰軏。牛車轅耑曰輗。理或然也。
後漢李尤車銘曰。圓蓋象天。方輿則地。輪法陰陽。動

不相離。合之謙虛。疏達開通。兩輻郭邪。尊卑是從。軓
輗之用。信義所同。　輗軏轄(匣)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章

八佾

白虎通云。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爲行列。
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爲行。諸侯四四爲行。
左傳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
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

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公羊傳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答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他廟也

穀梁傳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

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舞

蔡邕月令章句曰舞者樂之容也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

呂氏春秋曰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人氣壅閼故爲作舞以宣導之

禮記曰理人勞者其舞行綴遠理人逸者其綴長故觀其舞知其德

山海經曰帝后八子始爲舞

周禮樂師曰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

案帗舞全羽也羽舞析羽也皇舞以羽覆冒頭也旄舞氂牛尾也干舞干兵也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也

魏名臣奏曰凡音樂以舞爲主 又曰樂所以表君之德舞所以象君之功

拾遺記云廣延國以善舞者二人獻於燕昭王一名旋波一名提漢並綽婉妙絕曠古無倫又云舞者樂之容也自大垂手小垂手或象驚鴻或如飛鷰婆娑舞態也蔓延舞綴也

尚書注干楯羽翳皆舞者所執 帗撥

庭

玉海云堂下至門謂之庭

周書鄷保解云周王二十三祀庚子朔九州之侯咸格于周王在鄷昧爽立于少庭

管子曰湯有總街之庭

西都賦承明金馬著作之庭

漢郊祀志黃帝接萬靈明庭明庭者甘泉也 又云

作建章宮其西則甫中數十里如淳曰商中商庭也
師古曰商金也于序在秋故謂西方之庭爲商庭
三家者章
雍徹
疏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云徹者歌
雍又小師云徹歌鄭玄于有司徹而歌徹是知天子
祭于宗廟歌之以徹祭也
夷狄章
諸夏

刑法制内尊天子以安諸夏師古曰諸夏中國諸侯
也夏大也言大於四夷
案詩曰陳常于時夏河東賦曰函夏之大漢此皆諸
夏之別名也
左傳曰諸夏親暱不可棄也
季氏旅泰山章
旅
爾雅云旅陳也 又云祭山曰庪縣郭氏曰或庪或
縣置之於山李氏曰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
遥遥而眡之若縣故曰庪縣孫氏曰埋於山足曰庪
埋於山上曰縣是也
禮書曰旅非常祭也國有大故然後旅其羣神而祭
之則荆岐既旅蔡蒙旅平九山刊旅者以水災耳推
此則凡所遭大故皆凶災之類也考之於禮天子所
次之位則張氈案設皇邸所奠之圭則四圭有邸所
用之版則金版至於司尊彝之存奠彝笙師之陳樂
器眡瞭之鼓樂器皆如大喪之禮若夫旅四望山川
則所次不以氈案皇邸所用不以金版而所奠之圭
則兩圭有邸而已 庪度 眡所 瞭了 廞引

泰山
五經通義曰泰山一名岱宗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
代於岱宗岱者代也東方物之始交代之處又羣嶽
之長
公羊傳曰山川有能潤於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天下者唯泰山乎
漢書云五嶽皆三祠獨泰山五祠
風俗通云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之壽脩短

論衡云。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埵塊。
博物志云。泰山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主召人魂
魄。東方萬物始成。知人生命之長短。
福地記云。泰山多芝草玉石。下有洞天。周廻三千里。
鬼神之府。
唐文粹張説封禪頌。泰山者聖帝受天官之言。天孫
總人靈之府。
茅君内傳云。仙家凡有三十六洞天。岱宗之洞。周廻
三千里。名之三宮空洞之天。

大明一統志云。泰山在泰安州。三峰。東曰日觀。雞鳴
可見日。西曰秦觀。可望長安。又西越觀。可望會稽。

埵 册

君子無所爭章

揖讓

儀禮大射云。耦進上射在左。並行。當北面揖。及階揖。
升堂揖。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射畢北面揖。揖如
升射。是射時升降揖讓也。又云。飲射爵之時。勝者皆
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説決拾。卻左手。右加弛
弓於其上。遂以執弣揖。如始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
堂少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立卒觶。坐奠
於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是飲射爵之時揖讓升降
也。 説挩 弛始 弣府

繪事章

繪事

考工記。畫繢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
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
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青與赤謂

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五采備謂之繡。土以黃。其象方。天時變。火以圜。山以
章。水以龍。鳥獸蛇。雜四時五色之位以章之。謂之巧。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

禘自既灌章

禘

鄭氏禘祫志云。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于后稷之廟。
其坐位與祫祭同。文王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
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奧。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

之東北面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昭主也若
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奥東面其
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北面以次亦繼而東直至
親盡之祖無穆主也其尸后稷廟中后稷尸一昭穆
尸各一文王廟中文王尸一穆尸共一武王廟中武
王尸一昭尸共一其五齊自醴齊而下四齊而已無
泛齊酒亦三酒所陳設之處所加之明水玄酒等一
如禘祭於文王之廟無降神之樂其祼鐏用雞彝鳥
彝朝踐用犧尊再獻用兩象鐏其迎尸出在堂之時

其后稷文武之尸皆南向餘尸如室中之左右也合
樂時作四代之樂其祭禮后稷文王武王廟各一日
繹祭則同一日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康成注
二禮以祫大禘小賈逵劉歆則云一祭二名禮無差
降
祫備五齊三酒禘以四齊三酒祫用六代之樂禘以
四代賈公彥曰祫十有二獻禘九獻然酒正凡祭祀
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禘先王不容九獻而已
彼蓋溺於祫大禘小之説然也國語曰郊禘之牛不

過繭栗又曰郊禘之事射牛郊禘之事有全脀是禘
之禮與郊同而其義則孔子以治天下如指諸掌則
祭其有大於此乎爾雅曰禘大祭也則禘爲廟祭之
大者明矣或曰以春秋有事爲禘而公羊穀梁以大
事於太廟爲祫則禘非大於祫矣又曾子問王制皆
以言祫而不該禘則祫非小於禘矣
後漢張純曰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
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
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

聚飲食也
杜預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
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
孔疏曰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
嘗禘於廟爲禘襄十五年晉悼公卒十六年傳稱晉
人答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知三年喪畢乃爲禘
也
公羊傳曰禘者何也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
陳平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養于太祖

禮緯稽命徵曰三年一祫五年一禘

舊唐書禮儀志云古者新君二年祫三年禘自爾已後五年而再殷祭則六年當祫八年當禘祭昭公十年齊歸薨至十三年喪畢當祫爲平丘之會冬公如晉至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二十五年禘昭公二十五年有事於襄宮是也如上所云則禘已後隔三年祫祫已後隔二年禘此則有合禮經不違傳義

困學紀聞云禘與祫異祫則太祖東嚮毀廟及羣廟之主昭南穆北合食於太廟禘則祖之所自出者東嚮惟以祖配之

稗編馬端臨曰按以禘祫爲共一祭而異名以禘爲合祭祖宗審諦昭穆之義漢儒之說也近代諸儒多不以爲然然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鄭斷之曰諸侯及其太祖大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其文意亦似共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所謂不王不禘而祭則及其祖之所自出諸侯則不可以言禘而所祭止太祖大夫士又不可以言祫必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則可干祫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故所及有遠近故異其名所以魯之禘祭者即祫也若大傳文諸侯之下更有一祫字則其義尤明

玉海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泰襄公始於諸侯作兩時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之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

禮書云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即周公之所出故也此祭惟得於周公廟爲之閔公時遂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　胥征時士

灌

禮記曰祭有三重獻之屬莫重於裸

周禮肆師裸築鬻注築煮謂築香草以爲鬯也

鬱人凡祭祀賓客之裸加鬱鬯

注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所以求諸陰陽之

義也。殷人先求諸陽，周人先求諸陰，灌是也。祭必先
灌，乃後薦腥薦熟。

或問禘章

掌 指附見

釋名云，掌言可以排掌也。

元命包云，掌圓法天，以運動。 又云，指五者法五行。

鈎命决云，孔尼虎掌，是謂威射。

摘輔象云，澹臺滅名岐掌，是謂正直。

桓範世要論，有若好鬭，則剌其掌。

努力門須有子剌掌，俗名立。

王孫賈章

奥

釋名云，室中西南隅曰奥，不見戶明，所在秘奥也。

爾雅疏，孫炎云，室中奥隱奥之處也。古者爲室，戶不
當中而近東，則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奥，而祭祀
及尊者常處焉。曲禮云，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奥，是也。

竈

説原，古人制祀典，如五祀之神，曰中霤、井、灶、門、戶之
類，皆自陰陽之動處言之。中霤取陽光，井取水，竈取
火，門戶取闔闢，皆陰陽之動處也。若不動，則爲純陰。
純陰則神明不居矣。

釋名曰，竈造也，創造食物也。

魯連子曰，竈五突，分煙者衆也。

禮器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于竈。竈者老婦之祭也。
故盛於盆，尊於瓶。

鄭玄曰，竈神祝融，是老婦。

白虎通曰，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也。一説祀

竈以雞。

淮南子曰，黃帝作竈，死爲竈神。 又曰，有虞氏祀中
霤，夏后氏祀戶，殷人祀門，周人祀竈。

漢書曰，李少君言，祀竈可致神物，天子親祀焉。

酉陽雜俎云，竈神名隗，狀如美女。又姓張名單，字子
郭，夫人字卿忌，有六女，皆名察（一作祭）洽。常以月晦日
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奪紀，紀三百日；小者奪算，算者
一百日。故爲天帝督使，下爲地精。

孔帖云，竈鬼以時錄人功過。此出漢武時方士之言。

室暗不欺屋漏不愧雖箴不一祀其誣我乎。

子入太廟章

太廟

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爲周公也魯祭周公何以爲牲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禮記明堂位云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郰

史記注孔安國曰郰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

索隱曰郰是邑名昌平鄉號孔子居魯之鄒邑昌平鄉之闕里也

左傳疏云孔子父爲郰邑大夫謂之郰人

路史國名紀曰郰魯下邑今兗之魯縣孔子之生處。與孟軻之鄒與

射不主皮章

主皮

禮書曰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鄭氏釋周禮曰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釋鄉射曰禮射大射賓射燕射也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儁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太傳曰戰鬬不可不習故於蒐狩以閑之也蓋主皮之射庶人之禮也鄉大夫武用之以詢衆庶用之以詢衆庶在和與容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尚也晚周之時射尚主皮故孔子譏之。

告朔章

告朔

周禮太史頒告朔於邦國鄭玄云天子頒朔於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於廟告而受行之

左傳疏玉藻云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聽朔於太廟鄭玄以爲明堂在國之陽南門之外謂明堂也。諸侯告朔以特羊則天子以特牛與天子用特牛告其帝及其神配以文王武王諸侯用特羊告太祖而已。

春秋夏五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

三朝記云周衰天子不班朔于天下此云班朔者彼據周末全不能班之時此時尚或班或不班故下傳云以公爲厭政以甚矣范云天子班朔而公不視是也

宋志魏楊偉表曰時以紀農月以紀事少昊則玄鳥司分顓頊則重黎司天唐虞則羲官掌曰三代因之

世有日官日官司歷則頒之諸侯諸侯受之則頒于境內周室旣衰戰國横鶩告朔之羊廢而不紹閏分乖次而不識蓋陬失紀而莫悟大火猶西流而怪蟄虫之不藏也是時天子不協時司歷不書且諸侯不受職曰御不分朔仲尼于春秋司歷失閏則譏而書之登臺頒朔則謂之有禮

舊唐書云天子以孟春正月上辛日於南郊總受十二月之政還藏於祖廟月取一政班於明堂諸侯孟春之月朝於天子受十二月之政藏於祖廟月取一政而行之蓋所以和陰陽順天道也如此則禍亂不作災害不生矣故仲尼美而稱之曰明王之以孝理天下也人君以其禮告廟則謂之告朔聽視此月之政則謂之視朔亦曰聽朔雖有三名其實一也

張齊賢傳時太常博士議經無天子月告朔諸儒齊賢不韙其說質曰穀梁氏稱閏月天子不告朔他月故告朔矣左氏言魯不告閏朔爲棄時政則諸侯雖閏告朔矣周太史頒朔於邦國玉藻閏月王居門是天子雖閏亦告朔二家去聖不遠故天子諸侯告朔

事當弗繆今議者乃以太宰正月之吉布治邦國而言天子元日一告朔殊失其旨一歲之元六官自布所職之典于實謂吉爲朔故世人繆吉爲告據繆失經不得爲法議者又引左氏說專在諸侯不知玉藻與左說正同而獨於天子言歲首一告何去取之悠也

餼羊

疏僖三十三年左傳曰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故解者以爲腥曰餼謂生肉

未煮者也其實餼亦是生哀二十四年左傳云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此及聘禮註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爲生也

定公問章

忠

韓詩外傳云忠之道有三以道覆君而化之是謂大忠以德調君而輔之是謂次忠以是諫非而怨之是謂下忠

說苑云從命利君謂之順從命病君謂之諛逆命病

君謂之亂逆命利君謂之忠

關雎章

關雎

詩疏云雎鳩王雎也釋鳥文郭璞云鵰類也今江東呼之爲鶚定本云鳥摯而有別謂鳥中雎雄情意至厚而猶能有別故以興后妃

鷙就鷹厥

哀公問社章

社

祭法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自爲立社曰侯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

周禮大司徒鄭註彼三代所都異處所宜之木不同夏居平陽宜松殷居亳宜栢周居鎬京宜栗

白虎通曰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亡篇曰大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

松

說文云松木也從木公聲葉如針多節皮粗厚盤根參枝四時常青松有二種惟五葉者結子

淮南子曰千年之松下有茯苓上有兎絲

抱朴子曰松樹之三千歲者其皮中有聚脂狀如龍形名飛節芝

博物志云松日蒼官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爲茯苓茯苓千年化爲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大山松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

廬山記云。西嶺松如馬鬣。又乗五粒者。服之長生。
嵩山記云。嵩高山有大松樹。或百歲或千歲其精變
爲青牛。爲伏龜。採食其寔得長生
玉策記曰。千歲松樹四邊披起。上杪不長。望而視之。
有如偃蓋。其中有物。或如青牛。或如青犬。或如人。皆
壽萬歲。

栢

爾雅云。栢椈也。
埤雅曰栢一名椈。雜記所謂暢臼以椈者是也。栢性

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暢臼用以擣鬱。
史記曰松栢爲百木長而守宮闕
廣志曰栢有續栢。有計栢。
崔寔月令曰七月收栢實。
漢武內傳曰。藥有松栢之膏。服之可以延年。
抱朴子曰。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栢。
庾肅之松讃曰。流潤飛津。沉精幽結。眞裴含芳。郁彿
飛雪。
齊書江夏王鋒修栢賦曰。旣殊羣而抗立。亦含貞而
挺正。豈春日之自芳。必霜下而爲盛。烈風不能摧其
枝。積雪不能改其性。

栗

詩義疏云。栗五方皆有。周秦吳揚特饒
禮記云。練主用栗。
埤雅曰。栗味酸北方之果也。有莍自裹。故先賢云皂
者柞栗之屬。脊者楊柳之屬。叢者李梅之屬。國語曰
婦贄以棗栗。以告虔也。先儒以爲棗取早敬。栗取恂
栗。

東觀書曰。栗駭蓬轉。蓋今栗房秋罅實躍如爆。去根
幹甚遠所謂栗駭。其質縝密。故稱玉縝密以栗。黃玉
謂之栗玉。又戰栗敬謹也。栗至罅發之時。將墜不墜
尤有戰栗之象。
梁書蕭琛與御筵。梁武帝以棗投琛。琛取栗擲上
中面。御史丞在坐動色。曰此中有人。不得如此。豈有
說耶。琛答曰。陛下投臣以赤心。臣敢不報以戰栗。此
所謂若臣爲諱者。戰栗之謂何　莍月
管仲器小章

三歸

周策云齊桓公宮中女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鮑彪注云婦人謂嫁曰歸夫家曰家仲娶三取女也又云韓非曰桓公使管仲有三歸之家蓋一妻二妾也非如諸侯娶國媵姪娣一娶九女之制故武人疑其知禮

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然而臣卑桓公使立於高國

之上曰臣尊矣然而臣疏乃立爲仲父孔子聞而非之曰泰侈偪上又曰管仲父出朱蓋青衣置鼓而歸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偪上

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　滕應

樹塞門

爾雅云屏謂之樹疏屏蔽也樹立也立墻當門以自蔽也李巡曰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璞云小墻當門中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郊特牲云旅樹鄭注云旅道也屏謂之樹樹所以蔽行道以此推之則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矣

禮書云爾雅曰屏謂之樹語曰吾恐季孫之憂在蕭墻之內則屏謂之樹又謂之蕭墻鄭康成釋明堂位曰屏若今浮思則屏又謂之浮思故孔子以管仲樹塞門爲不知禮禮記以旅樹爲大夫之僭天文屏四星在端門之內近右執法然則先王設屏非苟然也

風俗通曰屏卿大夫以帷士以簾稍有第以自障蔽也

反坫

汲冢周書云乃立五宮咸有四阿反坫注云坫外向室也

禮書曰蓋兩君相見於廟尊於兩楹之間而反爵之坫出於尊南故曰出尊又於其南爲之崇坫以安玉焉故曰康圭庋食之坫在房堂隅之坫在北隅爾雅曰垝謂之坫郭璞曰坫端也北堂之隅之坫也鄉飲鄉射燕禮皆尊爵於篚則反爵於坫特兩君相好之禮也

演繁露云論語反坫也者乃是藉爵之器兩邦君酹

酢飲已而反爵其上。是名爲坫也。沈存中記國初人有用反坫爲屏者。沈以爲誤。爲其下文又有塞門。塞門屏也。案許氏說文云坫屏也。不知許氏別有據否。亦恐許誤。

丹鉛餘錄云。燕禮燕其臣尊于東楹之西。皆無坫。特兩君相見尊于兩楹間有坫。管仲反坫。故孔子譏之。

一說據郊特牲臺門反坫。汲冢書四阿反坫。並對舉此。復與樹塞門言之。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

一說坫以木爲之。高八寸。足高二寸。漆赤中。

皮兒 垝詭 埔朶

儀封人章

封人

左傳疏周禮封人掌爲幾封而樹之。

鄭玄云。幾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

則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考叔爲潁谷封人。祭仲足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職典封疆。居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木鐸

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

明堂位云振木鐸於朝

禮書鄭康成許慎皆曰鐸大鈴也。蓋鐸有金鐸。有木鐸。金鐸舌以金。木鐸舌以木。金鐸振武事。若司馬之抓鐸。撫鐸。黃池之會官師振鐸是也。木鐸振文事。若書禮所言徇以木鐸是也。

樂書云。小宰正歲帥治官之屬而觀治象。小司徒正

歲帥其屬而觀敎象之法。皆徇以木鐸。小司寇正歲帥其屬而觀刑象。令以木鐸。宮正。司烜以之脩火禁於中國。鄉師。凡四時之名以之徇於市。士師掌國五禁之法。以之徇於朝。是木鐸以木爲舌。所以振文事也。故舞文事者執之。帝王天子則行而爲政。在玄聖素王則言而爲教。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豈非言而教之之事歟。

文苑英華王起振木鐸賦曰。以金爲鈴。且旹巧於懿匠。剡木爲舌。將託音於下人。色擢皇衢。聧遲遲而且

麗聲搖紫陌隨獵獵而風道邪彰有儀掌握成韻。因木德之將盛慎金聲而載振虛其中而不屈圓其外而合度可以揚天之聲可以導王之路。抓ト摝祿

子謂韶章

韶

樂記云韶繼也註云韶紹也言舜之道德繼紹於堯也

元命苞曰。舜之時民樂紹堯業。

漢志堯作大章舜作招招繼堯也帝舜命夔典樂又

以外賞諸侯至春秋時陳公子奔齊陳舜之後招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招文始舞本舜招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

按海錄碎事韶石在韶州昔舜登此石奏韶樂因以爲名。

樂緯動聲儀曰孔子曰簫韶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至。

樂書曰簫韶九成。蓋帝王功成作樂所以象成者也。故大道至九變然後賞罰可行王道至九變然後淳氣可洽然則韶樂九變有不可以儀鳳獸哉。舜之庶績咸熙在九官寅亮天功之後則九韶之舞不過象成以形容乎此而已司馬遷謂禹乃興九韶之樂晉傳玄謂韶夏六變考之於經。舜命夔典樂未嘗命禹也言簫韶九成未嘗言六變也二子之言不亦誣乎

武

禮器云。樂也者樂其所自成註云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已之功然則以武王用武除暴爲天下所樂故謂其樂爲武樂樂爲一代大事故歷代皆稱大也。

樂苑文王樂名巨業。武王樂名象武。

春秋傳曰於文止戈爲武戈則器也所以示事。止則象也所以示志詩序曰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言武志則講武其事也大武之義如此而已。蓋樂之一變爲一成文樂九成九變故也。武樂六成六變故也。周人始作備樂而合乎祖大武是已其成於變蓋可知也記曰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祟天子。則二王之後戾止而觀厥成者得非所以祟

天子之意歟周官大司樂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然則武奏大武歌是詩而舞之可知矣記有言八佾以舞大武語其數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語其器也冕而舞大武語其服也周官樂記皆先大夏後大武以世次先後言之祭義明堂位皆先大武後大夏者尊時王之制故也

文選班孟堅曰武稱未盡護有慙德

蔡邕曰武周樂也護商樂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

延陵季子聘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四書名物考卷五終

四書名物考卷六

論語

里仁第四

里仁爲美章

里 鄉附見

說文云里居也周禮五家爲鄰五鄰爲里

風俗通云五家爲軌十軌爲里里者止也五十家共居止也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曰聽閭里以版

圖

爾雅巷門謂之閎說文里門也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

合璧事類云鄉之爲言向也衆所向也里之爲言止也衆所止也古者二十五家爲一里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鄉二十五十里之積也漢因秦法十里一亭十亭一鄉迨至李唐亦以百戸爲里五里爲鄉里必繫於鄉今古然也然唐以討租庸調之所出漢以考戸口之稀稠周人亦以制軍賦之所從入而風敎未

肯不與焉故敬敏任恤之書於閭孝弟睦婣之書於族德行道藝之書於黨考於州而後與於鄉此周人之教法也鄉置三老以職教化之事此漢之教法也若夫唐則食祿之家無得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其所以崇仁義而抑貨利教法又如何也是知里以仁為美而鄉井莫不以親睦之為貴從來久矣此里名勝母曾子不之入互鄉難與言則雖童子見焉而不能以無惑

德不孤章

鄰

周禮云鄰長掌相糾相受凡邑中之政相贊徙于它邑則從而受之

通鑑外紀云黃帝以井一為鄰鄰二為朋

晉書云堯制八家為鄰三鄰為朋

合璧事類云予讀周禮至大司徒有曰五家為比遂人又曰五家為鄰是何實同而名之異耶夷考之則在郊內者謂之比在郊外者謂之鄰釋文皆訓為近而鄭玄曰異其名者示相變耳此則比鄰之無異義也古者比鄰之制必使相保相受而又相和親或有罪奇衺則不無相及也故宅之卜不如鄰之卜百萬買屋千萬買鄰非故輕此而重彼也誠以鄰有不善則所居雖華美非所以為安且利也然則士君子之將定其居其可不先定其鄰乎

君子懷德章

刑

王制云凡作刑罰輕無赦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　又云凡制五刑必即天

論郵罰麗于事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　又云司寇正刑明辟以聽獄訟必三刺有旨無簡不聽附從輕赦從重

放于利章

怨

春秋潛潭巴曰河水逆流怨氣盛也

左傳云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

子産曰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
管子曰凡禍亂之所生在于怨咎怨咎之所生在于
非理故曰閑禍在除怨
公冶長第五
子謂公冶章
縲絏
何註縲黒索絏攣也所以拘罪人
賈誼傳束縛之繋縲之師古曰縲謂以長繩繋之也
司馬遷傳幽於縲紲師古曰纍繋也紲長繩也

舊唐書韋處厚曰管仲拘囚齊桓舉為國相冶長縲
絏仲尼選為密親有罪猶宜滌蕩無辜豈可終纍
管子曰不耻縲絏耻天下之不治 縲紲 並同 縲絏
女器章
瑚璉
疏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者按明
堂位說四代之器云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
殷之六瑚周之八簋註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
鄭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簠圓曰簋如記文則夏器名
璉殷器名瑚而包咸鄭玄等說論語賈服杜等註左
傳皆云夏曰瑚殷曰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玉海註陳氏曰瑚以玉簋以竹為之
世說新語謝混問羊孚何以器舉瑚璉羊曰故當以
接神之器
三禮圖曰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璉受一升漆
赤中蓋亦龜形飾口以白金制度如簠而兊下
敦 對 兊 鈗
道不行章

桴
疏云桴編竹木大者曰栰小者曰桴爾雅云舫泭也
郭璞云水中簰筏方言云泭謂之簰簰謂之筏筏秦
晉之通語也方舫泭桴音義同也 泭 夫 簰 牌
喜
說文云喜者樂也不言而悅也
元命包云徐曰口豈為喜豈者陳樂立而上見人心
之悅則其面目粹然而變知其喜也 又云兩口銜
士為喜喜得明心憙者為憙憙天心

禮記云。人喜則斯陶。陶斯咏。咏斯猶。猶斯舞。猶搖

孟武伯問章

賦

疏案隱四年左傳云敝邑以賦與陳蔡從。服虔云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兵賦。其賦法依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也。

千室

疏云。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者。謂卿大夫采邑地有一同。民有千家者也。

帶

大戴禮曰。黃帝黼黻衣大帶。

詩曰其帶伊絲。又曰垂帶而厲。

晉語曰。内子爲大帶。

荀子曰。逢衣淺帶。

雋不疑傳曰。褒衣博帶。

玉藻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居士錦帶。弟子縞帶。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繚四寸。凡帶有率無箴功。

雜記云。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

禮書曰。天子至士。帶皆合帛爲之。或以素。或以練。或終辟。或辟垂。或辟下。其飾或朱綠。或玄華。蓋素得於自然。練成於人功。終辟則所積者備。辟垂辟下則所積者少。朱者正陽之色。綠者少陽之雜。玄與緇者陰之體。華者文之成。天子體陽而兼乎下。故朱裏而裨

以朱綠。諸侯雖體陽而不兼乎上。故飾以朱綠而不朱裏。大夫體陰而有文。故飾以玄華。士則體陰而已。故飾以緇。然於大夫言帶廣四寸。則其上可知。而士不必四寸也。於士言紳三尺。則其上可知。而有司上於二尺五寸也。凡帶有率無箴功。則帶率而已。無刺繡之功也。

宰予晝寢章

牆

釋名云。墻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周禮墻厚三尺崇之注云高卑為率足以相稱
尚書大傳云天子賁墉諸侯疏杼注賁大也墉墻也
疏衰也杼亦墻也
淮南子曰舜作室築牆茨屋令人皆知去巖穴各有
家室此其始也
漢書墻滿勿仞
漢官典儀云諸侯垣墻有點堊之色無丹青之彩
杇仕 茨慈 堊惡

杇

釋宮云鏝謂之杇郭璞云泥塗也李巡曰塗一名杇
塗土之作具也然則杇是塗之所用因謂泥塗為杇
白帖云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圬入塗者塓亦塗
也
前漢書顏師古註曰圬所以泥飾牆也不可杇言內
質弊壞不可修治也
韓昌黎圬者王承福傳手鏝衣食
鏝曼 圬烏 塓密 鏝攸

臧文仲居蔡章

居蔡

疏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長尺有二寸
居蔡僭也
禮器云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不寶龜不藏圭
不臺門言有稱也
漢書食貨志元龜為蔡家語稱漆雕平對孔子云臧
氏有守龜其名曰蔡文仲三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
而為二兆是大蔡為大龜

山節　藻梲

疏釋宮文云刻鏤為山梲者梁上楹釋宮云杗廇謂
之梁其上楹謂之梲楣謂之梁郭璞曰欂侏儒柱也
梁即櫨也此言山節者謂刻鏤柱頭為斗栱形如山
也藻梲者謂畫梁上短柱為藻文也此是天子廟飾
而文仲僭為之故言其奢侈仲尼謂之作虛器言有
其器而無其位故曰虛也
禮記鄭注云遏楣謂之節梁上楹謂之梲宮室之飾
士首本大夫達棱諸侯斲而礱之天子加密石焉無
畫山藻之理也

埤雅云說者以為藻取其文蓋藻非特為取其文亦以禳火今屋上覆橑謂之藻井取象於此亦曰綺井又謂之覆海亦或謂之罳頂

漢官解詁曰梲梁上柱也諸侯藻梲為藻文也

来棸 㯃酒 栭而 棼棧 櫨盧 棱楞 甍龍 橑老 罳思

令尹子文章

令尹

疏令尹宰也周禮六卿太宰為長遂以宰為上卿之號楚臣令尹為長從他國之言或亦謂之宰宣十二

年左傳云蔿敖為宰是也令善也尹正也言用善人正此官也楚官多以尹為名皆取其正直也

十乘

疏古以四馬共駕一車因謂四匹為乘經言十乘故知四十匹也

孰謂微生章

醯

周禮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菹凡醯醬之物賓客亦如之注齊菹醬屬醯人者皆須醯成味王舉則共齊菹醯物六十甕共后及臣子之醬齊菹賓客之禮共醯五十甕凡事共醯

食品須知云醯酸味亦曰醋釀米糟為之也食品中用之所以殺腥肉及其氣亦所以釀菜而系之者也以濟百味

案說命云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商世尚取酢於梅至周而醯之用浸廣 菹葅

顏淵季路侍章

裘

禮記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充美也

周禮云中秋獻良裘乃行羽物又云季秋獻功裘以待班賜　又云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

合璧事類云裘皮衣亦曰製古者有大裘有黼裘有良裘有功裘又有褻裘大裘黑羔裘為之示質也黼裘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為之良裘以鳥獸毨毛而為之功裘以狐青麛虎狼犬羊等皮為之大裘天子祭上帝之服也黼裘國君誓獮田之服也良裘用功最善惟王之服也功裘用功微麤卿大夫士之服也

說文云。上古衣毛冒皮。蓋裘乃遺象也。

拾遺記云。周昭王以青鳳之毛爲二裘。一曰燠質。一曰暄肌。常以禦寒。

黃帝出軍決云。帝伐蚩尤。未克。夢西王母遣道人服幷玄狐之裘。以符授帝。然則是時巳有裘之名矣。

麛（[illegible]）獨（[illegible]）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章

南面

易係辭云。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

郊特牲云。君之南向答陽之義也。臣之北面答君也。

聘義云。東方者春。春之爲言蠢也。產萬物者聖也。南方者夏。夏之爲言假也。養之長之假之。仁也。西方者秋。秋之爲言愁也。愁之以時察守義者也。北方者冬。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偝藏也。　愁（揫）

子華使于齊章

粟

說文云。粟嘉穀實也。粟之爲言續也。

春秋說題辭曰。粟五變。生爲苗。秀爲禾。三變而祭。謂之粟。四變曰米。五變而蒸飯可食。（粟受五行氣而成故五變乃成可食）

春秋佐助期云。粟神名許給。姓天慶。

淮南子云。蒼頡作書。而天雨粟。

白帖云。東夷流鬼。粟似莠而小。

尚書歸藏云。剡良人得其玉。小人得其粟。

杜陽編云。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蠶桑。絲滿篋。得之

不以道。用之橫。

釜　庾　秉

左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杜註云。四豆爲區。區十六升。四區爲釜。釜六斗四升。

左傳疏。杜據儀禮今文。故以庾爲十六斗。五千庾凡八千斛。考工記陶人爲庾。實二㪉。其下文旊人云。豆實三而成㪉。則㪉受斗二升。庾實二㪉。則受二斗四升也。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甕之類。非量器也。與

此名同而寔異。

禮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鄭註云秉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以爲籔者。今文籔爲逾。

籔 叟

黨 隣里鄉巳前見

大司徒云。五家爲比。使之相保。五比爲閭。使之相受。四閭爲族。使之相葬。五族爲黨。使之相救。

子謂仲弓章

牛

說文云。牛赤色曰牸。又曰犅。黃曰犉。白曰㹃。又曰𤛓。黑曰犂。又曰犏。黃白色曰犥。黃牛黑脣曰犉。黃牛虎文曰𤛱。白脊牛曰㹀。又曰犡。純色牛曰犧。雜色牛曰犣。黑眼曰牰。牝牛曰牸。牡牛曰特。又曰犆。又曰牯。又曰㹒。又曰犡。水牛曰犺。牛子曰犢。　又云牛爲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

甯戚相牛經云。牛岐胡。壽。去角近。行駛。

桓譚新論曰。夫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騂騮驥騄。牛譽郭椒丁櫟。

牸 星 犅 剛 犉 閏 㹃 摧 𤛓 婁 犏 俞 犥 樵 𤛱 涂 犸 步

犡 利 牰 袖 牸 自 犆 特 牯 古 㹒 濮 犡 狄 犺 剛 櫟 歷

騂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凡外祭毀事用尨可也。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

疏騂牲知是赤色者。見明堂位。周人騂剛。檀弓云。周人牲用騂。周尚赤而云用騂。故知騂是赤也。

角

王制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周禮弓人稱牛之角。直而澤。老牛之角。紾而昔。　又云角長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

季氏使閔子章

費

地理志云。費東海之屬縣也。爲魯季孫之邑。

大明一統志云。費縣屬兗州府。八十一里。

汶

地理志云。汶水出泰山萊蕪。西南入濟在齊南魯北

詩地理考曾氏曰汶水許氏以爲出瑯邪朱虛縣東。泰山東至安丘入濰。桑欽以爲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班孟堅兩存其說說者主桑欽義以爲汶在齊南魯北。

曾氏曰汶水有二出萊蕪縣原山入濟者徐州之汶也出朱虛泰山北又東北入濰者青州之汶也。

大明一統志汶水三源一自太山旁仙臺嶺一自巢

蕪源山。一自萊蕪寨子村至太安合曰墊汶與徂徠小汶河合入濟水經五汶北汶嬴汶紫汶浯汶淨汶。其流同　濰維　徠來　浯吾　淨半

賢哉回也章

簞

士冠禮曰櫛實於簞疏鄭註曲禮圓曰簞方曰笥笥與簞方圓有異而共爲一物舉其類也。

禮書曰簞笥飯器也然書曰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矣。櫛節　笥四

瓠

本草云瓠之小者曰瓢瓠取諸藥。

詩曰酌之用匏正義曰匏是自然之物故毛傳以爲儉且質也。

韓愈詩舉瓢酌大漿。

巷

詩傳巷里塗也正義毛曰俟我乎巷謂待我於門外。知巷是里內之塗道也。

莊子云子貢適衛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

子游爲武城章

武城

左傳疏楚之武城在南陽宛縣北也魯之武城在泰山南武城縣也有澹臺子羽冢。

隋區宇圖云夏禹七代孫芒封公子武於此建國今武城北十里有故城。

病逸漫記云子游武城今兗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狩而獲麟之地。

孟之反章

殿

左傳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

杜預注曰殿鎮也

疏云殿在軍後前曰啓後曰殿者案司馬法謀帥篇曰大前驅啓乘車大殿倅車屬焉大殿卽大殿也音相似襄二十三年左傳曰齊侯伐衛大殿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是殿在軍後前曰啓也 倅翠

門

說文云門從二戶象形也門上環飾謂之輔首又云楚人名門曰閶闔 又云周禮五家爲比五比爲閭閭侶也二十五家相群侶也閭門竪也門昬也門常昬閉故曰閽卽守門隸也閈門也汝南平輿里門曰閈閭里中門也闠市垣也闤市外門也閻里外門也

李尤云門之翕張爲宅表會納善閉邪擊柝防害

釋名曰門捫也在外爲人所捫摸也 捫悶 摸模

策

說文曰鞭所以驅馳者也古用革以爲之後世代之以竹故或謂之策盖策之以箠馬 箠捶

不有祝鮀章

祝

周禮云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祝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筴祝凡大禋祀肆享祭示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小祝掌卜祭示將事候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辠疾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作盟詛之載辭以敘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左傳晏子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爲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肆行非度無所還忌神怒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

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夭昏孤疾者，爲暴君使也。其言僭嫚於鬼神。 衿（貲） 訕（阻助） 悛（筌）

誰能出不章

户

爾雅云。月令乃修闔扇。注治門戶。用木曰闔。用竹葦曰扇。或謂雙曰闔。闔門也。單曰扇。扇户也。

釋名云戶護也。所以謹閉塞也。

知者樂水章

壽

洪範云。一曰壽。二曰福。五曰考終命。

說文云。老考也。

曲禮云。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百年曰期頤。

莊子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歲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 又云。廣成子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

抱朴子曰。人中有老彭。猶木中之有松柏。

荀子曰。彭祖堯臣。經虞夏商。壽七百歲。

逍遙云。北極永無窮。南山何足擬。

嵇康論羨門比壽王喬爭年

唐書白居易宴集皆高年人慕之繪爲九老圖

齊一變章

齊（古丘今山東青州濟南二府）

前漢書地理志云。齊地虛危之分埜也。東有甾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南有泰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以南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西有濟南平原。皆齊

分也。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工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湊。後十五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伯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織作冰紈綺繡純麗之物。號爲冠帶衣履天下。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土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繆。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于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

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痛乎道民之道可不慎哉昔太公始封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簒弑之臣

案齊姜姓矦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爲四嶽佐禹平水土有功賜姓曰姜氏曰呂謂之呂矦其國在南陽宛縣之西商末太公呂望起漁釣爲周文武師號師尚父佐文武定天下以功封營丘爲齊矦得征五矦九伯其後桓公卜自能相管仲爲王霸長天下賴之自僖公禄父之九年魯隱公立至簡公四年西狩獲

麟其後三君一百單二年康公卒呂氏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

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營兮遭我乎猫之間兮又曰竢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瑯琊齊部舒緩憍奢輙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爲俗邪寰宇記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而註論語者獨謂其急功利喜忌與舒緩正相反

眞 脂珠　塈 野　峁 苗　萊 來　猫 猱

魯 今爲山東曲阜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魯地奎婁之分野也東至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也周興以少昊之虚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矦以爲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薄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齗齗如也孔子閔王道將廢廼修六經以述唐虞三代之道弟子受業而通

者七十有七人是以其民好學上禮義重廉耻周公始封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寖弱矣

案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文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勞於天下成王命爲太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之周城號宰周公爲相天子主自陝以東諸侯乃封其長子伯禽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分以寶玉大弓而禘矦於魯以輔周室伯禽父爲魯公傳考公酋考公九世孫曰惠公弗皇惠公生隱公息姑隱

公之元年當平王四十有九年而爲春秋。其後二百四十有二年。是哀公辦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下九君二百三十三年。而頃公讐爲楚考烈王所滅。遷爲家人。 頨 頫 寐 寂

觚不觚章

觚

禮器注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合璧事類云。飲必有器。其來尚矣。鴻荒之世。鑿池爲樽。杯而飲之。自是而降。樽罍醆斝之器不一。或以玉。或以金。或以髹。或以鏤鳥獸之形。或倣雲雷之象。觚圜有別。大小有制備矣

演繁露云觚者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學者之牘也。急就章曰急就奇觚與衆異。奇觚好觚也。班固兩都賦曰。混建章而外屬。設璧門之鳳闕。上稜觚而棲金爵。金爵者金爲鳳凰也。建章宮之外闕其上立有稜之觚。觚上立金鑄之鳳。夫是以謂爲鳳闕也。

玉海云。今俗猶呼小兒學書簡爲木觚章。盖古之遺意也。楊升菴云。古者獻以爵而酬以觚。說文所謂鄉飲酒之爵也。博古圖載其制云觚口容一爵。足容二爵。韓詩外傳所謂三升曰觚是也。腹之四稜。削之可以爲圜。故史記云破觚而爲圜也。足之四稜。漢宮鳳闕效之以爲角。文選云上觚稜而栖金雀也。下爲四象。禮所謂象觚也。此所云觚皆酒器也。後世以木簡謂之觚。急就章所謂急就奇觚與衆異。陸士衡文賦云或操觚而率爾是也。孔子所嘆之觚。則酒器而非木簡也。何以知其然。以觚爲簡。起于秦漢以後。孔子未嘗見之也。然則孔子何以嘆也。曰古人制器必尚象。以一觚言之。上圜象天。下方象地。且又取其置頓之安穩焉。春秋之世。蓋已有破觚爲圜者矣。徒取其利于工之易鑄而不知失其象。便于人之易持。而不計其頓之危也。孔子于獻酬之際。見而歎之。其事雖小。而輕變古制。不師先王。已有秦人開阡陌廢井田焚詩書尚法律之漸矣。與春秋大復古而譏變法。同一旨歟。 綵 休

仁者雖告章

井

淮南子云。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

釋名云。井清也。泉之清潔者也。

易傳云。井通也。物所通用也。

風俗通云。井者法也節也。言法制居人。令節其飲食無窮竭也。

初學記云。久不渫滌爲井泥不停汚曰井渫。滌井曰浚井。水清曰洌井。甃聚塼修井也。

李尤銘云。多取不損。少取不盈。執憲若斯何有推傾。

江逌賦云。惟大井之既判兮。聖人務以表靈。演八卦以及用兮。運金材以贊生。鑽丹暉于金石兮。引黃泉乎杳冥。巽下水而冎立兮。木上水而井成。

柳宗元祭井文惟神萻是玄德。以爲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湩。惟昔匪石。今則順道。發自玄冥。成於匐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

續漢志夏至日浚井改水。

呂覽云。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于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人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者聞于宋君。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

周書黃帝始穿井。

白澤圖井神曰吹簫女子。

深眉塼甫逌由湩動甃皺媼襖

四書名物考卷六終

四書名物考卷七

論語

述而第七

甚矣吾衰章

夢

周禮大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二曰觭夢三曰咸陟

注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致夢言夢之所至夏后氏作焉咸皆也陟之言得也讀如王德翟人之德言夢之皆得周人作焉杜子春云觭讀爲奇偉之奇其字直當爲奇玄謂觭讀如諸戎掎之掎掎亦得也亦言夢之所得殷人作焉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愕同謂驚愕而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

潛夫論曰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己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以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羆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衆惟魚矣實惟豐年旐惟旟矣室家蓁蓁此謂象類之夢也孔子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貴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飛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蟄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疾病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此謂性情之夢也凡此十者占夢之大略也

列子曰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林希逸註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　又曰神遇爲夢形接爲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

掎(幾)虺(毀)旐(兆)旟(於)犄(銳)

志于道章

藝

周禮大司徒鄭註禮五禮之義。樂六樂之歌舞。射五射之法。御五御之節。書六書之品。數九數之計。　又案保氏職掌養國子以道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鄭彼註云五禮者。玄謂吉凶賓軍嘉。六樂者。玄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五射者。先鄭云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五御者。先鄭云鳴和鸞。逐水曲。過軍表。舞交衢。逐禽左。六書者。先鄭云象形。會意。轉註。處事。假借。諧聲。九數者。先鄭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贏不足旁要。此九章之術是也。云白矢者。矢在侯而貫侯過見其鏃白。云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連續而去也。云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云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云井儀者。四矢貫侯如井之容儀也。云五馭者。馭車有五種。云鳴和鸞者。和在式。鸞在衡。

案韓詩云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先鄭依此而言云逐水曲者無正文先鄭以意而言謂御車隨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也云過君表者謂若毛傳云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是其過君表即褐纏旃是也云舞交衢者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云逐禽左者謂御驅逆之車逆驅禽獸使左當人君以射之人君自左射故毛傳云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又禮記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是也

云六書象形之等皆依許氏說文云象形者日月之類是也象日月形體而爲之云會意者武信之類是也人言爲信止戈爲武會合人意故云會意也云轉註者考老之類是也建類一首文意相受左右相註故名轉註云處事者上下之類是也人在一上爲上人在一下爲下各有其處事得其宜故名處事也云假借者令長之類是也一字兩用故名假借也六曰云諧聲者即形聲一也江河之類是也皆以水爲形以工可爲聲但書有六體形聲實多若江河之類是

左形右聲鳩鴿之類是右形左聲草藻之類是上形下聲婆娑之類是上聲下形圃國之類是外形內聲問閣衡御之類是外聲內形此聲形之等有六也云九數者方田以下皆依九章筭術而言云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馬氏註以爲今有重差夕桀夕桀亦是筭術之名與鄭異案今九章以句股替旁要則旁要句股之類也

自行束修章

束修

禮記疏童子委摯而退者童子見先生或尋朋友既未成人不敢與主人亢禮但奠委其摯於地而自退辟其摯悉用束修也故論語云孔子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是謂童子也

唐六典國子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壺修一案爲束修之禮

開元禮載皇子束修束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修一案三脡皇子服學生之服至學門外陳三物於西南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執篚者以篚授皇子皇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子還避遂進跪取篚博士受幣皇子拜訖乃出州縣學生亦然

檀弓曰古之大夫束修之問不出竟

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

穀梁傳曰束修之問不行竟中

晉書虞喜曰束修立德皓首不倦

稽中散集二又呈束修無玷之稱又云不須行小小束修之意氣

吳曾漫錄曰前輩多以束修爲束脯余按後漢馬援杜詩延篤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修飾之意乃知以束修爲束脯者非是

筆乘曰蓋言自行束帶修飾之禮以上梁商尸束修厲節賈堅曰吾束修自立君何忽忽相謂降邪此可証

野客叢書曰鹽鐵論桑弘羊曰臣結髮束修得宿衛此漢人以束修爲束帶修飾在馬援諸人之先臣然矣然壯史劉焯不行束修未嘗有所教誨此即程

門諸先生之說也。要之二說皆通。
孫奭示兒編云。觀鄭玄注論語。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杜詩薦伏湛曰。自行束修。訖無毀玷。注云。謂年十五以上。然以經意詳之。初非此意。聖人設教。雖互鄉闕黨童子所不拒。長少何擇焉。惟延篤傳。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謂束帶修飾。此說稍通。然以修爲修飾。則是以束爲束帶。則非。不若以檢束修飭爲正。如鄭均傳曰。約束修安貧。太守劉寵束修至行。皆同一意。方性夫解禮記束修之問。以爲與論語名同而實異。其說謂約治其身。則無不誨之。與得所謂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

珽 侹綽著

子食于有喪章

哭

淮南子曰。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于口。啼之出于目。此皆憤于中而形于外者也。譬若水之下流。烟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
說林云。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
史記云。箕子朝周。過故殷墟。感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殷民皆流涕。

三軍可奪章

三軍

白虎通云。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

禮書云。周官大司馬主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諸侯之大者。三軍可也。蓋天子六軍。而將之以六卿。大國三軍。而將之以三卿。周三等之國。以地言之。公侯百里。大國也。伯七十里。次國也。子男五十里。小國也。然軍之多寡。係地之廣狹。而公侯之田皆百里。則皆三軍矣。魯於周爲侯。而地方百里。頌稱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春秋襄十一年作三軍。昭五年舍中軍。則魯之三軍。蓋嘗變於僖公之後。至襄而復作。至昭而

又舍也魯於春秋之時尊事齊楚爲不暇則其國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作三軍非正也故春秋書作以譏之及舍中軍以起於禮又書以正之公羊曰舍中軍復古也穀梁曰復正也其說是也然穀梁言天子六師諸侯一軍啖氏云言天子六軍大國三之二小國半大國其制於周禮不合是臆說耳春秋之時王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莊十六年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上中下而當六軍則世衰禮廢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不足怪也

富而可求章

執鞭

周禮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

疏序官云條狼氏下士故云執鞭賤職也

子之所慎章

齋

禮記曰三月絜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又曰君子之齋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齋七日以定之致齋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齋齋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　又曰其將齋也防其邪物訖其嗜慾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

唐禮樂志凡祭祀之節有六二曰齋戒其別有三曰散齋曰致齋曰淸齋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

戰

左傳皆陳曰戰疏戰者共鬭之辭彼此成列權無所施故爲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者也

司馬法曰凡戰敬則慊

老子曰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爲上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六韜曰兵者國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於將將者先王之所重也兵不兩勝亦不兩敗兵出踰境不由十日不有亡國必有破軍殺將

疾

四氣調神大論篇云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錐不亦晚乎

孫思邈曰人之四支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之常數也陽用其形陰

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焦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是其喘乏川瀆竭涸是其焦槁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

公孫龍子云孔子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之春居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餔飲酒不醉醫曰是良藥也　煬易　餔逋

飯疏食飲章

疏食

禮書鄭氏曰疏糲米也米之率糲十粺九鑿八侍御七九章筭術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鑿二十四御二十一言粟五斗爲米二斗四升細者窮於御也　糲厲　粺拜

肱

周易云豐其沛折其右肱

孔叢子曰三折肱爲良醫

枕

蔡邕警枕銘曰應龍蟠蟄潛德保靈制器象物示有其形哲人降鑒居安聞傾

晉蘇彥楠榴枕銘曰願神靖魄須以寧眠寢寐無想氣和体平禦心以道開邪以誠色空無著故能忘情

張紘瓌材枕箴曰冠御于晝枕式于昏代作充用榮已寧身興寢有節適性和神

說文云枕臥爲所薦首者也

神僊傳泰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項白光數

尺帝呼問之日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四氣入竅應入風臣行之轉少而齒生

加我數年章

易

初學記云易者案釋名言變易也帝王世紀曰庖犧氏作八卦神農重之爲六十四卦黄帝堯舜引而伸之分爲二易至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黄帝曰歸藏文王廣六十四卦著九六之爻謂之周易又漢書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子爲彖象繫詞文

言序卦之屬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聖代歷三古

左傳孔疏易文推演爻卦象物而爲之辭故易繫辭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又云易者象也是故謂之易象孔子述卦下總辭謂之爲彖述爻下別辭謂之爲象以其無所分別故別立二名以辨之其實卦下之語亦是象物爲辭故二者俱爲象也

乾鑿度孔子曰易者易也變易也不易也管三成德爲道苞籥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簡易立節日月星辰布設張列通精無門藏神無穴不煩不擾澹泊不失此其易也變易者其氣也天地不變不能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君臣取象變節相移能消者息必專者敗此其變易也不易者其位也故易者天地人之道也

說原易之彖象二字假獸以名之也蓋彖爲大豕行則俯首一望而全體皆見故統論一卦之體象有六牙故取以喻六爻之象也

又曰易始於太極太極分而爲二七九八六故生天

地天地有春秋冬夏之節故生四時四時各有陰陽剛柔之分故生八卦八卦成列天地之道立雷風水火山澤之象定矣 又曰陽三陰四位之正也易卦六十四分而爲上下象陰陽也陽道純而奇故上篇三十以象陽陰道不純而偶故下篇三十四以法陰

春秋說題辭云易者氣之節含精宣律上經象天下經叶曆文言立符象出期節彖言變化繫設類迹

子所雅言章

詩

初學記云。詩者。案卜商序曰。志之所之也。昔孔子刪詩。上取商。下取魯。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滅學亡六篇。今在者三百五篇。初孔子以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曾申授魏人李克。李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漢人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以二公所傳。故名其詩曰毛詩。

文章流別論云。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周禮太師掌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言一

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頌者。美盛德之形容。賦者。敷陳之稱也。比者。喻類之言也。興者。有感之辭也。

太平御覽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也。

詩含神霧云。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萬物之戶也。

孔演圖曰。詩含五際六情

案習奉曰。詩有五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又詩內傳曰。卯酉午戌亥。 詁 萇

書

初學記云。書者。案釋名。言書其時事也。上世帝王之遺書。有三墳五典訓誥誓命。孔子刪而序之。斷自唐虞以下。迄於周。凡百篇。以其上古之書。故曰尚書。遭秦滅學。並亡。漢興。濟南人伏勝。能口誦二十九篇。至漢文帝時。欲立尚書學。以勝年且九十餘。老不能行。乃詔太常掌固晁錯。就其家傳受之。其後魯恭王壞

孔子故宅。於壁中得古文尚書論語。悉以書還孔氏。武帝乃詔孔安國定其書。作傳義。爲五十八篇。

書大傳云。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參星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

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

禮

初學記禮者案釋名云体也言得事之體也周禮儀禮並周公所作禮記者本孔子門徒共撰所聞也後通儒各有損益子思乃作中庸公孫尼子作緇衣漢文時博士作王制其餘諸篇皆如此例至漢宣帝世東海后蒼善說禮於曲臺殿撰禮一百八十篇號曰后氏曲臺記后蒼傳於梁國戴德及德從子聖乃刪后氏記為八十五篇名大戴禮聖又刪大戴禮為四十六篇名小戴禮其後諸儒又加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凡四十九篇則今之禮記也

賈太傅曰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覩焉以著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著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為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

子釣章

釣　弋

尸子曰漁之為事也有釣網罟筌罛䍡罩栫笱擊梁罨箄䉂銛之類

晉潘尼釣賦曰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迹且游釣以自娛左援修竹右縱飛綸金鉤厲鉅甘餌垂芬衆鯤奔涌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鈎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熠雲往颷馳光飛電入罹靈未及鶩衆益以獲其數十

列子詹何曰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

呂氏春秋曰善釣者出魚乎十仞之下餌香也善弋

者下鳥乎百仞之上弓良也

淮南子曰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棊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　又曰射者使人端釣者使人恭事使然也

張衡傳蒲且以飛矰逞巧詹何以沈鉤致精注周禮曰矰矢用弋射鄭玄注云結繳于矢謂之矰矰高也

文苑英華弋不射宿賦云。禽之生兮擇其翔集。弋爲繁兮修其央拾。飛則騁使。或雕狙是求。宿必表仁。亦良弓用戢。無欺其處闇。必濟其不及。豈悍殺而爲心。將好生而是急。當其白日既曛。皎月纔分。欲翩爭萃。來巢有群。同在籠之無見。雖驚弦而不聞。豈不知勇其羽飾旌旗之靡靡。裂其肉成炮炙之紛紛。蓋以忘機爲心。方同海上之子。俯窺見害。奚情太平之君。四鐵既藏。六鈞遂弨。物則咸若。德用不擾。三驅之禮未卯。五豝之仁爲小。蒲且希使。自貫于青雲。碧簇設官。

爰射乎妖鳥。豈以窺城上之烏棲。殞月中之鵲繞。至道在茲。懷仁有歸。恩同於解網。戒比於合圍。我思古人聿求夫子。蓄矍相之藝。不發於非時。當山梁之求。必資乎順理。從禽之禮斯得。夜獵之夫多恥。

罟古　罛孤　罶柳　罩棹　笱苟　罾串　罨掩　罤避

銛先　颭標　鶬倉　扜旱　彎湾　弨超　犯己　砦喝

互鄉章

互鄉

王無咎云。鹿邑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鹿縣屬亳縣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

博物策會云。當考兗州之域。東盤琅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固。南馳互鄉。

子與人歌章

歌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也。故兗冀言歌聲如

柯也。

樂記云。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

山海經曰帝俊八子是始爲歌。

爾雅曰。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亦謂之咢。

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謡

梁元帝纂要曰。齊歌曰謳。吳歌曰歈。楚歌曰艷。淫歌曰哇

有清歌高歌緩歌長歌浩歌雅歌酣歌悲歌勞歌。振

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亦曰升歌古之善歌者有威黑秦青薛談韓娥王豹綿駒瓠梁魯人虞公季延年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駕辯淥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八闋唐歌南風卿雲殷露

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

七略善歌者有虞公發聲動梁上塵

襄陽記昔有善歌者含商吐角之音

號鄂 歈俞 闋缺

子疾病章

禱

說文曰除惡之祭爲祓會福之祭曰禬告事求福曰禱道上之祭爲禓潔意以享爲禋以類祭神爲禷祭司命爲祀祭豕先爲禮月祭爲祽禱雨爲雩禱晴爲祟

祓弗 禬會 禷類 祀定 禮曹 祽醉 祟訴

泰伯第八

曾子有疾章

籩 豆

周禮籩人奄一人女籩十人奚二十人掌四籩之實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饋食之籩其實棗㮚桃乾䕩榛實加籩之實蔆芡㮚脯羞籩之實糗餌粉餈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實喪事及賓客之事共其薦籩羞籩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凡籩事掌之

醢人奄一人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掌四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其實葵菹蠃醢脾析蠯醢蜃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醓醢箈菹鴈醢筍菹魚醢羞豆之實

酏食糝食凡祭祀共薦羞之豆實賓客喪紀亦如之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甕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甕凡事共醢

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

事物紀原曰籩以竹爲之以薦果核可容四升豆以木爲之以薦菹醢亦容四升又有瓦者謂之登皆始於夏后氏也

禮圖云豆口圓徑尺黑漆飾朱中大夫以上畫以雲

氣諸侯以象天子以玉皆謂飾其豆口也豆高一尺其足名鐙中央直豎者名校校徑二寸總而言之名豆。

明堂位曰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爲禿楬孔疏曰獻音娑娑是希疏之義故爲疏刻之

翅(豈) 膴(武) 鮪(鮪) 栗(栗) 脊(悉) 醓(毯) 醢(海) 麋(迷) 臡(那)

菁(青) 茆(柳) 麷(支) 蜃(腎) 蚳(知) 菭(箴) 㮛(椎) 鐙(登) 楬(揭)

記六尺章

六尺之孤

噩青曰孔云六尺之孤周禮國中七尺野外六尺皆不從征六尺年十五七尺年三十又韓詩外傳國中二十行役則七尺者二十也其升降皆五年則六尺者十五也孟子五尺之童乃十歲也。

舜有臣章

唐 虞

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

張晏曰堯始爲唐侯國於中山唐縣是也。

皇甫謐曰舜嬪于虞因以爲氏今河東太陽西山上虞城是也。

禹吾無間章

飲 食

禮記云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

衣 服

魏書曰文帝詔與朝臣云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夫珍玩必中國緫絹繐其白知雪羅紈綺縠未聞衣布服葛也。

世本云胡曹作衣宋衷注曰黃帝臣也。

釋名云衣者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

白虎通曰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

漢書齊國有三服之官奉獻冠幘縱爲首服紈素爲冬服輕綃爲夏服。

韍 冕（周[illegible]見衡靈篇一 案韍一作芾一作紱一作紼一作韍又名韠）

白虎通云紼者蔽也。行以蔽前。又云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

明堂位曰有虞氏服韍鄭康注曰冕服之韠也。

孔安國曰黻爲兩已相戾今之刺黻猶然也。

蘇氏演義曰昔先王衣羽皮韍字遂從韋韋皮也。

左傳云衮冕黻珽昭其度也鄭康成曰古者田漁而食之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不忘本也。

家語曰黃帝與炎帝戰克之始垂衣裳作黼黻

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靑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春秋正義云魏晉以還易以絳紗字遂從糸蓋太古蔽膝之法象冕服謂之韍朝服謂之韠

禮書云韠長三尺所以象三才頸五寸所以象五行下廣二尺象地也上廣一尺象天也會去上五寸紕以爵韋六寸不至下五寸純以素紃以五綵會猶書所謂作會也紕裨其上與旁也純緣其下也去會與純合五寸則其中餘二尺也紕六寸則表裏各三寸也天子之韠直其會龍火與山諸侯前後方其會火以下大夫前方挫角其會山而已鄭氏謂山取其仁火取其明龍取其變天子備焉　又云韍之色靑黑天下之理歸於所斷成於所辨故服章以黻終焉觀易陰陽之相代歸於復小而辨於物卦象之相推終於未濟之辨物居方舜命九官終於龍陟分北周官六計終於廉辨皆六服終黻之意也　又云冕服之作尚矣書稱舜曰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則黼黻而上象服也象服有冕禮記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商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則皇收而下皆冕也孔子稱禹致美乎黻冕書稱伊尹以冕服奉嗣王詩稱商之孫子常服黼冔則夏商服章蓋與古同矣

世本云胡曹作冕注云胡曹黃帝臣也蓋冕服起於黃帝加飾起自唐虞

釋名云祭服曰冕冕猶俛也俛平直貌也亦言文也玄上纁下前後垂珠有文飾也

郊特牲曰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　玉藻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龍卷以祭是王之衮冕十有二一旒也

典命曰上公以九爲節則上公之衮冕九旒九玉也

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而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世聖

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成以爲服見鳥獸有冠角頳胡之制遂作冠冕纓蕤凡十二章至周九章秦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

韍聿 韠畢 紃巡 紱避 嘷許 翬揮 翟的 頳然

宮

世本云堯使禹作宮

爾雅云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疏釋名云宮穹也言屋見于垣上穹崇然也古者貴賤所居皆得稱宮至秦漢以來乃定爲至尊所居之稱

周禮云王門宮阿棟也之制五雉隅之制七雉

郭璞曰宮謂圍繞之記曰君爲廬宮之是也

風俗通云宮室一也秦漢以爲常號下乃避之也

管子曰黃帝有合宮以聽政

河圖曰瑶光貫月感女媧于幽房之宮生黑帝

室

釋名云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曲禮云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

毛詩云斯干宣王考室也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董子曰禮天子之宮右淸廟左宗室前明堂後路寢四室者足以避寒暑而不高大也夫高室近陽廣室多陰故室適形而止

老子曰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

管子曰堯有衢室之問者下聽于民也

三輔黃圖云明堂有十三室法十二月

事嗣類奇風俗論云平屋曰室平室曰屠蘇也

溝洫

周禮遂人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　又云稻人以潴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

考工記曰匠人爲溝洫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又云凡溝洫逆地阞謂之不行注阞猶脈理也不行謂決溢也

後漢本記和帝詔曰隄防溝渠所以助順地理令劇

史三千石其隨宜疏導。防勸

四書名物考卷七終

四書名物考卷八

論語

子罕第九

達巷黨人章

執御

韓詩外傳孔子云美哉顏無父之御也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愛之。馬親其正而愛其事。至於顏淪少衰矣。馬知後有輿而輕之。知上有人而敬之。馬親其正而敬其事至於顏夷而衰矣馬知後有輿而重之知上有人而畏之。馬親其正而畏其事故御馬有法矣。法得則馬和而歡。

顏淵侍坐魯定公於臺。東野畢御馬乎臺下。定公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其馬將佚矣。俄而廄之以東野畢馬敗聞定公揭席而起曰。趣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者舜工於使人。造父工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極其馬。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也。今東野畢之上車執轡。御體正矣周旋步驟。朝禮

畢矣歷險致遠馬力殫矣然猶策之不已所以知佚也。

韓非子曰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

淮南子曰造父之御齊輯之于轡銜之際而急緩之于脣吻之和正度于胸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心中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

麻冕章

麻冕

白虎通曰麻冕者何周廟之冠也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示不忘本不以皮反太古未有禮文之服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一升是八十縷一眼篾用兩縷千二百眼篾極細布如禮三月之服十五升去其半世俗以為七升半不知乃是一眼篾用一縷如今單串黃草布 篾 宨

純

案儀禮疏古緇紂二字並行緇布之緇本字不誤紂帛之紂多誤為純周禮純帛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為聲 紂 緇

拜

周禮眡瞭辨九攆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攆六曰凶攆七曰奇攆八曰褒攆九曰肅攆以享右祭祀鄭注云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吉拜拜而后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言吉者此殷之凶拜周

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云凶拜稽顙而后拜謂三年服者杜子春云振讀為振鐸之振動讀為哀慟之慟奇讀為奇偶之奇謂先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奇讀曰倚倚拜謂持節持戟拜身倚之以拜鄭大夫云動讀為董書亦或為董振董以兩手相擊也奇拜謂一拜也褒讀為報報拜再拜是也鄭司農云褒拜今時持節拜是也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揖是也

賈疏儀禮鄉飲酒賓客入門有揖入門之法推手曰

揖引手曰揎。

藏一話腴云拜亦多儀矣晉元帝與王導帖皆稱頓首蓋渟師傅如此非伏地而拜也故曰古者君臣相答拜非也俱稽首也雅拜者唐人先下一膝謂之雅拜也或曰有父母答拜其子姑舅答拜其婦者蓋古人皆席地而坐只拜手而受其拜亦非伏地也惟婦人之拜自則天欲自尊更而爲跪樂府曰長跪問夫君又曰伸腰拜手跪如今樂舞遍數有似之也惟夷狄之拜曰膜拜仰兩掌以受額是也夫尊君之禮不

過曰誠惶誠恐稽手頓首今折簡平交必皇恐百拜曰皇懼端拜又曰皇恐端肅百拜申稟何也。

眡視 睖就 攓拜 褎包 揎忘

子畏於匡章

匡

地道記云長垣南十里有衛故匡城孔子所厄

路史云匡邸也本衛邑中屬晉今扶溝有匡城鄉匡亭而匡故城在焉。

鳳鳥不至章

鳳鳥

論語摘衰聖曰鳳有六象九苞六象頭象天目象日背象月翼象風足象地尾象緯九苞口苞命眼合度耳聰達舌詘伸色光彩冠短周距銳鉤音激揚腹文戶

宋均注緯五緯也度天度也

韓詩外傳天老曰鳳像麟前鹿後蛇頸而魚尾龍文龜背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東方君子之國翺翔四國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見則天下大安寧

說文云鳳字從鳥凡聲也鳳飛則群鳥從以萬數也

毛詩草虫經曰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爲鸑鷟

春秋孔演圖云鳳鶉火之禽陽之精惟德能至神鳥也羽蟲三百六十而鳳凰爲之長

帝王世紀曰黃帝服齊於中宮坐于玄扈洛上乃有大鳥雞頭鷰喙龜頸龍形麟翼魚尾其狀如鶴備五色三文成字首文曰順德背文曰信義膺文曰仁智不食生虫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巣阿閣其飲食也必自歌舞音如簫笙。

淮南子三鳳凰至於庭。三代鳳至於門、周室鳳至於
澤、德彌麂、所止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
尚書中候握河紀曰、堯即位七十年、鳳凰止庭。伯禹
拜曰、昔帝軒提象、鳳凰巢阿閣。
春秋合誠圖云、堯坐中舟、與太尉舜臨觀、鳳凰負圖
授堯、赤玉爲柙、黄玉檢、白玉繩、其章曰、天赤帝符璽
五字。
春秋元命包云。火離爲鳳凰、銜書游文王之都、故武
王受鳳書之紀、

書帝命驗云、赤鳳來儀、服虔云、貌恭性仁。則鳳凰來
儀。
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凰、自歌自舞、見則
天子大安寧。
荀子解蔽篇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
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注逸詩也。帝盖謂
堯也。堯時鳳凰巢於阿閣。
楚詞云。獨不見鳳凰之高翔于太皇之野、循四極而
周迴。覽德盛而後下。　又云、鳧鴈皆唼夫梁藻兮、鳳
遊翔而高舉、衆鳥皆有所登棲兮。鳳獨皇皇而無所
集、
樂叶圖徵云。五鳳皆五色、爲瑞者一。爲孽者四。其四
皆似鳳、並爲妖、一曰鷫鸘、鳩喙圓目、身義戴信、嬰禮
膺仁、負智、至則役之感也、二曰發明、鳥喙大翼、大頸、
身仁、戴智、嬰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三曰焦明、
長喙疏翼、圓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
感也、四曰幽昌。兌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
戴信、負禮膺仁、至則旱之感也、

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神鳥。東方
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鷫鸘。北方曰幽昌。中央
曰鳳凰、
禽經云。青鳳謂之鶡、赤鳳謂之鶉。
人鏡經云。凡五方之鳥、皆似鳳而非也、東方發明。全
身總青。西方鷫鸘、全身總白、南方焦明、全身總赤、北
方幽昌。亦曰退居、全身總黑、中央鳥名王雀、亦曰鳳
凰。全身總黄。
王子年拾遺記云、成王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瑶

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于京師。育以靈
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
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
後。文彩炳燿。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
遠至也。及成王崩。冲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
遊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孔子云鳳鳥不至。可爲悲
矣。

物類相感志云。鳳狀類易知。世謂之鳥王。弗虛也。漢
宣帝地節中。有鳳集魯。群鳥從而飛。又鳳鳥見新蔡。

群鳥四面行列。皆向鳳凰。立以萬數也。

郭璞贊鸑鷟女床。鳳出丹穴。拊翼相和。以應聖哲。

鸑（必）鷟（浞）鵷（淳）晏（雛）鷫（肅）鷞（霜）鶡（昌）

河圖

書注。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
謂之河圖。

春秋說題辭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
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故圖有九篇。書有六篇。孔安國
云。河圖八卦是。洛書九疇是。

尚書中候云。堯沉璧於河。龍馬銜。中赤文綠色。臨壇
吐圖。

河圖玉板曰。倉頡爲帝南巡。登陽虛之山。臨于元扈。
洛汭之水。靈龜負書。丹甲青文以授之。

隋巢子曰。姬氏之興也。河出綠圖。

古三墳伏羲氏皇策辭曰。惟天至仁。於萆生月。天雨
降河。龍馬負圖。神開我心。

于華子論河圖云。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
而下沈。戴九而履一。據三而持七。五居中宮。數之所

由生。一從一橫。數之所由成。

名畫記云。聖王受命。則有龜字効靈。龍圖呈寶。巢燧
以來。皆有之迹。暎乎瑶鈐。事傳乎金冊。及包羲發於
榮河。而典籍圖畫萌矣。

宋史王柏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
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
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
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

程大昌易原曰。夫子之言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

則之。是易于圖書。固所兼法。周之寶藏河圖。孔子歎河不出圖。是河圖也者。古盛世寔有之。非後世傳會也。孔安國曰。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又曰天與禹洛書。神龜負文出列於背。有數至九。禹因而第之以成九類。劉歆乃曰伏羲氏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又敘洪範曰。自五行至六極。凡六十五字。洛書本文也。夫安國之所謂文者。數者乎象而錯綜可觀焉爾。非謂後世文籍之文也。歆謂洛書有字則全與孔異矣。夫二子在漢皆號精傳。而違異如此。予於是疑此時圖書已自不存。故各出意想而終無定證也。惟乾鑿度本出漢世其書多言河圖曰。太一取之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十五也。夫太一非所論也。其所謂四正四維。環拱一五。無往而不為十五。即此圖也。然則昔之作為乾鑿度者實嘗親見是圖矣。其書言七八之象。九六之變。皆以十五為宿。蓋於圖乎得之也。乾鑿度者。世儒多引之以明易指者矣。而鄭康成之論大衍以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為五十。亦自乾鑿度出也。晉張湛傳列子至七變為九日此章全是周易乾鑿度則漢魏以降凡言易老者。皆已宗而用之。非後世託為也。然則圖書也者。乾鑿度實能得之。而孔劉反不得見何邪。

文心雕龍云。河不出圖。夫子有歎。陳於東序。歷代寶傳。

汭 芮

子疾病章

道路

釋名云。道蹈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露見也。城下路謂之豪。步所用道謂之蹊。

爾雅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廟中路謂之唐。大路謂之奔

廣雅云。墿軌垣衝徑畈衍道也。

禮記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又云季春開通道路。毋有障塞。　墿 亦　垣 亘　畈 炕　衍 干

有美玉章

美玉

逸論語曰。璠璵。魯之寶也。孔子曰。美哉璠璵。遠而望之。奐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孚勝。

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雙玉爲瑴。五瑴爲區。瑳。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赤玉也。璿。瑾。瑜。美玉也。璑。玉。玉采也。玲瑲琤瑱瑝。玉聲也。璬。玉佩也。瑱。充耳也。璪。玉飾以水藻也。

聘義云。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

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清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

管子曰。夫玉之所爲貴者。九德出焉。溫潤以澤。仁也。鄰以理者。智也。堅而不蹙。義也。廉而不劌。行也。鮮而不垢。潔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皆見。情也。茂華光澤並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徹遠。純而不殺。辭也。是以人主貴之。藏以爲寶。剖以爲符瑞。

說苑云。玉有六美。君子貴之。望之溫潤。近之栗理。聲近徐而聞遠。折而不撓。闕而不荏。廉而不劌。有瑕必示之於外。是以貴之。望之溫潤者。君子比德焉。近之栗理者。君子比智焉。聲近徐而聞遠者。君子比義焉。折而不撓。闕而不荏者。君子比勇焉。廉而不劌者。君子比仁焉。有瑕必見之於外者。君子比情焉。

說文曰。玉石之美者五德。潤澤以溫。仁之方也。䚡理

自外。可以知忠義之方也。其聲舒揚。專以遠聞。智之方也。不撓而折。勇之方也。銳廉而不劌。潔之方也。

玉符云。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淳漆。此玉之符也。

山海經曰。珏。二玉相合。瑁琥。玦。瓊係耳玉也。稷異之山。及鹿臺山。其中多白玉。瑜次之。山多嬰垣之玉。泰冒之山多藻玉。密山之上多玉膏。龍首之山多美玉。放皐之山多蒼玉。平丘在三桑東。爰有遺玉。

京兆記曰。藍田出美玉如藍。故曰藍田。

楊升菴云。古篆三畫均爲玉。二畫近上爲王。王加二
畫於旁爲玨。音栗治玉之工。周禮玉人是也。呂氏春
秋有公玉姓。漢公玉帶。其後也。自篆改爲隸。後人皆
不識玉字矣。
璠播璵歟瑳胜璇旋璑無玲零瑲鎗琤爭瑱忝
瑝皇璬皎鄹鄹劇貴颶颶肪方琟甬琩昌琉流

欲居九夷章

九夷

後漢書東夷傳。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

好生萬物。柢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
子不死之國焉。故孔子欲居九夷也。

夷有九種。曰畎夷。於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
夷。陽夷。又玄菟。樂浪。高驪。滿飾。鳧臾。索家。東屠。倭人。
天鄙。見王制疏

白虎通云。夷者僔狄。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
名也。

說原東方曰夷。從大從弓。舊稱俗仁而壽。

初學記云。子欲居九夷。從鳳嬉。宋均曰。鳳遇亂則潛
居九夷。

馬端臨曰。按倭人自後漢始通中國。史稱從帶方至
倭國。循海水行。歷朝鮮國。乍南乍東。渡三海。歷七國。
凡一萬二千里。然後至其國都。又言去樂浪郡境及
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會稽東。與儋耳相近。其地
去遼東甚遠。而去閩浙甚邇。

三朝志。雍熙中。僧奝然入貢。歸國後奉表來謝。叙其
來則曰。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顧信風
而東別。數千里之山嶽易過。何其遠也。叙其歸則曰。

季夏解台州之纜。孟秋達本國之郊。又何其近也。

菟徒俞陽

自衛反魯章

雅頌

文選卜子夏曰。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
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
明者也。

傅子曰。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玩之若

近尋之若遠。浩乎文章之淵府也。

子在川上章

晝夜

新婆沙論云。百二十刹那成一怛刹那。六十怛刹那成一臘縛。二十臘縛成一牟呼栗多。二十牟呼栗多成一晝夜。

案大唐西域記五牟呼栗多爲一時。六時合成一日一夜。與此辭異而意同

衣敝縕袍章

縕袍

玉藻云。纊爲襺。縕爲袍。注云。衣有著之異名也。縕謂今纊雜舊絮也。然則純著新綿名爲襺。雜用舊絮名爲袍。

身章撮要云。袍長襦也。雖著有襺縕異名。其制度則一。至唐服袍者下加襴。緋紫綠皆視其品。庶人以白。然則今之有襴袍自唐始。然襖與襦亦袍也。不襴襞。或曰。周公抱成王發居故施袍。

漢平續傳。續舉縕袍以示使人曰。臣之所資。惟此而已。注。縕故絮也。

鹽鐵論曰。原憲之縕袍。賢於季孫之狐貉。

纊 忱 襺 戒 著 酌 襴 闌 襴 闌

歲寒章

寒

釋名曰。寒捍也。捍格也。

說文曰。霰寒也。從雨執聲。凜清寒也。

運行論注云。凝修氷雪。寒之化也。凜冽霜雹。寒之用也。柔奧之物。遇寒則堅。寒之化也。太虛澄淨。黑氣浮

空。天色黯然。高空之寒氣也。氣似散麻。本末皆黑。川澤之寒氣也。空齊雪暎。遐邇一色。山谷之寒氣也。太虛白昏。火明不耀。如霧雨氣。遐邇肅然。北望色玄。凝雰夜落。此水氣所生寒之化也。太虛凝陰。白埃昏翳。天地一色。遠視不分。此寒溼凝結。雪之將至也。地裂水氷。河渠乾涸。枯澤浮鹹。水斂土堅。是土勝水。水不得自清。水所生寒之用也 霰 跌 雹 暴 奧 欣 雰 分

唐棣章

唐棣

埤雅云唐棣一名移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先開而後合

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而即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悞

詩聴云棠棣之華鄂不韡韡鄭箋云承花者曰鄂不當作柎華下有蕚蕚下有柎華蕚相覆而光明猶弟兄相順而榮顯唐詩紅蕚青柎之鮮用此義

物類相感志云棠棣生江南出谷中樹潤無風葉自動花反後合鄭玄云棠棣移也崔豹古今注云移楊葉圓弱蒂微風大搖也　移地

四書名物考卷八終

四書名物考卷九

論語

鄉黨第十

朝與上大夫章

上大夫　下大夫

儀禮疏上大夫卿也國皆有三卿五大夫皆上大夫是三卿則此下是五大夫也二十七士與五大夫轉相副貳則三卿宜有六大夫而五者何休云司馬事省闕一大夫

君召使擯章

擯

禮記曰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

疏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及行人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

隨命數者。謙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直當闑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鄉而立。鄭注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侯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轅。其君當軫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邐迤西北並東鄉而列。主公出直闑東南西鄉立。擯在主人之南。邐迤東南立並西鄉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來諸已。恐爲他事而至。故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

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荅辭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

軹止　闑槷　邐遲

趨

爾雅云。室中謂之時。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大路謂之奔。疏堂中名時。時然後動。堂上日行。謂平行也。堂下日步。白虎通云。人踐三尺法天地人。再舉足曰步。備陰陽也。門外曰趨。鄭玄云。行而張拱曰趨。中庭曰走。走疾趨也。大路曰奔。奔大走也。

釋名曰。疾行曰趨。趨赴也。赴所至也。

玉藻云。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　又云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又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毋無

入公門章

中門　閾

疏中門謂棖闑之中央。君門中央有闑。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楔。棖闑之中。是尊者所立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閾。門限也。出入不得踐履門限。所以爾者。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爲不敬。

馬鍾陽云。中門謂棖闑之間。考註疏。門中有闑。兩旁有棖。則似非左右門之中。乃左右各有中也。三註言闑門左扉。立於其中。豈君之左右門不並開耶。

爾雅云。柣謂之閾。棖謂之楔。疏經傳諸註皆以閾爲門限。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俗謂之地柣。一名

閫。

位

禮記注過位。謂入門右北面君揖之位。

爾雅云。中庭之左右謂之位。注云羣臣之側位也。門屏之間謂之宁。注云人君視朝所宁立處。

周禮云。司士正朝儀之位。禮記曰立而無序則亂於位。家語曰列而無次序則亂於著。左傳曰朝有著。國語曰悋位著以儆其官。又曰位宁有官師之典。則著所以著其位者也。人君之行也。過位然後登車。其入

也過位則下。典禮曰下卿位是也。人臣過此必加敬焉。

息

物類相感志云鼻者肺之門。通華蓋之氣。人或閉口。候鼻之息。一緩一急。若直而急。則陽時也。若緩而散。則陰時也。候之法以子爲陽。以壬爲陰。寅陽卯陰。依此例以率之。則候正也。

班倢伃賦每寤寐而絫息兮師古曰絫息。言懼而喘息也。

長楊賦不敢惕息。師古曰惕息。懼而小息也息。出入氣也。

敘傳吏民竦息。

嚴延平傳豪彊脅息。師古曰脅。歛也

舊唐書丘悟劾李昭德膽大於身。鼻息所衝。上拂霄漢。

倢接 伃予 絫雷 愭四

執圭章

圭

儀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

趨。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 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后退。注爭爭關之爭。重失隊也。而后猶然後也

疏授謂就東楹受玉於主君。將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云。下如送。君還而后退者。以上文次言之。此下如送者止謂聘享每訖。君賓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遊然。故云下如送也。君迴還賓則退出廟門。更行後事非謂賓出大門也。

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 及門正焉。注容色復故。此皆心變見於威儀 執圭入門。鞠躬焉如

恐失之。疏亦謂方聘執圭入廟門及享發氣焉盈容。注發氣舍氣也衆介北面蹌焉。注容貌舒揚私覿愉愉焉。注容貌和敬出如舒鴈。注威儀自然而有行列舒鴈鵝也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

記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注剡上象天圜地方也九寸上公之圭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注三采再降于天子也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皆玄纁繫長尺。絇組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注四器圭璋璧琮上介執圭如重授賓。

賓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

說文曰。圭瑞玉也。上圜下方以封諸侯。楚爵有執圭。

禮書曰聘禮受命于朝賈人西面坐。啟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宰執圭屈繅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垂繅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上介受圭。屈繅出授賈人衆介不從。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賓出公側授宰玉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禮。使者歸。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宰自公左受玉。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禮玉亦如之。私幣不告聘。遭喪不賄不禮玉。不賄。

又云。大圭不琢。玉人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鄭氏釋玉藻曰。珽亦笏也。或謂之大圭。球美玉也。釋玉人曰大圭或謂之珽。杼殺

也。終葵。椎也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也。蓋天子之笏其玉以球。其不琢也謂之大圭。其方正也謂之珽。其實一也。終葵首六寸。相玉書曰珽玉六寸明自炤是也典瑞曰搢大圭。玉藻曰搢珽。玉人曰天子服之。荀子曰天子御珽。然則搢之者服之也。御者進之也。天子諸侯之笏。必以人進之。大夫士則服之而已。玉藻曰史進象笏。諸侯之禮也。

繅搔 剡掞 杼柱 瑑篆 搢晉 炤照

享禮

白帖云享以成禮是敦恭儉。又云享頻有璋。設几
而不倚爵盈而不飮肴乾而不食。言務行禮 又云享以
訓恭儉。 頻 倚

私覿

吳志駱統曰。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
而陰相聞者也。若以命行。旣修君好。因敘巳情。亦使
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
夏。亦有燕譚之義也。

禮記曰。朝覲大夫之私覿。非禮也。大夫執圭而使。所

以申信也。不敢私覿、所以致敬也。而庭實私覿。何爲
乎諸侯之庭。爲人臣者無外交。不敢貳君也。
註其君親來。其臣不敢私見於主國君也。以君命聘。
則有私見。

君子不以紺章

紺緅 紅紫

釋名云、紺。含也。青而含赤色也。
困學紀聞云。孔註一入曰緅。而林云。考工記三入爲
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緅在纁緇之間。爾雅一入爲
縓、禮練衣黃裏縓緣。練冠麻衣縓緣、蓋孔氏誤以緅
爲縓。則緅不可謂近喪服。集註謂緅絳色以飾練服
亦用孔注

釋名云。紅。絳也。白色之似絳者也。紫疵也非正色五
色之疵瑕以惑人者也

禮書曰。青赤玄黃白黑正色也。綠紅碧紫纁緅緇間
色也。五行之理。有相生者。有相尅者。相生爲正色。相
尅爲間色。故甲巳合而爲綠。則綠者青黃之雜。以木
尅土故也。丙辛合而爲紅。則紅者赤白之雜。以火尅

金故也。乙庚合而爲碧。則碧者青白之雜。以金尅木
故也。丁壬合而爲紫。則紫者赤黑之雜。以水尅火故
也。禮文緅或作爵。說文緅爲青赤色。紺爲深青色。則
紺黑於緅矣。鄭賈之徒謂纁入黑則爲紺。紺入黑則
爲緅。不可考也。 緅 紟

暑

荀爽傳云。夏則火旺。其火在天。溫暖之氣。養生百木
說文云月令土潤溽暑。溽濕暑也。
竹室記云。方大暑火烘爆。賈赤壤。若墜于爐。若療于

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墜而不自運。

梅聖俞苦熱詩云。大熱購萬物。萬物不可逃。爍者欲出火。液者欲流膏。飛烏厭其羽。走獸厭其毛。人亦畏絺綌。況乃服冠袍。　溽辱　賈殞

絺綌

周禮掌葛。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疏曰。以其葛出于山故也。月令孟夏天子初衣暑服。注云絺綌

曲禮云爲天子削瓜。巾以絺。諸侯巾以綌。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絺下綌。皆貴絺而賤綌。

說苑云。絺綿之蔓。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爲絺綌。良工不得。枯死於野。

風俗通云。細葛謂之毻㲉。

文選王子淵曰。服絺綌之凉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

合璧事類云。絺綌皆葛。綌粗而絺精。他如麻苧蕉荃等物。皆可爲衣。故禹貢篇謂卉服。釋之者曰草服。葛越。斯之謂也。

墨子云。古者聖王制爲衣服之法。曰冬服紺緅之衣輕且暖。夏服絺綌。

李白云。黃葛生洛溪。黃花自綠蘿。青煙蔓長條。繚繞幾百尺。閨人費素手。採綴作絺綌。　毻先　㲉血　荃全

羔裘　麑裘　狐裘

埤雅曰。大曰羊。小曰羔。羔性群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爲朝服。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言日出有曜然後見其如膏。且亦聽朝之時。

禮書云。諸侯羔裘以朝。先儒皆曰黑羔裘也。

說文云。鹿子曰麛。又曰麑。鹿一歲曰麑。二歲曰麛。三歲曰麈。

禮書云。鹿之爲物。善接其類。而麛尤出於天性。故先王取焉。聘禮曰。麛裘皮弁。然則皮弁素積而麛裘素色以裼之。則絞衣素衣也。袒而見裘曰裼。揜而充裘曰襲。素衣麑裘。則麑裘之上素衣其正服也。緇衣羔裘。則羔裘之上緇衣其正服也。黃衣狐裘。錦衣狐裘。蓋亦若此。

古者所貴不過狐白裘而已後世有黑貂青鳳鶡鷸雉頭鶴氅之侈此不可與言禮也

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古者緇衣羔裘黄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禮記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麛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

五經要義曰古者著裘於内而以錦衣覆之謂之裼

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也

麛迷 麑幾 麗領 麈主 氅敞 褎袖 豻岸 繒增 楮貯 裀

裀 蜡乍 雜秋 嶍岷

褻衣

孔註曰今之被也

合璧事類云被寢衣大被曰衾單被曰裯世之人或以錦綉或以布素或以楮皮爲之

狐貉

埤雅云狐性好疑貈貉卬性好睡又皆藏獸故狐貉之厚以居而蜡祭息民以狐裘也素問曰其主狐貉變化不藏

說文云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首丘謂之三德

山海經云青丘之國有狐而九尾武都之山有玄狐蓬尾

酉陽雜俎云舊說野狐夜擊尾火出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爲人矣

名山記云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

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玄中記云狐五十歲能變化爲婦人百歲爲美女爲神巫或爲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爲天狐

字林曰貉似貍其營窟與貛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貛貉同穴而異處貛之出穴以貉爲導

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貍爲公子裘言往祭表貉因取狐貍之皮爲裘

聞一友人云楚蜀界中多貉俗名野馬其皮紋土下

貟力旁如魚鳥狀。襞處其皮者。立能解髮。設有警急。
則輒毛豎。乃知古人用以製裘。不直取其溫厚也。
困學紀聞云。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儒以汶爲魯之汶
水。列子釋文云。案史記汶與峄同。謂汶江也。今江邊
人云。狐不渡江。說文。狐。貉類也。踰越大水。則傷本性

佩

玉藻云。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珮玉有衝牙。註。居中央以觸
觸也。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註。故謂喪與災眚

名物考　一八　卷九　十四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
夫佩水蒼玉而純組綬。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
瓀玟而縕組綬。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又云
君在。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朝於
君亦結左。　又云。齊則綪結佩。鄭氏曰。綪屈也。結又
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蓋齊所以致精明之德。佩既
結矣。又從而屈之。不以微角宮羽之聲散其志也。
三禮圖曰。凡玉佩上有雙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
璜。徑三寸。衝牙以蠙珠爲瑀。

案禮孔子去魯。佩象環五寸。象言其有文理也。環可
循而無窮也。
春秋傳曰。改步改玉。則自天子至士。步固不同。而玉
亦隨之以異也。蓋玉之貴莫如白。賤者莫如瓀玟。山
玄以象君德之靜。水蒼以象臣職之動。山玄水蒼其
文也。瑜與瓀其質也。世子佩瑜。則士佩瓀矣。士佩瓀
則世子而上佩堅矣。瓀或作碝。以其多石故也。玟或
作珉。以其賤故也。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佩者。表意見所能。故修道無窮

名物考　一八　卷九　十五

即佩環。能本道德即佩琨。能決嫌疑即佩玦。是以見
其所佩。即知其能。
楚辭王逸註曰。德光明者佩玉。能解結者佩觿。能決
疑者佩玦。
左傳吳申叔儀曰。佩玉蕊兮。余無所繫之。
毛詩疑字議云。以爲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
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禮書曰。古者有德佩。有事佩。德佩則左右皆玉。事佩
則左紛帨。右玦捍之類。左佩皆有五。右佩皆六。以左

陽而奇右陰而偶故也左佩者小右佩者大以左手足不如右强故也先設事佩次加德佩以事成而下德成而上故也

博物志云漢末喪亂絶無玉佩魏始復作之今之玉佩受於王粲　瓀堧　玟文　[王青]茜　珉民　玦决　琨昆　瓀軟

悅稅　玦夬　拂弗

帷裳

鄭康成云帷裳謂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非帷裳者謂深衣削其幅縫齊要見春秋正義

案爾雅云削殺其幅深衣之裳然喪服裳亦削幅其不削幅者帷裳而已

白虎通云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閉也

合璧事類云裳下飾以羅爲表絹爲裏其色天子赤諸侯朱大夫素士玄黃裳之雜色也凡七幅殊其前后前三幅后四幅綉四章藻粉米黼黻於其上裙即裳

按釋名羣也謂連接羣幅而爲之

禮書案周禮云巾車王后重翟厭翟安車皆有容蓋

詩曰漸車帷裳鄭司農曰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幨或曰童容其上方蓋旁垂而下謂之襜故士昏禮婦車有裧雜記曰輤有裧鄭康成謂裧鼈甲邊緣也然容裧幨皆幨裳之異名也　襜覘　裧談　輤茜

弔

禮記曰知生者弔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死弔而不傷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　又曰五十無車者不越疆而弔人弔于人是日不樂

酉陽雜俎云弔字矢貫弓也古者葬棄中野禮貫弓

而弔以助鳥獸之害

必有明衣章

明衣

士喪禮陳襲事於房中明衣裳用布　又曰明衣不在算

記曰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幕布帷幕之布屬幅不削幅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轂轂足跗也縓綼緆一染曰縓飾裳在幅曰綼在下曰緆緇純飾衣領袂口曰純衣以緇裳以縓象天地也

禮書云明衣之袂屬幅而不削明衣之裳前三後四

而不辟積。衣之長也。下膝與要廣者異矣。裳之長也
及足。時與無見膚者異矣。
事物類考云。三代以來。襲有明衣。唐改用生絹單衣。
今但新衣而已
酉陽雜俎曰。明衣起于左伯桃。 幕莫 緷單 緆錫
布
禮記曰。仲夏月毋暴布。 又曰。布帛精粗不中數。幅
廣狹不中量。不鬻於市。 又曰。大祭以疏布為尚反
女功之始。

史記云。羲皇造布。孔子作緇布冠。
漢書。太公以布為貨。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疋。
食不厭精章
精
六書精蘊曰。精粹事皆從米。精者何也。米之脫粟也。
色微黃赤。人皆知其粗也。糲去而白榖矣。未也。糳矣
未也。舂而近心矣。色微若青。此生意所函也。粹者何
也。始而糳。米去穀也。中而舂。米去膜也。卒而毇。米去
翳也。乃後瑩然玉粹。

丹鉛總錄曰。儒書以精鑿喻學。精鑿皆言米也。穀一
石得米六斗為糲。一石五斗為毇。得四斗為鑿。得三
斗為精。精之字從米為義。從青為聲。古文作晶象三
米之形。尤見意義。 糳作 膜莫 珏展 毇毀
膾
禮大傳云。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
野豕為軒。皆聶而不切。腐為辟雞。兎為朊脾。皆聶而
切之。切葱若薤。實之醯以柔之。
注云。聶之言牒也。先藿葉切之。復報切之。則成膾。

內則云。膾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肉腥細
者為膾。大者為軒。
七命曰。命支離。飛霜鍔。紅肌綺散。素膚雪落。婁子之
毫。不能厠其細。秋蟬之翼。不足擬其薄。
七發曰。眾如疊縠。離若散雷。輕隨風飛。刃不轉切。
酉陽雜俎云。南孝廉善斫鱠。縠薄絲縷。輕可吹起。操
刀響捷。若合節奏。 鍔愕
饐 餲 餒 敗 失飪
爾雅云。餀謂之餘。食饐謂之餲。摶者謂之爛。米者謂

之餜肉謂之敗。臭壞魚謂之餒。肉爛

疏李巡云餀餘皆穢臭也。食飯也饐飯臭也。一名餲

飯摶相著者名𥼶。李巡云𥼶飯淖米相著也。飯中有

腥米者名餜。李巡曰米飯半腥半熟名餜。即論語云

失飪不食。肉臭壞曰敗。魚肉爛曰餒。即論語云魚餒

而肉敗不食是也。一云飯饖臭者。說文云饖飯傷熱。

蒼頡篇云食臭敗也。魚爛從內發。故云內爛。是郭璞

公羊為說。今本內作肉恐誤。

釋常談云。飲食過熟謂之失飪。

方言曰。徐揚之間曰飪。

餀碍 餘惠 摶團 𥼶爛 餜疋 爛濫 淖閙 饖穢義

醬

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醢醬實

蓼。魚膾芥醬。麋腥醢醬。

風俗通曰醬成於鹽而鹹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白虎通云。榆莢醬曰醆。

漢書云南越食唐蒙蒟醬。蒟如桑椹。取實為醬。

嶺表錄異云交廣溪洞間酋長多收蟻卵。淘漉令淨。

鹵以為醬。或曰其味酷似肉醬。

案此即古之蚳醬也。

宋書孝武作四時詩曰匏醬調秋菜。

漢武內傳云西王母謂帝曰神藥上有連珠之醬。玉

津金醬中有元靈之醬、

晉文遺語云唐世風俗重葫蘆醬

祿山事跡云祿山進鹿尾醬。

濡臑 莢吉 醆抹 蒟求 漉鹿 蚳其

肉

說文曰肴。雜肉也。腌漬肉也。膰。宗廟熟肉也。

釋文曰。熟肉有骨曰殽。大臠曰胾。

穀梁曰。脤者俎實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蓋社肉也。

爾雅曰。肉曰脫之。剝其皮也

楊雄方言曰。朝鮮洌水之間凡暴肉及牛羊五臟謂

之膊。

禮記曰。熬捶之去其皾、編萑布牛肉焉。屑桂與薑以

灑諸上而鹽之。乾而食之。欲濡肉則釋而煎之以醢。

欲乾肉則捶而食之。

典論曰。尼宗廟三歲大祫每太牢分之左辦上帝右辦上后俎。餘肉積于前數千斤名雜俎

呂氏春秋云。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雋燕之髀。述蕩之腕。旄象之白

鑴李 截玊 脤賢 腂剝 惇剝 雈祁 髀北

食酒

野客叢書云。漢書載于定國食酒數石不亂。僕甚疑之。固雖漢斛小。安有一人飲至數石之理。後觀筆談亦言其疑。正與鄙見同。不復辨矣。所未辨者其說邪。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食酒謂能多飲酒。費盡其酒猶云食言。今流俗書本輒改食字作飲字。失其眞也。僕觀論語云沽酒市脯不食。此言食酒雖因脯而并言。然酒之言食亦不可謂無所祖矣。如淳言喜酒固已無謂。師古又引食言之食何其迂也。古人下字率多借用。初不似今之拘。如以食物與人謂之飼。然後義安。而漢書謂閩王餉荃葛。且荃葛非食物。豈可以言餉乎。蓋古人遺以餉爲遺耳。如此等字甚多。且沽酒市脯不食此言如繫辭潤之以風雨。左傳牛馬皆百匹。玉藻大夫不得造車馬。是皆因其一而并言其一。此古人省文之體不可不知也。

沽酒

聽雨紀談云。鄭康成訓沽爲榷沽之沽。朱子曰沽市皆買也。蓋從鄭註詩云無酒沽我。毛氏註謂一宿酒曰沽。蓋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武帝時方有榷酤。則沽酒當以一宿酒爲是。

詩正義曰。毛以爲言無酒明是率爲之。故云一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一宿酒爲酤者。既有一宿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爲酤酒。故亦云酤買也。

前漢書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疑而弗食

樂府歌云。市肉取肥。酤酒取醲。交觴接杯。以致殷勤

榷角

脯

釋名曰。脯搏也。乾燥相搏著也。脩縮也。乾燥而縮也。

說文曰。脯乾肉也。脩脯也。搏瀦脯搏之屋上也。腕骨

脯也。朐，脯脡也

周禮曰腊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腊事。注乾肉大腊也。小腊小者也有骨曰腊無骨曰脯曰膴胖之脯脯斥也。捶而施薑桂曰鍛脩膴胖皆謂夾脊肉也。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盧諶祭法春祠用脯。夏用𦟝脯。

禮記曰。祭宗廟之禮脯曰尹祭

禮書曰。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脯常先於醢。腊常亞於魚。

漢書云。蜀氏以賫脯而連騎。

論衡云。儒者言太平時箑脯於厨中。

朐劬　脡梃　腊昔　腊昔　膴武　𦟝勞　箑符

薑食

南史裴子野傳子野終身不食薑。史臣論曰。孔稱不撤。裴乃不嘗

百川學海王荆公嘗問不撤薑食之義於劉貢甫。貢甫善謔隨對曰。案本草薑多食令人損智。道非明民。將以愚之。孔子以道教人。故勸民食薑以愚其智耳。本以戲介甫之鑿於經學也。介甫初然其說而徐悟其戲。又晦菴詠薑詩兩聯曰。薑云能損心。此謗誰與雪。請誦去穢功。神明看朝徹。自註云本草載薑久食去臭氣。通神明。或云傷心氣。不可多食者非

萊

爾雅曰。萊謂之蔬

禮記曰仲秋之月。乃命有司趣民務畜萊。

說原云。蔬植三百六十。葵為之長。

莊子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

韓愈文云野蔬拾新柔

豫章記云。宋宇種萊三十品。時雨之後按行園圃曰天茁此徒。助予鼎俎。

齊書王儉謂周顒曰。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蓼。惠文太子問顒食何味最勝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古今合璧云。黃山谷曰不可使士大夫不知此味。不可使天下之民有此色。

羹

儀禮曰。羹定定熟也　又云。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

右。

周禮天官祭祀共大羹鉶羹賓客亦如之。大羹不致五味，鉶羹則加鹽菜。

廣雅曰，羹謂之湆。

左傳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梅以烹魚肉。

春秋佐助期云，八月雨夜，芃菜生於洿下地，作羹臛甚美。

禮記曰，羹食，自諸侯以下至于庶人無等。士不貳羹胾，于卯腏食菜羹，凡居人之右，無逕羹謂嫌疾也，無

絮羹謂調和也。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

劉楨毛詩義問曰，鉶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鉶為名。

繆襲祭儀曰，夏祠和羹芼以葵，秋祠和羹芼以蔥，冬祠和羹芼以韭

世說陸士衡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以示陸曰，卿東吳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耳。

佐池羹，龍額卷取凡飲食雜烹之，名曰谷董羹。

湆泣 鉶形 臛郝 芼帽 逕答 豉是 驀純

瓜祭

玉藻云，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疏云，瓜祭上環者，食瓜亦祭先也。環者，橫斷形如環也。斷則有上下環也。上環是蒂間下環是脫華處也。祭時取上環祭之也。食中者，用上環將祭而食中也。棄所操者，操謂手所持者棄之不食。

盧諶祭法曰，夏祀秋祠皆用瓜。

廣雅云，地芝瓜也。其子謂之瓠。龍蹏虎掌羊骹兔頭桂支蜜筩䫄瓝貍頭白觚無餘縑皆瓜屬也。

大戴禮曰，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也。八月剝瓜，畜瓜時也

張載瓜賦曰，或玄表丹裏，呈素含紅，豐膚外偉，綠瓤內醲。

劉禎瓜賦曰，甘侔蜜房，冷甚冰圭。

崔氏月令曰，種瓜用戊辰日。

廣志云，凡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為美。有烏瓜魚瓜縑瓜之屬。又有女臂瓜，大如斛，青登瓜大如三斗。又名魁瓜，有桂枝瓜長二尺餘，蜀地溫良有

春日瓜冬種春熟有秋草瓜秋種冬熟

案燉煌郡即古瓜州以產瓜得名

瀛涯勝覽云蘇鞨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

史記云邵平者故秦東陵侯也秦破爲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故世謂東陵瓜又稱青門瓜從邵平始也

舊唐書崔沔曰祭祀之典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麴糵汚鐏杯飲則有玄酒之奠

百川學海云祭物之先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

說原云古人每飲食必祭先未有不祭而飲食者今之釋老食猶祭益古禮也而今人廢之何也 瓢連

蹏跡 箒同 膃温 瓝瓜 瓞駢 瓠報 蘇林 鞨曷 沔免

席不正章

席

釋名曰席釋也可卷可釋也

說文曰筵竹席也

三禮圖曰士蒲筵長七尺廣二尺三寸無純

禮記云奉席如橋衡請席何嚮請衽何趾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 又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不重 又云席間函丈

左傳云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越草 鄉向 越活

鄉人飲酒章

杖者

内則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

杖於朝

夏官伊祁氏掌供王之齒杖齒杖謂賜老者杖供其杖函藏之既事受之

魏志文帝詔曰先生制几杖之錫所以賓禮黃耇褒崇元老也

續漢書禮儀志曰仲秋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玉杖杖端以鳩爲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

耇苟 褒秀

儺

新唐書禮樂志云。大儺之禮。方相氏執戈揚楯。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强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一十一神追惡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

樂書曰。三代而上有公厲族厲泰厲之祭。至周始用方相氏。月令季春命國儺。九門磔禳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達秋氣。季冬命有司大儺旁磔以送寒

氣。後漢季冬先臘大儺。謂之逐疫。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儛。嚾呼鼓譟。持炬送疫出端門。投之水中。北齊因之以戲射。魏帝因之以閱武。至唐季冬大儺。及郡邑儺。開元禮載之詳矣。蓋以晦日於紫宸殿前設宮架之樂。前朝先閱儺并樂。是日大宴。三府朝臣家皆上棚觀之。百姓亦預焉。觀孔子有鄉人儺之說。未嘗用樂也。然則驅儺用宮架之樂。其後世之制歟。

禮緯曰。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爲疫鬼。一居江水。是爲瘧鬼。魅鬼。一居宮室區隅。善驚人小兒。於是常以正歲十二月令禮官方相氏蒙熊皮。黃金四目。玄衣纁裳。執戈揚楯。帥百隸及童子而時儺。以索室而毆疫也。

張衡東京賦云。卒歲大儺。毆除群癘。方相秉鉞。巫覡操茢。

孔帖唐百官志云。太卜署令一人。丞二人。卜正博士各二人。季冬帥侲子堂贈大儺。天子六隊。太子二隊。方相氏右執戈左執楯而導之。唱十二神名以逐惡鬼。儺者磔雄雞於宮門城門。

唐禮志云。大儺之禮。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侲子。假面。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爲列。執事十二人。赤幘赤衣麻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黑衣朱裳。右執楯。其人爲唱帥。假面皮衣。執棒鼓角隊別鼓吹令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二人以逐惡鬼於禁中。

文苑英華孫頠儺賦。命方相氏。出儺百神。丹首纁裳辮髮文身。從金鼓以騰躍。執戈矛以逡巡。驅羣疫於四裔。保皇家於萬人。

建康實錄云、京師每歲除日行儺、今所謂逐除也。鍾
藥連羣通夜達曉、家至門到、責其送迎、孫興公嘗着
假面戲爲儺、至桓宣武家、溫覺其應對不凡、推問之。
乃興公。
大中記云、儺亦呼爲野雩戲、俗訛儺爲野胡。野雩出漢書
假振 魍罔 胇弼 磔翟 魃蹶 駈驅 皺宿 覡徼 莿剡 顏
委

問人於他邦章

藥

世紀云、神農使岐伯嘗艸木之味、典醫療疾、今經方
本草素問之書咸出焉。
醫略云、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一君二臣、三
佐五使。
素問云、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腑、冬則
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　又云、東方宜砭石、西
方宜毒藥、北方宜灸焫、南方宜微鍼、中央宜導引按
蹻、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故治所以異而病皆
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　又云、西北之氣散
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
新唐書孫思邈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
藏氣爲不平　砭邊 焫銳 蹻脚

廐苑章

廐

左傳疏曰、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於坰野、秋分農
功始藏、水寒草枯、則皆還廐、此周典之制也。
星經云、天廐十星在壁北、主天子馬坊廐苑之官也
事物紀原云、廐馬舍也、周禮校人掌頒良馬而養乘

之、注云、四馬爲乘、三乘爲皁、三皁爲繫、六繫爲廐、六
廐成校、此蓋名廐之始也、按校人天子十二閑、邦國
六閑、然則閑廐之制自周始也。　坰扃 皁早

君賜食章

賜食

周禮凡王之好賜肉修、則饔人供之、注、好賜王所善
而賜之。
漢萬石君曰、賜食於家、如在上前。
孔帖云、推食之賜、用勸勲勞、置醴之恩、以待賢彥

侍食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以養王及后世子。凡王之饋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王日一舉鼎十有二物皆有俎。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

鄭註云禮飲食必祭示有所先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

儀禮云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

命之食然後食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注將食猶進食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

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註雖見賓客猶不敢備禮也）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君未覆手不敢飧君既食又飯飧飯飧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注食示尊者之前當親徹也）

東首

禮大記云疾病外內皆埽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寢東首於北牖下。

白帖注云禮君子寢恒東首。東首生氣

寢不尸章

負版

周禮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三日聽閭里以版圖。注版戶籍圖地圖也。

司書掌邦中之版土地之圖以周知入出百物

宮伯掌王宮士庶子凡在版者。注版。名籍也以版為

之。今鄉戶籍謂之戶版。

司會掌凡在書契版圖者之數以聽會計

司明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都比郊野。與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而受之。登於天府

白帖註云。生齒者。男八月女七月而生齒而人之齒生而備體也。

包孝肅公奏議云臣所崇當生聚。番息衰耗。一出於

時政之所陶化。是故　明主知其然也。則必薄賦斂。寬力役。救荒饉。三者不失。然後幼有所養。老有所終。無夭闕之傷。無痛調之苦。若遂與之休養。則可封之俗。不異二帝之世矣。

駒陰冗記云。古今戶口登耗不同。大抵易代之初。常耗。而承平日久則登矣。

雷

論衡曰。雷者太陽之激氣也。何以明之。正月陽動。故正月始雷。五月陽盛。故五月雷迅。秋冬陽衰。故秋冬

雷潛。盛夏之時。太陽用事。陰氣乘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爲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雷者火也。記曰。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懼天怒也。子曰。天之與人。猶父子。有父爲之變。子安能忽。故天變。已亦宜變。順天時。示已不進也。

洪範論曰。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陽用事百八十三日而終。陰用事亦百八十三日而終。雷二月出地。百八十三日。雷出則萬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三日。雷入則萬物入。此其常經也。故雷安萬物安。雷害萬物害。

京房易傳五星占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仰雷以節。殺人威福。則雷電殺人。

五行傳云。於易雷以二月出。其卦曰豫。言萬物隨雷出地。皆逸豫也。以八月入。其卦曰歸妹。言雷復歸入地。則孕毓根核。保藏蟄蟲。避盛陰之害。出地。則養長華實。發揚隱伏。宣盛陽之德。入能除害。出能興利。人君之象也。

河圖始開圖曰。激陽爲雷。

河圖帝通紀云。雷天之鼓。

春秋元命苞云。藏水以時。則雷出不震。

爾雅云。疾雷爲霆蜺。

大戴禮云。雷震雉鳴雉鼓其翼也。正月必雷。人不必聞。惟雉聞之。

論語讖曰。雷震百里。聲相附。宋均注曰。雷動百里。故因以制國也。

穀梁傳云。陰陽相感。薄而爲雷。激而爲霆。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啓發

而已。

師曠占云。春雷初起。其音洛洛霹靂者。所謂雄雷。旱氣也。其鳴依依音不大霹靂者。所謂之雌雷。水氣也。

楊雄云。霹靂列鈌。吐火施鞭。

鄒炎對事或曰。雷震動百里。何以知之。炎曰。以其數知之。夫陽動爲九。其數三十六。陰靜爲八。其數三十二。二一陽動。二陰從。故曰百里。

物理論云。積風成雷。

起世經云。有三因緣更相觸。故雲聚空中有音聲出。

何者爲三。一雲中風界與地界相觸着。故便有聲出。二於雲中風界與彼水界相觸着。故即便聲出。三於雲中風界與彼火界相觸着。故便即聲出。所以者何。譬如樹枝相揩即有火出。此亦如是。

法苑珠林云。依經雷亦多種。或有雷車鼓。鬼神桴打手擊。故俗云稱爲天鼓。于中亦有罪惡多者。霹靂而死。見受報也。

玉樞經云。雷部鬼神。晝勞夕役。動有捶楚。大則考戮。屑雲雕雷。無有已時。懒龍命鴉。以息彼作。

國史補云。雷州春夏無日無雷。至秋伏地中。山狀如彘。人皆取食。

南部新書云。雷州之西有雷公廟。百性每年配納雷鼓車。　雒（構）鄘（梨）戮（律）

風

禮記曰。風萌也。養物成功。所以八風象八卦也。

河圖通紀云。風者天地之使也。

莊子云。大塊噫氣。其名曰風。

楊泉物理論曰。風者陰陽亂氣。激發而起者也。怒則

飛沙揚礫。發屋拔樹。喜則不搖枝動草。順物布氣。

呂氏春秋云。飛廉風伯也。亦曰風師。

子華子云。風涵太玄之中。精故能動化百物而行乎天上。風陰也。而其發爲陽。

爾雅云。暴風從上下曰頹。從下上曰飈。亦曰扶搖。迴風曰飄。日出而風曰暴。陰而風曰曀。風而雨土曰霾。

易緯曰。八節之風。謂之八風。

風俗通曰。猛風曰颲。涼風曰瀏。微風曰飈。小風曰颸。小風從孔來曰颬。

歲時廣記云。自初春至初夏。其間二十四風。始于梅花。終于楝花。謂之花信

乙巳占云。發木折屋曰怒風。揚沙轉石曰狂風。四轉五復曰亂風。卒起卒歇曰暴風。獨鹿蓬勃曰勃風。扶搖羊角曰飄風。清涼溫和塵埃不動曰和風。

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曰鞠陵。有神曰折丹。處東極以出入風。　又云法岳之山有獸曰山𤟤。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

水經注云。屈縣有風山。上有穴如輪。風氣蕭瑟不止。

當其衝所。略無生草。蓋衆風之門也。

黃帝風經云。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

西京雜記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風不搖條。開甲破萌而已。　磔力　颷標　颹意　飀狸　颲列　劉劉　颼搜　颰

夫

獋渾

升車章

升車

留青日札云。漢有安車有立車。安車可坐者也。即步輦。白虎通曰制車以步故立乘。孔子所以升車必正立。蓋車廣六尺四寸深四尺。軾去輿高三尺三寸。較去式又高二尺二寸。其深高九尺五寸。故仲尼長九尺餘。亦可立也。列女傳立輜無軿。是婦女亦立也。

軿駢

綏

禮記疏云綏登車索。綏有二。一是正綏擬君之升。一是副擬僕右之升。

禮書曰綏車中把也。其飾則有采章。其等有貴賤。詩

曰淑旂綏章。此綏之之飾也。少儀君綏曰良綏。曲禮少儀僕右綏曰貳綏散綏。此綏之等也。君子之登車也受綏。其既登也正立執綏。及致敬然後俯而立焉正立執綏。所以備隊耳。

色斯舉章

雉

說文曰。雉有十四種。又曰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蔡邕月令以為雷在地中。雉性堅剛。故獨知之應而鳴也。

月令孟冬雉入水爲蜃。

春秋運斗樞云機星散爲雉。

爾雅云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雉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雉長尾走且鳴曰鷸雉黄色自呼曰鳴雉似山鷄而冠小曰鷩雉

埤雅云雉飛若矢一往而墮雉雞類也不能遠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

禽經云雉介鳥也　又云雀交不一雉交不再。

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飮不蘄畜乎樊中

陸佃曰雉死耿介妬壟護彊善鬬雖飛不越分界一界之内以一雉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雊

劉禹錫明贊論云耿介而一志者雉也

呂氏春秋曰子路揜雉而復釋之。

西京雜記茂陵文固陽本瑯琊人善馴野雉爲媒用以射雉每以三春之月爲茅障以自翳用觟矢以射之日連百數。

晉書云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聞雉雊張華曰此必蛇化也開視之雉側有蛇蛻焉。

潘安仁射雉賦云涉青林以遊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嵃雄豔之姱姿巡丘陵以經略兮畫墳衍而分畿

鷂 搖　鷸 橘　鷩 別　觟 化　蛻 退　姱 誇　翬 暉

四庫名物考卷九終

四書名物考卷十

論語

先進第十一

從我于陳章

陳（今河南陳州）　蔡（今爲河南上蔡新蔡二縣）

案陳媯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堯之後。封於有虞。虞幕裔孫閼父爲周武王陶正。能利器用。王賴之。以元女大姬下嫁其子滿而封諸陳。使奉虞帝祀。其地在太皞之墟。今陳縣是也。滿謚胡公。生申公犀。而下傳國十世。至桓公鮑。鮑二十三年魯隱公立。閔公二十一年西狩獲麟。後三年楚惠王使公孫朝滅之。

鷄肋篇云。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絶糧之地。

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克商封於蔡。其地蔡州上蔡縣是也。自叔度至蔡仲荒。荒八世孫考父立爲宣侯。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立。成侯十年西狩獲麐。後三十四年而楚滅之。　媯（歸）　肋（勒）

言語

釋名云。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敘也。敘己所欲說述也。

說文云。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魯人爲長府章

長府

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杜註。長府官府名也。

由之瑟章

瑟

世本。庖羲氏作瑟。瑟。潔也。使人精潔於心。淳一於行也。

白虎通曰。瑟。閑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之德也。須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其常者十九絃。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或云晏者始爲之。

風俗通云。案世本。宓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

漢書。黃帝命素女鼓瑟。帝悲不止。故破五十絃爲二十五絃也。

白帖云。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無

故不徹琴瑟。
韓詩外傳云。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
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
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爲然。不對而入。夫子望
見子貢有諫過之色。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
告。子曰。參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貍
見于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
以瑟浮其音。參以丘爲貪狼邪僻。不亦宜乎。
山海經。帝俊子晏龍爲之。　宓　容

子路使子羔章

社　稷

疏云。社稷者。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
之神。祀以爲稷。以古推之。自顓帝以來。用句龍爲社
柱爲稷。及湯之旱。以棄易柱。是知社稷之變置。又有
見於湯之時然也
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
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霸九州也。
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
左傳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
周禮大司徒賈疏云。設其社稷之壝者。謂於中門之
外右邊設大社大稷。王社王稷。又於廟門之屏設勝
國之社稷。其社稷外皆有壝埒於四面也。　又云。社
者五土之總神。以句龍生時爲后土官。有功於土。死
配社而食。稷是原隰之神。宜五穀。五穀不可偏敬。稷
者五穀之長。立稷以表神名。故號稷。棄爲堯時稷官。
立稼穡之事。有功於民。死乃配稷而食。名爲田正也。
白虎通云。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

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偏敬也。五穀衆
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
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
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
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
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絕也。
獨斷云。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天子社稷皆太牢。
諸侯社稷皆少牢。
三禮義宗云。王者諸侯所以爲社。爲萬民求福報功

之道也。無土不立。無穀不生。故立社稷則祭之。春則
求之。秋則拜之。故月令云。仲春之月。擇元日命民社。
孝經援神契云。仲秋穫禾。拜祭社稷。祭日用甲。牲用
大牢。夏用黝。秋冬用牷。
古今事物類考云。國初大社大稷。異坛同壝。 埒 劣

讀書

墨子曰。周公朝讀百篇。夕見七十士。
莊子曰。臧與穀相與牧羊。俱亡其羊。問臧奚事。挾策
讀書。問穀奚事。博塞以游。

尚書大傳云。子貢讀書畢。見夫子曰。書之論事昭昭
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參辰之錯行。商所受于夫子
者。志之于心。不敢忘也。
魏略云。董遇常挾經書投閑習誦。人從學者。遇不肯
教之。云先讀百徧而義自見。
後漢書云。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覲于政。夫為君而不
明于道。上無以承天。下無以化民。為臣而不明乎道。
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游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
玄妙之中。明照于日月。而知溢于四海。享堯舜之榮。

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子路曾晳章

饑 饉

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
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
爾雅。穀不熟為饑。蔬不熟為饉。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為蔬果不熟
為荒。仍饑為荐。 嗛 咸

哂

海錄碎事云。齒本曰哂。大笑開口則見。故哂謂之笑

也。

會 同

疏云。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者。周禮春官大宗伯
職文。但破作殷見。此作殷頫。頫則見也。鄭玄註云。此
禮以諸侯見王為文。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
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
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
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朝禮既
畢。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狩

殷見四方四時分釆終歲則徧是也

通義曰集註衆頫曰同周禮殷見曰同殷卽衆也改殷爲衆避宋諱也但周禮有殷頫曰視又一禮也

端　章甫

通義輔氏曰禮有玄端而冕若玉藻天子龍衮以祭玄端朝日諸侯玄端以祭是已有玄端而冠若朝玄端夕深衣是已有玄端而章甫如此章端章甫是已有玄端而委貌若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已然則玄端之服古者君臣皆得服之章甫緇布冠也夏曰

毋追商曰章甫周曰委貌其制相比皆以漆布爲之

白雲許氏曰端衣名古者布幅二尺有二寸此衣身長二尺二寸袂亦二尺二寸而袪幅袖接一幅也整齊端正故謂之端玄則其色也

疏其衣正幅染之玄色故曰玄端

禮書曰玄端齊服也諸侯與士以爲祭服玉藻玄端以祭特牲冠玄端是也大夫士以爲私朝之服玉藻朝玄端是也天子至士亦以爲燕服玉藻天子卒食玄端而居内則事父母端韠是也然則端衣所用固不一矣

儒行曰孔子冠章甫之冠莊子曰孔子冠枝木之冠蓋枝木之冠卽章甫也

劉熈釋名云章甫殷冠名也甫丈夫也服之所以表章丈夫也　毋牟　追堆

小相

疏案周禮秋官司儀職云掌九儀之賓客擯相之禮以詔儀容辭令揖讓之節註云出接賓曰擯入贊禮曰相又曰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

辱賓車進答拜三揖三讓每門止一相注云相爲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介紹而傳命者君子于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是相詔相君之禮也聘禮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則卿爲上介大夫爲次介士爲末介也此云願爲小相者謙不敢爲上擯上介之卿願爲承擯紹擯次介末介之大夫士耳

莫春

梁蕭子範家園三日賦曰。春亦暮止。田家上巳。時將禊於九門。節方郊于七里。扇習習之和風。飛遲遲之華晷。飛玄鷁之土。鷰脣丹胸之山雉。聊結新而濯故。式東流之前帆。

晉陸機詩曰。遲遲暮春月。天氣柔且嘉。

晉阮脩上巳會詩曰。三春之季。歲惟嘉時。靈雨既零。風以散之。英華扇耀。翔鳥羣嬉。澄澄綠水。澹澹其波。脩岸逶迤。長川相過。聊且逍遙。其樂如何。

沂

疏杜預云。魯城南自有沂水。此是也。夫沂水出蓋縣南。至下邳入泗。

水經注云。沂水出魯城東南。尼丘山西北。山卽顏毋所祈而生孔子也。山東一十里有顏毋廟。山南數里孔子父葬處。禮所謂防墓崩者也。平地發泉。流逕魯縣故城南。水北東門外。卽爰居所止處也

通義仁山金氏曰。魯以沂名水者非一。此沂乃出尼丘山東。源經魯城南而入泗者也。沂岸深而水淺。中有溫泉。冬煖夏冷。地志據冬而言。故曰溫泉云。

文選云。滌清華之流。豈同禊洛。救痾瘵之疾。寧比浴沂。　禊 [illegible]

雩

月令云。命有司爲民祇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

疏雩者祈雨之祭名。左傳曰。龍見而雩。是也。鄭玄曰。雩者吁也。吁嗟而請雨也。杜預曰。雩之言遠也。遠爲百穀祈膏雨也。使童男女舞之。春官女巫職曰。旱暵

則舞雩。因謂其處爲舞雩。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可以休息。

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於南郊之旁。配以五人帝。命樂正舞皇舞雩。有二。龍見。常也。旱暵。變也。其禱一也。

周禮女巫旱暵則舞雩。注旱祭崇陰也。疏此謂五月已後修雩。　暵 漢　墠 善

顏淵第十二

棘子成章

虎　豹

爾雅釋獸云虎竊毛謂之虦貓（竊淺也）貘白豹甝白虎虪黑虎

周禮曰孤執皮帛注云束帛而加以皮天子之孤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孤以豹皮取其文蔚也

論衡曰大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陰物以冬見陽虫以夏出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參伐以冬出心尾以夏見參伐則虎星心尾則龍象

埤雅曰虎奮衝破又能畫地卜食類從曰虎行以爪

圻地觀奇耦而行今人畫地觀奇耦者謂之虎卜易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大人虎變其文炳也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尸子曰虎豹之駒未成文已有食牛之氣及長退毛然後疎朗煥散盖亦養而成之

春秋考異郵云三九二十七日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

易林云登山履谷與虎相觸則爲功曹班奴奔北

又云虎卧山林鹿過後胸須爲功曹遂全其軀

風俗通曰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此甚驗

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自關東西謂之伯都虎食物遇耳即止以觸諱故也

漢紀楊賜曰虎者金行參伐之精狠戾之獸也

張均曰白虎者西方之獸爲禽剛猛强梁之物也

酉陽雜俎云虎交而月暈

玉谿編事云南詔爲虎爲波羅

述異記云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

角生

周書云夾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參于身食虎豹太傅謂之侄獸

山海經云太山多赤豹陸機疏云尾赤而文黒謂之赤豹

穆天子傳云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

楚辭云乘赤豹兮從文狸

洞冥記云青豹出浪坂之山狀如虎色如翠殺之爲脯食之不愚

廣志云。豹有赤豹玄豹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

莊子云。豐狐文豹。棲於山林。處於石穴。靜也。不免於網羅之患。其皮爲之灾也。

文子云。虎豹之文來射。猨狖之捷來格。

列女傳曰。陶荅子妻云。妾聞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何也。欲以澤毛羽而成其文章也。

後秦記云。狄伯奇少曾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炳煥。遂自感歎始學書藝。

名物考　〈卷十　十三

淮南子曰。蝟使虎申。蛇令豹止。

漢書云。乘輿最後一屬車。懸豹尾。

虦(昨) 貘(陌) 甝(含) 虪(叔) 猬(胃) 貔(毗) 貐(員) 狖(右) 㺚(敕)

羊

爾雅釋畜云。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羭(黑羝)牝羖。(古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角不齊䚡。角三䚡羷。羊黃腹。未成羊羜。絶有力奮。

說文云。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羊大則美。故从大羸瘦也。羊以瘦爲病。羔羊子也。咩羊鳴也。羴羊臭也。

又云。羔羊子也。羜五月生羔也。䍪六月生羔也。䍩七月生羔也。䍧羊未卒歲也。羬乘羊也。䍽羊名也。

尸子云。大羊爲羬六尺

埤雅云。羊性善羣。故於文羊爲羣。犬爲獨也。羊每成羣。則要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詩曰。羊牛下來。先羊後牛者。羊性畏露。晩出而早歸。常先於牛故也

合璧事類云。羊褐白黑三色。亦有青者。南人所罕見。

名物考　〈卷十　十四

牡一歲曰䍮。三歲曰羝。牝一歲曰牸。三歲曰牂。吳羊犗曰羳。羖羊犗曰羯。羖羊毛長尺餘。北人牧羊以此爲羣首。

博物志云。羊而不角曰羖羊。一名胡㺏郎。又名青鳥。

蚑羊似羊而無角。啖之毒。

玄中記云。羺胡羊也。羫羊腊也。似羊四耳九尾目在背。　又云千歲之樹精化爲青羊。

譙周法訓曰。羔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候。雁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鄭氏婚禮謁文讃曰。羣而不黨。跪

有敬禮以爲贄。吉事之宜。

漢書廣陵王荆曰。當爲秋霜。無爲檻羊

羒汾 羘駐 羭俞 䍦軛 羳煩 羜紵 咩乜 𦍩務 䍮兆 羠

共 羥坑 羬咸 牸卜 犗介 犉博 羯堅 羺儒 羥脛

子路第十三

衞君待子章

正名

禮記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又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于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于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

賈太傅新書。昔者衞侯朝於周。周行問其名。曰衞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衞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階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諸縣下。晉文率師誅賊。定周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以南陽之地。文公辭南陽。卽死得以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以地爲少。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于奚者。衞之大夫也。曲縣者。衞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衞。叔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衞於是賞以温。叔孫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以朝。衞君許之。孔子聞之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以載國。國者所以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與之邑。

案此皆正名事

韓詩外傳。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

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因假。季孫悟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論語曰。必也正名乎。詩曰。君子無易由言。名正也。

公孫龍子曰。白馬非馬。乃仲尼之所取。注仲尼曰。必也正名乎。龍以白馬正名實。故仲尼之所取。

方希古曰。孔子所謂正名數言而煥然矣。公孫龍述爲白馬指物通變堅白之論。枝蔓繁複。累數千言而其意不越乎正名。以此知有德者之言自別。

焉 槐縣 悉

樊遲請學稼章

農 圃

周禮太宰以九職任萬民。一曰三農生九穀。二曰園圃毓草木。鄭註三農平地山澤也。九穀黍稷秫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賈疏此圃即載師所云場圃。任園地謂在田畔樹菜蔬果蓏者。故云毓草木也。應劭曰木曰果。草曰蓏。張晏曰有核曰果無核曰蓏。臣瓚曰木上曰果。地上曰蓏。

閭師凡任民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

場人掌場圃植果蓏。

鼠璞篇云古者人各有業。周禮攷職事曰。任農任圃是各有職。老農老圃。盡躬耕植之理者也。今所傳齊民要術。亦可想農圃之概。管子地員一篇載土地所宜。比禹貢尤悉。亢倉子說農道大有意義。昔李斯請史官非秦紀皆燒。所不去者 藥卜筮種樹之書。藝文志神農二十篇。野老十七篇。董安國十六篇。宰氏十七篇。尹都尉十四篇。趙氏五篇。氾勝之十八篇。王氏六篇。蔡癸一篇。九家百十四篇。要之各有傳授。不可側以夫子鄙須。遂謂無此學也。 蓏 裸 放 必

子適衛章

衛 共朝歌地今河南淇縣

前漢書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也。今之東郡及魏郡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分也。本顓頊之墟。故謂之帝丘。衛地有桑間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會。聲色生焉。故俗稱鄭衛之音。周末有子路夏育。

民人慕之。故其俗剛武上氣力。

宋衛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同母少弟。封為成王。大司寇食采於康。謂之康叔。成王誅武庚滅三監。軍中分其地以其半立康叔。封為衛伯。分以大路靖茷旃旌大呂之樂。而封于商虛。其地汲郡朝歌縣是也。其數世孫桓公完之十三年魯隱公即位。春秋作出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十一世聲公之子成侯速。復降爵為侯。速孫嗣君更貶號曰君而止。有濮陽之地。後六世而秦二世廢其君為庶人。 茷 代

僕

禮記疏曰僕即御車者也古者僕用好人爲之故孔子曰吾執御矣又云子適衛冉有僕及周禮諸僕皆用大夫士也

禮書云夫禮有六藝馭居一焉故司徒以之教萬民保氏以之教國子詩以執轡如組爲賢孔子以執馭爲能而周官大馭戎僕田僕齊僕之官皆大夫上士爲之則馭非賤者之事而已故有以同等爲之僕者有以降等爲之僕者有以弟子爲師之僕者有以貴

者爲賤人之僕者禮曰若僕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同等降等者爲之僕也君命召雖賤人大夫士必自馭之此貴者爲賤人之僕也論語或稱冉有僕或稱樊遲御此弟子爲師之僕也

子夏爲莒父章

莒父

大明一統志青州之州一爲莒二百七十里

行已有耻章

宗族

禮大傳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　又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尊祖故敬宗敬宗尊祖之義也　又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白虎通云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

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

韻會云漢書顔注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也古有大宗小宗大宗百世不遷小宗五世則遷

又流派所出爲宗

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也。

海錄云。三族。父母兄弟妻子也。說者或謂父族母族妻族者非也。

書以親九族。孔注高祖玄孫之親。釋文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夏侯歐陽等以爲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緣異姓有服

左傳云。隨季梁曰。親其九族。以致其禋祀。注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已之同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斗筲

文選班叔皮曰。粢梲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筲之子。不秉帝王之重。

向注曰。斗筲小器也。音義曰。筲竹筥也。受一斗。

良注曰。筲竹器容二升。袁宏後漢紀郭林宗曰。大丈夫焉能久處斗筲之役乎。

谷永傳。永斗筲之材。師古曰。筲竹器也。斗筲喻小而不大也。

留青日札云。斗筲。斗十升。漢志斗者聚升之量。筲本作箾。陳留曰飯帚。朱魏曰箸筩。一曰飯器。以竹爲之。今俗名竹飯器曰筲箕是也。即簞食之類。　筡接

算

留青日札云。算籌也。或作筭。通作筭。長六寸。計數者以竹弄言常弄乃不誤也。今漢律歷志算法用竹。徑十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所以爲算法之用也。景帝詔訾算十以上。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一劭曰十算十萬也。似多七字

九章算法云。一曰方田。以御田疇畛域。二曰粟米。以

御交買變易。三曰衰分以御物價貴賤。四曰少廣以
御積冪方圓。五曰商功以御功程積實。六曰均輸以
御遠近勞費。七曰盈朒以御隱襍互見。八曰方程以
御錯揉正負。九曰勾股以御高深廣遠。
算經云易稱太極是生兩儀數之先也。自隸首作術
各成造歷筭法斯興。
算經問云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者
蠶出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爲絲。十絲爲毫釐之起起
於何答曰量之起起于粟是陰陽所生。從六甲而出

故六粟爲圭。十圭爲抄。秄之起起於何。答曰秄之起
起於黍。黍是三稷草子也。十黍爲絫。十絫爲銖。
朒 訥
南人有言章
巫
周禮司巫掌羣巫之政令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國有大烖則帥巫而造巫恒
註恒。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巫于造之。當按視所施
爲。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疏望祀者類造禬
禜遥望而祀之。云望衍者衍延也。是攻説之禮。遥望
延其神以言語責之。云授號者此二者皆訊祝授以
神號。云旁招以茅若旁謂四方此男巫於地官祭此
神時則以茅招之於四方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
如水上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國語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覡 微
醫

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共醫事。凡邦之有
疾病者疕瘍者造焉則使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
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爲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
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爲下。
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痟首
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以
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眡其死生。
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凡民之有疾病
者。分而治之。死終則各書其所以而入于醫。

瘍醫掌腫瘍潰瘍金瘍折瘍之祝藥劀殺之齊凡療
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以五味節
之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
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瘍者受其藥焉
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愛不可託非聰明達理不可
任非廉潔淳良不可信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
其德能仁恕博愛其智能宣暢曲解知天地神祇之
次明性命吉凶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理原疾
量藥貫微達幽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脈理而合輕重

醫有名而不良者無名而良者人主之用必而知而
隱括
淮南子說山訓曰病者寢席醫之用針石巫之用糈
藉所救鈞也　疟 北瘍 易

占

周易云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又云極數知來之謂
占通變之謂事　又云以卜筮者尚其占
月令云命太史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
歸藏易云昔者桀筮伐有湯唐而枚卜占于熒惑云
不吉不利出征惟利安處彼爲狸我爲鼠勿用作事
恐傷其父
東軒筆錄王平甫嘗謂人曰占卜本欲前知而卦影
驗于事後何足問耶

憲問第十四

爲命章

爲命

周禮大祝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
命三曰誥四曰會五曰禱六曰誄註鄭司農云祠當

爲辭辭令也命爲稗諶草創之命誥謂康誥盤庚之
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于會胥命于蒲主爲其
命禱如衛太子禱誄如哀公誄孔子此皆有文雅辭
令難爲者也

行人

馬融註云行人掌使之官正義云周禮秋官有大行
人小行人皆大夫也掌諸侯朝覲宗廟會同之禮儀
及時聘會同之事則諸侯之行人亦然故云掌使之
官謂掌其爲使之官也

周禮云。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春朝諸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眺以除邦國之慝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交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烖。

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者。

眺 眺

東里

名物考 〔八〕卷十 二十七

國名紀云東里子諸侯也。乘陸臣 夏后臣有東里槐。

子路問成人章

久要

野客叢書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要字合作去聲讀故高適詩憶昔相逢論久要。酒君與我輕常調曾文清公詩久要不忘吾輩事。交人自昔幾人全皆作去聲用。而張孟押韻作平聲收謬矣。

子問公叔章

笑

說文云。哂笑也。咥大笑也。听笑貌也。

易經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又云。同人先號咷而後笑。 又云。若號一握爲笑。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

登徒子賦東家之子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

臧武仲章

防 今兗州府古防城

國名紀云臧氏邑魯東鄙昭公五年莒牟夷以來。以防茲來 郎齊祭會處。

名物考 〔八〕卷十 二十八

桓公殺公子章

九合

疏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又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爲九也。

史記注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咸。二會城楾救陳三

會于鄄四會于邢丘五同盟于戲六會于相七戍鄭虎牢八同盟于亳城北九會于蕭魚 鄭地

管仲非仁章

髮

內經云髮神蒼華字太元腦神精根字泥丸

真誥云九華真妃云髮者腦之華腦減則髮素髮有還白之法

酉陽雜俎云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鍼取寸髮斬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

匹夫匹婦

風俗通云一晝一夜成一日一男一女成一雙故古人男女作衣用二疋今人單衣故言疋

溝瀆

周易云坎為溝瀆

周禮云雍氏掌溝瀆澮池之禁

前漢本傳召信臣為南陽太守開道溝瀆數十處以廣灌溉歲增至三萬頃

賈誼賦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

爾雅云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海者也

陳成子章

沐浴

玉藻云日五盥沐稷而靧粱櫛用樿櫛髮晞用象櫛進機進羞工乃升歌疏盥洗手也沐稷以淅稷之水洗髮也靧粱以淅粱之水洗面也髮濕則滑故用樿木梳乾則澁故用象齒櫛沐而飲酒曰機

浴用二巾上絺下綌出杅履蒯席連用湯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屨進飲疏杅浴盤也連洗也履蒯席之上

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于蒲席而以布乾燥其體乃著屨而進飲也

靧悔 櫛節 樿展 杅于 連練

驥不稱章

驥

東方朔傳曰騏驥騄耳飛兔驥騠天下之良馬也將以捕鼠於深宮之中曾不如跛犬

荀子曰驊騮騏驥纖離騄耳古之良馬也

宋劉義恭馬賦云周穆騶輪漢則天驥體自乾維符

生次位伊赫日之為俊超絕世而稱驥爾其為狀也竦身輕足高額露精氣猛聲烈步遠視明飾金鏤之條纓錫玉鑾之玲瓏發鳴鏑於懸月馳永埒於脩坰舉舊聞而未備考前迹而較名

宋顔延之馬賦曰昔帝軒涉位飛黃服皂后唐膺籙赤文候日漢道亨而天驥呈身魏德楙而澤馬效質覩其附筋樹骨垂梢植髮雙瞳夾鏡兩權協月異體峰生殊相逸發超騰絕夫塵轍驅騖迅於滅沒

劉禹錫說驥篇云伯氏佐戎于朔陲獲良馬以遺予

予不知其良也秣之稊秕飲之汚池厩偃也上痺而下蒸羈絡也緩索而繢葦其易之如此予方病且窶求沽于肆肆之駔亦不知其良也評其價六十緡將劑矣有裴氏子贏其二以求謂善價也予與裴氏裴所善李生雅挾相術于馬也覩之周體眙然視聽然笑既而抃蹈之且曰久矣吾之不覯於是也是何柔心勁骨奇精妍態宛如雛如騂如翔如之備耶今夫馬之德也全矣然顧其為駒藏銳于內且秣之乖方是用不說于常目須其齒備而氣振則衆美灼見上可以獻帝閑次可以鬻千金裴也聞言竦焉遂儆其僕蠲其皂僱其惡屋其溲灌以美鷹秣以獅粒起之居之涼之棹之無分陰之怠斯以馬養馬之至分也居無何果以驥德聞客有啗予以長其賈且濺其所賈也徵予洒然曰始予有是馬也予常馬畜之今予爲是馬也彼賈馬畜之賈與常在所遇耳且夫昔之翹陸也爲將蹄將齧抵以撾策不知其籋雲也昔之嗛啖也謂爲疵爲瘵授以藥石不知其噴玉也夫如是則雖曠日歷月將至頓踣曾何賈之有焉繇是而

言方之于士則八十其緡也不猶愈于五羖乎客謖而竦予遂言曰馬之德也存乎形者也可以自取然猶遭之若此矧德蘊于心者乎斯從古之嘆予不敢嘆

崔洪十六國春秋驍騎將軍呂光封西域王上疏曰唯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制彼王侯之命入其國見天驥龍驤腰裹丹髦萬計盜厩難伯樂更生術賜復出不能辨也

曹操樂府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

文選夫槩騏垂耳於坰牧鴻雀戢翼於汙池襲之者
固以爲園圄之凡鳥外廄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
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于晨風假
足於六駮哉
騄祿騏蘭駮角騣挽馭斤抃弁權抑掟震唶厲簡
溉說紹晏泉
子路宿石門章
石門
左傳註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
門。道晉書輿地考云石門在東平之境

子擊磬章
磬
禮記曰凡樂八音。一曰石爲大磬編磬歌磬。又云石
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
之臣。又云垂之和鍾叔之離磬
白虎通曰磬者夷則之氣。象萬物之盛
樂經云。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一尺
八寸。此謂特縣大磬配鎛鐘者也。孔子在衛所擊謂
編磬
通禮義纂曰。黃帝使伶倫造磬
世本曰。無句作磬。無句堯臣也。
樂錄曰磬叔所造。
五經要義曰。磬立秋之樂也。
爾雅曰。大磬謂之毊。徒擊磬謂之蹇
三禮圖曰股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十六枚同一筍虡
謂之編磬
周禮注曰在東方曰笙磬在西方曰頌磬。笙生也頌

作庸庸功也。
樂書云。昔王阜爲重泉令。擊磬而鸞舞。則夔之擊磬
而獸舞豈無是論哉。 礄喬
厲
後漢書班超傳。焉耆國有葦橋之險王廣乃絕橋不
欲令漢軍入國。超更從它道厲度。
章懷太子注曰。由帶以上爲厲由膝以下爲揭。見爾
雅。
韓詩曰。至心曰厲。

說文厲作砅。云履石渡水也。

詩正義孫炎曰。揭衣褰裳也。衣涉濡褌也。上文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者淺耳。鄭注論語及服注左傳皆云由膝以上爲厲則膝以上至由帶以上總名厲也。 砅 利

書云高宗亮

諒陰

疏謂信任冢宰。默而不言也。禮記作諒闇。鄭玄以爲凶廬非孔義也。今所不取。

杜預曰。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遂諒闇之節也。

冢宰

爾雅曰。冢大也。冢宰太宰也。疏冢言大進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于王。則稱大冢。大之上也。山頂曰冢。故云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也。

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原壤夷俟章

杖

禮記云。獻杖者執末。

呂氏春秋。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問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杙步而信之。問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

諭貴賤之等。辨疏親之義。

王粲云。茲杖靈木。以介眉壽。奇幹直正。不待矯揉。據斯直杖。杖之爰茂。

殷允云。植德扶耆。拾杖焉猗

羅褒云。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開之。

王制云。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 杙 乙

闕黨童子章

闕黨

新序曰孔子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

四書名物考卷十終

四書名物考卷十一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章

陳

顏氏家訓云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左傳爲魚麗之陳俗本多作阜傍車乘之車按諸陳字並作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爲假借也蒼雅及近世字書皆無別字唯王羲之小學章獨阜

傍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六韜論語左傳也

六韜曰凡用兵爲天陳地陳人陳奈何太公曰日月星辰斗柄一左一右一向一背此謂天陳丘陵水泉亦有前後左右之列此謂地陳用車用馬用文用武此謂人陳

唐太宗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斯八陳何義也李靖曰傳之者誤也古人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爾八陳本一也分爲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風雲者本乎旛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別後世誤傳詭設物

家何止八而已乎。臣按黃帝始立井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五爲陳法。四爲閑地。此所謂數起于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諸部連繞。此所謂終于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則紛紛紜紜。鬬亂而法不亂。渾渾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復而爲一者也。周之始興。則太公實繕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戎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以立軍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戰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師。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

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諸侯畢服。

吳子云。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鬬。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脅而從之。其陳可壞。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皆有鬬心。故散而自戰。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得而離其將。乘乖獵散。設伏投機。其將可取。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燕性愨。其民慎。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用。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來則拒之。去則追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司馬法云。密靜多內力。是謂固陳。

尉繚子伍制令曰。軍中之制。五人爲伍。伍相保也。十人爲什。什相保也。五十人爲屬。屬相保也。百人爲閭。閭相保也。伍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伍有誅。什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什有誅。屬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屬有誅。閭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全閭有誅。吏自什長已上。至左右將。上下皆相保也。

有干令犯禁者揭之免於罪知而弗揭者皆與同罪
大什伍相結上下相聯無有不得之姦無有不揭之
罪父不得以私其子兄不得以私其弟而況國人聚
舍同食烏能以干令相私者哉
握奇經曰四爲正四爲奇餘奇爲握奇後人解云天
地風雲爲四正龍虎鳥蛇爲四奇
裴緒陣法云方陣之法一鼓舉黑旗則爲曲陣二鼓
舉朱旗則爲銳陣三鼓舉青旗則爲直陣四鼓舉白
旗則爲方陣五鼓舉黃旗則爲圓陣陣之疎密卒一

人居地廣縱各二步十人爲一列一隊凡十列廣縱
各二十步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前禦其前
後禦其後左防其左右防其右行必魚貫立必雁行
長以參短短以參長回軍轉陣以後爲先以前爲後
進無奔迸退無伏走五陣乃理凡百人曰隊二隊曰
官三官曰曲二曲曰部稗編陣法兵之形勢也靈動
猋舉後發而先至離合向背變化無常以輕疾制敵
者也自春秋戰國出奇設伏變詐之兵並作漢張良
韓信序次兵法著定三十五家而孫武書凡八十二
篇圖九卷孫臏八十九篇圖四卷復有出九二篇李
左車韓信等篇目並三令之秘府所存孫武書惟十
二篇無圖其所言皆權謀之事極爲精密太公六韜
黃石公三略穰苴法吳子書皆遠古所存可觀者唐
李靖兵法於近世最爲詳練可舉而行杜佑采其條
目著於通典其書亡慮數十家悉淺近無取而陣圖
所存者唯唐人李筌有八陣圖裴緒有九陣圖參引
太公孫子諸葛亮之法爲証舍是無有焉惜哉蓋陣
法者所以訓齊士衆使其上下如一前後左右進退

周旋如身之運臂臂之使指無不如意可與之俱生
可與之俱死升天險赴深谿莫有逆其命者猝焉遇
寇莫有錯亂然後可以從事於勍敵驅馳於絕域同
乎禍福存亡則能決勝討矣故平居則訓齊遇敵則
擊搏此其義也故廢陣形而用兵者敗將也執陣形
而求勝者愚將也夫便擊刺之利習廣縱之勢見敵
而無奔北撓亂之禍拱揖指揮無不服從者是豈不
由素所習哉素習之法非形勢不可是以孫武云紛
紛紜紜鬬亂而不亂混混沌沌形圓而不可破不用

陣法其孰能與於此乎

虎鈐經云結陣之術不可疎疎則難應不可密密則難用首欲棲翼欲輕腹欲實尾欲正棲者不可使過輕者不可使凌實者不可使不應儀正者不可使不知便卽變令之所定四陣者十萬人之正陣也人數之多少臨時增減此非可執若此十萬人爲準則焉每一陣步兵七萬騎兵七萬以爲常準但四陣更變各隨所便而用之爾每步兵一人占地兩步騎兵一人占地四步取其出入輕各受敵夫四陣制兵之法若敵爲犇陣我以飛鶚陣應之

敵爲直陣我以重霞陣當之敵爲突陣我以長虹陣當之敵引兵四面圍我我以八卦陣當之此所謂應敵者也

兵略訓曰何謂隱之人敵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陣之間發如雷霆疾如風雨揚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故前後正齊四方如繩出入解續不相越凌翼輕足利或前或後離合散聚不失行伍此善修行陣者也

李德裕曰兵之有節制猶之一身其筋骸之束歟故以身運臂以臂使指屈伸把握無不在我然後可以應物而存患苟筋骸之散而臂指不能相運掉則亦無所事矣兵自什伍積而總之以偏裨總之以將而又有大將以臨之小大相維尊卑相統其進退動靜疾徐緩急一聽於大將之節制違則行法有犯無赦故連百萬之衆可使如一身手足相須首尾相應而戰必勝攻必取者用之有道也

孔帖貞半千唐高宗御武成殿問兵家有三陣貞半千進曰臣聞古者星宿孤虛天陣也山川向背地陣

也偏伍彌縫人陣也臣謂不然夫師以義出沛若時雨得天之時爲天陣足食約費且耕且戰得地之宜爲地陣舉三軍士如子弟從父兄得人之和爲人陣捨是則何以戰帝曰善

高似孫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乎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書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爲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又以爲六十四

陣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特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乎四十九正有六奇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人陣焉此又出於天地陣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獨孤及作風后八陣圖記有曰黃帝順煞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風后握機制勝作爲陣圖故八其陣所以定位衡抗於外輔布於內風雲負其四維所夾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

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遊軍以按其後弛張則二廣迭舉犄角則四衛皆出圖成鑄鼎帝用經略北逐獯鬻南平蚩尤遺風冥冥神機未昧項籍得之霸西楚黥布得之奄九江孝武得之攘匈奴唐天寶中客有得其遺制於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按魚復之圖全本於握機賾其妙窮其神者武侯而已獨孤及乃以爲項黥武帝得之未之思歟

按史記季康子謂冉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子曰學之孔子然則孔子未嘗不習軍旅也不學軍旅爲衛靈言之也其以杜人主之雄心乎有如懲噎而廢食則宋事可監也嘗閱宋史金主亮南侵上命葉義問視師義問素不習軍旅命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顧吏曰生兵何物耶聞者掩口嗚呼孰謂軍旅果不可學也

俎

禮記云取俎進俎不坐　又云凡爲俎者以骨爲貴賤殷貴髀周貴肩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不重

賤不虛示均也　又云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　又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鄭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

褚遂良曰舜造漆器禹雕其俎

梡 款　嶡 貴　椇 具　跗 夫

子張問行章

紳

白虎通曰，所以必有紳帶示敬謹自約整，績繒爲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一焉，以有餘帶者示有事也，

漢郊祀志云。紳大帶，搢謂插笏於大帶并帶之間。

合璧事類云。紳大帶所以搢笏，垂三尺。天子素帯朱裏，以繒綵飾其側諸侯不朱裏。大夫飾其紕及末。士但飾其末而已。處士錦帶並紕約用組。組之廣三寸。長齊於帶。麻者不紳，此古之制也。今被深衣用大帶。

以白繒廣四寸夾縫之。其長圍腰而結於前。再繚之爲兩耳，乃垂其餘爲紳，下與裳齊。以黑繒飾其紳。復以五綵條廣三分約其相結之處，長與紳齊，所謂紳者所以自紳約也，

匏菴家藏集云，紳帶之垂者也，禮曰參分帶下。紳居二焉。則紳之爲制。其長可知。長則作事不便。至於失容。失容反陷於不謹矣。故禮又曰動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是知服之有帶。帶之有紳。紳所以謹其身。而於紳收之擁之。亦所以謹其身也。，餘說

行夏之時章

夏時

史禹紀太史公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

尚書大傳曰，夏以十三月爲正，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鷄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夜半爲朔。

春秋元命苞樂稽耀嘉云，夏以十三月爲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爲朔。

左傳云，夏數得天，得四時之正也，

獨斷云。夏以十三月爲正，十寸爲尺，律中太族。言萬

物始族而生，故以爲正也。殷以十二月爲正。九寸爲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爲正也。周以十一月爲正八寸爲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泉而出，故以爲正也，

孔叢子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唐志大衍曆日度議曰。夏小正雖頗疎簡失傳。乃羲和遺跡何承天循大蔵之說，復用夏時，更以正月甲

子夜半合朔雨水爲上元。進乖夏曆。退非周正。故近代推月令小正者。皆不與古合。

開元曆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

楊泉物理論。六种農始治農功。正節氣。審寒溫。爲早晚之期。故立曆日。

晉志云。夏殷承運。周氏應期。正朔既殊。創法斯異。傳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是故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協三辰。至乎寒暑晦明之微。陰陽生殺之數。啓閉升降之紀。消息盈虛之節。皆應躔次而無淫流。故能該浹生靈。堪輿天地。

夏小正序云。孔子得夏時於杞。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入隋大氐約嚴。不須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其間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稊秀之候。羽毛鱗羸蠕動之屬。蟄與狝伏鄉避陟降離隕鳴呴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

周書云。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宋書志云。魏文帝雖受禪于漢。而以夏數爲得天。故黃初元年詔曰。孔子稱行夏之時。此聖人集羣代之美事。爲後王制法也。

曆志曰。天統之正在子。物萌而赤。地統之正在丑。物化而白。人統之正在寅。物成而黑。

晉武帝太始二年九月。羣公奏。唐堯舜禹不以易祚改制。至于湯武。各推行數。宣尼答爲邦之問。則曰行夏之時。路冕之制。通爲百代之言。蓋期于從政濟治。不繫於行運也。

大明會典

國家治曆明時。以　賜百官。頒行天下。屬欽天監官推算。而事隷於禮部。每歲二月朔。欽天監奏進明年曆式。預行各布政司刊布。例以九月朔進呈。頒　賜。

嘉靖十九年改用十月朔。

稗編我朝大統曆法悉用授時曆之制。洪武中漏刻博士元統節取其法。以洪武十七年甲子爲曆元。其

實因之而未嘗改也。迄今百五十餘年。行之而無弊。近年以來。因交食之際。有先天後天之不同。而不能一一密合。議者遂謂其法已久。不能無差。而欲增損之者。愚以為得其人則可。不得其人恐未可輕議也。蓋嘗讀元史李謙曆議。而玩其測驗之法。自近日以至遠日。自近地以至遠地。東極高麗。西極滇地。南踰朱崖。北盡鐵勒。不可謂不精矣。而又上考往古。自春秋獻公以來二千一百六十餘年。類皆脗合。不可謂不密矣。何所據而增損之乎。或者又疑元魏有年建

數盈歲差天度之說。殊不知所謂歲差云者。謂冬至日躔赤道之度耳。是固當改者也。非謂氣朔也。氣朔不可改也。若曰天運難測。或有未盡之數。久而方覺。則其要又在乎測驗而已。今許衡郭守敬所造簡儀仰儀及諸儀表之制。具載於史。或可做而行之否乎。

楊升菴集云。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之也。何獨至於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倚畚揭。營上功。期司里。皆于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得夏時不啻是也。

滇　嶼

殷輅　周冕

晉書輿服志曰。聖人見鳥獸容貌。草木英華。始創衣冠。而玄黃殊采。見秋蓬孤轉。杓觿旁建。乃作輿輪。而方圓異則。周因於殷。其來已舊。六服之冕。五時之輅。王之常制。各有等差。建禮業彫訛。人情馳爽。削滅三代。以金根為帝軫。除棄六冕。以袀玄為祭服。

宋史輿服志曰。昔者聖人之創輿服也。圓蓋方軫。象諸天地。上衣下裳。取諸乾坤。至於成周。設官有巾車

典路。司常司服。司裘弁師。節服之制。可謂大備矣。夫三王因時以更制。然殷輅周冕。雖萬世弗可易也。

禮謂周人上輿。而孔子獨取殷輅。是殷之質勝于周也。又言禹致美乎黻冕。而論冕以周為貴。是周之文勝於夏也。蓋不能無損益於其間焉。

郊特牲疏。大路。殷祭天車也。用以祭天。故曰大路。五采一成曰就。天質慤。故止一就。明堂位云大路。殷路是也。先路三就者。先路亦殷路也。殷則三路。其世猶質。故以少飾為先。對次故稱先也。大路一。先路三。次

路五就。禮器祭先路之文云次路七就爲誤也。
史記殷紀云。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而色尚白。
後漢志殷瑞山車。金根之色。
崔豹古今注曰。秦并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
山車。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焉。
宋書禮志云。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
秦曰金根車也。漢氏因秦之舊亦爲乘輿。所謂乘殷
之輅者也。
南齊書志云。禮器大輅繁纓一就。注云大輅。殷之祭

天車也。周禮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木路殷
之大路也。
留青日札云。秦始皇閱三代之車。獨有取于殷輅。南
史齊志曰。殷有瑞。因乘飾而制車。因桑根而爲色。古
所謂器車也。桑根車一曰金根車。言桑色黃如金也。
漢儀天子法駕曰金根車。不學之子誤改爲金銀車。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陵。則山出根車。根車應載萬
物也。
周禮弁師掌王之五冕。皆玄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
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諸侯之繅斿九
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王
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王之弁絰。弁而加環絰。
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韋弁皮弁弁絰。各以其等爲
之。而掌其禁令。注五冕。衮冕至玄冕是也。其爲制玄
在上。朱在下。延。冕之覆上者。紐。綴于冕傷者。以五采
爲繅繩。垂於前後以五色玉貫於繅繩而垂之。就。成
也。玉笄。以玉爲笄。而横貫朱紘。以組爲紘而下垂結
侯當作諸公。繅斿九就。如其命數也。瑉玉三采。采自

蒼也。其餘制度皆與王同。繅斿皆就。玉瑱玉笄。繅言
侯伯子男之冕也。侯伯七命則七就。子男五命則三
就。以玉爲瑱。所以塞耳也。王之皮弁其縫中飾以五
采之玉。玉璂以玉爲璂。象邸以象骨爲柢。弁絰玉之
弔服也。各以其等。各依其命數也。掌其禁令。不得僭
踰也。
宋書禮志禮記冠義曰。冠者禮之始事之重者也。太
古布冠。齊則緇之。夏曰毋追。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周
之祭冕。繅采備飾。故夫子曰服周之冕以盡美稱之。

宋史李育奏曰冕以周官爲本凡十二旒閒以采玉加以紘綖笄瑱之飾衮則以虞書爲始凡十二章皆以辰象別以衣裳繪繡之采東漢至唐史官名儒紀述前制皆無珠翠犀寶之飾何則鷸羽蜂胎非法服所用琥珀犀瓶非至尊所冠龍錦七星已列采章之內紫雲白鶴近出道家之語豈被衮戴瑑象天則數義哉昔大裘之冕專用衮冕古朴稍去而法度尚存夫明水大羹不可以衆味和雲門咸池不可以新聲閒衮冕之服不宜以珍怪累也若魏明之用珊瑚江

右之用翡翠佞靡衰播之餘豈足爲聖朝道哉

礿 約　斿 由　璆 其

鄭聲

禮記疏義云命論說鄭國之爲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云鄭聲淫左傳說煩手淫聲謂之鄭聲鄭詩二十一篇說婦人者十九故鄭聲淫也今按鄭詩說婦人者唯九篇異義云十九者誤也

樂記子夏對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

疏鄭音好濫淫志者濫竊也謂男女相偷竊言鄭國樂音好濫相偷竊是淫邪之志也

前漢書哀帝詔曰鄭聲淫而亂樂聖王所放

東漢書宋弘薦桓譚光武令鼓琴愛其繁聲弘曰薦譚者望能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白虎通云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濱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

尸子載孔子曰若鄭簡公之好樂雖抱鍾而朝可也王應麟曰爲邦必放鄭聲此孔子之言也豈有抱鍾而朝之言哉

樂書云凡作樂者所以節樂故博采風俗協比聲律以補短移化助流政教天子躬於明堂臨觀而萬民咸蕩滌邪穢斟酌飽滿以飾厥性故云雅頌之音理而民正鄭衛之曲動而心淫及其調和諧合鳥獸盡感而況懷五常含好惡自然之勢也治道虧缺而鄭音興起封君世辟爭以相高自仲尼不能與齊優遂

安于鄭聲退正樂以誘世作五章以刺時猶莫之化
丹鉛總錄云論語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於平曰淫水雨潦于節曰淫雨聲濫于樂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於淫非謂淫詩皆淫也後世失之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

宋張端義貴耳集云鄭衛之音皆淫聲也夫子獨曰放鄭聲不及衛音何也衛所載皆男奔女鄭詩所載皆女奔男所以放之聖人之意微矣

吾猶及史章

史

史通云古者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職蓋史之建官其來尚矣昔軒轅氏受命倉頡沮誦實居其職至於三代其數漸繁按周官禮記有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之名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曲禮曰史載筆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大戴禮曰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則有司過之史韓詩外傳云據法守職而不敢爲非者太史令也斯則史官之作肇自黃帝備於周室名目既多職務咸異至於諸侯列國亦各有史官求其位號一同王者至如六甲尹逸名重夏殷史佚倚相譽高周楚晉則伯黶司籍魯則丘明受經此并歷代史臣之可得言者

梁劉勰云開闢草昧歲紀緜邈居今識古其載籍乎軒轅之世史有蒼頡主文之職其來久矣曲禮曰史載筆左右使之記已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言經則尚書事經則春秋唐虞流於典謨商夏被于誥誓洎周命維新姬公定法紬三正以班曆貫四時以聯事諸侯建邦各有國史自平王微弱政不及雅夫子於是就太師以正雅頌因魯史以修春秋丘明同時創爲傳體實聖文之羽翮記籍之冠冕也至縱橫之世史職猶存秦并七王而戰國有策蓋錄而弗敘故節簡而爲名也漢滅嬴項武功積年陸賈稽古作楚漢春秋爰及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之甄序帝勣取式呂覽通號曰紀本紀以述皇王列傳以總侯伯八書以鋪政體十表以譜年爵雖殊古式而得事序焉

爾其實錄無隱之旨，博雅弘辨之才，愛奇反經之尤，條例踳落之失，叔皮論之詳矣。及班固述漢，因循前業，觀司馬遷之辭，思實過半。其十志該富，讚序弘麗，儒雅彬彬，信有遺味。至于宗經矩聖之典，端緒豐贍之功，遺親攘美之罪，徵賄鬻筆之愆，公理辨之究矣。至于後漢紀傳，發源東觀，袁張所制，偏駁不倫，薛謝之作，疎謬少信。司馬彪之詳實，華嶠之準當，則其冠也。及魏代三雄，記傳互出，陽秋魏略之屬，江表吳錄之類，或激抗難徵，或疎闊寡要。唯陳壽三志，文質辨洽，

荀張比之于遷固，非譽也。原夫漢初，史職為盛，郡國文計，先集太史之府，欲其詳悉於國體也。閱石室，啓金匱，抽裂帛，撿殘竹，欲其博練於稽古也。是立義選言，宜依經以樹則，勸戒與奪，必附聖以居宗。然後銓評昭整，苛濫不作矣。然紀傳為式，編年綴事，文非泛論，按實而書。歲遠則同異難密，事積則起訖易疎，斯固總會之為難也。或有同歸一事，而數人分功，兩記則失於複重，偏舉則病于不周，此又銓配之未易也。故張衡摘史班之舛濫，傅玄譏後漢之尤煩，皆此類也。若夫追述遠代，代遠多偽，公羊高云傳聞異辭，荀況稱錄遠略近，蓋文疑則闕，貴信史也。然俗皆愛奇，莫顧實理，傳聞而欲偉其事，錄遠而欲詳其跡，于是棄同即異，穿鑿傍說，舊史所無，我書則傳，此訛濫之本源，而述遠之巨蠹也。至于勳勞之家，雖庸夫而盡飾，迍敗之士，雖令德而常嗤，吹霜煦露，寒暑筆端，此又同時之枉，可為歎息者也。欲述遠則矯誣如彼，記近則回邪如此。析理居正，唯素心乎。若乃尊賢隱諱，固尼父之聖旨，蓋纖瑕不能玷瑾瑜也。姦慝懲戒，實良

史之直筆，農夫見莠，其必鋤也。若斯之科，亦萬代一準焉。

民之於仁章

水火

周易云，水流濕，火就燥。　又云，水在火上，既濟。火在水上，未濟。

禮記云，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　又云，烹人以給水火之齊。　司烜氏掌火，以燧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祭祀共明水明火。

左傳云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

韓非子曰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於下水失其所以爲勝者矣

淮南子曰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燥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積陽之熱氣生火積陰之寒氣爲水

楊子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

劉子曰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生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

文中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趍下而得志于火

天文志云水火者陰陽之餘氣也

尚書大傳云火發於密水洩於深

十鐵云水性宜冷而有華陽溫泉猶曰水冷冷者多也火性宜熱而有蕭丘寒焰猶曰火熱熱者多也

邵康節曰有溫泉而無寒火陰能從陽而陽不能從陰也　水者火之地火者水之氣　火生於無水生於有　火內暗而外明故離陽在外火之用用外也水外暗而內明故坎陽在內水之用用內也

正蒙云陽陷於陰爲水附於陰爲火

左傳梓愼曰水火之母也

正義陰陽之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

莽傳注張晏曰水以天一爲牡火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妃　爨 推 緦 協 蹐 春 進也

師冕章

相師

周禮眡瞭凡樂事相瞽 注相謂扶

疏釋名曰能其事曰工故樂稱工是以儀禮鄉飲酒鄉射燕禮皆言工相者以眡瞭有目瞽人無目須人扶持故也

四書名物考卷十一終

四書名物考卷十二

論語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章

顓臾

左傳云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杜註云太皞伏羲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

路史云顓臾子爵沂之費縣西北有顓臾故城故漢

顓臾縣

寰宇記沂水西北八十里今在費縣西開皇十八年以南武陽爲顓臾正觀元年省入費

東蒙

地里志云泰山蒙陰縣蒙山在西南有祠顓臾國在蒙山下

路史姓纂云高陽後封於蒙

杜預云東莞蒙陰有蒙陰城

兕

山海經曰禱過山多兕埤雅曰兕善抵觸又曰兕有水兕有山兕猶犀有二種也

說文云兕如野牛青色其皮堅厚可制鎧

交州記曰兕出九真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本草陳藏器云兕是犀之雌者而形不同

韓非子云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

山經圖贊云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

革皮克武備角助文德

干戈

大禹謨云帝德誕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而有苗來格

文王世子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小樂正學干大胥贊之籥師學戈籥師丞贊之

方言云楯自關而東或謂之楯或謂之干關西謂之楯戟楚謂之干吳揚之間謂之戈

釋名曰盾遁也大而平者曰吳魁隘者曰須盾出於

羌者曰羌盾約脇而緣者曰陷虜狹而長者曰步盾
步兵所持與刀相配者也狹而短者曰孑盾車上所
持者也以縫編板謂之木絡以犀皮作之曰犀盾以
木作之曰木盾戈句矛戟也戈過也所刺擣則決過
所鉤引則制之弗得過也

周禮戈秘六尺六寸

白帖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刃

禮書云五兵之用長以衛短短以救長則人持其一
矢盾則大人而有之書曰比爾干欲其比則大人

有之可知也然五兵之所以便於用者戈而已其秘
短而易持其胡援廣而易入可以擣可以斲可以擊
可以鉤觀富父終甥以戈樁僑如之喉狼瞫以戈斬
秦囚子南以戈擊子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則戈之
於用可知矣詩曰荷戈與祋書曰稱爾戈周官有司
兵又有司戈盾司戈盾祭祀授於賁殳故士戈盾軍
旅會同授貳車戈授旅賁及虎士戈盾而戎武戡伐
戳戮皆從戈則戈奚適而不用哉

學攷　鏦車　樁春　瞫單　祋附

蕭墻

鄭玄曰蕭之言肅也墻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
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墻

釋名云蕭墻在門內蕭肅也將入於此自肅敬之處
也

齊景公章

千駟

禮書曰天子十二閑馬六種每馬一圉每乘一師三
乘馬十二匹二阜爲繫三十六匹六繫爲廄二百一

十六匹六廄成校校有左右則十二廄合三千四百
五十六匹種各一廄廄有左右則一種四百三十二
匹良馬五種則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駑馬一種三
良馬一種之數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駑凡
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國六閑四種家四閑二種蓋
諸侯及大夫廄無左右則良馬三居三廄合六百四
十八匹駑馬三良馬一種之數居三廄亦六百四十
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閑二種一良居一廄
二百一十六匹駑三之居三廄爲六百四十八凡八

百六十四匹。諸侯六閑。彼衛文公之騋牝三千。齊景之馬千駟。三千則近於天子十二閑之數。而千駟又過之。是皆僭侈而逆禮者也。

孔帖云。馬者兵之用也。監牧所以蕃馬也。其制起於近世。唐之初起。得突厥馬二千匹。又得隋馬三千於赤岸澤。徙之隴右。監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領以太僕。其屬有牧監

首陽

闞駰十三州志曰。雷首山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栢蔚然攢茂。俗謂之夷齊墓。

水經注河水南對首陽山。春秋所謂首戴也。夷齊歌所。上有夷齊廟。

玉海朱氏曰。首陽首山之南也。

孔氏曰。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南。

馬融曰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拾遺書曰首陽之二子。豈澌孟津之八百吾又何悔焉。

路史曰。夷齊冢廟在蒲之蒲阪。首陽山之南。馬融顏

師古之說同。而高誘乃以爲洛東南去二十里之首陽山。杜預阮籍之徒咸以爲然。更謂二子餓死在是。即今二山皆有夷齊冢廟。九域志兩從之。戴延之竊以爲疑。按夷齊之蹤。當在河東首山者雷首也。是爲中條。一曰薄山。一山九名。即貨山也。據河南郡境界薄去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夷齊所居。而黃太史猶以或者指武師度孟津。二子叩馬而諫。當以洛陽爲是。夫首山之名所在固不一。曹大家云在隴西。而今隴西有地曰首陽。東有鳥鼠山。謂之首陽。而許叔重言首陽則正在遼西。今遼之和順東實有山曰首陽。俱有祠廟。其在吳郡亦有首山。豈得徧爲據邪。石曼卿云。死蒲阪者趾周之事。而死於堯舜之區處幾見卅哭之風焉。則亦非洛陽矣。三秦記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而爾雅云芑白苗。犍爲舍人以爲伯夷所食首陽之草也。程晏以不食爲飽。以失仁爲餒。餓乃其飽。死乃其生。李德裕且以采微爲不智。棄國爲不仁。程氏則謂止是不食其祿。非餓不食。聖言嗷日而衆言猶不一。惜哉。

邦君之妻章

邦君之妻

疏原云天子之配曰后。言在后不敢以副也。諸侯之配曰夫人。言扶助其君也。卿之配曰内子。言在閨門之内以治家也。大夫之配曰命婦。言受命於朝以治家也。士庶曰妻。妻齊也。齊等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章

豚 [illegible]

名物考 卷十二 七

爾雅云豕豬也。豬豶么承大者曰豱。豕生三豵。二師。一特。四蹢皆白豥。其跡刻絕有力。豝牝豝䝐五尺爲豥豝。

春秋說題辭云。斗星時散精爲彘。四月生。應天時。

埤雅云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水波。

豬 婁 豱 溫 豵 宗 豥 該 豝 尼 豝 [illegible] 豛 役

歲

大唐西域記云。月盈至滿謂之白分。月虧至晦謂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小大故也。黑前白後合爲一月。六月合爲一行。日遊在内北行也。日遊在外南行也。總此二行合爲一歲。

爾雅注郭璞曰。歲取星行一次。祀取四時一終。年取禾一熟。載取物終更始也。

易乾鑿度孔子曰。歲三百六十日而天氣周。八卦用事各四十五日而備歲事。

子之武城章

莞爾 李善作莧字

文選註莧爾舒張面目之貌也。

名物考 卷十二 八

刀

莊子庖丁曰。臣之刀已十九年。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賈誼策云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剥割。皆中理解也。

淮南子云屠牛朝解九牛而刀可以剃毛。

禮器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正義割刀今之刀。鸞刀古之刀也。今刀便利可以爲割物之用。古刀遲緩。用之爲難。宗廟不用今刀而用古刀修古也。

釋名云刀到也其末曰鋒其本曰環其室曰削室口之飾曰琫下末之飾曰鞞巨刀曰拍又曰露拍言露見也佩刀在佩旁之刀也容刀爲刀形而無刃備容儀而已剪刀剪進前也書刀給書簡札有所刻削之刀也封刀鉸刀皆隨時名之也

太公兵法云刃之神明曰脫光　琫崩　鞞丙　鉸教

佛肸召章

中牟

韓非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趙齊燕也邯鄲之肩髀

匏瓜

埤雅云長而痩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傳曰匏謂之瓠謬矣蓋匏苦瓠甘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也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以苦故也

楊子巵言云吾豈匏瓜也哉言匏苦而人不食之非謂匏不能飲食也植物之實何物能飲食哉左傳曰匏不才於人共濟而已正與孔子之言及詩匏有苦葉相合

草木子云匏瓜牛䏘苗則子苦

王仲宣賦云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翰注曰匏瓜爲物繫而不食者也而仲宣自喻懼無寸祿之給

黃氏日抄云臨川人應抑之天文圖有匏瓜星其下註云論語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同義又建昌吳觀附此於四書疑義

大象賦云匏瓜薦果於震閫注云五星在離珠北天

子之果園占大光潤則歲豐不爾則瓜果之實不登

星經云瓜匏五星在離珠北入女一度去北辰七斗一度

子謂伯魚章

周南召南

周南召南譜云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于南國也

此實文王之詩而繫之二公故周召二國並皆云南

見所化之處。明其與諸國有異故也。

二風大意皆自近及遠。周南關雎至螽斯。皆后妃身事。桃夭兎罝芣苢。后妃化之所及。漢廣汝墳。言文王之化。見其化之又遠也。召南鵲巢采蘩。夫人身事。草螽采蘋。朝廷之妻。甘棠行露。朝廷之臣。大夫之妻與夫人同爲陰類。故先於召伯。皆是夫人化之之所及也。羔羊以下。言召南之國。江沱之閒。亦言文王之政。是又化之差遠也。篇之大率。自以遠近爲差。

左傳孔䟽曰。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

詩。以觀民風俗。其六州所作詩。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其得仁賢之化者謂之召南。其實皆是文王之化。而分繫周召二公耳。必分繫者。文王以諸侯之身行王者之化。詩人述其本志。爲作聖賢之風。此詩體實是風。不可以雅名之。文王身有王號。不可以風繫之。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爲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周公聖。以聖化繫之。召公賢。以賢化繫之。周南十一篇。召南十四篇。

儀禮注。昔太王王季居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

鄭樵輿論云。二南六州。漢志扶風縣東北有周城。西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歌則從二南之聲。二南皆出於文王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東北一區尚染紂惡惟西南皆從文王之化周召二公未嘗與其閒。二南之詩。後世取以爲樂章。用之爲燕樂。爲鄉樂。爲射樂。爲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故曰大武始于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南之爲義。蓋如是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

右。周召南之爲義。蓋如是也。周世未有樂名。南者維鍾鼓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左氏載季札觀樂。爲有象舞箾南舞籥者。詳而考之。南籥二南之籥也。雅也。象舞頌之維淸也。箾之舞象籥之奏南。其在當時見古樂如此。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

路史曰。初南塗山之女作歌。以候其伯姬曰。候人兮猗。而南音自此始。至周之君臣取風焉。定爲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也。註云。南樂名。象箾南籥是

也。周南天子之事。故繫之周。周王室也。召南諸侯之事。故繫之召。召諸侯之伯也。豈周公召公哉。周自大王爰及姜女。王季太任思媚周姜。太姒嗣徽。世有賢妃之助。文王刑於寡妻。以御於家邦。故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二南之首。實取效於塗山。　箭肖

禮云章

玉　帛

孔穎達禮䟽曰。凡執玉。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注云。德能覆蓋天下。四寸者方。以尊接卑。以小為貴。又

孔安國注云。方四寸。邪刻之。用之以冒諸侯之圭。以為瑞信。又執鎮圭以朝日及祭天地宗廟。其五等諸侯。公執桓圭。注云。雙植謂之桓。桓宮室之象。所以安其上也。圭長九寸。侯執信圭。伯執躬圭。注云。蓋皆象以人形為琢飾。文有麤縟耳。欲其慎行以保身。圭皆長七寸。子執穀璧。男執蒲璧。注云。穀所以養人。蒲為席。所以安人。蓋皆徑五寸。鄭注小行人云。其上公及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侯伯子男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其玉小大各如其命數。其諸侯相朝。所執之玉與朝天子同。其享玉皆以璧享君。以琮享夫人。子男相享。則降用琥以繡。璜以黼。故其諸侯之臣聘天子。及聘諸侯。其聘玉及享玉。降其君瑞一等。故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是也。此是周法。其殷以上。則禮説含文嘉云。天子三公諸侯皆以玉帛薦玉。宋均注云。其殷禮三帛。謂朱白蒼。象三正。其五帝之禮薦玉用一色之帛。故鄭注虞書三帛。高陽氏之後用赤繒。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用白繒。其餘謂堯舜之諸侯。

崔靈恩云。初享圭璋特。故有藻。其餘則束帛加璧。既有束帛不須藻。凡諸侯朝天子。皆行三享之禮。故大行人云。公侯伯子男並云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云四享者。鄭注云。四當為三。初享或用虎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腊籩金丹漆。唯國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若其臣出聘。唯行一享。

鍾　鈸

爾雅云。大鍾謂之鏞。其中謂之剽。小者謂之棧。

釋名云。鍾空也。空內受氣多。故聲大。

世本云倕作鐘。

尚書大傳曰天子左五鐘。右五鐘。

白虎通云鐘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

周禮曰鳧氏爲鐘。兩欒謂之銑。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鐘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于上之攠謂之隧。注于鼓鉦舞四者皆鐘體。甬衡二者則鐘柄也。旋者鐘柄有孔。繫之可旋轉也。旋蟲以蟲爲飾。謂之幹者。言其強而能屬鐘

也。鐘有四帶。紋如篆籀。故謂之篆。篆間有鐘孔。可以枚數。故謂之枚。又謂之景。攠受擊處也。窪而生光。有如陽燧。故名爲隧。

山海經云豐山有鐘九耳。霜降則鳴。

風俗通云鐘者兌音。秋分之音也。

萬花谷云鐘有九乳。撞以四時。驗君得失。鐘調則君道得。

三禮圖云凡鐘十六枚。同爲一簴。簴爲編鐘。特懸者謂之鎛

古今樂錄云。凡金爲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曰鎛曰錞曰鐲曰鐃曰鐸。又云古鐘名有大林之鐘。景鐘。九龍之鐘。十龍之鐘。千石之鐘。

爾雅云小鼓謂之應。

又云大鼓謂之鼖。大鼖謂之麻。小者謂之料。加樂謂之節。徒擊鼓謂之咢。

易通卦驗云冬至鼓用馬革。圓徑八尺一寸。夏至鼓用牛皮。圓徑五尺七寸。

通禮義纂云。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焉。爲衆鼓之節

夏加四足。謂之足鼓。商柱貫。謂之楹鼓。周懸之。謂之懸鼓。近代相承。謂之建鼓。

風俗通曰。鼓者郭也。春分之音。萬物皆郭甲而出。故謂之鼓。

三禮曰夏后足鼓。殷人楹鼓。周人懸鼓。

周禮曰以雷鼓鼓神祀。以靈鼓鼓社祭。以路鼓鼓鬼享。以鼖鼓鼓軍事。以鼛鼓鼓役事。以晉鼓鼓金奏。

又云籥章氏掌土鼓　又云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象雷之發聲也。

正樂云腰鼓大者瓦任大者皆廣首而纖腹
古今樂錄云臍鼓如漆桶大而有聲語其鼓面如臍
臍故曰臍鼓　又云馬上之鼓曰提鼓施于朝則登
聞之鼓告于府寺曰朝鼓在村墅曰抱鼓有鞞鼓有
鼙鼓有毛員鼓有鼉鼓有羯鼓有答臘鼓有雞婁鼓
擨摩　窪蛙　鏄圖　錞兌　鐲卓　鼗撤　咢鄂　鼛高

惡紫章

朱

朱子語類云犄纁絳朱此紅之染數一入爲犄再入

爲纁三入爲絳四入爲朱

宰我問章

鑽燧

河圖挺佐輔云伏羲禪於伯牛鑽木作火
周禮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時變國火以救其疾
禮含文嘉曰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爲熟使人無腹
疾以遂人之情性故名燧人氏
淮南子曰燧人望星辰鑽木生火
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
游於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於南垂觀此燧木有鳥
類鴞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
之前蓋火山國也
東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浚井改水冬至鑽燧改火
尸子曰燧人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
隋書王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
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
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哉在晉時有以
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

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
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
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
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
李涪刊誤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
是四時皆改其火自秦漢巳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
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
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
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禁火

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
爲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之。
禮書曰。古者燧人取火。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
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內則左佩金燧。右佩木燧。
鄭康成謂夫遂陽遂也。鑒鏡屬。世謂之方諸。然則鑒
金爲之。則夫遂亦金矣。內則以夫遂爲金燧是也。莊
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然。文子曰。木中有火。不鑽不發。
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
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

耳。孰謂木燧有間於陰晴耶。
王起鑽燧改火賦云。其始也命工徒。窮林麓。選槐檀
之樹。楡柳之木。斬而取也。期克順於陰陽。鑽而改之。
序不愆於寒燠。青烟生而陽氣作。丹焰發而爽精吐。
影旁射而曜威。氣上騰而作苦。冠五行以斯用。審四
時而是取。文苑英華
程氏外書云。四時改火。不得不然。蓋水之爲患常少。
火之爲患常多。龍見而雩。可見寒食禁火只是將出
新火。必盡熄天下之火。然後出之也。世間風俗甚訛

謬之甚耳。四時取火。用木各異。必据時之所宜。不必
盡考也。
丹鉛餘錄云。先王取火。法五行也。春行爲木。楡柳色
青。以象木也。木生火。夏行爲火。棗杏色赤。以象火也。
火生土。季夏行爲土。桑柘色黃。以象土也。土生金。秋
行爲金。槐檀色白。以象金也。金生水。冬行爲水。柞楢
色玄。象水也。
留青日札云。古者鑽燧改火。所以革故而取新也。楡
柳木之火也。棗杏火之火也。桑柘土之火也。柞楢金

之火也。槐檀水之火也。周禮又曰。季夏出火。民咸從
之。季秋內火。民亦如之。注季春則火星見于建辰之
月。因出之以宣其氣。雖烈山焚萊不禁也。季秋則火
星伏于建戌之月。因內之以息其氣。雖鑠金焚薙不
爲也。又淮南子曰。夏爨柘燧火。冬爨松燧火。其說頗
異。然人但知改火。而不知其烟亦隨所改而不同。故
淮南子曰。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
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
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

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　又云。不
獨燧人氏上觀星辰下察五木以爲火。而竹亦可以
取火。石亦可以取火。又以堅木鑽石。亦可以生火。古
人以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淮南子曰。陽燧
見日則燃而爲火。陽燧金也。取金猛無緣者日高三
四丈持以向日。燥艾承之。有頃即焦。吹之得火。今亦
不必用猛金也。以水精大珠向日對照。以草紙承其
下。一點透明。紙焦烟起。即得火矣。則是方諸取水。亦
可以取火也。一統志名曰朝霞大火珠。在古城國出

大如雞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中。以艾藉之火出。是
也。可見陰陽一理。日月一氣。水火一原。

稻

孝經援神契云。汚泉宜稻。
淮南子曰。江水肥而宜稻。洛水輕利而宜禾。渭水多
力而宜黍。濟水通和而宜麥。河水中調而宜菽。　又
云。稻生於水。而不生於湍瀨之流。
說文云。禾嘉穀也。二月而種。八月始熟。得時之中。故
謂之禾。

漢書董仲舒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
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
隋書云。婆登國有月熟之稻。每月一熟。
廣志云。有虎掌稻紫芒稻。南方有蟬鳴稻。七月熟。有
青芋稻。六月熟。有累子稻白漢稻。七月熟。
左思賦云。國宰再熟之稻。鄉貢八蠶之綿。
禮記。稻曰嘉蔬。
抱朴子曰。南海有九熟之稻。　又云。交趾有一歲再
熟之稻。

西域記云。摩揭陀有異稻。巨粒。號供大人米。天竺稻
歲四熟。

飽食章

博奕

說原尹文子曰。博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三路。蓋博
以五木爲子。有梟盧雉犢爲勝負之采。梟幺也。六博
得幺者勝。便則食其子。不便則止。即樗蒲也。堯以子
之愚。適斷木爲棋。梡革爲鞠。作圍棋以教之
顏氏家訓云。君子不博爲其兼行惡道故也。論

語云不有博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然則聖人不用博弈爲教但以學者不能常精有時疲倦則儻爲之猶勝飽食昏睡兀然端坐耳至如吳太子以爲無益命韋昭論之王肅葛洪陶侃之徒不許目覩手執此並勤篤之志也能爾爲佳古爲大博則六箸小博則二焭今無曉者比世所行一焭十二棊數術淺短不足可翫圍棊有手談坐隱之目頗爲雅戲但令人耽憒廢喪實多不可常也

中興書曰陶侃常檢校佐吏若得樗蒲博奕之具投

之曰樗蒲老子入胡所作外國戲耳圍棊堯舜以教愚子博奕紂所造諸君國器何以爲此若王事之暇患邑邑者文士何不讀書武士何不射弓談者無以易也

韓非子曰齊宣王問匡倩曰儒者博乎曰不也王曰何也匡倩對曰博貴梟勝者必殺梟殺梟者是殺所貴也儒者以爲害義故不博也

樗蒲經曰凡近關及后一子謂之塹迫關及前一子謂之坑落坑塹非貴采不出凡一馬打一馬如遇退六路塌則一馬可踏三馬故世不循將采謂之踏坑塹云

方言曰圍棊者自關東齊魯之閒謂之奕

班固奕旨曰上有天地之象次有帝王之治中有五霸之權下有戰國之事覽其得失古今略備

博物志曰堯作圍棊以教丹朱或曰舜造也世說王中郎以圍棊爲坐隱支公以圍棊爲手談王積薪棊勢譜圖曰王郎號爲坐隱祖納稱爲手談

吳志韋昭論曰今世之人多不務經術好翫博奕其

所志不出一枰之上所務不過方罫之閒勝敵無封爵之賞獲地無兼土之實技非六藝用非經國立身者不階其術徵選者不由其道求之於戰陳則非孫吳之倫也考之於道藝則非孔氏之門也以變詐爲務則非忠信之事也以劫殺爲名則非仁者之意也而空妨日廢業終無補益是何異設木而擊之置石而投之哉假令世士移博奕之力而用之於詩書是有顏閔之志也用之於智計是有良平之思也用之於資貨是有猗頓之富也用之於射御是有將帥之

備也。如此則功名立而鄙賤遠矣。

新論曰。世言圍棋頗類兵法。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勝。中者務相遮絕。爭便求利。下者守邊隅趣作罫目。猶薛公三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地。中計塞成皋遮要爭利。下計據長江以臨越守邊隅趣作罫目者也。

晉書祖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

西京雜記云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裨聖教。

皮日休原奕。不害則敗。不詐則亡。不爭則失。不僞則亂。是奕之必然也。雖奕秋再出。必用吾意焉。　[illegible]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章

微

路史曰。微子爵本扶風郿陽。今岐之郿縣有郿鄉。紂徙畿內。則在聊城。今故城在潞東北。或云在嶧。今徐沛東南微山有微子冢并也

箕

路史曰。箕子之先。箕伯之封。小國也。春秋猶有箕縈之國。姓纂云商之圻內。今太原。晉敗狄於箕。杜預謂太原陽邑有箕城。是陽邑。隋之大谷。後爲晉打郗。今遼之榆社東南三十里。古箕城在遼山與瑯邪益都襄邑與。

齊人歸女樂章

女樂

事物類考云。夏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四方美女積之後宮。作爛漫之樂。

呂溫齊人歸女樂賦。昔齊人饋魯傾城八人。瑰艷絕代。綺羅嬌春。洞横波于曼臉。回流風於嫋身。蓋以仲尼定魯禮樂。制齊君臣。斬俳優于夾谷之會。復土田於汶水之濱。故遏雲與廻雪。實內圖而外親。將敗魯之政。弱齊之隣。魯君臣果不端操。迷不先覺。開進淫哇之聲。皆忘聖人之擧。城南于是考雷鼓。䵝雲幄。結齊絲之歡。受鄭衛之樂。感煩音之沾濡。成正聲之踏駁。夫子則不可救其失。復其迷。望龜山以命操。睨鳳凰而銜悽。夫任權臣之傾國。納文馬與美女。薦神祇

之所歆謗耳目而不拒。荒笑語之啞啞。溺衣裳之楚
楚由是齊日以長魯日以微見鄰國之使地聞志士
之沾衣。

來。嵆女樂論隋高祖謂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樂否。
楊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無之。房暉遠進曰。臣聞窈
窕淑女鐘鼓樂之。此即王者房中之樂。著於雅頌。不
得言無。隋文悅。窔。夫秦齊晉皆有女樂。由余去。孔子
行。錫魏絳之謂也。漢祖唐山夫人能楚聲。又舊云。祭
天用女樂。魏武有盧女能鼓琴。特異於諸妓。則女樂

者。秦齊晉漢魏俱有之。而楊素以下。皆不能言者。豈
以所問是古天子耶。若是。則有太昊使素女鼓五十
絃瑟悲。帝禁不止。群臣不能以是言。但賢暉遠之說
暉遠引詩臆對。願咏二南之旨淑女爲后妃也。安有
后妃執樂也。符萊謂在宗廟用也。安有謂王者房中
樂耶。文苑英華　黙　冊

長沮桀溺章

耦耕

詩箋云。耜廣五寸。三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有萬耦

耕

津

葉苑云。渡水處曰津。亦曰濟。又水會處謂之津
青箱雜錄云。嶺南謂水津爲步。故船步即渡船處。楊
州瓜步。洪州觀步。閩中謂水涯爲溪步。
鮑防問津亭賦云。惟歲臨乎甲午。余經蔡以遊陳。見
歸然之故亭。沒路隅之荒榛。側聞夫子。於此問津。方
太公迷殷遇文王。伊尹迷莘遇成湯。何夫子之不遇
處昏濁而遂亡。永追想於遺跡。遂投吊於寒荒

耰

師古曰。耰摩田器也。
秋林伐山賈思勰曰。古曰耰。今曰勞。勞即到切。
卮言云。今之壓田也。

子路從章

丈人

疏廣傳師古注曰。丈人嚴莊之稱也。故親而老者皆
稱焉。

黍

毛詩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又云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又云芃芃黍苗
陰雨膏之
曲禮云祭宗廟之禮黍曰薌合
說文云秬黑黍也一稃二米所以釀鬯也黍禾屬黏
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爲酒
春秋說題辭云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黍者緒也
故其立字禾入米爲黍酒以扶老
史記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鄗上之黍所以爲盛

淮南子曰三代積德而王齊桓繼絕而伯故樹黍者
無不獲稷樹恩者無不報德　又云渭水多力而宜
黍
尚書大傳云夏昏火中可以種黍
廣雅云粢黍也黍穄謂之糲
古今注云稻之黏者爲黍亦謂稌爲黍　又云禾之
黏者爲黍亦謂之穄
韓子曰孔子對哀公曰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
以爲上盛

春秋佐助期云黍神名侑佞姓蘭邾
劉向別錄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
吹律而陽氣生至今名黍谷
山海經云廣都之野后稷葬焉爰有膏黍膏稷
芃步　薌香　稌土　穄祭　侑州

逸民章

逸民

後漢逸民傳云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是以堯稱則
天不屈穎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潔自茲以

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或隱
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己以鎮其躁或
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
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必親魚鳥
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故蒙耻之賓屢黜不
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易去就則
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蟬蛻囂埃
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
宋謝靈運逸民賦曰其見也則如遊龍其潛也則如

隱慼求無所從去無所至有酒則舞無酒則醒不明不瞑不昧不類蕭條秋首客與春中

梁武帝逸民詩曰如壠生木木有異心如林鳴鳥鳥有殊音如江遊魚魚有浮沉岩岩山高湛湛水深事迹易見理相難尋

太師摯章

亞飯三飯四飯

周禮賈公彦疏案論語微子云亞飯三飯四飯鄭云皆舉食之樂彼諸侯禮尚有舉食之樂明天子日食

有舉食之樂可知

白虎通曰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餔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

播鼗

呂氏春秋曰帝嚳使倕作鼗

通曆曰帝嚳平共工之亂作鼗鼓

禮書曰鼗之播也有瞽矇者有眡瞭者而其制鄭氏以爲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是也詩曰下管鼗鼓合止柷敔記曰賜諸侯樂以柷將之賜子男以鼗將之蓋柷以合樂鼗則鼗而已故其賜所以不同也孔穎達曰柷所以節一曲之始其事寬故以將諸侯之命鼗所以節一唱之終其事狹故以將伯子男之命其豈然哉儀禮諸侯之燕大射大夫士之鄉射鄉燕皆有鼗無柷諸侯之樂非無柷也文不備爾

周禮眡瞭掌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磬瞭播鼗又擊

磬

樂志云八音四曰革革鼓也鞉也節也大曰鼓小曰鞞又曰應

風俗通云不知誰所造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鞉案此則鼗又作鞉矣　倕垂

子張第十九

子夏之門人章

灑掃應對進退

曲禮曰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

退其座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
禮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
負謂置之於背劍謂挾之於旁辟咡詔之謂傾頭與語口旁曰咡 則掩口而對。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
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長
者而上丘陵則必鄉長者所視。
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

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
弟子職曰少者之事夜寐蚤作既拚盥漱掃席前曰拚執
事有恪攝衣共盥先生乃作沃盥徹盥汎拚正席汎拚謂汎水而拚之先生乃坐出入恭敬如見賓客危坐鄉師顏
色毋怍受業之紀必由長始。
凡言與行思中以為紀後至就席狹坐則起若有賓
客弟子駿作迅起也對客無讓應且遂行趨進受命反
坐復業。扱及拚升
君子之過章

日月之食
春秋正義日月同處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云日有
食之以月不可見故不言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
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入內或月在日裏
從內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必在朔
五經通義凡日食皆於晦朔不於晦朔食者名曰薄
春秋緯日之將蝕則斗第二星變色微赤不明而蝕。
漢書律歷志載劉歆三統之術以為日月之交交在
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

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
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
南齊志漢尚書令黃香曰日蝕皆從西月蝕皆從東
無上下中央者
新唐書曆志云日君道也無朓朒之變月臣道也遠
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而浸遠遠極
又從而近交所以著臣人之象也望而正於黃道是
謂臣干君則陽斯蝕之矣朔而正於黃道是謂臣
壅君明則陽為之蝕矣

乙巳占裴子曰夫日者君也月者臣也一歲十二會君臣相見之象君有失德臣下專之故有日蝕之咎故伐鼓用幣責上卿是其禮退臣道也

玉海云古歷緯及周髀言日月皆右行於天月行疾日行遲二十九日有餘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與之會每月皆交會而月或在日道表或在裡故不食月與日同道乃食

仇池筆記云玉川子月蝕詩以食月者月中蝦蟆也梅聖俞作日蝕詩云食日者三足烏也此固俚說以

寓意也戰國策日月暉於外其賊在内則俚說亦當矣

稗編史伯璿論日月食云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按月掩日而日食之說易曉月亢日而月食之說難曉先儒有謂月之質本陰陰則中有闇處望而對度對道則月與日亢爲日中闇處所射故食此横渠之意即詩傳之所本也其說尤可疑夫日光外照無處不明縱有暗在内亦但自暗于内而已又安能出外射月使之失明乎惟張衡之說似易曉衡謂對日之衝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則月食値星則星亡今曆家望月行黄道則値闇虛矣値暗虛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按暗虛之說無以易矣但曰其大如日則恐大不止此竊以私意揣度恐暗虛只是大地之影非他物也蓋地在天之中日麗天而行雖天大地小地遮日之光不盡日光散出地之四外而月常得受之以爲明然凡物有形者莫不有影地雖小於天

而不得爲無影既曰有影則影之所在不得不在對日之衝矣蓋地正當天之中日則附乎天體而行故日在東則地之影必在西日在下則地之影必在上月既受日之光以爲光若行値地影則無日光可受而月亦無以爲光矣安有不食者乎如此則暗虛只是地影可見既是地影則其大不止如日又可見矣

朏　非

毀仲尼章

丘陵

爾雅云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
爾雅䟽丘形如大阜者名陵
堯曰第二十
咨爾舜章
曆數
史記曆書堯年耆禪舜申戒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由是觀之王者所重也
孔稚珪云踹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
張天造曆駕日登皇鼎雷窮宙勢壓河岳前人

天曆逐獄訟之歸神鼎隨謳歌之去周禪除冊
權量
漢律歷志云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于黄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忖爲十八易十有八變之象也五權之制以義立之以物鈞之其餘小大之差以輕重爲宜圜而環之令之肉倍好者周旋無端終而後始無窮已也銖者物繇忽微始至於成著可殄異也兩者兩黄鍾律之重也二十四銖而成兩者二十四氣之象也斤者明也三百八十四銖易二篇之爻陰陽變動之象也十六兩成斤者四時乘四方之象也鈞者均也陽施其氣陰化其物皆得其成就平均也權與物均重萬一千五百二十銖當萬物之象也四百八十兩者六旬行八節之象也三十斤成鈞者一月之象也石者大也權之大者也始于銖兩于兩明于斤均于鈞終于石四鈞爲石者四時之象也重百二十斤者十二月之象也終於十二辰而復于子黄鍾之象也千九百

二十兩者陰陽之數也三百八十四爻五行之象也四萬六千八十銖者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歷四時之象也而歲功成就五權謹矣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權鈞矣是爲五則五則揆物有輕重圜方平直陰陽之義四方四時之體五常五行之象厥法有品各順其方而應其行職在大行鴻臚掌之
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黄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

井水準其槩。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圜其外。旁有庣焉。其上爲斛。其下爲斗。左耳爲升。右耳爲合龠。其狀似爵。以縻爵祿。上三下二。參天兩地。圜而函方。左一右二。陰陽之象也。其圜象規。其重二鈞。備氣物之數。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聲中黃鐘。始于黃鐘而反覆焉。君制器之象也。龠者黃鐘律之實也。躍微動氣而生物也。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夫量者躍于龠。合于合。登于升。聚于斗。角于斛也。職在太倉。大司農掌之。

庣 俻

四書名物考卷十三

海虞陳禹謨錫玄輯
虎林 錢受益謙之
牛斗星杓司 補

上孟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梁 今陝西郃陽縣

國名紀云。魏惠六年自安邑徙大梁。遂曰梁。今開封府符。昔之浚儀。而汴城西有故魏城。魏惠所築。張儀所謂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阻者。東魏爲梁州。

九域志古梁城畢公高築。

詩含神霧云。魏地處季冬之位。土地平夷。

萬乘

司馬法曰。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

新唐書段秀實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

王立于沼上章

鴻雁

博物志曰。鴻鵠千歳者皆胎産。鴻雁大畧相類。以仲秋而來賓。一同也。鳴如家鵞。二同也。進有漸而飛有序。三同也。雁色蒼而鴻色白。一異也。雁多羣而鴻寡侶。二異也。雁飛不過高山而鴻薄雲表。三異也。毛有粗細。形有大小。又曰鴻毛爲囊。可以渡江不漏。

周書曰。白露之日鴻雁來。鴻雁不來。遠人背畔。小寒之日雁北鄉。雁不北鄉。民不懷至。

月令云。仲秋之月鴻雁來。季秋之月鴻雁來賓。疏雁以仲秋先至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

禽經云。鴻雁愛力。遇風迅舉。

格物論曰。鴻似雁而大。羽毛純白。疑世所稱曰白雁者卽鴻也。

埤雅曰。雁大者曰鴻。雁愛陽而惡陰。夜泊洲渚。令雁奴圍而警察。

爾雅云。鳬雁醜。其足蹼。其踵企。腳指間有幕蹼屬相著

古今注云。雁自河北渡江南。痩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啣蘆長數寸。以防繒繳焉。

物類相感志云。雁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一。

楚志云。衡州有回雁峰。雁至此不過。過春而回。

說郛云。常言謂雁爲孤而不及雙。謂燕爲雙而不及孤者。蓋雁屬乎陽而燕麗乎陰。陽數奇陰數偶。如斯而已。

墨客揮犀云。北方有白雁。秋深則來。來則霜降。故曰

霜信。杜詩曰。故國霜前白雁來。

魏書曰。衛侯好鶴。曹伯愛雁。

成公綏賦云。辰火西流。秋風厲起。軒翥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投淮泗而偕憩。晝顧眺以候遠。夜警循而相衞。

宋書謝靈運山居賦。海鳥違風。朔禽避涼。荑生歸北。霜降客南。接響雲漢。侶宿江潭。蹼卜[illegible]

麋鹿

爾雅曰。麋牡曰麔。牝曰麎。其子曰麇。

埤雅曰。麋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麋目下有竅。
夜即能視是也。故淮南子曰。孕婦見麋而子四目。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方氏注曰。鹿好羣而
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欲而善迷
陰類也。故冬至感陰氣而角解。

說文曰。牡鹿曰麚。牝鹿曰麀。又作麔。鹿迹曰𪊨。牝鹿
曰麌。又曰麇。

埤雅曰。鹿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
角外向以防物之害。故毛詩草虫經曰。鹿欲食皆

鳴相召。志不忘也。

述異記云。鹿者仙獸。常自能樂性。從遊雲泉。至六十
年必懷瓊于角下。角有斑痕紫色如點。行或有涎出
於口。不復能急走矣。

山川記云。蚺蛇吞鹿生角乃止。

祖庭事苑云。鹿之大者曰麈。羣鹿隨之。唯其所往。麈
尾旋轉爲準。於文從鹿主。古之談者揮焉。取諸此也。

翻譯名義云。佛書謂鹿爲伊尼。山谷詩照蹄行郭索
焚野得伊尼

胡居士嘗言。鹿性驚烈。多別良草。食九草。餘則不嘗。
九草者。一曰葛葉及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蒿。
山耳。薺苨也。

𤾀史曰。鹿千年爲蒼鹿。又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
爲玄鹿。牡有角無齒。牝有齒而無角。無齒謂上齶無
齒。有齒謂上齶有齒。若下齶則牡牝俱有齒也。

爾雅疏云。古稱馬之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
鹿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
趙高指鹿爲馬。蓋以類耳。

麐洛　麌俱　麎祁　麚加　麔肉　𪊨速　薺祭　苨亦　齦銀

靈臺　靈囿　靈沼

三輔黃圖曰。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
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
周四百二十步。

長安志曰。文王宮在鄠縣。靈臺靈囿靈沼皆爲其地
也。臺沼囿詩人嘗頌其靈矣。而不載其制。今無可考
獨靈臺遺址至正觀尚在。

玉海云。鄭康成曰。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囿沼。

有辟廱則辟廱及三靈皆同處矣門沼同言宫於臺下爲圓爲沼可知辟廱即天子太學也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圓沼魚鳥所萃不可在國中也鄭以靈臺辟廱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

魏王泰括地志曰辟廱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

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嘉祥也

易乾鑿度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

易是類謀云作靈臺受赤雀丹書

詩含神霧云作邑于豐起靈臺

孝經援神契曰靈臺所以宣德察微

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

穎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靈物望氣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宫

公羊傳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爲也

六韜文王既出羑里周公旦築爲靈臺

說苑云積恩爲愛積愛爲仁積仁爲靈靈臺之所以爲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爲萬物之始也

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王之至也

新序周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于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朽骨又況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淮南子曰文王爲玉門築靈臺

三輔故事漢作靈臺于城東周作靈臺在豐水東常
以四孟之月登臺而觀
玉海呂氏曰。文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
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一弛一張無非事
也。
大明一統志云靈臺在今西安府鄠縣。
案燕昭王起靈臺窮極珍巧。子時起工。午畢。謂之子
午臺夫臺成之速如此則當時執秩行築。知必無勿
亟之令矣宜其不得與周臺並稱靈于後世也。

名物考　〈卷十三　八

寡人之于國章
河內　河東
疏案魏地觜觽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
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爲三
國詩風邶鄘衛是也。
七國形勢考云按晉語入河外列城五注云河東也。
晉以河東爲河外。魏以河南爲河外。
戰國策春申君說秦王曰王舉甲兵而攻魏杜大梁
之門舉河內注屬司隸。
七國形勢考注周襄王以河內賜晉文公
魏世家西門豹守鄴而河內稱治。
述異記云魏世河內冬雨棗
鼓
樂記云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
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鄭註聞讙囂則人意動作。讙
或爲歡。動或爲勳。
左傳云。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
我盈。故克之。

名物考　〈卷十三　九

又曰金鼓以聲氣也。
孔疏云言金鼓以聲氣。謂金鼓佐士衆之聲氣。下文
聲盛致志者。謂士衆由聞金鼓。聲氣充盛。能致勇武
之志以擊前敵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衆之時。不是
盡以聲氣故也。周禮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
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鐲節鼓。以金鐃止
鼓。以金鐸通鼓。是錞鐲鐸皆助鼓以聲氣。其鐃則鳴
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刺之後乃鼓退鳴
鐃且却哀十一年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

金矣杜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虎鈐經戰候篇云臨戰之時聲鼓之音鳴于常者勝候也聲鼓之音重濁不徹者敗候也
釁鼓文年月日某謹灋于鼓神三軍之威職在鼓旗之用靈爲鬼神塗血致誠古之常典以聲爲度兵之令儀進退周旋實在于爾
楊升菴云王粲英雄記整兵駭鼓韓文公鄆州谿堂詩其鼓駭駭槊用其宄

甲

帝王世本云杼少康之子作甲。
管子曰蚩尤以金爲鎧。
釋名云甲以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重之名。
說文曰首鎧謂之兜鍪亦曰胄臂鎧謂之釬頸鎧謂之錏鍜。
禮書曰甲之制腰以上爲上旅腰以下爲下旅革堅者札長故其屬少其次札短故其屬多札其葉也屬其續也合衆札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

萬花谷云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山文甲五曰烏鎚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絹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步兵甲十曰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鎖子甲十三曰馬甲。
孫卿子云楚人鮫革犀兕以爲甲堅如金石。
漢書云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鎧楷 錏鴉 鍜遐

兵

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與其等以待軍事。及授兵從司馬之法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及

其用兵亦如之。
禮書夫兵之原發于人之爭心而五兵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要之各適其用而已先儒者以矛屬春戟屬夏戈屬秋鍛屬冬有以弓助夏鈹助秋盾助冬有以兵助秋甲鍪助冬不可考也周官司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有步之五兵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也。

穀 五穀 百穀附

楊泉物理論曰。粱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溉種之總名也。菽者衆荳之總名也。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種。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爲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衆種之大名也。

合璧事類云。穀之種不一。考之前載有言三穀者。粱稻菽是也。有言五穀者。麻黍稷麥豆是也。有言六穀者。稻黍稷粱麥瓜是也。有言九穀者。稷秫黍稻麻大小荳大小麥是也。有言百穀者。又包舉三穀各二十種爲六十。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是也。

范子計然曰。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荳。平而陰者多五穀。 又曰。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也。是故無道之君及無道之民。皆不能積其盛有餘之時。以待其衰不足也。

月令云。五時食穀。春麥。夏菽。季夏稷。秋麻。冬黍。

楚辭大招五穀注。稻稷麥荳麻。

漢食貨志云。五種注。麻金 黍火 稷土 麥木 荳水

敎乘法數云。黍 稷粟 菽豆 麥 [illegible] 稻糯秫

罟

國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罛罶。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罝羅。矠魚鼈。以爲夏槁。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罝麗。設穽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櫱。澤不伐夭。魚禁鯤鮞。獸長麑䴠。鳥翼鷇卵。蟲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敎魚長。又行網罟。貪無藝也。

罛孤 罶柳 罝嗟 矠册 麗鹿 鄂鄂 鷇㲉 蝝緣

洿池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

廣雅云。沼。池也。圓曰池。曲曰沼。

風俗通云。孫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爲池以養魚鼈。

古今事物類考云。黃帝破蚩尤而爲池沼。蓋始於此。

韓昌黎池記云。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

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爲一。爲沐浴群生。澤流萬世。仁

也。揚清激濁。滌蕩塵穢。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導江流
河變盈流謙。智也。

斧斤

古今事物類考云。神農作斤斧。

汲冢周書云。欲伐而不得生斧柯。 又云山林非時
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
魚鼈之長。不麛不卵。以成鳥獸之長。

山林

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仲

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
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春
秋之斬木不入禁。

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
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
斬陰。堅濡調。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
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

宅

釋名云。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

尉繚子云。天子宅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
九畝。

周禮云。國宅無征。注云城中之宅無稅也。

風俗通云。宅不西益。俗說西者爲上。上益宅者。妨家
長也。南向北向。西方爲上。

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爲本。井方一里。是爲九夫。
（每夫百畝）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
八十畮。餘二十畮。以爲廬舍。還廬樹桑菜茹有畦。瓜

瓠果蓏殖於疆場。在埜曰廬。在邑曰里。

禮書曰。一里八十戶。八家共一巷。選其耆老有高德
者名曰父老。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民春夏出田。
秋冬入保。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
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持田器者不得入。五穀畢入
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男女同巷相從夜績

呂才卜宅篇曰。易稱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
之以宮室。蓋取之大壯。殷周時有卜宅之文。詩稱相
其陰陽。書曰卜洛。食沈筠賦云鶉莫羅寒茅構鳴噪

之所集築町畦之所交因犯槍而刋樹由妨甚而剪集。

桑

月令云。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具曲植蘧筐。后妃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

爾雅云。桑柳醜條。

典術曰。桑木者箕星之精。神木。蟲食葉爲文章。人食椹老翁爲小童。

范子計然曰。桑葉出三輔。

史記曰。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

穆天子傳曰。天子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民。注桑虞主桑者。

山海經曰。宣山上有桑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名曰帝女之桑。郭璞云婦人主桑。故以名也。

王盤農書云。桑種甚多。不可徧舉。世所名者。荊與魯也。荊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瓣者。荊桑也。凡枝榦條葉堅勁者。皆荊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此枝榦條葉豐腴者皆魯之類也。荊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爲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爲地桑。然荊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也。魯爲地桑而有壓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以久遠也。荊桑所飼蠶。其絲堅韌。中紗羅用。爲貢稱。厥篚檿絲。注曰。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荊桑宜飼小蠶。凡桑果以接博爲妙。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靨接。

然因播接。今失種植之功。其利既薄。又加之以接博。猶變狠莠而爲嘉禾。易碱砆而爲美玉也。既接博矣。復須剔其虫蠹。柳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爲國者所當視倣也。 郷向 條徐 朝月 厭猒 壓業

雞

爾雅曰。雞之大者曰蜀。蜀子曰維。未成雞者曰健。三尺曰鶤。

九家易曰。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雞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爲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雞。二九順陽歷。故雞知時而鳴也。

月令云。季冬之月雉雊雞乳。馬氏注云。雉火畜也。感于陽而後有聲。雞水畜也。感于陽而後有形。

汲冢周書云。大寒雞始乳。

古今注云。雞一名燭夜。

物類相感志云。雞畜能知時。雖風雨陰晦而戒時不忒。時至則啼。人以爲候。故周書緯云。雞陽鳥也。所以爲人候四時也。又云。野雞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雞屬陽。先鼓翼而後鳴。

白澤圖云。雞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

交廣志云。雞有胡髯五指金骰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荆。白雞金骰者美。蛇雞昂首高可七尺。出忽魯謨斯國。長尾雞尾細而長。長三尺者。出朝鮮國。長五尺餘者。出東夷馬韓國。九眞郡出長鳴雞。緬甸出應時雞。晝夜係時而鳴。並不爽失。

風俗通云。俗傳雞本朱氏翁化而成之。故呼雞皆曰朱朱。

博物志云。祝雞翁雒陽人。善養雞。今世人呼雞曰祝祝。起此也。

玄中記云。東南有桃都山。上有天雞。日初出照此木天雞即鳴。天下雞皆隨之。

神異經云。扶桑山有玉雞。玉雞鳴則金雞鳴。金雞鳴則石雞鳴。石雞鳴則天下之雞悉鳴。而潮水應之矣。

洞冥記云。影娥池北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一曰五時雞。又云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絶飛四海。朝往夕還。

異物記云。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商雞清響而應潮是也。

異物志云。狼育名地之雞。特稟異聲。

宋莊子。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之矣。是魯雞大而越雞小也。故昌黎集云。魯雞之不期。越雞之不支

雉余　健欽　鵰昆　骰敲

顧安承教章

挺

釋文云。挺木片。

办

曲禮云。進戈者前其鐏。後其办。注。办當頭而利。[illegible][illegible]

底而鈍。
少儀云。凡有刺刃者以授人。則辟刃。乘兵車。出先刃
入後刃。 辟 僻

野

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
周禮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野。許叔重云縣士掌
野。注云謂地距王城二百里外至三百里。又云旅師
掌聚野之鋤粟。委人掌斂野之賦。
山海經云。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野。沃民是處。沃之

野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鸞鳥自
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

俑

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
檀弓孔子謂爲芻靈者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於用
人乎哉。
楊雄云。俑哉俑哉。奚食而已哉。
淮南子曰。紂爲象箸而箕子嘰。魯以偶人葬而孔子
嘆。見所始。則知所終。

文苑英華云。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知其必戎。作俑
者其無後乎。仲尼懼其狗葬。蓋知防其漸之自也。
案孔帖文懿公主葬。冶金爲俑。怪寶千計實墓中。

晉國天下章

晉 絳今山西翼城縣

案晉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
也。初邑姜方娠。有吉夢。及生子有文在手曰虞。字子
于。成王滅唐。剪桐葉爲圭。與叔虞戲曰。以此封若。大
臣史佚等以天子無戲言。請擇日而成之。遂封叔虞

於唐。居古大夏實沈之虛。參之分野。謂之太原。晉陽
在河汾之東北。地方百里。而都於翼。平陽絳邑縣東
翼城是也。唐叔子燮父爲晉侯。其數世孫文公重耳
霸諸侯。其子孫爲中國盟主者百五十餘年。姬姓唯
晉爲霸主。王室賴之。自鄂侯二年魯隱公即位。春秋
作至定公午。自三十一年西狩獲麟。又六世其臣韓
衛趙氏三分晉地。遂其君爲家人。

秦 今陝西鞏昌等府

案秦嬴姓伯爵。出自顓帝裔孫女修。子大業生大費

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賜姓嬴。是爲栢翳。栢翳十九世非子爲周孝王主馬汧渭閒。馬大蕃息。孝王分爲附庸而邑之秦。使續嬴氏。號曰秦嬴。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王四十四年。秦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用商鞅以耕戰覇秦。其子惠文君自號爲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爲皇帝。至二世而亡。

楚 郢荊後改今湖廣江陵縣

案楚芈姓子爵。出自顓帝孫重黎。爲高辛氏火正。能光融天下。命曰祝融。其弟吳回嗣爲祝融。生陸終。生六子。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季連之苗裔鬻熊爲周文武師。成王時舉文王武王勤勞之後嗣。得鬻熊曾孫熊繹。封於荊蠻。胙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今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秦隱公立。惠王章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頃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秦滅之。 芊 千

耕 耨

王氏農書云。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塌。再耕曰𦔳。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

齊民要術云。秋耕欲深。夏耕欲淺。秋耕掩青爲上。

氾勝之農書云。秋耕宜早。春耕宜遲。 又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强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殺草。草生復耕。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强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耕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取𨈘之。草生。有雨澤。耕重𨈘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强。所謂弱土而强之也。

管子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一農不耕。民有饑者。

清異錄云。汾晉村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毋。意謂多稼厚畜。耕所致也。

汲冢周書曰。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

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後生者爲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

畏 小 養 大

漢書云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見梁襄王章

旱

春秋考異郵云旱之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

春秋繁露云水干土則大旱

洪範五行傳云旱之為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上時亢陽之節暴虐於下故旱災應也

山海經云泰華之上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旱

黃帝占書曰日中三足烏見者大旱赤地

師曠占曰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

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狢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也

楊子曰商湯救旱素車白馬嬰白茅以身為牲

雲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聚為雲

春秋說題辭云雲之為言運也觸石而出含陽而起以精運也又文云雲師曰豐隆

說文云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霧雲覆日也霓雲父陰也雯雨雲起也涔雨雲貌也

易通卦驗云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

呂氏春秋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

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

仲長統云春雲為輿秋雲為駟

西京雜記云瑞雲曰慶雲曰景雲慶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內青謂之矞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雲師曰屏翳雲將亦雲之師

邵康節曰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

兵書云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京房易飛候云。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其下聖人隱。　又云。黑雲奔如羣羊當有雨。

金樓子曰。星懸玉李。雲展金翅。

京房易傳云。青白黑雲東見西南北。名曰四塞之雲。見卽有雨。

國史補云。暴風之候有砲車雲。

廣成子云。黃帝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

相雨書曰。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少雨。

天文集要曰。河有雲黑似船若一疋布。維河不出十

日大雨。又曰。北斗者不欲黑雲覆之。是月大雨。又候雨法有黑雲如一疋帛在月中。卽日大雨。二疋爲二日雨。三疋爲三日雨。

華嚴經云。如羅雲。雲如維也。妙鬘雲。雲如美人鬟也。樓閣雲。雲如樓臺殿閣也。　霧陰　霓沉　囷頓　妬妬

雨

爾雅云。小雨曰霡霂。雨。三日已上曰霖。久雨爲霪。暴雨曰凍雨。時雨曰澍雨。雨與雪雜下曰霰。

河圖帝通紀云。雨者天地之施也。

春秋說題辭云。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雨。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

春秋潛潭巴曰。陽制于陰。故爲雨。

釋名曰。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

說文云。雨。霡霂小雨也。霎微雨也。霣雨聲也。溟小雨也。澍時雨也。澍雨下也。

埤雅云。天地之氣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凡易稱雨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祁祁。渰陰雲也。亦或作晻。渰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也。萋萋盛貌。

祁祁徐貌。蓋雲欲盛。盛則雨足。雨欲徐。徐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故詩云以萋萋。雨以祁祁爲善。

京房易飛候云。太平之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

師曠占曰。以五卯日候西北有雲如羣羊者。卽有雨至矣。

范子計然曰。風爲天氣。雨爲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

周處風土記云夏至有梅雨沾衣皆黷

搜神記云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一曰玄冥

荊楚歳時記云春曰榆莢雨夏至前曰梅雨五月雨曰陽散雨六月雨曰濯枝雨七月六日雨曰洗車雨八月雨曰荳花雨九月雨曰黄雀雨又云六月有三時雨田家爲甘澤

金樓子曰旦日雨爲月額雨如織垂絲

纂要云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零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霽雨而晝晴曰啓雨水潦

王弼曰雨者陰在於上而陽薄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爲雨此説非也何者夫陰陽二氣生于黄泉氤氲交結出地爲雲二氣力均則能爲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爲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於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後氣生氣生本於釜中非結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于地中陰陽相將而出非陰先而後陽尚不能爲雲[illegible]能爲雨乎

司馬長卿云甘露時雨厥壤可游

陸士衡云谷風垂條必降彌天之潤

張説和聖製喜雨賦樂雲雨之平施齊品物之流形舒四溟之消潤卷六合之煩囂

權德輿表雲觸石而興潤月離畢以呈祥

分别功德論云雨有三種天及龍皆能降雨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甚麤下者是又阿修羅共天鬭亦能

降雨麤細不定又有二種喜雨瞋雨若雨調和者是歡喜雨若與雷電霹靂者瞋恚雨

法苑珠林云雨亦多種或有無雲而雨或有先雲而雨或有因龍而雨或有不依龍而由定由衆生自業所感具如經説也 霡脈 霂彩 霰獻 霣資 湒積 黷玉

齊宣王問章

王

論語摘輔象曰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覇不先正尚武力

說文云。一貫三爲王。

桓譚新論云。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興兵約盟以信義矯世謂之伯。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駁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圖王不成。亦可以霸。

風俗通云。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殺。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皇結

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黥巧。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

管子曰。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

董子曰。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者謂之王。三畫天地與人也。連其中。通其道也。取其天地與人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若是乎。

晁錯新書云。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

雜寶藏經云。夫爲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渡萬民。王當如平。親疎皆平。王當如道。下達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淸涼。王者如父母。恩育慈矜。王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爲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水。潤澤四方。

釁鐘

周禮大祝。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

鄭司農云。墮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天府云。上春釁寶鎭及寶器者。寶

鎭寶器。玉瑞玉器之美也。上春孟春也。又言釁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釁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釁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雞人於雞。大祝逆牲。小祝所號。皆在所釁也。

禮書曰。周官羊人釁共羊牲。將以釁廟也。雞人釁共雞牲。將以釁門及夾室也。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爲釁也。或釁於始成。或釁於將用。其禮非一。然釁有司行事而君不親。犬羊爲牲而有司不預。有可爵弁而不見。牲騂而不純。則釁之爲禮也小矣。後世有以

牛釁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衈社。此先王之所弃也。
楊子卮言云。孟子將以釁鐘。禮雜記宗廟之寶器有
名者。成則釁之以猳豚。周官春官天府釁寶器。鄭司
農皆音徽。 [illegible] 休 衈 二

觳觫

丹鉛總錄曰。孟子吾不忍其觳觫。言牛將就屠而體
縮恐懼也。觳本古文斛字。見周禮。其字從㱿。省㱿而
角之。是斛也。㱿字義兼聲。角字聲無義。合爲斛字。乃
正字。非借也。㱿勝食也。俗作餗。牛之恐懼字當作觫

觫。觫從豕。尾懼之貌。觫從角。角懼之貌。漢隸人作觳
𤸷。𤸷寒戰病也。俱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觩 求

庖厨

帝王世紀云。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厨。此厨之始也。
周禮庖人掌共六畜六獸六禽。辨其名物。凡其死生
鱻薨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
膳羞。共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獻。凡
令禽獻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注以法授之。書其
所獻之禽與所當共之數以授獸人也。出謂出以獻

賓。入謂受以待用。
梁書何胤欲斷侈味。門人鍾岏議止食䱉脯糖蟹。云
宜長充庖厨。永爲口實。
長安記云。韋陟厨中飲食。珍異香甘錯雜。人曰欲得
不飯筋骨舒。須入郇公厨。
清異錄云。段文昌丞相精飲食事。第中庖所榜曰鍊
珍堂。在途曰行珍館。
聞見錄曰。韓玉如平生喜飾厨傳。
薨 蒿 岏 完 䱉 丹 郇 荀

秋毫

漢高帝紀。秋毫無所敢取。文穎曰。豪秋乃成好。舉盛
而言也。師古曰。豪成之時。端極纖細。遂足諭小。非言
其盛。

薪

月令云。季秋乃命伐薪爲炭。
論衡云。或伐薪于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于大木。
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山林。收
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

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為。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

折枝

傳疑錄云。為長者折枝。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蓋言為長者揖拜耳。

度

釋文云。度者。分寸尺丈也。所以度長短。

禮書家語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按壺記曰。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

曰扶。一指按寸。何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即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足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

玉海程廻譔三器圖義叙曰。天地既判。陰陽攸分。六位時成。萬物形著。是故體有長短。所以起度也。受有多寡。所以生量也。物有輕重。所以用權也。是器也。皆准之上黨羊頭山之秬黍焉。歷考往古。如虞舜垂重華之典。周公作太平之書。孔子欲行政於四方。孟軻用揆叙於萬類。舍是則何以哉。

緣木求魚

雙槐歲抄云。鯢魚出峽中如鮎。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草葉覆身。張口竢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鞭之出汗。如白汗乃無毒。魶魚出四川雅州滎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鯢。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　鮎拈

郯

通鑑地理通釋云。郯曹姓國春秋郯子隆終之後。今襲慶府郯縣。

商賈

漢書云通財鬻貨曰商

白虎通曰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賈之爲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

史記云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國語云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

韓子云多錢善賈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伎則窮

四書名物考卷十四

梁惠王下

莊暴見孟子章

鼓樂

疏蓋鐘以止爲體鼓以作爲用故凡作樂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鐘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

管　籥

疏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

案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

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郭璞爾雅注曰二十三管爲簫

風俗通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

宋書樂志云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者曰簥中者曰篞小者曰篎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王

母爲白玉亦是也。籥不知誰所造。周禮有籥師掌教
國子秋冬吹籥。今凱容宣烈舞所執羽籥是也。
爾雅曰。大籥謂之產。中謂之仲。小謂之箹。
籥龠 篪丮 篎抄 箹約

感頟

疏頟。舁頭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徑役若楚。皆
感其舁頸而愁悶也。

田獵

疏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

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
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
周禮云。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畋。中夏教茇舍。遂以苗
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禮記云。國君春日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
又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畋。無事而不畋曰不敬。
畋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殺。則下大綏。天子旗名 諸侯殺
則下小綏。諸侯旗名 大夫殺。則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
獵。

鄭玄詩箋云。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詩正義釋天云。冬獵爲獸。宵田爲獠。李巡曰。冬圍守
而取禽。故郭璞曰。獠猶燎也。今之夜獵載鑪照者也。
江東亦呼獵爲獠。管子曰。獠獵畢弋。是獠爲獵之別
名。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田。此對
文耳。散即獵通於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云。大田
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中候
云。秦伯出狩。駟驖云。從公于狩。未必皆冬獵也。釋天
又云。火田爲狩。孫炎曰。放火燒草。守其下風。是狩非

獨冬獵之名也。

子虛賦。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罘網彌山。掩兔轔鹿。射
麋腳麟。鶩於鹽浦。割鮮染輪。　茇撥 獠老 鈒色

羽毛

疏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旄於齊。定公
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爲旌。爲王者
存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
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

文王之囿章

囿苑附見

說文曰。苑有囿曰囿。囿猶有也。　又曰。植木爲苑。築土爲囿。養禽獸爲囿。樹果穀爲苑。

周禮曰。囿人掌囿游之獸禁。注。囿御苑也。游離宮也。

淮南子曰。湯始作囿以奉宗廟犧鮮之具

詩正義有蕃曰園。有牆曰囿。

左傳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囿。

穀梁傳疏徐邈何休皆曰天子囿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案毛詩傳曰。囿者天子百里。諸侯三十

里。與徐何二說別者詩傳蓋據孟子耳。未審徐何二家據何爲說也。

漢書注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囿。種植謂之園。

古今合璧云。古之創苑囿。必於東方。蓋東方乃物所生之地。所以養萬物

楊雄疏曰。二帝三王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故麟臻其囿。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民之時。勞民之力矣。

拾遺記云。黃帝爲參龍之囿。

三輔黃圖云。甘泉苑中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入右扶風。凡周匝五百四十里。　又云武帝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十乘萬騎。方三百四十里。

隋天文志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囿。

隋書云。煬帝大業初築西苑。周三百里內爲海。周十

餘里爲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鱗渠縈紆流注海內。緣渠十六院。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沼內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游幸。從宮女數千騎。作清游曲於馬上奏之。

京邦記云。建康縣北漢朝爲桂林苑。　又云洛陽有平樂鹿子棗梓諸苑。

南朝宮苑記云。樂遊苑在秣陵覆舟山南。長洲苑在吳郡東。

兔

埤雅曰。兔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舊說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故楚辭曰顧兔在腹。言顧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禮曰兔曰明視。其以此歟。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八竅。故陶氏書曰兔舐雄毫而孕。五月而吐子。里俗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今孔雀亦合而先儒以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雌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一曰兔

目不瞬。視雄毫而孕。

木蘭歌雄兔脚朴朔。雌兔眼迷離。一本又作扑握。

元和郡縣志中山出兔毫爲筆精妙。

廣志漢諸郡獻兔毫青鴻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寰宇記溧水中山古老相傳中有白兔。世稱爲筆最精。

漢梁孝王有菟園。

廣志云。兔大者曰毚。

地理記云。北極有潰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如漆。

古今注云。成帝建平元年山陽得白兔。其目赤如朱

舐氏　絕謎

郊關

疏周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人。

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

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云四境郊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交鄰國章

葛　今河南寧陵縣

地理志曰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駰亦引之而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爲隣。　駰因

獯鬻

前漢書匈奴傳曰。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允葷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於北邊。隨

逐畜牧而轉移。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爲約
束。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爲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以侵伐。利則進。不利則退。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
臣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
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
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字。夏道衰而公
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
王亶父。亶父走亡于岐下。豳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
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夷。後十有餘年。武

王放逐戎夷涇洛之北。
大明會典北狄韃靼最大。自胡元遁歸沙漠。其餘孽
世稱可汗。東兀良哈。西哈密。北乜剌。强數敗韃靼。其
後兀良哈哈密皆內附。而兀良哈遂分爲朶顏等三
衛。乜剌酋馬哈木封順寧王。韃靼酋阿魯台乞降封
和寧王。皆使入貢。自後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
通貢。貢無常期。隆慶中俺答封順義王。每歲貢馬。互
市至今不絕。 韃韃 靼達 哈惡
吳

吳越春秋曰。吳之前君太伯者。后稷之苗裔也。古公
卒。太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荊蠻。國民君而事之。自號
爲勾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勾吳。太伯曰。吾以伯長
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勾吳。非
其方乎。荊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有餘家。共立以爲
勾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之末世衰。中國侯王
數用兵。恐及於荊蠻。故太伯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
郭三百里。在西北隅。名曰故吳。太伯卒。葬於梅里平
墟。仲雍立。是吳仲雍。凡從太伯至壽夢之世。與中國

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自闔閭委計於子胥。乃使相
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圍四十七里。陸門八
以象天八風。水門八以法地八聰。築小城周十里。陸
門三。不開東面者。欲以絕越明也。立閶門者。以象天
門。通閶闔風也。立蛇門者。以象地戶也。闔閭欲西破
楚。楚在西北。故立閶門以通天氣。因復名之破楚門
欲東并大越。越在東。故立蛇門以制敵國。吳在辰。其
位龍也。故小城南門上反羽爲兩鯢鱙以象龍角。越
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

越屬於吳也。

立射臺於安里。華池在平昌。南城宮在長樂。闔閭出入遊臥。秋冬治於城中。春夏治於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䱇山。晝游蘇臺。射於鷗陂。馳於游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

越絕書曰。闔廬宮在高平里。吳大城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吳郭周六十八里六十步。吳小城周十二里。其下廣二丈七尺。闔廬冢下池廣六十步。水深丈五尺。銅槨三重。墳池六尺。玉鳧之流。負腸之劍在焉。築三日而白虎居上。故號為虎丘。

楊升菴云。越曰於越。吳曰勾吳。邾曰邾婁。本一字而為二字。古聲雙疊也。或以勾吳於越為方言夷音謬矣。　鐃 饒

劍

釋名云。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集韻云。鐔。劍口也。

字林云。琢。劍身也。

龍魚河圖云。流州在西海中。上多積石。名為昆吾石。

治其石成鐵作劍。光明四照。洞如水精。　又云劍名飛揚。

山海經注云。汲郡冢中得銅劍一枚。長三尺五寸。今所名干將劍明。古者通以錫銅為兵器。　又云君子之國其人衣冠帶劍。

吳越春秋云。越王允常聘區冶子作名劍五枚。一曰純鉤。二曰湛盧。三曰豪曹。或曰盤郢。四曰魚腸。五曰巨闕。秦客薛燭善相劍。王取純鉤示之。薛燭矍然望之曰。沉沉如芙蓉始生于湖。觀其文如列星之行。觀其光如水之溢塘。觀其文色渙渙如冰將釋。見日之光。臣聞王之造此劍。赤堇之山破而作錫。若耶之溪涸而出銅。吉日良時。雨師灑道。雷公發鼓。蛟龍捧鑪。天帝壯炭。太一下觀。于是區冶子因天地之精造為此劍。取湛盧示之。薛燭曰。善哉。銜金鐵之英。行氣托靈。服此劍者可以折衝伐敵。人君有逆謀則去之。

又云。伍子胥過江。解其劍與漁父曰。此劍中有七星北斗。其值百金。

列子曰。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童子服之却三

軍之衆、其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其所觸、
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
日夕昏明之際、北面察之、淡然若有物存、莫識其狀、
其觸物也、寂無有聲、而物不疾。三曰宵練、方晝見其
影不見光、驢駱然而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此三寶
傳之十三世矣。

典論云。魏太子丕造百辟寶劍、長四尺二寸。淬以清
漳、厲以礛諸、飾以文玉、表以通犀。光似流星、名曰飛
景。

雷次宗豫章記云、吳未亡、恒有紫氣見斗牛之間、張
華聞雷孔章妙達緯象、乃要宿、問天文。孔章曰、惟斗
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
孔章爲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
得二劍、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
之、劍至光耀煒燁、煥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
水中。孔章臨亡、戒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爲建安
從事、經淺瀨、劍忽于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

莊子曰、昔趙文王喜劍、莊子曰、臣有三劍。唯王所用。
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以燕谿石城爲鋒、齊
代爲鍔、晉衛爲脊、周宋爲鐔、韓魏爲鋏、裹以渤海帶、
以常山、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諸侯之劍、以智
勇士爲鋒、以清廉士爲鍔、以賢良士爲脊、以忠聖士
爲鐔、以豪傑爲鋏、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庶人之
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
相擊于前、此無異鬪雞、一旦命以絕矣、今大王有天
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爲大王薄之。

莒

路史莒姓曹。周滅以封少昊之後。實爲紀姓。爲齊所
滅。

齊宣王見孟子章

雪宮

文選謝惠連曰、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元和郡縣志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東北六里。

晏子春秋亦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史記云、鄒子之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
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韓附　朝儁

疏附朝儁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澥水名。出南陽。恐
慨澥爲儁地並未詳云。

琅邪　東海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琅邪。銑註曰
言齊以大海爲渚琅邪臺名在渤海間也。
呂氏春秋序覽曰太公望封於營丘渚海阻山也。
大明一統志海在今青州府樂安縣。
疏琅邪爲齊東南上邑者案地理志云齊地東有琅

邪南越志云琅邪邑名是也。
水經注云琅邪山名也越王句踐之故國也句踐幷
吳欲霸中國徙都琅邪秦始王二十六年滅齊以爲
郡城卽秦王之所築也遂登琅邪大樂之山作層臺
於其上謂琅邪臺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於
衆山上下周二十里餘傍濱巨海秦王樂之因留三
月乃徙黔首二萬戶於琅邪山下復十二年所作臺
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平敞方二百餘步高五里刊
石立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主靈爲人汙之則

竭齊祭則通神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
大明一統志琅邪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白帖注云齊景公遊海十月而不歸。
明陸釴渤海圖論云大海者百谷之王而萬水之宗
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齊則
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爲界稱
渤海云說文曰東海之別有渤澥故東海稱渤海列
子曰渤海之東有大壑名曰歸墟歸墟者卽莊生所
謂尾閭也初學記曰北海之別有瀚海瀚海之南有

渤鞮海則北海亦通稱渤海矣夫東方之極自碣石
通朝鮮之國直抵扶桑可望汪洋浩瀚渶渟無際外
控夷落內衛中夏則山東形勢寔稱險絕昔人謂齊
得十二又豈直爲兵車乘卒之富邪博物志曰海中
有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謂東海中
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縱其
侈心求之而不得也顧其說荒唐不經然觀登萊海
市樓臺城郭人物旌旗之狀成於瞬息千態萬像而
不可摹寫則海中蜃蛤之氣渙而爲奇怪瑰瑋之物。

固亦理之所宜有也至於禽鳥木石之產金錫鹽鐵之利珠璣鱗甲之珍民實資之則海於東土其利固甚溥哉 鈇戈

巡狩

黃帝太一祭推曰欲先知巡之年當視太一與太白在四維之歲爲狩

疏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爲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是也

名物考 二八卷十四 十六

述職

疏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己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遊豫

疏統而言之則游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游者有所縱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游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

管子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

文選春遊以發生啓諸蟄於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稔

徵招　角招

疏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爲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者也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詖其臣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亂則

名物考 二八卷十四 十七

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亂則哀其事艱也羽水音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爲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樂以其爲民爲事也

人皆謂我章

明堂

疏案地理志云齊南有泰山史記封禪書云此山皇帝之所常游自古受命帝王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

乎泰山也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
地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昔成王
封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然
則泰山下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泰
山後皆爲齊所伐故齊南有泰山文中子云如有用
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註云泰山黄帝有合宮在其下
可以立明堂之制焉禮器云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
先有事於頖宮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
林則泰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度九

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
筵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步以
尋周度以筵是王者明政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
一相參之數而平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註云堂
上爲五室象五行堂中有五天帝五神之座皆法五
行以五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爲木其實兼水
矣東南火室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
中央太室有四堂四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
賈釋太史閏月下義云明堂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

四角之堂皆於太室外接四角爲之則五室南北止
有二筵東西各二筵有六尺乃得其度若聽朔皆於
時之堂不於木火等室居若閏月則闔門左扉立其
中而聽朔焉

禮含文嘉曰明堂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

援神契曰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員下方八窗四
闥在國之陽

大戴禮曰明堂凡有九室二室而有四戶八牖總三
十六戶七十二牖以茅蓋屋

漢書郊祀志曰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有古時明堂
處險不敞上欲治之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
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四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
子從之

桓譚新論曰王者造明堂上員下方以象天地爲四
面堂各從其色以倣四方天稱明故曰明堂

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
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室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

帝一室也。
齊書禮志云。案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子每月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有功德之君。
三輔黃圖曰。明堂者天道之堂也。所以順四時行月令
釋名云明堂者。猶堂堂高明貌也。
魏書云。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以爲源是

伯喈之倫所持。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采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南者謂之明堂。當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於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
宋書禮志云明堂在國之陽。丙巳之地。三里之內。至於室宇堂个戶牖。向世代湮緬。難得該詳。晉侍中裴頠西都碩學。考詳前載。未能制定。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
舊唐書太常少卿王仁忠等議曰。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自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杜茅簷之規。上員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丙巳之地者。豈非得房心布政之所。當大微上帝之宮乎。

宋史李覯上明堂定制圖序略曰。周禮言基而不及室。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無以知窓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若其建置之所。則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朔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

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窓。是爲八窓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釆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

文苑英華謝觀明堂賦云。赫赫明堂。居國之陽。巍巍特立。鎭壓殊方。所以施一人之政令。所以朝萬國之侯王。面室有三。總數惟九。開大廟於正位。處大室於中霤。啓閉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

爲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天地之奇偶。洞八闥以臨八極。闢四門而來萬有。所司備班品於庭除。執事肅文物於前後。

馬端臨曰。黃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刪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略同。又考工記所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黃帝特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朴之制。又按武帝欵求仙延年。方士之誇誕者。多假說黃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釆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辭。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朴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稱規千門萬戶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于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

丹鉛總錄。蔡邕明堂論云。太廟太室明堂。太學辟雍。名異而實同。袁準正論。明堂宗廟太學。禮之本物也。事異不同。各有所爲。而世之論者合以爲一體。非其

理也。袁子之論卓矣。蔡邕名儒。不知何以臆撰如此。果如其言。則先王之明堂。殆北虜之穹廬。南夷之碉房。先王豈爲之乎。碉（委周）

岐

雍錄云。太王都岐周。岐周在鳳翔府西五十里。鳳翔府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是岐州之地。在唐都西三百六十里也。

路史云。岐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陽。今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趾。後魏爲岐州。以山之岐而

名晉書音義文王初爲岐侯。琴操在部西北不百里。而幽又在岐西北四百里。南有周原。而乾之永壽亦爲幽地。故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以此。答闕

澤梁

王制云。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

周禮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祭祀賓客共川奠。注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

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土之生。二曰川澤。其動物宜

鱗物。其植物宜膏物。

月令孟冬命有司收水澤之賦。謂蜃蛤蒲葦之屬

唐文粹漢有少府水衡莞榷山澤之利。

詩敝笱在梁。鄭箋梁石絕水之梁。朱傳解敝笱句云承梁之空以取魚。

漢書董卓傳築梁捕魚

鰥 寡 孤 獨

釋名云。鰥昆也。昆明也。愁悒不寐。目恒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恒不閉者也。寡踝也。踝踝單獨之言也。獨隻也。言無所依也。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

孝經注云。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

白虎通云。鰥之言鰥鰥無所親也。則寡者少也。言少匹對耳。故鴻雁傳偏喪曰寡。

爾雅云。無夫無婦並謂之寡。丈夫曰索。婦人曰嫠。

索 囊

說索囊者。大曰囊。小曰索也。

孫奕示兒編說文曰無底曰囊。有底曰索。董氏曰無底曰索。有底曰囊。唐韻曰索無底囊。三說不同並存之。

戚 揚

詩傳圖要云戚揚二者斧鉞之別名。戚爲斧。揚爲鉞鉞大斧小。

妃

禮經云。舜葬蒼梧。益三妃未之從也。注舜納三妃生九子。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益比生二女宵明燭光

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故維納三妃焉

士師

疏卽周司寇之屬有士師卿士皆以士爲官鄭玄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獄官之吏者也

周禮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一曰宮禁二曰官禁三曰國禁四曰野禁五曰軍禁皆以木鐸徇之于朝書而縣于門閭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于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用諸

都鄙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掌官中之政令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掌士之八成一曰邦汋註鄭司農云汋讀如酌酒樽中之酌國汋者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二曰邦賊三曰邦諜四曰犯邦令五曰撟邦令註撟詐以有爲者六曰爲邦盜七曰爲邦朋註朋黨相阿使政不平者八曰爲邦誣註誣罔君臣使事失實

所謂故國章

喬木

疏詩伐木篇註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爲高大之木

郭璞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

爲巨室章

工師

月令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良註工師司空之屬官也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爲淫巧以蕩上心注工師工官之長

木

春秋元命苞云木之爲言觸也氣動躍也

尚書云兗州厥木惟條長也揚州厥木惟喬高也　又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

觀相傳大皞乘震執桃司春注云木爲仁仁主生生者圓故爲規

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　又云柞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璞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爲璞周人謂鼠未腊者

爲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萬鎰

疏國語云二十四兩爲鎰禮云朝一鎰米注亦謂二十四兩今注誤爲二十兩

戰國策趙與蘇秦黃金百鎰注二十兩爲一鎰

通義吳氏曰按鎰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二十兩金之溢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鎰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註遂誤謂二十四兩爲鎰

玉人

考工記云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尺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土圭尺有五寸以致日以土地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繅以象

德琰圭九寸判規以除慝以易行 杼杜

齊人伐燕章

燕 今北直隸順天府

容齋四筆云北燕在春秋時最爲僻小能自見于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爲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爲將然後勝然卒于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彊秦南近齊趙彊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處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振齊蘇代曰齊之彊燕猶不能支奉陽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越

案北燕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文武定天下有大功爲周太保食邑於召謂之召康公相成王主今陜以西諸侯封其子爲北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召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穆侯之七年魯隱公即位獻公十二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號者六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爲秦所破滅

壺漿

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漿。水也。飲也。或曰漿酒也。

禮圖云。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

周禮秋官冬烝。其饋獻用兩壺尊。掌客上公壺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有四。

聘禮陳饔或八壺。或六壺。士旅兩壺。卿大夫方壺。士旅圓壺。禮書爾雅曰。康瓠謂之甈。賈誼弔屈原賦曰。斡棄周鼎而寶康瓠。郭璞曰。康瓠。壺也。蓋壺之爲器。

其體有大小。其制有方圓。非必皆瓠爲之。特取名於瓠壺而已。

釋名云。漿。將也。飲之寒溫多少與體相將順也。

周禮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賈公彦疏云。鄭注漿。今之截漿也者。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從載從酒省。截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爲截漿。

列子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饋。

唐史食貨志中官爲宮市使。毎出沽漿賣餠之家。皆徹肆閉門。

白帖注。妻子牙少貧賣漿。

杜甫詩。水漿椀碧碼碯寒。　唁雁　甈氣　截載

諸侯將謀章

霓

疏。爾雅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

埤雅云。舊說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闇者雌。一曰赤

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霓。故虹紅也。說文解霓以爲屈虹青赤。亦或白色。陰氣也。一名蝃蝀。爾雅曰。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蜺爲挈貳。貳蓋言二。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然不暈于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月令季春曰。虹始見。蔡邕以爲虹常依陰雲而出于日衝。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東方。故詩云蝃蝀在東。蝀之文從東以此故也。蜺則常依蒙濁見于日旁。白而直者曰白虹。凡見日旁者四時常有

之。唯雄虹起是月至孟冬乃藏。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光所爍。

春秋孔演圖曰霓者斗之亂精也失度投霓。

尚書考靈耀曰日旁白者爲虹。日旁青赤者爲霓

春秋元命苞曰虹霓者陰陽之精。雄者爲虹。雌者爲霓。

王厝通政經云。旦見于西則爲雨。暮見于東則雨止

旦見于西而純赤者則大雨暮見于東而色黃者則雨止。

離騷云。雌蜺嫕嬛以曾撓。

莊子云。陽炙陰爲虹。

尸子云。虹霓爲析翳。

易是類謀云晝視無日。虹霓煌煌。夜視無月。彗孛將將。又曰天早地高雷謹公行。星晝奔。霓夜光。

春秋潛潭巴曰虹五色迭至照于宮殿。則有兵革之事。

夢溪筆談孫彥先云。虹乃雨中日影也。日照雨則有之。

丹鉛總錄莊子曰。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雨滴則虹生。蓋雲心漏日。照日脚雲。則虹特明耀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朱子云。旣能吸。亦必有形質。詩謂之蝃蝀。其字從虫。俗謂之鱟。其字從魚。俗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

番青日札云一名天弓。又曰帝弓。或曰有質。其首如驢。故能入溪飲水。吐釜成金。又似妖物也。

蝃拙 蝀董 嫕翳 嬛琅 鱟厚

旄倪

孫疏曰。案爾雅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中之弱小耳。

鄒與魯鬨章

壑

山海經云。東海之外有大壑。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

莊子曰諄芒東之大壑遇苑風于東海濱苑風曰子將之大壑奚爲壑之爲物注焉而不滿取焉而不竭

滕小國章

滕[illegible]縣

左傳孔疏案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於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今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公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而云齊景公亡滕爲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

名物考 〈卷十四 三十四〉 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

齊人將築薛章

薛 今山東滕縣有薛城

左傳孔疏案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工正奚仲所國後遷於邳湯相仲虺居之

邳[illegible]

岐山

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

玉海云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亦名天柱山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太王所邑文王始亦治焉西京賦注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故因以名焉周之興也鸑鷟鳴于岐山成王有岐山之蒐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

名物考 〈卷十四 三十五〉 韋應物詩謂宣王大獵岐陽韓愈歌亦云蒐岐陽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

秦周公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冽興常國史所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竭力以事章

皮幣

疏後人以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爲之裘也孔子曰狐

衣黃裳。周禮行人職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
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以和諸侯之好。
鄭注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
桼皮幣謂以皮爲幣也

邠

詩考鄭氏譜云幽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
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
韋昭云幽西近戎北近狄公劉始邑
通典曰邠州古幽國

郡縣志云古豳城在邠州三水縣西三十里公劉始
都之處 又云寧州城郎公劉邑地後魏爲邠州改
爲豳後改爲寧州 栒 栒

梁山

韓奕箋云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鄭于書傳注云
岐山在梁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長陽縣西
北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也
玉海云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
泰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漢
左馮翊夏陽縣西北詩韓奕所謂奕奕梁山也爾雅
以爲晉望
脩平公章

乘輿

曲禮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軨
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綏
正義曰秦始皇去其輪而輿之漢代遂爲人君之乘
輿之始也
蔡邕獨斷曰乘輿出于律文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

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泄瀆言之故託于
乘輿也
魏志王朗曰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
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輿
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
以顯至尊務戒愼重法教也
炙轂子曰車駕行羽儀導護謂之鹵簿自秦始有其
名後漢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鹵大楯也所以扞敵
部伍之次皆着之簿儀具五兵獨以楯爲名者行道

耶甲楯居外徐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五兵精義曰

大駕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迨至

古今事物類考云陶唐氏始乘彤車白馬則車駕之

始也

鼎

說文曰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昔禹收九牧

之金鑄鼎荊山之下入山林川澤螭魅魍魎莫能逢

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木於下者爲鼎象析木以炊

也籒文以鼎爲貞字

主父偃傳云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曰五鼎食牛羊

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周禮云亨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劑

左傳楚遠啓疆曰聖曰朝禮有珪享頫有章宴有好

貨食有陪鼎

爾雅云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附耳外謂之

釴

三禮鼎品圖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

金有鼻目以銅爲之三足

世本云黃帝作寶鼎三天地人象三才

拾遺記云禹鑄九鼎雄金爲陽鼎雌金爲陰鼎

鼎錄云漢景帝鑄食鼎以金銀銅雜爲之若瓶無足

文曰五熟是養君王之膳 又云太公於渭水得玉

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李尤云五鼎大和滋味荒其雖快其口損之爲務

鼐

衣衾

疏蓋衾今之被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

緇凡衾皆五幅鄭注云衾單被也

嬖人

疏春秋左傳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嬖親幸

也釋名云賤而得幸曰嬖

四書名物考卷十四終

孟子

公孫丑上

夫子當路章

霸

左傳孔疏曰霸者把也把持王政

鄭玄曰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

風俗通曰霸者長也白也言其成建五長功實明白

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

楊升菴集云左傳成公二年齊國佐對晉人曰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黃震曰天下之主謂之王諸侯之長謂之伯此指其定位而名也以德方興而爲天下所歸則王平聲轉聲而爲王去聲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率其諸侯則伯入聲轉聲而爲伯去聲皆有爲之稱也正音爲靜字轉聲爲動字以此證之左傳四王之王上如字下音旺五伯之覇上伯字入聲下覇字去聲王字無別體故同用王字伯字有覇字爲別體故上用伯下用覇左傳不惟文精用字亦不苟矣註疏未發明故特著之 駁

鎡基

釋名云鎡基大鋤也

齊地

國策蘇秦說齊宣王曰齊南有太山東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里帶甲數十萬粟如丘山齊車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錐矢戰如雷電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

河涉渤海也臨淄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淄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淄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擊筑彈琴鬬雞走犬六博蹹踘者臨淄之途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幕揮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揚夫以大王之賢與齊之強天下不能當今乃西面事秦竊爲大王羞之

置郵

釋名云郵境上舍也又云官名督郵主諸縣罰負

說文云、郵境上書舍、從邑垂、垂邊也。徐曰、郵之言過、
使所過也、
廣雅云、郵驛也、置亦驛也、
風俗通曰、漢改郵爲置、置者度其遠近之間置之也。
增韻曰、馬傳曰置、步傳曰郵、
田儋傳云、尸鄉廐置、師古曰、案廐置謂置馬以傳驛
者、
李陵傳云、因騎置以聞、師古曰、騎置、謂驛騎也、
文紀以給傳云置、師古曰、置者置驛之所因名置也

黃覇傳云、郵亭鄉官、師古曰、郵、行書舍、謂傳送文書
所止處、亦如今之驛館矣。
五行志云、河南街郵、師古曰、郵謂行書之舍
光武紀因郵奏注、郵、境上行書舍也、
丹鉛總錄云、注置驛也、郵馹也、驛與馹何別乎、按說
文、驛置騎也、從馬睪聲、馹驛傳也、從馬日聲、合而觀
之、驛主於騎、言馬也、馹主於傳、言車也、許氏曰、字
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漢謂之乘傳、如淳曰、漢律、四
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
一馬二馬爲軺傳、又謂之遽、說文、傳也。一曰窘也。徐
鉉曰、傳、馹車也。周禮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傳車
尚速、故又爲窘迫也。風俗通曰、漢改郵曰置、此說非、
孟子已有置郵之說矣　窘

夫子加齊章

卿　相

釋名云、卿慶也、言萬物皆慶賴之。又卿、章也、言貴盛
章著也、
漢官云、卿彰也、明也、言當背邪向正。彰有道德也、

白虎通云。卿之爲言彰也、章善明治也、大夫之爲言
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
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古今辨然否謂之士、
後漢書三公上應台宿、九卿下括河海、故天工人其
代之、
南史九卿位爲列宿、作事成務、
晉志伊尹曰、三公調陰陽、九卿通寒暑、
隋志三公北三星曰九卿、内坐主治萬事、
左傳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

玉海云䙰罽也言爲人所訝罽也。

風俗通云丞者承也相者助也。

史記曰秦武王置二丞相甘茂爲左丞相樗里疾爲右丞相

褐

釋名云褐編枲襪也一曰短衣

左傳云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注云褐寒賤之人

始皇紀云寒者利短褐

貢禹傳云短褐不完

後漢黃瓊傳云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招

文選云被褐出閭閻註隱服也

六朝詩云眷然顧幽褐

嘉話錄云有朝士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他日曰公好毳褐之夫吾但覺其臭爾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之臭吾視毳褐愈于朱紫遠矣

案如上諸說則布與毳皆可製褐晦菴獨以爲毛布慊近世毛布稱褐耳不知從毛從衣自別　泉按

根苗

小爾雅云拔心曰揠拔根曰擢

麒麟

爾雅云麐麕身牛尾一角

孔演圖云麟木精也宋均曰麟木精生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

說苑云擇土而後踐位乎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

蔡邕月令云天官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

麟生於火游於土故修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修則麒麟臻

京房云麟有五采腹黃高丈二金獸之瑞

鶡冠子云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宋書符瑞志云麒麟牡曰麒牝曰麟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鐘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洿池不入坑穽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牡鳴曰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

春秋運斗樞云，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春秋感精符云，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
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瑞應圖云，麟王者嘉祥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
又云，[illegible]合同歸則至。
春秋繁露云，恩至毛蟲羽，則麒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
去。
三五曆紀云，黃帝之世，以麟爲亂
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

抱朴子云，麟壽三千歲。
廣雅云。壽一千歲，
淮南子云，麒麟鬬而日月食，
薛綜云，懿哉麒麟，惟獸之伯，德以衛身，不布牙角，
郭璞云，麟惟靈獸，與麏同體，智在隱蹤，仁表不抵。
論衡夫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
王皐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麞
戴角則謂之麒麟，相與鳳凰合者謂之鳳凰，如何，
子華子曰毛蟲三百有六十，兌宮麒麟爲之長，羽蟲
三百有六十，離宮朱雀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盈
宇宙之間人爲之長，
任子云，鳳爲羽族之美，麟爲毛類之俊，龜龍爲介蟲
之長，使耕爲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路史云，嗟乎鉏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
微，章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郡國上麟者五十一
安帝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間，至十
獻于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
司虞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

邦。乃至多于犬彘，不知果何物耶。　磨君

垤

方言云，垤，封場也，楚郢以南蟻土謂之垤，垤中齊語
也，
埤雅詩云，鸛鳴於垤。垤，蟻冢也，蟻將雨，則出而壅土，
成峰，鸛鳥見之長鳴而喜，方言曰，其場謂之坻，亦或
謂之垤，垤從至，蟻之微而能爲垤，用其至故也。今蟻
取小蟲入穴，輒壞垤窒穴。蓋防其逸，亦以窒雨，易占
所謂蟻封其垤，雨將至是也。一名蟻封，

東觀漢紀云沛獻王輔善京氏易永平五年少雨上以易林占之繇曰蟻封穴居大雨將至以問輔輔曰蹇艮下坎上艮爲山坎爲水山出雲爲雨蟻穴居大雨將至故蟻封其居

韓非子曰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之士也猶蟻垤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

行潦

爾雅釋詁文行者道也潦者雨水也行道上雨水流聚故云流潦也

詩泂酌彼行潦毛傳云行潦流潦也鄭箋云流潦水之薄者也

左傳云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

冊府總錄云孟子河海之於行潦行音杭潦音澇謂水澇之年大道上積水也如淮南子所謂牛蹄之涔無尺寸之鯉是也

仁則榮章

綢繆

西溪叢語云綢繆二字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注云纏綿也王粲云綢繆清燕娛五臣云綢繆親重貌又質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慇懃之意也

尊賢使能章

俊傑

文子云智過萬人者謂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以爲儀表知足以

決嫌疑廉可以分財信可以守約作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

市

世本云祝融作市

古史考云神農作市高陽氏衰市官不修祝融修市

纂要云市恃也恃以不匱也古者二十畝爲井因井

爲市故曰市井市巷曰闤市門曰闠市中空地曰廛
又曰市宅[illegible]樓曰旗亭
古今注云闤者市之垣闠者市之門肆所以陳貨鬻
之物居所以置貨鬻之物
隋書云天弁九星市官之長也主列肆闤闠若市籍
之事
白帖云京師九市以致九州之貨
周禮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次敘分地
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

以商賈阜貨而行布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
信而止訟以賈民禁僞而除詐以刑罰禁虣而去盜
以泉府同貨而斂賒大市日昃而市百族爲主朝市
朝時而市商賈爲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
凡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市之群吏平肆展成奠賈
上旌于思次以令市市師涖焉而聽大治大訟胥師
賈師涖于介次而聽小治小訟凡萬民之期于市者
辟市者量度者刑戮者各於其地之敘凡得貨賄六
畜者亦如之三日而舉之凡治市之貨賄六畜珍異
亡者使有利者使阜害者使亡靡者使微凡通貨賄
以璽節出入之國凶荒札喪則市無征而作布凡市
僞飾之禁在民者十有二在商者十有二在賈者十
有二在工者十有二
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牛馬兵器珍異凡賣價者
質劑焉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巡而考
之
胥師各掌其次之政令而平其貨賄憲刑禁焉察其
詐僞飾行價慝者而誅罰之

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
成而奠其賈然後令市凡夫患禁貴價者使有恒賈
肆長各掌其肆之政令陳其貨賄名相近者相遠也
賈相近者相爾也而平正之斂其總布掌其戒令注
爾亦近也俱是物也使惡者遠善善自相近鄭司農
云謂若珠玉之屬俱名爲珠俱名爲玉而賈或百萬
或數萬恐農夫愚民見欺故別異令相遠使賈人不
得雜亂以欺人
楊子云一閧之市必立之平

司虣掌憲市之禁令禁其鬬嚻者與其虣亂者出入相陵犯者以屬遊飲食于市者若不可禁則搏而戮之

北史云市者交易之所君子無故不游觀焉

左太冲蜀都賦云市廛所會萬商之川列隧百重列肆巨千

張平子賦云廓開九市通闤帶闠懷貨方至鳥集鱗萃

虣 豹 庖 刀 價 有

廛

楊子危言鄭司農周禮注云廛市中空地無肆城中空地無宅者即今之墟也說文市物邸舍曰廛即今人浮鋪也此極明析矣陳相之滕願受一廛使其有肆有宅豈得奪人之居以處他國乎日月所經之道曰辰又曰躔亦從廛蓋辰爲天壤亦如地上城市之空地此尤可證

禮書曰夫一廛者國中之居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所謂在邑曰里是也蓋廛里所以奠居而塩舍特其宿息之地而已詩又曰胡取禾三百廛兮楊子曰有田一廛田亦謂之廛者據一夫所受而統言之也

關

物原云湯始設關

周禮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貨不出於關者舉其貨罰其人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幾凡四方之賓客敂關則爲之告有外内之送令則以節傳出内之

月令章句關在境所以察出禦入

漢書置關都尉以察僞游用傳出入

左傳曰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杜注曰介隔也迫近國都之關言邉鄙既入服正役又爲近關所征稅枉暴奪其私物

鄭玄云古者竟上爲關又周禮司關注云關界上之關然則禮之正法國之竟界之上乃有關耳自竟至國更無關也

敂 扣

垠

傷弁箋云氓之爲字從亡從民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下劑致氓以田里安氓以樂昏擾氓以土宜教氓又云新氓之治注新徙來者也若是本國之民已授田矣又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又何必以土宜教之乎以詩與孟子證之尤可驗詩曰氓之蚩蚩抱布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此蓋氓之離其本土而淫于外州者也孟子陳相自楚之滕願受一廛而爲氓此蓋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爲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是本民又何得稱氓乎

矢人豈不仁章

矢人

方言云箭自關而東謂之矢江淮之間謂之鏃關西曰箭又云凡箭鏃三鐮者謂之羊頭其廣長而薄鐮謂之鈀或謂鈀

太公兵法云箭之神名續長

太公六韜云陷堅陳敗強敵大黃（弩名）參連（弓名）飛鳧電影自副（飛鳧赤莖白羽以鐵爲首電影青莖赤羽以銅爲首皆箭名）

唐六典曰箭本曰鏑體曰榦其旁曰羽其矢末曰括又曰骨鏃曰髇鏃曰鏑鳴箭曰骹霹葉曰鈚皆古之制也竹箭以竹爲笴諸箭亦通用木箭以木爲笴唯利射獵兵箭剛鏃而長用之射甲弩箭皮羽而短用之陷堅也

合璧事類云箭竹高一丈節間三尺可爲矢故亦名焉矢之爲言直也矯而使之直也然必括而羽之括謂受弦處鏃而礪之鏃謂箭末亦揃所以發矢者箙所以藏矢者

考工記矢人爲矢鍭矢參分一在前二在後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參分其長而殺其一五分其長而羽其一以其笴厚爲之羽深水之以辨其陰陽夾其陰陽以設其比夾其比以設其羽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前弱則俛後弱則翔中弱則紆中強則揚羽豐則遲羽殺則趮是故夾而搖之以眡其豐殺之節也撓之以眡其鴻殺之稱也凡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

同踈欲臬
注鏃矢殺矢皆三分其矢之長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以鏃在笴首差重也兵矢茀矢以五分均之二分在前三分在後其鏃小輕故也茀矢以七分均之三分在前四分在後其鏃又差短小故也殺其一者笴長三尺殺其前一尺令趣鏃也羽其一者羽者六寸也以笴之厚爲羽之深量其力之所受也陰沉而陽浮試之以水以辨竹之陰陽也比者笴之兩旁也夾其左右而設其比使輕重適均也夾其比而

設其羽者置羽於四角也羽有三分亦居一分用之以射則雖疾風之中亦無所驚動也亦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郎治氏殺矢之制也矢之笴其強弱欲適中矢之羽其豐殺欲適節紆者去不直也趮者去太急也前弱則矢行而低後弱則矢行而旋中弱則矢行而曲中強則矢行而起此強弱之失中者也羽太多則矢行緩羽太少則矢行疾此豐殺之失節也以指夾其矢而搖之則知羽之豐殺以指撓其榦而曲之則知笴之強弱故相笴之法欲生而摶取其體之圓也竹之圓既同則擇其重者用之竹之重既同則擇其節之疏者用之節之疏既同則擇其欑栗者用之如此其材美而其矢善矣

趙氏兵書云鷄尾金僕石砮忘歸信往皆矢名

三箭略記云富平城有蒲萱臺下蒙蒲似水楊而勁堪爲箭

司馬相如云夏服之勁箭

左思云其竹則篔簹箖箊桂箭射筒由梧有篁篻簩有叢

鍭侯　錍批　鈀肥　骲抱　骹敲　鈚皮　笴幹　箙服　鋌定　捌木　垸還　趮皁　臬槷　篔雲　簹當　箖林　箊於　篻標　簩勞

函人

釋名云甲以物有孚甲以自禦亦曰介曰函曰鎧皆堅重之名。

考工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凡爲甲必先爲容然後制革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以其長爲之圍凡甲鍛不摯則不堅已敝則撓凡察甲

之道。祇其鑽空欲其惌也。祇其裏欲其易也。祇其朕
欲其直也。橐之欲其約也。舉而眡之欲其豐也。衣之
欲其無齘也。眡其鑽空而惌則革堅也。眡其裏而易
則材更也。眡其朕而直則制善也。橐之而約則周也。
舉之而豐則明也。衣之無齘則變也。注屬者甲之札
葉相續也。一葉為一札。合甲削去皮裹之肉但取其
表合之為甲。容者人身之小大長短也。先觀人身然
後制革。假煉革也。摯至也。煉之不熟則不堅。煉之太
熟則撓曲也。鑽空穿而為孔也。惌孔小貌。朕縫處也。

著之於身。無齘齘之病是於人便利也。 惌宛 齘介

弓

世本云揮作弓。夷牟作矢。注黃帝臣

古今姓纂云黃帝第五子青陽生揮為弓正。觀弧星
始制弓矢主祀弧星。因姓張氏。

山海經云少皡生般。始為弓矢。

荀子云倕作弓。浮游作矢。

方言云弓謂之鞬或謂之韇。

釋名云弓穹也。其末曰簫。又謂之弭。中央曰弣弣附
之間曰淵。

說文云弴畫弓也。弲角弓也。弧木弓也。弨弓反也。㢸
弓曲也。[illegible]弓便利也。張施弓弦也。彏弓急張也。弸弓
強貌也。弘弓聲也。

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以金者謂
之銑。弓藏謂之韣

魚龍河圖云弓之神名曰曲張。

考工記弓人為弓取六材必以其時。六材既聚。巧者
和之。幹也者以為遠也。角也者以為疾也。筋也者以

為深也。膠也者以為和也。絲也者以為固也。漆也者
以為受霜露也。注取幹以冬。取角以秋。絲漆以夏。六
材既具。必有巧匠。然後能調適而用之也
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為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
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弓長六
尺有六寸。謂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長六尺有三寸。謂
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長六尺。謂之下制。下士服之。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
藏。與其出入。中春獻弓弩。中秋獻矢箙。及其頒之王

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夾弓庾弓以授射豻侯
鳥獸者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其矢箙皆
從其弓凡弩夾庾利攻守唐大利車戰野戰凡矢枉矢絜
矢利火射用諸守城車戰殺矢鍭矢用諸近射田獵
矰矢茀矢用諸弋射恒矢痺矢用諸散射注此八矢
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殺矢矰矢恒矢弓所用也絜
矢鍭矢茀矢痺矢弩所用也
闕子云宋景公謂弓人曰爲弓何遲也對曰臣不得
見公矣公曰何也曰臣之精盡於弓矣獻弓而歸三

日而死公張弓登虎圈之臺東面而射矢踰西霜之
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於石梁
子路人告章
犢 瀆　弴 叼　弭 寘　弨 超　彍 催　㺃 逆　彏 角
耕稼 耕稼事詳梁惠王上章
史記舜耕歷山
郡國志云河東蒲坂有雷首山注縣南二十里有歷
山舜所耕處
括地志云蒲州府河東縣雷首山亦名歷山南有舜
井又越州餘姚縣有歷山舜井濮州雷澤縣有歷山
舜井又有姚墟云生舜處也媯州外城中有舜井城
北有歷山皆云舜所耕處
南豐曾氏曰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
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
考其實矣孟子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
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
於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
名歷城今濟南府

文粹陸龜蒙云世謂舜之在下也田于歷山象爲之
耕鳥爲之耘吾得乎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
而徐起墢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于象行必端履必
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
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
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
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于鳥耘乎好事
者張以就其怪非聖人之意也　墢 發
陶 陶事詳滕文章

皇甫謐云舜陶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今
在廣濟軍
括地志云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即舜所都
也南去歷山不遠何必定陶

漁 左傳作魚周禮作𢿍

尸子云燧人之世天下多水故教人以漁
文子云堯使水處者漁山處者牧
墨子云舜漁於濩澤通典澤州陽城縣有濩澤水作

雷澤

括地志云雷夏澤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
鄭康成云在濟陰
地理志云禹貢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
管子曰舜耕歷山陶河濱漁雷澤不取其利以教百
姓百姓舉利之此所謂能以所不利利人者也
韓子曰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期年甽畝正河
濱之漁者爭坻舜往漁焉期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
器苦窳舜往陶焉期年而器牢仲尼嘆曰耕漁與陶
非舜官也而舜往爲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
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
尸子曰舜之田歷山也荷彼耒耜耕彼南畝與四海
俱有其利其漁雷澤也旱則爲耕者鑿瀆儉則爲獵
者表虎故有光若日月天下歸之若父母
淮南子曰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以
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
曲隈深潭相予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執玄
德于心而化馳若神
纂事文類聚云陶侃少時漁於雷澤網一織梭以挂

於壁有頃雷雨梭化龍而飛　𢿍于　墝學　埆却

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章

天時

疏時日支干者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
支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是爲干支干所以配時
日而用之也云五行旺相孤虛之屬者五行金木水
火土是也金旺在巳午未申酉木旺在亥子丑寅卯
水旺在申酉戌亥子火旺在寅卯辰巳午土旺在申

酉戌亥孤虛者蓋孤虛之法以一畫爲孤無畫爲虛二畫爲實以六十甲子日定東西南北四方然後占其孤虛實而向背之卽知吉凶矣又如周武王犯歲星以伐商魏太祖以甲子破慕容凡用師之道有太史以抱天時太師執同律之類是也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曹操注曰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杜牧注曰陰陽者五行刑德向背之類是也今五緯行止最可據驗巫咸甘氏石氏唐蒙史墨梓

愼裨竈之徒皆有著述咸稱秘奥察其指歸皆本人事以往事驗之秦累世戰勝竟滅六國豈天道二百年間常在乾方福德常居鶉首豈不曰穆公已還卑身趨士務耕戰明法令而致之乎周武王伐紂師次於汜水共頭山風雨疾雷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懼欲死太公曰夫用兵者順天道未必吉逆天道未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智者不法愚者拘之若乃好賢而任能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待禱祠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凶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率衆先涉武王從之遂滅紂宋高祖圍慕容超於廣固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高祖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克廣固後魏太祖武帝討後燕慕容麟甲子晦日進軍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日亡帝曰周武豈不以甲子日勝乎崇無以對遂戰破

之後魏太武帝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賊後來太史進曰天不助人願且避之崔浩曰千里伐人制勝一日豈得變易天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昌軍大敗

或曰如此者陰陽向背定不足信孫子叙之何也答曰夫暴君昏主或爲一瑶一馬則必賤人遅志非以天道縣誰能制止故孫子叙之蓋有深旨寒暑時氣節制其行上也周瑜爲孫權數曹公四敗一曰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

疾病此用兵之忌也寒暑同歸於天時故聯以敘之也

劉子新論明天時者察七緯之情洞五行之趣聽八風之動鑒五雲之候辨地勢者識七舍之形別九地之勢

地利

孫子曰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

曹操注曰言以九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利也論在九地篇中

張預注曰凡用兵貴先知地形知遠近則能為迂直之計知險易則能審步騎之利知廣狹則能度衆寡之用知死生則能識戰敗之勢也

兵衙訓曰陜路津關大山名塞龍蛇蟠結刦笠居羊腸道發笱門一人守隘而千人弗敢過也此謂地勢相地形處次舍治壁壘審烟斥居高陵舍出處此善為地形者也

城郭

管子曰内為之城外為之郭

釋名云城盛也盛受國都也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

又云墉城垣也方城上垣謂之睥睨言于孔中睥睨非常也亦曰陴言陴助城之高也亦曰女墻言其卑小比之於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

吳越春秋云鯀築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

博物志云城郭自禹始

輿地提綱云城為保民為之也城之制方丈曰堵三堵曰雉雉之長三丈而高一丈也城上垣曰堞樓曰

麗譙下門曰譙門無覆屋曰櫓城外河曰池池無水曰隍然城之小者曰堡或曰郭曰壘有軍屯處曰壁

五經異義曰天子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公羊傳注曰天子之城千雉高七雉公侯百雉高五雉子男五雉高三雉

白虎通曰天子曰崇城言崇高也諸侯曰干城言不敢自專禦於天子也月令每歲孟秋之月補城郭仲秋之月築城郭

春秋說文云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受過也

穀梁曰城爲保民爲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注夫保民以德不以城也如民衆而城小輒益城是無極也

玉海傳曰古者百里之國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七十里之國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五十里之國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城爲宮蓋百里之國外城九里

雉門是也中城七里庫門是也內城五里路門是也七十里之國外城七里中城五里內城三里五十里之國外城五里中城三里內城一里于百里之國言外城則伯子男外城可知於七十里五十里之國言內城則公侯內城可知一里之城以城爲宮則其宮府在中城之內矣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此侯伯之國也　又云昔之人以大師爲垣得道爲助在德者險苟得民心雖帶地而守效死者莫肯去不然崇城到天巖扉重閉金鋪銅環鐵扇石楣無以結民心至於攜叛不若折柳之樊圃也

淮南子原道訓曰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華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

風俗通曰郭或謂之郛郛者亦大也

焦贛易林云金城鐵郭上下同力寇不敢賊

王肅表云夫城之有郭猶衣之有表骨之有皮表裏

各異則保障不完皮骨分離則一體不具

米粟

通義仁山金氏曰呂氏書說有殼曰粟無殼曰米紫粟即所謂穀也古人米與穀兼積米切用而易腐穀氣全而可久緩急兼儲後世軍儲獨以米故久即不可食

封疆　谿

通義仁山金氏曰封疆古者每國封土爲界爾雅釋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論月於齊章

金

張衡傳注云兼金價倍於惡者故曰兼金

爾雅曰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鏐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絕澤謂之銑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鐐

許慎說文曰金有五色黃金爲長久埋不餓百陶不輕西方之行也

後漢書曰益州金銀之所出

王隱晉書曰郡陽樂安出黃金鑿土十餘丈披砂之中所得者大如豆小如粟米南郡象林南有四國皆稱漢人貢金供稅

名物考　二八卷十五　三十一

後魏書曰枝豆國出金銀河鈎老國出金珠

華陽國志曰廣漢涪水有金銀之礦

齊書曰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王者有盛德則游於後池林邑有金山汁流於浦

溪蠻聚笑云沙中鍊金又出於石碎石而取者視沙色爲金有苗路夫匠識之名土絲金

淮南子曰玦五百歲生黃澒五百歲生黃金黃金千歲爲黃龍注玦石也中央數五故五百歲一化澒黃金水銀也秦以一鎰爲一金而重一斤漢以一斤爲一金

說郛云黃金生天下能黃金如土天下古

璗蕩　鏐流　銀崗　銑跣　鐐嫽　澎甚　澒永

孟子之平陸章

大夫

通典曰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縣邑之長

名物考　大卷十五　三十三

冊府元龜云魯謂之宰仲尼爲中都宰是也晉謂之大夫齊威王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是也楚謂之尹沈尹戌爲方城之外縣尹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

戟

說文云戟有枝兵也戟長丈六尺讀若棘又云鏌鋣大戟也

廣雅云匽謂之雄戟

方言云戟楚謂之孑凡戟而無刃秦晉之間謂之釨
或謂之鏔吳揚之間謂之戈東齊秦晉之間謂其大
者曰鏝胡其曲者謂之鉤釨鏝胡三刃枝南楚宛郢
謂之匽戟其柄自關而西謂之秘或謂之殳
考工記戟秘廣寸有半寸其刃三之四寸半胡四之六
寸援五之七寸半倨句中矩與刺重三鋝禮書曰鎰
戟有三鋒刺則鋒之直前者也胡則正方中短而下
垂者也援則磬折而上達者也　又曰戟或作棘春
秋傳曰子都拔棘明堂位言越棘周禮言棘門則戟
棘一也

後世有棨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或施於公門或
設於私第故漢秦彭唐李晟皆得設棨戟以代斧鉞
漢書云晁錯上言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
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司馬相如云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
左思云吳鉤越戟　又云周廬千列陛戟百重
傅玄云羽林虎旅長戟樠槮
匽晏　釨枯　鏔移　鋝劣　樠滿　槮參

牧

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
之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
職人而芻之
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
之
列子云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猶運諸掌王曰先
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言天下何也對曰君見夫
牧羊者乎百羊爲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
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
矣

史記云卜式入山牧羊累致千金上召之曰吾有羊
上林中欲令子牧之乃布衣牧羊歲餘羊肥上過
見其羊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以時起
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以式爲奇拜爲郎

都

釋名云都者國君所居人所都會也
左傳曰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

都日城

子之辭靈丘章

靈丘

地理志云代郡有靈丘縣

孟子爲卿章

蓋

地理志云漢泰山郡蓋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西北

孟子自齊章

嬴

疏案魯桓公三年左傳杜預注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是也。

棺槨

禮記云夫子制于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

諸侯大棺八寸屬六寸椑四寸上大夫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庶人四寸。大棺之在表者屬椑小棺也。大夫無椑士無屬以等尊卑也

諸侯裹棺用朱綠雜金錯大夫裹棺用玄綠牛骨錯士不綠諸侯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漆二衽二束。

杜祐通典云諸葬不得以石爲棺槨其棺槨不得雕鏤彩畫丘牖欄檻槨內不得有金寶珠玉　椑卑

孟子致爲臣章

龍斷

孫奕示兒編云龍音壟斷如字。龍斷者岡壟斷而高起之小山也四顧無礙可左右望而見其商旅負販之來者以羅取一市之利。

九經補韻龍音壟合于上聲二腫壟字下添入。

孟子去齊章

晝

齊東野語云黃彥和嘗謂孟子去齊三宿而出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史記田單傳載燕初入齊聞晝邑人王蠋賢劉熙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

水經注云澅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澅中也俗以澅水爲宿留水以孟子三宿出澅

路史國名紀云晝故晝城在西安城南有澅水狄弃

進罪書中者。又曰。晝齊大夫之封。見風俗通有晝
氏。孟子宿晝者。

几

演繁露云。几與案自是兩物。几者坐具也。曲木附身以自挾抱。釋名曰。几庪也。所以庪物者也。其音軌。其義則閣也。案漢武內傳帝受王母真經。庪黃金之几。是以几而貯閣經文也。鄴中記曰。石虎所坐几。悉雕畫爲五色花。則几者所以坐也。非案類也。語林曰。孫焉翊往見任元褒。門吏憑几見之。孫請任推此吏。吏

曰。得罰體痛。以橫木扶持。非憑几也。孫曰。直木橫施。植其兩足。便爲憑几。何必孤蹄鵠膝。曲木抱腰。用此推之。則几之形象可想。大宰如今之胡床。頂施曲木。而俗以抱身交床名之。是其象矣。第古無繩床。既爲坐具。必是施板。竹林七賢論曰。阮籍在袁孝尼家。醉起扶書几板爲文。王逸少見門生家棐几滑淨。因書真草。其父刮去。是皆有板可書也。孟子隱几而臥。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然似喪其耦。皆其事也。必以几閣其手。故得以寄其逸也。若周禮玉几漆几。用材設飾則有別。若其形制無二也。

詩云。授几有緝御。

周禮云。春官司几筵。吉事變几。凶事仍几。又云。大宰大朝覲會同贊玉几。書云。王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西京雜記云。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公侯皆以木爲几。冬則以蒻爲橐憑之。不得加綈錦。

張華云。倚几之設。設而不倚。作器於此。成禮於彼。

蒻 詩

去齊居休章

休

國名紀云。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邸西。

崇

國名紀云。崇縣。國伯爵。昔文王伐崇。命無殺人民壞宮室。崇人歸之如父母。又云。春秋之箕崇小國。趙穿侵崇者。非崇侯國。 縣 汝

四書名物考卷十五終

孟子

滕文公上

滕文公爲世子章

瞑眩

書疏方言云。凡飲藥而毒。東齊海岱間或謂之瞑。或謂之眩。

郭璞云。瞑眩亦通語也。

滕定公章

飦粥

廣雅曰。粥糜饘也。

釋名曰。糜煮米使糜爛也。粥濯於糜粥粥然也。

周書曰。黃帝始烹穀爲粥。

風土記曰。天正日南。黃鍾踐長。是日始牙動。爲饘粥以養幼微。尚以赤豆。爲糜所象色也。

說文云。周謂之饘。宋衛謂之餰。

天文要集云。玉井主粥廚。

揚雄方言云。又粥稠者曰饘。稀者曰酏。　餰堅

居廬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居倚廬。寢苫枕塊。哭晝夜無時。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絰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疏食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

禮書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齊衰之喪居堊室。芐翦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緦麻牀可也。

君障之。大夫士不障。喪大記謂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是也。庶子而下。廬于東南是也。

廬立於既殯。毀于既練。寢苫枕塊。不說帶絰。不與人坐。此居廬之大略然也。廬男子之事。成人之禮也。故婦人與童子不廬。廬嚴者也。故疏衰不廬。疏衰不廬。非服母者也。服母雖疏衰廬。

泣

說文云。泣。無聲出涕也。

檀弓云。高子臯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矣。　又云。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孔子曰。哀則哀矣。而難爲繼也。

滕文公問爲國章

民事

魏志司馬芝曰。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熯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堙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

說苑云。古者有主四時者。主春者張昏而中可以種穀。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夏者。大火昏而中可以種黍菽。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秋者。虛昏而中可以種麥。上告于天子。下布之民。主冬者。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上告之天子。下布之民。故天子南面視四星之中。知民之緩急。急則不賦籍。不舉力役

文選潘安仁籍田賦曰。高以下爲基。民以食爲天。正其末者端其本。善其後者愼其先。夫九土之宜弗任四人之務不一。野有菜蔬之色。朝靡代耕之秩。無儲穡以虞災。徒望歲以自畢。三季之衰。皆此物也。

魏王粲務本論曰。古者之理國也。以本爲務。八政之於民也。以食爲首。是以黎民時雍。降福孔偕也。故仰司星辰以審其時。俯耕籍田以率其力。封祀農稷以神其事。祈穀報年以寵其功。設農師以監之。置田畯以董之。黍稷茂則喜而受賞。田不墾則怒而加罰。都不得有游民。室不得有懸耜。野積踰冬。奪者無罪。場功過限。竊者不刑。

丹鉛總錄曰。農者天下之本。文帝之致民殷富者。知本末也。三代而後一人而已。抑農者天下之本。故三見文帝之詔。四見景帝後三年詔。五見武帝元鼎六年詔。成帝陽朔四年。詔則曰勸農。明帝永平四年詔則曰祈農。章帝元和元年詔則曰急耕稼。致耒耜。至

昭烈入蜀。倥偬戎馬。而首立督農之官。漢氏重農彷佛周人。皆文帝之家法也。

梁書紀曰。稼穡爲寶。周頌嘉其樂章。禾麥不成。魯史書其方冊。秦人有農力之科。漢氏開屯田之利。

玉海云。治生於敬畏。爲國者每念稼穡之勞。后妃不忘織紝之事。則心之不存者寡矣。周公告成王。見於詩有若七月。皆言農桑之候也。見於書有若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

芋

合璧事類云萘說文謂之菅叢生根茹相連葉長三四尺生於荒野野人刈以覆屋江淮間生者一莖三稜有芒刺者曰菁茅

索綯

小爾雅曰綯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爲綯

物原云遂人作繩軒轅因作綿索

貢助徹

禮書周官載師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

四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閭師任農以耕事貢九穀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此周之貢法也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旅師有耡粟許慎釋耡爲助孟子曰九一而助穀梁曰什一籍而不稅此周之助法籍而不稅則同乎商其貢法以年上下則異乎夏然夏之民耕五十畝而以五畝貢商之民耕七十畝而以七畝助皆什內之一周之民耕百畝以公田十畝徹十外之一孟子言其實皆什一者以其法雖少異而其實不離什一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九一自地言之也什一自物言之也鄭氏釋匠人謂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孔穎達之徒申之謂助則九而貢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是助之所取者重貢之所取者輕非孟子之意也夏商周之授田其畝數不同何也禹貢于九州之地或言土或言作或言乂蓋禹平水土之後有土焉而未作有作焉而未乂則於是時人功未足以盡地力故家五十畝而已公歷商周則田浸闢而法備矣故商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詩曰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畇畇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則法略於夏備於周可知劉氏皇氏謂夏之民多家五十畝而貢商之民稀家七十畝而助周之民尤稀家百畝而徹熊氏謂夏政寬簡一夫之地稅五十畝商政稍急一夫之地稅七十畝周政極煩一夫之地盡稅焉而所稅皆什一賈公彥謂夏五十而貢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而稅百畝也商七十而助據六遂上地百畝萊五十畝而稅七十五畝也周百畝而徹據不易之地百畝全稅之如四子之言則古之民常多而後世

之民愈少古之稅常輕而後世之稅愈重古之地皆
一易而後世之地皆不易其果然哉
鄭樵曰夏之貢使之自貢其所有以當賦謂之貢商
之助藉民力而不稅謂之助周之徹使民透徹而耕
謂之徹孟子曰助者藉也徹者徹也呼爲車轍之轍
則無義註家又謂通用夏商之制則當爲通徹之徹
如漢書避武帝諱改徹侯爲通侯是也橫渠曰百畝
而徹是透徹之徹一井而田九百畝公田百畝八家
皆私百畝盡一井九百畝之田合八家通徹而耕則

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
裒分以裒分之數先取什之一歸之公上其餘八家
共分之此之謂徹年有上下則司稼行野觀稼以出
歛法凡言公田商法也文王爲商諸侯武王初得天
下純是商制到得周公攝政作禮樂方變助而爲徹
凡言周爲公田皆在文武之時不知周公時已變之
矣孟子曰惟助爲有公田又曰雖周亦助也蓋疑之
之辭耳人徒見大田之詩引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復
疑是商制不知幽王政煩賦重君子傷今思古故引
古公田以諷上章雖有曾孫是若之文安知非武王
而以爲成王乎傳稱穀出不過藉數正如孟子所謂
其實皆什一也非謂周有公田而借民力以耕也毛
詩春秋論語孟子皆不謂周有公田後儒改之非也
康成惑之亦非也然周公必變助法何也商宋民頑
吏猾公田之耕或不盡力版籍之入或有隱欺不如
一委之民制其賦稅而已此所以用徹法 昀 畝

庠序學校

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

宗商學也頖宮周學也
尚書大傳云耰鉏已藏歲事欲畢餘子皆入學十五
入小學十八始入大學
禮書曰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大
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 又云校庠序者
鄉學也鄉飲酒主人迎賓于庠門之外鄉簡不帥者
老皆朝于庠則庠鄉學名也周官州長會民射于州
序黨正會民飲酒于序則序亦鄉學名也鄭人之所
欲毀者謂之鄉校則校亦鄉學名也然鄉曰庠記言

黨六序州曰序。記言遂有序。何也。序之致仕者教子弟子閭塾之基。則家有塾云者。非家塾也。合二十五家而教之于閭塾。謂之家有塾。則合五黨而教之鄉庠。謂之黨有庠可也。　又曰。爾雅東西牆謂之序。序之名本此。

陳書沈不害上書曰。立人建國。莫尚於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壁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以設訓垂範。啓導心靈。譬彼染藍

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睦。卑高有序。䟽理自基。除公所以難侮。歌樂已細。鄭伯於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

馬端臨曰。古之教者。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卽一黨之師也。州長卽一州之師也。以至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爲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鈞此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趣。政與教始殊途。于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日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

樂之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國家之學宮皆芻狗。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爲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爲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

經界

䟽云。鄭注小司徒爲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

虞氏蔡氏曰溝水界也溝洫之類也如曰澮曰川皆是塗畔界也如曰徑曰畛曰涂曰道曰路皆是封土埒也植種木也首音曰五里一堠。

穀祿

疏云穀所以為祿故云穀祿。

圭田

禮書云言卿大夫德行絜白乃與之田此商禮也商政寬緩厚重賢人故不稅之周則兼通故周禮士田以任近郊之地稅什一後魏有公田隋文帝時有公

廨田唐凡京諸司有公廨田諸京官諸州有職分田又云士虞禮曰圭爲哀薦之饗詩之吉蠲或作吉圭則圭田絜白也卿以下有圭田猶天子諸侯之有藉也。又云圭田祿外之田也餘夫夫外之田也祿外之田半百畝夫外之田又半之此自百畝而差之然也古者自卿逮於士圭田同等欲各致其誠敬而已後世職分田以貴賤制之非禮意也。

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注周官制度云圭田自卿至士皆五十畝此專主祭祀故無征

宋志云周自卿以下有圭田不稅晉有芻藁田後魏宰人之官有公田北齊一品以下公田有差唐制內外官各給職田五代以來遂廢。

讀禮疑圖云按圭田卿大夫士之身既死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也若當卿大夫士之身則三廟五廟之制不同不可一槩施之且其祿田亦足以供祭祀何必更與圭田邪既死而田祿已收則與圭田供祭忠厚之道也然其子孫之受圭田者世次當必有差雖恩禮厚者亦俟親盡祭絕則歸於官無永世僭據之理

餘夫

周禮遂人以疆予任甿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蔡萊謂休其地力而不耕者所謂一易再易之田也班固曰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農民戶一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

賈公彥以先儒之說與孟子不同謂比餘夫是年二

十九以下未有妻受口田故二十五畮若三十有妻則受夫田百畮故鄭注內則云三十受田給征役。

禮書曰先王之於民受地雖均有畮然其子弟之衆或食不足而力有餘則又以餘夫任之然餘夫之田不過二十五畮以其家既受田百畮而又以百畮予之則彼力有所不逮矣故其田四分農夫之一而已禮言上地田百畮萊半之中地二十五畮萊亦二十五畮下地二十五畮萊五十畮則所謂如之者如田萊之多寡而已非謂餘夫亦受百畮之田如正農夫

也班固謂其家衆男亦以口受田如此鄭司農謂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餘夫亦受此田其說與孟子不合賈公彥之徒遂謂餘夫三十有妻者受百畮二十九已下未有妻者受田二十五畮是附會之論也

鄭樵曰夫圭田商制也周則土田矣餘夫二十五畝商制也周則皆有百畝矣　眂夢

守望

疏相助以守而此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隙來

方里

晉書曰札王制疏步百爲畝是長一百步濶一百步畝百爲夫是一頃也長濶一百步所謂一夫一婦佃田百畝也佃治土也夫三爲屋是三頃也屋三爲井濶三百步長三百步是九百畝長濶一里也若夫路程則六尺爲步三百步爲里又方一里計十二萬九千六百步也或曰三百六十步爲一里若夫居止則五家爲鄰五鄰爲里或曰五家爲軌十軌爲里

魏書高允傳曰古人云方一里爲田三頃七十畝百

里則田三萬七千頃

井田

甫田正義食貨志云井方一里是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爲廬舍其言取孟子爲證殊失其本旨班固既有此言由是群儒遂謬何休之注公羊范甯之解穀梁趙岐之注孟子宋均之說樂緯咸以爲然皆義異於鄭理不可通何則言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也八家皆私百畝則百

畝皆爲公矣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也言同養公田足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之也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入私矣則家別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爲八家皆私百畝也此皆諸儒之謬鄭於匠人注云野九夫而稅一此詩甫田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歲取爲稅歛之言參之於司馬之書校之于一成之稅其數正允

春秋井田記曰井田之義有五一曰無泄天時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財貨

穀梁傳曰古者三百畝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

小荀子曰專地非古也井田非今也

通典曰黃帝始經土設井田以塞爭端立步制畝以防不足使八家爲井間爲四道此井田之原也其法肇於黃帝成于太禹備于周壞于秦也

潜虛曰井田之行何常何貧萬國之均

路史曰井田之義居則爲鄰出則爲伍聚其地可以足食聯其民可以足兵辨其疆理可以習軍禮治其溝洫可以修阻固九軍之制井之夫也五軍之制井之方也四頭八尾井之闔也田廬在內溝洫在外井之固也安存同福危亡同憂井之義也耒耜服勤戈戟之象服牛乘馬車騎之象合耦於鋤用衆之象凡此皆五帝三王之制寓於夫井之間使民身服其業心知其義者也

夾漈鄭氏曰井田之法所以爲良者以田與賦不相

離雖暴君不能違田而取賦汙吏不能什一而加多至秦孝公開阡陌之法田賦始相離故所取者不多乎什一則少乎什一也其弊至於收太半焉

困學紀聞云遂人治野遍鄉遂公邑之制匠人溝洫乃采地之制鄭康成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朱文公亦云溝洫以十爲數井田以九爲數井田溝洫決不可合而永嘉諸儒欲混爲一康成注分爲二是也

老泉蘇氏曰井田之制九夫爲井井間有溝四井爲

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爲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爲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爲澮者一爲洫者百爲溝者萬既爲井田又必兼備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爲川爲路者一爲澮爲道者九爲洫爲涂者百爲溝爲畛者千爲遂爲徑者萬此二者

非塞溪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隴不可爲也古者井田之興其必始於唐虞之世乎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井田唐虞啓之至於夏商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周公承之因遂東定其制度疏整其疆界非一日而遂能如此也其所由來者漸矣夫井田雖不可爲而其實便於今聞之董生曰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名田之說蓋出於此而後世未有行者非以不便民也懼民不肯損其田以入吾法而遂因此以爲變也

孔光何武曰使自壞其業非人情難用吾欲少爲之限而不奪其田嘗已過吾限者但使後之人不敢多占田以過吾限耳如此則富民所占者少而餘地多則貧民易取以爲業不爲人所役屬各食其地之全利利不分於人而樂輸官夫端坐于朝廷下令于天下不驚民不動衆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雖周之井田何以遠過於此哉

馬端臨曰古之帝王分土而治外而公侯伯子男內而公卿大夫所治不過百里之地皆世其土子其人

於是取其田疇而伍之經界正井地均穀祿平貪夫豪民不能肆力以違法制汙吏黠胥不能舞文以亂簿書至春秋之世諸侯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列國不過數十土地寖廣然又皆爲世卿強大夫所制降及戰國大邦凡七而亡廢之能自存者無幾至秦人盡廢井田任民所耕不計多少而隨其所占之田以制賦蔡澤言商君決裂井田廢壞阡陌以靜百姓之業而一其志夫曰靜曰一則可見周授田之制至秦時必是擾亂無章輕重不均矣漢既承秦而卒不能復

三代井田之法何也由乎地廣人衆罷侯置守不私其土世其官之所致也蓋自秦至今千四百餘年其間能行授田均田之法者自元魏孝文至唐初纔二百年而其制盡廢矣何三代貢助徹之法千餘年而不變也蓋有封建足以維持井田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之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而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與百姓矣秦於其所當予者取之所當取者予之然沿襲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

裂其土宇以啓紛爭欲復井田是强奪民之田產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

丹鉛總錄劉恕云井牧始于黃帝則左傳所謂井衍沃牧皐隰也韋昭三五曆云黃帝八家爲井井開四道而分八宅則井田始于黃帝矣井即助法牧即貢法夏殷田制黃帝之世已然矣

履

方言云屝屨麤履也徐兗之郊謂之屝自關而西謂之屨中有木者謂之複舄自關而東複履其庳者謂之靴下襌者謂之緉絲作之者謂之履麻作之者謂之不借麤者謂之屨東北朝鮮洌水之間謂之靰角南楚江沔之間總謂之麤（沔水今在襄陽）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屐或謂之屩履其通語也徐土邳圻之間大麤謂之靰角（今漆履有齒者）

釋名云履拘也所以拘足也齊人謂草屨曰屝屝皮也以皮作之曰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

周禮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

喪服傳曰疏屨者藨蒯之菲也

實錄云始皇二年始以蒲爲履宋袁曰黃帝臣于則作屝履又釋名曰屩草履也出行着之屩輕便因以爲名

說郛云不借草履也

世本云於則作屝履

賈子云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圈履

鹽鐵論云古者庶人麤屝草履今之富者革沓絲履

屝翡　靴婉　靰甲　屩恐　藨標

耒耜

考工記匠人爲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又云車人爲耒庛長尺有一寸中直者三尺有三寸上句者二尺有二寸。（耒謂耕耒庛謂耒下岐）自其庛緣其外以至于首以弦其內六尺有六寸與步相中也堅地欲直庛柔地欲句庛直庛則利推句庛則利發倨句磬折謂之中地。

說文云耜耒端木也耒手耕曲木也垂作耒耜以振民。

耒耜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

而爲之者曰犂鑱（本作鋺）曰犂壁斲木而爲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去聲）曰犂建曰犂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額）

饔 飧

周禮注小禮曰飧大禮曰饔又曰飧客始至之禮饔卽將幣之禮今之通訓曰朝饔夕飧飧如今驛舍下馬飯饔如今下馬宴客至必夕夕食未盛故曰夕飧享宴必以早爲敬而享宴必盛故曰朝饔然飧字從夕食今作飱訛矣。

倉廩

周禮倉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大祭祀則

共其接盛

注儲粟曰倉藏米曰廩。

釋名曰倉藏也藏穀物也廩矜也寶物可矜惜者投之其中也

韓詩外傳云楚莊王賑廩同食

管子云不務地利倉不盈。 鬴（釜）

冠

禮記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繢緌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綦組纓士

之弁冠也緇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垂緌五寸惰游之
冠也玄冠縞武不齒之服也

說文云冠首服弁冕之總名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白虎通曰冠者卷也所以卷持其髮

三禮圖云大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以爲冠冠之始也
今武冠則其遺象也

董巴漢輿服志曰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
聖人易之見鳥獸有冠角䫇胡之制遂作冠冕纓緌

後漢志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

杯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商之章甫者也委
貌以皂絹爲之皮弁以鹿皮爲之進賢冠古緇布冠
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
下至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

晉志緇布冠天子五梁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二
梁九品以上一梁　頫然

素

雜記紳以素鄭注曰素生帛也　古詩新人工織縑
故人工織素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釜　甑

詩傳云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又曰鬲釜屬

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

方言云釜自關而西或謂之釜或謂之鍑甑自關而
東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

孫炎曰關東謂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鉹

古史考云黃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就矣

合璧事類云甑所以炊飯之具古者甑實二鬴厚半
寸脣寸底七穿甗其無底者字從瓦二器陶者爲之

今以木後世之製也其于捧挈尤輕且便

韓詩外傳云舜甑盆無膻飯乎土簋啜乎土型

劉向曰食穀衣絲而非耕織械於船車服而安之而
非工匠食於釜甑須以生活而非陶冶皆不知本也

鬲立　甗托　鬵尋　餾留　鉹耻　腽淡

鐵

詩岐乃錢鎛

周禮段氏爲鎛器

家語云鑄劍戟爲農器

管子曰。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銚一鎌一鎒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

韓文李惟簡誌。益市耕牛鑄釤鉏斸。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 銚姚 鎌連 鎒耨 銍直 釤山 鉏鋤 斸竹

陶 冶

瓬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

周書曰。神農作陶。

呂氏春秋曰。夏桀之臣昆吾作陶。

黄帝之時有甯封人爲陶正。

周禮考工記云。搏埴之工陶旊有虞氏上陶。　又云。陶爲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鬲實五觳。厚半寸。脣寸。　又云。凡陶旊之事髻墾薜暴不入市。注髻薄也。墾傷也。如鋤墾之傷物也薜。破裂也。暴。爆起也。此皆器不中用者。　又云。攻金之工築氏執下齊冶氏執上齊。鳧氏爲鍾。㮚氏爲量。段氏爲鎛。桃氏爲劍。

尸子云。蚩尤造冶。

莊子云。大冶鑄金。

古史考曰。燧人氏鑄金作刃。鑄金即冶也。而周書亦謂神農作冶。

淮南子云。陶人埏埴也。其取之地而爲瓫盎。無離於地也。其已成器而破碎滲爛。後歸其故也。與其爲瓫盎無以異也。

旊倣 髻路 薜避 鍛段

四書名物考卷十六終

孟子

九河

疏九河在東北案爾雅云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

楊子巵言云朱子注孟子九河以簡與絜爲二非也簡絜本一水其一則河之經流也蔡沈注禹貢亦不以朱子之說爲然

爾雅疏李巡曰徒駭者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曰徒駭太史禹大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馬頰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胡蘇其水下流故曰胡蘇胡下也蘇流也簡大也河水深而大也絜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鉤盤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鬲津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孫炎曰徒駭禹疏九河用功雖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胡蘇水流多散胡蘇然其餘同李巡簡云徒駭今在成平東光縣今有胡蘇亭馬頰覆鬴鬲津鉤盤之名同李巡簡云許禹疏九河云復其故道名應先有不宜徒駭太史因禹立名

漢書溝洫志云成帝時河隄都尉許商上書曰古記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縣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駭其間相去二百餘里是知九河所在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其餘不復知也此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處則其餘六河太

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絜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

鄭玄云周時齊桓公塞之同爲一河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

穆天子傳云升于盟門九河之隥注尸子曰河出於盟門之上（盟一作孟）水經注穆天子傳曰北登盟門九河之隥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

春秋命曆序曰人皇九頭提羽蓋乘雲車出暘谷分九河

楚詞云與女游兮九河。

續停驂錄云河入中國古今異宜後世講河事者非一家總之文多實少故罕成跡惟有費財力費日月。以俟其自定而已禹貢曰浚川孟子曰水由地中行此二言者古今不可易之定理也後世之明于河事者亦有賈讓之三策亦有賈魯之三法若余闕所謂中原之地平曠夷衍無洞庭彭蠡以爲之匯故河嘗橫潰爲患斯言也尤爲要切似非諸家所及大抵河患有二曰決曰溢決生於不能達溢生於無所容從

潰者決之小也泛濫者溢之小也雖然決之害間見而溢之害頻歲有之被害尤大者則當其衝也是與河爭也其原蓋由於戰國非一日矣使賈魯之三法有成亦小補耳且當歲歲爲之其勞其費可勝言哉今欲治之非大棄數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豬漫波其次則濱河之處倣江南圩田之法多爲溝渠以容水然後濬其淤沙由之地中而後潤下之性必東之勢得矣。

柯九思序河源志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澤。出于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淩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西域稱阿耨達太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理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載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終莫能有究之者。逮世祖命臣都實置卽河源故昂霄得究其詳實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云。

濟

釋名云濟濟也言源出河北濟河而南也。

晉地道志曰濟自大伾入河與河水鬭南泆爲滎澤大明會典云濟河出王屋山至河南濟源縣二源合流其水或伏或見東出于陶丘北又東北會於汶今在汶上縣北一名大清河元人作金口壩傍有河卽黑風口西通濟流並入會通河。

漯

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縣。

汶

水經注曰汝水西出魯陽縣之大孟山

漢

周禮荊州其川江漢疏余水經山海經云漢水出隴氏道縣嶓冢山。初名漾水。東流至武都沮縣始入漢水東南至葭萌與羌水合至江夏安陸縣名沔水。故有漢沔之名周昭王溺于此又東至竟陵合滄浪之水屆原遇漁父之處又東過三澨水大別山入江

盛弘云荊藴玉以潤其區漢含珠而清其域。

揚雄蜀都賦云流漢湯湯驚浪雷奔望之天迴。即之雲昏水物殊品鱗介異族或藏蛟螭或隱璧玉

蔡邕賦云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東征

鄭玄云漢與江鬪轉東成澤

淮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

大明會典云自漢以來即有高家堰在淮安之東南

策時事廣云淮水發源桐柏環繞泗州東北趨清河縣而與黃河會。并流入海。前此未聞有淮患也惟通年海口沙壅河身泥結下流既塞洪波倒灌淮之高堰一築而淮益無所洩以故日積月累停蓄而

祖陵之患矣　祖陵係根本重地急挑濬而護玄宮。萬萬不可緩者然運道關京師之命脈。疏瀹係數郡之利病良亦非細事無兩利勢多掣肘大率治河之策當治下流下流一通則上流自安今日之河工淮黃並治其大較也先黃後淮其機宜也何者欲安

祖陵則不得不洩淮水欲洩淮水則不得不濬黃河下流以殺其奪淮之勢既令黃不奪淮。然後酌高堰

周家橋清口等處量加疏通則淮有所洩黃無所漲兩就下而兩不相侵兩家兼利之策計或無逾此矣

一云淮之壅爲　陵泗患也由于河身日高河之高爲淮壅也由於海口不濬則大導淮以出積壅分黃以縱淮水而又別濬海口以通黃流誠今日之急務而不容緩圖者爲今之計宜先將高良建壩。武墩建閘急濬周家橋等處以洩淮水。而黃家壩分黃之後亦漸次與舉此所謂標本並治　國家永賴計也

泗

地理志云泗出濟明乘氏縣又云出卞縣北

大明會典云泗河源出泗水縣陪尾山四泉並發西流至兖州府城東又南流經橫河與沂水合元時於兖州東門外五里金石作壩建閘遏泗之南趨 國朝因而修築夏秋水長則啓閘放使南流會沂水由堽里河出師家莊閘冬春水微則閉閘令由黒風口東經兖城入濟又南流會洸水至濟寧出天井閘

案時事臆云陵泗受患委因壅滯所致然淮之壅非盡由高堰所障以黄强倒灌淮口淤沙日積使淮不

能縱之而出耳若黄流既分清口淤沙盡闢則淮稍得由故道雖周橋等處建設閘壩等工似亦在可緩矣又何必以開高堰爲哉

一云若治泗水之標則又議開老子山北折而入之江者老子山爲禹所排淮泗注江之路則以禹之治淮泗者治之可也消又考昔之河惟恐其不南今之河惟恐其不北何也北高南下勢若建瓴則以黄冲淮勢如奔馬故有開張福隄口一百三十丈以疏淮流而淮水落二三尺者此往事之明驗也夫張福口居淮河北流與清口相對故知隄張福則水勢向南而淮病隄清口則水勢向北而淮不病爲今時計宜盡拆去張福隄而於清口造隄以東之亦一舉而兩利也 又聞禮臣建 祖陵修築之議謂 陵垣外隄之內橫爲四隄衝射 殿寢薄水者三大塘也而衝射尤非所宜故凡水浸處皆宜實之以土而實土之法一如掌平勿令空闊低窪以爲水壑大都後欲高而前稍下近 陵處欲高而近外隄處稍下即有雨水亦就下而無所積其外金水溝止準內溝之廣

狹俾氣翕聚而開溝之法亦宜屈曲而至閘口不令直射言南北二隄可盡拆卸隄岸須另用石砌一溝而砌溝之法深六七尺廣四五尺沿隄逶迤而繚遶庶内水可以消納而無浸潰之患至慮取土之難也

江

釋名云江者公也小水流入其中出物不私所公共也

風俗通云江者貢也爲其出珍物可貢獻也

河圖括地象云岷山之地上爲井絡乃江源也

荀子孔子曰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津也不方舟不避風不可以涉

水經云江出岷山其源若甕口在益州建寧湔江縣潛行地底數里至楚都遂廣十里名爲楚江初從爲與青衣水汶水合至洛縣與洛水合東北至巴郡與涪水漢水白水合東至長沙與灃水沅水湘水合至江夏與沔水合至潯陽分注九道曰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烏土江四嘉靡江五畎江六源江七菌州江八沙提江九廪江東會於彭澤經蕪湖名爲中江東北至南徐州今鎭江名爲北江而入海

郭璞江賦云咨五材之並用嘉水德之靈長惟岷山之導江初發源于濫觴聿經始于洛沫攏萬川于巴梁源三分于岷峽流九派乎潯陽甽畝

后稷

通典云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

稼　穡

疏云稼穡者說文曰種曰稼斂曰穡也

司徒

周禮地官司徒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應劭曰徒衆也司徒主人衆也

左傳郯子曰祝鳩氏司徒也注云祝鳩鵻也鵻鳩孝故爲司徒主教民

詩玄鳥箋契爲堯司徒有功封商錫其姓焉

說苑云堯之時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

司馬相如傳注張揖曰禹爲堯司空契爲堯司徒

張銑曰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班周禮六卿爰開地官之位。傷波尚泚

治任

揚升菴云壬担也字亦作任孟子治任將歸又負戴注云負任在背戴任在首曾子曰任重而道遠詩曰我任我輦淮南子曰任動而車鳴所謂任者皆指担也

秋陽

綦毋邃曰周之秋於夏爲盛陽也

鴃 一作鵙

趙註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後動者也

埤雅鵙伯勞也陳思王惡鳥論曰伯勞以五月鳴應

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賊害之鳥也其聲鶪鶪故以其音名云月令仲夏日鶪始鳴是也釋鳥云鵙鶪醜其飛也翪言其飛不能翱翔竦翅上下而已詩傳說文以爲猳欲足也今鵙鶪醜飛亦皆斂足腹下詩曰七月鳴鶪八月載績蓋倉庚知分鳴鶪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可蠶之候也陰氣至而鶪鳴可績之候也舊云鶪善制蛇鳴則蛇結類從曰鶪鳴在上蛇盤不動鵲鳴在上蜩又不行

鶪 貲猳宗

谷

爾雅云水注谿曰谷

老子曰谷得一以盈谷無以盈將恐竭

劉向別錄云方士傳言鄒衍在燕有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子吹律而溫氣至而穀生名曰黍谷

荊 舒

穀梁傳曰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

左傳楚大饑群舒叛之

帛

劉存事始曰昔先王未有麻絲後世聖人治絲麻以爲布帛

合璧事類云帛繒也織帛之總名素紈繒練縑之也縞又繒之精者然事宜各有不同焉

麻 緵 絲 絮

爾雅曰枲麻黂枲實黂子麻母

廣雅曰黂麻也

晉郭璞麻贊曰草皮之良莫貴於麻用無不給服無

不加至物在邇求之好遐

唐百官志云織染署麻三斤爲綟 又云織染著絲五兩爲絢

周禮典絲掌絲入而辨其物以其賈揭之注絲入謂九職之嬪婦所貢絲

慌氏湅絲以涚水漚其絲七日去地尺暴之晝暴諸日夜宿諸井七日七夜是謂水湅注涚水以灰湅水者漚之宿諸井懸井中

典枲掌布絲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

及獻功。又告功以其貫揭而藏之以待時頒。
白帖云。當既蠶之時。且微繭稅。及載績之日。爰成婦
功。
西京雜記云。公孫弘舉賢良國人鄒長倩贈以素絲
一襚。爲書以遺之曰。五絲爲䋼。倍䋼爲升。倍升爲緎。
倍緎爲紀。倍紀爲稯。倍稯爲襚。此自少之多。自微之
著也。
士緯云。絲俱生於蠶。爲縎則賤。爲錦則貴。
正部云。皎皎練絲。得藍則青。得丹則赤。得蘗則黃。得

泥則黑。
合璧事類云。絲。蠶所吐也。一蠶爲忽。十忽爲
絲。蠶。䋈成繭。二絲成絲綿。細絲亦曰縑。字亦作絖。絮
敝綿也。
纇務　紴利　絢獻　慌忙　湅東　𦃇蕭　緎域　稯宗
縺遂　繰播　絖纊

蓰
演繁露云。孟子或相倍蓰。古書罕有用蓰字者。史記
周本紀其罰倍徙。徐廣曰一作蓰。五倍曰蓰。孔安國
曰。倍百爲二鍰也。

學者章
匍匐
釋名曰。匍匐。小兒時也。匍猶捕也。藉索可執取之言
也。匐伏也。伏地行也。人雖長大。及其求事盡力之勤。
猶亦稱之。

貍
爾雅曰。貍子隸。今或呼貍爲狐貍
埤雅曰。貍從豸從里者。里人所居也。貍穴而薶焉。故
貍又通於薶字。

論衡曰。小盜。貍步鼠竊。貍之伺物。卑身而伏。以候敖
者。似貙而小。文彩班然。異於貓貉。故法言曰。辨人貍
別其文萃也。性善擬度。故大射以貍步張三侯。
異物志云。靈狸一體。自爲夫婦。故能媚人。
封禪書注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淮南子繆稱訓曰。今謂狐狸。則必不知狐。又不知狸
非未嘗見狐者。必未嘗見狸者。
玉策記曰。狐及狸狼。皆壽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爲
人形。

玄中記云，鉛錫之精爲狐狸。

鄭氏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擬度焉，其發必獲，是以量候道取象焉。詩曰取彼狐狸爲公子裘，言狐善疑，狸善擬，不可以有爲，故古者以爲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衣狸製是也。

合璧事類云，狐形似黄狗，鼻尖尾大，性多疑，審聽，捕之者多用罝，陶隱居云，江東無狐，出北方及益州，今江南亦時有，京洛尤多，狸似虎，班，亦有似猫班者，又一種香狸，微有麝氣，又一種似兎而短，多棲息高木，

候風吹之而過他木，謂之風狸，又一種面白而尾佀牛，故名玉面，又名牛尾，専食百菓，人多畜食之，或又言狸形似猫，其文有如連錢者，如虎紋者，肉味與狐不相遠，皆可作羹，腥貓肥矮，毛灰色，頭連脊毛一道黒，嘴尖尾短，闊蒸食之極美，貉形如小狐，毛黄褐色，皆狐之類。 貍異 貓猫 貍狸 腥郝

蠅

方言云，蠅東晉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

埤雅云，蠅好交，其前足有絞䋲之象，故䋲之爲字從蠅省，準生於準，䋲生於蠅，其義一也，亦好交，其後足播翅自扇。

論衡云，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汚，常在練色。

爾雅曰，蠅醜扇也，青蠅者，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蠅糞點玉是也。 又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

易林云，腐肉所在，青蠅集聚，辨别白黒，敗亂邦國。

東觀漢記，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四步，託騏驥之尾，得以絶群。

蚋

說文曰，秦晉謂之蜹，楚謂之蚊，蓋蜹喜亂飛，猶蚊而小，望之如霧，荀子所謂醯酸而蜹聚者也，因雨而生，與蚊實異，一名眘芮。 又云，齧人飛蟲，從虫氏聲，亦或從昬，以昬時出也，俗云蚊有昬市，蓋蠅成市於朝，蚊成市於暮，傳曰聚蟁成雷，謂其市之時也，蟁民蟲，蝱吐蟲，田牧者病焉，一曰蝱育，故謂之蝱。

緯略，東方朔蚊賦曰，長喙細身，晝伏夜飛，其屬蟨螘，爲掌所捫，臣朔恐懲，名之曰民，崔豹古今注云，河内

有人嘗見人馬滿地如黍米火燒皆作蚊蚋飛去因號蚊蚋爲黍民

潘子眞詩話載紫姑神蚊賦曰其來繽繽紛紛如烟如雲嘗聞之黍謂之蚋楚謂之民用方朔賦中字也

楊子或問貨殖曰蚊注蚊之取利雖小然而善撓令人通夕不寐故惟以此託況

蠦希　蟏神　蝨文　蚕紫　育荒

滕文公下

不見諸侯章

尺　尋

疏云十寸爲尺十丈爲尋

小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

公孫衍章

丈夫

霏雪錄云世稱丈夫者蓋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

白虎通云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

婦

白虎通云婦者服也以禮屈服

子夏云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

女

白虎通云女者如也從如人也

案左傳君子謂共姬女而不婦則女婦義别也

冠禮

士冠禮云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皆如冠主禮於阼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

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

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醮辭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

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

三醮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受福無疆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

爾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

冠義曰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為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為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見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后可以為人可以為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故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孔穎達疏云言適子必加冠於阼阼是主人接賓之處今適子冠於阼階所以著明代父之義也三加初加緇布冠次加皮弁冠三加爵弁冠彌漸而尊故云

三加彌尊又大夫無冠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是大夫雖冠用士禮若諸侯則有冠禮故左傳云公冠用祼享之禮行之金石之樂節之其加則四加而有玄冕也故大戴禮公冠四加也諸侯尚四加則天子亦當五加袞冕也

大戴禮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王曰達而勿多也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

大明會典云按冠禮天子止一加用袞冕太尉設纚太師受冕太子皇孫年十二或十五始冠天子自爲

主擇三公太常爲賓贊凡三加冠一祝醮成化間始定祝詞醮詞勅戒詞其諸王冠祝醮詞皆洪武間定下及官民莫不有禮

皇太子冠禮初加祝曰吉月令辰乃加元服懋敬是承永介景福再加祝曰冠禮申舉以成令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式三加祝曰章服咸加飾敬有虔永固遑圖於千萬年賓執爵詣席祝曰旨酒孔馨嘉薦載芳受天之福萬世其昌畢宣勅戒曰孝事君親友于兄弟親賢愛民居仁由義毋怠毋驕茂隆萬世

紒（介）考（滑　頂）

嫁

士冠禮云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

京房易載湯嫁妹之辭曰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下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義禮

釋名云男任也典任事也女如也婦人外成如人也三從之義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青徐州曰娪娪忤也始生時人意不喜忤忤然也

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爾行矣慎無爲善曰不爲善將爲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由弗爲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

四書名物考卷十七

孟子

周霄問章

贄

儀禮曰士相見之禮贄冬用雉夏用腒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注士贄用雉者取其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死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腒備腐臭也左頭頭陽也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注飾之以布謂裁縫

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麛執之如士相見之禮始見於君執贄下容而彌蹙庶人見於君不爲容進退走士大夫則奠贄再拜稽首君答一拜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贄曰寡君使某還贄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

春秋繁露曰凡執贄天子用暢公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鴈鴈乃有類于長者長者在民上必施然有先後之隨必俶然有行列之治故大夫以爲贄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號類死義者羔食於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贄玉有似君子內有瑕穢必見之於外故君子不隱其短不知則問不能則學取之玉也君子比之玉玉潤而不汚是仁而至淸也廉而不殺是義而不害也堅而不磨過而不濡視之如庸展之如石玉類備者故公侯以爲贄暢有似於聖人者純仁淳粹而有知之貴也擇於身者盡爲德音發於事者盡爲潤澤積美陽芬以通之天暢亦取百

香之心合之爲一而達其臭氣其淳粹無擇與聖人一也故天子以爲贄也觀贄之意可以見其事

說苑曰天子以鬯爲贄鬯者百（一作香）草之本也上暢於天下暢於地無所不暢故天子以鬯爲贄諸侯以圭爲贄圭者玉也薄而不撓廉而不劌有瑕於中必見於外故諸侯以玉爲贄卿以羔爲贄羔者羊也羊群而不黨故卿以爲贄大夫以鴈爲贄鴈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贄士以雉爲贄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故士以雉爲贄庶人以鶩爲贄鶩者

鶩鶩也。鶩鶩無他心，故庶人以鶩爲贄。贄者所以質
也

鄭玄曲禮注云：贄之言至也。當謂執之見人以表至
誠也。

禮書曰：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
無相瀆也。故貴至于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
子，相見不依贄不足以爲禮，贄而不稱德不足以爲
義。此玉帛禽鳥榛栗棗修之用所以不一也。儀禮士
於士無辭贄，有還贄，大夫于士無還贄，終辭贄，君於

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於嘗爲臣者
亦然。士贄授受於庭，貴者授受於堂，大夫士於君塔
於舅則奠贄，士嘗臣於大夫，亦奠贄，童子於所奠則
委贄。此禮之殺也。

白虎通曰：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
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
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燦不輕溺不重
公侯之德全。卿以羔者，取其羣不黨，卿職在盡忠率
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
職在奉命，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士以雉
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
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
以鴈，士以雉爲贄，庶人之贄匹，童子委贄而退，野外
軍中無贄，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匹謂鶩也。卿
大夫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
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
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右贄執麑，明
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

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
道也，故不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
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冬以雉，夏以
腒也。臣之事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
己之意，故有贄也。　麛 坑　麑 倪　匹 木

耕助

月令云：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謂以上辛郊祭天也 乃擇元辰，元辰蓋郊後吉辰也 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
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

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于太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

孔穎達疏云天子親載耒耜者謂天子所乘車上親載耕田之耒耜措之於參保介御之間者措置也保介車右也御者御車之人車右及御人皆是主參乘於時天子在左御者在中車右在右言置此耒器於參乘保介及御者之間然後帥三公九卿而往南郊躬耕藉田也

周語宣王即位不藉千畝虢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

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是故稷爲大官古者大史順時覛土陽癉憤盈土氣震發農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廟土乃脉發

先時九日大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烝土膏其動弗震弗渝脉其滿眚穀乃不殖

稷以告王曰史帥陽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祗祓監農不易

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大夫咸戒農用

先時五日瞽告有協風至王即齋宮百官御事各即其齋三日王乃淳濯饗醴

及期鬱人薦鬯犧人薦醴王祼鬯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

及藉后稷監之膳夫農正陳藉禮太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墢班三之庶人終于千畝其后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畢宰夫陳饗膳宰監之

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是日也瞽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藏之而時布之於農稷則徧戒百姓紀農協功曰陰陽分布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太保六之大師七之太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民用莫不震動恪恭於農修其疆畔日服其鎛不解於時財用不乏民用和同是時也王事唯農是務無有求利於其官以干農功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故

征則有威守則有財若是乃能媚於神而和於民矣則享祀時至而布施優裕也

漢舊儀云春始東耕於籍田官祠先農以一太牢

晉武帝太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躬耕籍田于東郊

隋制於國南十四里啓夏門外置地千畝爲壇行藉田之禮播殖九穀納于神倉以擬粢盛穰藁以飼犧牲

唐貞觀三年正月二十一日太宗親祭先農藉于千畝之甸開元二十三年二月親祀神農于東郊勾芒

配禮畢躬御耒耜于千畝之甸

大明會典云 嘉靖九年續定每歲仲春上戊祭社稷及先農弘治元年奏准順天府率兩縣官耆老謝恩之後引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著本等衣鞋各執農家器具朝見令其終畝耕畢人賜布一疋

嘉靖九年令以藉田舊地六頃三十五畝餘撥與壇丁耕種 頗 娜 農 農

粢盛

周禮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以供粢盛

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 黍稷稻粱麥苽 太祝五曰齍號 曲禮曰稷曰明粢盛曰薌萁粱曰薌合粢曰嘉蔬 禮書曰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周禮或言齍或言盛或言齍盛太宗伯奉玉齍小宗伯辨六齍逆齍太祝齍號之類此言齍而不及盛也閭師不耕者無盛廩人共接盛饎人共盛之類此言盛而不及齍也甸師共齍盛舂人共齍盛之米小宗伯表粢盛此兼言齍盛也其言各有所當非苟異耳齍盛共之以甸師舂之以舂人饎之以饎人實之以舍人

奉之以太宗伯逆之以小宗伯然後立之以表而六宮之人共奉之鄭氏曰表爲徽識蓋各書其號以辨異之也九嬪贊王齍者玉敦也太宗伯奉玉齍者玉與齍也廩人之接盛施於大祭祀而已接猶曾子問接祭之接也鄭氏改以爲扱非是 扱 祭

蠶

博物志云蚕陽物也惡水濕

癸辛雜志云世傳蚕乃馬化故蛻殼時頭如馬今人祭馬頭娘即其神也

又云。蚕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令人以鹽水沃其種。謂之淹蚕。其蚕爲上。不淹者名火蚕。其蚕次之。

又云。紅蚕緣於枯桑。其繭不黃。蓋蚕足于葉。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蚕已老。則紅。故謂之紅蚕。以繭自衣。亦謂之室。

淮南子云。蚕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

韻會云。養蚕者欲其溫早成。爲密室蓄之。腐刑人畏風入密室乃全。故呼蚕漢書曰下蚕室是也。

通志略曰。周制仲春天官內宰詔后帥外內命婦始

蠶于北郊。以爲祭服。天子諸侯必有公桑。漢皇后蠶於東郊。後漢皇后四月帥公卿列侯夫人蠶。祠先蚕以少牢。魏文帝黃初七年。皇后蠶于北郊。依周典也。晉武帝太康六年。蠶於西郊。與籍田對。隋置先蠶壇於宮北三里。季春上巳。皇后服鞠衣。乘重翟。率三夫人九嬪內外命婦。以一太牢祭先蠶於壇上。用一獻禮。唐世皇后並有事於先蠶。其儀備開元禮。

淮南王蠶經云。黃帝元妃西陵氏始蠶。蓋黃帝制作衣裳。因此始也。

又云。周禮忌原蠶。歲再登。非不利也。然王者法禁之。謂其殘桑也。然則夏蠶最不宜多育。

牲殺　器皿　衣服

禮記云。循行犧牲。視全具。按芻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大小。視長短。皆中度。

左傳云。奉牲以告曰。牲拴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

周禮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毛六牲。辨其名物而頒之于五官。使其奉之。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

六宮之人共奉之。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注。六牲。牛馬羊犬豕雞也。毛。擇其毛色也。五官。謂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各有所主牲也。六齍。黍稷稻粱麥苽也。六宮。謂嬪御之屬。職當供粢盛也。六彝。雞鳥斝黃虎蜼之彝。所以盛鬱鬯以待祼將也。六尊。犧象壺著大山之尊。所以待祭祀賓客也。辨其名物者。名既不同。所用亦異也。

肆師之職。掌立國祀之禮。以佐大宗伯。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以歲時序其祭

祀。及其祈珥。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凡祭祀之卜日宿爲期。詔相其禮。眡滌濯亦如之。祭之日。表齍盛告潔。展器陳告備。注求福曰祈。止災曰弭。色之純者爲犧。牲之全者爲牷。展省閱也。省閱可共祭祀者。頒于職人以待用也。卜祭日之吉凶。則前夕爲期。重其事也。盛六粢於簠簋。必表而識之。乃告潔。准陳祭器於堂東。必展而眡之。乃告備具矣。

禮記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境。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也。

周禮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辨其名物與其用事。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享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注云名物。謂冕弁衰服之名。用事。謂祭祀朝覲之事。大裘無章。元冠無旒。祀天與帝用之。尚質也。享先王則袞。冕。謂袞衣而冕十二旒。其服自龍而下。衣五章。裳四章。享先公享射則鷩冕。謂鷩衣而冕九旒。其服自華蟲而下。衣三章。裳四章。祀四望山川則毳冕。謂毳衣而冕七旒。其服自宗彝而下。衣三章。裳二章。祭社稷五祀則希冕。謂絺衣而冕五旒。其服自粉米而下。衣一章。裳二章。祭羣小祀則玄衣而冕三旒。其服衣無文。裳則黻而已。

室家

家語魯哀問於孔子。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則可以生民矣。聞禮男三十而有室。女二十而有夫。豈不晚哉。孔子曰。夫禮言其極。亦不是過。男子二十而冠。有爲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

於此以往。則自昏矣。

尚書大傳曰。孔子云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通於織紝紡績之事。黼黻文章之美。不若是。則上無以孝於舅姑。而下無以事夫養子。

穀梁傳曰。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娶。

尹更始云男子三十而娶。女子十五許嫁笄。二十而嫁。

媒妁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

月日名爲。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中春之月令
會男女、
禮記子云。夫禮坊民之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
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
無別也。
風俗通曰。周禮媒氏。因三十之男。二十之女。氷泮鳴
鴈。於是乎合
國策云。周地賤媒。爲其兩譽也。之男家曰女美。之女
家曰男美。然而周之俗不自爲取妻。且夫處女無媒。

老且不嫁。舍媒而自衒。敝而不售。順而無敗。售而不
敝者。唯媒而已矣。
彭更問章
梓
考工記梓人爲筍簴。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臝者。
羽者。鱗者。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臝者羽者鱗
者以爲筍簴。外骨内骨。卻行仄行。連行紆行。以脰鳴
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
者。謂小蟲之屬。以爲雕琢。

梓人爲飲器。勺一升。爵一升。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
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凡試梓飲器。鄉衡而實不
盡。梓人罪之。注。鄉衡而實不盡。謂平爵鄉口而酒不
盡。是梓人制器之不善也。故梓師治其罪。
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上兩个
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張
獸侯。則王以息燕。祭侯之禮。以酒脯醢。其辭曰。惟若
寧侯。毋或若女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女。強

飲強食。詒女曾孫。諸侯百福。　脰豆　女汝　縜云
匠
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置槷以縣。眡以景。爲規
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
極星。以正朝夕。
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
左祖右社。面朝後市。市朝一夫。
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門阿之制以爲都城

之制宮隅之制以爲諸侯之城制環涂以爲諸侯經
涂。野涂以爲都經涂。

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
尺謂之甽。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
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
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
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　甽 涂 涂

輪

考工記輪人爲輪。斬三材必以其時。三材既具巧者
名物考　大卷十八　十五
和之。轂也者以爲利轉也。輻也者以爲直指也。牙也
者以爲固抱也。輪敝三材不失職。謂之完。望而眡其
輪。欲其幎爾而下迆也。進而眡之。欲其微至也。無所
取之。取諸圜也。望其輻。欲其揱爾而纖也。進而眡之。
欲其肉稱也。無所取之。取諸易直也。望其轂。欲其眼
也。進而眡之。欲其幬之廉也。無所取之。取諸急也。眡
其綆。欲其蚤之正也。察其菑蚤不齵。則輪雖敝不匡。
是故規之以眡其圜也。萬之以眡其匡也。縣之以眡
其輻之直也。水之以眡其平沈之均也。量其藪以黍。
以眡其同也。權之以眡其輕重之侔也。故可規可萬。
可水可縣可量可權也。謂之國工。

輪人爲蓋。達常圍三寸。桯圍倍之六寸。信其桯圍以
爲部廣。部廣六寸。部長二尺。桯長倍之四尺者二十
分寸之一謂之枚。部尊一枚。弓鑿廣四枚。鑿上二枚。
鑿深一寸有半。下直二枚。鑿端一枚。
弓長六尺謂之庇軹。五尺謂之庇輪。四尺謂之庇軫。
三分弓長而揉其一。三分其股圍。去一以爲蚤圍。三
分弓長。以其一爲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
名物考　大卷十八　十六
卑。則吐水疾而霤遠。蓋已崇。則難爲門也。蓋已卑是
蔽目也。是故蓋崇十尺。良蓋弗冒弗紘。殷畝而馳不
隊。謂之國工。　幎 眡 揱 鬸 萬 矩

輿

考工記輿人爲車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謂之參稱。
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
揉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隧之半爲之較
崇。六分其廣。以一爲之軫圍。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
圍。參分式圍。去一以爲較圍。參分較圍。去一以爲軹

圜。叄分軹圍去一以爲轛圍。圜者中規。方者中矩。立者中縣。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繼者如附焉。凡居材。大與小無并。大倚小則摧。引之則絕。棧車欲弇。飾車欲侈。　轛兌

瓦

物原云。伏羲始以茨覆屋。禹作土墼石甃。桀臣昆吾作甎瓦。舜作墻。周公作壁。

古史云。夏昆吾氏作瓦。烏曹氏作磚。　墼及甎遺

宋小國亳

亳

水經注闞駰曰。亳湯都在河南偃師城西。皇甫謐以爲失實。湯地七十里。葛又伯耳。封域有限。而寧陵去偃師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爲之耕。今梁國有三亳。南亳在穀熟。北亳在蒙。非偃師也。

括地志云。宋州穀熟縣西南亳故城。即湯都也。

大明一統志云。亳城在歸德州。

匪厥玄黃

篚孔安國傳云。以筐篚盛其絲帛也。禮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又云。必入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地謂之黃。武王能華殷之否而泰之。是能如天地之覆載以養民者也。

禮書曰。儀禮盥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饌者所而已。篚之爲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菜。可以代肵俎。可以實黍稷。肆師大朝覲佐儐共設篚罋之篚之實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于罋。簋實實于篚。

而篚者。筐類也。其用以實簋實宜矣。鄭氏曰。篚其筐字之誤歟。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笭。說文曰。篚如竹篋。篋有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肵新

謂蔽不勝章

莊嶽

大明一統志云。青州府有莊嶽里。

不爲臣不見章

脅肩

揚雄傳云。翕肩蹈背。師古曰。翕。斂也。

吳王傳云。脇肩絫足。師古曰。脇翕也。謂歛之也。

畦

說文曰。畦。菜畦也。

老圃賦曰。灌濯我畦。

外人皆稱章

辯

中論曰。俗士之所謂辯者。非辯也。非辯而謂之辯者。蓋聞辯之名。而不知辯之實。故目之妄也。俗之所謂辯者。利口者也。彼利口者。苟美其聲氣。繁其辭令。如

激風之至。如暴雨之集。不論是非之性。不識曲直之理。期於不窮。務於必勝。以故淺識而好奇者。見其如此也。固以爲辯。不知木訥而達道者。雖口屈而心不服也。夫辯者。求服人心也。非屈人口也。故辯之爲言別也。爲其善分別事類而明處之也。非謂言辭切給而以凌蓋人也。

蛇

爾雅云。蛇屬紆行。

埤雅云。蛇盤向壬。　又云蛇以眼聽。　又云蛇曉方藥。鴆曉禁呪。

內典云。辨蛇雌雄。以細軟物停蓋上。其蹤撓者。當知是雄。住不動者。當知是雌。如雜寶藏經律云。白蚖試蛇。去住不同也。

合璧事類云。案本草山海經爾雅等書。蛇腹行。有所謂蝮。有所謂虺。有所謂帶。有所謂蟒。有所謂螣蛇。螣蛇龍類。能興雲霧。蟒蛇中最大者。故曰蟒。玉帶小蛇也。虺與蝮又自異種。今一種形亦類於蛇。浮游水上不傷人。其名曰蛇婆。　蚖 跃

菹

疏云。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菹。

沛澤

風俗通曰。沛者。草木之蔽茂。禽獸之所蔽匿也。水草交厝。名之爲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

說原曰。沛者。蓋地上水。少於山上。置閘蓄水。遇閘灌田。取沛然之義。

左氏傳齊景田於沛。招虞人以弓。

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

傳曰送逸禽之超大沛。

奄

疏案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裴駰亦引而證史記云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國又叛成王東伐淮夷遂滅奄而徙其君五月自奄還至鎬京。

路史注伏書周公三年踐奄奄君勸祿父叛世皆以爲豨奄然與祿父封相遠或此是。

犀

爾雅云犀狀如牛頭似豕二角一在額上爲兕犀牡犀也一在鼻上差小爲胡帽犀牝犀也。

埤雅曰犀性絕躁似豕下管三毛有鴆處必有之形似水牛大腹卑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卽食角也小而不橢好食棘亦有一角者前足直常倚木而息木仆則不能起異物志云犀體兼五種肉又曰犀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噉莖葉也舊說犀之通天者惡影常飲濁水重霧厚露之夜不濡其裏白星徹端世云犀望星而入角卽此也可以破水駭鷄其次角理復有正插倒插正插者角腰以上通倒插者角腰以下通亦曰尖花小而根花大謂之倒插　又云犀有特神者角有光耀白日視之如角夜暗之中理皆粹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異置之草野飛鳥走獸過皆驚

交州記曰犀有二角鼻上角長額上角短或曰三角者水犀也二角者山犀也在頂者謂之頂犀在鼻者謂之鼻犀犀有四輩其紋或如黍椹或如狗鼻者上

黔犀無紋螺犀紋旋犢犀紋細牯犀紋大而匀周官函人爲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犀革差劣於兕故兕甲六屬減一犀甲七屬增一也　又云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

抱朴子云通天犀有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群雞中雞欲往啄米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刻爲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爲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以其角爲叉導者湯煮毒藥以此叉導攪之皆生白沫無復毒物則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

能殺毒者。為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歲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解。

南越志云海中出離水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

酉陽雜俎云犀牛一名奴角。

嶺表錄異記番禺有墮羅犀。犀中最大。辟塵犀為婦人簪梳。塵埃不着髮。

物類相感志云。簪角犀。絕域之寶。人語物鳴。其角內則響應之。唐文宗朝得吳元濟女伎進白玉方響一

架犀槌是也。又同昌公主有蠲忿犀珠。狀如彈丸。入土不爛。帶之令人蠲去忿怒。

林邑國記云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鴆欲 犗晏 犉自 牿古

象

春秋運斗樞云。搖光之星散而為象。

山海經曰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

交州記云象南越大獸。長鼻。牙望前如後。三年一乳。肉兼十牛。命在其鼻。其所食物皆以鼻取之。蓋獸之象以鼻致用而不以口。天之象以氣致用而不以言。故天之象與獸之象同字。且今服馴巨象。以小斧亦斵之。其金瘡見星月即合。又若與番象冥應。其理抑有不可推者。傳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沒。體具十二肉。唯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肉。假令正月建寅。即膽在其虎。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左。夏在前右。秋在後左。冬在後右。其牙生花。必因雷聲。

異錄地理經云。九真郡多象。日南亦饒之。

北戶錄云。凡象白者西天有之。又佉衛陀國有青象。皆中夏所無也。

嶺表錄異云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楚越之間象皆青黑。唯西方拂林大食國即多白象。雲南豪族各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蠻王宴漢使。樂作。優倡引入象以金羈絡首。錦繡垂身。隨拍騰踏。皆合節奏。

朝野僉載云安南有象。能知人之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嗅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

丈以牙接之。應時碎矣。
異物志云象之爲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豕鼻爲口役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重致遠形如丘徙

宸宇記象被傷則群黨相扶。將去則向南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

天中記云象之大者曰豫

法何喻經云佛問象師調象之法有幾。答曰有三。何謂爲三。一者剛鉤鉤口著其鞦韅二者減食常令饑

瘦三者捶杖加其楚痛由鐵鉤鉤口故以制強口。由不與食飲故以制身獷由加捶杖故以服其心

宋史劉珙傳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于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於遠夷野獸豈仁聖之所爲哉。

春秋

初學記云春秋者杜預序魯史記之名也釋名云言春秋冬夏終以成歲舉秋則冬夏可知也昔孔子約魯史以修春秋書有褒貶不可以書見口授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夫子所言而作傳。今左氏傳是也初孔子授春秋於卜商。又授之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又各爲之傳則今公羊穀梁二傳是也。

感精符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

春秋孔演圖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陽豫之卦

孝經鉤命決云孔子在庶德無所施功無所就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

玉海云春秋孔子約史記而修之也。天有四時。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故錯舉之苞十二月而爲名也。

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周室既微載籍殘缺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歷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

人當世君臣有威權執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
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及末世口說流行故
有公羊穀梁鄒夾四傳公穀立於學官鄒氏無師夾
氏未有書

陳仲子章

於陵

路史云晉大傳故宜生生於陵氏今淄之長山

李

埤雅素問曰李韭皆酸李東方之果也其字從木從

子性難老雖將枯子亦不細其品處桃上故果屬有
六桃最爲下

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李

傅玄李賦曰潛實內結豐彩外盈翠質未變形隨運
成

承平舊纂云蕭瑀陳叔達相與論李有九標謂香雅
細淡紫窓宜月夜宜綠鬢泛酒無異色皆實事

螬

爾雅曰蟦螬大者如足大指以背行乃駛於脚宜室
志齊人曹氏子乃蠐螬

造化權輿云蛇豸腹寅蟦螬背行今俗謂之蠐螬
方言曰蟦螬謂之蠀自關而東謂之蝤蠀舊云蠐螬
化爲復育復育轉而爲蟬蓋蟬之去復育猶之解甲
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

通志畧云蠐螬乃土中大白蟲也

三教珠英曰蒿成蠐螬　駛史　蠀恣　蟦肥　蝤酋

巨擘

野老記聞云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曲蟮擘

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爲巨擘者
即蚯蚓之大者蓋先嘗謂蚓而後充其操注以爲大
蛣非也　蛣吉

蚓

埤雅月令云蚯蚓結言蚯蚓穴居首陽下嚮陽動則
穴而上首故其身結而屈也傳曰魚無耳蟬無口蛇
無足蚓無肋舊說蚯蚓土精無心之蟲與阜螽交有
一種白頸是其老者也

淮南子曰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無心不息

考工記注云。蚯蟥却行。蟥土精也。其爲物引而後伸。

蟓善緣蚓善引。

郭璞贊云。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于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

蟬史云。夏月夜鳴於草底。與阜螽同穴爲雌雄。阜螽即蚱蜢也。

物類相感志云。阜螽如蝗虫。江東人呼爲蚱蜢。與蚯蚓雖異類而爲雌雄。蚯蚓鳴則阜螽跳躍。五月五日伺其偶合收而佩之。令人相愛。

東方虬蚯蚓賦云。有微蟲之稟質。應甲子而滋生。雨欲垂而乃見。暑既至而先鳴。乍逶迤而鱗屈。或宛轉而蛇行。上食塵埃。下飲淵泉。應軒轅土德之王。入蔡邕勸學之篇。 能 耐 蟓 緣

辟纑

疏釋名云。辟。分辟也。纑。布纑也。

鵞

爾雅注云。鵞一名家雁。一名爲鵝。江東人謂之鳴。

埤雅云。鵞伏隨日。鴨伏 月。 又云。鵞頭如[illegible]如瘤。今鵞江東呼䳘。長脰善鳴。又善轉旋其項。古之學書者。法以動腕。羲之好鵞者以此。亦取其自然而有行列。故聘禮曰出如舒鴈。古者兵有鵝鸛之陳也

又云。鵞飛則蜮沉。鵙鳴則蛇結。

禽經云。鵝見異類差翅鳴。雞見同類附翅鳴。

物類相感志云。漢武帝得喜日鵝於池苑中。其鵝至日出時則自斷翅而舞。一名舞鵝

蘇轍咏鵝詩。江淹承帝寵。李愬亂軍聲。

唐李愬入蔡州。夜半至懸弧城。城傍皆鵝鶩池。愬令擊以亂軍聲。

齊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啖盡鵝炙。飲酒數斗。草詔亦能辦

晉覩劉毅以子鵝之炙。開隙于庾悅。田仲以生鵝之饋。擢感于其兄。南史稱引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則仲之清節。有足風矣 鴐 哥 鳴 哥

四書名物考卷十八終

四書名物考卷十九

孟子

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

六律　五音

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之以五聲宮商角徵羽。皆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注以合陰陽之聲者聲之陰陽各有合

黃鍾子之氣也。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

大呂丑之氣也。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

大簇寅之氣也。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

應鍾亥之氣也。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

姑洗辰之氣也。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

南呂酉之氣也。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

蕤賓午之氣也。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

林鍾未之氣也。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

夷則申之氣也。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

中呂巳之氣也。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

無射戌之氣也。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

夾鍾卯之氣也。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周禮鄭玄注六律合陽聲者也。六呂合陰聲者也。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焉。賈公彥疏據律歷志而言。子午巳東爲上生。子午巳西爲下生。上生爲陽陽主息。故三分益一。下生爲陰陰主減。故三

分去一。　又云黃鍾爲天統。律長九寸。林鍾爲地統律長六寸。大簇爲人統。律長八寸。又云十二管相生皆八八。上生下生盡於中呂。陰陽生於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爲伍。蓋象八風也。

賈太傅曰。聲音之道。以六爲首。以陰陽之節爲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爲陰陽各六月。是以聲音之器十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以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内合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

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

續漢志注。月令章句。蔡邕曰。律。率也。聲之管也。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載口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主十二月之聲。鍾難分別。乃截竹爲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長短爲制。

律歷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爲律。陰六爲呂。黃帝之所

作也。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竅厚均者。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爲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凰之鳴。其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爲律本黃鍾。

黃者。鍾之色也。鍾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有形有色。色上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六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始於子。在十一月。

大呂。呂。旅也。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芽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

太蔟。蔟。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

夾鍾。言陰氣夾助太蔟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

姑洗。洗。潔也。言陽氣洗物辜潔之也。彼注云辜必也位於辰。在三月。

仲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

蕤賓。繼也。賓。道也。言陽氣始道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

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茂盛也。位於未。在六月。

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位也。位於申。在七月。

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

無射。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

復始無厭巳也。位於戌在九月。
應鍾。言陰氣應無射該藏萬物而雜陽閡種也。彼注
云。外閉曰閡。位於亥在十月。
居業錄云。黃鍾之律。容秬黍一千二百。是聖人先以
聲定律之管。後以秬黍積之。知其然。然程子謂止有
秬黍彼時適當此數。故以定律。管非律由秬黍制也。
律歷志曰。商之爲言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角觸也。
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宮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
生爲四聲綱也。徵祉也。物盛大而蕃祉也。羽宇也。物

聚宇而覆之也。夫聲者中於宮。觸於角。祉於徵。章於
商。宇於羽。故四聲爲宮紀也。聲之淸濁。凡有五品。自
然之理也。聖人配於五方。宮居其中。商角徵羽分配
四方。四時之物。春生夏長秋成冬聚。取其事而爲之
名也。志又云。五聲之本。生黃鍾之律九寸爲宮。或益
或損以定商角徵羽。九六相生。陰陽之應也。
傳疑錄云。旋相爲宮之法。每律皆可以起宮。如黃鍾
爲宮。則大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皆
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得之。餘律皆然。宮者君主之
義。十二管更迭爲主。自黃鍾始。當其爲宮。五聲皆備。
黃鍾第一宮。下生林鍾爲徵。上生大蔟爲商。下生南
呂爲羽。上生姑洗爲角。餘倣此。
林鍾第二宮。　太蔟三。　南呂四。　姑洗五。　應鍾
六。　蕤賓七。　大呂八。　夷則九。　夾鍾十。　無射
十一。　仲呂十二。
三分損益之法。凡陽律。三分其數而損一分以下生
陰。凡陰律。三分其數而益一分以上生陽。如林鍾未。
至應鍾亥。皆在子午以東。故謂之下生。大呂丑至蕤

賓午。皆在子午以西。故謂之上生。一說數多者上生。
少者下生。
黃鍾三分之。得二十七數。凡三損去一分。得五十四
數。是爲下生林鍾爲徵。　三分林鍾一十八數。凡三
益一分。得七十二數。是爲上生大蔟爲商。　三分大
蔟二十四數。凡三損去一分。得四十八數。是爲下生
南呂爲羽。　三分南呂十六數。凡三益一分。得六十
四數。是爲上生姑洗爲角。　三分姑洗二十一數。此
三零一數不行

隔八相生之法。如子爲黄鍾之宮。歷丑寅卯辰巳午至未爲林鍾之徵。餘以類推。又如黄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以南呂六爲妻。隔八而生子。則林鍾生太簇。夷則生夾鍾之類。故曰律娶妻而呂生子也。

五聲宮土商金角木徵火羽水　黄鍾爲宮八十一濁君役子　太簇爲商七十二。次濁臣。參寅。　姑洗爲角六十四。次濁民。夾辰　林鍾爲徵五十四。次清事。遯未。　南呂爲羽四十八。清物。觀酉。數之多少。聲之尊卑分。焉宮最大而沈濁。羽最細而輕清。商之大次宮。徵之細次羽。角居四者之中。

規矩準繩

前漢書律歷志云。權與物均而生衡。衡生規。規圜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爲五則。規者所以規圜器械。令得其類也。矩者所以矩方器械。令不失其形也。規矩相須。陰陽位序。圜方乃成。準者所以揆平取正也。繩者上下端直。經緯四通也。準繩連體。衡權合德。百工繇焉以定法式。

不仁者章

孺子

釋名曰。兒始能行曰孺。孺。濡也。言濡弱也

滄浪

荊州圖經曰。武當縣西北有滄浪州。長四里。廣十三里。禹貢稱漢水東爲滄浪水。疑此州是也。

永初山川記曰。漢水古爲滄浪。即漁父所云滄浪之水。今滄浪水合流出鐔城北界山北。蓋後人名之非古滄浪也。

大明一統志滄浪淵在今嶧縣北即濯纓處也。

桀紂之失章

獺

說文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猵屬也。

淮南子云。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

埤雅云。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膚如伏翼。水居食魚。獺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而弗食。世謂之祭魚。　又云養池魚者不畜獺。

俗傳獺祭魚。將魚羅列於前。取黄頰魚一枚。以爪撥其頭作聲。如人之有祝也。故俗呼黄頰魚爲魚師。

祭畢。獺食諸魚而縱魚歸於水。
蟬史云。獺又能捕鳥。乘見鳧鷺羣在。則仰臥於水。離水面尺許吐沫引之。鳥見沫浮。羣飛啄之。獺乃以四足抱鳥。如烏賊之擒魚也。獺所一月一葉。十二月十二葉。其間又有退葉。
合璧事類云。獺形類犬。頭如馬。身如蝙蝠。食魚居水中。出水亦不死。能伏於大木上。世謂之木獺。海獺差大。着水不濡。
齊諧記。魏明帝遊洛水。水中白獺可愛。見之輒去。欲

玩之。終不可得。侍中徐景山曰。臣聞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用以此候之。乃畫板作兩鯔魚懸岸。於是羣獺競赴。盡獲之。彌篇 獨平

爵

春秋運斗樞曰。瑤光星散爲雀。註。雀一名嘉賓。言棲宿人家。如賓客。許高註云。賓雀者。老雀也。棲宿人家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
禮曰。季秋雀入水化爲蛤。
說文曰。雀依人小鳥也。

風土記云。六月東南颸風。海魚化爲黃雀。雀目多昏。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雀昏
古今注云。雀性多淫泆。故一升曰爵。所以戒荒淫之飲。
家語云。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雀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愼所從
戰國策云。莊辛謂楚王曰。夫雀俯啄白粒。仰栖茂樹。與人無爭。自以爲無患。不知王孫公子。左挾彈。右攝

丸。以加其頸。晝栖茂樹。夕調酸鹹矣。
廣志云。安息國大雀。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卵如甕。

鷂

爾雅曰。晨風鸇也。郭璞註曰。鷂屬
列子曰。鷂化爲鸇。鸇化爲布穀。布穀爲鷂公。鷂公爲鸇。鸇一名晨風。
陸佃曰。鸇似鷂。黃色。燕頷句喙。嚮風搖翅。因風飛急擊鳩鴿燕雀食之

通志略曰似鷄而小青黄色燕頷。

艾

埤雅曰艾一名炙草可以療疾。又曰燕蒋惡艾。字說曰艾可乂疾久而彌善故爾雅曰艾長也歷也變以乂災爲名艾以乂疾爲義皆以所歷長所閲衆故也醫用艾灸一灼謂之一壯者以壯人爲法其言若干壯謂壯人當依此數老幼羸弱量力減之。

圖經三月三日五月五日採葉暴乾經陳久方可用。

荆楚歲時記端午民踏百草採艾以爲人懸之戸上

禳毒氣又宗士炳之孫常以端午日雞未鳴時採似人者縛用灸有驗。

緯略楚辭觿蕭艾於重笥謂蘭芷之不香又曰扈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而不可佩又曰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謂此蕭艾其意有所寓矣孔璐之艾賦乃云眞性與邪蘊迭御芳烟與苦蘭競薰是以艾正而蕭蘭妖而珍蕭與騷相反其亦不爲無意也 夋 艴

伯夷辟紂章

養老

王制正義皇氏云人君養老有四一養老更二子孫死難養其父祖三養致仕之老四養庶人之老。

三禮義宗循氏中賢者及朝之致仕者養之若朝之賢者但養於太學不養於鄉若民中賢者則由鄉而進先養於鄉然後養於學凡一年之中養國老有四皆用天子視學之時一年之內視學有四故養老之法亦有四皆用視學之明日

禮書曰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

而兼用之而服玄衣蓋虞氏以燕則以恩勝禮夏后氏以饗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修而兼用之周官外饔言饗耆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葦言飲射而繼之以祈黄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大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

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鯁在前祝饐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已蔡

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
又曰。漢文武具爲養老令。年八十以上賜米絮帛酒
肉。東漢明帝賜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賜天下三
老酒肉人四十斤。
大明會典云。國初養老令。貧者給米肉。富者賜爵。惟
及於編民。天順以後。始令致仕官七十以上者皆得
給酒肉布帛。或進階。其大臣八十九十者。特賜存
問。蓋古者尊高年養國老之遺意。
求也爲季氏宰

辟草萊
商子墾令篇云。祿厚而稅多。食口衆者。敗農者也。則
以其食口之數。賦而重使之。則辟淫游食之民無所
于食。民無所于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使商無得
糴。農無得糶。農無得糶。則窳惰之農勉疾。商不得糴
則多歲不加樂。多歲不加樂。則饑歲無裕利。無裕利
則商怯。商怯則欲農。窳惰之農勉疾。商欲農。則草必
墾矣。聲服無通于百縣。則民行作不顧。休居不聽。休
居不聽。則氣不淫。行作不顧。則意必一。意一而氣不
淫。則草必墾矣。廢逆旅。則姦僞躁心私交疑農之民
不行。逆旅之民無以食。則必農。農則草必墾矣。壹山
澤。則惡農慢惰倍欲之民無所于食。無所于食則必
農。農則草必墾矣。重刑而連其罪。則褊急之民不鬬。
很剛之民不訟。怠惰之民不游。費資之民不作。巧諛
惡心之民無變也。五民者不生于境內。則草必墾矣。
重關市之賦。則農惡商。商有疑惰之心。農惡商。商疑
惰。則草必墾矣。
任土地

算地篇云。凡世主之患。用兵者不量力。治草萊者不
度地。故有地狹而民衆者。民勝其地。地廣而民少者
地勝其民。民勝其地。務開地。地勝其民者。事來民。去
棄天物。遂民淫者。世主之務過也。而上下事之。故民
衆而兵弱。地大而力小。故爲國任地者。山林居什一。
藪澤居什一。谿谷流水居什一。都邑蹊道居什一。此
四者先王之正律也。故爲國分田數小畝五百。足待
一役。此地不任也。方土百里。出戰卒萬人者。數小也。
此其墾田足以食其民。都邑遂路足以處其民。山林

儲蓄足以供其利。藪澤隄防足以畜其利、故兵出糧給而財有餘。兵休民作而畜積長足、此所謂任地待役之律也。夫治國者能盡地力而致民死者、名與利並。

存乎人者章

眸子

靈樞經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目者、榮衛魂魄之所

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是故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

釋名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

新書曰、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以在人者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毳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觀之、目足以明道德之潤澤矣。

論衡曰、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則眸子瞭、瞭者文瞭也。人心慧而目多采

人物志云、徵神見貌、則情發於目、故仁目之精、愨然以端、勇膽之精、曄然以彊。

劉炳注、目為心候、故應心而發。

孫卿子云、堯舜參眸子。

春秋孔演圖曰、蒼頡四目、是謂並明、大舜重瞳子、是謂重明。

楊雄謂目瞳子曰清盧

譚子化書云、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

怒、細視、佞、遠視、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男女授受章

豺狼

埤雅云、豺似狗而長尾、白頰高前廣後、其色黃。季秋取獸四面陳之以祀其先世、謂之豺祭獸、故先王候之以田。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千。狼大如狗、青色、作聲諸竅皆沸。蓋今訓狐鳴則亦後竅應之。豺與狼皆獸之有才智者、故豺從才、狼從良

里語曰。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嚮。獸之所在也。

毛詩疏云。狼能小兒啼聲以誘人。其猛捷者。人不能制。其脂可以煎和。其皮可以爲裘。

野史云。狼起所遊戲多藉草。草皆穢亂。故曰狼藉。

酉陽雜俎云。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足絶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稱狼狽。

物類相感志云。狼貪殘之獸也。取皮掛羊棧。羊不出門。

樂正子從子敖章

舍館

記曰。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

桂苑云。館。客舍也。待賓之舍曰館。

開元文字云。館者。賓客之舍也。有積以待朝聘之官也。客舍逆旅名候館也。公館者。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所爲。

周禮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

左傳云。晉師三日館穀。

國語云。單襄公過陳。膳宰不致餼。司里不授館。

西京雜記云。平津侯自以布衣爲宰相。乃開東閣營客館。以招天下之士。其一曰欽賢館。以待大賢。次曰翹材館。以待大才。次曰接士館。以待國士。其有德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居接士之館。

南部新書云。荆南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

天下大悅章

草

爾雅云。卉。百草總名也。草謂之榮。榮而實謂之英荄。根也。又曰。蘇。芥。草也。江淮南楚之間曰蘇。自關西曰草。或曰芥。南楚江湘之間謂之莽。

茶

朱文公野蔬詠茶。賁抱芳辛。氣烈消煩滯。發徂效微

勞作食鶩頻噠

酉陽雜俎云掌中芥出末多國取子置掌中吹之一吹一長三尺乃植于地

四書名物考卷十九終

四書名物考卷二十

離婁下

舜生於諸馮章

諸馮　負夏　鳴條

疏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于負夏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

也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太陽是也

風土記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嬀水之汭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桃丘又始寧界有舜所耕田始寧乃故上虞之南鄉也

郡國志云上虞東有姚丘舜葬之所東又有谷林云舜生之地復有歷山云舜耕於此而嘉禾降之

顧野王云舜姚姓故云餘姚西七十里有漢上虞故

縣。

會稽舊記云。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卽舜所生也。

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

尚書大傳曰。販於頓丘。就時負夏。

括地志云。高涯原在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卽古鳴條陌。鳴條戰地在安邑西。

路史曰。帝死以瓦棺葬於紀。是爲鳴條。註云鳴條在安邑西北。 又云。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

其去紀才兩舍。帝記言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爲南夷之地。不已疎乎。

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

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于陰。

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爲之耕

王歆之神境記曰。九疑是舜之葬處也。舜廟在山之陽。人有入廟中者常聞絃歌之聲。

困學紀聞云。世傳舜葬蒼梧之野。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于紀蒼梧山在海洲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考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

拾遺記云。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自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羣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爲禽。行地則爲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壟阜。名曰珠丘。其珠輕細。風吹如塵

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

大明一統志。舜陵在今道州寧遠縣九疑山。

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卽眞。百歲癸卯崩。

畢 郢

疏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

雍錄云。岐州既爲一地。則畢郢之名。設嘗兩出。亦當

同在一地矣。書曰。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則單言葬畢。不云畢郢也。畢之爲地。或云在渭之北。或云在渭之南。其在渭北者。則漢劉向言文武周公葬於畢。而師古釋之曰在長安西北四十里也。長安西北四十里即咸陽矣。故元和志曰咸陽縣治畢原也。此皆以畢爲在渭北者矣。至其命爲渭南者。皇覽曰文武周公冢皆在京兆長安鎬聚東杜中。又曰秦武王冢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冢在杜中。即杜縣之中也。杜縣在鎬之東。於唐長安縣爲東南二十里。此說果不謬。則畢又在渭南也。

雲谷雜記云。史記周紀武王上祭於畢。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也。司馬貞索隱曰按上文畢字當作畢星。予按後漢蘇竟傳畢爲天綱。主網羅無道之君。故武王將伐紂。上祭於畢。以求天助也。據此則畢爲畢星甚曉然。馬融墓地之說非矣。惜乎索隱不能引此爲証。

符節

文心雕龍云。符者孚之義也。徵召防僞。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末代從省。代以繻矣。

文帝紀云。開無用傳。注傳信也。或用棨。或用繒。棨者刻木爲合符。

漢書云。漢高祖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又云漢文武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應劭云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合乃受之。竹使符。謂以符箭五枝長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至第五。與郡守爲符者各分一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朝野僉載云。唐高祖時初頒銀菟符。後改爲銅魚符。以起軍旅。易守長。西京北都留守給靈符。東方青龍符。南方朱雀符。西騶虞符。北玄武符。注唐初銀菟符。以菟爲瑞也。銅魚符以鯉爲瑞也。後以玄武爲瑞。乃以銅爲龜符烏龍魚。

河圖云。玄女出兵符與黃帝制蚩尤。

器物叢談云。符。契也。代古之珪璋。剖而相合。長短有度。用以證召。兼防欺詐者也。古者以竹爲之。故字從

竹。及後世詐僞萌起。以竹易得之物。又不足爲之防。於是有以銅鐵金銀鑄爲物象而用之者。皆剖而爲兩。一留在內。一給付外。今之世又至於從省。代以書翰冊乃實是而名非歟。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爲行道之信。亦以竹爲之。或以金玉爲之。其長也亦有度。有使則給之。入則歸之

禮書曰。節之爲物。或以玉。或以角。或以金。或以竹。或用以守。或用以使。或用以民。周官掌節之所掌者。凡玉節也。角節也。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符節也。璽節

也。旌節也。小符人之所達者六。虎節也。人節也。龍節也。旌節也。符節也。管節也。掌節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也。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爲之。此用以使者也。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此用於使與民者也。析竹爲符節。全竹爲管節。

漢高紀封皇帝璽符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爲契者也。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爲信。

說原符者。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節亦以竹爲之柄。長二尺有旌。蓋出使於外執以爲信也

子產聽鄭章

鄭　今河南新鄭密二縣

冢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在榮陽宛陵西南。密邇王畿。秦京兆漢華陰之鄭縣是也。幽王之難。友寄帑於虢鄶之間。因取二國地。前華後河而食溱洧。在濟西洛

東。河南潁北四水。謂之新鄭。友卒謚桓公。友相幽王。其子武公掘突。孫莊公寤生。皆相平王。爲司徒者三世。莊公二十一年。魯隱公卽位。春秋作。聲公三十年西狩獲麐後一百四年。韓哀侯滅其國。

溱　洧　說文溱作潧

左傳曰。鄭大水。龍鬬於時門之外洧淵。

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溱水在鄭國南入於洧。

曲洧舊聞云。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

號玉仙山歷城東南爲滎洧。

水經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遶城西北屈東流。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

大明一統志開封府洧水縣有雙洎河即溱洧二下流

杠　梁

釋名云。杠。公也。衆所公共也。

爾雅云隄謂之梁。注即橋也石杠謂之徛。聚石水中以爲步渡彴也

又云梁莫大於溴梁。

名物考　卷二十　八

廣雅云。徛。步橋也。一云今之石橋。一石絶水者爲梁

說文云石矼。石橋也。俗作杠從木。十月成津梁。則梁爲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輿梁者。蓋橋上横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輿梁。　又云。橋。水梁也。東楚謂梁橋爲圯。

詩云造舟爲梁疏孫炎曰。造舟比舟爲梁也。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即今之浮橋。故杜預云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

廣志云。獨木橋曰榷。亦曰彴。水上横木爲渡彴。亦謂略彴。

事始云。橋上級謂之雁齒。

雜志云。橋柱下横水入沙者謂之蹲踞。

玉海云。古者辰所見而雨畢。則除道。天根見而水涸則成梁。梁者造舟爲之。未有橋之名也。

彭城橋梁郵亭不修。薛宣知其不能陳道第不可行

單襄公知其必亡。　蹲有彴标第弗

君之視臣章

足

名物考　卷二十　九

易鼎卦注無事曰趾。陳設曰足。

釋名云。足。底也。續也。言續脛也。趾。止也。言行一進一止也。脚。却也。以其坐時却在後也

腹

書正義云。腹爲五藏之總。

說文云。腹。厚也。

世說王丞相指周伯仁腹曰。卿此中何所有。答曰。此中空洞無物。然容卿輩數百人。

舊君有服

疏禮記云、臣之事國君不棄其宗廟、則為之服。是為舊臣服喪服之謂也。

儀禮喪服子夏傳云。為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

仲尼亟稱章

源泉

爾雅云。泉一見一否為瀸。濫泉正出。正出涌出也。沃泉懸出。懸出下出也。氿泉仄出。仄出旁出也。

合璧事類云。水本曰源。源曰泉。正直二出曰檻泉。從

上溜下曰下泉。湧出曰濆泉。側出曰氿泉。泉所出同所歸異曰肥泉。異出同流曰瀵泉。

朱韓拙純全集言泉源者。平出之流水也。其水混混不絶。即孟子所謂不舍晝夜者是也。 氿洧 瀵糞

王者之迹章

檮杌

疏杜預云。檮杌。頑凶無儔匹之貌也。

神異經云。西方山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三尺。人面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很。一名難訓。

留青日札云。檮杌注惡獸名非也。檮斷木也。一作剛木。注引楚謂之檮杌。惡木。取其記惡以為戒。杌。樹無枝也。從木從壽從兀。壽久也。兀不動也。不從木則非獸明矣。又舜四凶一名檮杌。師古漢書注。縣崇伯之名。即檮杌也。惟周禮外史以檮杌為惡獸。春秋直史不避君之善惡。故謂春秋為檮杌也。史高陽才子檮戭。漢書檮余山。蓺文志公檮生。師古曰。直由切。惟孟子今音濤。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 戭尹

溝澮

考工記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逢蒙學射章

侵

左傳曰。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疏曰侵者加陵之意。寢其鐘鼓。潛入其竟。往侵陵之。

鏃

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骨鏃不翦羽謂之志。郭璞

曰金鏃金鉀箭也骨鏃金骨骲也。

禮書曰鏃之材有三。金石骨是也。鏃之名非一。鏃鏑鉀鈀砮是也。　骲抱　鈀肥

酉子章

鼻

養生經云。鼻者心之門

白虎通云。鼻者肺之使。

黃庭經云。天中之岳謂鼻也。一名天壑

真誥云。鼻中隔之際。名曰山源。

名物考　八卷二十　十二

論衡云。鼻不知臭爲齆。人不知是非爲鬪。

臭　齆甕　鬪

一　上帝

禮書曰。周禮有言祀天。有言祀昊天上帝。有言上帝有言五帝者。言天則百神皆預。言昊天上帝。則統乎天者。言五帝。則無預乎昊天上帝。言上帝。則五帝兼存焉。

昊天上帝之名。歷代不同。漢初曰上帝。曰太一元始間曰皇天上帝。魏初元間曰皇皇大帝。梁曰天皇大帝。惟西晉後齊後周隋唐乃曰昊天上帝。而鄭氏以星經推之。謂昊天上帝。即天皇大帝。名雖不同。其實一也。今之南郊。既以昊天上帝位乎其上。而壇第一等又有皇天大帝。是離而兩之也。

天下之言性章

日至

史記黃帝迎日推策。順天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

易乾鑿度堯以甲子天元爲推術。注甲子爲蔀首。起十月朔。

名物考　八卷二十　十三

曆元名握先。紀曰甲子。七十六歲爲一紀。二十紀爲一蔀首。

草木子云。漢太初曆凡十九年七閏爲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閏朔並無餘分。但非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擬之以作太玄也。唐太衍曆亦以初年甲子朔子時

朔旦冬至在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爲第二章首復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爲第四章首至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名一蔀蔀者蒙蔽晻昧之時也凡四章爲一蔀總二十蔀名曰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月之先期夜半但非甲子歳首耳總三紀積四千

五百六十年至朔同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歳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僃一行推之演大易也曆說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

然予嘗與曰上算千載之日月星辰有見經史者與趙敞何承天祖沖之參校甲子元曆長於三曆一倍造曆者飾之爽朔貫穿千年閏餘斗分推之毫釐盈縮得爽閏限數合周日小分不殊錙銖陰曆陽曆纖芥無爽損益之數驗之交會日所居度考之月蝕上推下減先定衆條然後曆元可求

原缺第十五葉

百二十六年計六十三甲子

仁山金氏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則周歳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日也五日一候三候一氣二十四氣爲一歳則爲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度四分度之一則日有五日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爲一氣率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歳之日至氣本起於度故日躔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歳差故氣與度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初此歳差也

既有歳差則冬至之度似不可定推然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率則千歳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敵達

公行子章

右師

蓋右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

禹稷當平世章

纓一

原缺

四書名物考卷二十一

孟子

萬章上

舜往于田章

旻天

釋名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百官

崔寔政論云。太昊謂九庖之官。後有龍瑞則以龍紀官。盖設官自伏羲至唐虞建官惟百。故歷代稱百官。

少艾

方言云。東齊魯衛之間。凡尊老謂之傻。或謂之艾。

尚書中候曰。齊桓公封禪。謂管仲曰。寡人日暮。仲父年艾。

孫奕示兒編云。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嘗遍考載籍艾字並無美好之說。曲禮五十曰艾服官政。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爲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爲幼而美殆因流俗承誤爲此說。陳晋之又改艾字爲女。不經亦甚矣。原孟子之意。即荀子所謂妻子具而孝衰於親之義。人少當音去聲。慕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

仁山金氏曰。艾一說白也。一說半白也。如夜未艾。謂少年方半也。戰國策高誘注幼艾。美女也。傻叟

詩云娶妻章

舜井

杜預曰。魯國下縣東南有桃墟。世謂之因陶墟。舜所處也。井曰舜井。

水經注歷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廟。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

留青日扎云。瞽叟繼母及象蓋都君之井。云在今襄陽均州土陂窑子鋪。即舜耕處。有糠山碎米山田中石盖井。即舜所浚者。修眞觀左一穴。云即從空旁出處。皆好事者傅會之說也。

宋眞宗祀汾陽賜河中府舜井名曰廣孝泉御製贊

封氏見聞記云齊州城東有孤石平地聳出俗謂之歷山有泉號舜井東隔小街又有石井汲之不絕云是舜東家井

琴

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

琴操曰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眞也

風俗通曰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鍾鼓陳於宗廟列于簨簴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

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聞適足以和人意氣而感發善心也　又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文上曰池下曰濱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小絃爲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

風俗通曰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憂愁而作命之曰操

爾雅曰天琴謂之離

梁元帝纂要曰古琴名有清角鳴廉修況籃脇號鍾自鳴空中號鍾齊桓公琴繞梁楚莊王琴綠綺司馬相如琴焦尾蔡邕琴鳳凰趙飛燕琴古之善鼓琴者有鮑巴師文師襄成連伯牙方子春鍾子期漢有渤海趙定梁國龍德

陳賜樂書曰堯之神人暢爲和樂而作也舜之思親操爲孝思而作也襄陽會稽之類夏后氏之操也訓佃之類商人之操也離憂之類周人之操也謂之引若魯有關雎引衛有思歸引之類也謂之吟若箕子吟夷齊吟之類也謂之弄若廣陵弄之類也謂之調若子晉調之類也自黃帝之清角以至王牀響泉韻

磬清英怡神之類名號之別也吟木沉散抑抹剔操櫟擘倫齪綽瑽之類聲音之法也暢則和暢操則立操引者引說其事吟者吟咏其事弄則習弄之調則調理之其爲聲之法十有三先儒之說詳矣由是觀之琴之於天下合雅之正樂治世之和音也得其粗者足以感神明故六馬仰秣者伯牙也鬼舞于夜者賀韜也得其妙者幾于造化俱矣故能易寒暑者師襄也召風雲者師曠也幽足以感神明大足以奪造化然琴之爲用豈不至矣哉

傳疑錄楊雄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文武各加一絃。五絃第一爲宮。次商角徵羽。餘二絃爲少宮少商。按此豈即二變爲七聲耶。一說商以前但有五音。

琴書類集云。思操耕歷山操五老彈。並舜製。又云舜爲五絃琴歌南風之詩。即是此曲。今謂之南薰也。

巢 鎖

弨

趙註。弨。彤弓也。天子曰彤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彤弓也。

棲

疏云。床曰棲者。蓋取類於禽棲也。

牀

釋名曰。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

楊雄方言曰。齊魯之間謂之簀。陳楚之間或謂之笫。其杠。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樹。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之間謂之趙。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樺。其上板。衛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牒。

廣雅曰。棲謂之牀。俗牀謂之招。

說文曰。牀者身之安也。簀。牀棧也。笫。牀簀也。杠。牀前木也。

服虔通俗文曰。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

天文集曰。紫宮門外有天牀六星。

笫 姊 棧

忸怩

方言云。忸怩。慙澀也。楚郢江湘之間謂之忸怩。或謂之戚咨。

象曰以章

幽州

爾雅曰。燕曰幽州。

李氏云。燕其意氣。惡厥性慓。故曰幽。幽。惡也。

孫氏郭氏曰。幽州自易水至北狄也。

蘇子瞻曰。幽州北裔州。水中可居者。

崇山

路史云。今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嶺外驩州圖經記以爲其竄所。樂史亦記驩州爲所放處。則去崇山

遠矣。

升菴集云。驩兜崇山。今以爲湖廣之慈利縣。非也。沈佺期詩集有從崇山向越裳詩。其序云。按九眞圖。崇山越裳四十里。杉谷古崇山竹谿從道明國來至崇山北二十五里。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宅在焉。其詩云。朝發崇山下。莫坐越裳陰。西崇山谷變。北上竹谿深。竹谿道明水。杉谷古崇岑。以此證之崇山乃在交廣之域爲是。

三危

路史曰。今戎虜爪沙等州是其處。有三峰山。浴日升雨山。在焞煌南三十里。地道記云。鳥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處是也。焞屯

羽山

左傳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爲黃態以入于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杜注。態。獸名。亦作能。如字。一奴來反。三足鼈也。

寰宇記。俗呼懲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清半濁半。人不敢飲。曰羽淵。淵上多細柳。鳥獸不敢踐。

漢志。羽山在不其縣南。

蘇子瞻曰。羽山東裔在海中。

王子年拾遺記云。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爲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而畏。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黿鼉而爲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爲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

有庳

大明一統志。有鼻墟。在今永州零陵縣。卽有鼻地。

輿地志云。零陵郡應陽縣東有山。山有象廟。王隱晉書云。零陵縣北部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

國名紀曰。象國。今道州。孟子作庳。

帝王紀云。舜弟象封于有鼻。括地志云。鼻亭神在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云。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

咸丘蒙章

徂落

書疏云殂落蓋殂者徃也言人命盡而徃落若草木葉落也

考妣

疏鄭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故也

八音

書傳云八音謂金鍾也石磬也絲琴瑟也竹篪笛也匏笙也土塤也革鼓也木柷敔也

樂志八音一曰金爲鎛鍾爲編鍾爲歌鍾爲錞爲鐃爲鐲爲鐸二曰石爲磬爲編磬爲歌磬三曰土爲壎爲嘂嘂大壎也四曰革爲雷鼓爲靈鼓爲路鼓皆有之爲建鼓爲鼗鼓爲縣鼓爲節鼓五曰絲爲琴爲瑟爲頌瑟頌瑟箏也爲阮咸爲筑六曰木爲柷爲敔爲雅爲應七曰匏爲笙爲竽爲巢巢大笙也爲和和小笙也八曰竹爲簫爲管爲篪爲笛爲舂牘此其樂器也

敔 語　嘂 産　筑 竹

堯以天下章

南河

疏案裴駰云劉熙曰南河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括地志云故堯城在濮州鄄城縣東北十五里竹書云昔堯德衰爲舜所囚也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竹書云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按濮州北臨漯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偃朱城即舜避丹朱於河南處

天視天聽

韓非子曰人也者承於天明以視寄於天聰以聽

禹而德衰章

陽城　箕山

疏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嵩高之北是也帝王世紀曰陽城有啓母祠漢元封元年武帝東巡中岳見啓母爲百姓尊之至今猶存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又恐箕字誤本是嵩字因相似而誤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嵩山之陽也

桐

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人離宮焉
苛太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
處也

伊尹以割烹章

割烹

呂氏春秋曰湯得伊尹祓之於廟爝以爟火釁以犧
猳明日設朝而見之說湯以至味湯曰可得而爲乎
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之爲天子然後可具夫三
群之蟲水居者腥肉攫者臊草食者羶臭惡猶美皆

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爲始五味三材九沸九變火
之爲紀時疾時徐滅腥去臊除羶必以其勝無失其
理調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鹹先後多少其齊甚微
皆有自起鼎中之變精妙微纖口弗能言志弗能喻
若射御之微陰陽之化四時之數故久而不弊熟而
不爛甘而不噥酸而不酷鹹而不減辛而不烈澹而
不薄肥而不𦟝

西溪叢語曰伊尹負鼎于湯莊子成玄英疏云負玉
鼎以干湯劉孝標樓山志云故有怨白璧而樂垂綸
負五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王逸云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
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獨孟子以爲
不然也

有莘

疏案左傳莊公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預
曰莘虢地又云虢國今滎陽縣是也
陳留風俗傳云陳留外黃有莘昌亭本宋地莘氏邑
也

括地志云有莘國在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
也
路史曰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考等俱言尹產空
桑空桑故城在今陳留有伊尹村
宋周煇北轅錄云葵丘行二十里過空桑伊尹所生
之地也又里許即伊尹墓地名三冢

或謂孔子章

寺人

物原云成周已有寺人秦始皇初立中車府置令以

總群閹。魏文帝更中車府爲殿中監。北齊高洋置與
御仰。隋之奉御。今長隨也。隋煬帝改殿中監爲內侍
省。以監爲太監。加置少監監丞。
鶴林玉露曰。張子韶對策。至晡未畢。貂璫促之。子韶
曰。未也。方談及公等。故其衆曰閹寺聞名。國之不祥
也。堯舜閹寺不聞於典謨。三王閹寺不聞於誓誥。監
寸聞於齊而齊亂。伊戾聞於宋而宋危。

司城

踈司城者。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上。右師

左師司馬司徒下。其位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
特宋有之者。按左傳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
杜預曰。武公名司空。遂廢爲司城。

百里奚章

虞 今河南虞城縣

按虞姬姓。公爵。出自太王子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
達。叔達生周章虞仲。及武王克商。求太伯仲雍之後
得周章。已爲吳君。別封其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墟
在河東太陽縣。自虞仲列爲諸侯。十二世有虞公者。
貪而無謀。晉獻公用荀息計。賂以璧馬而取其國

虢 今河南陝州

按虢姬姓。公爵。出自王季子虢仲。文王弟也。仲與虢
叔爲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
謂之二虢。武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陝縣東南之虢城
周室東遷。虢公忌父。虢公林父。猶爲天子之相。魯僖
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滅之。地入於晉。
皇覽曰。虢公冢在河內溫縣郭東濟水南大冢是也。
其城南有虢公臺。

春秋繁露云。虞公貪財。不顧其難。快耳說目。假晉師
道。還以自滅。貪財之所致也。故春秋以此見物不空
來。寶不虛出。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
止。此其應也。
晉國語獻公問於卜偃曰。攻虢何月也。對曰。童謠有
之曰。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
賁。天策焞焞。火中成軍。虢公其奔。火中而旦。其九月
十月之交乎。

垂棘之璧

文選魏文帝云。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號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

屈產之乘

寰宇記曰。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昔有白馬母飲茲泉。生得龍駒。春秋曰。晉屈產之乘。蓋此地所生良馬也。

萬章下

伯夷目不視章

炭

月令云。季秋草木黃落。乃伐薪爲炭。

漢書賈誼䟽。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

袁紹討曹操檄。雷震虎步。並集虜廷。若舉炎火以焚飛蓬。覆滄海而沃熛炭。

接淅

詩釋之叟叟。傳云。釋。淅米也。

詩䟽云。釋之既在溲之下。烝之上。故知爲淅米也。說文云。淅汰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齊。接淅而行。謂洮米未炊。漉之而去。言其疾也。

西溪叢語云。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滰淅而行。滰音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與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滰淅。唐本作滰字。

孫奕示兒編。生民詩曰。釋之叟叟。烝之浮浮。毛曰。釋。淅米也。孔曰。淅米。洮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又曰。釋訓云。溞溞。淅也。浮浮。氣也。樊光遠引此詩。孫炎

曰。溞溞。淅米聲。烰烰。炊之氣。傳以洮米則有聲。炊飯則有氣。取爾雅之意爲說也。淅星歷反。溞蘇刀反。烰音浮。孟子曰。接淅而行。趙曰。淅。漬米不及炊也。淅先歷反。考是二說。皆讀曰淅。今之好事者。凡稱士大夫家淅米飯。多作𣂷聲呼之。良可怪矣。然退之城南聯句云。淅玉炊香粳。淅亦作淅。又何耶。

皺 搯　滰 釋　溞 搔

北宮錡章

爵

通志曰黃帝方制萬里爲萬國各百里唐虞夏建國凡五等曰公侯伯子男商公侯伯三等注公百里侯七十里伯五十里周公侯伯子男五等注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周公居攝改制大其封注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

祿

通志曰周制自天子至下士凡六等諸侯國君十卿祿注食二千八百八十人卿四大夫祿注食二百八十八人大夫倍上士注食七十二人上士倍中士注食三十六人中士倍下士注食十八人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注食九人庶人在官謂未命爲士者

公侯伯子男

環齊要畧云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背私爲公

周書云伯能移善于衆與百姓同謂之公

韋昭辯釋名云公貢也才德兼於人人咸貢薦于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私也字從八從厶八音背厶古私字背厶則爲公

說文云八猶背也厶姦衺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爲私背私爲公

孟子正義云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

諡法云立制及衆曰公

周書云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

孝經援神契云侯候也所以守蕃也

白虎通云侯者候也候順逆也

諡法云執應八方曰侯

正義云斥候於外以德君人德者侯也

周書云自于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

要畧云伯把也持政事也

風俗通云伯者長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也

正義云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

要畧云子者孳也孳孳恤下之稱也

正義云子字也字養也其德足以養人故曰子也

要畧云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爲君也

正義云男任也任安也其德足以安人故曰男也

黃恭十四州記云縣萬戶以上爲令則子國也千戶

爲長男國也今人呼縣爲百里子男本方百里也故言今之百里古之諸侯

周禮典命掌諸侯之五儀諸臣之五等之命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七爲節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禮儀皆以五爲節　衺 牙

卿　大夫　元士

白虎通曰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

任事之稱也

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尊卑者多也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言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

春秋漢含孳云三公在天爲三台九卿爲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法四時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合爲帝佐以匡綱紀

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三名公卿大夫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羲因之故文命決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論語撰考云黃帝受地形象天文立官職黃帝已前雖有三名未必具立官位至黃帝名位乃具

說苑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所以參大

夫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

上士　中士　下士　府史胥徒

周禮上士宰夫八至掌客二共一千一百三十五人

中士宰夫十六至家士二共四千五百三十六人

下士太宰旅三十二至家士四共一萬九千二百零九人

鄭玄註府治藏史掌書者凡府史皆其長自辟除若今衛士胥讀如諝謂其有才知爲什長

附庸

左傳疏鄭玄周禮大司徒注云。凡諸侯爲牧正師長及有德者。乃有附庸。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附庸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進則取焉。退則歸焉。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

朱氏曰猶屬城也。

玉海云。三等之地。正封也。五等之附庸。廣封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此魯所以有七百里。而孟子謂周公封魯地方百里也。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附庸。舉虛封言之。所謂七百里是也。土田舉實

封言之。所謂方百里是也。

春秋繁露云。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氏者方十五里。蓋公羊家之說。

庶人在官

玉海陳氏曰。有爵者必有祿。有祿不必有爵。庶人在官者非爵也。而其祿有差。

敢問友章

迭爲賓主

曲禮云。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

左傳云。賓有禮。主則擇之。

交際章

祭器

周禮閭胥供祭器注。器。謂簠簋鉶俎也。

唐六典云。凡祭器簠簋爲前。甄鉶次之。籩豆爲後。

崔沔議曰。大凡祭器視物所宜。故大羹古饌也。盛以甄。甄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以鉶。鉶時器也。有古饌而用時器者。則毛血于盤。文酒于尊。未有進時饌用古器者。古質而今文。有所不稱也。

柳元宗監察使記云。樽彝罍洗篚豆爵觶之器。必潔于壇堂之上。

唐史韋叔夏傳云。許敬宗言。籩豆以多爲貴。宗廟乃踰於天。請以大祀十二。中祀十。小祀八。大祀中祀簠簋甄俎皆一。小祀無甄。詔可。　甄登　醆盞　斝假

仕非爲貧章

擊柝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

易繫辭鄭注云。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爲門。震日所出亦爲門。重門象。艮又爲手。巽爻也應在四。皆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爻爲甲冑戈兵。盜謂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逸是也。

周禮挈壺氏曰。凡軍事懸壺以序聚㰌。

鄭司農云。柝。戒守者所擊也。

說文云。㰌即柝夜行所擊。今擊木爲聲。以代更籌者是。

俗曰蝦蟇更。

漢舊儀曰。城門擊刀斗。周廬擊木柝。

新刻漏木銘叢木垂方。擊刁外次。注打更木也。

崔琪擊柝賦云。嚴城幕兮絕人蹤。君門深兮開九重。清矢擊柝。出彼高堞。候銅壺而發箭。雜鳧氏之鳴鐘。響以應聲。按更籌而宣九陌。內以達外。禁姦慝而清四封。聲㒸投壞之擊。知甚挈缾之守。衛尉奉職。金吾克勤。蓋欲懲寇暴。亦以戒昏昕。

潘岳謂刀斗曰金柝。如大銅鮎亦是。又木蘭詩朔氣傳金柝。按此則巡警之具。不徒木柝矣。

委吏 乘田

趙註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也。

不見諸侯章

市井

畱青日札云。後漢循吏傳。注因井爲市。故稱市井。風俗通乃言人至市者。當於井上洗濯令潔。非也。蓋言市中之道。四達如井。因井路輳集之便。以相交易。或

曰在國曰市。在野曰井。

昔云。古人陳百物於井傍。因晨汲市易。故曰市井。猶北方之虛集也。

廛人贄

禮書云。可畜而不散遷者。鶩也。故廛人執之。可畜而不違時者。雞也。故工商執之。

師友

賈太傅曰。知足以爲源泉。行足以爲表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者。謂之師。知足以爲礱礪。行足以爲輔助。

仁足以訪議内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

皮冠　旃　旂　旌

左傳昭二十年傳曰皮冠以招虞人又十二年傳言雨雪楚子皮冠以出

柳宗元守道論曰夫皮冠者是虞人之物也物者道之凖也守其物由其凖而後其道存焉苟捨之是失道也

禮書曰蓋田獵用皮冠斿車載旌諸侯建旂孤卿建

旃虞人掌田獵之事者也故招以皮冠大夫從游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旂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旃春秋之時齊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進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其言與孟子不同者王制曰上大夫卿則孤卿上大夫也弓聘士之物也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招大夫以旃士以弓以其所當用者招之而已非必先王之禮然也周禮春官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爲常交龍爲旂通帛爲旃雜帛爲物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皆畫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

釋名曰旌精也言有精光也旗期也言與衆期于下也按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鶡鷹鳶爲旗幟蓋旌旗之始也

龍旂九斿以象大火也鳥旟七斿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斿以象伐也龜蛇四斿以象營室也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釋名曰九旗之名

日月爲常畫日月于其端天子所建言常明也

交龍爲旂旂倚也畫作兩龍相依倚通以赤色爲之無文采諸侯所建也

通帛爲旃旃戰也戰戰恭已而已三孤所建象無事也

熊虎爲旗旗期也言與衆期于下軍將所建象其猛

如熊虎也
鳥隼為旟。旟，譽也。軍吏所建。急疾趨事。則有稱譽也。
雜帛為物。一作旃。以雜色綴其邊為燕尾。將帥所建。
象物雜也。
龜蛇為旐。旐，兆也。龜知氣兆之吉凶。建之于後。察度
事宜之形兆。
全羽為旞。旞，順滑貌。
析羽為旌。注旄竿首。又廣雅云。天子之旌高九仞。諸
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則禮含文嘉曰天子之旗

九仞十二旒曳地。諸侯七仞九旒齊軫。卿大夫五仞
七旒齊較。士三仞五旒齊首是也。
又牙旗者。將軍所建也。黃帝出軍決曰。有所攻伐。作
五采牙幢。青牙旗引往東。赤牙旗引往南。白牙旗引
往西。黑牙旗引往北。黃牙旗引往中。此其義也。
世本曰。黃帝作旃。
說文曰。旃曲柄也。所以招士衆。
旟 於　旐 逃　鶡 易
四書名物考卷二十一終

四書名物考卷二十二

孟子

告子上

性猶杞柳章

杞柳 栝棬附
疏案說文云。杞，枸杞。柳，少楊也。栝，隱也。棬，屈木盂也。
所謂器似升。屈木作是也。
爾雅云。楊蒲柳。所謂萑澤之蒲是也。
埤雅曰。柳，柔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雖縱橫顛倒植

之皆生。
初學記曰。杞柳生水旁。樹如柳。葉麤而白。木理微赤。
故今人以為車轂。今淇水旁魯國泰山汶水邊路純
杞柳也。
齊民要術云。楊性勁直。堪為屋材。柳性懦軟。久無不
曲。比之白楊不如遠矣。
古今合璧云。樹高二三丈許。嫋娜枝條。葉細而長者
曰柳。樹低枝立。葉小者曰楊。楊花入水。經宿化為浮
萍。柳花漫空如雪

通志云檉曰天棘杞柳亦曰澤柳　頤　頁

性猶湍水章

湍水

疏說文云湍急瀨水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言其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許慎淮南子注云湍水行疾也

生之謂性章

雪

大戴禮云天地積陰溫則為雨寒則為雪

春秋元命苞曰陰陽凝而為雪

曾子曰陰氣勝則為雪

韓詩外傳云草木花多五出雪花六出六者陰極之數

埤雅說文曰凝雨說物者從彗蓋雪雨之可埽者也亦能淨埽積若彗所謂以黍雪桃者以淨為義臘雪遲之輾聚立春以後不復可收亦以做溫補之故也里語以為春雪不能殺壓瘴癘其以此乎

夏小正曰農及雪澤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釋名云雪綏也水下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

食色章

炙

傳云炙炙肉也箋云炙肝炙也從獻之俎　又云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

國語云祭典庶人有魚炙

釋名云炙炙也炙於火上也貊炙全體炙之各自以刀割出於胡貊之為也

義肉章

尸

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以敎敬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又云夫祭之道孫為王父尸所使為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此父子之倫也

禮書云古者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故祭祀必立尸周官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逆尸士師若

祭勝國之社稷則爲之尸。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守
祧者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梟鷟之序。言神祇祖
考。而詩稱公尸。則凡祭有尸矣。
春秋傳曰。晉祀夏郊。董伯爲尸。傳曰。舜祀唐郊。丹朱
爲尸。又周公祭泰山。以召公爲尸。曾子問曰。卿大夫
爲尸於公則凡尸皆貴者矣。祭成祭喪者必有尸。尸
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此太
夫士之禮歟。蓋喪禮始喪而奠。則無尸。以人道事之
也。既葬而祭則有尸。以神道事之也。祭祀同几。則二

尸。儀禮曰。男男尸。女女尸。謂虞祭也。
通典祭所有尸者。鬼神無形。因尸以節醉飽。孝子之
心也。夏后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坐尸。詔侑無方。其
禮亦然。其道一也。今郴道州人猶祭祀迎同姓丈夫
婦人伴神以享。亦爲尸之遺法。
續停驂錄云。曾子問尸神象也。此言極有意義。古人
用尸以象祖。正是欲收斂生者之精神以奉祭。與思
成羮墻之義合。文公謂古人用尸。本與死者是一氣
又以生人精神去交感他那精神。是會附着他歆享

此近於巫覡之說。
宇宙大疑識云。謬哉。古祭之有尸而以孫爲之。孫爲
之其父北面而事之。而曰明子事父之道。謂非冀褻
之道哉。然則何以誤言於古也。尸主也。謂木之爲主
也。祭成喪者必有尸。以其主立也。祭而有尸。所以出
主也。尸必以孫。孫抱木主而出也。孫幼不能抱。及無
孫。使人抱之。所以抱其主也。夫婦共尸。二主之合抱
也。始死無尸。未立主也。神具醉止。則非尸所食。儼如
在也。皇尸載起。還主於廟也。舉彝觶。詔安凡。所以姿

主也。故曰尸神象也。以木而象其神。以有依也。若宋
大儒反以精神求通於祖宗。則信經之過。何其遜甚
哉。
冬日　夏日
左傳注冬日可愛。夏日可畏。
廓蒙冬日可愛賦云。冬寅窮節。日爲至陽。方傳曾彤
松之嚴物無不懼。覩麗天出地之旭。愛何可忘。依巢
之鳥。感微煦而和鳴。帶雪之林。假餘光而矣色。
賈嵩夏日可畏賦云。烟勃乎扶桑之津。鼎沸乎咸池

之水八紘疑火井之內。六合若炎丘之裏。

性無善章

性情

白虎通曰。性情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內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鈎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也。性生於陽。欲以理執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

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內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出入也。

楊升菴性情說云。尚書而下。孟荀楊韓至宋世諸子。言性而不及情。言性情俱者。易而已。易曰。利貞者性情也。莊子云。性情不離。安用禮樂。甚矣莊子之言性情有合於易也。

許慎曰。性者人之陽氣。性善者。情者人之陰氣。有欲者。

李善曰。性者本質也。情者外染也。

班固曰。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

鈎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繫念。性生於陽。欲以理執。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

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

王弼曰。不性其情。何以久行其正。是易之所謂利貞

也。莊子所謂不離也。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猶水也。情波也。波興則水濁。情熾則性亂。波生於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觀於湍水。迷於淸淵。小人也。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則雙美。離之則兩傷。率性而遺情何如。曰。死灰。觸情而忘性何如。曰。禽獸。古今之言性情者。易盡之矣。莊子之言。有合於易者也。述性情說。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人心情也。道心性也。惟精一執中。約情之偏而合性之中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象謂之物法謂之則五性出於五行金神曰義木神曰仁水神曰知火神曰禮土神曰信是五性之物之則也六情出於六氣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善生於風惡生於雨樂生於明哀生於晦是六情之物之則也

禮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情之慾也天靜曰性欲動曰情

李槩曰人之性靜欲實汨之性也者所稟於天神識是也故爲形骸之主情也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爲形骸之役

周子曰誠無爲幾善惡誠性也幾情也性則根柢情其旁榮側秀性其枝幹情其宴敷寄生也

孟子曰人之性善言性也未及情而言之也

荀子曰人之性惡言情也未及性而言之也

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

韓子曰性有三品雜性情而爲言也必若孔子之言而後備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是合性情言之也而諸子之說在其中矣宋儒析性情爲義理氣質之分

似也而曰孔子之論性乃氣質之性孟子之論性乃義理之性力主孟子而陰若不足孔子者非也或曰若子之論性固善矣則是堯舜無情桀紂無性也曰善哉子之問吾盡諭子堯舜非無情性其情也桀紂非無性情其性矣吾非善子之問爲是也得子之問吾說益明是以善之也

萬漚起而復破水之性未嘗亡也萬燈明而復滅火之性未嘗亡也漚燈情也水火性也情與性魄與魂也

莊子曰各有儀則之謂性此卽詩蒸民之旨也後人未易可到

賈誼曰少成若天性又曰性者神氣之所會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其所謂潤厚而膠者今人名物之堅者曰有性不堅者曰無性之謂也

孝經緯曰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者白也性以治內

趙臺卿曰性情相與表裏啖助曰情本性中物

韓嬰曰卵之性爲雛不粥不孚則不成爲雛繭之性

爲絲不綸不練則不成爲絲。

陳搏曰。情者性之影。凡此言性。皆先於伊洛。其理無殊。而辭旨尤淵。宋人乃謂漢唐人說道理。如說夢。誣矣。

劉書曰。烟生於火。而烟滅火者烟也。情生於性。而害性者情也。又字義云。寂然不動爲性。感而遂通爲情。然感有不同。通亦有異。感而中節。則是性其情。感而乖戾。則是情其性。舉動息而夜氣清。與秋冬歸根復命無異。故曰利貞者性情也。

富歲章

麰麥

疏云。麰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

說文曰。麥。金也。金王而生。火王而死。麰。周所受來麰也。

廣雅曰。麳。小麥。麰。大麥也。秮。麥莖也。

蔡邕月令章句云。首種。謂宿麥也。麥以秋種。故謂之首種。

野客叢書曰。百穀各以初生爲春。熟爲秋。麥以初夏熟。故以四月爲麥秋

春秋佐助期云。麥神名楯胥。

孝經援神契云。黒墳宜黍麥。

唐書云。大軫國貢碧麥。形大於中國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多可禦風。

西域諸國志云。天竺以十一月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異苑云。涼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爲天麥。 麳來

耳

元命苞云。耳者心之候。

文子問道。老子曰。學問不精。聽道不深。上學以神聽。中學以心聽。下學以耳聽。

博物志云。南方落頭民。其頭能飛。以耳爲翼。

拾遺錄。沐胥國人。左耳中出青龍。右耳中出白虎。龍虎初出皆飛。去地十餘丈。雲繞龍風吹虎。俄而以手一揮。龍虎皆還入其耳。

剪黍

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

國語楚昭王問於觀射父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遠謂三牲近謂雞鶩之屬浹日十日也

牛山章

牛山

大明一統志牛山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晏子春秋曰。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流涕曰。若何去此而死乎。

雞跖集云。齊威公時虹貫牛山。管仲諫無近妃宮。

明蔣宇登牛山記云。牛山在臨淄之南十里。予往而登之。泰沂𥟖稷四顧而有風烟雲日。百里而見。

無或乎韓

鵠

合璧事類云。鵠禽之大者。色白。又有黃者。有丹者。善高翔。湖海江漢間有之。

莊子曰。鵠不浴而白

漢昭帝歌曰。黃鵠高飛兮下建章。金為衣兮菊為裳。羽肅肅兮行蹡蹡。自顧非德。愧爾嘉祥。

楚辭曰。黃鵠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識天地之盈虛。

神異經曰。鵠國男女長七寸。畏海鵠。鵠過輒吞之。

五代莊宗紀曰。李克用善騎射。能仰中雙鵠。

魚我所欲章

熊掌

埤雅熊似豕。堅中山居。冬蟄。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其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好舉木而引氣。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

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

爾雅翼獵者云。熊是兵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猶猛。

鬼谷子曰。分威法伏熊。說者以為熊之摯搏。先伏而後動

詩義云。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而出

玉策記稱熊壽五百歲。五百歲則能化為狐狸。

墨客揮犀云。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跧伏之所。必在石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

所出道路。
瑣碎錄云熊食少許鹽即宛轉而死。
魏志云大秦國出玄熊。
穆天子傳云春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熊羆。
傳曰君居則狐步坐則熊席。
文選注猩猩獸名熊之類也性好酒醉則不能行乃啼為人所擒俗云猩猩啼而就擒禺禺熊之別名食人者見人則執手而笑人因以筒致臂而與之則執筒而笑笑則唇上掩其目人因抽臂以釘綴其唇於額而殺之俗云禺禺笑而被格。

合璧事類云羆似熊白紋長頭高脚。
左傳晉靈公宰夫胹熊蹯不熟。
枚叔七發云熊蹯之臑注曰臑爛也。
禺佛 蹯凡 臑譊

棋把章

桐 梓

詩義疏云梓實桐皮曰椅今人曰梧桐也有白桐有青桐有赤桐雲南牂牁人織以為布。 又云桐華而不實者曰白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二種外又有岡桐即油桐生於高岡。
埤雅云賈思勰曰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是明年之華房爾雅曰榮桐木即此是也桐木華而不實故日榮桐木也今亦謂之華桐實而皮青者曰梧桐。
通志略詩云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注疏家不能別椅桐是岡桐桐是梧桐梓似楸則是一物爾雅謂之椅梓誤矣梓與楸自異生子不生角。
王逸云梧桐松栢皆受氣淳矣異於羣類者松栢冬

茂陰木也梧桐春榮陽木也。
古史考云清明之日桐始華不華則歲有大寒桐木後華故日始。
華陽國志云益州有梧桐木其葉如絲人績以為布名曰華布。
齊民要術云梧桐山石間生者為樂器則鳴 又云吹臺有高桐皆百圍嶧陽孤桐方此為劣。 又云白色有角者為梓。
傳曰橋者父道也梓者子道也舊說椅即是梓梓即

是楸。蓋楸之疏理而白色者為梓。梓實桐皮曰椅。其實兩木大同而小别也。今呼牡丹謂之華王。梓為木王。蓋木莫良於梓。故書以梓材名篇。禮以梓人名匠也。

玄中記云。凡梓木為檻。居下則木鳴謂之爭位。

曹子建云。斬泗濱之梓以為箏。

禮斗威儀云。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梓為常生。

十道志云。越人多種豫章樹。梓即豫章也。 楸 狄

人之於身章

梧 檟 楸棘

疏云。梧桐也。檟山楸也。樲棘。小酸棗也。梧檟可以為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之才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也。

埤雅云。梧一名櫬。即梧桐也。今人以其皮青號曰青桐。華淨妍雅。極為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

草木狀云。梧桐子似乳綴其櫱。多或五六。少或二三。故飛鳥喜巢其中。莊子所謂空穴來風。桐乳致巢是也。 又云。棘大者棗。小者棘。蓋若酸棗所謂棘也。於文重朿為棗。並朿為棘。一曰棘實曰棗。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其制字如此。

魏風曰。園有棘。棘。酸棗也。於果為下。傳曰。豫章以木稱。郁。酸棗以棘名。邦舊云。鵲巢中必有棘。蓋棘性煖。今人養華之法。初春以棘數枝置華叢上。可以辟霜護其華牙也。

棗苑云。棘木名小棗也。如棗而多刺。以其有刺。故從兩朿。凡有刺者皆曰棘木。色白者為白棘。酸者為棘棘。 櫬 櫬

狼疾

案狼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飡。言其恣取。則曰狼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佞。則曰狼狼。言其不恤。則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籍。言其乖謬。則曰狼很。

古詩曰。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

欲貴者章

文繡

釋名云。繡修也。文修修然也。

冬官云五穀備謂之穡

五穀者草

黄稗 莠

孫疏云黄稗者即禾中之莠草也

説原云稊稗二物也皆有米而細小水旱無不熟之時搗而炊之亦可備荒又稂莠但是害稼者蓋苗既似禾實亦類粟

升菴云說文稊秧也莊子稊米之在太倉郭璞云稊似稗布地生穢草也莊子又云道在稊稗呂氏春秋

飯之美者陽山之穄高誘注云關西謂之糜冀州謂之緊皆一物也廣雅解云如黍黑色稗有二種一黄白一紫黑紫黑者芑有毛北人呼為烏禾人不甚珍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之不熟耳今此數解觀之以稷為穄貴而為五穀之長尊而配大社之神轉相解詁以為烏禾黑稗為孟子莊生之所賤農人之所不甚珍亦由形色相類而誤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况於物乎

困學記聞云子路未熟之五穀管仲已熟之黄稗楊

墨害五穀之螟螣

蝗 巫 螟 覓 螣 牟

四書名物考卷二十二終

告子下

任人章

親迎

郊特牲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執贄以相見敬章別也　又云壻親御授綏親之也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

說苑夏公如齊逆女何以書親迎禮也其禮奈何曰諸侯以屨二兩加琮大夫庶人以屨二兩加束修拜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屨禮夫人貞女夫人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傳母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屨不珍之束修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於織紝紡績之事得奉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禮書曰將迎則齋戒居外及初婚之時父醮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帥以敬先妣之嗣子諾乃行主人迎於門外賓執雁從至於廟門揖入升堂奠雁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壻御婦車授綏婦乘以先俟於門外此所謂男帥女女從男夫

婦之義由此始也納幣必以使而春秋之時有親行之者莊公如齊納幣是也逆女必親而春秋之時或以使公子翬公子遂如齊逆女是也應親而不親不應親而親之此春秋所以譏耳禮必親迎若不親迎則有婦入三月壻見之儀存焉

樓

釋名曰言牖戶諸射孔慺慺然也

爾雅云陜而修曲曰樓

說文曰樓重屋也橥澤中守草樓也

漢書云譙門謂門上爲高樓以望樓一名譙故謂美
麗之樓爲麗譙

漢武帝時濟南人上黄帝明堂圖圖中有一殿四面
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宮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
名崑崙蓋樓之始也其後魏有麗譙越有飛翼漢有
井幹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黄帝時爲十二樓以候神人
名曰迎年武帝於是作飛廉樓

曹交章

曹 今山東曹州

案曹姬姓伯爵出自文王子叔振鐸武王克商封之
其地濟定陶縣是也叔振鐸生大伯脾脾後九世桓
公終生即位終生三十五年魯隱公立至哀公八年
曹伯陽爲宋所滅

玉海云今興仁府濟陰縣東北三十七里定陶故城
是其地

匹

周官庶人執鶩鄭曰鶩取其不飛遷說苑曰鶩無他
心故庶人以爲摯曲禮曰庶人之摯匹匹鶩也

癸辛雜識云禮記檀弓以匹爲鶩匹字音作鴨鴨從
省作匹

爾雅疏云舒鳧鶩鴨也一名舒鳧李巡曰野曰鳧家
曰鶩禮記内則辨鳥之不可食者云野鳧羣

春秋繁露曰鶩非鳧鳧非鶩也

高子章

凱風

爾雅曰南風謂之凱風東風謂之谷風北風謂之涼

風西風謂之泰風凱風言其情谷風言其自涼風言
其德泰風言其交

孟子居鄒章

任

疏案魯隱公十一年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
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
於薛不敢與諸任齒杜預曰薛任姓也齒列也是知
薛與任爲同姓也

路史云任伯爵本巳姓帝魁母家逮黄帝以封幼子

周之繼絕也以居風姓今濟陽之任城是也

淳于髡章

淇

大明一統志淇水在今衛輝府淇縣四流口昔紂塟此

謳歌

說文曰詠詩曰歌獨歌謂之謳謳齊歌也

淮南子說山訓曰欲學歌謳者必先徵羽樂風欲美和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

氾論訓曰韓娥秦青薛談之謳侯同曼聲之歌憤於志積於內盈而發音則莫不比於律而和於人心

司寇

左傳曰爽鳩氏司寇也

杜注云爽鳩鷹也鷙故為司寇主盜賊

通典曰唐虞之時士官以正五刑周禮秋官大司寇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蓋其任也

韓詩外傳云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何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

魏書李彪曰孔子為魯司寇乘柴車而駕駑馬

春秋繁露云司寇尚禮君臣有位長幼有序朝廷有爵鄉黨以齒升降揖讓般伏拜謁折旋中矩立而磬折拱則抱鼓執衡而藏至清廉平賂遺不受請謁不聽據法聽訟無有所阿孔子是也為魯司寇斷獄屯屯與衆共之不敢自專是以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膰肉

公羊傳云腥曰脤熟曰膰

左傳曰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禮之大節也

禮書曰脤蜃以盛之也膰燔以熟之也周禮太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以饋食享先王是社稷主腥故謂之脤宗廟主熟故謂之膰 脤 腎

五霸章

葵丘

左傳孔疏葵丘杜曰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傳稱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西為此會則此地遠處齊西不得近在臨淄故釋例以為宋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或曰河東汾陰縣為葵丘非也

大明一統志葵丘在今青州府臨淄縣

國名紀云外黄東有葵丘大夫邑食者氏焉英賢傳有葵丘欣

宋周煇北轅錄云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後東樓公縣東有葵丘齊威公所會也

歃血

左傳孔穎達疏云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

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桃鬼所畏也茢苕帚所以埽不祥）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爲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祇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

樹子

穀梁傳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韓詩外傳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絶也

白虎通春秋傳曰王世子會於首止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則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

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世子後代咸因之　又云君在立天子者所以防簒殺壓臣子之亂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遺腹必待其產而立之何尊適重正也立子以貴不以長者塞愛憎也故春秋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

晉志心三星天王正位也中星曰明堂天子位也其前星太子也後星庶子也

尚書大傳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侯者於四方諸侯

求朝迎於郊者問其所不知也問人民之所好惡也
地所生山川所有無及父在時皆知之
漢宮闕疏曰白鶴太子所居之地凡人不得輒入故
云鶴禁也
左傳狐突曰昔辛伯諗周桓公內寵竝后外寵二政
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
賈誼疏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
古今注明帝爲太子樂臣爲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
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輝四

曰海重潤漢末其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
日規輪如月衆耀如星浩潤如海太子皆比德焉故
云重
常袞表國之上嗣古者元良觀象於天應前星之環
極取法於地視少海之朝宗
劉禹錫箋蒼震發前星之輝黄離表重輪之瑞
梁劉孝威詩前星涵瑞采洊雷揚遠聲
文選正體毓德於少陽注東宮少陽也鄭玄曰東郊
少陽諸侯象也

周王褒表洊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禮明兩作離少
陽纂重暉之業
崔融表云朋儲故事一日三至於寢門晉兩舊儀一
月五朝於左閤
秘林咀華云易所謂照於四方禮所謂貞於萬國皇
家以中樞北極清都有天子之宮儲后以大火前星
蒼震有乾男之位
宜早建東宮選公卿忠賢素所委伏者使爲師傅左
右信臣備在聖心者以充賓友

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須待人而擇倒錯天倫則生
履霜堅氷之禍自古以來載籍所記興衰存亡尠不
由此
古禮太子朝夕視膳昏定晨省曉問安否於情得盡
五日一朝於敬既簡於恩亦疎易致攜間故曰六朝
不朝其間容刃五日之制起漢高祖
易稱明兩禮云上嗣東序養德震方主器東奭就學
宵雅更肄朝讀百篇乙夜乃寐愛日惜力寸陰無棄
視膳再飯寢門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謀謨祕慮

問對疑丞安樂必敬無忘戰兢夫天道益謙人道惡
盈漢嗣不絕乎馳道魏儲回環於鄴城前史攸載後
世揚名三善既備萬國以貞姬周長久實賴元良龐
泰短祚誠由少陽雖卜年七百有德過歷而昌數世
萬一無德不及而亡
原夫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際興亡斯在不勤於始
將悔於終是以晁錯上書令先通政術賈誼獻策務
前知禮教
俯惟睿範訓及儲君授以良書娛之嘉客晨披經史

觀成敗於前蹤晚接賓遊訪得失於當代間以書札
繼以篇章則日聞所未聞日見所未見副德逾光群
生之福也古之太子問安而退所以廣敬於君父異
宮而處所以分別於嫌疑
禮制人君之子年八歲爲置少傅教之書計以開其
明十五置太傅教之經典以導其志
大明會典　東宮冊立儀　累朝微有同異其冗異
者洪武永樂命至殿上受冊寶宣德嘉靖則命使持
節至　文華殿授　皇太子　太祖命學士宋濂授

皇太子　諸王經書於大本堂後於　文華後殿
及　肅皇改爲便殿遂移於殿之東廂房

防　防一　作坊

郊特牲疏坊者所以畜水亦以鄣水
經解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疏坊謂
堤坊止約水之所從來之處言若有汙下水來之處
則豫防障之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
管子桓公問篇曰常令水官之吏冬時行隄防可治

者章而上之都都以春少事作之已作之後常案行
隄有毀作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趣治以徒給太
雨隄防可衣者衣之衝水可据者据之終歲以毋敗
爲固此謂備之常時禍何從來所以然者濁水蒙壤
自塞而行者江河之謂也歲高其隄所以不沒也春
冬取土於中秋夏取土於外濁水入之不能爲敗
升菴集鄭玄云齊桓公塞九河爲一河今河間弓高
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故春秋緯寶乾圖
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是曲防之禁

桓自犯之，又為百世之害，由於重好利，輕變古也。宋王安石欲泄梁山泊之水以為田，則又愚矣。

淥刊高立

糴

魯語：魯饑，臧文仲請糴於齊。公曰：誰使之。文仲曰：卿上告糴，古之制也。辛備卿，公使往，遂以鬯圭玉磬如齊告糴曰：敝邑荐饑，大懼周公太公之命祀而獲戾，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敢敝邑使能供職。

晉語：晉饑，乞糴於秦。丕豹曰：晉君無禮於君，衆莫不知。君其伐之，勿予糴。公曰：寡人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天殃流行，國家代有，補乏薦饑，道也，不可以廢道於天下。是故氾舟於河，歸糴於晉。

左傳：秦饑，使乞糴於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明年，秦伯伐晉，獲晉侯以歸。

漢書李悝曰：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孰自三，餘三百石；下孰自倍，餘百石。小饑則收百石，中饑七十石，大饑三十石。故大孰則上糴三而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賈平則止。小饑則發小孰之所斂，大饑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

孔帖：崔俊遷湖南觀察使。湖南舊法，雖豐年貿易不出境，隣部災荒不恤也。俊至，謂屬吏曰：此豈人情乎。

無閉糴以重困吾民。削其禁。

案管子輕重篇：桓公曰：糴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也。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囷京者二家。大囷曰京 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此歲，萬民聞之，善其作業而為囷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是無遏糴之名而有其實也。此其所以假之之覇歟。 廢[illegible]

盟

周官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盟萬民之犯命者，詛其不信者。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凡盟詛

各以其地域之衆庶共其牲而致焉
詹欲使慎于章
南陽
大明一統志南陽府附郭爲南陽縣二十二里
舜法章
版築
縣布傳身負版築李奇曰版牆版也築杵也
鹽
說文云鹵鹽也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醎鹹也河

内謂之鹹
世本云宿沙煑鹽
周禮鹽人掌鹽之政令以共百事之鹽祭祀共其苦
鹽散鹽賓客共其形鹽散鹽王之膳羞共飴鹽后及
世子亦如之凡齊事鬻鹽以待戒令注鹽之所產不
一有刮地而得者爲苦鹽有煑海而成者爲散鹽形
鹽則築爲虎形者也飴鹽則其甘如飴者也祭祀賓
客膳羞之用鹽各有所宜鹽人各因所宜以共之也
齊事和調之事也鬻則化之以水鍊之以火用以和
五味之齊也
北魏書云世祖南伐遺李伯陽劉義恭等鹽各九種
又云忽吉國水氣鹹凝鹽生樹上
蘂苑海鹽凡六路池鹽則陝西解州解與安邑兩池
井鹽則川陝四路胡中鹽出於木石廣志云河東有
印成鹽西方石子鹽胡中青鹽五原紫鹽波斯之鹽
也西域骨咄有四大鹽山山出烏鹽黑水蘇鞨有鹽
泉氣蒸薄鹽凝樹顛酉陽雜俎云胸臆縣鹽井有鹽
方寸中央隆起如張傘名曰傘子鹽白鹽崖有鹽如

水精名曰君王鹽昆吾陸鹽周十餘里無水自生鹽
訶陵最富有穴自湧鹽福州舊貢紅鹽
管子海王篇云桓公曰何謂官山海管子對曰海王
之國謹正鹽筴（海王言以負海之利而王其業）桓公曰何謂正鹽筴
（正稅也）管子對曰十口之家十人食鹽百口之家百人
食鹽終月大男食鹽五升少半（少半猶劣薄也）大女食鹽三
升少半吾子食鹽二升少半（吾子謂小男小女也）此其大曆也
（曆數）
鹽百升而釜注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九銖

二鼎爲釜。
令鹽之重升加分彊釜五十也。注一釜之鹽得五十
合爲彊。
升加一彊釜百也。升加二彊釜二百也。鍾二千。注十
釜之鹽七百六十八斤爲鍾。
十鍾二萬百鍾二十萬千鍾二百萬。萬乘之國。人數
問口千萬也。注問口謂大男大女之所食鹽也。
禺筴之商日二百萬。注禺讀爲偶。偶對也。商計也。對
其大男大女食鹽者之口數而立筴。以計所稅之鹽

一日計二百萬合爲二百鍾。
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注
萬乘之國。大男大女食鹽者千萬人而稅之鹽。一日
二百鍾。十日二千鍾。一月六千鍾也。今又施其稅數
以千萬人如九百萬人之數。則所稅之鹽。一日百八
十鍾。十日千八百鍾。一月五千四百鍾。
月人三十錢之籍爲錢三千萬。注又變其五千四百
鍾之鹽。而籍其錢。計一月每人籍錢三十。凡千萬人
爲錢三萬萬矣。以籍之數而比其常籍。則當一國而

有三千萬人矣。
使君施令曰吾將籍於諸君吾子。則必囂號。今夫給
之鹽筴。則百倍歸於上人無以避此者。數也。
宋食貨志云。鹽之類有二。引池而成者曰顆鹽。周官
所謂盬鹽也。鬻海鬻井而成者曰末鹽。周官所謂散
鹽也。宋自削平諸國。天下鹽利。皆歸縣官。官鬻通商。
隨州郡所宜。然亦變革不常。而尤重私販之禁云。
馬端臨曰。按鹽之爲利。自齊管仲發之。後之爲國者。
榷利日至。其初也奪竈戶之利而官自煑之。甚則奪

商販之利而官自賣之。然官賣未必能周徧而細民
之食鹽者。不能皆與官交易。則課利反虧於商稅。於
是立爲蠶鹽食鹽等名。分貧富五等之戶而俵散抑
配之。蓋唐張平叔獻官自賣鹽之策。而昌黎公駁議
之。其慮已略及此矣。迹其極弊也。則官復取鹽自賣
之。別取其錢。而人戶所納鹽錢。遂同常賦無名之橫
斂。永不可除矣。當時江南亦配鹽於民而徵米。在後
鹽不給而徵米如故。其弊歷三百年而未除。宇縣分
剖。國自爲政。而苛斂如出一轍。異哉

大明會典祖宗立法最善歷朝累更盡失初意如常股存積空有其名餘鹽割没倍增其數甚至設工本以妨正額通河鹽以亂正單二者其弊滋甚近年議革鹽法始通若額數漸加規條漸密則因時變通

胑恐俵縣

筋骨

說文云骨體之質也肉之核也

釋名云骨滑也骨堅而滑也

意林云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

地之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觔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觔而氣不利

四書名物考卷二十三終

四書名物考卷二十四

孟子

盡心上

盡其心章

韓

史記世家云韓之先與周同姓姓姬氏其後苗裔事晉得封於韓原曰韓武子武子後三世有韓厥從封姓爲韓氏

括地志云韓原在同州韓城縣西南八里又韓城在

縣南十八里古韓國也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於韓原地城也

不學而能章

孩提

賈誼傳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王莽傳孩提之子師古曰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

廣土衆民章

面

說文云面顏前也顏眉目之間也
黄庭經云玉帝游面爲靈宅一名尺宅以眉目口鼻
之所居故爲宅
九華真妃云面者神之庭心悲則面憔妾有童面之
經

背

易辭云艮其背不獲其身疏身動物也唯背爲止艮
其背則止於所當止也

孔子登東山章

登泰山

泰族訓曰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
河若帶
郭璞注山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頂四十八里三百
步
朱景文公筆記曰仲尼登泰山見七十二家字各不
同
宋洪邁泰山錄應劭漢官儀載建武封禪事其敘山
勢峭險登陟勞困之狀極工予喜誦之其略云是朝
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下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
半至中觀留馬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峰其爲
高也如視浮雲其峻也石壁窅篠如無道境遥望其
人或爲白石或如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
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復勉强相將行到天關自
謂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脇仰視
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
見丈尺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絙
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

履底前人見後人頂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
咽脣焦五六步一休又云東山名曰日觀雞一鳴時
見日欲出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
稽周觀者望見嵩山其交之丕悉如此而未嘗見稱
於昔賢秦吳周三觀亦無曾用之者今應劭書脫略
惟劉昭補注東漢志僅有之亦非全篇也
窅杳 篠挑 絙渙

觀海

魏王粲游海賦曰乘菌桂之方舟浮大江而遥逝翼

驚風而長駈。集會稽而一睨。登陰隅以東望。覽滄海之體勢。吐星出日。天與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旣。章亥所不極。盧敖所不屆。

晉木玄虛海賦曰。爾其大量也。則南澰朱崖。北洗天墟。東演析木。西薄青徐。苞乾之奧。括坤之區。唯神是宅。亦祇是廬。何奇不有。何怪不儲。茫茫積流。含形內虛。曠哉坎德。卑以自居。

晉潘岳滄海賦曰。徒觀其狀也。則湯湯蕩蕩。瀾漫形沉。流沫千里。懸水萬丈。測之莫量其深。望之不見其廣。無遠不集。靡幽不通。羣谿俱息。萬流來同。含三河而納四瀆。朝五湖而夕九江。

晉孫綽望海賦云。五湖同浸。九江叢溉。抱河含濟。吞淮納泗。南控沅湘。西引涇渭。洲渚迢遰以疏屬。島嶼綿邈以牢羅。 淪 飲

瀾

釋名云。風吹水波成文曰瀾。瀾。連也。小文相次有倫理也。

容光

文選沈休文[illegible]無不察。容光之微必照。濟注曰。容光小隙。

玉海管輅曰。日中爲光。易凡言光者。皆明之所及也。坤之化光者。含坎離也。觀之觀光者。四五交也。頤之光者。四施初也。夬之光者。離自下升也。未濟之光者。二五易也。需光亨者。大壯四之五。日西月東。四五得位也。凡言光明。皆兼體用也。老子曰。用其光復歸於明。體用合一。光明無盡。履剛中正而不倚。故離自下升。光明不疚。言無私照也。謙以剛濟柔。故坎自上降。萬物化光。言皆相見也。艮行止動靜不失其時。故坎離下濟。其道光明。言久不息也。

有爲者章

仞

食貨志石城十仞。師古曰。八尺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

桃應章

蹝

郊祀云。去妻子如脫屣耳。師古曰。屣小履。脫屣者。言

其便易無所顧也
國策云猶釋敝躧注躧字與蹝屣通

知者無不知章

緦小功

儀禮喪服子夏傳曰大功之絰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小功之絰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緦麻之絰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一以爲帶　又云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緦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放飯流歠

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疏云放飯者手就器中取飯飯若黏箸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箸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當棄餘於篚無篚棄餘於會會謂簋蓋也流歠者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　流則欲多而速是傷廉也故鄭云大歠嫌欲疾

齒決

禮記疏云濡肉齒決者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決而食之決猶斷也乾肉不齒決者乾肉堅肕也堅肕不可齒決斷之故須用手擘而食之

朒

盡心下

我善爲陳章

革車　虎賁

疏革車者以皮爲飾者也牧誓言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人舉全數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獸言其猛也皆百夫長也

周禮夏官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爲周衛注虎賁宿衛王宮者也虎士八百人天子之親兵也六軍之外禁衛惟此而已

沈約宋志云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走也王莽以古有勇士孟賁故以奔爲賁

舜之飯糗章

袗衣　一作裖衣

尸子云舜游於嚴廊之上被袗衣而鼓五絃之琴

史記云堯乃賜舜絺衣與琴

古之爲關章

古關

玉海云西河天闕其星爲天關周禮司關掌國[illegible]之節以聽關市五伯時諸大侯國皆有之楚有昭關晉有六關趙有井陘高陽關魏有漳關秦有榆中臨晉嶢武四關關之大小不同其藩塞岨臨捍禦邦域則一也然長世宇甿者以道德爲藩不以艱險爲屏

漢書云漢興都關中置關都尉以察僞逆用傳出入

漢文除關無用傳漢景復置用傳

洛陽記云邊塞守備之處亦曰關

民爲貴章

丘民

疏案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是一丘爲十六井而一井爲九夫之地也今云十六井蓋有一萬四千四百畝爲一百四十四夫所受者也

山徑章

徑蹊

釋名云徑經也人所經由也步所用道蹊蹊係也射疾則用之故還係於正道也

禹之聲章

追蠡

洞天清錄云趙岐以追爲鍾紐於義未安畫家滴粉令隆起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蓋古銅器款文追起者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絶亦非絶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落者爲蠡

筆乘云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爲鐘紐者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又因蠡蟲遂附會以爲鐘紐即周禮之旋蟲何其穿鑿之甚也細詳其義當爲搥擊之追無疑又按蠡有四義一良指切音釐即瓢勺東方朔以蠡測海者是也一盧戈切音騾即海中大螺公輸般見蠡出頭潛以足畫之其蠡終日閉戶不出是也一魯果切音裸即瘰病左傳爲其不疾瘯蠡是也一盧啓切音禮說文蟲齧木中是也

若此盜字當從盧啓切爲是。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之處。率皆摧殘。欲絶有如蠡齧之形蓋追者搥蠡者其形似也

軌

禮書曰。車迹爲轍。轍廣爲軌。左傳曰。下而視其轍。此車迹也。考工記曰。經途九軌。此轍廣也。又曰。應門容二轍三箇。二轍之間八尺。而車人轍廣六尺者。以貴賤之車不同故也。說文曰。𨋕車迹也。則轍亦曰𨋕。

𨋕 蹤

逃墨章

苙

野老記聞云。說者以爲笠。闌也。非也。香白芷之類。異名。豚之所廿。既放之。得所又招之。非善治邪說者也。

有布縷章

布縷　粟米　力役

讀禮疑圖。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殼曰粟。脫殼曰米。布縷出於五畝之宅。匹婦所蠶也。其成在夏。故夏征之。粟米出於百畝之田。匹夫所耕也。其成在秋。故秋征之。力役出於同井之家。丁男所賦也。至冬有暇而始征之。力役有二。其一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王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顧役則從王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三者之外。別無征焉。而取之又各以其時。亦可以見民之不擾矣。

白帖云。昔丁男之戶。歲輸絹三疋。綿三斤。其次丁爲戶者半輸。其諸邊戍三分之二。遠者三分之一也

虛齋蔡氏曰。兩稅三限。本唐德宗時楊炎所立。三限夏稅盡六月。秋稅盡十一月。涉三時也。自古中國布

縷之征。惟絲枲二者而已。未有木緜也。中國之有。其在宋元之世乎。自古中國所以爲衣者。絲麻葛褐四者而已。漢唐之世。遠夷雖以木棉入貢。中國未有其種。民未有以爲服。官未有以爲調。宋元之間。始傳其種入中國。關陝閩廣首得其利。蓋此物來自外夷。閩廣海通舶商。關陝壤接西域故也。然是時猶未以爲征賦。故宋元史食貨志皆不載。至我朝其種乃徧布天下。其利視絲枲蓋百倍焉。

周禮云。閭師任農以耕貢九穀。

月令云九月命有司農事既收畢五穀之要

周禮云小司徒比六卿之衆寡以歲時入其數時行其微令也　又云小司徒三年受邦國之比要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者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二人任者謂力也有夫婦然後爲家。　又云。卿大夫登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　又云凡均力征以歲上下。豊年公旬用三日。中年旬用二日無年一月。凶旬均也。

唐食貨志云用人之力。歲二十日。閏加二日。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

唐書云帝嘗問創業守文孰難。魏徵曰。人欲靜徭役之世方艱襄劌窮之國孫此衰而守文爲難。

諸侯之寶章

珠

管子曰。珠者陰之陽也。故勝火。玉者陽之陰也。故勝水。其化如神。故天子藏珠玉。諸侯藏金石。　又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

尹子曰。凡水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

韓詩外傳曰。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良珠度寸。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輝。

後漢書曰。珠。蚌中陰精也。玓瓅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樊文淵七經義曰。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徐衷南方草物狀曰。凡採珠常三月用五牲祈禱若祠祭有失則風攪海水。或有大魚在蚌左右。白蚌珠長三寸半。在漲海中。其一寸五分有光色。一旁小形似覆釜爲第一。其一寸三分。雖有光色形不圓正爲第二。

沈懷遠南越志曰。珠有九品。大五分以上至一寸八九分爲大品。有光彩一邊小平似覆釜者名璫珠。璫珠之次爲走珠。走珠之次爲滑珠。滑珠之次爲磥砢珠。磥砢珠之次爲官雨珠。官雨珠之次爲稅珠稅珠之次爲蒸符珠。

郭義恭廣志曰。有珠稱夜光有至圓珠置地終日不停。有石珠。鑄石爲之。一名朝珠。

山海經曰三珠樹生赤水上其爲樹如栢葉皆爲珠

玓的 瓅力 硐孫 愬豕

孟子之勝章

上宮

演繁露趙岐曰上宮樓也孟子舍止賓客所館之樓
上也詩曰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

人皆有所章

餂

西溪叢語趙岐注餂訓取孫奭音義曰古本及諸書

並無此餂字按方言有餂字郭注云音忝謂挑取物
也今字從食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說文以銛爲
取屬乃音纖廣韻銛字兼有忝纖二音玉篇食字部
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又廣韻餂音黏餟麥粥
也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
[illegible]廣韻去聲餂音他點反取也其[illegible]義正與孟子合
孫奭曰本亦作餂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
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說大人章

榱題

註榱題屋霤也

食前方丈

墨子曰美食方丈目不能徧視口不能徧味
文選應休璉曰膚寸肴脩味踰方丈
銑註曰厚四指曰膚肴肉脩脯也言肉脯雖少味過
方丈之食也

曾皙章

羊棗

埤雅云棗爾雅棗壺棗郭璞注今江東呼大而銳上
者爲壺棗壺猶瓠也子細腰者爲轆轤棗又有狗牙
雞心羊角獼猴牛尾實小而員紫黑色者曰羊棗

姓名

白虎通云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
禽獸別婚姻也故禮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
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
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
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

生。肆有音。宮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
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皆殊百也。
氏族序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爲二。男子稱氏。婦人
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
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
其國家。以明亡氏。則與奪爵失國同。可知其爲賤也。
故姓可呼爲氏。氏不可呼爲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
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
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爲一

矣。
潛夫論曰。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或氏於爵。或氏於
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文武昭景成宣戴
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所謂國也。王氏侯
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中行下軍。所謂官
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孫。所謂字也。巫氏匠氏陶氏。所
謂事也。東門西門南宮東郭北郭。所謂居也。三烏五
鹿青牛白馬。所謂志也。凡厥姓氏。不可勝紀。
白虎通曰。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

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
笑。與人相更答。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
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府。禮謂子之親廟
則當爲宗廟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
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
禮書曰。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書曰。錫土姓。國語曰。司
商協民姓。左氏稱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
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
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蓋姓非天子不可以賜。而氏非

諸侯不可以命。姓所以繫百世之正統。氏所以別子
孫之旁出。族則氏之所聚而已。然氏亦可以謂之姓。
故大傳言繫之以姓。又言庶姓別於上。則氏族姓一
也。氏又可以謂之族。故羽父爲無駭請族。隱公命以
爲展氏。則氏族一也。蓋別姓則爲氏。即氏則有族。族
無不同氏。氏有不同族。
太平御覽云。古之君子名子也。必以信義而擇淑
令。所以祥其名也。不以官職。所以殊其名也。不以畜
幣。所以重其名也。不以隱疾。所以顯其名也。遍告內

之所以昭其名也書而藏之所以實其名也聽者避焉所以貴其名也冠而有字所以尊其名也

野客叢書云古今書緘間其文率多換易往往出於當時避諱而然

家訓風操云桓公名白傳有主皓之稱厲王名長琴有脩短之目

孔子在陳章

經

釋名云經徑也如徑路無所不通可常用也

博物志云聖人制作曰經

白虎通云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易知歟曰天俄而可

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耶

春秋說辭云六經所以明君父之尊天地之開闢皆有紋也

四書名物考卷二十四終

別本四書名物考二十四卷內府藏本

明陳禹謨撰已載經言枝指中此則錢受益牛斗星所補訂也受益字謙之杭州人斗星有檀弓評已著錄禹謨原本多疎舛受益等所補乃更蕪雜如淇澳綠竹而引及爾雅會稽之竹箭華陽國志哀牢之僕竹已泛濫矣更引及異苑竹化蛇蛇化雉釋肺肝而引素問靈樞已旁支矣更引及黃庭經肺神皓華字虛成肝神龍烟字含明語是於經義居何等也其最異者如標一目字爲題釋大學十目所視也而目字下注曰附眼無論四書無眼字且目之與眼又何所分別而別爲附錄乎尤不可解也